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8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册目次

集部・楚辭類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提要

楚辭集解序

余嘗謂古書無所因襲獨造者有三莊子離騷史記也離騷驚采絕豔獨步古今其奧雅閎深有難邃測自昔遡風而入味沿波而得奇者雖間有之未有能闚其全者也漢武帝命淮南安為楚辭章旦受命食時而奏意特離析篇段便於披誦云耳嗣是班固賈逵間有論著今軼不傳王逸始注楚詞十七卷嗣是洪興祖晁无咎周少隱林應辰黃長睿莫不各有論譔

而莫備於朱子之書讀者皆知尊用之然原詞譎恠奇詭非逸章決句斷未可易讀況諸家之說傳自漢人往往參於其中蓋有未可第廢者新安汪君玉卿少好詞賦流覽既多洞其得失勤為此編數者

存之謬者袪之未備者補之或有援據失真詞意未愜即出自大儒不難為之是正至於名物字句不憚猥細一一詳究目之曰蒙引誠秇苑之功人楚聲之先導已君既逝之五十年予文英欲梓行之以

公同好而屬余為弁余竊觀其書殆有意錯綜諸家而折衷之非苟然者今讀之有同於昔談者非強同也理自不得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好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在學者善會之而已君博雅多通饒於

著述此特其一班云

萬曆乙卯春日澹園老人焦竑書

楚辭集解目錄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安汪瑗　集解

離騷

篇内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之所以名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其說是矣然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亂辭隨繼之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終示以去楚之意是屈子雖未嘗去楚而實未嘗不去楚也其不去楚者固不舍楚而他適其終去楚者又將隱遁以避禍也孰謂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輕身投水以死也哉學者即楚辭熟讀而遍考之可見矣舊註牽強支離之說世俗流傳無徵之言何足信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帝者王天下者之通稱也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號也苗裔胤嗣久遠之通稱屈原自道巳爲顓頊之子孫也朕我也屈原自謂也皇美也大也父死

稱考伯庸屈原父字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爾雅曰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謂之曰貞者謂攝提星隨斗柄所指與東北隅之寅位正相對也非邪正之正庚寅日也從下緣上曰陞從上墜下曰降言此月庚寅之日巳始墜下毋體而生也瑗按上二句叙祖父家世之美下二句叙月日生時之美四者平看或曰苗裔即指言伯庸庚寅即申言孟陬詳其文勢蓋謂帝高陽之苗裔者乃吾皇考之伯庸也稱父爲高陽之苗

裔則巳不待言矣攝提貞于孟陬之寅月者乃庚寅之建而吾於此乎生也人知孟陬爲寅而不知爲庚寅故申明之而所謂月者不假言矣其說亦通故并附之

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皇皇考也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謂初生一歲之時節不必專指初下毋體之時而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名美名也下無言字者對舉則有名字之分若專言之則名可以該字而亦省文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屈子之名字實取諸此蓋名者巳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巳也觀漁父卜居二篇屈子皆自稱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五臣以正則爲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是也舊皆謂屈子名平字原而從太史公誤矣則法也正則謂原野經界皆有法則而爲大中至正之道也井田之制是矣靈善也均勻也經界既正則莫不均勻而平矣靈則平之至善者也瑗嘗有辨詳見離騷蒙引上二句叙皇考賜名之美承上章而言下

二句叙美名之實又承嘉名二字而申言之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至馬遷楊雄班固自叙之篇實繁於代瑗按屈子此上二章自叙之旨不過如劉子玄所云之意耳王逸以爲屈原自道本與楚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父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巳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從之今考楚世家屈原與懷襄俱出高陽之後誠爲同姓王逸之說雖議論正

大道理精深有合於屈原之大義屈原所以戀戀
而不忍去楚者心事實在於此要之原作此文之
時而此章之旨恐無此意也詩頌文武之功德而
直推本於公劉后稷以爲言亦不過自叙其源流
世系而不忘其所自之意耳觀之經傳則屈原章
首二句之作其本意不爲與楚王同姓而言也明
矣不然所叙月日名字之美又豈與楚王生同月
日而稱同名字乎古人謂讀書有可以深求者有
不可以深求者此類是也盖以其說有合於屈原
之大義故易惑人耳卽離騷之辭虛心而觀之實

未必然也雖然楚辭之作萬有餘言而未有一語
道及同姓之故抑又何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內美承上二章祖父日月名字而總結之
重音仲猶再也非輕重之重脩能長才也言已既
有此盛美而又重之以脩能以見才德之全備也
或曰脩亦美也如後脩姱之脩亦通二句乃結上
起下之詞扈被服之意以線貫鐵爲紉佩飾也蘺
芷蘭皆香草名生於江中故曰江蘺生於幽僻之
處故曰辟芷辟古僻字或曰如字除也謂芷香可
以辟除穢纇也亦通蘭芳於秋者故曰秋蘭下二
句乃參錯成文言已採取香草紉續以爲雜佩而
被服之曰扈曰紉曰佩讀者當以意會不可執一
也後多倣此王逸曰言已脩身清潔博採衆善以
自約束也是矣然內則曰婦或賜之茝蘭則受而
獻諸舅姑是蘭芷之類古人皆實嘗以爲佩也不
獨比喻而已此又學者所當知也夫屈子所取草
木之屬數十餘種而此章先言蘺芷蘭者偶隨所
言耳非擇而取之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江蘺之草

屈原幼時所先採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蘺辟
芷矣以此言之則蘭品反不如蘺芷也非是此章
是泛叙後時事非承初度獨叙少年事也或曰下
二句倒文法本謂紉此秋蘭以爲芷佩而復以蘺
芷爲扈從耳屈子多有此法其說亦通內美句承
上以德言脩能句起下以才言或曰名字寔爲德
乎洪氏曰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取名之說見左
傳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
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之忽然易過不我相待而老之將至不得學也旦曰朝暮曰夕搴攬皆採取之意阰地之有次第而相連比者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木名與單言蘭者不同上云秋蘭在草部也莽亦木名字亦作莽音罔舊以爲卷葹草非是淩冬不凋故曰宿莽見本草木部可考朝搴木蘭夕攬宿莽此所以爲汲汲乎若將不及而自脩之實也不言所用者承上章紉佩而言也朱子曰言所採取皆芳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得

之矣王逸曰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其說善矣吾謂屈子此章之旨方論自脩之汲汲而恐年歲之不與何暇計彼讒人也哉不受變於讒之意自在言外非本旨也讀者不可不知瑗按朝夕二字不必如王逸取譬之說亦當重看方見汨余若將不及之意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屈子有之矣今人但知其德義之高文章之妙而不知其有所自來也豈有無是功而獲是效者哉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可謂格言矣有志者勗之又按首句倒文耳本謂余汨汨乎若將不及也屈子多以余字倒在下不能盡出讀者詳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淹不久停留也代更也序次也謂四時以次相代二句言天時易過以見人年之易老也即上年歲不吾與之意零落皆凋隕之意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暮皆晚也衰老之

喻王逸曰言天時遲轉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脩能二章言急於進脩而欲及時也三章言時易過而欲急於進脩也皆承脩能而言一章乃芳香之物皆草類也二章言久固之物皆木類也三章則以草木總承之亦言之序也詩

經多有此體讀楚辭者須以此法求之庶不見其
重復可厭也然言芳香則久固在其中言久固則
芳香在其中而言則各有所偏重耳覧者幸毋深
泥可也夫脩能者受之於天而人人之所同具者
也故二章既勉之於己而三章又欲責難於君也
或曰此上五章屈子皆述已事而恐美人之遲暮
一句又為下文起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
兮來吾導夫先路也

撫揗也謂揗己而自省也壯年富力強足以有為

之時棄者盡絶必去之詞草荒曰穢以比惡行百
草為稂莠之害猶邪淫為德性之害也何者詰而
問之之詞改者革故鼎新之詞度態度也此度即
指惡行上句其詞直下句其詞婉一正一反之言
其意一也騎馬曰乘騏驥俊馬也直奔曰馳橫奔
曰騁皆疾走也來者招邀之詞欲君棄彼之惡而
從此之善也導引也先路前驅以啓路也二句倒
裝文法此承上章末句而言君何不及此年富
力強足以有為之時棄其穢惡之行改其惑誤之
度而使後有遲暮之歎邪君苟一旦覺悟而來隨

我我則當乘駿馬疾走為王前驅導引以啓道路
也夫楚王苟有志於從善則屈子必以二帝三王
之道以開陳之君德不勞而成治功可坐而致矣
惜乎陷溺之深終無悔心之萌而屈子雖乘駿馬
將安往邪朱子曰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
亦相承援按撫壯之意與上二章歎時之意誠相
表裏但上二章屈子道己自脩之意猶重而恐美
人之遲暮以下方致意於君也又乘騏驥以馳騁
句與來吾導夫先路句相為一意屈子多有此文
法舊說以騏驥比賢智言君乘駿馬以隨我則我

當為君前導其說亦好但此等意在來字内足以
該之而屈子此句之意還是言已乘此騏驥急於
先導故下曰忽奔走以先後即此意也蓋乘騏驥
二句只取其急於進脩之意非比喻任用賢智之
意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
豈維紉夫蕙茝

后君也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的指也
純粹皆無一毫駁雜之意衆芳喻三后之悉有衆
善也下二句即是申言衆芳之意純粹言其道德

之美衆芳言其道德之盛雖非一也椒與菌桂皆香木也椒生多重累而叢簇故曰申椒豈維猶言不獨也蕙茝皆香草也二句倒文法也觀曰雜曰豈維字相與應可見屈子多有此法言不獨紉蕙茝以爲佩飾而又紛然雜之以椒桂此所以爲衆芳也採一物以爲佩則陋矣執一善以成名則狹矣此章言三后道德之美盛固後王所當法焉者也舊說以三后爲禹湯文武而下方言堯舜非是又以衆芳喻群賢亦非是此蓋泛論三后之德而任賢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專指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堯舜唐虞盛德之君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道大路也得路無多岐之惑也所謂純粹衆芳者此其至矣桀紂夏商無道之君也猖狂也披亂也捷邪出也徑邪小之道路也窘步謂不由正道而所行屢迫多踣仆之虞也所謂穢惡敗度者此其極矣遵道得路喻行事之光明正大故身逸而國安也捷徑窘步喻行事之顚倒錯亂故身死而國亡也此耿介者人君之所當取法而猖披者後世之所當深誡也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人君當急乘夫時以去惡二章言人君當博取諸人以爲善三章舉堯舜桀紂而幷言之則一善一惡而天下之大法大戒彰彰矣嗚呼使楚王苟能一旦悔悟而任屈子先路以導之則浸浸乎入於聖王之道無難矣可以四三后而雙堯舜矣猶乎喜黨人之幽昧險隘而卒捷徑以窘步也懷王客死於秦國襄王旅斃於陳城其窘當何如哉不用屈子爲之先道故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惟語詞舊註爲思念也非是黨人懷阿比之意而相助匿非者也偷苟且也偷樂者竊取乎一已淫佚之私而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也幽深僻也昧昏暗也險臨危也隘履狹也幽昧則不顯明而一物無所見險隘則不平正而一步不可行也憚畏難也殃禍患也恐憂懼也皇君也輿車也績功也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此章言朋黨之小人惟喜偷安逸樂故每誘君於幽昧險隘之路竊以自肆其志而不知捷徑窘步適所以來顛覆之禍也我之

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者是豈畏憚覲覆
之禍而爲一身之私圖也哉蓋君車宜安行於大
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王逸
曰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是矣蓋不敢斥言其君
故以皇輿言之且於行路之比亦切也敗績則指
車之覆敗以喻君國之傾危也舊註謂敗先王之
功非是又多一層意思蓋言君國傾危則敗先
王之功之意自在其中不必言矣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
兮反信讒而齌怒

忽者言奔走先後之急而愴惶不暇安詳之意奔
走先後四輔之職也奔走於左右相導於前後左
右就養有方也及者追而相接之詞前王指三后
堯舜也或曰泛言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
見其跟之迹耳荃與蓀同香草也當時之人以爲
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王逸曰
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意亦是揆察也中情
中心之情實也讒指黨人譖己之言也齌火齌也
齌怒言怒氣之盛如火也惜往日曰信讒諛之溷
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卽此意也此章言己急欲奔

走先後以輔翼乎君者蓋欲誘掖吾君有以追躡
先王之遺迹也不但使皇輿之不敗績而已而人
君者顧不察吾此中心之至情反輕信黨人之讒
言而盛怒乎己使小人日以得志而君子日以危
懼也何哉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
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謇謇不避險難而竭力盡忠之意也患害也忍耳
受其害而不辭之意舍止也指者援引之意謂以
手而指天也王逸曰語也非是九天概擧衆多之

詞以方位言之者意亦是正與証同靈善也脩美
也亦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而此則託詞以寓意
於君也此章言己固知盡忠必有受害之事然吾
能隱忍耳受其害而此心之忠終不能而遂自止
也所以然者豈爲釣名沽直豈爲身家私謀及爲
他人之討哉實爲君臣之大分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而恩深義重故此心之不能自已也此心可指
九天以爲明證實出於公而非出於私也夫人可
欺而天可欺乎哉觀屈子此數言雖若其情誠可
悲而其勢誠急迫然勤勤懇懇之忠貞磊磊落落

之心事亦可見矣豈若黨人之幽昧險隘而爲一己偷樂之計之所爲哉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黨人唯欲誘君於邪徑而已則懼敗君國誠不忍爲二章言己之急欲引君於當道而君則反信讒言妄造乎怒三章又甚言乎盡忠有賈禍之道深表乎己忠君愛國之心而小人之反是也不言可知矣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羌者發語端之詞此章比君臣之契始合而終離也文選本無此二句洪氏

曰王逸此二句無註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釋羌字之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抽思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朱子曰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瑗按此二句韻雖與上章相協而意則屬下章楚辭中固多此體然無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備洪氏之疑甚爲有理其非脫於王逸之前而增補於後人也明矣今未敢遽自削去姑存之以備後之君子有所參考而黃昏中道之說則詳於九章茲不註

云自乘騏驥至此大概俱以道路爲喻讀者亦不可不知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成言謂始初相成要約之言也卽黃昏以爲期是矣悔改也遯移也有他有他志也卽中道而改路是矣近曰離遠曰別數化謂君志數數變易無常操也此章言人君始信任己相與約言共謀國政終成治功中道改移而反生他志以疏乎己君苟棄己不用則我之離別而去蓋亦不難而爵位利

祿何足以縻之所以戀戀而不忍去者蓋傷君之反覆無常用舍倒置而國是日非耳嗚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而况人君之治國家也哉下二句篇名離騷二字之義蓋取諸此班固顏師古解離騷二字之義其說雖通要非本旨朱子反取諸家之說而辨證闢王逸之非其殆未之思與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滋以水灌漑也一曰蒔也畹王逸曰十二畝說文

曰三十畝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九畹以王逸推之
得一百八畝以說文推之得二百七十畝也樹種
植也上言滋下言樹相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玉露載林
勳本政書又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今
人所用大抵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
爲頃也畦五十畝也一曰共呼種之名朱子曰畦
隴種也雜雜種之也蒥荑藒車杜蘅皆香草名芳
芷即前辟芷辟言其所生之幽芳言其香馥之氣
相備而互見也又芷着一芳字則上五物可知矣

此作文之法也冀期望之意峻言其枝之高而長
也茂言其葉之蔚而盛也願欲也俟待也刈以鎌
斬取之也然曰冀其峻茂曰竢時曰將刈而不遽
刈可見不小用其道不急於進取也萎枯死也絕
斷落也或曰萎當作委委絕謂人委棄而不知刈
以爲用也傷損也言雖萎絕而無損於芳香之質
也哀憫惜之意衆芳指上六物也蕪穢荒廢也言
有此衆芳而不知用深可惜耳此章比巳積累衆
善冀其大成待時而用雖見廢棄固無損於巳而
使亡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爲可哀也巳按此章

曰蘭曰蒥荑曰藒車曰芳芷泛言其物之多也曰
九畹曰百畝曰畦曰雜槪言其種之盛也曰冀枝
葉四句總承上四句而言也王逸以首二句爲脩
行仁義朝夕不倦次二句爲積累衆善德行彌篤
又次二句爲宜蓄養衆賢末二句爲衆賢失所以
上四句爲脩身下四句爲用人講章強支離之甚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巳以量
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鶩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

也不厭不以爲足也求者心之貪也索者求之至
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恕巳量人謂人之心盡
如巳貪婪之心也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一
曰嫉者惡人之有也妬者忌人之有也馳鶩亂走
也追逐急走也總申競進貪婪二句非余心之所
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於衆而衆人不必嫉妬也
總申恕巳量人二句王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鶩惶
遽者爭相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
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是矣冉冉猶漸
漸也脩名脩潔之美名也立猶成也二句又言余

心所急之故也此章言黨衆競進貪婪不厭求索意謂人同此心心同此欲而已之才能又足以奪其寵故各生嫉妬之心而害乎巳而不知馳騖於富貴之場追逐於利欲之途非我心之所急也若我之所急者亦惟恐歲不我與老期將至而美名之不得成立於天地之間有忝於所生故汲汲乎若將不及也是屈子未嘗無所急而其所急者與衆實不同也彼庸惡陋劣之鄙夫見屈子之汲汲皇皇其急甚於巳而不知屈子之所以急若將有以奪巳之寵也遂從而讒之是以小人之腹而度

聖賢之心矣何其不諒屈子之甚哉王逸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洪氏曰屈子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爰按洪說甚善王說意圓而語滯也夫聖人之所惡者非惡名也惡虛名也惡僞名也若屈子之誠心爲善而惟恐其實之不副名也又何不可之有哉嗚呼彼黨人者惟其不好名耳苟有好名之心又安肯自處其身於不潔之地而甘受害賢嫉能欺君賣國之名也哉

朝飮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飮啜也墜墮也飡吞也朝曰飮夕曰飡菊香草名菊華於秋故曰秋菊落亦墜也英華也苟誠也姱美也信姱猶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練要者信姱之實也顑頷饑餓黃瘦貌何傷言所困者身而無損於道也此

四句言巳飮食之廉潔以喻巳之所養也木根泛言香木之根前所叙香草俱不言所以上文着枝葉二字此着木根二字則可見諸取紉以爲佩者皆根與枝葉也參錯互見此亦作文之法也結約而束之也貫穿而累之也薜荔芳草名蘂花心也王逸曰貫也非是矯揉之使柔易以紉也索以手挼繩之名如宵爾索綯之索繩索也胡繩謂莚胡索亦香草名也變索言繩者避上索字也或曰胡繩泛言長繩如莊子縵胡之纓亦謂長縵也纚纚長好貌言攬取香木之根索之爲纚纚之繩以之

結薜貫藥矯桂紉蘭也叅錯成文耳或曰攬木根
也結薜也貫藥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繩也六者
平看俱通要之攬木根者實所以爲繩索而繩索
又將以爲結之貫之紉之之用也此四句言巳佩
飾之芬芳以喻巳之所行也蹇難詞有用心竭力
艱難勤苦之意法者效其所爲也前脩前代脩習
道德之聖賢也或曰泛言或曰暗指下彭咸也世
俗指當世庸惡之流俗也所服服字有被服服食
二意總申上八句而言周合也今之人即謂世俗
也依者不違其道也彭咸殷之賢人孔子竊比於

我老彭即其人也觀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
之人二句又與信而好古之說相表裏王逸顏師
古皆謂投水而死朱子曰二說亦無所據也瑗嘗
有辯見蒙引茲不贅遺則餘法也此章言巳飲食
廉潔佩飾芬芳固非世俗之所尚而巳蹇蹇獨爲
其難者亦取法乎古人而巳何必見知於溷濁之
世哉瑗按此上三章似覺是申前扈江離以下諸
章之意一章言巳之道不行於時二章言巳之志
不同於衆三章言巳之所以脩道立志者不求合
於今而求合於古也又按篇首至此詞氣從容有

起有結宛然爲一篇也此章之後則太息流涕鬱邑
愁恨之詞作矣其詞愈切而意愈悲矣讀者不可
不知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長永也太甚也息歎息之聲如論語屏氣似不息
者之息掩涕猶拭淚也艱難也勤苦之意遠遊曰
哀人生之長勤與此同意多艱猶言長勤也好愛
也脩姱皆美好貌以美女自喻謂脩潔而姱美也
招魂曰姱容脩態是也後單言好脩者省文也此

曰脩姱者重言也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
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謇如蹇法前脩之
蹇後以意求不能盡出樂記曰訊疾以雅註曰訊
亦治也誶與訊同替興也替本訓廢以廢爲興猶
以亂爲治也言巳愛脩姱而不醜惡鞿羈而不放
縱喻巳德行之高潔謹飭而朝夕淬礪興起不知
休止也長太息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前蹇法前
脩而後朝誶夕替之意皆相關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去詳而獨言替者省文耳既替余者倒文耳本謂余既替也纕佩帶也下文云解佩纕以結言是也蕙纕謂紉蕙以爲纕也又復也申重也攬茝者亦以爲佩纕之用也善猶喜也九數之極也九死甚言之耳悔猶恨也上章余雖好脩至此六句當一串講下言巳雖朝夕脩飾芬芳之行實巳心之所喜雖至於九死而中心終無一毫之悔恨也況貶黜乎下文曰雖體解吾猶未變豈余心之可懲與此意同而辭旨益加切矣然則所謂長太息以掩涕哀人生之多艱其詞雖

若悔恨而其實乃設爲反言正所以深表其自信之志之篤也此幷上章下二句皆申言多艱之意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浩蕩言君心之縱放如水之浩蕩無涯靡所底止也狂惑不定之意人心屈原自謂也不曰巳而曰人者婉其詞也衆女指黨人也蛾眉謂美女之眉細長而美好形若蠶蛾之眉屈原自喻也謠猶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善淫之善如左傳其岸善崩之善上二句怨君下二句怨黨人瑗按此上三章

一章言巳脩飾之勤二章言巳脩飾之堅三章言巳以此得罪於君而見讒於衆也夫屈子既曰余心之所善又曰雖九死而猶未悔也然則又何怨乎洪氏曰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楚王其猶小弁之怨乎又曰反離騷云知衆嫮之嫉妒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爲露才揚巳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由其道者而以汚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螓首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二說甚善讀者不可不知也

固世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工亦巧也偭亦背也規所運以爲圓之蓮也矩所擬以爲方之器卽今之曲尺也錯置也謂舍去規矩而任巳私智以爲方圓也背違也繩線也墨所以染線使黑也今通稱之曰墨斗蓋引繩以取直而彈墨以爲跡也斗又所以盛墨而轉繩者也獨言繩墨者舉其要耳或曰墨謂墨斗洪氏曰墨度名也五尺曰墨亦通追猶隨也言舍去繩墨而適

已自便以隨枉曲也競者衆相爭逐也周合
法也言競相苟合求容以爲常法也度字總
矩繩墨而言舍規矩繩墨之法而自以爲工
錯追曲以爲法吾未見其可法也競周容以
此世俗之所以爲工巧也孟子曰離婁之明
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又曰聖人既
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
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子之所言則知屈子取譬之意矣蓋承上章
君臣也或曰泛言瑗按此章本謂固世俗之

今競周容以爲度背繩墨以追曲今偭規矩
錯今以規矩繩墨二句橫入於中而首尾申
蓋叅錯文法耳如論語君子謀道不謀食耕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
是此章法也或疑首二句是賦中二句是比
以四句俱作比體未是容更詳之

忳鬱悒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
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忳憂貌鬱結也悒怏也皆煩悶之意侘傺猶
也失志貌吾獨者以見衆人之不然也窮者

蓋方鑿之於圓枘之類必不相合也異道謂道有邪正之不同也相安猶相合也即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意王逸曰忠佞不相爲用也異道之不能相安猶方圓之不能相合也是以方圓譬異道鷙鳥方圓二句是比下二句是賦朱子以四句俱作比體恐未是或曰蓋以上句喚起下句有比而興意亦通上以鳥獸取譬下以器物取譬四句對看與下章俱承上二章而言或曰本謂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鷙鳥不群句內即有方圓不能周異道不相安

意自前世而固然句總承之也楚辭中多有倒章文法或以下二句是申鷙鳥不群句俱通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屈鬱而不伸也抑按而不揚也忍隱忍也尤過也攘物自外來而取之也詬耻也耻自外來而受之納物自外而取之故曰攘詬舊解攘作除也以上忍尤恥之非是屈心而抑志固守乎自內出者也忍尤而攘詬涵容乎自外至者也自內出者吾勉之而已矣自外至者吾將柰之何哉論語曰犯而不校孟子曰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屈子之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其殆庶幾於此乎伏者自守之意清白不汚穢也直不枉曲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句亦參錯文法本謂伏清白直道而死耳前聖泛言也所厚謂不爲前聖所鄙薄也此章串講言已所以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者蓋欲伏清白以死直而庶乎不爲聖人之所鄙薄也夫吾道苟不爲聖人之所鄙薄而適爲聖人之所篤厚則彼區區黨衆之耻辱吾

又何辭而不受哉嗚呼若屈子者其見卓矣其守固矣其量宏矣雄固之推之徒烏足以知之也哉

瑗按此上四章一章言流俗邪淫之盛而得時二章言已守正道之堅而失志三章言自古正道之難容四章言已守正道之欲求合於古也朱子曰自怨靈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而爲下章回車復路起也瑗按怨靈脩章是承上長太息以下二章而言當自長太息以下至此七章爲一意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悔追悔也相顧視也道路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
佇跂立也延佇猶言少待也將返欲還歸也延佇
將返其詞雖若緩而其意則終於去耳但欲遲遲
吾行不欲悻悻然若小丈夫之爲也回旋轉也復
路還復故道也行迷謂行路而惑誤也如莊子七
聖皆迷之迷相道不察之所使然也未遠尚在中
道未至窮途猶可回返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意出於此朱子曰言既至於此矣乃始
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

領跂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庶幾猶
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得之矣瑗
按此章以行路爲譬實悔其初輕出仕而欲將隱
去耳非設言也下文製芰荷集芙蓉蓋欲辭紱冕
之榮而爲隱者之服矣王洪二詮皆以同姓之義
言之以爲屈原初欲隱去既而悔其不當隱去故
復回返以終事君之道不亦大謬其旨而牽強之
甚乎殊不知雖隱而去之固無害於屈子之忠也
何爲回護之若是而反使屈子之心事千載之不
明也故楊班之流往往譏之者皆未知屈子實有

去志也且以同姓言之則殷之三仁固有不去者
亦有去者固有死者亦有不死者豈可謂同姓之
臣自古皆不去而盡死也哉其事君之忠同姓之
義要亦顧時勢事體及各人之自處何如耳固不
必於去不去死不死以爲賢否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罹尤
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步謂緩步徐行也或曰車馬曰步舟船曰游步謂
步走無徐行意亦通上章曰車此章曰馬互見也
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馳疾走也丘土之

高者其上有椒故曰椒丘且聊且也焉如字語詞
也止息謂停止而偃息也進謂仕也入亦進也罹
遭也進不入倒文耳本謂不進而入也惜誦曰欲
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罹尤今既不進入以罹
尤則不惟在已不必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詬彼
讒人雖欲設張闢以娛君而增弋罻羅將安所施
邪退謂隱也復脩重整也初服士服也下文所言
衣裳冠佩之類是也屈原恐進而遇禍故退脩初
服也此服字要實看曹子建七啟曰願及初服從
子而歸語取諸此李太白詩曰久辭榮祿遂初衣

初衣卽初服也退將復脩吾初服謂芰荷之衣芙
蓉之裳及高冠長佩乃未仕之初之所服者因筮
仕而釋之今又將辭邦徽冕之榮而重新整治向
時之所服者以復其初也馳椒丘對上步余馬於
蘭皐看且焉止息總承上也王逸獨以止息帖椒
丘非是此等句法當以意會進退二句亦要活看
不進則必退旣退則不進一反一正反覆言之耳
朱子曰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
以自清潔所謂回朕車而復路也進旣不入以羅
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服耳瑗按朱子不忘芳香

之說本於五臣或以蘭皐椒丘爲卽其所見而泛
言之耳無取譬意更詳之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

製者剪裁之意集者補綴之意芰菱也荷蓮葉也
芙蓉蓮花也或曰上旣言荷亦可爲蓮之總稱今
自別有芙蓉非謂蓮花也未知其審上曰衣下曰
裳洪氏曰芰荷葉也故以爲衣芙蓉花也故以爲
裳羅鄂州曰蓋芰葉雜遝荷葉幖大有爲衣之象
而芙蓉若可緝者也古者士服玄衣纁裳芰荷綠
色有玄之象芙蓉朱色似纁故反離騷云矜芰茄
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芰製
而裂荷衣杜甫曰不妨游子芰荷衣蓋用此語瑗
按葉大可裁剪故曰製花小須補綴故曰集此雖
細義可見古人用字有斟酌不苟但二句亦互文
謂取芰荷芙蓉以爲衣裳耳非必芰荷可以爲衣
而芙蓉可以爲裳也羅氏之說雖有據恐未必然
又曰原之始而結茝貫薜也巳曰願依彭咸之遺
則然此佩之小者又皆陸草衣者身之章也用以
自表而皆取水物焉則其從彭咸也審矣彭咸商

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者也此說頗覺牽強
蓋皆不知屈原實未投水而曲爲之解耳不吾知
言世俗之溷濁不知己之奇服也涉江曰余幼好
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又曰世溷濁而莫余知
今吾方高馳而不顧是也五臣獨以君不知我言
非是其亦已者不求人知之詞卽論語人不知而
不慍之意苟信皆誠也情情實也芳字是借芰荷
芙蓉而言己德之馨香而不與穢也洪氏解作香
草也非是王逸曰此言被服愈潔脩善益明也朱
子曰此與下章卽所謂脩吾初服也二說是矣又

按下二句乃倒文法本謂苟余情其信芳則雖不吾知其亦已矣又何傷哉或曰上二句有比而賦意非全比也下二句乃賦也朱子以四句俱爲比也未是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冠戴之於首者也岌岌高貌佩謂雜佩珩玉蘭茝之類皆是被之於身者也舊註獨指玉佩言未是陸離參錯美好之貌涉江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亦此意芳言其氣之芬芳澤言其色之潤澤總承上衣裳冠佩而言舊註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瑗按大招及列子之所謂施芳澤是又言芳香之膏澤不獨玉可以謂之潤澤也糅亦雜也雜糅言佩服之盛也昭明也質性質也未虧無損也言雜糅其芳澤之佩服蓋欲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損耳即此觀之是實皆佩服其芳澤以比德也非特設言取譬而已上章以情言此章以質言互見也後屢以情質並言也又此與上章亦參錯文法其次序本謂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唯昭質其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而視也游目謂縱目以流觀也哀郢曰曼余目以流觀是也游流古字亦通用荒遠也四荒猶四方也將往觀乎四荒謂將去此而往觀乎四方之景以爲樂也佩指衣裳冠佩而言與長余佩之佩字稍異上佩字專言之也此佩字泛言之也與上初服之服字對看上服字總起下也此佩字總結上也繽紛猶言雜糅盛貌也繁飾猶言雜佩也亦衆盛之意菲菲猶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也此章總承信芳昭質二句而言而有淺深之意獨言芳菲菲者省文耳而澤字之意亦在其中下二句總結上二句上二句又所以爲下溘埃風而上征遠遊諸章起也往觀四荒舊註皆謂往求賢君或曰此章言已回車返服謝仕而隱將事遠遊以舒憤懣耳非謂往觀四荒以求賢君而事之也瑗按賈誼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夫謂屈原歷九州而相其君固

爲失之然屈原當時實有去楚之志特所以去楚者謂欲儃避難而逍去耳非謂去楚别求賢君而事之也或説是矣洪氏乃謂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是亦契舟膠柱之説矣此篇之末雖有悲懷舊鄉之意然亂辭又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遠遊篇雖亦有悲懷舊都之意然其卒章又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涉江亂辭曰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惜誦卒章曰檮兹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由此觀之屈子曷嘗無去楚之志哉去楚固無害乎屈子

之忠而且見其有保身之智矣後世不詳考其書而信屈子之所自言往往譏之何哉或曰屈子之去楚遠遊既非求賢君而仕然下諸章天帝虙妃佚女二姚等譬何也曰蓋設言舉世無賢君而不足以當其心也於是而隱去耳洪氏又曰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其説甚善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好脩謂好自脩飾使潔淨也常者恒久不變之意體解猶言支解也未變謂不改其好脩之志也即雖九死其猶未悔之意懲創艾也五臣解可懲作何懼之意非是夫馳騖以追逐既非余心之所急蕙纕以攬茝是亦余心之所善其好善惡惡之誠如此既曰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其所守堅確之至如此則靈脩雖數化而齌怒黨人雖嫉妬而謡諑又豈可使余心之懲創而少易其操也哉嗚呼若屈子者可謂樂道之真好善之誠者矣然則上所謂長太息以掩涕怨靈脩之浩蕩悔相道之不察豈真有太息怨悔之心而欲變其所守也哉讀者可以自悟矣朱子曰人生各

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爲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六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爲女須詈予起也瑗按篇首至此當一氣讀下而其間有二大段四小段之分自篇首至夫唯靈脩之故也一小段自曰黄昏以爲期至願依彭咸之遺則一小段實總爲一大段自長太息以掩涕至固前聖之所厚一小段自悔相道之不察至此可懲一小段又總爲一大段而所謂離騷之意已畧盡矣下文不過

設爲女須之詈重華之陳靈氛巫咸之占而反覆
推衍其好脩之美遠遊之興耳讀者幸熟誦而詳
玩之庶幾有見乎條理脉絡之貫串規矩法度之
整齊而使此舂容之大篇可喜而不可厭也苟漫
然而觀之寧不亂雜而靡統也哉

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
然殀乎羽之野

須者賤妾之稱以比黨人也屈原以蛾眉自比故
前言衆女之嫉指其黨之盛也此言女須之詈斥
其德之賤也舊以女須爲屈原之姊甚謬嬋媛妖

嬈貌邪淫之賤態也申申衆多重疊之意詈罵也
字見周書無逸篇予原自謂也申申詈予謂黨人
詈己者紛然不已也曰者記女須之詞也鮌堯臣
婞很也直謂徑情直行之意亡身喪身也終然猶
言畢竟耳夾詞也不得善終而死曰殀羽山名在
東裔海中即禹貢之蒙羽其藝者也殀乎羽之野
謂不得終于家也惜誦厲神之言曰行婞直而不
豫兮鮌功用而不就亦此意按鮌事天問亦言之
見尚書及左傳史記諸書王逸曰言堯使鮌治洪
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
須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其說是矣
瑗按屈原特不能背繩墨以追曲耳其所謂伏清
白以死直者固前聖之所厚必不爲前聖之所殛
也黨人又何可以鮌之婞直比之哉觀前自誓之
言曰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又曰寧
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又曰雖體解吾猶
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懷沙篇曰人生禀命各有
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
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屈子於死生之際
蓋瞭然不可惑而其操守之堅有確乎不可拔者

矣奈何黨人以死懼之哉此數言者其曉黨人之
意亦至矣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

上章鮌婞直至此皆女須詈原之詞汝女須指原
而罵之也博者罵其立志太高遠廣大而謇者罵
其不避艱險獨爲人之所難爲也好脩見前紛盛
貌姱節姱美之節操也曰獨有此姱節可見黨衆
之無此而嫉妬之所以來也烏得不申申而詈之
邪觀柳子厚載彘里淫婦之謀河間婦可見矣但

屈子之節非河間中變之比故不能免乎罵詈之
辱也薋菉葹三惡草名當世時俗之所尚者也以
比尋常庸劣之行舊註比讒佞非是蓋因以女須
爲原姊故以此爲罵黨人之詞而不知此實爲黨
人罵原之詞也盈室謂家佩而人服也舊註比瀞
朝庭太拘判別也獨離猶言立異也言衆人皆佩
此尋常之草汝何爲判然獨自立異而不服而取
彼芳澤以爲飾哉王逸曰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
好脩謇謇有此姱異之節又曰言衆人皆佩薋菉
枲耳湔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判然離別

不與衆同也意是瑗按女須詈原之詞通指前篇
屈子之所叙者而言或曰判與拚同當平聲讀唐
人詩用拚字多作判亦通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此章因女須詈已立異以爲高而述己中情以答
之明其實未嘗立異也衆舉一世而言也以言曉
人曰說戶說謂戶戶而說也觀此則屈子亦嘗與
人以爲善矣但人之衆非可遍告也黨人以離異
罵之何其不察之甚哉孰云猶言誰肯也中情與
人爲善之情也言己之中情實欲與人爲善而非
敢離異也朋黨也變黨言朋者爲衆諱之也論語
曰吾聞君子不黨又曰君子羣而不黨黨之爲惡
稱也久矣世並舉而好朋亦倒文耳本謂舉世而
並好朋也然女須既指原而罵之矣原且曰衆曰
朋若不專指黨人而言者可謂危行言遜矣煢亦
獨也不予聽猶言不我信也蓋因女須以紛獨有
此姱節判獨離而不服罵之故原言我實未嘗煢
獨以離異自是衆人不肯聽信我之言耳瑗按四
句一意世並舉而好朋即申衆不可戶說意夫何

煢獨而不予聽即申孰云察余之中情意朱子曰
爲下章就舜陳詞起或曰此章亦女須言也口余
曰予皆女須自謂也曰孰察曰煢獨皆謂原也乃
小人革面之詞若以爲原詞則夫何煢獨而不予
聽句諸家講終牽強故朱子疑不字當衍蓋初罵
其云身次罵其立異終欲其見聽改行而免禍與
已同也其詞意以漸而殺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
不可泯滅而屈子之於楚黨人未嘗真不知其爲
好人也但以舉世皆如此而何獨嘐嘐然以古道
自鳴乎又豈可人告而戶說乎瑗按或說亦有理

大抵自古小人非謂古道之不美也以爲非吾人之可易能故棄之而不好脩耳及見君子之姱節又媿己之不能忌君子之獨善遂從而各興嫉妬之心也亦非謂庸劣之行爲眞是也蓋以不能克其氣質之偏改其習俗之尚故因循而不變同流而合汙以爲常態祇見君子之離異而已矣嗚呼可勝歎哉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此亦承女須之詈因歎世無知己而將抱己之道

以求聖人之知也蓋謂不合於今必合於古之意託言也依遵也前聖泛言也下指舜專言也節樽節之意如書節性惟日其邁易節以制度之節中中道也節中謂樽節至於中道不使有太過不及之弊也觀此則屈子之志行可見矣孰謂其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哉喟歎也此字雖橫入於中而其意則當在此章之首四句皆歎詞也憑者充塞盈滿之意憑心言極其本心之量而其中之所得者有羸餘天之所付者無虧欠也觀此則屈子之所養可知矣思美人曰揚厥憑而不竢憑字與此同義舊註爲恚懣盛貌是連上喟字解非是歷猶逢也茲此也二句嘆己得聖人之中道而不過盡吾心之固有而無虧顧不見知于世而反以是遭此詈辱也洪氏曰嘆逢時之不幸也濟度也沅湘皆水名南征猶言前進也此二字出易經泛言也舊註謂舜葬沅湘之南故曰南征非是就卽也重華舜號也陳詞謂陳列乎己所自得之言也二句又承上二句嘆己雖不見容於南夷則將由此而遁去求知於前聖也朱子曰屈原以世莫能知己之志故欲就舜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瑗按上

曰固前聖之所厚此曰依前聖以節中屈子惓惓直以聖人之道自期待如此孰謂原爲淸脩一介之士哉孰謂學聖人之道者而肯自投於水哉後世之議原者何不考其書之甚耶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懷沙曰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又曰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其致意於聖人也數矣讀楚辭論屈子者此其要也不可不知也亦可見屈子所見最高所學最正故其所守不爲世俗之紛華所奪黨人之交搆所移也又上章是答汝

何慱蹇章言女須謈其好異而明巳實未嘗好異
也傒前聖以節中句是答悻直章言女須謈其悻
直而明巳實出於中道而非悻直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巷
啓開也與上陳字義同蓋承上句變文而更端之
詞也九辯卽九叙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見尚
書大禹謨不言禹者旣曰九辯九歌則不待言禹
而可以知其爲禹之樂矣樂所以象功德而作之
者也言此以見禹功德之極其盛而後世子孫不

能守也夏禹有天下之號而此曰夏者猶曰夏之
子孫指太康而言也康娛猶言逸豫也縱放恣也
顧慮也難禍亂也圖謀也後後嗣也此句暗指羿
浞等事而下乃申詳之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
家巷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用失家巷言國破而
家亡也洪氏曰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
又曰仲康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五子之
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瑗按諸經傳太康以逸豫
滅厥德盤遊無度田於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距于河立其弟仲康而專執國政仲康丁有夏中
衰之運亦未能行羿不道之誅以致羿竟簒相位
而禍亂荐臻是家巷之失太康固爲誅首而五子
之罪蓋亦有不能逭者矣不書太康名者不待言
而取自見以其惡之顯著人人得而知之也太康
之罪人皆知之矣五子之罪人則不知也故屈子
書五子之名而顯其微闡其幽而此章之言亦自
有先後輕重之序可謂得春秋之法矣非屈子其
孰能之嗚呼上有忝其祖下不顧其後而國之不
絶者如綫太康五子之罪著矣彼懷襄之苟且康
娛而輕棄其國不數十年而遂滅於秦也其罪不

尤甚哉闔屈子之言亦可以自省矣朱子曰此爲
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嗚呼自舜以後而
天下紛紛始多事矣無爲之治不可得而見矣慶
運至於戰國而人事之變亦極矣屈子烏得不徃
就舜一陳而訴之以泄其憤懣之情也耶詩曰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屈子就重華而陳詞之意其在
斯與其在斯與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
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淫過也無事而漫遨曰

遊佚縱恣也書多作泆敗獵也此句亦舛錯之文
本謂淫佚於遊畋也心之所喜曰好遊畋者逝其
淫佚之事而好者誅其淫佚之心也故以又字起
之射發弓弩之總名封大也狐獸名射狐者遊畋
中之一事惟其好之此所以淫佚於遊畋也上句
重淫佚字下句重好字固者承上文而斷其必然
之詞孟子曰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亂流者謂如
水之流而不知返也卽指上二句之事鮮少也鮮
終謂少有得善其終也卽指下句之事浞寒浞伯
明氏所棄之讒子弟羿因收之任以爲相也貪者

有所歆慕於人而謀以取之之意厥其也語詞尚
書多用之家謂羿之室家也王逸曰婦謂之家或
曰左傳言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則家卽猶上章
家巷之家總言之耳不必專指奪羿之妻一事而
言亦通此章言羿因夏衰逐其帝相而簒其位恃
其善射不恤民事淫于遊獵棄其賢良而任好讒
之寒浞卒爲寒浞貪謀其家而殺之也羿以亂得
政而身卽滅亡故曰亂流鮮終傳曰以德和民不
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羿與浞澆之事是也
後世乘人之亂而奪人之國者尚鑑於斯哉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
首用夫顚隕

澆一作奡字異而音同卽浞因羿室所生之子也
被如書康誥紹聞衣德言之衣字亦服也服事也
強圉與彊禦同詩曰曾是彊禦彊禦猶強梁暴猛
多力之意論語曰奡盪舟力能陸地行舟則強圉
可知被服強圉謂專尚猛力如被服之在身而不
舍也縱欲不忍謂縱放其淫欲之心以肆其強圉
之力而勃勃乎不能自忍耐也指弑相之事而言
康娛見上自忘謂忘其脩身之道也王逸謂忘其

過惡亦通首頭也顚隕皆自上而下墜之意謂爲
少康所誅也此章言澆專尚勇力而恣其淫心殺
夏后相而以逸豫滅厥德卒爲相子少康所誅以
梟其首也羿蓋恃其技澆蓋恃其力故皆不脩德
而反以此取滅亡也技力之不足恃也如此哉此
二章事並見左傳瑗按羿篡夏位而未幾爲浞所
殺浞既殺羿又使其子澆弑夏帝相亦終爲相子
少康所滅輾轉相報捷如影響固亂流之鮮終於
此亦可見天道之好還也又按此上三章一章言
喪其家巷二章言喪其室家三章言喪其元首其

取禍之慘愈深而愈切其垂鑒之意至矣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
用之不長
賊人多殺曰桀亡王之謚也名履癸史記以爲帝
發之子系本以爲帝皋之子發之弟也未知孰是
常違謂屢背乎道也或曰倒文耳謂背乎常道也
亦通詳見商書及史記夏紀遂焉猶忽然易詞也
逢殃過害也謂爲商湯所放而死也自啓九辯至
此十四句皆陳夏事然其言亦有次第而一代之
治亂頗可概見矣后君也辛帝乙之子商紂之名

也又名受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淹菜曰菹肉醬曰
醢謂殺戮忠良也殷代名也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宗猶統也不長謂爲武所滅絕也詳見周書及史
記殷紀此章舉二國無道亡國之君以昭大戒而
彼懷襄者聞之可不知所寒心而尚鑒於此也哉
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湯天乙之子商之盛王也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姓
子名履禹鯀之子夏之盛王名也姓姒一曰謚法
受禪成功曰禹今考之書舜在當時巳並稟契皋
陶而呼之則名也非謚也不曰禹湯而曰湯禹者
倒文耳後曰湯禹嚴而求合是也或曰亦承上殷
宗句而遂先言湯也古人作文多有此法亦通嚴
畏也祗亦敬也書曰日嚴祗敬周代名也指文武
而言論道莫差謂講論治道而無有一毫之差錯
也三王道德詳見詩書此亦互文非謂禹湯能祗
敬而不能論道文武能論道而不能祗敬也王逸
五臣皆渾釋之曰禹湯文武皆嚴畏祗敬論議道
德無有過差是矣舉謂揚之於側陋也賢有德者
也才有藝者也授與也能猶堪也兼賢才而言謂

量其才德之大小而與之以職任也若孟子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則能又對賢專以才言此上旣曰
舉賢才則能字當總承講也訓詁之家要當隨文
體意不可執一也舉賢才句見論語循依也繩墨
解見上喻法度也頗僻也不頗猶莫差也二句言
脩巳用人之道總承上三王而言也此章舉三代
之盛王以明大典而見後世子孫之不能遵祖宗
之憲章以致國亡而家敗也彼懷襄者聞之尚當
惕然悔過取法乎此可也方且偭規矩而改錯背
繩墨以追曲也是誠何心哉曰嚴敬德曰論治道

曰舉賢才曰遵法度反覆悉言之也嚴敬德遵法
度脩之於巳者也論治道舉賢才推之於人者也
天德之純王道之晉於此乎可概見矣孰謂戰國
之士可及之也哉當時孟子之外一人而已矣其
文章德行皆可以並駕而齊驅不當以優劣論也
但孟子周流列國能通之以權而屈子則道之不
行終于隱去守經而已矣蓋其平生之所學所守
所見本如此故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
衰可以覘其志矣至于規規以同姓之義論之吾
不知之矣瑗按此上五章夏代歷叙其喪亂之意

而殷只以二句承之又以湯禹一句總結之周又
只以一句言之其筆力之變化非屈子不能若三
代以次而各叙一段不惟其詞冗長而亦無反覆
悠揚之味矣操觚染翰者亦不可不知又按朱子
曰三王道全德備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
祐如下章所云也亦是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皇大也竊愛爲私所私爲阿覽察也人者對巳而
言民者泛詞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焉
語助詞錯置也輔佐也黙祐之意猶言惟德是輔
也其未得也則錯之其既得也則輔之詳其文勢
當如此解言皇天神明公平正直無所私阿覩於
萬民之中而有能脩聖賢之德者則立以爲君而
陰隲輔相之也維獨也書曰睿作聖明作哲孟子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茂盛也行者錯之於身者也
聖哲以人而言茂行以德而言苟誠也用猶有也
下土謂天下也詩曰奄有下土言聖哲之人有茂
盛之行則必爲皇天所錯輔而有此天下也覽德
錯輔自在天而言得此下土自在人而言皇天之

於聖人非有所私厚也亦惟覽其德而巳矣皇天
能輔其德而不能使人之脩德也在我而巳矣聖
人之於皇天非有所徼求也亦惟茂其行而巳矣
聖人能茂其行而不能必天之立巳也聽天而巳
矣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中庸曰故大德者必
受命知此則可以窺天人相與之際矣故禹湯文
武曰嚴祗敬之德而皆得用此下土彼康娛淫佚
常違殖醢之徒則天雖欲錯而輔之亦無所施其
力矣孔子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是天非獨無私阿也雖欲私之亦不

得而私之也彼懷襄者雖天且不能錯而輔之矣
子亦將柰之何哉亦惟自脩而已矣哀哉按此章
是紬上五章之意言三王能脩德而爲天所與則
後王不脩德而爲天所廢可知矣或曰泛言亦是
但泛言之中而前五章之意亦不能外之矣合前
五章而此章之言又無所指實矣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瞻前顧後猶言左顧右盼傳
覽遍觀之意前後二字要活看不可太滯相者視
之審也觀者視之周也曰瞻顧曰相觀詳言之也
相觀二字即承上句而申言之耳猶前章既言陳
詞而又以啓字承之也計謀策也極窮至也言世

俗工巧之甚也義者利之反也善者惡之反也服
事也曰孰非義孰非善云者可見此義與善無物
不有無處不然而吾人所當推行服膺而不可須
臾離焉者也此章言已博觀當世之民放僻邪侈
之心滋而行險僥倖之機熟詐偽之計萬變百出
靡有遺術而上帝之降衷義善之恒性則不知服
用戕賊暴棄之而無餘也皇天雖無私阿又將何
以覽其德而錯輔之也哉孟子曰王者之不作未
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當是時也苟有一人徙義遷善而修其聖

哲之茂行以欽崇天道則奄有下土也必矣消乎戰國之君相尚以利相競以惡而蔽錮之深陷溺之久曾不知悔悟卒使皇天覽德之意孤而聖賢垂教之志荒也嗚呼傳觀天下盡皆如此而彼懷襄者又何足以望之也哉雖然其詞之感慨若泛指乎一世之人而其意乃所以責懷襄之不修德也瑗按義善二言深得吾儒性理之學由此觀之則戰國之時而惓惓乎仁義之談性善之說者不獨孟子也屈子之所學所養可知矣其書眞可繼三百篇而無媿色與七篇並傳而不多讓也孰謂自從刪後更無詩而續仲尼之統者軻氏可獨專其美哉故後世哀屈子之窮吾獨喜屈子之高後世愛屈子之詞吾獨尊屈子之道也安得起靈均於九京而親與之論離騷也哉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阽近邊欲墮之意危險難之意尚未至於死也死旣死也二字平看朱子總釋之曰危死言幾死也按幾字之意已在阽余身內未知是否更詳之覽察也初初志也言雖阽余身而置於險難之中死亡之地然反觀内察其己之初志適得吾心之所善而終未肯有一毫怨恨之悔意也其不肯變節以從俗可知矣量度也鑿斧鉞所穿受柄之孔也正猶整也謂審其正而納之於鑿也枘如詩伐柯之柯字卽斧鉞之柄刻其木端所以入之於鑿而可執持者也言鑿枘方圓之不相入猶君臣邪正之不相合也前修指往古之忠臣義士也菹醢言爲無道之君所殺戮也前后辛之菹醢言桀君恣殺戮之慘此前修以菹醢言忠臣受殺戮之禍字義雖同而旨意各有所歸讀者詳之瑗按上章雖

泛指一世而自勵之意亦在其中此則承上而言己之用義服善以事君初不度其道之不可行而反以此取禍然其心亦終無悔也所以然者蓋邪正不合而道之難行自前世而固然矣吾亦法夫前修而已矣又何悔乎昔人云吾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卽屈子不悔之意也上二句自勵之詞下二句自懟之詞其文意亦參錯互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言義爲可用善爲可行而前修乃有以此而至於菹醢者然亦不敢以爲悔也王逸曰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正其枘猶臣不度君賢愚

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自前世修名之人已獲葅醢若龍逄梅伯是矣二說俱是五臣洪氏云邪佞枉前而已以忠賢正直當之何由能進其君不察得罪必矣瑗按量鑿正枘只言君臣不合而邪佞自在意表二家獨指邪佞講未是又按阽身危死及葅醢之言雖爲砥礪自誓之意然屈子之在當時實瀕於死者數矣惜誦篇曰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觀此則知屈子之所處而大凡遭難受禍之言又非特設詞而妄加誣於楚之君相者也讀者亦須要識此意

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增重累也出曰歔入曰欷哀泣之聲也哀時不當倒文耳本謂哀不當時言自哀不值舉賢之盛時而遭葅醢之亂世也茹蕙二草名攬之以拭淚也王逸解茹爲柔軟之義不作草名亦通霑濡溫也襟衣皆也浪浪淚流不止貌哀之甚也瑗按歔欷者哀之發於聲者也鬱邑者哀之結於心者也掩

涕者哀之發於目者也此章極爲長太息痛哭流涕之情要之與賈誼不同學者不可不知蓋賈誼得君逢時其所當者與屈子天淵懸隔自太史公以屈賈同傳而後世嘆惜抱才不偶者多曰屈賈屈賈云非也靈均所遭實與大舜號泣于旻天之情同其眞切而賈生未免少年失之躁妄其所言者雖不爲無病而呻吟遐想當時氣象其與阮籍猖狂遇窮途而浪哭者相去無幾矣後世譏屈子之忿懟不容強非其人豈非以責賈生者而責屈子乎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知其人而不上論其世吾未見其可也自啓九辯以下至此九章皆爲陳舜之詞或以爲至用此下土止非是蓋前六章陳君道之治亂後三章陳衷曲之哀情屈子之欲見舜者莫切於此情而其所以先陳乎治亂者即此情之所在也屈子之所以長太息而痛哭流涕者又豈悲一己之不遇而已哉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跪雙膝着地也尊敬之意或曰古者席地而坐跪

坐也亦通敷布也衽衣裳之前際也敷衽猶言整
肅其衣冠戒嚴之意也陳辭卽上九章所陳於舜
之詞也耿明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正者不偏不
倚之謂指已所陳之詞得聖人中正之道也已既
陳畢而舜無答詞其意若將深有以許之矣故以
既得此中正自信也此二句與上依前聖以節中
章相照應結上起下之詞然自依前聖至此自當
爲一段也駟猶乘也如驂字亦可虛實兩用一曰
一乘駟馬也虯龍類玉者贊美之詞一曰以玉飾
虯鷖勒故曰玉虯乘跨也鷖鳳類虯鷖二名乃蟲

鳥之神俊者也洪氏曰言以鷖爲車而駕以玉虯
也更詳之溘奄速倏忽之意埃風塵埃之濁風也
或曰猶言風塵也倒文耳亦通上征前進也溘埃
風余上征猶言忽乎吾將行耳遠遊篇曰掩浮雲
而上征意同此章言已長跪敷衽陳詞於舜吾既
得此耿然中正之大道而遂乘龍跨鳳溘然上行
將以周歷天下以懈已情緩幽思如下文所云也
朱子曰此章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
事也又按洪氏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
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
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
華之不纍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
生也淮南子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乎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二子之
言於此陳詞上征之意尤有所發明可謂知屈子
者矣學者當熟玩之但屈子實未嘗投江而死茲
不暇論蓋此章亦叙已陳舜之詞言舜既已許已
得此中正之道遂復告舜將去楚而遠遊亦以見
已去楚遠遊不畔於道而爲聖人之所許也孰謂
屈子去楚之爲非哉孰謂屈子無隱遁之志而終
遂戀於楚哉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畱此靈瑣兮
日忽忽其將暮
軔搘車木也將行則發之故謂啓行爲發軔也蒼
梧楚之山名謂自楚而啓行耳楚詞中凡言蒼梧
九疑者意皆指楚國蓋二山乃楚之鎭言蒼梧九
疑則可以知其爲楚猶孔子歸魯作龜山操不言
魯而言龜山蓋龜山乃魯之鎭言龜山則可以知
其爲魯也舊註俱解作舜之所葬處謂指舜而言
王逸又以此句爲陳詞於重華之意皆非是或曰

前言濟沅湘以南征謂就舜而陳詞也此言發軔於蒼梧謂辭舜而遠遊也詞旨甚明予又何支離其說乎曰非敢支離也據諸書舜固葬於蒼梧九疑而二山固在沅湘之南要之屈子之意實只謂去楚而訪舜未嘗謂訪舜於蒼梧九疑所葬之處也惟諸書言舜葬於二山故解者多泥於其說今解作屈子渡沅湘之江而訪舜於所都之蒲阪亦未爲不可此乃屈子寓興之言非弔古之作又不必以葬處爲拘也以南征爲就舜於蒼梧猶通以發軔蒼梧爲去舜則此二句與欲少留此靈瑣句

不相應矣況上章已言乘龍跨鳳而上征此方言去舜尤非文勢讀者幸毋泥舊說執舜所葬之處而虛心泛觀之則知予解之非支離也懸圃神山名寓言耳非眞有是山也朝發而夕至甚言欲去之速也此二句言去楚而遠遊之意靈者贊美之詞瑣門鏤也其所鏤之文如連瑣故曰瑣王逸曰楚王之省閤也是矣猶漢儀謂省閤爲青瑣此靈瑣指朝廷之所在寓意於君也欲少留此靈瑣猶惜誦欲儃佪以干傺之意言不忍遽離别楚王而去也忽忽迅速貌暮晚也日忽忽其將暮猶前

恐年歲之不吾與意謂光陰易過而將老也此二句言去楚不得已之情此章以下皆承上章下二句而推衍之耳此章言已所以急於去楚而遠遊者非不欲留於楚朝也蓋以楚不我用道旣不行而老期將至此日良可惜耳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此卽屈子去楚之意也或曰上二句可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縻戀於爵祿者所以爲汙也下二句可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而悻悻然忿懟而

去者所以爲小丈夫也二說甚有發明屈子此章之意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令使也羲和日御也此所用羲和當如望舒飛廉等號同看朱子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名非是弭止也按也節旌節也弭節猶言駐節停驂謂暫止徐行也崦嵫山名日所入處也迫急促也此句倒文本謂勿望崦嵫而迫也此二句承上日將暮句而言故願使日御且暫弭節勿望崦嵫而急去也卽

惜陰愛日假我數年欲及時進德修業之意
非謂自乗日御按節徐行不望崦嵫而迫也
抑志而弭節及遠遊篇徐弭節而高厲之弭
同讀者詳之王逸曰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
及盛時遇賢君也曼曼修遠貌修長也言上
四方可知求尋訪也索固求也曼曼修遠則
迢遥而未易盡也上下求索則方無定在而
窮也而日又忽忽乎其將暮矣此所以願日
弭而勿迫也王逸曰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
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

合志者也瑗按前往觀四荒章註王逸以爲
君五臣以爲求知已洪氏以爲求同志此章
上二句言求賢君下二句又言求索賢人與
志者其說雖可相通而用字亦自支離或又
重華欵帝閽爲求賢君求虙妃謀佚女晋二
求知巳似矣而非也今觀下文引周文呂望
摯繇苻語皆君臣相合之事直以求賢君解
也朱子辯證曰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求
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

西若木意謂朝東而暮西見其迅速也瑗按此對
下章以晝夜為言非取東西之意東西之意又當
於後白水春宮章言之此章以下至後余焉能忍
與此終古又承前章上下而求索句以推演之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御也先驅謂使之前導而辟除道路也飛
廉風伯也奔疾走也屬連續也此二句如孔子將
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文法前後二字
要活看非謂在已之前後也奔屬二字與遠遊篇

召玄武而奔屬不同遠遊篇謂召玄武奔屬於已
後此謂使飛廉奔屬於望舒之後也鸞鳳二俊鳥
名戒謂戒嚴其道先戒猶先驅也言望舒飛廉相
繼而往猶嫌其逗遛又使二鳥以促之也下言雷
師則益迅而速矣雷師雷神也未詳其名具備也
指車駕而言告以未具正言其將具而尚未具非
不備之謂也下章飄風帥雲霓而來迎則具之謂
矣此章悉言風月雷鳥以見其欲往之亟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雲霓而來御

鳳亦俊鳥名騰飛之速也因雷師告以未具故復
使鳳鳥飛騰以催促也咸池章言日望舒章言夜
此章言日夜總承之也繼之以日夜謂使鳳鳥日
夜並進也總結上飲馬至鳳飛十句非只承鳳鳥
一句而言也飄風回風也屯聚也帥統而率之也
雲者山川薰蒸之氣霓者陰陽交會之氣也御迎
也蓋飄風起而雲霓為所驅逐若有以帥之者雖
為寓言亦自有意但王洪二家取譬之說則非也
已見朱子辯證茲不贅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

倚閶闔而望予
紛盛多貌總總衆聚貌離合言或離或合也班文
彩貌陸離見前上下猶低昂言或上或下也與前
上下而求索之上下不同二句總指上三章扈衛
之形色而言紛然而總總班然而陸離以見其盛
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又奔走急速之所使然而
不暇於整齊嚴肅故也帝謂天帝也閽謂主以昏
閉門之隸也關閉門之稱也倚猶憑也閶闔天門
名也望予須已之至也此二句承上十四句而言
言催促扈衛日夜並進而求索者蓋欲使閽者開

關而使天帝庶幾得以憑閶闔而望巳之至也是
豈無事而漫遊者哉下二句卽遠遊篇命天閽其
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之意朱子從王逸之說謂
令帝閽開門將入見帝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
而拒我使不得入以倚閶闔而望予爲閽者事非
是閽者拒巳之意自見於下章蔽美嫉妬之內讀
者詳之又按此極言仗衛服役之盛而下東西求
索段但以紛總總其離合二句言之下四方求索
段并不言之而其意自見此亦作文之法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妬
時光陰也曖曖日色昏昧貌罷休也讀如欲罷不
能之罷亦自明白舊讀作罷倦之罷音疲非是此
句與日忽忽其將暮意同言時光之邁也蘭生於
幽僻之處故曰幽蘭猶言僻芷也延遲緩也佇久
立也此句言須帝之久也溷穢亂也濁貪汙也不
分猶言無別也此句泛言世俗也蔽隱也美謂馨
香清脩之德與溷濁相反者也蔽美猶言蔽賢也
嫉妬見前此句專指讒黨然曰蔽美者斥其事而
曰嫉妬者誅其心也此承上章言巳日夜求索欲
令閽者開門庶幾天帝得以倚門而望我然今曖
曖乎時將罷休徒自攬結芳草延佇相須竟不見
天帝之召巳也何哉所以然者蓋以世俗之溷濁
而黨人之嫉妬故也不然胡爲乎我求之急須之
久而天帝不予望耶上二句言巳須天帝而竟不
見召也下二句言閽者隱蔽而不得見召也嗚呼
天門之下而閽者得以蔽賢如此則天帝亦可知
矣此蓋嘆其求人君而不遇之詞舍去而他適之
意自見於言外下二句相喚應舊說遽以倚閶闔
而望予爲責閽者見拒之詞非文勢也自飲余馬

至此當爲一段屈子去楚而遭此所謂去而適之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違之乎
朱子曰旣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
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
此於是去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
濟渡也白者西方之色與下春宮皆泛言無所指
前言日夜求索而無所遇此復言東西而求索也
王洪二註以爲崑崙之白水五臣以爲神泉恐未

是登自下而上也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亦寓言
耳未必真有是山也緤繫也登山曰馬則濟水可
以知其爲舟矣反顧回首而視也流涕者哀心之
發也丘土之高者故曰高丘或曰高丘在閬風山
上言閬風無女又將去而他適也或曰高丘卽高
唐楚之地名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聲哀哀而懷高
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是也言使楚有女則已不
至此也然自上文觀之則去楚久矣似指閬風爲
是自反顧二字觀之則又似指楚也二說俱通未
知其審故並詳之以竢君子擇焉女神女蓋以比

賢君也朱子曰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
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王逸曰
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
而留止也王註承上章而言是也但上章亦泛言
耳獨以爲指中國則非也涉水登山與前飲馬摠
轡二句提起對看或曰前言衆女嫉余之蛾眉女
之不善者也自此以下又以女爲喻蓋將求如古
人虙妃之類不嫉妬之善女也亦通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詒

溘猶忽也春宮東方青帝之舍神女之所居者也
上言白水舉四方之色此言春宮舉四方之氣互
文以見意也瓊枝玉樹之枝也繼續也謂採取玉
樹之枝紉續以爲佩飾而詒神女以通其好也榮
華草木之英也草曰榮木曰華落隕也榮華之未
落喩顏色之未衰也相審視也下女神女之侍女
也亦見湘君詒遺也相視其下女之忠厚而不佻
巧者將託之遺佩於神女也此章不言不遇者承
上章覩下章自可見也或曰上言求天帝故曰閽
者此言求神妃故曰下女雖藉閽者以開關託下

女以詒佩要之卽指天帝神妃而言也如今相稱
曰侍吏曰從者蓋其意實指其人也其說亦通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
吾令蹇脩以爲理

豐隆雲師也一曰雷師非是虙妃神女也所在所
居也謂先使人求其所居之處而後令媒以結言
也纕佩帶也結言通二家之言而相結以爲好者
也蹇脩傳蹇好脩之人設爲此名耳王逸曰理分
理也述禮意也五臣曰爲媒以通詞理也二說意
俱是蓋媒妁之別名也夫爲媒理者必須輕捷媛

媚之人方能結言以通好而今乃以蹇脩爲理焉能有成哉其不遇之意不言可知矣此總結上二章言高丘既無女之可求矣於是復使豐隆乘雲以求虙妃也春宮既無下女之可託矣於是復使蹇脩將佩以爲媒理也此其所以終不遇也屈子方且求遇之急而顧以蹇脩爲理可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或曰蹇脩之不遇也宜矣若豐隆乘雲周行四方胡爲亦不得虙妃之所在也曰思美人言之矣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覩下文終言不遇則此意自在言表嗚呼有力者既視之而不肯一援手而拙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然則君子之道何時而可行邪按虙妃王逸以爲神女是矣洛神賦註以爲伏羲氏女洪氏引之朱子從之王逸又謂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班氏古今人表亦載之蓋後世註此者以虙妃爲伏羲之女故遂以蹇脩爲伏羲之臣王逸得此而失彼朱子既辯蹇脩爲羲臣之非而集註又解虙妃爲羲女亦得彼而失此也若按下文佚女爲高辛之妃二姚爲少康之妃則此虙妃者又當爲伏羲之妃也非其女也要之後曰周流乎天余乃下

則屈子以虙妃與天帝並爲天上之人耳未必有是人也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俟博雅者訂證焉若蹇脩乃是泛名無疑當以下文鴆鳳凰及思美人薜荔芙蓉視之可見或以草木或以鳥獸或以人爲喻耳又按此章參錯文法本謂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吾令蹇脩以爲理兮解佩纕以結言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

紛總總二句總承上三章亦泛指仗衛服役而言借之以寓己意也緯繣纏綿固結之意也遷移也謂遷移而進也上句言求索之急下句言進合之難求索之急者欲仕之本心也進合之難者世無賢君而莫足與爲美政故也次舍也窮石山名濯髮澣沐也遠遊曰朝濯髮於暘谷洧盤水名二句言既無所遇進不易合則將歸隱而自脩耳如下文欲遠集而無所止聊浮游以逍遙之意舊註以虙妃言之非是先言夕歸者承上朝濟白水而來也或曰上二句有量而後入之意下二句有見幾而作之意瑗按自朝濟白水至此爲一段蓋求索

乎東西而無所遇者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
保厥美謂處妃自守其顏色之美也倨簡曰驕侮
慢曰傲保厥美矜之於已而驕傲誇之於人也康
娛淫泆義見前信美無禮言有美女之色而無美
女之德猶有人君之位而無人君之道也無禮即
指驕傲康娛淫遊而言來者呼其仗衛服役之詞
也違者去其地也棄者舍其人也改求謂別求他
邦之賢女也此章承上起下之詞抽思曰驕吾以

為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即此章之意所謂之一
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烏得不重違之乎朱
子曰言處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
而改求也或曰非獨人君為然惜往日曰自前世
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
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
夫戰國君臣皆自以為美好而交相矜誇胥以成
風曾莫知其非者所謂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
喪邦者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戰國
君臣之謂與又烏足有以當乎屈子之心者也或

又曰此章即承上章而言言既無所遇則當歸潔
於窮石洧盤之間保守吾道之美以自遨遊而取
樂耳既而又悔其非君子幼學壯行之志無善天
下之心一已雖樂矣其如蒼生何要非理之所宜
者也於是又違之而之他邦也恐未是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
兮見有娀之佚女
覽視之速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遍也重言之也
四極猶四方也前曰四荒以荒遠而言此曰四極
以極至而言其義一也周流遍遊也天謂天上也

下謂世間也前言扣帝閽登閬風遊春宮皆指天
帝神女而言故曰周流乎天也周流乎天既無所
得而後下求於世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上求於
天已無所得而下求於世豈復能有之乎然所謂
周流乎天余乃下此句亦要活看蓋不得於彼與
得於此之意非真謂天上世下也瑤玉名亦贊美
之詞非真以玉為臺也偃蹇高貌娀國名佚美也
謂高辛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曰望曰見錯
文也先瑤臺後佚女倒文也本謂自天而下望見
有娀之佚女在瑤臺之上耳然周流乎天四字又

總指飮馬咸池以下而言之也或曰周流乎天余乃下亦參錯句法本謂余乃周流乎天下未知是否容更詳之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鴆鳥名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之人也不好不美也王逸曰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朱子曰告余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爲媒而反間我也鳩亦鳥名多聲雄鳩尤健於鳴逝逝者飛而往也佻輕也巧利也以喻辯捷之士王逸曰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瑗按此承上章言欲求合佚女而無良媒也一則其性毒害一則其性佻巧毒害者難測故爲其所詐佻巧者易見故因其鳴逝而遂惡之也洪氏曰夫鴆之不可爲媒審矣屈原何爲使之乎淮南言運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或曰鴆不能爲巢常逐鵲以居是天下之鳥莫拙於鴆也屈原猶惡其佻巧則可

以知其爲人矣此所以使蹇脩以爲理而終不能結言以成好也此二說雖非屈子本旨蓋亦言外之意因附誌之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心中凡事不決者曰猶豫多疑者曰狐疑適往也自適不可者求女當須媒猶事君必待介也詒遺也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朱子曰言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鳳凰又已受高辛之遺而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爲嚳所得也或曰此章下二句意當倒在上方與上二章相順屈子之文不特句法倒而章法亦有倒者言已望見瑤臺之佚女矣鴆之毒害既不肯爲媒鳩之佻巧又不可爲媒鳳凰之神俊又不得爲媒欲不待媒而自往又非禮之所宜此佚女雖賢徒望而見之不得合而偶之也意是瑗按戰國之世其在下者固有鴆鳩而無鳳凰其在上者亦未見其有佚女也此特反覆以見已之急於進而難於合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若逐句體貼而比喻之以求其說則鑿矣此上三章並言求佚女之事承上

求虙妃不得而來也羅鄂州曰望瑤臺之偃蹇兮云云恐高辛之先我夫媒所以合婦道也鴆既毒物又其雌雄自有好陰好晏之異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靜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故淮南子云運日知晏陰諧知雨也運音暉通用其同居異志如此則宜其爲人媒而告人以不好也雄鳩物之至拙者不能爲巢雨則逐其匹音配霽則返之其爲拙亦甚矣而尤惡其佻巧於是求夫和鳴如鳳凰而託之又貪餧而受詒則高辛之先我必矣蓋屈原之始罹憂讒人惡之至其久則

雖平日所謂賢者亦皆隨俗變化而不察故始則惡服艾之盈腰而其久也荃蕙化爲茅矣始也惡鶗鴂之先鳴而其久也鳳凰既受詒矣宜乎有國無人莫我知之歎而將從彭咸之所居也又按羅氏解鳳凰受詒與諸家異亦似有理故附于此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遠集猶言遠去也惜誦曰欲高飛而遠集是也無所無處所也或曰集亦止也止居也初止曰集既集曰止群居曰集久居曰止並通浮游逍遙皆優游自適之意重言之也王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且游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二句結上起下自解之詞少康夏后相之子也家室也未家猶未娶也留者屈原謂及少康之未娶欲有虞留止二姚以待已也王逸謂屈原欲效少康留止有虞而不去非是虞國名姚姓也舜之後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也二姚謂姚之二女也虞以國言稱其君也姚以姓言指其女也按左傳少康因寒浞之亂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詳見哀公元年朱子曰言既失

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瑗按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朱子釋之曰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又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君屈子者非真無所止也蓋知物各有所當止之處故審所處而不肯苟止耳聊浮游以逍遙者不肯苟止翔而後集之意也又按論語陳文子三違其邦孔子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朱子釋之曰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又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若屈子者既去乎楚國又去乎閶闔又去乎春宮既不合於處妃又不合於佚女又不合於二姚非特三違其邦而已其所以潔身去亂者又實因正君心討讒賊之故抑非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有一毫怨悔之心者也其長往之志往往見於諸篇又非不數歲而反者比焉然則屈子其

清而仁矣乎故自負曰伏清白以死直曰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非虛語也實允蹈之矣或曰此設言耳子胡證之以實事乎曰其言雖設而其情則真尤愈於見諸行事者固不可以爲實嘗扣天閽登閬風遊春宮及求處妃見佚女留二姚又不可泛以詞人夸誕之說視之也太史公所謂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此類是矣或曰上章扣天閽其游心抗志蓋不可名言矣其遊春宮而求處妃蓋遐想乎羲皇之上矣其媒高辛之佚女者蓋欲因民以致治王道也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其留少康之二姚者蓋欲撥亂以反正霸道也是又其次也所思每下亦猶孔子思聖人而不得見故思君子思君子而不得見又思有恒者也嗚呼有恒者之不得見其何以共進此德乎如少康者之不可逢其何以共脩此業乎觀此可以知聖賢不得已之情矣若楚王者上不能爲天帝中不能爲高辛下不能爲少康屈子烏能已於言哉其言既有次序而其旨亦深遠矣楚王瞢之可不知所猛省而發奮以少康之事而自砥礪也乎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

理媒之別名也弱劣也拙鈍也指才質而言導言不固蓋媒理者所以傳達二家之言以成二姓之婚者也今才質拙弱則不長於言詞而不能固結二家之好合矣或曰不固謂媒理所導言詞之不堅固亦通賢以人言善惡以德言此承上章而言已欲乘時晋此二姚然理弱媒拙導言不固故不得留也所以然者蓋以世溷濁而好嫉妬故也是導言不固者非真才質之拙弱乃嫉妬之心之所使耳洪氏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朱子曰蓋不

待其不合而巳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爲雖四方之遠而其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曰再言者對前世溷濁而不分而言一則曰溷濁二則曰溷濁一則曰蔽美二則曰蔽美可以觀世矣或曰前乃惡其佻巧此又恨其拙弱何也曰思美人篇曰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觀此則可知屈子欲仕雖其本心而又耻因介紹以爲先容惡其佻巧者蓋由衷之言而恨其拙弱者特託詞而反言之耳讀者要當反覆參者

而究屈子本心實意之所在可也載觀其詞閶闔不責天帝而責閽人及求虙妃而責蹇脩求佚女而責鴆鳩求二姚而責媒理皆不責其君而責其左右之意此又屈子忠厚之心而立言之善也下文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夫不曰王不寤而必曰哲王不獨曰哲王不寤而又曰閨中邃遠是亦責左右之鄣壅蔽隱故使哲王之不得覺悟耳洪氏曰韓愈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可謂善讀楚辭者矣自覽相觀至此爲一段蓋求索於四方者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宮中之小門謂之闈邃深也哲王猶言明君也寤覺也懷匿也情求索之情也不發不達也忍猶耐也終古猶言常也或曰猶言終身也其義詳見朱子辯證閨中邃遠蓋言虙妃之屬不可求也以結朝濟白水至蔽美稱惡十章而閶闔九重君門萬里之意亦在其中矣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以結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妒五章而虙妃佚女二姚之爲鴆鳩媒理所欺之意亦

在其中矣二句互文以見意也讀者幸毋泥焉此章總承上言世俗溷濁蔽美嫉賢君門萬里哲王不覺而巳求索之至情徒懷匿於中而不得上達又安能含忍抑鬱而與此輩以常處乎意欲復去而他求也嗚呼觀屈子之言愈遊而愈無窮歷選而屢不合若將舉一世而無足以當其心者又將安所之耶大抵戰國之俗蓋有甚於屈子之所言者非屈子之隘也後世往往譏之者可謂蚍蜉撼大樹矣瑗按自駟玉虬以下至此七十二句爲一大段皆言遠遊求索賢君之意亦承前章忽反顧

以遊目將往觀乎四荒二句而發明之者也然其言極有條理次第起結照應意思周密宛然如一篇之文也駟玉虬至上下求索十句總泛言而起之也飲馬咸池至蔽美嫉妬二十句言晝夜而求索也朝濟白水至違棄改求二十句言東西而求索也覽相觀至蔽美稱惡二十句言四方而求索也閨中邃遠四句又總申言而結之也讀者豈可漫然而視之哉若漫然而視之則駟玉虬以下十句而遠遊求索之意已足以盡之矣又何必重復疊疊之若是哉瑗懼覽者之無統故復總綴其說于此云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索取也藑茅皆草名以猶與也筳篿卽今籤挺枚杯之類摘草爲卜抽籤擲杯至今尚有其法皆巫祝之事也命使也靈氛巫祝之稱或古有是號或楚俗之言或屈子設爲此名今無所考也此二句屈子自叙命占之詞也其意承前言已遠遊歷覽上下四方以求美女竟無所遇故心中猶豫狐疑於是取藑茅之草筳篿之具使巫祝爲已占以決之不知終當有所遇否也旣取藑茅而占之又取筳篿而占之再三反覆欲其審也與下巫咸之事俱設詞耳曰兩美以下四句蓋占卜之兆詞靈氛述之以告屈子者也兩美蓋以男女俱美以比君臣俱賢也信脩而慕言男有信脩之美則美女必愛慕之女有信脩之美則美男必愛慕之詞雖渾講而意則重女之慕男也豈惟是指前所經上下四方之處而言則楚在其中矣舊獨指楚言非是

此時去楚久矣楚不足言矣有女有美女也言旣有兩美終當必合孰謂有信脩之美而在他人不愛慕之者乎決無是理也況九州之博而且大豈無美女何獨此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哉不獨此所遊之等處之有美女則宜及時而去歷九州而求之以應此所占之吉兆可也要之屈子所遊九州已畧遍矣此所言者不過設言也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曰勉遠逝以下四句此又靈氛因占兆之吉復推其說以勸屈子之詞而決其遠遊之志也

美女以比賢君求美者以比求賢夫也汝爾皆靈氛指屈原之詞也芳草比美女也故宇舊居也舊居猶言舊處也亦不獨指楚國也言其占兆既元吉矣當勉力遠遊無用疑惑孰有美女欲求美男而舍汝者乎況九州博大芳草無處無之爾則不必懷念故居而急宜及時以遠去也又何疑乎勉遠逝二句承兩美必合二句而推言之芳草二句承九州博大二句而推言之蓋申言之而勉其行耳世幽昧二句又屈原因靈氛言占兆之吉利於遠逝而言此以答靈氛難去之詞也幽昧言世人

皆昏闇於中而不能信也眩曜猶炫燿言世人喜僞飾於外而不能脩也舉世既幽昧眩曜如此則無有察巳之美惡者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孰謂兩美其必合乎孰謂九州博大而有芳草乎此蓋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之意王逸曰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人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巳乎是難去之意也嗚呼不察美惡猶之可也顧反蔽美而稱惡此世俗之所以溷濁嫉妬而九州四方皆然也又將安之邪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承上章世幽昧二句而申言之亦屈原答靈氛之詞也朱子皆以爲屈子自念之詞非是好惡愛憎也黨朋也言天之生人不能無好惡好惡者人之情也人情不同亦氣稟之常惟此黨人好惡與性相反爲尤甚也指下服艾蘇糞壤而棄蘭椒言也戶謂戶戶皆然也艾蒿類非芳草也盈滿也珵美玉名一曰佩珩也屈子自喻也能當猶言堪任也蘇取也糞壤臭穢之物也充謂緼之於中也幃

香囊也瑗按曰不可佩曰不芳互文也曰草木總指幽蘭申椒而言也雙關文法涉江曰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不必用指下二人也賢不必以指上二人也以中句而貫上下即此關鍵也或曰蘇糞壤二句宜在不可佩下當是錯簡耳容更詳之此章蓋言舉世幽昧眩曜戶服家佩莫非艾蒿糞壤臭惡之物而反謂蘭椒不芳香不可佩也此黨人之好惡所以獨異於人也夫蘭椒之芳香艾蒿糞壤之臭惡也耶然矣此甚易辨也然黨人反好彼

而惡此焉是覽察草木而猶未得其香臭之別豈足以堪任辯夫玉之美惡乎蓋草木易見而至寶難識也宋人之誇燕石楚王之棄卞玉可見矣舊註又謂戸服艾二句爲喻親愛讒佞而憎遠忠直蘇糞壤二句爲喻近小人而遠君子然讒佞即是小人忠直即是君子亦不必如此分帖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此章乃屈子自念之詞也欲從者謂遠逝也吉占者謂兩美必合也猶豫狐疑者謂且信且疑不知

苟從其占而果有所遇否也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復占此吉凶以決其疑上章靈氛告以占之吉而遠遊必有遇屈原答以世之闇而遠遊未必得所遇然因其占之吉又不能以遽已而或去或不去往來於懷以疑之也其所以疑之者蓋以爲欲從靈氛之占而遠去也則我之前此遠遊歷覽亦遍且久矣而卒未有所遇也使我不從靈氛之言而終止也則其占又吉而神豈欺我也故再要巫咸以占之而審其果有所遇不遇以決其去不去之疑焉疑字須兼此二意講方是王逸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念楚國也五臣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忍去忠直也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俱非是詳下文巫咸告以吉故之後實嘗遠去其篇末雖有舊鄉之悲而亂辭又旋復言其何必懷乎故都以終之孰謂屈子無遠去之志哉孰謂屈子遠去之爲非哉後世之註楚辭者不以楚辭註楚辭而以已

意註楚辭論屈子者不即屈子之言論屈子而以已之聞見之言論屈子也拘拘以同姓言之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觀楚辭也亦疏矣自古同姓之臣亦嘗有去國者矣或曰微子之去國蓋有人以任責焉故也箕子之不死蓋見比干死而強諫之無益焉故也若屈子之於楚也將孰委之烏得不死而去之乎曰以是論之不惟不知屈子而亦不知三仁也嘗考諸論語始而去之者微子也中而因之者箕子也終而死之者比干也括地志亦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

長死不言非勇也遂諫而死夫當微子之先去也安能必箕子比干之不去乎微子雖爲紂兄庶子也箕比諸父也庶兄之與諸父其情分一焉而已矣使微子諫而死而箕比去之以存宗祀亦可也使微子不諫而死亦不去則紂未必盡殺之而武王之入殷也亦未必不存其後也是微子之去固不爲有人之任其責亦不在乎存宗祀可以去而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箕子爲之奴其受其辱而不辭者豈知比干之必死乎若以爲已既不死而比干則必死是委其禍於人也若以爲知比

干之爲人必諫而死而已不死焉是徼其利於已也可以不死而不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夫比干之死也又豈因微子之去箕子之囚而死乎若以微子既去矣箕子爲奴矣而已復不死焉不可也則比干之死亦出於不得已而非誠心直道者也可以死而死焉亦曰各行已志云爾其去者固不能必他人之不去其不死者亦不能必他人之必死其死者亦非因他人之不死而已死之三子者自揣本心各行已志絕無一毫彼此顧望之意於其間也故孔子以三仁稱之焉若依後世之論

三子以爲去者爲有人之任其責其囚者爲有人之任其死死者又因二子之去而不死焉若交射而有待賭約而相成者是末世趨利避害釣名要譽之所爲者也何足以爲三仁知三子之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皆可以謂之仁則屈子之遠去之不死俱不必爲之諱矣嗚呼微子之於紂親兄弟也屈子之於懷襄其情之疏戚有間矣微子之於殷爲太師也屈子之爲大夫其責之大小亦不同矣屈子固楚之翹也楚之同姓有屈景昭三家焉使屈子果去又豈再無一人以任其責乎後世

之論屈子者拘拘以同姓無可去之義言之以死之爲賢是不達乎理之致者也深知孔子之稱三仁者始可與論屈子矣或曰以史記觀之比干乃死于箕子佯狂之前何也曰非也當以論語所言之序爲証若從史記則箕子之佯狂又爲見比干剖心而懼之爲也聖人豈懼死哉其言不足信也審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百神謂天之群神百者概言其數之盛也翳蔽也

備降猶言齊來也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者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即言百神也九疑楚之山名此言九疑者謂九疑山之土神也繽盛貌並迎猶言齊接也謂天神來之盛而已使土神接之盛也上言將降猶未降而此言備降則實下來矣上言要之猶未要而此言並迎則實來邀之矣皇指百神也不言神者承上文也猶篇首上言皇考而下只言皇覽揆余于初度也剡剡猶燄燄輝光貌揚發揚也靈神靈也吉故謂兩美必合也不言占卜之事及占兆之詞而只曰告余以吉故者承前章也

此亦作文之法此承上章言天神備降而已要以迎之使巫咸復爲余占之則神顯其靈又告我以吉占如靈氛之言也此與上章乃屈子自敘其自念之詞及命占之事當與前靈氛章相照看其文彼此互見而其意自足於言表有申詳之意而無輕重大小之說也洪氏曰靈氛之占筳篿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去矣其說非是此使巫咸占卜未必不用藑茅筳篿而命靈氛占卜又未必無椒糈之饗獻也前言靈氛之占在異姓則可在屈原則不可此又言則可以去矣亦自相矛盾也要之屈原實嘗去也觀此既告以吉故之後再無疑詞直曰歷吉日乎吾將行曰吾將遠逝以自疏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隨即曰又何懷乎故都其詞決其志銳屈子之情可以見矣孰謂屈子之不去乎或曰此寓言也如子之解不幾於癡人前說夢乎曰寓言者寄已之情也其言雖寓而其情則眞吾情欲如是而人不知之無以自見於是乎託之以言也此之寓言蓋與莊列齊諧志怪等說大不相同有寓言而虛者有寓言而實者如乘龍跨鳳登天游雲扣閶闔登

閬風邅道崑崙發軔天津等語皆寓言而虛者也如回朕車以復路退脩吾初服不忍與此終古將遊逝以自疏此寓言而實者也豈可槪視之以爲誕詞耶以屈子遠遊之意皆以爲誕詞而初未嘗有去志是眞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皐陶而能調

曰巫咸詞也此下至百草不芳四章十六句皆是王洪五臣只以升降二句爲巫咸之言餘爲屈原語非也蓋推吉占之意以告屈子而勸之遠逝者

也自下而上曰升自上而下曰降升降上下重言之也上下與前上下而求索之上下同言上下則四方可知矣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矱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矩矱猶言法度法度之所同即道之所同也必道之同也而後求之苟道之不同也而不強之古之賢士之進取也類如此嚴者敬慎之意也嚴而求合人君之求賢毋敬慎其事而不敢苟也方其求也嚴以訪之及其合也嚴以任之豈可苟焉而已乎摯伊尹名湯臣也皋陶舜士師後為禹臣也調和合也其未合也則嚴以求之其既合

也則嚴以任之古之聖君之進賢也類如此瑗按上二句言臣之擇君下二句言君之擇臣上下所擇亦惟於其道之同焉而已矣必矩矱所同而後求之可謂不輕於進矣必嚴而求合而後調之可謂不輕於用矣非湯禹不能知摯陶非摯陶亦不足以當湯禹若戰國之時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世無湯禹矣屈子雖升降上下又烏能有所合哉雖然巫咸之言雖若不識時世事勢者然以聖君賢相相求之道以語之亦可謂知屈子者矣惜乎遭此闇亂嫉妒之俗竟不得協其占兆之吉也或曰上二句有兩美其必合之意下二句有孰求美而釋汝之意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苟誠也中情猶言中心也中情好脩謂求盡道於已也行媒猶左右之先容謂不必借力於人也說傅說也操持也築擣也謂操杵築土而為賤役也傅巖地名武丁殷高宗也不疑不以無媒而疑也或曰不以賤役為嫌也事見尚書說命篇此章言誠能中心好自脩潔以期盡道於已則道之同者

勢必合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傅說是矣子又何必以理弱媒拙為慽乎又何必以自適不可為疑乎但當脩已之道而勉往以求之可也瑗按何必用夫行媒或者言君子之於出處但當脩道於已不必往求於人之意非謂不用行媒而自往求之君子無求用之理此說雖善要非巫咸本意屈子正慽其理弱媒拙欲自適而不可故占之以決疑巫咸方且勸其上下以求索而又言不必往求是沮其遠逝而益滋其疑也巫咸但言不必借力於人以求之苟

吾道之同雖自適又何不可乎此何必用夫行媒之意也雖然巫咸之所謂不用行媒而自往求之者亦曰中情好脩而已矣矩矱之同而已矣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不然何爲以摯陶傳說言之邪三子者聖人也又豈眞嘗自求用於人也哉古人之言意各有在不可拘一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呂封姓也望太公望號也本姓姜名牙字子尚鼓動也一曰鳴也遭遇也周代名也文文王也舉拔

而用之也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文王出獵遇之遂載歸而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公望甯姓戚名衛人也謳歌謂自倡其南山之詩也齊國名桓桓公也聞謂聞謳歌之聲也該當也輔佐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飯牛於齊東門扣牛角而謳歌南山之詩桓公夜出而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遂載歸而用以爲卿瑗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道苟同也則相求必合而因引湯禹摯陶之事以明之也二章言道苟脩也則不必行媒而因引傳說武丁之事以明之也一章先湯禹者用在君也二章先傳說者脩在已也能調者相契之至也不疑者相信之深也三章但引二事以明之而無他說者承上二章之意也三章數語而王霸求士任用之道聖賢遇合窮通之理亦可槪見矣傳說呂望甯戚三人事實此解畧從舊說其餘詳見蒙引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商曰年周曰歲皆所以紀時者其義一也以其旣

去者而言也日入曰晏黃昏者一日之晏也秋冬者一歲之晏也老耄者一生之晏也此言旣去之年紀猶未盡而不至於遲晚也時卽年歲以其未來者而言也未央猶未已也言將來之時光尚有餘而不至於卒晏也曰年歲曰時曰未晏曰未央一反一正言之互文也猶悲回風曰歲忽忽其若頽時亦冉冉而將至文法但彼歎其將遲暮此言其未遲暮耳鵜鴂鳥名卽詩所謂七月鳴鵙者應陰氣而鳴也秋令未來而陰氣先至鵜鴂先鳴而百草隨萎夫鵜鴂之先鳴固無與於百草之不芳

而百草之不芳實由陰氣之漸長言鶗鴂之先鳴以見陰氣之已動而秋令之將來百草不芳兆於此矣師曠禽經曰鶗鴂鳴而草衰是也夫歲雖未晏時雖未央然氣候迅速遞相催迫如此則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亦甚易過也豈可恃其去者未晏來者未央而不汲汲及時遠逝以求索乎上二句言時猶足以有為下二句言時不可以輕失王逸以下二句為喻讒言之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非是二句無他比喻即如前惟草木之零落後遠遊篇微霜降而下淪悼芳草之先零意不過借

之以嘆時光之易過耳朱子曰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鶗鴂先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為也得之矣

瑗按此上四章前二章蓋參錯成文而意互見順解之本謂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而後引伊摯臯陶傅說呂望甯戚五子之事以明之以見古人亦嘗勉以求同但苟中情好脩而又何必媒哉古人既莫不皆然則當乘時好脩以求同可也又何必以為自適不可狐疑待媒而坐失事機之會徒抱崦嵫之嘆哉此章又與前屈子自嘆日忽忽其將暮數語相應大抵氛咸二占之詞皆是即屈子之所言者而撮其要語以勸之耳咸之詞亦不過發明氛之意然此氛則加剴切而又引證明著故足以決屈子之疑而終使之遠逝也此亦作文之要法當然也前占詞稍含蓄渾淪而後占方有意味若前遽發揮太盡則又無味於再占矣再占而再陳之則冗長而不成文矣屈子所答之語亦前畧而後詳操觚者不可不知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

兮恐嫉妒而折之

此下八章皆屈子荅巫咸之詞也瓊美玉名佩概指雜佩也謂以玉為佩比己之美德也偃蹇盛貌衆亦黨也薆亦蔽之盛貌也蔽掩翳其瓊佩之美也王逸曰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諒信也不諒謂不信已瓊佩之美也或曰諒一作亮古通用以心度心曰諒即前羌內恕己以量人之意亦通舊說謂黨人不尚忠信之行非是也折者挫衄敗毀之意此章參錯成文本謂我之瓊佩何其盛矣若依占遠逝

恐此黨衆不肯相諒興心嫉妬終當遭蔽而折之無有同而合者也蓋因巫咸再告以吉故欲去而復疑言此以詰巫咸之意黨衆泛指當世而言而楚巳先在其中不必言矣舊說獨指楚國言非是屈子遭楚之隱蔽毀折久矣何爲曰恐乎此蓋言將遊四方而慮終無合耳或曰衆薆然而蔽之詞又何其直也曰此蓋指帝閽鴆鳩之徒也自前欲馬咸池以至篇後聊假日以愉樂皆無及於楚矣然下二句又不過申上二句之意而甚言之耳上二句言巳德美之盛而見蔽於人下二句言人不

信其美而欲毀乎巳其蔽其毀皆嫉妬之心所使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瑗按前荅靈氛以珵美此荅巫咸以瓊佩皆以玉自況也前言黨人不知其美此言黨人蔽毀其美前言黨人好惡之獨異此言黨人不諒而嫉妬其肯意雖同而情詞益加切矣

世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畱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世世俗也續紛亂之盛也變易猶變化謂改節也該下蘭芷四句總而泛言之也淹久也二句言世俗溷濁不可久居宜速去也蘭芷荃蕙以喻當時之君子也曰變曰化承首二句分而詳言之也茅惡賤之草以喻當時之小人也二句參錯互文見意本謂蘭芷荃蕙變化而爲茅草不芬芳耳指而斥之之詞芳草總承上蘭芷荃蕙也直者變易太甚之意一曰猶但也蕭艾茅之醜也所喻亦同二句惟而嘆之之詞昔日固嘗芳而今日不芳抑美帝之蔽壅虙妃之驕傲皆是也可見人性矜無不善而人自斲喪之耳爲善不終者可以鑒矣他故

別由也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言時人始焉爲君子中焉而變易者蓋由於不肯愛自脩潔無志向上其弊遂至於如此也此章首二句言世俗變易之盛中四句申言變易之實末二句推言變易之由以示巫咸決於行之意也又按篇內所言芳草或以比君或以比臣或以比巳或以比人或以比德或以比時或有比者或有無比者亦不可一概而漫視之舊註不知此意故其解多牽強脉絡不明一出焉一入焉卒莫能有一定之說也或曰蘭芷以下二十二句申續紛變易句和調度四句申

何可淹留句亦通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
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世俗之流從兮
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猶若兹兮又况揭車與江
離
可恃謂始而信其節之不改也容長謂徒有外好耳無實容長謂無蘭之實而有蘭之名九辯曰何曾華之無實是也以喻在位者無君子之德而有君子之飾也君子之飾爵祿軒冕是也委棄也美

者已之所固有者也從俗謂趨世俗之所尚也追逐乎外者也苟聊且將就之意衆芳謂諸在位者指縉紳之徒而言非謂真美君子也夫爵祿軒冕本所以待君子故古之君子必在位也今則不必有君子之德反棄已之美而趨世俗之好徼取一時之利得列縉紳之間則曰吾亦君子而已矣如爲君者徒擁虛器爲臣者曠官尸位皆是也此四句言人之急於爲善而不可恃其旨甚微婉而有味也專者一於此而無他也佞者詞色之諂諛也慢者容貌之傲惰也慆者情性之滛泆也書曰無卽慆滛榝木名一名藙卽今之茱萸也亦惡賤之物充佩幃言椒欲變爲此榝而求用於世使人采之貫累以爲雜佩矯揉以貯香囊也或曰謂所佩之幃更詳之干者求之遍也務者事之專也將入曰進旣進曰入干進務入互文而重言之也祗敬也此四句言人之急於爲惡而不足敬其詞極痛切而可警也按此上八句意亦參錯互見蓋謂椒蘭本爲芳草可恃其不變易也豈意有名無實終於舍已從人而至於不足敬乎上章言昔日芳而後乃不芳此章言昔可敬而後不可敬也流從謂

隨時變易如水之流無有窮極而勢不容已孰能無變化言世俗盡然也洪氏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椒蘭若兹總承上八句而言也又况者推而言之之詞也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旣已變易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盖指天帝之尊嚴且變而爲蔽壅虙妃之賢美且變而爲驕傲是可恃者且不足恃矣又况佚女二姚之不可恃者乎或曰如專佞慢慆干進務入亦可施之君乎曰屈子之言多各舉一端彼此互見讀者須觀大旨要其所歸不

可以詞害意也此即上章之意而申言之重示巫
咸不可久留之意也上章先言世俗之變易而因
嘆夫君子之改節以見人之不好脩此章先言君
子之改節而歸本於世俗之變易以見勢之不容
已一反一覆而詳言之總責當世之君子也夫前
言黨人之不諒而此又專責君子者何也固互文
也而黨人亦不足言矣前此亦責之屢矣此獨舉
世之君子既皆如此則不可以淹留也審矣又烏
得不從巫咸之吉占而遠逝乎班孟堅曰痛乎風
俗之移人也觀此上二章之言真可喟然而長嘆

矣又按王逸以蘭爲司馬子蘭椒爲大夫子椒朱
子辯證曰比詞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
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
不芳之後乃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
椒蘭之不可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
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
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
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
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
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

復其香草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
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
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瑗謂朱子之說極爲卓識
足破千載之誤而或者乃謂班馬之說當有所據
而屈子亦因巳所引喻芳草故以椒蘭二子之名
混入於其中欲人莫之易覺古人亦多戲劇之文
此所謂詭諫使聞之者不怒言之者無罪也不然
則無實容長委美從俗專佞慢慆干進務入等語
豈可施之椒蘭之草木乎曰非也此蓋以人物並
陳比賦相與以成文耳果如其言則前章芳草又

爲當眞變而爲茅爲蕭艾又爲當眞有莫好脩之
害也哉是又當有子芷子荃子蕙子茅子蕭子艾
之司馬大夫令尹矣由此言之後思美人篇又當
有名薜荔者能爲理號芙蓉者善爲媒矣豈不亦
可笑哉要之蓋因馬遷既誤蘭爲可恃之蘭以爲
人名於是班固又因其說而推之則亦當有子椒
也其諸官名又因相傳屈原遭同列之讒故或曰
大夫或曰令尹或曰司馬輾轉臆度而支離其說
亦自無一定之見也史遷屈原傳其首譏屈原者
上官大夫也然上官姓耳其名則莫之考而知也

首議屈原之最顯著者且不得其名而他又何其知之悉耶其爲杜撰之言也明矣故曰司馬子長好奇其斯之類與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其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茲佩指前瓊佩也瓊佩之美蓋有非椒蘭之可比者況茅蕭艾椴之醜耶此佩之所以可貴而人則莫之知貴也豈理美之能當不知貴者也委厥美而歷茲則揮而擲之矣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人之見

棄也是矣曰芳曰芬互言之也菲菲猶勃勃也芳盛貌虧減損也沫昏暗也黨人嫉妬而折之矣然其芳也方且菲菲然而曾不爲之有一毫之減損其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衆人薆然而蔽之矣然其芬也猶盛於至今而曾不爲之有一毫之昏暗其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此上四句屈子始終以玉自況而託椒蘭以責夫人也夫人也椒蘭且不足以當之況可貴之美玉乎與前瓊佩章相應意本連屬而橫入椒蘭二章於其中使人讀之方反覆有味按屈子答巫咸欲從吉占而遠去者

此上四章乃陳世俗之變易與巳之操守何也正以見其不可久留之故而欲去之速從占之意也若巫咸者亦頗爲知巳安得不向之一吐其情實也乎篇中若重華者可謂知巳之深者矣屈子所願執鞭者也靈氛巫咸亦次之至於女須之賤屈子付之一笑而巳烏足與之校哉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和有不剛不柔不甘不苦不疾不徐之意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猶今人言態度之度矩矱不改

中情好脩芳難虧而芬未沫此屈子之調度也自娛猶自樂也人生各有所樂而余獨好脩以爲常也聊者不敢必其遇不遇之詞也浮游而求言求之非一方無定在也女如前所言虙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佩之盛而前章冠劍佩服之類俱在其中矣所謂佩繽紛其繁飾是也言其德也於此不去則是自棄其芬芳之美矣方壯即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而前章欲留靈瑣至勿迫四句之意亦在其中矣言其時也於此不去則恐鵜鴂之先鳴矣此句分德與時

從衆舊說按九辯曰離芳藹之方壯則此方壯是
即言余飾之方盛耳無所謂時也姑誌之以俟後
訂周流上下即巫咸所謂升降上下而靈氛所謂
遠逝之意亦在其中矣此章告巫咸以脩巳之矩
矱而將遠逝以求同盖有不待行媒而誤此年德
之方盛者矣其亦有所感於巫咸之言乎何瓊佩
至此皆屈子答巫咸之詞朱子但以爲原自序之
詞非是盖自叙其所以决行之意以答巫咸以見
巳之從其占也按索藑茅至此爲一大段承前遠
遊諸章而來也兩占而兩得吉兆故復遠遊以求

之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然卒不能自息其
轍環之迹者盖聖賢行道濟時之心盡其在我而
巳其遇雖不敢必而其情自有不容巳者屈子知
世俗之不可合而猶從氛咸之占者其此意乎反
騷曰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沈身於江皐槩既攀夫
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今察屈子之言實從靈氛
之占而遂行者也嗚呼覽離騷之文而猶未得其
肯綮又何足以知屈子之心事邪宜後世㗅㗅之
徒而漫啄以濫鳴也又按氛咸兩占之告及屈子
兩答之詞其旨意亦同但有詳畧耳或曰此一大
段雖承遠遊諸章而來察其要又似本於心猶豫
而狐疑欲自適而不可二句也靈氛之告專開其
猶豫狐疑之意巫咸之告專開其自適不可之意
二意雖未嘗不相貫要之其大畧當如此也其說
亦有理姑存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
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上既答巫咸以决去而此則自念之詞也曰將逝
盖欲去而尚未去也邅道崑崙以下則序其實去

矣夫屈子之去盖因巫咸之占而後决此獨曰靈
氛者初告之吉者乃靈氛也顧猶豫未定後决於
巫咸巫咸之言與靈氛相同則是言吉占者靈氛
巳先之矣故獨曰靈氛者本其初也不曰巫咸者
舉此以該彼亦省文耳歷遍數而實選也日謂甲
乙之類吉日猶詩言穀旦也瓊枝瓊樹之枝也羞
籩豆之實也精鑿淨細膩之義爢屑也粻糗糒之
屬也一曰食米也瓊枝瓊爢皆物之珍者羞粻皆
日用之需而不可缺者此言所食之美也爲余者
命左右侍者之詞也駕飛龍謂以飛龍而駕車也

許慎曰飛龍有翼者也雜者並用之意象象牙也謂並用瑤玉象牙以飾其車也洪氏曰言以瑤象爲車而駕以飛龍也是矣此言所乘之美也然皆無所取義舊註譬喩之說非是離心如前好惡獨異不諒而嫉妬之事也踈猶遠也言黨人之離心不可與同將從吉占遠逝而自踈遠此輩以別求矩矱之所同者也此章言其占既吉不可不從於是選吉日備羞糧命車駕而遠去之以遠嫉妬繽紛之俗也出此觀之則屈子實嘗去矣洪氏乃曰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寛耳是不然也吾故

曰其詞雖設而其情則眞也說已見前不敢鄭重若盡以設詞視之則所謂當心帝閽託意男女之類固未嘗有愛君念國之實而寓情草木寄興瓊佩之類亦未嘗有懷才抱德之眞徒爲一番醉夢之幻語矣何取於離騷哉又按此篇繽瓊佩折瓊羞精瓊糧愛瑤美所言不一而足皆以玉自喩之意也後諸篇所言者尚多不暇枚舉羅氏爾雅翼乃曰楚辭取象於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焉王逸章何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自處自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焉瑗謂屈子自以爲耿然得中正之道而不讓於聖人其致意於堯舜禹湯文武及伊尹皐陶傅說之流久矣孰謂以聖人自期待者而不敢以玉比德乎而肯以一介自處乎前輩之讀楚辭論屈子者類如此可勝惜哉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邅轉也道亦路也崑崙山名見爾雅在西北舉西

北則東南可知矣路脩遠以周流謂不憚遠勞也揚舉也雲霓蓋以爲旌旗之屬也晻藹猶蓊鬱陰貌也蓋旌旗衆多故紛披蔽日而蓊鬱以陰也鸞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車衡而爲鈴者也車行則衡動而鈴響故曰鳴玉鸞也啾啾鳴聲之衆而不止也曰揚曰鳴以見周流而邅也此直承前索藑茅以前遠遊諸章而言蓋謂已旣周流四方而無所遇將欲止矣今得氛咸之吉占而告余以必有所合於是復轉道崑崙之墟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焉是此曰邅者自前所遊四方之處而轉之

者也中間橫入氛咸之占詞耳舊說謂自楚而轉
之非是不言其有所遇不遇者其無所遇可知矣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
高翺翔之翼翼
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在天之東極
西極謂天之西極也舉東西則南北可知矣翼敬
也或曰輔翼之意或曰直謂以翅翼承之也俱通
自下而奉戴之曰承旂卽指上雲霓旌旗之屬皆
建於車後者也舉一以見其餘耳一上一下曰翺
直刺不動曰翔皆飛貌翼翼和也謂鳳凰敬以承

旂高飛而且和以見其善也此承上章言邅道崑
崙旣無所遇復周流於天以求之也不言其有所
遇不遇者亦無所遇可知矣上章言求索於下此
章言求索於上猶前章所謂上下而求索是也按
此上二章下二句不過承上二句言仗衛之盛行
色之速耳無他義也王逸取譬之說俱非是或曰
此章當在邅道崑崙章之前未知其審姑識之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流沙見禹貢後漢書郡國志曰西海居延澤卽古
流沙也遵循也赤水指南方也赤者南方之色如
前白水亦指西方泛言耳舊說謂崑崙之水非也
容與從容周流貌發縱指示曰麾小曰蛟大曰龍
一曰有鱗曰蛟龍梁橋也津濟渡處也謂麾蛟龍
之屬浮水爲橋於津上而已乘之以渡也詔告也
西皇西方之帝也謂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
之君故曰西皇此承上章言在天之西極忽然又
下行於此西方流沙之地遂循南方而周流以求
之將復涉乎西方也此言欲涉乎西方而尚未涉
下章則實右轉於西矣按此下二句亦叅錯文法

本謂詔西皇麾蛟龍以梁津使渡已也或曰麾者
屈子自麾之也詔西皇使迎已而涉也亦通不如
前說爲穩順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右轉兮
指西海以爲期
此路脩遠以多艱與前路脩遠以周流意畧不同
前句蓋言不憚勞遠而周流以求之此句蓋嘆其
周流無遇徒爲備嘗險阻之勞而倦遊息駕之心
與夫騰迅速貌徑待謂由邪路而先往以候已也
蓋恐仗衛紛擾之累不能疾行而亦使之前驅辟

除之意也不周北方之總名也右轉承赤水而言
也謂既行此流沙無所遇矣遂循乎赤水之南又
無所遇矣於是又從右轉於東北二方以求之而
將復歸於西方焉舊作左轉非是既云指西海以
爲期而左轉之則無由經乎不周之北方矣字相
似而傳寫之訛釋者又不按方而深察也舊說據
山海經淮南子謂不周爲西北之山名非也淮南
子又曰立冬曰不周風又曰北門闔以納不周之
風以此推之則不周爲北方之總名也可知矣屈
子之泛指北方爲不周也可知矣或曰北方何名

不周也曰不豈不也天地之氣始於東既而轉於
南又轉於西而終於北焉一歲之氣運豈不於是
而周遍乎此北方之所以名不周也昭昭矣以手
教人曰指西海西方也曰流沙者以澤言也曰西
皇者以帝言也曰西海者以海言也互舉而錯陳
之以變其文耳期者約會之詞言與衆車約會於
西海之上也此章是勅車從先往約會方所之詞
巳亦尚未行也然與上章相承講猶前章所謂覽
相觀於四極是也前二章暨言之也此二章横言
之也然此二章言從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轉

乎不周之北而不言東者何也既曰右轉於北則
東方不言可知矣況曰路脩遠以多艱則所該者
廣矣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瑗按此上四章雖爲周
流上下四方之詞然曰夕余至乎西極曰詔西皇
使涉予曰指西海以爲期篇中所言上下四方之
處亦多且廣矣而獨惓惓於西方者篇中以此結
遠遊諸章而且將爲願息肩弛擔之所者要不爲
無意也蓋彭咸當殷之亂世西遊流沙而隱去屈
子此數章之意雖曰勉承氛咸吉占以復求而遁
逸之志巳見於此矣不然胡爲乎獨指西海以爲

期哉一則曰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則曰吾將從彭
咸之所居其意可知也柰何後世以投水解之哉
朱子辯證曰王逸顔師古二家之說以彭咸爲投
水而死然皆不知其何所據也其不足信也决矣
而屈子未嘗投水而死也亦審矣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

屯聚也讀如屯田之屯千乘甚言其衆也齊整也
一曰同也軑轄也轂内之金也一云轄也以玉爲
之故曰玉軑取其堅而貴也疾走曰馳並馳猶言

同叕也蜿蜿龍行貌雲旗以雲爲旗卽前揚雲霓
之晻靄是也獨曰雲者省文耳而又曰旗者互文
以見也文選註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非是委蛇
猶飄揚謂載之於車車騰則旗動而飄揚也此章
極言車馬之盛以見已欲西涉之速也舊註取譬
之說亦非是

聊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部兮
聊假日以愉樂

抑志謂按抑其西涉之志也弭節謂弭止其旌節
之屬也高馳謂遠舉之意少司命篇曰高馳兮冲

天東君篇曰撰余轡兮高馳涉江篇曰吾方高馳
而不顧是也邈邈高遠貌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
部九部之舞舜樂也上曰歌下曰舞互文也非禹
樂獨可歌而舜樂獨可舞也然九歌亦可謂之舜
樂詳見前啓九歌豢引條下假借也愉悅也假日
以愉樂猶悲回風篇所謂借光景以往來之意也
此章言已西涉之志雖欲聊強制之從容按節以
徐行然身雖在是其神已高馳而先往邈邈然不
可得而強制也其西涉之志可謂銳矣所以然者
吾將及榮華之未落余飾之方壯年歲未晏而時
未央假延日月以樂吾舜禹之道焉而已矣又安
可混混然而淹留於繽紛之世俗也哉遠遊篇曰
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誦此則可以知
屈子終於西涉之意矣其得仲尼浮海居夷之遺
法也乎後之論屈子者幸毋輕訾之可也下二句
是豫言既抵西海之後當以此事爲樂也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
蜷局顧而不行

陟亦升也陟升重言之也皇謂皇天也赫盛也戲
輝光也臨逼近之意睨旁視也舊鄉指楚國也僕

夫侍御也悲懷哀念故鄉也亦叅錯文法本謂已
之僕夫與馬而悲念故鄉也蓋屈子自謂而託言
於僕馬也蜷局詰曲不進貌回首曰顧總承僕馬
而言也此章言已周流天上正欲西涉之際忽因
天光之赫曦視見故國而不忍去也夫上既言抑
志弭節而神猶高馳此又言不忍者亦人情之所
不容自已者也夫既不忍去矣而亂詞復云云者
是又終於去也何哉蓋不忍去者屈子之至情而
不得不去者又不得已之故耳非本心也去國非
本心以見未嘗眞忘乎楚也舊註皆執此章謂屈

子實未嘗去前遠遊諸章皆爲虛設之詞是不寀上下文勢而先持已意以解之也況此但言不忍去而未嘗言遂不去也上下文又俱言其實去也言其實去者之詞反不足以取信而但言未忍去者之詞又泥以爲誠然是豈知屈子之心者哉是豈善讀離騷者哉後遠遊篇其於周流四方之後雖又言其實嘗還楚不忍去矣而篇終復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是亦終言其去耳蓋此篇無此一章後篇無復還楚國一段則是長沮桀溺果於忘世潔身亂倫者之流矣惟其有此不

忍去之意而不得遂而後去之此所以爲賢也此所以爲屈子也此所以爲非屈子不能也契舟膠柱之徒烏足以知之哉嗚呼不忍者仁之至義之盡也終於去者又君子保身之哲制行之高也屈子之於去就可謂仁智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孰謂屈子未嘗去乎又何以去國爲嫌而不去爲賢乎惟此義不明而解離騷者多牽強其說而以去國爲諱反使屈子之心事不能表暴於天下後世而使雄固之推之徒得以嘵嘵而妄議也屈子之心蓋眞有如青天白日無纖芥之可疑磊磊落落無

毫髮之疑滯者又何嘗以去國爲諱也哉苟知屈子者不必爲之曲解也自靈氛既告吉占以下至此八章三十六句皆承和調度以自娛一章而申衍之者耳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總理之意曰者更端之詞下四句卽亂辭是也王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彩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氏曰國語云其輯

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瑗按論語曰關雎之亂註曰亂者樂之卒章也樂記曰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註曰亂者卒章之節屈子之所謂亂者蓋昉於此然旣以爲亂者乃一篇歸宿指要之所在則此四言者實離騷之樞紐也孰謂屈子未嘗不去乎巳矣哉者絕望慨嘆之詞猶詩亦巳焉哉論語巳矣乎之類是也國無人謂舉國無好脩之人而多嫉妬之黨所以無知巳者則道必不行又何爲戀戀而悲懷

故都也乎此所以巳之急於西涉而雖抑志弭節終不可強制其心也故都卽上章舊鄉也此緊承上章陟升皇四句而言旣莫足與爲美政言不足相與以有爲也卽申言國無人莫我知之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巳決於西涉也卽申言又何懷乎故都之句亦互文也順言之本謂國無人而莫我知也則旣無足與爲美政者矣又何爲懷乎故都乎吾亦將從彭咸之所居而已矣或曰國無人所以責黨人莫足爲政所以責楚君亦是不若渾言之爲善也或曰此章亦若託爲曉諭僕夫悲懷故鄉之詞耳言故鄉旣如此矣又何必悲懷而不行乎託之以曉諭僕夫卽所以自解也亦通又按此篇凡二千四百餘言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其間脉絡曲折畧見逐章之下而大概篇首至耿吾旣得此中正爲一截意騁玉虬以乘鷖至蜷局顧而不行爲一截意文之多寡亦畧相當而亂辭則無之而撮其要以决言巳志之所在也讀此篇者苟能反覆爛熟而從容以涵詠之沉潛以討論之不惟見其文章之妙詞藻之華該博之富而屈子所學之正所守之堅不輕於去國之心不終於牽俗之志可以豁然於胸中而無疑矣嗚呼若屈子者其聖人之徒與豈特爲楚國之賢而已哉豈特爲戰國之賢而已哉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九歌

瑗按九歌之神皆當時楚之所祭者也然亦有當祭者有不當祭者當祭而祭者分也不當祭而祭者僭也春秋戰國諸侯之通弊也屈子九歌之詞亦惟借此題目漫寫己之意興如漢魏樂章樂府之類固無暇論其僭與不僭也後世詩人作樂府者莫盛於李白說者謂其漫寫己

意多不合本題之旨今觀屈子九歌之作蓋亦有然者或道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情或直道己之意興然即此而歌舞之亦可以樂神而侑觴矣奚必規規題目之是拘哉故千載而下得詩之趣者惟屈子得騷之趣者惟李白而已矣他人蓋不知也然其文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舊註解者多以致意楚王言之支離甚矣九歌之作安知非平昔所為者乎奚必放逐之後之所作也縱以為放逐之後之所作又奚必諷諫君上之云乎九歌之詞固不可以為無意也亦不可以為有意也昔人謂解杜詩者句句字字為念君憂國之心則杜詩掃地矣瑗亦謂解楚辭者句句字字為念君憂國之心則楚辭亦掃地矣或曰子之言是矣然九章之篇數皆合於九而茲九歌乃十有一篇何也曰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亂辭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謂之一篇如禹湯文武謂之三王而文武固可為一人也東皇太一也雲中君也湘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東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國殤也非九而何或曰二司既可為一篇則

二湘獨不可為一篇乎曰不可也二司蓋其職相同猶文武之其道相同大可以兼小猶文武父可以兼子固得謂之一篇也如二湘乃敵體者也而又有男女陰陽之別豈可謂之一篇乎若如此說則河伯亦二湘之類國殤亦山鬼之類也其不然也審矣篇數雖十一而其實為九也較然矣又何疑乎

東皇太一

東皇太一者天之尊神也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又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瑗按二說所云則太一之神爲最貴余嘗求其義而不得也列子曰太一者數之始也則所謂太一猶太極云耳兩儀四象生生不已皆起於太極十百千萬推衍無窮皆始於太一太一者其造化之權輿乎故爲天神之至尊至貴也又曰東皇太一者古人以東爲上故篇內稱上皇天地之氣始於東天地之數始於一旣曰

東皇又曰太一言之重詞之復侈極徽號以贊其天神之至尊至貴者也舊說以爲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非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吉良者凶惡之反皆言善也日謂甲乙丙丁之屬統擧一日而言也辰謂子丑寅卯之屬專指一時而言也穆敬也愉樂也上皇猶言上帝卽謂東皇太一也不曰東者變文也又以見東之卽爲上也不曰太一者省文也又以見東皇之可以該乎太一也此言將脩祭祀之典禮則必遴選吉日良時而肅敬以樂上皇之神不敢苟且以從事也下文皆敘敬樂上皇之事然欣欣樂康一句又言上皇之歆樂而餘皆爲脩祭之敬也

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

撫循也珥劒鐔也玉珥謂以玉爲之也璆璆然也鏘鏘然也皆玉佩之鳴聲也琳琅皆美玉名所以爲佩者也劒所以備武事佩所以比文德也席謂神位所坐茵褥之類曰瑤席者美詞也或曰以瑤而飾之也瑱與鎭同所以壓神位之席者也玉瑱

謂以玉爲之湘夫人篇曰白玉兮爲鎭是也盍何也把持也芳泛言香草也瓊芳謂芳草之枝可貴如瓊玉者亦美詞也王逸卽以爲瓊玉之枝容更詳之言神之手中果何所持乎乃瓊芳也故設爲問答之詞耳此言敬樂上皇以劒佩坐持之美蓋劒乃懸之於腰者也佩乃垂之左右者也席乃身之所坐者也芳乃手之所持者也備言其神被服之美耳逸註乃以劒佩瓊芳爲巫所用之物而席解又不明白朱子以劒佩爲主祭者之用瓊芳爲巫之用獨以席爲神之用俱非是也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肴骨體也蒸者烝而進之也國語燕有殽烝是也藉薦也如易藉用白茅之藉此乃參錯文法本謂進獻殽饌之物而以蕙蘭香草而藉之也奠者進而置之也桂酒切桂以投於酒中也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椒漿投椒以漬於漿中也四者皆取氣味之芬芳以享神也揚舉也枹與桴同鼓椎也拊擊也鼓葦屬樂之器也禮記曰會守拊鼓疏者通而不滯也如朱絃而疏越之疏緩者紆而不迫也禮

記曰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節謂有節奏而不雜以亂也如樂記所言上如抗下如墜之類是也三者形容歌聲之妙所以爲安歌也安者謂歌聲之妙出於自然而無勉強生澀之患者也舊說以緩節爲舞非是陳列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亦皆樂器記曰鍾磬竽瑟以和之是也浩倡猶言洪大也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獨言竽瑟者畧舉以見其餘耳或獨以竽瑟爲言恐二器不足以當浩倡之義也此言敬樂上皇以歆食聲音之美然進奠之後而鼓作鼓作而歌發歌發而樂奏亦言之序也瑗按歌韻所恊未詳或三句爲韻或有脫文不可考矣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靈謂上皇也偃蹇美好衆盛貌滿盈也堂上皇之祠堂也言上皇之被服鮮豔充盛於滿堂也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亦盛貌繁衆也會聚也言錯雜也指上聲音飲食之類而言獨曰五音者省文耳猶遠遊篇極敘妃女歌樂鳥獸等類而獨以音樂愽衍句承之舉一以見其餘也君亦謂上皇也

皇言其美大靈言其威神君言其爲民之主相備而互言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樂康謂神心之樂而且安也此總結上二章言敬樂上皇以極盛之禮樂而上皇亦欣欣然來格來享以安樂之也前曰敬愉者言人欲樂乎神之心也此曰樂康者言神心樂乎人之敬也神心之悅禮樂之盛也禮樂之盛誠敬之著也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斯之謂歟瑗按此篇雖不過八十七字其文頗短然亦自有條理法度有起結次第首章言卜日以享神中二章言享神之事卒章言神之來享也或曰靈偃

蹇王潚堂當在琳琅之下此錯簡耳始焉餙神以被服次而請神以登位次而進饌次而奏樂終焉而神享其說亦通又按此乃祭天之禮楚國之典也非民間之俗也舊說以爲楚俗信鬼而好祀失之遠矣如後祭雲祭日祭山河國殤之類豈可謂民間之俗乎或曰祭天者天子之事也楚王安得而祭之曰舞八佾以雍徹旅泰山其僭亂之事已紛紛於春秋之際矣其所從來也久矣又況戰國之世乎屈子此篇亦但言其享神以誠敬之道而無暇於他及也又王逸皆以爲屈子言巳將脩祭

祀以宴樂天神非是後諸篇倣此

雲中君

瑗按前漢書郊祀志上亦有雲中君蓋昉於此服虔曰雲中君謂雲神也神名豐隆一曰屏翳詳見離騷紫引求虙妃章下茲不贅然此題亦撮篇中語以爲名者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彩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畱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浴湯身也蘭香草名湯沸水也浴蘭湯謂以香草煎湯而澡其身也沐濯髮而靧面也不言湯者承上文也芳泛指香草而言一曰承上蘭草而言亦通舊說以芳爲白芷非是按楚辭中凡單用芳字多泛言也此句亦相錯成文本謂以芳蘭香草之湯而沐浴也華彩言其色之豔麗也若如也英泛言草木之花也其色之豔麗者莫如草木之花故以之比神之衣也浴蘭沐芳言神尊體之香潔華彩若英言神盛服之鮮明也蓋古之祠神既有宮堂供祀之處所則必有雕塑之神像以爲之尸故將祭之時而奉其尸以洗餙之也朱子註招魂曰

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祀之也由東皇言撫劍佩玉及此沐浴衣餙之事觀之則諸神皆有所設雕塑之尸如今俗之所爲者明矣舊說俱以爲巫祝沐浴而衣也甚謬靈即謂雲神也上指其所設之像而言此指其所降之神而言舊說以靈爲巫亦謬連蜷晋連縺綣之意連蜷既畱此句言神降下之久也不言始降者既曰既畱則既降可知矣爛燦然貌昭昭猶明明輝光之至也未央猶言無涯也此句言雲光之明而盛也蹇發語詞一曰難詞謂神之畱連之久而難於去也亦通憺安

也宮者供神之處也曰壽宮者祝贊之美詞也漢
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此句言神既留之
安也齊同也光明也此句言雲光之盛而久也尚
書大傳卿云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蓋以類相
從也此上四句相錯成章若順言之本謂靈連蜷
兮既留蹇將憺兮壽宮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
齊光也龍駕以龍引車也蓋雲本從龍龍本乘雲
而此又曰雲駕乎龍者語各有所重也帝上帝也
帝服言雲中君之服可擬天帝如上云華彩若英
是也詩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蓋服莫盛於

天帝故擬之以極狀其盛也聊且也翱遊謂翱翔
而浮游也周章猶周流也皆徘徊遊戲之意此二
句又總承上數句而本其始來之意言雲中君駕
龍車服帝服而聊爾降下安畱遊戲於此也此段
盖迎神之曲故極其誇美之詞欣幸之意也舊說
與兮章俱非是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
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靈亦謂雲神也皇皇猶煌煌言雲神來下煌煌而
光明之盛也此又承上章本其初來而言以見其
將去也上章言其來乃先言既畱而後言翱遊此
章言其去乃先言既降而後言遠舉此固立言之
法而亦相備互見也猋去疾貌遠舉猶言高飛也
雲中猶言天際以見其猋舉之高遠也此篇祀雲
而言雲中者盖又借雲以喻其高遠也如東君篇
祀日而又言靈之來兮蔽日可見古人作文不拘
拘避諱如後世犯者至於太露而甚者又如隱語
也舊說雲中者雲神之所居者猋然遠舉復還其
處也亦通此二句言其神來之盛而去之速也覽
望而見之也言雲神之覽冀州猶言中州淮南子

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是也盖楚在極南而冀在極
北楚指中州爲冀州要其面之所極而言之也有
餘謂所望之遠不止於冀州也此句言雲光輝照
臨之遠也橫猶充也放也焉安也窮極也橫布四
海無有窮極言雲形勢彌漫之盛也覽冀州句專
而直言之也橫四海句紋而横言之也二句承遠
舉雲中而言思者言人思之也夫君亦謂雲神也
夫音扶夫君猶言此君如論語非夫人之慟而誰
慟之夫字舊引記曰夫夫也亦通勞心猶言苦心
謂相思之苦也忡忡心動貌勞心忡忡以見思之

之極也此段蓋送神之曲故極其高遠之詞思慕之意也此篇上章首二句蓋卽其所設之像而贊其體服之盛靈連蜷以下六句蓋迎其來靈皇皇以下六句蓋送其去相對看以神而言也舊說此篇言神旣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旣去而思之不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夫屈子忠君愛國之心固無往不在然如此諸篇亦但如漢之樂歌及後世之樂府類耳何必屑屑以慕君解之乎或曰然則豈漫然之作而絕無所寓乎曰非也屈原之作固爲後世樂府之類蓋亦寫巳之意而有所

寄興焉者也如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數語亦不爲無意悲回風篇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此篇解作比巳志節之高遠亦可也奚必慕君云乎哉然篇中用字亦頗竊雲字之意而用之若荀卿子雲賦之作其昉於此乎讀者可幷觀之

湘君

此篇蓋託爲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詞後篇又託爲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詞此篇曰吾曰余者湘君自謂也曰君曰夫君曰女曰下女者皆謂湘夫人也後篇曰予曰余者湘夫人自謂也曰帝子曰公子曰佳人曰遠者皆謂湘君也湘君則捐玦遺佩而采杜若以遺夫人夫人則捐袂遺褋而搴杜若以遺湘君蓋男女各出其所有以通殷勤而交相致其愛慕之意耳二篇爲彼此贈答之詞無疑然湘君者蓋泛謂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卽湘君之夫人俱無所指其人也或以爲堯之二女死於湘有神奇相配焉湘君謂奇相也湘夫人謂二女也或以爲湘君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

正妃故稱君湘夫人謂堯之次女女英爲舜次妃自宜降稱夫人或以爲天帝之二女俱非是也稷按韓愈黃陵廟碑文於娥皇女英事亦終疑之而不信禮記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據此則二妃從舜死於江湘之說可不必信矣諸家不稽之言又何足取哉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君者湘君指湘夫人也不行猶不來也不行自雖
彼處而言不來自至此處而言耳夷猶不行貌蹇
兄雲中君誰者不知其何人之詞也留謂淹留於
彼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二句反覆而
言其意一也蓋謂湘夫人夷猶不行而來此果爲
誰人而淹留於彼處乎留者湘夫人自留也非謂
他人而挽留湘夫人也美美好也要精練之意眇
微細之意要眇猶言精微也宜脩謂脩飾得宜也
皆贊湘夫人容飾之麗此所以因其不來而起巳
慨慕之情也沛水流迅疾貌吾湘君自吾也桂舟

以桂爲舟也令亦使也沅湘二水名無波無風波
之險也江即指上沅湘也安流無波則流安也二
句亦反覆而言其意一也湘君言巳乘舟沛然而
行當使沅湘之江水無波而安流往迎湘夫人也
蓋因其不行而往迎之也夫君亦謂湘夫人也參
差洞簫也誰思者故爲問詰之詞以見其思湘夫
人而非他人之思也二句乃倒文本謂吾之吹簫
果誰思乎蓋因望湘夫人而不來故吹簫以思之
也瑗按首二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因致其贊
美之詞以見巳慨慕之意之所在也次三句言巳
乘舟以往迎末二句言巳吹簫而相思夫因其不
行而往迎迎而望望而思非湘夫人要眇宜脩之
美不足以動湘君之若是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路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
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
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側

駕龍謂以龍翼舟欲其速也北征謂又復前進而
往迎之也邅轉也道路也洞庭太湖名也在楚之
長沙巴陵非吳姑蘇之洞庭廣圓五百餘里日月
若出沒於其中者也柏舊以爲搏飾屋壁之稱恐

未是當是櫂楫之類也綢束縛也謂其柏既以薜
荔緣繞而復以蕙草縛束之欲其固也蓀香草名
橈船楫也今謂之檣又謂之棹蓋以蓀草而縛橈
也旌旗屬懸之於橈者也蘭旌謂以蘭草而飾旌
也或曰蘭謂木蘭蓋以木蘭爲旌干也涔地名其
南曰陽水經云涔水出漢中入沔陽今澧州有涔
陽浦或舊有此名或後人因屈子所言而名之不
可考也極遠也浦亦洲渚之別名此蓋言登高而
遠望也橫謂舟橫之也大江即今之揚子江非前
沅湘之江也此蓋出洞庭而南渡大江也揚靈者

揚其光靈謂舒發意氣也凡歌笑慨嘆之意皆是蓋望湘夫人而不來故揚靈以自慰也未極猶未已也女即後所言下女也或曰謂下女之能爲媒者嬋媛美女嬌態貌爲余太息蓋下女見已慕望之切亦爲之眷戀而嗟嘆之也橫流涕謂流涕涌溢而出也橫字去聲讀或曰人目橫生故曰橫流涕也橫字平聲讀潺湲涕淚之流如水也隱痛也君亦謂湘夫人也悱隱也一曰病也側不安也悱側如詩展轉反側之意言思之切也此章即前沛吾乘以下五句之意皆承篇首三句而來而情詞

稍加剴切耳駕飛龍過洞庭出大江益進道而候之以見其迎之遠也上涔陽覽極浦益登高而眺之以見其望之至也至於流涕潺湲隱思悱側則慨慕益深悲感益甚而無暇吹簫矣其思之也又何如其切也哉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櫂者篙槳之屬今謂之棹舊以爲楫者非是桂櫂以桂木爲之也枻船旁板也鼓櫂則恐其損船故以枻護之前言橈則曰旌此言櫂則曰枻亦各從其類也蘭枻謂以木蘭而爲枻也斲斫也冰者隆冬盛寒而水爲之者也積雪謂冰斫紛屑如積雪也或曰積雪直以雪言與冰字皆承斲字言亦通二句言乘舟舉櫂鼓枻斫冰而進不避辛苦往迎湘夫人也此蓋實紀其時非比與也薜荔緣木而生而乃採之水中芙蓉冒水而生而乃搴之木末則求之決無所得以比湘夫人之心不同恩不甚而已雖迎之終不來也心不同而媒勞者初議婚而未成也恩不甚而輕絕者議將成而終棄也二句直以夫婦婚禮言之非比體也舊以末句爲結

友而言非是此章詞旨明白不煩解說舊註惟不知其爲湘君以求湘夫人之意故說多纏繞然此即前二章之旨與沛吾乘以下五句相應但斲冰積雪而比無波安流之迎其事益苦其志益堅其求益急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水流沙上曰瀨亦謂之灘石瀨者謂灘上多石也淺淺水淺流疾貌飛龍即前駕飛龍之飛龍不曰駕者承上章省文也翩翩用力難進貌灘瀨乃水

淺之處而又多石則難進可知矣以飛龍翼舟且翩翩用力而難進則石灘之險又可知矣此蓋實紀湘君往迎湘夫人不避道路之艱舊以爲輿體非也曰交曰期凡五倫皆可以言之不獨可施之朋友也交不忠期不信者亦謂婚既成而中變者耳所以責湘夫人也怨長者湘君之怨夫人也告余以不閒者湘夫人託故以辭湘君也此即上章之意而申言之而情詞稍加剴切耳與駕飛龍章相應但石瀨淺淺而比洞庭大江之迎其事愈艱其志愈銳其求愈周矣瑗按沛吾乘以下至此皆

承篇首三句而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而其美可愛故已往迎之也沛吾乘至悱惻敘已往迎不來而因致思望之詞桂櫂至不閒敘已往迎不來而因致怨恨之詞後二章情詞又深切於前二章然雖有淺深輕重之意而大旨皆因湘夫人淹留不行親身命駕以往迎往迎雖遠險阻備嘗而終不來之意也

朝騁騖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早也騁直馳也騖亂馳也江臯猶言江岸也夕夜也弭止也節旌節也渚小洲也前言北征此言北渚當時必有所指也蓋因北征以迎湘夫人而不見其來遂弭北渚以候之其騁騖江臯敘其始來耳非謂騁騖還歸而遂已也鳥次二句蓋即北渚所見之景而賦之而比與之意亦在其中猶言徘徊北渚之上祇見鳥飛止乎屋上而已矣水旋繞乎堂下而已矣而湘夫人則不見其來也其思望之意不言可知矣捐遺皆棄也玦如環而有缺玉佩也佩雜佩也澧水名或曰二句互文總謂捐

遺玉佩於澧江之浦中然以後篇袂褋照之則玦佩亦當有別也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香草名遺貽同下女謂湘夫人之侍女蓋託侍女以指湘夫人也逍遙容與皆從容遊戲之貌此章總承上四章而言已迎湘夫人之不來遂弭節北渚之間而復捐玦遺佩并採杜若以貽下女而轉致之於湘夫人以達已殷勤之意思望之心而且貽其及時行樂之意也瑗按此篇極有規模條理次第法度首三句言湘夫人淹留不行沛吾乘以下至不閒皆言已往迎湘夫人之事朝騁騖至末言因

迎之不來而致殷勤之意蓋欲其行而來也

湘夫人

此篇乃湘夫人荅湘君之詞大意已見前篇不復再贅但結尾一章文體相類而所贈之物有異有同蓋玦與佩乃男子之所有事者也袂與襟乃女子之所被服者也各隨其所有而贈之此其所以異也至若杜若之香草乃洲中之所生而湘君湘夫人皆爲湘江之神故彼此俱有而所贈之同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楚辭所用物各自有旨不可一概以香

草言之二湘相贈同用杜若杜若之爲物令人不忘搴采而贈之以明其不相忘也此又一說讀者亦宜知之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帝子湘夫人指湘君也降下來也前篇湘君言弭節北渚故此言帝子降于北渚亦相應也目猶視也眇眇猶杳杳也予湘夫人自謂也二句述夫人言湘君降于北渚以迎已而已視之杳杳然遠莫能見故中心愁悶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脫落矣蓋記其時也前言斫氷積雪此言嫋嫋秋風自冬至秋歲一週矣其思望愁苦之情當何如耶薠草名芳於秋者也蓋生於洲渚之上故曰登白薠也騁望縱目而遠望也佳期猶言吉日良辰也詩曰如此良夜何是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此湘夫人言已與湘君曾約以佳期而爲夕張之歡也此追思之詞由此觀之則前湘君責之以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非湘夫人之本意也不得已也萃集也蘋草名

生於水中者也罾魚網也鳥宜集於木上罾宜施於水中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爲已與湘君佳期乖違不得相會之比也首二句言湘君降於北渚以迎已而已不得往見以愁也嫋嫋以下六句蓋叙已感時恨別之情承上二句而來者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

公子亦指湘君也但思之於心而未敢言之於口湘夫人可爲得女子性情之正而不淫矣不能不

思者發於情也而又未敢言者止乎禮義也朱子曰此興體也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焉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句用韻法也慌惚猶渺茫言望之遠而視不諦也卽前目眇眇之意觀猶見也潺湲水流貌言遠望公子於北渚之間而慌惚不睹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麋獸名水裔水之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反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反在水裔亦爲巳與湘君不得會合失所之比也此

上六句卽前嫋嫋六句之意而申言之耳前先言望而後言思此先言思而後言望反覆而言其意一也皆承篇首二句而來澨亦水涯也帝子在北渚而此言西澨者蓋從西而轉道於北渚也此二句乃湘夫人思慕之餘欲水陸並進往從湘君之迎下章所謂將騰駕兮偕逝是也此二句乃起下章之意此篇多有意斷而辭不斷者故分章最難或曰朝馳江臯夕濟西澨亦湘夫人敘巳始來於西之意帝子在北渚而巳在西澨此其所以不相值而相違彼此思慕之情不容巳也亦通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旣張白玉兮爲鎭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佳人亦謂湘君也湘君而亦謂之佳人者佳者贊美之通稱如言佳士佳賓不獨美女可以謂之佳人也召予湘夫人謂湘君而召巳也騰駕欲赴之速也上章朝馳夕濟是也偕俱也逝往也言與召

巳之使者俱往也一曰言與湘君俱往居於水中也亦通築室水中者二湘俱水神也葺者集也補綴之意蓋覆也承上室字而言謂以荷葺而蓋之也紫紫貝也壇中庭也一曰臺榭之類謂以蓀飾壁以貝砌壇也播布也謂布椒於堂之墻壁使芳香也成一作盈謂播種芳椒盈滿堂前也棟屋脊上橫梁也蘭木蘭橑椽頭之橫板也今俗亦謂之橑簷謂以桂木爲梁而以木蘭爲橑也辛夷木名楣門戶上小橫梁也今俗謂之門枋葯香草名謂以辛夷爲楣而以葯飾房也罔網同結也擗也在

旁曰帷帳幄之屬也擗劈同析也櫋毱帷帳之柱也張施布之意謂結薜荔以爲帷帳而又析蕙草以東櫋而張之使其帷之高敞復以白玉爲鎮而壓之四陲使其帷之不飄揚也或曰薜荔蔓延於木有帷之象故取義焉疏布陳而栽蒔之也蘭草生於石上故曰石蘭芳香也謂蒔蘭草於堂室之間使芳香也繚束縛也謂以荷蓋屋而以芷葺之又以杜衡繚之欲其堅固也前曰荷蓋此曰荷屋互文以見意也合者會叙之意百草泛指芳草而言上所言者亦在其中央實庭充物於庭中也建

植立之意馨芳之遠聞者芳馨承上百草而言廡堂下周屋也亦謂之廊屋門所以升堂入室而必由者卽大門是也二句又總結上文而泛言之築室以下十四句言湘君築水中之室其美麗芳潔如此而將召巳以居之此巳之所以騰駕而偕逝也其所言貝玉衆芳大約多水中之物雖不盡然然讀者固不可拘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其曰室曰壇曰堂曰棟曰橑曰楣曰房曰帷曰櫋曰鎮曰屋曰庭曰廡門又巨細備言而參錯互見也九疑謂九疑山之神也非指舜也繽盛貌並迎謂湘君旣

築室而使九疑之神而來迎巳也靈亦指湘君也一曰卽指九疑之神亦通如雲言其盛如雲也上言聞湘君而召巳此二句實言湘君而來迎巳文勢亦相應也此承上章言巳之所以朝馳夕濟欲去之速者蓋因湘君降於北渚候巳之久今聞其召我故騰駕欲赴之速如此也築室迎巳之事其意巳在召予之內不過申而推言之耳觀湘夫人思望之切赴召之速俱不減於湘君思望迎巳之意其情可知矣然湘君屢以心不同而恩不甚交不忠而期不信以責之蓋怨望之至故爲此憾之

之詞耳彼此之言各得其體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綢繆繾綣之情藹然於言外非屈子不足以及此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袂衣袖也褋襜襦也汀洲渚之别名也遠者託從者而言亦謂湘君也湘君遠來迎巳而在中途故曰遠者猶今人相稱曰從者侍者之意也驟猶頻也前言再得此言驟得意同而小異湘君捐玦遺佩而采杜若以贈之湘夫人亦捐袂遺褋而搴杜

若以答之而愛芳惜時之意則彼此皆同而相契之深固不待其形之會合而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矣而凡君臣之遭逢夫婦之配偶朋友之交結其類皆如此而志乎道違中道棄捐者可不知所鑒於此哉此蓋屈子寓言以垂戒者也舊註指娥皇女英之事固甚謬而又獨以君臣爲言亦非也

大司命

司主也命吾人死生之命也按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相比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又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

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曰大司命者固爲上台之星而曰少司命者則爲文昌第四星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然則司命之星天子諸侯皆得而祀之其來也久矣屈子之作亦託爲二司彼此贈答之詞思慕之意而上帝之尊同寮之協具見之矣此篇乃大司命贈少司命者也凡曰吾曰予曰余者皆大司命自謂也曰君曰汝者皆大司命謂少司命也篇中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紛盛貌天玄而地黃司命本天神故曰乘玄雲也飄風迴風也先驅猶言前導也亦使之掃除氛埃之意凍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言天門廣開而已乘雲出入於其中驅使風雨以從已以見已爲帝所寵而威權之盛也迴翔盤旋貌下降也踰過也空桑地名山海經曰東曰空桑之山按天文大司命三合星在文昌

少司命之東故借以爲言也從隨也欲少司命之降下而已轉踰空桑以相隨庶得以共治而分憂也曰君者尊之之詞至於望彼從容以來下而已不憚崎嶇以相從其詞意又謙謹和悅而非若在上以語在下者之嚴詞峻色也總總衆貌言其人之盛也九州言其地之廣也善終曰壽短命曰夭言九州人民之衆而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曰何者歎之之詞二句見已職任之隆也此章言已威權之盛職任之隆不能以獨擅故要少司命以共謙也世之爲相爲有司之長者專權而凌下恃才

而妄作視此亦可愧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安翔從容而翺翔也乘猶乘車清氣謂陰陽輕清之氣也御猶御馬陰陽則並清濁變化而言也或曰參錯成文本謂乘御陰陽之清氣也齊速齊整而疾速也一曰齊並也亦通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往也九坑猶言九垓謂九州也言巳與少司命御氣飛翺敬奉天帝而遍察九州之衆以制

壽夭之命也靈衣玉佩指天帝之所服者被被美好貌或以爲大司命自謂或以爲指少司命恐未是一陰一陽言一陰而又一陽而又一陰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巳也其語意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一陰一陽也衆指九州總總之人民也莫知猶言不測也謂使之壽或使之夭也此章言巳與少司命輔帝之勳機權之密其盡心於上同寅於寮可見矣夫上章曰壽夭在予此章曰莫知予爲大司命既推尊於帝而又求援於少司命矣顧復攬之於巳何也蓋巳既爲大司命矣而爲帝之所委任矣烏得不任之於巳哉帝之事卽吾之事吾之功卽帝之功也其視世之付君事於不聞誇巳功爲獨有者不侔矣然觀一陰一陽二句屈子可謂探造化之妙而善言陰陽者矣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此章極叙巳與少司命離別之嘆衰老之苦也麻穀名也其生扶疎故曰疏麻瑤華謂麻花也麻花

色白比之於瑤故曰瑤華猶曰瓊芳贊美之詞耳離居彼此分處也故折疏麻之瑤華以贈之而慰此離別之情也一曰麻華香服食可致長年故以爲美將以贈遠然服食延年之說又與二司掌人壽夭之說及下句老冉冉之說相合意頗新奇未知是否冉冉猶漸漸既極者深嘆其衰老之詞也寖亦漸也近親近也疏疏遠也此句詞反而意同不寖近則愈疏也遺物而贈之嘆老以動之其欲親近之意亦至矣乘龍以龍駕車也轔轔車聲也與詩有車轔轔字同冲天言馳之高也延佇徘徊

久立也思者愁苦之情思也言巳乘龍高馳結桂
延佇而不見少司命廻翔以下來此巳之所以愁
思而愈甚也愁人亦大司命自謂也愁人柰何故
設爲詰之之詞無虧謂無離別之嘆與衰老之情
也人命壽夭之命也有當言有一定之數也孰離
合可爲言人之或離或合而非人力之所可爲也
此申言愈思愁人之意言巳之所以愈愁者柰何
蓋願巳與少司命當如今日之會合安樂而無虧
損柰人生之命或壽或夭固有一定之數非但不
可容心而亦不必容心若人生之或離或合則一

東一西彼不肯來我不可去而非人之所可爲者
柰若何哉人命固有當離合不可爲蓋反詞以甚
言其離居之意而見巳慕少司命之極至也或曰
大司命既與少司命爲同寮奚有離居之歎又以
爲壽夭在巳奚有衰老之嗟曰吾固謂九歌之作
如今之樂府然也屈子不過借此題目寓人事於
天道以寫巳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或曰
天文三台星與文昌星實東西相望而不相比故
致離居之意也亦逼大抵此篇前二章言巳要少
司命共脩奉帝之職後一章因嘆離居之愁也然

少司命亦非真有外大司命之意特大司命相愛
之深故發相思之嘆耳

少司命

此篇乃少司命答大司命之詞餘義見前篇
題下不復鄭重然曰予曰余者皆少司命自
謂也曰君曰汝曰蓀曰嫋人者皆少司命謂
大司命者也篇內不復重出讀者詳之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蘭芳於秋者曰秋蘭麋蕪香草名卽芎藭之葉也

一說二司命主人子孫者也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古以爲生子之祥而麋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少
司命首言之未知是否羅生堂下言二物並列而
生於堂之下也堂指大司命之堂也蓋當時二司
之祀必有供神之處故言之也綠葉素枝承上二
物而言若下單言蘭則又曰青青紫莖矣襲及也
此少司命言巳至大司命之堂而香草羅生其氣
之菲菲然而及乎巳也蓋亦贊美大司命之意愛
其人以及其物稱其物以比其德也夫人猶言凡
人也指九州之衆人而言論語曰非夫人之慟而

誰慟左傳曰不能見夫人也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鎛也是已美子謂賢子孫也司命既主人之壽夭則有生殺之權而亦掌人之子孫矣前篇大司命惓惓以九州之壽夭在已衆莫知已之所爲及思慕少司命之意皆以其職重大不易稱副故極其愁苦之思也此少司命安慰大司命之詞言九州之人自有賢美之子孫而吾大司命也何故愁苦之若是乎然少司命非不注意於民而曠厥職也蓋以下慰上理當然耳大司命勤苦之勞少司命同寮之好具見之矣至於夫人自有美子之意

又可見陰陽不測之妙非司命之所可容心者也非特司命不可得而容心雖天帝亦不可得而容心者也司命能主其壽夭而莫知其所以壽夭故曰衆莫知兮余所爲嗚呼豈特衆人莫知也哉雖帝與司命亦莫得而知之之意見於言表矣然司命每以夫人之不有美子爲愁苦而夫人之子乃自喪其美而失其天命之性其得罪於天也當何如哉學者可以省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美人泛指其寮寀也此蓋以蘭之盛而與同寮之衆也司命之官固不止二人而已目成謂以目而通其情好之私也此少司命言同寮者衆矣而大司命獨留情於已焉蓋推恩於大司命之見愛而私致欣喜幸慶之詞也可謂善處下寮者矣上之愛下亦可見矣彼世之在上則凌下在下則援上者可不深鑒於斯哉忽獨與余目成者亦自少司命之自言其見愛于上耳而大司命未必獨私于少司命而滿堂美人俱不愛也讀者以意逆之可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言語也辭辭別也回風雲旗以見乘載之簡而捷於出入也別離固可悲而生別離尤可悲也相知固可樂而新相知尤可樂也少司命之與大司命非新相知者特言此以見生別離之甚可悲耳荷衣蕙帶以見被服之輕而便於往來也倏忽皆迅速之詞逝往也倏而來者即入不言也忽而逝者即出不辭也上先言出入而後言乘載下先言

被服而後言往來亦錯文也帝謂天帝也野外謂
之郊前篇言導帝之九坑此言夕宿於帝郊亦互
見也須待也誰須雲之際故設爲不知之詞以見
大司命乃待天帝而宿於郊也二句倒語本謂君
誰須兮雲之際乃夕宿於帝郊也此承上章言大
司命於衆寮之中而獨致意於巳俄頃之間顧乃
出入不辭往來倏忽使巳抱別離之悲者非棄巳
也蓋奉待天帝勤於其職故不暇與巳言辭耳上
四句與下四句參錯互文本謂衣荷帶蕙乘風載
雲而往來出入別離無常也樂府有生別離曲蓋

出於此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
汝髮兮陽之阿望媺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九河天河也衝風暴風也河伯篇有此二句其文
小異沐濯髮也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詩曰
匪陽不晞陽日也阿曲隅日所行也淮南曰日至
于曲阿是謂旦明遠遊篇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
余身兮九陽媺者美女之稱媺人猶言美人也怳
惝怳也失意貌浩大也此承上章言大司命別巳
而去思得與之遊戲沐髮以共樂而望之不來故

臨風怳然而浩歌以舒其鬱陶之思也然大司命
之不來者非棄之也蓋亦宿於帝郊而不遑耳二
司可謂道義兼該而彼此各盡者矣按此章首二
句洪氏曰王逸無註古本無此二句此二句河伯
章中語也朱子曰當刪去未知其審姑載之以俟
後之君子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慧星竦長劒兮擁幼艾蓀
獨宜兮爲民正

孔蓋以孔雀羽爲車蓋翠旌以翡翠羽爲旌旗言
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登九天言所處之高也

九天固爲君位而大司命導帝九坑夕宿帝郊蓋
不離乎帝之左右者也其大臣之職歟故亦可以
謂之登九天也撫循持之意如東皇太一篇撫長
劒之撫慧星名也左傳曰天之有慧以除穢也蓋
謂大司命循撫其慧星以掃除其穢也擁護也十
年曰幼五十曰艾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撫
慧星者所以除天下之惡也擁幼艾者所以保天
下之善也此章言大司命所以享殊飾居高位者
非徒然也蓋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實能誅除凶惡
擁護良善而宜爲萬民之正以稱其職也曰獨宜

者以見此位非他人之所得居此職非他人之所
能盡也曰爲民正者蓋司命有正有副副者少司
命也正者大司命也此爲少司命稱大司命之詞
故曰爲民正也嗚呼大司命之欲除天下之惡保
天下之善如此其心雖欲不愁苦也得乎或曰司
命者掌人之壽夭者也此又以掌善惡言之何也
蓋善者卽佑之使之壽也惡者卽誅之使之夭也
其壽其夭惟善惟惡可見司命執心公平無所阿
私也或曰今之壽者未必善夭者未必惡善者未
必壽惡者未必夭是又何也曰善者必壽惡者必

夭此事理之常也反是者氣數之變也而况顏子
未必不爲壽盜跖未必不爲夭此又可與智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達者當自知之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
曰王宮祭日也漢書郊祀志亦有東君漢志
之號實昉於此蓋日出於東方故曰東君東
言其方君稱其神也篇內凡曰吾曰余者皆
設爲東君自謂也朱子以爲主祭者自稱非
是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
皎兮旣明

日將出曰暾將入曰晡檻楯也蓋東君之祀必有
其處如前曰宮曰堂是也此檻者宮堂之檻也扶
桑見離騷乃倒文也本謂朝暾將出於東方而其
光自扶桑照夫檻耳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息其馬
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日之東升未
必眞有車馬特設言耳安驅從容而馳也皎皎明
貌夫日旣出東方則冥冥之夜變而爲皎皎之晝
矣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
佪兮顧懷

輈車轅也駕龍輈以龍爲轅而駕之也朱子曰龍
形曲似之故以爲轅乘雷謂以雷爲車輪也朱子
曰雷氣轉似輪故以爲車輪載雲旗謂以雲爲旗
而載之於車也三者亦設言耳低佪猶遲疑也顧
懷顧念懷思也此章申言上章將出而未遽出欲
明而未遂明之意今日之將出而登高以觀之其
勢若進若退而摩盪之間實有如長太息而將上
心低佪而顧懷者矣非屈子不足以寫其妙也

羌聲色兮娱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
瑤簴鳴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羌語詞聲色緪瑟以下七句是也娱樂也憺安也
二句統言之也下文析言之也言聲色之美足以
樂人而使觀者安然而忘返也蓋甚言其聲色之
美耳無他比喻也上二章蓋迎神之曲故述其將
出之難此章蓋享神之曲故述其聲色之盛而下
章則反復窮其出入往來之無巳也緪急張絃也
交鼓對擊鼓也簫簫管也簫鐘者謂鐘與簫相應

者也書曰笙鏞以閒註曰鏞大鐘也鍾與笙相應
者曰笙鍾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
之樂註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
聲相應之笙可以推矣爾雅曰木謂之簴簴者懸
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簴飾也鳴者吹之而
響也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
寸三分名翹横吹之小者尺一寸廣雅云八孔未
知其審詩曰如壎如箎是也瑟絲聲也鼓皮聲也
鍾金聲也簫與箎竽竹聲也其八音畧備詳言之
以見其盛也保如傭保之保靈保保之善者也指
男子而言姱美女之稱賢姱姱之賢惠者也指女
子而言猶後世賽神而以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
也卽靈保賢姱之謂矣而曰思者以見保姱易得
而靈與賢者不易得也故思欲得之而使之歌舞
以樂神也翾謂翾然也輕揚之貌翠翡翠鳥名也
曾高舉也此句倒文以協韻耳本謂靈保賢姱之
舞如翡翠之鳥翾然高飛可愛也展詩猶陳詩也
會舞猶合舞也謂保姱之衆也詩言其聲舞言其
容也律謂十二律黄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
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

五聲之高下節謂節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
也此句總結上六句言人之歌舞與樂之律呂節
奏皆相應而不乖相合而不違此所以爲聲色之
妙足以娱人使觀者憺然而忘歸也既以娱人則
足以樂神可知矣靈之來者言日神之喜悅而來
也蔽日者言神來而官屬之盛也此篇祀日神而
言蔽日者借言之也如雲中君亦謂遠舉雲中耳
九歌諸篇屈子亦多寄興趣漫寫情懷固不必拘
拘着題亦不必篇篇諷君也讀騷者不可不知此
意或曰靈之來卽承前暾將出而言耳暾言形靈

言其神也首章曰夜皎皎兮既明豫言之而尚未
明也太息將上低佪顧懷則漸明矣靈來蔽日始
大明矣此亦言之序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
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
東行
青東方之色也白西方之色也青衣白裳日出東
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上衣下裳之飾也矢
箭也天上有矢星天狼亦星名晉書天文志云狼
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王逸曰以喻貪殘

日爲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兮射
天狼言君當誅惡也瑗按非眞有以射之也日出
而星藏若有以射之而退也下皆倣此操持也弧
木弓也亦星名上言矢此言弧互見也晉志曰弧
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註
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
天下兵起此云操弧猶言韜其弧也反復也淪沒
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成功者退天
狼既射之矣可不韜持弓矢而復引淪退處於故
處乎王逸曰言日誅惡以後復循道而退下入太
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引也斗酒器也古人飲酒
以斗計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
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
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詩言不可以挹
酒漿而此言援北斗以酌桂漿者取義各有不同
也酌謂以斗挹而飲之也漿酒漿也指月光而言
故月光謂之玉液金波桂漿者月中有桂故曰桂
漿與他處言桂漿者不同未知是否大抵援北斗
而酌桂漿者亦宴樂而享其成功之意也撰亦持
也轡曰御也馳言其速也翔自下而上也與前撫

馬安驅駕龍乘雷等字俱要活看不可執泥也杳
深也冥冥幽暗之甚也指地下之太陰而言東行
猶言東升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
東行而復上出也瑗按自篇首暾將出兮東方至
舉長矢兮射天狼雖其詞不一皆言自夜而晝也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皆言自晝而
夜也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又言自
夜而晝也夜而晝晝而夜晦而明明而晦往來循
環無有窮已光陰迅速莫可淹留一晝一夜成功
者謝一夜一晝當職者走天道如此人事亦然豈

可不知所務及時建立功業脩明德政而徒晏安怠惰縱肆驕傲以流連光景而虛擲此白日乎屈子之意深矣遠矣自是之後惟李太白烏棲曲得之他人蓋不知也烏棲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蓋言荒淫之樂已自朝而至暮矣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又銜半邊日又言自夜而晝自晝而復夜矣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曙奈爾何又言自夜而晝矣數語之閒而晝夜之輾轉荒淫之無窮其諷刺之旨見於言外可謂得東君篇之深者矣可謂屈原之佳子

弟矣可謂黑於涅而青於藍矣後世樂府有日出日行或昉於此乎李太白日出日行曰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亦謂自夜而晝自晝而夜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詎不信夫或曰末章但言自夜而晝自晝而夜無取譬之意未知其審姑誌之

河伯

按此謂九河之神也曰伯者稱美之詞如稱湘君東君之類非如侯伯之伯爵位等級之稱也王逸以爲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則鑿矣其神亦泛言耳山海經以爲冰夷穆天子傳以爲無夷淮南子以爲馮遲莊子抱朴子以爲馮夷其言皆荒誕不可稽考闕之可也又按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是祭河者先王之典也諸侯惟祭境內山川耳今九河在禹貢屬冀州非楚之所得祭而祭之者僭也屈子之作亦不過借此題目寫已之興趣耳無暇於他及也篇內凡曰汝曰靈曰子曰美人皆指河伯也曰予者

原自謂也讀者詳之

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也禹治河至兖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閒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南分爲八枝也衝風暴風也橫波惡波也或謂衝風而起橫波而渡也水車以水爲車也水之縈迴流轉似之故曰水車或曰謂駕龍於水曰水車荷蓋以荷葉爲車蓋也荷

形似盖故曰荷盖駕兩龍謂以兩龍而駕車也在旁曰驂驂兩騑也兩龍則兩騑矣螭如龍而黄無角此章乃屈原致意河伯之詞欲與之遍遊九河而凌風波乘車駕以嬉戲也下三句皆遊九河之事與具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四望回首而遍視四方也飛揚不定貌浩蕩無涯貌楚辭中有曰憺忘歸曰悵忘歸二者不同亦當有别憺安也謂以忘歸爲安不欲歸也

悵恨也謂以忘歸爲恨尚欲歸也曰極浦言其遠也自崑崙視之則爲遠浦所謂望涔湯兮極浦是也託言河伯之所在也下文曰南浦者指其方也自沉水之大勢而言則爲南浦寤覺也懷思也日暮忘歸故宿於崑崙之上既寤而猶懷也悲回風篇曰忽顧寤以嬋媛是也此承上章言已欲與河伯遊戲九河約之不至而登高以望之也四望者望之周也忘歸者候之久也寤懷者思之切也屈子之致意於河伯也至矣瑗按此所謂崑崙者只取登高山以望河伯之意無取於河源之説也或曰遊九河者統其槪也登崑崙者泝其源也遊河渚者沿其流也容更詳之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宫靈何爲乎水中

魚鱗屋謂以魚鱗飾屋也龍堂謂以龍鱗飾堂也不言鱗者承上文也或曰使龍蟠於堂柱也亦通貝蟲名其色紫故曰紫貝闕門觀也謂以紫貝飾闕也珠宫謂以珠飾宫也皆言河伯所居之華美也或曰魚鱗相比有似於屋之瓦龍窟寬敞有似於堂紫貝中虚有似於闕珠蕆於蚌有似於宫故各以其似言之也何爲乎水中者蓋承上章因候

望不至復詰而訊之之詞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矣彼安於宫室之美而畏風波之險局於委巷之見而無四方之志者其與河伯之沈没而不振也又何以異哉此王逸之意乃言外之旨亦學者所當知也洪氏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爲宫室也瑗按言河伯則述魚龍珠貝螭黿木車荷盖之屬皆水中物言山鬼則述狸豹猨狖及諸草木之類皆山中物也讀者亦不可不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大鼈爲黿或曰黿老則變而爲白也逐從也文魚
魚有班彩者也羅鄂州曰白黿豐背而有力乘之
以見其安文魚有翼而善飛逐之以見其輕渚洲
也流澌水流澌漫貌紛盛貌來下者水流自上而
下也蓋水之來下卽靈之來下也此承上章因河
伯不至而訊之故復致同遊之意而河伯卒來相
與遊戲也或曰屈原欲與河伯駕龍驂螭乘風破
浪遍遊九河而河伯卒不至相與乘黿逐魚遨遊
洲渚之間則河伯紛然而來下也是亦小大之辨
也瑗按此說亦言外之意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
隣兮媵予

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
晉宋間猶如此也東行者順流而東也既曰子又
曰美人者重言以稱之也既曰東行又曰南浦者
蓋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水之大勢望東南而走
也故曰東行曰南浦互言以見之也滔滔流而不
已也來迎者河之衆神遣迎河伯而歸也隣隣盛
貌也媵送也媵予者河伯遣魚以送屈原也此承
上章蓋言已與河伯既已遊畢遂交手而行送河
伯向東南而去忽見流波滔滔來迎河伯而河伯
亦遣魚隣隣以送已也其遊戲之樂繾綣之情可
想見矣此篇共五章其言亦自有序一章乃屈原
致意於河伯相約共遊之詞二章乃相約不至而
思望之詞三章乃因候久不至而訊之之詞四章
乃復申前約而河伯來遊之詞五章乃既來共遊
而相別之詞讀者幸毋畧焉或曰洪氏賢人處非
其所之喩朱子辨之其說是矣今觀靈何爲乎水
中一句而王逸以河伯之居沈没水中言之亦似
有理何如曰王逸之說似矣但讀者不可句句以

爲取譬其大旨又不過屈子因河伯之題而發已
樂水遊戲之意至於君臣之間則無謂也朱子謂
三閭大夫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則非矣

山鬼

瑗按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則山鬼者固楚
人之所得祠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此題以
寫已之意耳無關於祀事也謂之山鬼者何
也論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蓋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
山神山靈云耳奚必喿夔魍魎魑魅之怪異

而後謂之鬼哉此篇大旨蓋言賢者初慕山林幽深窈窕雅宜嘯歌既而厭其寂寞出仕而不歸者故託山靈以思賢者欲招其相與終志隱遁而賢者卒迷於世途而不復返也若孔稚圭北山移文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書皆託山靈以爲言耳至若淮南小山之招隱士篇亦加左太冲招隱詩一也皆謂當世馳逐於富貴之場欲招之而隱於山林耳蓋矯其弊也惜乎後之解淮南招隱者皆謂欲招屈子而出失其旨矣後之解此篇者又

多牽強纒繞而失屈子之本意尤甚讀者試削除舊說而虛心以諷詠之則可見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者自屈原而謂山鬼也山鬼非人而今託人以言之故曰若有人或曰李太白送岑徵君鳴皐歌曰若有人兮思鳴皐左傳曰若而人也然若者亦設詞之通稱也非必鬼而後謂之若有人也阿曲隅也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蓋山阿委曲之處而與世途相隔固宜爲隱者歌笑之樂地也女蘿松蘿也蓋蔓草之附生於松者薜荔女蘿二物乃隱者之所宜服而非黼黻之比也睇微眄貌含睇者窈窕之見於目者也宜笑者窈窕之見於口者也子者託山鬼而謂隱者也予者山鬼自謂也窈窕二字雖爲美女閑雅之稱然亦從上山阿字生來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既窈窕以尋壑是也此章託山鬼述隱士初愛山林之幽深而隱之故曰子慕予兮善窈窕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桂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

兮獨後來

豹狸皆獸名蘭生石上者曰石蘭乘豹從狸夷車桂旗被蘭帶衡其詞雖在此而其意則在女蘿之下含睇之上皆山鬼自叙巳之被服車乘之樂也夫此固非黼黻軒冕之榮而清脩隱逸之士籍此亦可娱憂而卒歲矣又何必外慕也哉芳馨泛指芳香之草也遺詒也所思指初慕巳之人也余山鬼自謂也幽深也篁竹叢也終不見天言巳居幽篁之中而終不改其操以求遂於外也其詞若自以爲憾而其意乃嘲隱者之厭寂寞而舍巳以去

也路險難言山路之崎嶇也獨後來責隱士畏山路之崎嶇而來之遲也責其遲來者盖猶望其來也故折芳馨以詒之其招之也至矣其諷之也婉矣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特也特然獨立無與同志故也上章言處幽篁之中以其所居而言也此言獨立山上者盖因折芳馨以遺所思而所思者獨來之遲故登高以望

之而已所處之高超出世氛之外之意亦可見矣容容雲盛貌雲反在下盖以巳立山上而所處之高故也杳冥晝晦人立山巔極高之處而俯視山下則冥冥而晦若一氣之鴻濛也非得登山之趣者不足以寫其妙如此也東風春風也亦謂之谷風詩曰習習谷風是也靈雨善雨也詩曰靈雨其零既曰靈而又曰神者重言之也容容冥冥二句言山下之穢濁以見巳所處之高也和風善雨二句言山中之清潔以見巳所處之樂也靈脩卽所思之人而昔慕予之窈窕者也然彼既初慕予之窈窕而來隱而予亦欲留之共玩此樂以終身而使彼安然以忘歸也柰何彼初而慕之既而忽舍我以去竟不見其復來而今歲以晏矣又孰有華予者乎華予猶慕予也山鬼之志甚澹泊而忘毀譽者也非必欲人之華巳盖反言以嘲隱者之不終舍巳而去耳此上三章一章言隱士初慕巳之窈窕而隱之既而厭其幽險而去之然猶望其來也三章則歲巳晏矣而終不肯來無復慕巳之心矣其棄巳之心以漸而隆也甚矣山林之樂爲難終而富貴之榮爲易溺也嗚呼古今若此者多矣彼指南山爲捷徑隱泉石而不終者聞此亦可愧

矣

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謂芝草也一歲三華故曰三秀張衡思玄賦曰冀一年之三秀是也采三秀於山閒亦折芳馨以遺所思之意也磊磊石衆貌葛草名可作布者蔓蔓葛盛貌曰公子曰君卽指所欲留之靈脩也屢變文以稱之耳此章備言之下二章又以君與公子分言之亦文體也不得閒者思之無時而巳

也此山鬼言已采三秀於山閒欲以之而遺所思也然見石葛衆盛難於采折不覺怨公子而不歸也使公子果思我而來歸則我又安得有此采采之苦乎雖然以我思公子之心而忖之則公子之思我也亦必無時而閒矣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山鬼之怨其容已乎然公子未必思山鬼也而山鬼猶以思已不已言之可謂忠厚之至矣瑗按此悵忘歸與上章憺忘歸不同上謂欲使隱者安於山中而忘歸於世也此謂根隱者逐於世俗而忘歸於山中也讀者詳之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也芳杜若言已採芳香之草以爲佩也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也三句山鬼自叙其山中清潔之樂事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而與向之思我不得閒者有間矣夫其所以思山鬼而或信或疑交作於胷中者盖有時天理之流行而思山中之清凈世俗之擾擾故然之也有時人欲之發見而思山中之寂寞世俗之紛華故又疑之也然而或信或疑終逐於世外而不歸乎山中者是理不足以制欲而欲反勝乎理其道心之微而難養人心之危而易傾也有如此哉嗚呼松栢之蔭可以棲遲石泉之飲可以樂飢而杜若芬芳之佩服又豈曰無衣乎如此亦可以卒歲矣胡爲乎裂薜蘿而毀蘭衞棄狸豹而擲夷桂抗塵容而走俗狀驅馳於黼黻軒冕之榮哉有志者可不砥礪於此乎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雷動則雨與矣猨獸名啾啾小聲而衆也曰又夜鳴者以見雷雨交作於晝者也颯颯秋風聲也蕭蕭木落聲也秋風起則木葉落矣前言東風飄而歲既晏盖自春而冬歲一過矣此云采三秀而風落木歲又一過矣至此而不歸來山中則終不來也可知矣此上三章一章言思我不得閒二章言思我然疑作三章不言公子之思我而言我思公子徒抱離群之憂者則公子之不思我也可見矣其思我之情又以漸而殺也然山鬼之思公子之心終無時而已也可謂忠厚

之至愛人之深律巳之嚴矣𢯱拔此篇六章前三
章言隱士棄巳之心以漸而隆後三章言隱士忠
巳之情以漸而殺然二者亦相爲表裏也棄心之
漸隆故忠情之漸殺忠情之漸殺故棄心之漸隆
也嗚呼始而慕之者果何心也終而棄之者果何
心也世之隱而不終者可以鑒於斯矣

國殤

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此曰國殤者謂
死於國事者固人君之所當祭者也此篇極
叙其忠勇節義之志讀之令人足以壯浩然

之氣而堅確然之守也後世樂府有從軍行
其或昉於此乎漢魏而下雖多能言之士何
足以踰之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
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操謂持之於手也吳謂吳國戈平頭戟也蓋吳人
善爲戈故放吳人所爲之戈如考工記云吳粵之
劒是也被服之於身也犀水獸名甲鎧也謂以犀
革爲甲取其堅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車戎車
也錯交錯短兵刀劒之屬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
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劒以相接而擊也接如孟子
兵刃既接之接非接續之接也司馬法曰弓矢圍
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戰
鬭之法也上言吳戈乃長兵也長短備言先長後
短二句可謂得立言之序而知兵法之深者矣旌
敵人之旌也蔽日若雲言其盛也矢交墜謂敵人
衆多而矢交墜以射我軍也非謂兩軍相射彼此
流矢相交而墜也我軍非不射也蓋言敵人之盛
鋒鋭難當而我三軍之士猶奮怒爭先而不畏怯
以退也其敢於敵愾可見矣此章吳戈犀甲言器

械堅且利也車錯兵接言兩軍戰而鬭也蔽日如
雲言彼衆而此寡也交墜爭先言彼雖盛而此不
怯也嗚呼敵矢齊發劇不可禦雖有堅甲利兵不
足以當之而士方且爭先其勇當何如哉非真有
親上死長之心素積於平日者不能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埋兩輪兮縶四
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
原野

凌犯而亂也余屈原代國殤而余也陣陣勢行言
之也躐越而踐也行行伍析言之也殪死也曰驂

曰刃互文也言左右驂騑皆爲敵人兵刃所傷而
死也既爲所傷殪則車馬不能用故埋而縶之也
玉枹以玉飾枹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不
因爲敵所傷敗而遂殺也懟怨也威靈卽謂天之
威靈此句辭對而意互本謂天時威而懟怒以狀
敵人威勢之盛也嚴威厲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
也盡者無孑遺之意也言敵人殺我軍而盡也廣
平曰原牧外曰野棄原野謂骸骨棄原野而不得
葬也夫陣勢行伍俱爲敵所亂左驂右騑俱爲敵
所傷非不勇也彼軍蔽日如雲寡不能敵衆耳然

猶埋輪縶馬以示必死援枹擊鼓徒步而戰敵威
方盛殺戮無遺然我方甘死原野棄而不顧其勇
又當何如哉上章言接戰之初不畏其衆而爭先
此章言既敗之後不畏其威而樂死俱以見其勇
也天時懟威靈怒蓋言敵勢威風之壯盛如天神
憤怒實可惴恐而我方且戮力赴鬭雖被彼痛殺
三軍盡死骸骨暴棄所不惜也嚴殺盡棄原野猶
言拚着都被敵人殺戮無遺拋棄原野終不肯休
也非所謂既勇又以武剛強不可凌者乎然此章
卽上章敵衆爭先之意而末二句尤見勇士不忘
喪其元之志也

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
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出不入往不返易水之歌其意蓋如此此句表壯
士從軍之初心自誓之志便若是也故能生則勇
武赴鬭雖死不悔死則魂魄神靈毅爲鬼雄以享
國家之祭也平原超忽謂不憚道路之遠也秦弓
義如吳戈之說帶劍挾弓不忘所有事也離斷也
懲創艾也首雖離而心不悔亦追述其初自誓之

詞非謂已戰而死也勇言其氣也武言其藝也剛
不柔也強不弱也曰誠者可見其出於中心曰終
者可見其不變也不可凌總承勇武剛強不可犯
而言也此六句乃表國殤在生之素志舊說承上
章棄原野而言其魂神如此恐未是也身既死則
言其已死矣故上曰首雖離雖之與既二字文勢
亦自不同也神以靈言國殤之死而其神魂必能
威靈而不泯滅也韓退之曰小人身死其鬼不靈
誠哉是言也魂魄則神靈之謂也毅爲鬼雄者謂
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此篇三章上二章言士之

敢於爭先敵愾而不畏死未一章又表其出於誠心也惟首雖離而終不悔故能身既死而神猶靈惟生爲士之先故能死爲鬼之雄也非勇武剛強之至而忠貞節義之積於平日也曷足以當之而不撓哉此古忠臣烈士莫不皆然而非屈子抱忠烈之心者又不能言之曲盡其妙也雖然父毋妻子人皆有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吾毎讀出不入兮往不返之句未嘗不三復而悲之後世之爲人臣子者固不可不存此志而爲人君上者尤不可不知此條也故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唐人詩曰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是道也不獨爲人君者不可不知而世之爲將帥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魂

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俱非是蓋魂猶神也禮魂者謂以禮而祭其神也即章首成禮之禮字一作祀者祀與祭礼字相似而訛也蓋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故總以禮魂題之前十篇祭神之時歌以侑觴而每篇歌後當續以此歌也後世不知此篇爲九歌之亂辭故釋題義者多不明也或曰九歌十篇豈可總爲一亂辭乎曰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盖皆於諸篇之後而總爲一亂辭卽其例也或曰此篇當有亂曰二字而今禮魂二字盖因此篇之首句有禮字前篇之末句有魂字而傳寫之誤也未知其審姑識其疑而此篇爲亂辭則可以自信而不惑矣讀者細玩此篇之旨而遍考東方朔及二王之作當自得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成禮謂祀事將終也會者翕聚之意如前五音繁會展詩會舞之會字會鼓者謂祀事將終而急疾擊鼓翕聚以止之也傳者或已授之於人或人授之於已也芭香草名所以相傳者此物也或曰芭與葩同謂草木之花也亦通代舞者謂更相替代而持香草以舞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柳子厚詩曰楚舞舊傳芭是也惟其相傳故相代也姱女謂美好之女也猶言嬿人妓人佳人美人也倡倡首也盖歌舞亦必有一人以爲之倡而衆

方儺以和之也王逸謂使童稚好女先倡而舞是矣朱子以女倡二字相連看謂女子爲倡優者非是享天地山川之神不應用倡優女子况姱女二字相連騷中往往有之容與從容貌謂有態度也芭者言持舞之物姱女者言所舞之人容與者言所舞之善也祀事將終繁然擊鼓一人先倡傳芭而舞轉相傳授更代而態度亦且容與可觀此禮之所以成也古語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此蓋錯舉四時之物以見寒暑之變遷也舊註謂春祀以蘭秋祀以菊即所傳之芭也非是長無絕謂

祀事永久不斷也終古見離騷所以申言長無絕之義也即與天地彌壽與日月齊光之意夫春蘭秋菊暑往寒來草木變衰四時代序不知其幾千萬年而神之享此祀事樂此歌舞則與天地相爲永久終古而長不絕也猗與盛哉非真有功德於民者曷能如是乎或曰今俗行酒有催花擊鼓之戲即傳芭代舞之遺風也

楚辭集解九歌卷一

楚辭　朱子集註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此篇所問雖或怪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爲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所以對之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爲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注之說則其龐亂不

知所擇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讀者之有補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往也道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瞢莫鄧反闇與暗同又作晻馮皮冰反○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闇言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氣之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誕者而後傳如柳子之所譏也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爲反○明闇即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語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

此上十段皆問天道
女歧一段疑錯置

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一作兔與兔同○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荅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旣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旣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卽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旣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閒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旣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天問　四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夫音扶強巨良反在叶音紫○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癘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此章所問三事今荅之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歧之事無所經見無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之則恐其或有是也但此篇下文復有女歧易首之問則又未知其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說疑則謂此然蓋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彊者氣之逆也以其強暴傷人故爲之名字以著其惡耳物非實有是人也氣之流行充塞宇宙其爲順逆有以天時水土之所値有以人事物情之所感爲變不同亦未嘗有定在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

[illegible]

宿未旦曜靈安藏闔胡臘反明叶音芒宿音秀藏與臧同○闔閉戶也開開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此問何所闔開而爲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荅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入亦陰陽消息之所爲耳陽息而開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晦又何疑乎角宿固爲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音骨師一作鯀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鯀字尚叶音常曰一作荅行叶戶郎反○鯀事見尚書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僉衆也課試也○問鯀才不任治洪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荅曰鯀之才可任治水當時無過之者故衆舉之堯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耳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鴟處脂反聽叶平聲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鯀死爲鴟龜所食鯀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無足荅矣

天問　五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一無山字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施腹一作復筆力反何下一有故字化叶虎爲反又音摩○永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鯀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荅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以爲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如此非獨於鯀然也若禹之聖德則其所稟於天者淸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纂作管反緒音叙○纂集也緒絲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荅曰

此上特從世俗所傳今姑取之義而解之也

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封嵎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蓱一作萍枲相里反靈一作一大一作骨○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又云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蟒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趾一作止一作阯在見上○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眞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者亦歸於眞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鯪音陵一作陵鬿音祈堆多回反彃一作斃說文云彃射也音畢作彈者字誤也鳥柳云當作鳥○鯪魚鯉也一云陵鯉也有四足形似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彈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穆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舊說非是按今雖毀鐘人所共識其餘則有無不可知而彈日之說尤怪妄不足辯解羽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爲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以韻於義亦通顛亦無足辯耳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句絕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功叶音光土下或有四字洪云或并無四方二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下句所無二字則又無韻矣焉一作安一字在山字下嵞一作涂音塗○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作之時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本爲作維不作欲鼂一作晁一作朝並陟遲反飽與繼叶疑有備音○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蠥一作孽一作孳並魚列反○益禹賢臣也作爲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於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舊說如此未知是否不敢答也

皆歸躲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躲一作射鞫一作鞠音菊降叶胡攻反○此一章之義未詳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歌叶巨保反地叶音低一作墜○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耳屠母疑亦謂淮南所說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即化石也此皆誣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此耳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躲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胡下一有羿字非是躲一作射食亦反下同妻七計反○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妻與雒水神虙妃交亦妄言也

馮珧利決封狶是躲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音憑珧音遙狶虛豈反躲叶時若反蒸一作烝○馮滿也言引滿也珧弓名也小雅弓以蜃者謂之珧蜃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狶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尤不順羿之所爲也柳子對曰夸夫快殺鼎狶以慮飽饕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合舌喉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天問

之軼革而交吞揆之浞士角反謀叶謨悲反一無革字○寒浞見騷經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軼華禮所謂貫華之軼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度也言何羿之軼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此即騷經所謂淫遊佚畋而亂流鮮終者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化下一有而字○此章似又言鯀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岩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鯀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能獸名能三足鱉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說文又云能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秬音巨莆一作黃雚音丸一作藿○秬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雚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

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茀音拂得下一有失字從即容反喪息浪反○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復論**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蓱一作荓一作萍音瓶號胡刀反撰雛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叶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舊說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今亦不論**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鼇音敖戴一作載抃音弁一音抃安叶一先反○鼇大龜也擊手曰抃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顚易厥首而親**

以逢殆澆五弔反嫂叶音叟易上一有顚字殆叶當以反上一有天字一有大字○澆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顚倒也隕墜也女岐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不知何據**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斟職深反取此苟反○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也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得叶徙力反妹音末一作末嬉音喜一作喜殛一作極○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也**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鰥古頑反叶音矜○閔憂也無妻曰鰥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

治之而已**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億字亦作億璜音黃○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虛億也紂作象著而箕子歎預知象著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媧古華反匠一作匠非是○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惟甚而不足論矣**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一作何得肆其犬豕豕一作體○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

之心燒廪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耶說見下眩弟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許訖反去一作夫○此章未詳舊注以兩男子爲太伯虞仲未知是否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一無夏字喪去聲一作世○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脩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卽孟子所辯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遊士謬妄之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乃一作力一作之力

摯如字卽說叶稅摯音晢卽說音悅○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衆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衆民大喜悅也致罰卽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臺叶徒其反臺下一或有帝字嚳苦篤反貽一作詒喜叶音嬉一作喜叶音基一作善非是○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朝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能秉禹之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謂此該字恐是啓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倣反爲扈所弊不可考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懷叶胡威反平脅一作受平曼音万○干盾也協合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是舞於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懼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臣庾反命何一作何所○豎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朴匹角反一云平豆反無樸音牛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也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轉以所獲得禽獸偏施惠祿於百姓也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遵一作循有一作佚○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辯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害一作虞兄叶虛良反而一在嗣字下○眩弟惑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爲天子反封象於有庳使其後嗣子孫長爲諸侯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知此則知其說矣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莘所巾反得叶徒力反○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爲此說者妄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一無彼字惡烏路反婦叶芳尾反○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以送女謬妄甚明不必辨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辠古罪字尤叶於其反挑徒了反○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

飛孰使萃之會鼂爭盟一作會鼂請盟音已見上一作會○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行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下二句不可曉注云蒼鳥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鳥群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是也未知是否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到一作列非是躬一作射非是一無何字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即下何叶音奚反一作及○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舊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到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授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

天問　十四

周公既不喜到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惟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爲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行叶戶郎反○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二者何以使此然耶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底音指○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也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挴芒改反字從手或從木或從王者皆非也周上一有爲字○方言云挴貪也貫生

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挴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衒熒絹反○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佑叶於忌反合一作會殺音弑一作弑○反側言無常也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

天問　十五

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賢乃易至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所自取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惡烏路反諂一作讇服叶蒲北反○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一作巧非是封叶孚音反之一作金○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也何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枚詳音佯一作佯○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爲奴二人德同而衍異也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竺一作篤燠音郁一作燠非是一無何下二之字○元大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義未詳

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氷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為而竺之耶棄之氷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為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為天祝予之祝或為天夭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訛耳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挾一作接驚一作敬切一作功○馮引弓持滿也其它文多不可曉注以為后稷補以為武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号一作号○伯昌謂周文王好為西伯而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也秉鞭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為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岐社大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也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問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惑婦謂妲己也問有何事可譏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告叶古后反帝下一有之字○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識與志同喜叶許寄反○師望大師呂望謂太公也昌文王也言太公在肆而屠文王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聞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之乎然此與獵於渭濱而得太公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負鼎百里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揞擊之也然則其問亦不足答矣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悒音邑○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語故為伯夷扣

中央謂州也牧者也
集民也
采薇蟲蟻而得祐以
此引以為祖此亦
極望之不可詰者也

馬之詞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一無何字墜已見上○舊注以此為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為使它姓代之乎其警戒之意至深切矣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作卒○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餘疑承輔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嚴叶五郎反詩殷武篇有此例○勳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季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者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以伍子胥為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名其威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饗叶虛良反長上一有久字○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為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中本謂上帝已為妄說而舊注以為堯又妄之尤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牧一作收一作枚蠭音風一作蠭一作蠭非是蛾古蟻字一作螘○此章之義未詳當闕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祐叶於忌反○此章未詳亦當闕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噬音誓兩音亮○舊注以此為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

長下一有先字非是自此至篇終皆隔句叶韻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勝一作[illegible]

更音庚一無我字非是亨叶音爲叶音商○吳光爭國屢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十二字○子文楚令尹爰出子文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穀於菟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它則不可曉矣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未知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作議予音與一作與彰一作

[illegible]

天問註跋

不肖夙遭憫凶甫離襁褓先人即捐館舍執然在疚無所知識於几手澤零落殆盡及不肖稍長或撿之殘楮敗簏之內或索之親友收藏之處如李杜律註自著遺稿已貴洛陽之紙惟楚辭一部更為先人所醉心者其考核精詳疏解縝密超出諸家之上李天問之註為近屬筆載匿欲掩沒先人之善懸之國門不肖以犬馬之齒漸長此書不公之於世則先人半生精力終為他人攘射利真可痛惜故從之祈求不啻再三卒匿其稿不付剞劂亦何忍哉痛惟先人以不世出之才時命不偶未能覲國之光文明天下白首丘園中道摧折所借以不朽者惟此著述之書少酬未竟之志即不肖罔極之思欲報涓埃亦賴此耳今為斯人殘缺則其罪何减於祖龍之燔也即不肖荒謬不敢妄補謹將訓解之書徵有字句在於朱註之旁今梓之使讀者因一班而窺全豹耳悲夫屈子不得於君抑鬱無聊託天問以寫忠君愛國之心余先人不得於時雖未嘗掛尺組沾斗祿倘亦忠愛之心有當於屈子而於註中相發明之卒使其泯沒者誰之咎也余何所逃罪哉蒼蒼者天照臨下土豈有據人之善為已有因而滅其迹天不降之鑒也哉跽而問之天或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萬曆乙卯年季春朔旦　不肖汪文英百拜泣跋

楚辭天問卷終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九章

惜誦

此篇極陳已事君不貳之忠公而忘私國爾忘家真可對越神明宜見知於君見容於衆然反叢罪謗使側身而無所欲去而不能其情亦可悲矣而猶堅守素志不肯少變可謂獨立不懼確乎其不可拔者也大抵此篇作於讒人交搆楚王造怒之際故多危懼之詞然尚未遭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隱遁遠去之志然盡忠而不變者固屈子事君之本心而亦不使讒人之終害者又屈子見幾之明決詩曰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子兼得之矣楊雄班固咸謂其過於高潔而以不智譏之後世之號爲知屈子者又不過曲爲之說以解之夫屈子曷嘗不智曷嘗無去楚之心曷嘗真欲沉流而不寤哉逼以楚辭熟讀而詳者之斯可見矣夫

讀楚辭論屈子者不於其書而稽之而顧援引他說以證之不亦傎乎嗚呼讀六經者不尊經而信傳多援傳以解經其來久矣豈獨楚辭也哉吾於是乎深有所感也夫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　兮戒六神以嚮服俾山川以備御　皐陶以聽直

惜歎惜也誦頌訟古通用詩曰吉甫作頌論語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大抵古人指已所作之文自省之言皆謂之誦此所謂惜誦謂已歎惜而作此篇之文也王逸曰言已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渫已情思以諷諫君也得之矣致猶易鈎深致遠之致謂推而極之也愍憂也憤懣也抒紓舒古亦通用渫也朱子讀作去聲謂挹而出之也亦通發憤抒情與致愍乎看無輕重先後意楚辭之文意同而語異如此類甚多此謂已之所以歎息而作此誦者蓋欲推致已之憂愍發揚已之憤懣抒渫已之情愫也愍言其幽隱之思憤言其不平之氣情言其衷曲之悰也或以二句相承看又曰情甚於愍情深於憤也亦通要之二句以惜誦

二字爲主下三者皆本作誦而來也所作忠謂巳所爲忠君之事如下竭忠誠而事君至迷不知寵之門二十句皆是故下文又曰吾聞作忠以造怨朱子以作爲非字且深辨作者爲誤特知兩章文意爲不明而不知於通篇大旨尤欠穩也恐未之深思耳言之卽申指巳所作之誦也謂巳所爲忠君之事而今鋪陳以作此誦而自歎者可使神聖以爲證明也蒼天之正色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爾雅曰穹爲蒼天正證同王逸曰平也朱子仍之亦通五帝謂五方之神也東方太皡西

方少皡南方炎帝北方顓頊中央黃帝是也詳見月令折中或作折衷或作質中其義一也謂執事理是非可否之兩端而折中之如以物從兩頭而屈折之於中間則長短均平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法言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是也戒飭也六神王逸引尚書禋於六宗以解之以六宗爲六神似矣然說六宗者亦無的論或以爲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地四時或以爲三昭三穆或以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以爲六爲地數祭地也或

以爲天地閒游神也或以爲六氣之宗謂太極冲和之氣蘇子由曰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故蔡氏註尚書朱子註楚辭皆用祭法之說然瑗按祭法有曰祭天也祭地也祭時也祭寒暑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祭四方也祭百神也此上十祭連爲一段說話則不止六宗矣前除天地後除四方百神而以中六者爲六宗蓋出於孔叢子朱子嘗謂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旣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矣出於東漢之時前人未嘗有道及者其爲僞書無疑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

蘇子由但知其當依祭法而不知祭法所言不止於六而又未嘗明言其爲六宗也雖朱子蔡氏蘇氏從之愚意實有所未安姑誌其疑以竢後之君子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書曰望於山川是也御侍也皐陶古聖人姓名舜士師能明五刑者也書曰偏於群神蔡氏註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屈子之引皐陶者亦以爲神歟如遠遊篇之引傅說爲仙也聽直聽其說之曲直也指蒼天令五帝戒六神俾山川命皐陶不一而足重復惓

惓而不已者蓋下文將以鋪陳乎已所爲忠君之事故極援天引神以深明已之所言出於實而非誑欲人之信之而不疑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予有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古之聖賢每託天以自誓以爲人旣不我知而求天以自知而知聖賢之心者實惟天而已矣屈子之援天引神者其亦不得已之至情乎瑗按篇首三言乃一篇之綱領而下所言者不過推演所作之忠憤懇之情耳又按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屈子所誓之詞

實倣此序楚辭中用經書之語而不用其意者甚多熟讀而遍考之自見亦可見屈子所學之博雅也不惟爲辭賦之宗而實足以繼三百篇之末者豈徒然哉其學亦有所本矣故韓退之作文每喜模擬六經遂自謂足以傳道然其辭古實勝諸家後之綴文之士其可不知讀六經也哉六經不熟而自詡曰能文者吾不知之矣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竭極盡無餘之詞盡心曰忠以實曰誠離群爲黨人所擯棄也贅疣瘦瘤之屬體外無用之餘肉也莊子所謂附贅懸疣是也言已竭忠誠以事君宜爲人之愛慕推重一體同心君背膺之不可胖也今乃反爲黨人擯棄視之若贅疣無所用而有害亟欲割而去之者何也儇輕利也媚柔佞也與忠誠相反背衆猶離群也言已之竭忠誠之心而忘儇媚之態耳於離群背衆而爲贅疣者豈樂爲是哉以爲黨人雖不能容而猶有所恃者欲須明君之見知耳嗚呼群衆旣不足恃而所恃者君之明也其君又復壅蔽之盛聽信讒言而所恃者亦不

足恃則將何以爲懷哉烏得不深歎息作爲此誦以致吾之懇發吾之憤抒吾之情哉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言出諸口者也行措諸身者也可迹言言行皆有蹤跡明白可據而考也其與誑言詭行而神出鬼沒者異矣情蓄於內者也貌形於外者也不變言情貌表裏如一而始終不變也其與厚貌深情而朝更暮改者殊矣此屈子自言已之事君其忠誠如此相察也證驗也不遠謂卽其言行情貌而可

驗其忠佞也夫人君日以其身親與臣接則察臣之忠佞者無如君而其所以驗之者又不在于深遠而難知也若屈子之言行情貌果忠誠歟果便媚歟試一驗之則瞭然矣顧乃不察乎此而徒聽信讒人而齌怒焉而造怒焉何其不審之甚哉夫屈子竭忠誠忘儇媚自然離群背衆以事君者蓋欲須明君以知之耳而君又不察而驗之焉則所以須明君其知之之心益孤矣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若屈子之心炳若丹青昭若日月、楚王非真不知之也自古正道難容讒言易入惡

蹇蹇而喜諂諾壅君之大都也嗚呼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猶之可也見其讒而信之知其賊而近之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此又烏可與言哉其國家又烏得而不淪胥以敗哉

吾義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先君後身猶論語先難後獲之先後又曰敬其事而後食先君後身之意也然耦曰仇惟亦專詞也舊註曰思念也亦通百萬爲兆交怨爲讎言已明人臣之大義先君而後身國爾忘家也專於事君而無他意公爾忘私也其盡道如此嘗見取於衆可也而群衆顧反視之以爲仇讎焉何哉蓋邪正不並立忠佞不同謀若菑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理勢之必然也王逸曰言在位之臣營私爲家已獨先君後身無有他志不與衆同趨故爲衆所仇讎也瑗按先君後身猶有身也至於專惟君而無他則不有其身矣兆又衆於人矣讎又甚於仇矣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不豫言壹心果决不待猶豫也與上專惟君而無

他之語同而旨益加明矣不可保言爲衆所害也疾猶力也有汲汲不遑之意疾親君而無他與壹心而不豫之語同而詞益加切矣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曰不可保猶爲緩詞曰招禍則明言之矣瑗按此并上章蓋言其忠愈盛而其禍愈深詞旨雖同而有淺深輕重之異讀者不可不知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思君謂念念不忘乎君也此即所以爲忠而惟能

忘賤貧絕寵利然後能思君也下文厲神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蓋即此言而勸之也忽者易詞也忘賤貧謂處下位受薄祿而能安之故不覺其忽然而忘之也謂之曰忘則不惟無計較之私而已不貳即壹心也進瞀也瞀然不知寵利之門則不媚權貴以求進可知矣蓋惟忘賤貧故能絕寵利惟絕寵利故能忘賤貧二者實相爲表裏也夫忘賤貧絕寵利惟專一盡忠以求事君而不貳焉則楚廷之臣其竭忠誠以事君者孰有過於屈子者乎夫忠之過而反爲禍之招此又事理之不可推

者也懷沙曰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誠然乎哉瑗按此上五章凡二十句皆反覆詳言巳之事君之忠以終篇首所作忠而言之一句之意誠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屈子之心事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如此其所以援天而引神者真可以對越在上而無愧於心矣豈徒託爲虛無之說以誑人也哉若漢息夫躬之絕命詞仰高天而自列招上帝而我察不惟誑人適以自誑天豈可欺乎哉上三節皆承吾義二字言先君後身親君無他事君不貳以事言也惟君無他壹心不豫思君莫我以心言也

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

忠即上五章所陳者罰凡君加以怨怒之意皆是不必放逐貶謫而後謂之罰也志者心之所之所志猶所期也行指巳之素行而言而忠在其中矣不群言行之高潔不同於衆如上言離群背衆亦是顛越隕墜也咍訓笑之意猶嗤哂也此承上五章言巳盡忠如此本無罪過初欲待明君之知以

蒙賞而今反遭罰是豈余本心之所期望於君者哉特以巳之素行高潔不合于時俗故致顛越狼狽如此然彼黨人覩子之顛越不惟不爲憐之方且享富貴固寵利自以爲得志而竊笑於傍也上二句言得罪於君下二句言見笑於衆亦相承講言巳之所以遇罰者又由讒人之嫉妒也瑗按咍字王逸註曰楚人謂相嘲笑曰咍朱子亦從之曰咍嘲笑楚語也夫咍之爲嘲笑通稱也豈獨楚人哉然則夫子之哂由也又豈魯人謂嘲笑爲哂乎楚辭中凡曰楚人謂某爲某者皆王逸之陋見不

當從之他做此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紛衆亂貌言尤謗之多也逢遇尤過也離遭謗毁也謇難詞釋解也咍但笑其行之不群耳尤則加之過矣謗則毁其行矣至於紛然而起謇然而不可解釋而脫也其見嫉於讒人也甚矣情謂盡忠被讒之情沉沒也抑按也不達不能達之於君也蔽謂讒人壅蔽也白明辯也此章承上言已被讒之深而冤情莫能致之於君上也下二句王逸曰

言已懷忠貞之情沉沒胷臆不得自達左右壅蔽無肯爲白已心也洪氏曰情沉抑而不達人君不知其用心也又蔽而莫之白群臣莫肯明已所存也或曰逢尤指上遇罰以君言離謗指上衆咍以讒人言下二句又申言謇不可釋俱通
忳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忳憂貌鬱邑愁苦不伸貌侘傺傍偟失志貌此句亦見離騷煩言朱子曰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瑗按朱子引左傳爲證固有據然此所謂煩言與左傳字同而旨異謂詳細委曲之言耳蓋欲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非謂煩亂之言不可遺之於君也屈子此字未必用左傳設用之亦斷章取義非用其意也結謂聚其詞也詒謂致之於君也洪氏曰詒贈言也王逸曰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又無道路也得之矣此承上章末二句而申言之耳然此章不協韻朱子曰中情當作善惡惡又以去聲讀瑗按中情善惡二者俱見離騷但此處作中情字穩當特不知韻之所協耳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靜默謂安居而無言也號大呼也號呼謂鳴其冤情於君也靜默自守即爲退號呼自鳴即爲進二字要看得活舊註謂退爲放棄於幽遠也非是申重也煩惑煩悶而惑亂也中中心也悶瞀猶煩惑也忳忳而又忳憂之甚也二句一意亦須活看此承上三章而總結之言退而不言此情顧君上之不知進而欲陳此志乃壅蔽之無路進退維谷語默兩難此所以益使已之中心而煩悶無已也

瑗按此段以上直至篇首皆反覆詳言已事君之
至忠深爲黨人所讒蔽以致已得罪於君欲達此
情於君而不能也其惜誦之意已畧盡矣後段至
末設爲占夢問答之詞不過申言此志之不忍變
而亦將避禍以遠去而已矣中間詞旨雖若重復
而熟讀詳玩其鋪叙甚有條理脉絡首尾相應非
漫作者覧者幸無畧焉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
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
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昔夜也禮記孔子曰吾疇昔夢奠兩楹之間大招
曰以娛昔只皆謂昔爲夜也夢人寐而遊魂所爲
者也登天上天也中道半路也航舟也所以濟渡
道路之不通者也厲神謂巫祝能占卜者也盖厲
神殤魂也殤鬼精氣未臧能服生人以發泄其靈
巫祝多服之以神其術故可稱巫祝爲厲神猶離
騷稱靈氛也盖氛者天地間之游氣而厲氣者天
地間之殤魂也日靈曰神者亦欲美其名耳占卜
其吉凶也夢魂二字互文也此三句乃屈子自述
已嘗於疇昔之夜其魂夢登於天至中道險阻遂

無舟航可以濟渡而返未知其兆爲何如乃命巫
祝爲我占之以卜其吉凶焉上曰者乃厲神既占
畢得其兆而告屈子之詞下二句兆詞也下曰者
乃厲神復困其兆而勸屈子之詞下十五句皆勸
詞也朱子及舊註只以有志極而無旁一句爲厲
神占夢之言餘皆爲屈子自叙甚謬矣楚辭中韻
屬下而辭旨屬上韻屬上而辭旨屬下者往往而
是讀者熟誦而詳味之自見也無旁猶言無邊際
也有志極而無旁言其立志太高廣大浩蕩茫無
涯岸也此爲夢登於天之兆危無與爲援也獨無

與爲伴也離異謂離心異路也此爲魂中道而無
航之兆此二句乃厲神告屈子即其所夢而占之
其兆當爲志極廣大而無成有害也君可思而不
可恃王逸曰言君誠可思念爲竭忠謀顧不可怙
恃能實任已與否也朱子曰君可思者臣子之義
也不可恃者其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瑗按屈
子壹心而不豫疾親君而無他者盖以相臣莫若
君而將以恃明君其知之耳而卒爲黨衆所仇讎
以招禍者是傷於所恃也夫自古忠臣義士欲成
其志者未有不恃乎君者不恃乎君而恃其衆則

私交之黨結而人君之勢孤矣屈子不忍爲也屈子之恃未爲太過而不幸遭昏暗之君得罪過之不意也衆口謂黨人讒謗之多也鑠銷也金天下之至堅剛者也雖有天下至堅至剛之物而盛火煉之未有不銷鑠者也雖有天下至高至潔之行而衆口讒之未有不危殆者也衆曰鑠金以人物叅錯而成文則兩意俱見顔師古謂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是以衆口爲毀其金之不美非是殆危也朱子曰言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危殆也是以初若是爲恃君逢殆爲

遭衆口之鑠其意亦是瑗按此三句乃厲神總承上所夢及兆詞而勸屈子不可立志太高而傷於所恃以取禍也大抵君可思而不可恃在亂世昏君則然若逢太平之盛聖明之君則固可思而亦可恃也厲神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嗚呼爲人君者幸無使忠臣失其所恃哉

懲於羹者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懲警戒之意羹古人糁米而和菜肉以爲之者也吹以口噓之使令冷也虀細切葅菜而爲之者也凡醢醬所和及擣韲蒜辛酸之物皆是蓋羹熱物也虀冷物也言人有歠羹而誤中其熱其心遂常懲艾雖見冷虀亦恐其爲熱所炙而吹之使冷以喻人經患難者多有所警戒而不復輕動也所謂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逝是也屈子被衆讒而遭危殆而此極至無旁之志猶不忍變豈非不知懲於羹者而吹虀之說乎此蓋厲神以爲屈子不變此志之喻舊說失之故解意多牽強也釋去也階梯也猶孟子所謂捐階曩態猶嚴子陵所謂狂奴故態也存之於中則爲志形之於外則爲態

猶有曩態即不變此志也二句參錯倒文耳言不知懲羹吹虀之戒不變此志而猶存曩態如此而欲得君行道豈不猶欲登天而釋去其階梯乎釋階登天必無之理也不變此志猶有曩態而欲得君行道必無之事也欲釋階而登天本謂欲登天而釋階也楚辭中多此句法此四句是厲神言屈子既遭禍患猶不知懲而改之必不能得君也蓋即昔夢登天及有志極而無旁之兆詞以勸之也瑗按埤雅及柳集所引皆作懲於羹者而吹虀是也王逸及洪本皆同朱子乃辯其是非而作懲熱

羮而吹虀夫言羮自知其爲熱物言虀自知其爲
冷物作熱羮不惟欠文雅亦又當作熱羮而吹冷
虀也不然何獨上言熱而下不言冷耶然懲羮吹
虀釋階登天亦是當時諺語屈子引之而加文耳
書傳中如此類甚多如論語中吾豈匏瓜也哉皆
是學者不可不知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

衆指黨人也駭遽驚惶貌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
言衆人見屈子所存之志所爲之態過於廣大高

遠則莫不驚駭惶遽以離心又孰肯有與之爲同
伴侶而不遠去者乎與衆人同事一君而所志所
爲若此其與衆人同至一處而顧乃別行一路不
與之偕則中道雖有險阻之患又孰有爲之援引
而並濟者乎此言屈子之行不合於世俗故不容
於衆也下二句卽是申喩上句之意此蓋厲神卽
魂中道而無航及終危獨以離異之兆詞而勸之
也上章是言其難得乎君此章是言其難容於衆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
鮌功用而不就

申生晉獻公之世子也獻公信驪姬之讒欲殺之
或勸其奔之他國申生恐傷父心遂自經而死事
見左傳魯僖公四年及檀弓上篇不好不愛也父
子天性而不可解於心者也然且信讒而殺之況
君臣之際乎婞直謂剛狠徑情也不豫謂不從容
而用壯用罔也與他所言不豫不同鯀禹之父堯
之臣也堯欲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於是殛之於羽
山事見尚書二典用猶由也不就不成也言以鮌
之才遭聖堯之君委任之久苟其行之婞直不豫
尚且不能成其功況其餘乎瑗按尚書言鮌方命

圮族其婞直不豫可知但屈子之專壹不豫非鮌
之不豫也屈子之忠貞正直非鮌之婞直也疑似
之間不啻千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非析理之精
者不能辨之離騷女須亦以鮌婞直以忘身詈之
蓋屈子之忠直當時必多以鮌目之故屈子屢設
言以明之耳然厲神之言皆優柔勸諭之辭非女
須罵詈之比至于以父子信讒之事曉之其懇切
惻怛之情藹然見於言表而視女須下賤之流相
去遠矣然謂之愛屈子則可謂之知屈子則未也
嗚呼女須無足道也然占之靈氛靈氛不知占之

厲神厲神不知卜之詹尹詹尹不知雖以漁父之
隱者而亦當時一世之高士亦不知之也況其下
者乎瑗楚國而屈子一人也其不見容於衆也不
亦宜乎東方朔作七諫以哀之有曰伯牙之絶絃
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氏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
工而剖之可謂知言者矣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此下至末蓋屈子聞厲神之言若有所感而將悔
者然卒又明其巳志之决不肯跌也作忠造怨蓋

古語也其意卽前半篇所陳者是也忽者易而畧
之之意過言謂所言之過甚也臂肱也九折臂謂
遭斷折九次也良善也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
成善醫以喻人必屢遭挫衂更歷世故乃成美德
也此亦古語左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卽此意曰
九曰三各人所傳之不同耳信然謂始信作忠造
怨之言不爲過也屈子自言巳卽作忠造怨之言
往日乃忽畧之不介於意蓋以其言過甚不足取
信及至今日而巳竭忠誠以事君顧乃遭顛越來
佹僻遇罰見咍逢尤離謗紛紛而不可釋始知往
日所聞之言爲誠然而非過使不更歷世故之久
亦不能知也瑗按屈子之言固爲有所激而云者
然人君之於忠臣旣不爲之施恩而反爲之造怨
苟非桀紂之昏不爲也是屈子向以爲過言者乃
事理之常而今信以爲然者乃事理之變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
願側身而無所

矰射鳥短矢也弋以生絲繫矢繳而射之也機謂
張其機牙以待發也此機字虛看與下張而之張
字相對罻羅皆掩捕鳥獸之網也張展而布之於

杙也言上下則四旁可知設設施也張闢皆開也
設張闢指上二句也娛樂也側身斜避也屈子言
上有矰弋之機下有罻羅之張使飛鳥走獸動無
所逃以喻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巧張密布中傷良
善以樂君心使巳危殆不安欲側身以避之而無
其所也夫屈子之作忠造怨於君而衆兆不爲之
解脫巳爲甚矣而復逢君之意以中傷之使至於
側身無所不亦譖人太甚矣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而人君每以殺害忠良爲樂者是誠何心
哉嗚呼文王囚比干剖其來久矣然非大無道之

君不忍爲也而况樂之哉惟人君以是爲樂此讒
賊之徒始得以騁其奸也使懷襄悟此則又安得
相繼客死於外而楚郢忽焉而亡哉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汝何之
儃佪徘徊不去貌干傺謂少求傍偟於君側也重
增益也離遭也言巳欲徘徊不去少求傍偟於君
側以竭吾區區忠誠之心則恐重得禍患逢罪過
也高飛遠集謂人之高舉遠遁猶鳥之高飛於此
而遠集於彼也罔無也汝屈原設爲君以指巳也

之往也言巳欲去君而不仕則又恐君得無謂汝
欲遠去我果將何所往乎欲留則有禍欲去又不
能此所謂進退維谷者也使忠臣至此其情亦可
悲矣其世道亦可知矣上章言造怨於讒賊此章
言造怨於人君
欲横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
横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背在後者也膺胷也
在前者也牉中半而分也二者本相待以成體可
相合而不可相離者也苟牉而分之則背膺之交

痛當何如哉鬱如草之屯而不舒也結如繩之束
而不解也紆如絲之縈而不理也軫如車之動而
不定也四者狀憤懣之極也上二句言巳欲妄行
違道而變節以從俗則吾此志久巳堅確不忍易
初而屈志也承上二章而言下二句朱子通上三
章而言是也瑗按此上四章蓋因厲神之言而答
之者也但厲神勸巳變志而答以志巳堅而不忍
變勸以勿行異路而答以不欲横奔而失路其餘
所謂危獨離異以下數語君深以爲然者屈子其
亦以厲神頗爲愛巳者故直以衷情而悉訴之也

歟
檮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糗芳
木蘭蕙申椒江離菊五者草木之芳香者也參錯
而言之耳檮舂也矯揉也糳精細米也播種也滋
灌溉也一曰蒔也五者亦參錯言之耳非必此方
可檮而彼方可矯此方可糳而彼方可播且滋也
糧糗皆乾糒飯屑也今北方猶謂之乾糧亦參錯
而言之耳芳言氣味之馨香也總承上諸物而言
也此章承上章言巳作忠造怨而至于無所容如

此則世無知已者亦將諫備此芳香之糗糧而願
於來春之日終於高飛遠去而已耳又安能久鬱
鬱於此而中彼殘賊之禍哉瑗按此與下涉江作
於一時蓋在秋冬之間也故願春日以爲糗芳欲
待來春從容而去猶孔子遲遲吾行之意也至於
涉江復叙秋冬之風景君將即日而引去者其因
禍患之迫切而危殆不安之甚故有不待來春者
矣此章所言香草固爲比喻而所謂春日遠遁之
志蓋實録也不可槩以託詞視之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

願曾思而遠身
質如字朱子謂猶交質之質音致非是屈子多以
情質對言如懷情抱質情與質信可保不一而足
蓋單言情者乃情寬之意而此對言者又當有內
外體用之分王逸曰情志也質性也似矣莊子曰
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而以質爲性
也久矣不信承上欲隱之志而言恐不足取信於
後也重申也著作也謂作此篇之文也言已備著
糗糧而遠隱之志恐後或變易而情質之不足以
取信故重著此文以極陳利害道忠誠以自明已

志而决於隱去無疑也或曰重再也蓋前此嘗有
所作以道去志恐情質或遷於寵利或怵於禍患
而不足以取信故再著此文以自明也但屈子所
作不止于今之所傳者而特無所考耳亦通撟舉
也茲此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與前
偎媚之媚不同私處謂隱居以自娛也曾思遠身
猶言深思高舉所以熟思審處而欲奉身遠遁以
避害也此二句言隱居樂道而歛德避難不可榮
以禄也至此則得以優游卒歲而讒賊雖欲害之
將見名可得聞而身不可得見矣楊子雲所謂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是也則彼讒賊雖有矰弋罻
羅之機械又將安所施乎故涉江曰迷不知吾所
如曰余將董道而不豫其籌之久矣孰謂屈子無
明哲保身之道耶孰謂屈子肯自沉流而死耶後
世不解此意故解此二章與涉江之篇多牽強支
離也二帝三王之書孔子之所删者也孟子乃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故
學者觀書貴有真知獨見不可不求諸心而徒傍
人籬壁拾人涕吐也吾之於楚辭也不敢求異也
屈子投汨羅之事相傳千載而予獨斷斷然不信

者亦惟執屈子之書求屈子之意以折中而已矣其出於他說者蓋不敢盡信也嗚呼太史公之作列傳而屈子之事已不得其詳而甚畧徒以涉江懷沙二賦雜之以成傳耳蓋屈子僻在楚隅當時又無知者況其死未久而楚遂亡楚亡未幾而秦項紛紛矣其事又孰傳而孰道之耶其所謂投汨羅而死者又安知非因楚辭中所言赴淵之說而不察其爲反辭而遂附會之耶杜少陵思李白詩有騎鯨之語而後世遂謂李太白於采石江捉月投水而死又有騎鯨上天之說至今采石有冢有祠嗚呼太白果死於江耶不死於江耶註楚辭者俱謂屈原投汨羅而死以女須爲姊且謂汨縣皆有原廟及女須廟安知非太白類耶雖有古迹吾不之信矣瑗最好古者非不信也吾信屈子之所自言者而已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涉江

瑗按此篇言已行義之高潔哀濁世而莫我知也欲將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寧甘愁苦以終窮而終不能變心以從俗故以涉江名之蓋謂將涉江而遠去耳末又援引古人以自慰其詞和其氣平其文簡而潔無一語及壅君讒人之怨恨其作於遭讒人之始未放之先歟與惜誦相表裏皆一時之作惜誦叙已事君之忠已畧盡矣特末二章言其欲隱之志故此但決其隱之之志耳舊說謂原旣被放渡江之初之所作恐非是篇内曰旦余將濟乎江湘曰余將董道而不豫曰忽乎吾將行皆是自欲遁去之意此時其志雖決然欲去而尚未去故重著此以自明也故屢曰將也將者未然之詞但不能考其爲何年之作然謂之曰年旣老而不衰其在頃襄王之時歟觀此則屈子亦未嘗縻戀於朝忿懟不容也其所以惓惓不忘乎懷襄者蓋

傷其信讒放巳使小人之日得覩國家之將亡故不能無責數君相自明巳志之詞此又天理人倫之至而忠臣義士之不容自巳焉者也非過也班固譏其露才揚巳強非其人愁神苦思乏大雅之明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亦妄焉而巳矣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幼少年也好愛也奇服偉麗美好之服飾也下文長鋏高冠明珠寶璐皆是矣以喻巳高潔之行老耄年也對幼而言不衰猶言不懈怠也言巳好此奇服之心雖年巳老耄而猶不懈怠也觀此二句屈子可謂聞道之早而守道之篤矣帶謂懸之於腰也鋏劍也或曰劍把或曰刀身劍鋒大抵鋏亦劍之別名也史記馮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蓋古有長鋏短鋏意者長鋏乃君子烈士之所佩而短鋏乃刺客之流之所用者乎陸離光輝貌冠如字舊讀作去聲非是切雲王逸曰其高切青雲也是矣蓋甚言其冠之高可以上切雲耳五臣曰切雲冠名朱子亦曰當時高冠之名非是後世有名切雲冠者自是倣屈子之言而取義耳崔嵬高貌此二句對偶極精巧以冠對帶實對虛也以切雲對長鋏假對真也此非大義亦屈子用心筆力變化之妙處雖不拘拘求於文字之間要亦非漫言也被佩皆泛言佩服之意王逸曰在背曰被在腰曰佩男子不應服其珠於背也蓋屈子奇服之好非特寓言而冠劍珠玉實當時之所喜好佩服

者也此蓋賦體而有比意非全比也明月珠名以其夜能光輝有似明月故以爲名淮南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是也然亦稱夜光之珠其義一也蓋美珠也寶猶貴也璐美玉名寶璐謂玉之至貴者也或曰冠者男子之服劍者男子之所有事而玉者君子無故不去身者也屈子佩之宜也而又佩明珠者未之前聞也瑗曰古之君子無所不佩隨人之所喜好而有所比德者皆可佩也故孔子劍玉之外又佩象環五寸可見古人於玉之比德劍之衛身必不可去之外而他所佩者由夫人也自

古道衰微日趨苟簡遂指珠玉爲婦人女子之飾
鄙長鋏爲武夫之事詘高冠爲𢑥異之流而聖賢
垂世立敎養德養身之意抑荒矣以屈子好古之
心獨行之志烏能見容於溷濁之世哉吾於是深
有所感矣溷不潔也濁不清也莫余知不知已所
好奇服之美也高馳猶言高蹈也不顧不慮也言
已方勇往直前徑行高步從吾所好而不暇顧慮
世俗之知不知也豈因溷濁之世不能知我而遂
變其所守哉其年旣老而不衰之志可見矣虬螭
皆龍屬重華舜號瑶玉名或曰瑶圃謂懸圃也崑

崙山名見離騷玉英謂玉之英華也朱子曰登崑
崙言所至之高食玉英言所養之潔瑗拔壽比天
地光齊日月是又推言居移氣養移體之效驗也
此章言已所好服飾之奇異於世俗而世俗溷濁
無知已者亦不因之而少有所變也方將乘靈物
從聖帝遊寶所益期所居所養之高潔也夫屈子
求知於古之聖人而不求世俗之知者非絕俗也
彼世俗但知服艾以盈腰蘇糞壤以充幃而此奇
服則不知也不知而求知之是狥俗也而強使知
之是邀名也雖然屈子所好之奇服乃古聖人之
常服也自溷濁之世而觀之以爲奇耳是豈驚世
駭俗詭異之奇哉又按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
非謂生而不死也其綿綿之壽與天地相比烱烱
之光與日月爭齊者亦惟吾道而已矣彼世俗之
庸庸碌碌混混然與蜉蝣同起伏與草木同朽腐
又豈能知清脩之士體道之人芳名媺節眞可與
天地並悠久日月並照臨哉此可與智者道而不
可與俗人語也淮南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李白曰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可謂知言矣駕青虬以下至日月齊光皆承上二

句一氣講下所謂高馳而不顧是也登崑崙食玉
英與遊瑤圃並看皆承吾與重華句來此章大旨
在寶璐截上言奇服之好自少至老而不變下言
不求知於世俗而求知於聖人也朱子分章皆非
是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上世溷濁而莫余知泛舉一世而言此哀南夷之
莫吾知專指楚國而言直至重昏而終身爲一段
皆一氣講下不過反覆言已好此奇服而楚人旣
莫我知亦惟隱去而已矣決不能變心以從俗也

旦早朝也猶言明日遂行耳甚言欲去之速也濟渡也江湘二水名曰淵沅曰鄂渚曰辰陽等語皆豫道其所經之路曰車馬曰舲船皆豫道其所乘之具意謂吾將由此道乘此具從此而逺去矣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乘猶登也鄂地名今鄂州是也小洲曰渚以鄂渚爲名者後世也洪氏曰自隋始反顧回視也欸音哀歎也朱子引史漢亞父曰唉與欸同又謂唐人用欸乃皆此字柳子厚詩曰欸乃一聲山水緑是

也洪氏又引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朱子亦引以爲證則然者非歎也義又不同非是瑗按楊雄法言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晉李軌註曰欸者歎聲吳秘註曰怒聲司馬光曰欸烏開反是漢人已用欸字矣唐人所用欸乃之欸音襖乃音藹蓋歌聲非歎聲方言所云蓋然詞非歎詞今當以法言爲證蓋謂始皇方獵六國而王翦又且爲之磨牙吮吻嘆其不足以肆其噬嚙之酷而助其暴虐也朱子所引史漢亦通蓋字之偏旁口與欠亦多通用如嘆歎是也則唉欸亦可相通明矣或曰還當作徊欸之欸字欸者叩也有感觸之義未知其審緒餘也步行也邸王逸曰舍也是矣朱子曰至也亦是蓋邸抵可通用洪氏曰邸無舍義引風賦曰邸華葉而振氣注曰邸觸也未之思矣夫邸抵觝古多通用而古人名所居之處爲邸舍久矣孰謂邸無舍義也一又作低朱子謂如招魂軒輬既低之低非是二句蓋謂行於此而止於彼如離騷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焉止息之意也方林猶言廣林也舊解爲地名非是以上山皋照之可見也或曰爾雅曰野外曰林亦通上曰步下曰邸

上曰馬下曰車上曰山下曰林參差互文耳蓋謂乘此車馬驅馳於山林之道間也楚辭此類甚多讀者須以意會此承上章既渡江湘而言王逸曰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向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瑗按南夷莫吾知而屈子長往之志决矣又復回顧而太息若不忍去者何也既不忍去矣又馳車馬而不少息者何也蓋不忍去者屈子之本心忠厚之至也而决去者不得已之至情保身之哲也二者固並行而不背也上章言江湘由水路而進此章言車馬由陸路而進上二句

還屬上章意或曰乘鄂渚而反顧二句謂已徘徊江上有感於道路風景之殊歎其不見知於世俗耳無不忍去國之意不忍去者固屈子之本心而此篇方道其隱遁之决而通篇絕無一句留戀之意古人作文篇各有旨奚必拘拘於此前人謂註杜詩者篇篇句句字字解爲忠君愛國之意則杜詩掃地矣楚辭亦然瑗按或人之說亦甚有理故附録之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

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乘載也舲船船有窻牖者或曰小船也上謂泝流而逆上也沅水名齊整也謂整理其擢也朱子曰齊時並舉也瑗按哀郢曰楫齊揚以容與則解作齊時並舉爲切而此只云齊榜當解作整理之義爲順不必拘一也吳國名榜櫂也朱子曰蓋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越舲蜀艇也洪氏曰艇與艑同艑船也見字書或曰吳恐當作吾屈子每以余吾對言聲相同而誤也瑗按九歌稱吳戈秦弓此作吳爲是汰水波回紋也蓋舉櫂擊水而生波紋而櫂又復撓之故曰擊汰容與不進貌淹凝滯貌回洄通古文省耳逆流而上曰泝洄言齊榜擊汰可謂用力矣然船猶容與不進者蓋以淹留於回水而逆上之故凝滯也三句皆承上上沅二字言之以見逆流之難耳舊俱解作眷戀故鄉之意恐未必然枉渚辰陽皆地名前漢武陵郡有辰陽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按水經則此二句又順流而下矣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可見順流舟行之速也大抵且余將濟乎江湘至此十餘句皆實紀道路之曲折非泛

語也且濟江湘謂橫渡江湘之水而西上也車馬之乘又由陸路而東走矣故下以上沅字別之乘舲上沅又西泝沅江之水矣而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又順流而東下矣地勢之紆曲水陸而並進情景之蕭索數十字之間具見之矣下文但言入漵浦居山林而不復舉其地名者屈子此時其志殆將隱於武陵乎故至今人談山水之幽者尚稱武陵源焉又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秭歸本國屬武陵註云縣北百里有屈原故宅則屈原武人也涉江之作其孔子歸與歸與之嘆乎此上數十字若

泛泛而讀之不惟只見其語之顛倒重復爲可厭
而亦爲無謂之詞諷誦之間吾見其嚼蠟矣端正
也直不曲也皆指心言易曰敬以直内僻幽也二
句緒上起下之詞其意蓋謂吾道之苟是而吾身
雖晦亦無妨也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
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
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
終窮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五臣曰溆亦浦類蓋溆浦
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別名耳舊解爲地名非是
儃佪徘徊自得之意五臣解作邅轉廻旋紆曲深
與之意亦通如往也迷不知吾所如言已隱入溆
浦之深徘徊自樂而世俗之人蓋有迷不知吾之
所往者矣夫且不知其所往矣則彼讒人又烏得
而害之哉下文林之杳山之深亦皆承此句而發
揮之耳杳冥冥皆深晦之意猨狖獸名見九歌二
句言入林之深與猨狖同居也蓋大舜與木石居
與鹿豕游之意舊註解爲非賢智所處謬矣屈子

方且欲使世人不知其所如也又奚厭乎深晦哉
至於下文哀其無樂而幽獨愁苦而終窮者是又
甚言其山中之寂寞而非人之所堪而已則甘之
不能變心以從俗也所謂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
樂之意讀者須會作者之意可也峻亦高也蔽日
甚言其山之高也下山之下也霰雨凍如珠將爲
雪而先落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紛盛貌
垠畔岸也無垠言霰雪之漫漫無涯也霏霏雲盛
貌宇屋簷也蓋山高則宇高故雲氣反在下而承
之也雲日言山上之峻高雨雪言山下之幽晦林

木猨狖又言山中之深隩也其無樂可知矣其幽
獨可知矣其愁苦可知矣屈子寧甘於終窮而終
不能變心以從俗者其志又可知矣豈以寂寞而
悲悠乎哉讀者以意逆志可也嗚呼其與矰弋機
而在上罻羅張而在下願側身而無所者又優游
而可樂矣此屈子所以决於隱而不疑也此所以
且欲濟乎江湘也此所以世人迷不知所如也而
彼讒人者方且鼓如簧之口而呶呶不已何哉其
亦不量屈子之心矣瑗按上言秋冬緒風此言雲
雨霰雪此蓋實紀其時也而王逸俱解爲取譬之

說大謬矣

接輿髡首兮桑戶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也見論語歌鳳衰以譏孔子者也髡去髮也髡首謂剔去其頭之髮也法言曰狂接輿之被其髮也蓋初被髮佯狂後乃自髡避世不仕也故或稱被髮或稱髡首桑扈亦隱士也卽莊子所謂嗟來桑戶乎是也戶扈通用或從省也臝行謂赤體而行也朱子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

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卽此臝行之證也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也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賜劍自死盛以鴟夷而浮之江故曰逢殃逢殃遭禍也見左傳史記及莊子鄒陽書諸傳多有之比干紂之諸父一曰紂之庶兄聖人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曰葅醢葅淹菜醢肉醬也亦見離騷天問忠不必用言伍子比干也賢不必以言接輿桑扈也以忠賢二句橫入四子之中楚辭多有此體前世皆然指上四子今之人指南夷也壅君讒黨在其中矣蓋謂處暗世遇亂君賢者屈伏忠臣見害自前古而已盡然矣而我今之遭讒被怒又何獨怨乎蓋援引往昔以自寬斷深明已之無怨也五臣曰此自抑之詞是矣董督也道謂前途之道路也不豫不猶豫而狐疑也決之之辭重昏言山中杳冥幽晦也重昏終身卽上愁苦終窮之意二句言因歷觀日古前賢皆不能得行其道而多被患害故已深有所感催督上道而決於隱去無

疑其處深山杳冥幽晦以終身也董道不豫謂自湘而鄂自鄂而沅自沅而辰陽決於隱去也應上旦余將濟乎江湘以下十餘句有易見幾而作介於石不終日之意舊註董道爲正身直行非是重昏終身應上入漵浦以下十餘句有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之意大抵此篇極明白整齊有脉絡條理篇首奇服至寶璐一段是頭腦言己之所好尚如此世溷濁莫余知與哀南夷莫余知提起對看皆承奇服說來世溷濁是泛舉一世而言至日月齊光爲一段故其詞氣輕舉遠遊之意哀南

夷是專指楚國而言至重昏 終身爲一段故其詞
爲隱遁山林之意上段是託言而遣與下段是紀
其實而有所指非復比興寄託之言與上段稍不
同讀者不可不察然下段又有三小段意且余將
游乎江湘至僻遠何傷是一段叙隱去之道路入
漵浦至愁苦終窮是一段叙隱居之處所及山林
之幽晦亦承僻遠何傷而來也接輿髡首至重昏
終身是一段以自寬其憂決其志總承上二段而
來也

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

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
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鸞與鳳凰三者皆神俊之鳥治世則見亂世則隱
日以遠謂當時世亂而遠去也燕玄鳥也雀鷰鷃
之類烏鴉也鵲乾鵲四者皆凡庸之鳥巢鳥窠也
王逸曰高殿敞揚爲堂平場廣坦爲壇又中庭爲
壇瑗按尚書金縢註曰築土曰壇禮記祭法註曰
起土曰壇是壇乃起土而築之者也此所謂壇者
盖指臺觀之類歟朱子以此上四句比仁賢遠去
而讒佞見親也露申朱子曰未詳辛夷香草也死
謂枯槁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王逸曰露暴
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
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顚墜也瑗按
王解露申亦爲牽強詳本文正意則露申似亦是
香草之名離騷及惜誦凡三言申椒所謂申者或
指露申歟他無所據未考其審姑缺之此二句只
言香草死林薄則資菉葹以盈室服艾以盈腰蘇
糞壤以充幃可知矣腥臊臭之惡味也御用也
並御謂兼收並蓄而不舍之意芳香味也指椒蘭
戠桂之屬薄附也左傳曰薄而觀之薄迫也逼近

之意與上林薄之薄音同而義異朱子以此上四
句比汚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陰陽易位時不當
如春夏行秋冬之令秋冬行春夏之令皆是時不
當位而變易也瑗疑此二句又似自從易小象來
大抵此上十句或以動物或以植物或以人事或
以天時喩君子小人之失常下言已所以懷信侘
傺而忽乎吾將行以遠隱者爲此故也懷信舊說
謂已懷忠信之道不合於衆故悵然而遠行也或
曰惜誦云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故此
云懷信謂不忘前日之言也前篇已有隱之之意

至此則隱之之意決矣瑗按此篇在惜誦之後而此篇又不過發明前篇篇末二章之旨前篇其詞危此篇其詞平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大抵涉江之作欲隱而去故從容冲雅恣而不怒哀而不傷有井貧苦安淡薄若將終身焉之意可謂善於處窮能於避讒而從容乎退以義者矣世俗不深考究遂謂屈平一遭放逐不勝鬱鬱無聊之意自投水死何其譏人之疎而觀書之畧也前篇雖多愁詞大抵皆關於君國者而自歎之詞又多和平雅淡讀者不可不知也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

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也瑗按余吾他篇亦屢屢言之細味此篇之旨朱子之說未必盡然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旦余將濟乎江湘亦未見其平也曰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吾與天地兮比壽亦未見其倨也洪氏曰此篇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得之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哀郢

瑗按史記楚世家周成王時封楚熊繹於丹陽及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楚頃襄王之子為考烈王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命曰東郢屈平當考烈王徙壽春之時死已久矣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頃襄王時事也又按秦世家秦昭王時比年攻伐列國

赦罪人而遷之二十七八年間連三攻楚拔黔中取鄢鄧赦楚罪人遷之南陽二十九年當頃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東至竟陵以為南郡燒墓夷陵襄王兵散敗走遂不復戰東北退保於陳城而江陵之郢不復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遷之東方屈原亦在罪人赦遷之中悲故都之云亡傷主上之敗辱而感已去終古之所居遭讒妬之永廢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其曰方仲春而東遷曰今逍遥而來東其遷於東方無疑但過夏浦上洞庭渡

大江不知其實爲東方之何郡邑也舊註謂屈原被楚王遷巳於江南所作非也朱子又謂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夫所謂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者乃指國亡君敗百姓被秦遷徙即史記之所謂襄王兵散遂不復戰而東走是也朱子謂離散爲凶荒絕無所據失其旨矣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純命謂天命不雜而有常也今楚之失國則雜亂

而無常矣瑗按詩書敘喪亂之故多歸之天命太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是矣震愆驚惶失錯也離散而相失猶孟子所謂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即承上句而申言之耳仲春二月也此特紀其時爾朱子從王逸之說而推衍之謂二月陰陽之中冲和之氣人民和樂之時也其說精矣恐當時屈子本無此意不然下文曰甲之朝吾以行又將何以解之耶昔秦昭王遣將白起攻楚遂拔郢赦罪人而遷之於東屈原久遭罪廢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歸告而歎恨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祐我國家相協民居而使國亡君敗民遭此流離之苦也此下十一節皆承東遷而言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

故鄉指郢都也就遠謂東遷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此句總言之下八節又以江與夏分言之第十一節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又總言以結之也流亡謂爲罪人而遷徙也王逸曰言巳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軫痛也甲日也朝旦

也言以甲日朝旦而啓行也瑗按上章紀其時此章紀其日史記載拔郢之歲不紀時日觀此可以推矣豈獨少陵爲詩史哉人但知少陵之詩可以考唐之亂而不知屈子之騷尤可以徵楚國之敗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慌惚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郢都即指漢南郡江陵縣也閭里門也怊悵然貌慌惚不定貌焉極猶言無窮也楫船櫂也齊揚衆舟同舉也容與徘徊貌不忍遽離故鄉也上章言

行猶未行也此則發卅而長逝矣瑗按何百里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楫齊揚以容與則可以知東遷者非只屈原一人也而篇内之所謂去故鄉而就遠發郢都而去閭望長楸而歎息哀州土之平樂其所叙流離等語非獨述一已之懷也蓋將以衆人之憂而爲憂也至於哀見君而不再得曾不知憂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至今九年而不復則其愁思之所在微意之所存衆人有不得而知者矣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而古人冢於墳墓上種之故後世亦指墳墓爲松楸望而太息謂瞻望弗及令人痛傷也淫淫不止貌霰雨雪雜下也字見詩與爾雅淫淫若霰涕泣之甚也始而望焉既而太息焉既而涕泣焉其情之愈哀愈甚者蓋古人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哀墓之無主也柳子厚曰每遇寒食皀隷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之養者今此東遷終無反國之期而丘壟之汞無主矣能不哀哉横渡水曰過夏首夏水口也西浮謂西向而流也回首曰顧龍門王逸及水經皆謂郢城之東門是也前所出國門而軫懷即出此門也江陵記以爲楚南門朱子從之非是上云遵江夏以流亡蓋自郢都而東行也此云過夏首而西浮是又横過夏口而向西浮故回首顧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瑗按此上三章初言去故鄉次言去閭里次言去墳墓其叙事以漸而愈切初言軫懷次言恍惚次言涕泣其叙情以漸而愈甚讀者須知此意而厭乎不見其爲重複之可厭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

焉洋洋而爲客

嬋媛顧戀留連之意眇猶遠也蹠踐也水東流爲順流從順流而從也此云順風波而流從則又從西而轉之於東矣焉音煙洪氏如字讀非是洋洋無所歸貌此承上章而言已顧視龍門不可得見則心戀懷傷眇然不知其所踐矣且今順此風波縱其漂流而洋洋乎果將安所而爲客邪蓋故設爲無所歸止之詞以見去故鄉而就遠也下章忽翺翔之焉薄意倣此或曰戰國之時其徙都遷民

固其常事然罪人倉卒被驅逐吏而行實未有的知其果遷於何所者非特設言耳蓋不使之知者恐其豫防生變而敵國邀擊之也其說亦通

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凌憑凌也其舟楫之簸盪乎水若憑凌之耳舊註曰乘也陽侯水神也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曰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註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因謂之陽侯之波也氾濫大水貌薄止也翺

翔焉薄言人之漂泊而行不知所歸猶鳥之翺翔而飛不知所止也絓懸也蹇產詰曲貌洪氏曰山曲曰嶬嵯蹇產古省文耳絓結言憂心如繩之絓結而約束不可解蹇產言憂思如山之蹇產而局促不能開豁也此承上章而申言之耳凌陽侯之氾濫卽順風波而流從也忽翺翔之焉薄卽眇不知其所蹠焉洋洋而爲客也心絓結而不解二句卽心嬋媛而傷懷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運回轉也地勢以東爲下下浮謂順流而下浮也卽上順風波而流從之意前言過夏首而西浮也今又將運舟而東浮矣方將運舟而東浮也則又將上洞庭逆流而泝矣方且逆流而泝也則又將順流而下江矣二句之間其道里之縈紆遷客之顛沛具見之矣然謂之曰下江則此時蓋已過夏水而入大江矣終古之居謂先人自古居於此土而子孫百世不遷者也今則失之漂搖而來東矣瑗按此上三章初言不知其所蹠次言翺翔之焉薄設爲無所歸止之詞終言逍遙而來東卒指其

所向之方以實之也詩經多有此體又按逍遙本優游行樂之意今又當解作漂搖流落之意故讀古書者不可以詞害意也或曰首二句言道里之縈紆第三句言故鄉之日遠末句言遷謫之流離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靈魂猶今言魂靈謂人之精神夢想也王逸曰精神夢遊還故居也是矣須臾頃刻也返猶還也謂還故都也二句言夢寐之思故都無頃刻而忘之其眷戀之情可知矣浦水中之沙洲也背夏浦謂

已過夏浦而在已背後也西思謂漸近所遷之東方而郢都又在於西矣故曰背夏浦而西思思者默念深想之意非回首顧望之謂也此時蓋已過夏水出洞庭入大江久矣故都之日遠矣故哀思之深而憂寐之不忘也朱子曰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向以思郢也非是或曰上二句言憂寐之頻下二句言思歸之甚惟其思之甚故憂之頻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水中高者爲墳詩曰遵彼汝墳是也大墳則可以望遠矣遠望遥瞻郢都也上章言思之此則言望之矣州土謂郢都之風土也平樂謂地寬平而人饒富也江謂大江也蓋此時夏水雖盡而大江猶未過也介間也與界同一正作界遺風猶言緒風也此章言已登大墳以回望故都本欲聊以舒吾之憂心然故都平樂之風土日邈以遠而漂泊於此大江之介感風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朱子解遺風爲故家遺俗之善也非是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陵陽朱子曰未詳竊按洪氏解前陽侯引淮南註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則此陵陽卽陽侯也明矣陽侯兼稱其爵陵陽專稱其國耳洪氏解此又引仙人陵陽子爲說是亦過求之鑿也當陵陽之當如兩雄力相當之當謂陵陽之波起而舟以當之也其義與前陵字相近焉至猶言何所歸也淼渺同洸漾無涯貌渡濟也於是始南過大江而迫近所遷之地矣焉如猶言何所往也此二句互文而重言之耳蓋言已乘此陵陽之波淼然南渡大江矣

果將何所歸而何所往耶實反言以深見遷客之流離故都之日遠也上言方仲春而東遷今逍遥而來東則當時所遷之地乃在東方而此云南渡者蓋南渡大江者所由之路而所遷之方又將從南而轉歸於東也或曰當時所遷之地恐在東南之方而非正東也未知其審大抵此上所言經由之道自郢至東皆係水路其大勢雖不過沿江夏二水之間然或東或西或南或上或下其水勢之曲折縈廻敘述最詳非嘗遠遊經歷者不知此意嚴滄浪曰九歌不如九章九章哀郢尤妙蓋指此

也如以詞而已矣未見其勝諸篇也瑗嘗謂此文似一篇遊山之記盖有得乎禹貢紀事之法但脫胎換骨極爲妙手非後世規規模擬者比也其所叙憂愁之情者特欲雜之以成章耳不知者鮮不以爲重複可厭也但今瑗所註者特按文畫圖以意推測而言之未知其果是否也嘗欲褁粮直至郢都遵江夏以遊遊而遍歷其地親訪遺迹則此文之妙當有出於想像之外者矣惜乎此時未暇且姑依文以釋之尚當竢親歷而更訂焉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夏之爲丘指宮殿而言孰誰也兩東

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東門之蕪指城郭而言瑗按秦將拔郢之時而城郭宮殿其燬者多矣史記獨載燒墓夷陵者舉其重者而言也吾故曰離騷足以徵楚國之敗者此類是也或曰屈子備言宮殿城郭而不言燒墓何也曰望長楸而太息蓋已先言之矣此騷之可以爲史也然夏屋已丘墟矣而襄王曾不知之城門已蕪穢矣而曾不知先王所設以守國者不可廢也非真不知也安於敗亡苟受困辱而無慨復之志君付之不知也則襄王之不足以有爲可知矣屈子之責襄王者深矣又按此上三節初言故都之日遠次言州土之平樂次言城郭宮殿之丘蕪其叙事以漸而切而情亦因之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怡樂也憂憂相接言憂心如連環不斷絶也朱子曰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此句即申言心不怡之長久然其所以憂而不樂之意蓋悲遷流於東而郢路遼遠故都云亡江與夏之不可復涉矣江與夏之不可涉謂從此再不得復涉江夏而歸郢都

耳瑗按此篇乃是東遷既至於其所而追思途中之情所經之道而作者故叙道路之曲折詳細始終具備如此焉此上十一節皆述去國之悲及所經之道也此下四節蓋悲巳之久放遭讒之嫉妬也亂辭則兼此二意

忽若去而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忽若去猶言忽若遺也不信不信任也不復不召還也按秦拔郢在頃襄王二十一年今曰九年不復則見廢當在頃襄王十三年矣但無所考其因

何事而廢耳朱子解夏之爲丘東門之蕪曰不知在故郢後幾年也又曰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夫夏之丘門之蕪卽爲秦將白起拔郢燒陵之事無疑矣又曰不知在此後幾年惟其不以此篇爲拔郢之時所作故不知所廢之年是皆未之深思也慘感傷貌不逼言憤懣之氣填塞於胷也侘傺猶傍偟也失志貌蹙促也含蹙言心中之局促也此章言巳廢斥之久而憂思之深也

外承歡之淖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

外外貌也以見中心之不然承奉也承歡承奉君之歡心也汋約語媚態與他所用汋約字不同諶誠也荏亦弱也論語曰色厲而內荏詩曰荏染柔木稷按弱蒻同招魂曰蒻阿拂壁蓋荏蒻皆柔軟之木此雖無係大義觀此亦可見古人之用字皆有來歷而學者不可不知也難持不能自主也二句言佞人之害深而君心之易溺也湛湛澄清貌忠貞之澄清與讒諛之溷濁而相反也願進欲告之於君也妒者忌人之有也披離亂雜貌故花之將敗草之將衰皆謂之披離謂紛披而離散也舊解爲衆盛貌蓋以亂雜解之則衆盛在其中矣鄣壅也此二句言巳欲進思盡忠而讒人妒忌披離以鄣壅之也此章承上言黨人之佞足以傾人君之心而阻忠臣之進以見巳久廢不復之由也朱子曰言小人外爲諛悅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妒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爲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離騷言茂行此言抗行茂言其盛抗言其高也瞭目明也杳杳廣遠高大貌猶論語之所謂巍巍蕩蕩也薄天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嫉者惡人之有也被猶加也不慈不愛其子也堯舜皆以天下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僞名非實有是事而妄受虛名也此承上章妒披離而障之之句而言以責讒人也堯舜之德行杳杳薄天可以瞭然無疑而讒人猶紛紛嫉妒以毀謗之而僞加之

以不慈之名何其不知量也嗚呼堯舜之行不以讒人嫉妒而有損則屈子之忠又豈因讒人嫉妒而有所泯哉吾見讒人之用心日勞日拙而聖賢之心事愈抶愈明浮雲之點綴又何傷於日月之明乎上官大夫之徒亦可以自省矣

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此承上章謀荏弱而難持之句而言以責人君也憎惡也慍含怒意惀愁恨也惡而至於怒怒而至於恨言疾之之甚也憎慍惀之脩美猶雜襍覽相

觀於四極之文法既言覽又言相又言觀以三字相連爲意古人多有此文法洪氏解慍爲心所蘊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惀惀固訓思也然以慍爲蘊非是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慍此用其字也又曰屢憎於人惀字雖無所考以上二字推之當從予解爲是吾故曰解吾人之書當以意會不可盡以訓文爲拘也脩美猶言長才也好愛也夫人指讒人也忼慨激烈軒昂之意本大丈夫之事非不美也但讒佞之人外貌故爲此忼慨之態而其中實懷承歡汋約之心而人君懲不深察而好之耳必如

屈子之離慜不遷知死不讓而後足以謂之忼慨也故曰好夫人之忼慨以見不知好君子大丈夫之忼慨也嗚呼君子之脩美外若迂闊而其實可大用也而人君則疾之小人之忼慨外若可喜而其實可深惡也而人君則愛之此所謂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者也夫白黑上下兒童之所能辨也君子小人庸主之所能知也然而每每變亂而倒置者固讒人鄣壅蔽隱之害而亦由人君之心意軟弱不能自持樂其承歡汋約之態故雖明明知其爲君子而蹇蹇然不能用明明知其爲小人

而戀戀然不忍舍也是豈眞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哉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固然也然知之而不能決之者往古如此者抑又多矣後世人君之用臣也可不知愼所愛憎哉衆指忼慨之徒踥蹀衆進貌日進進而不已也美指君子之流超遠謂超然遠去也踰邁猶言遁逸也惟人君好夫人之忼慨此所以黨衆之小人紛然而日進也惟人君憎慍惀之脩美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然而遠遁也惟黨衆之小人踥蹀而日進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然而踰邁也固有見幾而作不待遷黜而放逐者

矣嗚呼小人之進君子之退也君子小人之一進一退係於君心一念好惡之微而國家之治亂存亡隨之矣可不知所謹哉下二句承上二句而言朱子以美超遠而踰邁亦貼小人講非是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目謂引目遠視也流觀謂周流遍觀也冀期望之意一反何時謂意欲期望一還郢都不知其果於何時而得歸也蓋甚言其無反國之期耳鳥反故鄉思舊巢也狐死首丘念舊窟也首丘謂以首

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天地之閒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故大鳥獸以至啁噍之微丧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而鳴號躑躅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淮南曰鳥飛反鄉狐死首丘各哀其所生也蓋襲此語信非吾罪而棄逐蓋冒已之遭放誠非實有罪過特以讒人之妒君之不明耳忘謂忘其故鄉也何日夜而忘之即上何須臾而忘反之意瑗按此時郢都已破宫城之毁陵墓之焚君上之敗走百姓之離散而故國為荒凉草莽之丘墟矣屈子猶拳拳欲歸故都者亦謂得如鳥獸之死于舊巢舊窟足矣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為豐者非虛語也然懷王客死於秦鄙襄王旅斃於陳城竟不以故都為念曾不知夏之為丘孰兩東門之可蕪也是誠何心哉夫郢自楚文王遷都以來至懷襄幾四百年而祖宗舊物一旦為暴秦所奪曾不知一恩及之方且卑卑然與之會盟講和入子為質其不足與有為而無耻也甚矣獨屈子抱區區之忠雖無日夜須臾而忘之亦將柰之何

哉屈子曰信非吾罪而棄逐者非急急于自表暴乎巳也蓋深責襄王之棄賢而亡國也使襄王聞屈子之言而深悔之復召還屈子與之共謀國政訓練所收十萬之東兵猶足以馳騁乎天下矣况區區之郢都又豈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哀郢之作而以讒人之嫉妒用賢之倒置終之豈無意乎襄王迷而不悟歸而無為使屈子之志竟莫能伸而千古之恨至今誦之令人太息不已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王卿　集解

抽思

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懷沙曰滔滔孟夏抽思曰悲秋風之動容可以考其所作之時矣洪氏曰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則抽思其作於是年之秋歟作於是年之秋則序當在懷沙之後矣是頃襄王時所作王逸以爲指懷王非是也或曰抽思作於哀郢之後在頃襄王之

時是矣然抽思尚多愁嘆苦神之語猶望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而懷沙乃多舒憂娛哀之言寃屈而自抑抑心而自強而已耳其氣漸平其態稍殺意者抽思作於東遷之秋懷沙作於次年之夏者也今按其說亦通未知其審不敢輒自移易姑從舊序因綴其說於題下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據而訂證云其篇內大旨則因秋夜有感述已思君念民流離遷謫憂歸故鄉之情之所作也其間何極而不至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數語又深有得乎吾儒性理之學切實之功而非宋與鄒衍之徒之所能窺其萬一者也戰國之時孟子之外一人而已豈特楚之巨擘而已哉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

鬱鬱憂而又鬱憂思之甚也永歎增傷申言憂之甚也蹇產不釋申言思之甚也曼亦長也謂之曰遭夜方長則孟秋之夜也此上四句海虞吳訥以爲比體大謬矣秋風動容謂寒氣中人使人顏容

蕭索而變易也動容猶言變色改容耳舊說俱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非是回如悲回風之回言風之旋轉不舍也極盛也浮浮猶飄飄也言秋風之浮浮然回旋飄轉極盛而不止故其氣之慘慄凛冽足以傷懷而損容也王逸訓極爲中言楚王爲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浮浮流行群下皆效洪氏訓極爲至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訓極爲至似矣而意又依王說朱子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皆非是也此句即應上秋風字而言之亦文順而

意穩矣又何必析而斷之以他求說邪數音朔頻也舊作上聲讀蓀香草以喻君也後倣此多怒怒而無節也慢慢痛傷貌此章言已之所以憂思者因感秋夜之長秋風之厲已鬱鬱於懷矣而後憶楚王之爲人數數然多怒而無節有如秋風之浮浮然回旋而不舍益使已心之慢慢然而痛傷也屈子愛君之心可謂無往而不在矣瑗按悲秋之說實昉於此而後世詞客皆謂宋玉悲秋而不知屈子已先之久矣王十朋又謂詩人之用故事多舍祖而取孫是何言哉瑗每嘆世人讀書多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雖博雅君子不能無此病故附其說耳

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

此下至少歌皆承上章惟蓀多怒而言願欲也遙赴不憚遠勞也橫奔不暇從容也或曰遙赴直言之橫奔橫言之亦通大抵急於救民親君故也覽猶省察也罪自外至曰尤楚王多怒性暴無常則民之獲罪有非其所自取者矣鎮謂安撫之也結微情以陳辭謂搏結此微情以爲辭而陳之也情者辭之蘊辭者情之著下倣此矯舉也美人亦指君也後倣此此章言已欲急於救民者蓋見民之遭怒多非其罪而已欲往一安撫之以慰民心遂將此情以告之於君使知有所改而息其怒也然言卒有不可結而詒者故感秋風之起而思君憂國之情有不能忘者焉覽民尤一句欲救民也結微情二句欲匡君也然匡君者又所以爲救民之本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昔謂往日也成言謂君昔日委任之時相約共謀國政而有一定之言也如春秋平成之成謂戰國君臣多有盟誓之事觀此語屈子屢述其意或當時亦有約言而後倍之者也曰者叙君始約成言之詞黃昏以爲期是也黃昏日沒之時喻晚節也淮南子曰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一日之終喻人一身之終也言楚王昔日與已相約之成言曾以終身爲期而毋許變易也中道回畔此又以行路而喻成言之不終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反復也他志謂生別意

而背昔日之成言也王逸曰信用讒人謂已不忠遂外踈也是矣此章言君與已始親而終踈已合而復離有言而不信蓋亦多怨無常之所使然也前解黄昏是從王洪之說甚爲明白朱子以婚禮釋之頗覺迂濶非是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憍驕同矜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荀子曰憍泄者人之殃也覽猶示也脩姱亦美好也美好脩姱喻才能也此章言楚王自恃其才能驕矜誇示於巳

故畔成言而怒逐已也瑗按當是時懷王已客死於外而巳又失郢都正當卧薪嘗膽延攬英雄相與共治以圖報讎之舉顧乃聽信奸佞怒逐忠良方且箕踞自恣回畔成言是誠何心也夫國家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理可與君子共而不可使小人參也久矣又况介於秦齊强暴之間侵伐多事之際父讎未報之日社稷爕敗之餘其可恬然而安謦然而肆乎匹夫有怨尚欲報之以萬乘而坐受困辱宜爲射者之所不取也况屈子又安能恝然於懷乎嗚呼拔郢燒陵之慘東走陳城之辱頃襄王之所自取無足責也然而國亡君辱正忠臣志士戮力王室之秋而以屈子之精誠才能曾不得效犬馬於其間而、爲大厦將頹之一木可慨也夫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閒閑暇也莊子曰今日宴閒是也察明也震悼猶言戰慄也不敢不敢進而自明也或曰前結微情以陳辭將以言而致之君也此云承閒自察則欲面諫之矣其情愈切而其事愈難其心愈悲矣夷

猶遲回之意所謂足將進而趦趄是也怛傷惻怛而傷感也憺憺怛傷貌洪氏解爲安靜非是九辯曰心煩憺兮忘食事是憺不獨解爲恬憺之憺讀古人書要當以意會隨其章旨而解之不可執一定之訓詁說文也下二句卽申言上二句之意大都謂已欲乘閒冀進而自明其情然心復悼傷而不敢進者恐君之多怒不惟其言之不聽而反重得罪故也朱子之解又多一轉折非是至曰觀此則知屈原事君惓惓之意蓋極深厚豈嫌以悻直犯上而取名者哉則其說深得屈子之心而足以

表章千載沉鬱之旨頗之推病其顯暴君過班孟堅譏其責數懷王其妄誣之非可以不攻而自破矣或謂承閒爲乘其閒隙之時閒去聲讀其意亦相通也瑗按此上四章言今日之所欲陳下四章追述昔日之所已陳者也

歷茲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歷猶列也茲此也佯詐也佯聾不聞謂已所歷之情所陳之辭雖實聞之而詐爲聾態君未嘗聞之也忠言逆耳不欲聞之故耳齊宣王聞孟子四境

不治之言特佯顧左右而言他即此意也切人不媚言忠誠懇切之人不能爲阿諛諂媚之事原自謂也衆指黨人也此章追述往日進諫之忠上不見納于君而下復見嫉于衆也屈子讒謗之因遷怒之媒其懇切不媚之所基乎嗚呼直道之不行於世也久矣有志者讀此能不爲之掩卷而太息也哉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

初謂往日成言之時也耿著言已所陳之辭乃光明正大昭彰宣朗之道而非卑汙隱僻愚君之説也豈不至今其庸亡謂其辭雖至今尚在而未滅也王逸曰文辭尚在可求索也是矣朱子曰庸何用也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之邪瑗按朱子之解又多以轉折不如前解平直讀離騷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辭害意不可也又按屈子所陳之辭今不可得而聞其詳然下二章之所言其王道之大聖學之純亦可以得其概矣雖至於貶謫遷逐九年不復歷年離愍阽於死亡而不變又

可以驗其所陳於君者乃巳平日躬行心得之實非徒責難於君而已也其視戰國遊説之徒初以三皇五帝之道誑其君而卒以縱橫闔押慘礉刑名之術售其能者不亦霄壤也哉朱子謂屈子千載一人信夫蹇蹇忠直貌願蓀美之可完言欲君德之全備也朱子曰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樂爲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爲此耳所謂尚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切矣此上二句追言昔日直道之害而因表巳盡忠之心也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
故遠聞而難虧

三五三皇五帝也彭咸殷賢大夫也望仰而慕之也指期而的之也像儀皆法也極義理旨趣之妙處也何極不至造詣之深也遠聞難虧聲譽之隆也此下二章啓人君之法古并示其功而歆其効也亦承上章願蓀美之可完而言言必如此而後君德可完也必先何極而不至然後遠聞而難虧也屈子此言可爲以片長寸善自足者誡干譽釣釆自欺者警矣學者宜深味之或謂三五句勉之

君者彭咸句勉之已者亦逼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穫

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善者吾性之所固有而人心之所同具者也非外鑠我者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名不可以虛作也下二句又以報施之禮耕穫之道申喻之也或曰先施而後有報是報非由外來乃由內出者也喻善不由外來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皆無所穫也是有實而後有穫非空穗之能有所得也喻名不可虛作也瑗按分帖亦逼總承亦可但朱子疑實字當作殖字瑗謂不若實字有味朱子曰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辭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
美好兮傲朕辭而不聽

少如字謂小歌耳故只四句猶後世所謂短歌行也一正作小字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舊作去聲讀亦小字之義王逸曰小吟謳謠以樂志也是矣朱子解爲樂章音節之名更詳之抽思猶

言盡心也言巳昔日爲君圖謀政治無并日夜勞心焦思而不休息君反不能平正其是非顧乃自多其能而爲余造怒倨我之言而不釆聽也此與下章倡言猶佹詩之所謂反詞總論前意反覆說之也瑗按并日夜而無正猶言并日夜而不止之意朱子謂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哀時命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則無正又似當解爲無由之意朱子亦解爲言無人能知巳之賢而平其是非也瑗嘗謂解古人之書當隨文會意不當以詞害意且古人用字實有一二與今不同學

者不可不知前解未有證據姑從朱子并附鄙見以俟後之君子云又按詩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是正字古或有極字之義此作并日夜而無極止之意方明白更詳之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如字大也不言歌者承上少歌而省文耳倡歌猶後世之所謂長歌行也此章十句皆是歌詞

洪氏讀爲倡和之唱朱子從之解曰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容更詳之鳥屈原託以自喻也南指郢都也漢北指當時所遷之地也屈原所遷之地其在鄂郢之南江漢之北乎故下文曰南指月與列星又謂郢都爲南狂顧南行又謂漢北爲南讀者要以意會可也朱子謂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非是此章是述集南而遷於漢北之地下文所謂異域者即指漢北也鄢郢乃楚王之都邑宗廟之所在而已又來仕於其國豈可謂之異域邪其非是也審矣好姱佳麗亦託言鳥之美也牉離散貌惸亦獨也不群不同於衆也無良媒在側謂無知己同志者在君之側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也道卓遠日忘謂已遠遷於此而君不念之也願自申不得謂已欲進而歷情陳辭不可得也皆無良媒在君側故也望眺望也北山即指漢北之山一作南山非是言已處此異域而不得還都故登山臨水之際舉目有風景之殊不覺深爲流涕太息也瑗按少歌言已盡心於君國而君不

納其謀此歌言已遠遷於異域而君不召其還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都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此下三章言憂歸郢都之情哀郢曰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是也按抽思畧有一二句與哀郢辭旨相同而鬱鬱之懷與哀郢並盛其作於東遷之秋無疑也篇首苦秋夜之方長憂不能寐而此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而憂稍殺也晦明若歲言秋夜之長自晦至明如歲之永未易曉也晦明二字須以意會不可平看遼亦遠也一夕一

夜也九逝謂夢魂歸郢都九次也夫夜既長路又
遠思歸又切一夕九逝魂勞甚矣此所以望夏夜
之短也朱子曰曉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
之切也瑗按此時郢都已爲秦所拔矣夷陵已爲
秦所燒矣頃襄王已東走於陳城矣而屈子猶惓
惓不忘郢者豈特不忘故鄉之情而已哉蓋將欲
襄王之振復舊物報秦仇讎而後已此屈子思郢
之微意也是時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
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使由此而退小
人進君子委任屈原苦身戮力如勾踐之於范蠡

則燒墓之辱不足報而郢可復矣柰何未幾復與
秦平而入太子爲質并於僻守一隅坐受困辱是
何心哉是何心哉吾見屈子之夢魂徒勞而思歸
之心孤矣悲夫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
兮魂識路之營營

路郢路也謂郢路遼遠而夢中茫昧曾不知其曲
直之可行但南指星月隨其方角而往耳朱子言
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皆是也下二句卽申
上二句之意徑逝直歸也言不知路之曲直所以
欲徑逝而不得也識路猶俗言認路也言魂營營
然南指星月而認路覓歸也瑗按此四句極盡夢
歸之情狀必嘗實有此情此夢者而後知其妙也
彼漫然而視之孰能味乎其言哉柳子厚夢歸賦
世稱其妙而不知其昉於此也若柳子厚者可謂
屈原之徒子弟矣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
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朱子曰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之心異於我
故難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

我之閑暇而不變所守乎洪氏曰言尚不知巳志
況能召我也或曰此四句乃通有鳥自南而申結
之自此以上皆倡歌也瑗按或人之說甚爲有理
故附之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瀨水淺處卽所謂灘也文選註曰水流沙上曰瀨
是也湍波流縈廻之處孟子曰性猶湍水是也王
逸曰湍亦瀨也得其意矣蓋湍與瀨字並看俗語
又謂高灘之下必有深湍蓋灘高水峻衝激而爲
湍耳曰湍流者倒文也逆流而上曰泝江潭二水

名舊解潭爲水深之淵非是卽今之潭州也狂顧猶狠狽之意朱子曰憂懼而驚視也是矣南行謂南遷也朱子曰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泝流而南行也此章言已經湍瀨泝江潭冒涉險阻狼狽南遷而不辭者聊以娛已之心志耳夫遷謫之苦人以爲憂而屈子以爲樂者蓋以爲吾道之果是吾心之所安也何流離顛沛之足患乎然則屈子之鬱鬱而憂思者其意蓋有所在矣豈爲一已之困窮也哉

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軫轉動也崴嵬巨石貌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則石之可轉動也久矣回猶過也超回謂超而過之猶言超越也度度量也隱進猶言潛滋暗長耳君子之爲善未嘗皎皎使人知也此章言已不能變心以從俗而爲人之所嫉也深矣已非不欲從俗耳使吾之心能如石之可轉不遭讒妬之禍亦吾之願也然柰志度之超越德行之進脩而不能易初而屈志何哉蓋反言以見已志之終不可變雖遭遷謫亦其心之所樂也瑗按屈子法古聖賢造詣精粗且知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方且守確然不拔之志拓廓然無涯之量使吾之德行隱然而進直欲並三五而邁彭咸之不暇也又奚暇計較區區之出處而遷謫之細故何足以芥蒂於其心胷哉遭憂患而不忘進脩屢黜逐而不變心志可謂壁立千仞者矣非有學有守者烏可勉強於悠久也哉又按此章詞旨甚明白說文曰軫動也舊解爲方也非是朱子又謂超回隱進亦不可曉豈未之深思邪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

一低佪夷猶留滯之意北姑漢北中之地名屈子當

時必遷居於此處也煩惱悶也寃屈枉也瞀容朱子曰瞀亂之意見於容貌也瑗按瞀容雖由於煩寃蓋亦秋風蕭颯之使然歟沛水疾流貌徂去也踰時光之迅容貌之衰誠有如水之沛然而逝不可返者矣舊說但言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詞不別白不知所指者何也此章因已留滯於江南而嘆衰老之將至不得申其志也上章言德行之脩脩此章言功業之不建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幽處又無行媒兮

苦神猶言傷神也上云煩寃瞀容言煩寃之足以

損容此言愁歎之足以損神也靈靈魂也遥思思郢都也王逸曰思舊鄉而神勞也路遠處幽所謂惟郢路之遥遠哀見君而不再得也又無行媒卽上又無良媒在其側之意良媒諭其常存好賢之心行媒諭其不憚衆賢之勞也此章言已思歸不得歸也王逸曰道遠處僻而無介紹也是夾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達也思憂思也頌卽指此篇之文也救解也不遂不遂其歸郢見君之心也斯言誰告人之心不與吾心同也此章言已欲道達憂思之心故作爲

此文聊以自解使不至於瘠容苦神之甚所以然者蓋以此心之不遂而世無知已之可與晤言者耳亂辭五章一章言遷謫之遠二章言志行之堅三章言留滯之久四章言不歸之由五章言作頌之故然意亦皆相承也瑗按前半篇其憂思之情已畧道盡少歌以下皆總申言前篇之意少歌之不足故倡歌之倡歌之不足故亂歌之有正文有少歌有倡有亂辭此又文體之奇特者也離騷與遠遊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不過設爲靈氛之占以董曰更端而已耳讀者不可不知洪氏曰此篇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爲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辭云耳又曰此篇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覆其辭以泄憂思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懷沙

瑗按世傳屈原自投汨羅而死汨羅在今長沙府此云懷沙者蓋原遷至長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於懷而作此篇故題之曰懷沙懷者感也沙指長沙題懷沙云者猶哀郢之類也屈原之死自秦之前無所考而賈誼作弔屈原賦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作沉

江之篇曰懷沙礫以自沉太史公亦曰屈原作懷沙之賦抱石自投汨羅以死蓋東方朔誤解懷沙爲懷抱沙礫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謬而莫之正也洪氏曰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又曰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瑗詳哀郢有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反之何時夫自南遷之時已放逐九年之久而臨行猶方且望其還也豈有迄孟夏至南土而遽抱石以自沉者乎況思美人曰獨歷年而離愍蓋思美人作於哀郢懷沙之後則屈原至南土又嘗多歷年所矣是孟夏實未嘗死也又曰寧隱閔而壽考則有隱忍不死優游卒歲之心豈肯爲抱石自沉之事耶悲回風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屈子於此思之審而籌之熟矣則不肯負石以自沉也決矣其諸所言欲赴淵而沉流者蓋皆設言其欲死而深見其不必死耳此篇所言不愛其死者亦以已之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

壽不得長乃作此篇以自廣其意聊尉其心如賈誼之所爲也觀賈誼之傳則長沙之卑濕也久矣水土不習而能損人之壽也審矣載觀此篇篇首四句則因長沙卑濕恐傷壽命而作也無疑矣至篇中所述多自得之辭篇終之亂有確然之見真有得於朝聞夕死之實其視賈誼服賦徒拾列禦寇莊周之常言而爲傷悼無聊之故而籍之以自誑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然太史公讀服賦謂其同生死輕去就至爽然自失而於離騷諸篇獨垂涕想見其爲人而已顧

不能研窮其辭之旨趣剖析其事之有無亦疏矣不知想見其爲人則將謂屈子果爲何如人也莊子曰將欲窕其實而不旣其文者欺也誠然乎哉九章中此篇文字更簡絜可誦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滔滔猶漫漫也水大貌孟夏紀時也洪氏謂哀郢以仲春去國此以孟夏至南土是也但郢都至南土雖過夏首上洞庭淼然而南渡其道理之遠恐亦不必兩月之期豈旣至南土月餘之所作邪然又曰汨徂南土曰進路北次似又在途中之所作

者未知其審惟天曰草雈喬曰木莽莽謂茂盛而蔽翳也傷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懷謂胸次也猶今人所謂襟懷懷抱之懷永哀哀之久也此所以爲傷也孔子謂關雎哀而不傷然則離騷其哀而傷乎其孔子之所不取乎曰非也屈子以同姓之君臣視國家之將亡遭讒而遠謫其念君憂國之義不得不傷也非文王之思后妃處常者之可比也班固以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議之眞無異妾婦兒童之見矣汨疾流貌徂往也徂南土朱子曰泝江湘也然則此篇作於途中也王逸曰言己獨汨然放流往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似又言旣至南土而作也讀者詳之餘義見題解下瑗按傷懷永哀汨徂南土二句乃懷沙二字之義之所由起也南土指長沙也或曰徂當作沮謂汨沒沮洳於南土也抽思沛徂之徂同此義亦通

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眴猶瞬視貌洪氏曰與瞬同杳杳深冥貌無所見也孔甚也孔靜幽默言寂然無所聞也承上滔滔草

木莽莽而言也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淸淨漠無人聲是矣離遭也慜憂也長永也鞠窮也言憂愁窮苦之久也王逸曰言己愁思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是矣蓋憂長沙之卑濕承上傷懷永哀汨徂南土而言也撫安也效放也如易效天下之動也之效冤屈言枉而不伸也抑猶排遣也言己安其性情放其心志自排遣其冤屈而不使至於過傷也此又自解之意總承上四句并首章而言也瑗按首章至此凡十句初四句述江南風土之惡次四句述望鄉不見之愁又次二句

則善乎自寬者也孰謂其有負石自沉之事乎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内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
斵兮孰察其撥正
刓削也常度謂工師授受之常法規矩繩墨之類
也未替長廢也未諸本作未非是此以削方以爲
圜而棄工師授受之常法以諭變節以從俗而棄
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易變也初初心也本常也迪
道也鄙賤惡也變易其行已之初心本然之常道
此刓方爲圜常度未替者乃爲君子之所賤惡者

也王逸曰言人遭世不偶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
人君子之所耻不忍爲也是矣章明也畫言所指
示之法也志念也或曰誌通謂不忘也其說亦可
相通墨謂規矩繩墨之屬獨言墨者省文耳前圖
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卽上畫墨是也未改守常不
變也此言工人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
不易其道以諭不易初而屈志之君子也内厚言
其心志之忠厚也質正言其形體之端正也所盛
所盛美也王逸曰言人質性忠厚心志正直行無
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是矣倕舜臣名有巧

思善作百工之物故曰巧倕舜命以作共工者也
見今舜典倕正作垂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又曰工
倕旋而盖規矩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御其指是
也斵斫也巧倕不斵以諭聖人之不作也孰誰也
察審也撥度也言巧匠不斫則世雖有章畫之良
工無有審而度之以知其守法之正也以諭聖人
不作則世雖内厚質正之君子無有審而度之以
知其守道之正也撥舊作撥或曰如詩本實先撥
之撥言廢常法者正言守前圖者當總結上亦通
瑗按刓方爲圜天下之賤工也章畫志墨天下之

良工也巧倕不斵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賤工
爲能以良工爲拘矣易初本迪天下之小人也内
厚質正天下之君子也聖人不作孰從而察之乎
鮮有不以小人爲通以君子爲迂矣惟其不知察
之也是故以玄文爲不章以微睇爲不明亂白黑
而倒上下囚鳳凰而舞雞鶩同糅玉石而一槩相
量也噫此黨人鄙固之甚矣世無大人君子矣慨
重華而慕湯禹之心屈子其容已乎瑗按篇首至
此卽洪氏所謂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也是
矣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玄文謂太素白賁自然之文也如玄酒味方淡之玄處幽猶言用晦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皆瞽者也詩曰矇瞍奏工是也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孟子曰離婁之明淮南曰離朱之明離朱卽離婁也微睇小視也瞽盲者也夫玄文自然之妙已非紅紫艷麗之色又不炫燿於顯地而自處乎幽晦之所則益闇然矣使世之有目者視之且不能察其美又

况以矇瞍視之則謂其無文章之可觀也不亦宜乎若離婁之微睇是以規矩方圓之間畧一眄之遂得其正不待如世之瞽者睜睜然正明目視之而後得也使世之有目者立其側且將議其爲近覰也又况以瞽者視之則其謂之無明也不亦宜乎是玄文非真不章也乃天下之至文也微睇非真無明也乃未嘗盡用其明也彼君子之美在其中不自暴於外而時或不得已少出其緒餘未盡展其底蘊者世俗遂從而譏之其與矇瞽何以異哉淳于髡諷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且曰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嗚呼髡之無目久矣又烏足以識孟子之賢乎夫髡號戰國之智士也且不知孟子之賢則彼黨人之鄙固又烏足以知屈子哉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白黑喻善惡之混淆也上下喻爵位之錯亂也笯籠也鳳凰雞鶩喻賢愚之反常也糅雜也槩平斗

斛之器也同糅玉石喻貴賤之無別也此章并上章皆承執察其揆正而言也黨人謂懷阿比之心而相助匿非者也指上官之徒鄙庸惡陋劣之意固堅僻專恣之意余屈子自謂也所藏謂己之所蘊蓄者下文所言是也藏一作臧古通用或曰臧善也謂不知己之善也亦通瑗按黨人二句結上起下之語自玄文處幽至下莫知予之所有皆謂黨人之鄙固不知余之所藏也或分黨人之鄙固一句結上文不知余之所藏一句起下文容更詳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以牛馬負物曰任以舟車乘物曰載盛多也言所
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陷没之深也滯溺之久也濟
渡水也此以車馬任重載盛陷滯於泥淖而不得
渡爲喩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載盛而
身放棄陷没沉溺不得成其本志是矣按屈子實
有引重致遠積中不敗之才顧乃棄之而不用使
之濡其尾曳其輪而竟不得濟也悲夫在衣曰懷
在手曰握瑾瑜美玉也傳曰鍾山之玉瑾瑜爲良
窮謂已之困窮也不知所示謂不自誇示於人也

此以美玉之良喩已之德雖不爲世所用至於困
窮亦必不肯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屈子可
謂得孔子韞匵而藏待價而沽之道矣楊雄乃譏
其如玉如瑩爰變丹青班固譏其露才揚已競乎
危群小之間其誣原也甚矣雖然屈子非故懷其
寶而迷其邦者蓋見楚王同糅玉石一概而相量
不知珍重之所以卷而懷之也嗚呼瑾瑜則不知
貴矣彼黨人之衒玉而賈石而逞其狙詐之術者
楚王乃十襲而藏之雖欲楚之不亡不可得矣按
上二句喩已之有才而不用於世也下二句喩已
之有德而無求於世也然意亦串講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邑犬邑中之犬也群衆也吠犬聲也怪異也非毁
也疑不信君子之道爲可用也尹文子曰千人才
曰俊萬人曰傑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
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王逸曰千人才
曰俊一國高爲傑朱子從淮南之説瑗按俊解無
異惟傑不一是蓋各人所傳之不同未知其審大
抵皆才智過人之稱也庸態謂世俗之常態也王
逸曰庸厮賤之人也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

合於俗故爲衆人之所訕也此章以邑犬群吠所
怪喩庸態非疑俊傑也瑗按栁子厚答韋中立書
曰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
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
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
前所聞者栁子蜀日越雪之説亦足以證屈子吠
怪之意故併附之

文質疏内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
之所有

文卽上所言玄文也質卽不豔也疏通理也內謂藏之於內而不衒燿也此所以爲殊異之文采而非世之紅紫豔麗之色之所比而庸衆豈足以知之哉其謂之不章也宜矣王逸謂能文能質內以疏達是以文質二字並看也亦通材木之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惟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不言衆者承上文也夫內厚質正者惟大人之所盛美而庸衆又烏足以知之哉王逸曰條直爲材壯大爲朴說文又曰朴木皮也是以材朴二字並看也亦通瑗按自任重載盛至此皆承不

知余之所臧而言也又按玄文處幽至此卽洪氏所謂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是矣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襲皆積累之意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謹厚不放肆輕狂也豐猶富足也王逸曰廣大也謹厚以爲豐卽上所謂內厚正直文質疏內材朴委積是也王逸曰言衆人雖不知巳猶復重累仁義脩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得之矣遻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言不變其所守而汲汲以求進也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

不並謂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也洪氏謂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遻湯禹不可慕也亦是故由也言此事自古皆然竟不知其由也怪而歎之之詞邈遼遠也王逸曰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此幷上章皆承上庸衆不知巳而言夫庸衆旣不知巳而知巳者惟古之聖人也今又不可相遻而懰其思慕之心其何以爲情乎此上二章卽

洪氏所謂思古人而不得見者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背理曰違不平曰忿自強自勉也像法也此章總結通篇而言謂巳改去憤懣之心勉於爲善不以憂患而變其節欲使其志之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屈子之制心立志可謂浩乎其無涯確乎其不可拔者矣或曰懲違改忿如易懲忿窒欲左傳昭德塞違之意君子脩身之功莫切於此克

己之功莫難於此孔孟之後知此者鮮而屈子能以之自勵其殆庶幾乎抑心如書克自抑畏之意謂謙謹畏慎不敢縱肆怠荒矜誇而無忌憚也自強有自強不息之意離愍不遷有獨立不懼立不易方之意願志有像有反身脩德致命遂志之意屈子之所以欲就重華慕湯禹者豈徒漫爲大言以自誇者哉其聖學之功蓋亦嘗講之熟見之真履之素者矣此篇中立不倚之操用心爲己之功重仁襲義之學學者可不朝夕諷誦熟讀而詳味之而漫然以辭人之賦視之是擷其華而不食其實也又何益哉或曰此一節與前第二節下四句相照應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次舍也昧昧昏晴貌瑗按此二句似紀行之語又嘗疑此篇乃屈子遷居南土之時或於孟夏有所他適而途中之所作者舊說以屈子南遷郢都在北屈子思念楚國冀得北歸郢都而日又將暮不得前進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蓋謂大故爲死

亡引孟子不幸至於大故以證之故以日暮爲喻遲暮年老之意嘗謂上二句乃紀行之語非譬喻也下二句乃寫情之語以喚轉上章非謂死亡也大故如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豈必死亡而後謂之大故哉其意蓋謂己之所以游衍自適以舒憂娛哀者非樂於閒曠而無志於當世也因己之罪大惡逆有觸君上之怒放置於此限制而不得事君以行道故耳夫既得罪於君矣世既無知己矣古人又不可得而並矣故聊自舒憂娛哀優游卒歲而勉強爲善以堅己志使可爲法於天下後世而已此則屈子立言之意也若以北次爲郢都而屈子思望北歸則哀郢之作乃因秦將白起拔郢燒墓頃襄王已東走於陳而郢都已爲丘墟矣故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然則此時頃襄王已在陳而不在郢矣則所謂進路北次非指郢都也明矣或曰然則所謂汨徂南土者何也曰汨徂南土者蓋泛指己之遷於南土而所謂進路北次者是指當時所適之道路亦南土之北耳不出乎江湘之間也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此亦泛賦南土之

寂寞而見巳之限於大故不得仕於朝耳非比興之體也凡此類固有比興體亦有紀實者豈可概視爲寓言邪顧朱子亦不能考證而深詳之朱子嘗曰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義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証以強附於其事之巳然嗚呼朱子之言則然矣瑗嘗取王洪朱子之書而並閲之矣朱子之書不過聊據王洪之書而粗加檃括之耳其離合之間文義之出雖爲分章辨證

而所謂題號之所擬指意之所歸亦未嘗有所發明而二家之猶有可頗採者又皆棄之不取不知其何故也嘗考朱子年譜此書之成年巳六十二矣其著書之功當益精密而反疎畧之甚豈終以爲辭賦之流而不加之意耶豈當時或命門人草創而巳稍是正邪嘗聞之師曰綱目之書乃朱子命門人各成數冊而巳特總裁之耳故其間書法至今猶有一二可議者朱子之序自以爲足繼獲麟然則此書其或然歟姑誌私疑不知忌諱觀者幸恕其僭妄焉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焉程兮

浩浩廣大貌沅湘二水名分流亂流也或曰枝流也言所進之路比次之處乃沅湘所分之枝流也亦通言沅湘之水浩浩乎其廣大亂流之涌汨汨然其疾逝也此即其所見者而賦之也脩長也路即進路比次之路也幽僻也蔽翳也道亦路也遠即謂脩路忽即謂幽蔽也此即其所經者而賦之也王逸曰匹雙也言巳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孫陽也

善相馬事秦繆公歿死也驥良馬也焉安也程量也一曰式也物之準也言伯樂既死則世雖有良馬無有能知之者將安所程量其才力邪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此章因行役之勞述巳放逐於寬閒寂寞之濱抱道自守而世無知巳者然上四句亦申篇首滔滔莽莽杳杳數句之意下四句總申後數章之意也

人生禀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增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錯置也類法也此章言人之生受命於天之初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達已有一定之分而非人之智巧所能移者余嘗有見於此故定心廣慮無所畏懼雖離愍困窮亦不遷其所守也然而猶增傷永嘆者蓋因斯世斯人常度永替喜圜刓方玄文微眇反謂不明白黑上下顛倒變常同糅玉石舞雞因鳳不知其果何如其爲心也是以爲是傷時之嘆耳若夫人之有生必有死此必不可辭者自古皆然吾局嘗獨愛其死乎不愛其死吾誠足以爲法而世之君子又何疑余於其閒哉觀此則屈子

之本心可見矣而篇首之嘆豈眞爲南土之幽蔽而如賈誼之傷悼其不得以永壽爲情哉嗚呼死生之際出處之分屈子見之眞而守之固矣其君子小人反常失序使國敗君亡而已獨不得以效犬馬之智以匡救扶持於萬一又烏能恝然無慨於其中哉是增傷永嘆者仁之至義之盡知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也其舒憂娛哀者乃保身之智樂天之誠而知人之稟命蓋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其憂樂之情固有並行而不相背者矣而後世讀離騷者遂謂其句句爲無聊之詞而謂屈子終身爲愁神苦思之人憔悴枯槁之容不亦誤乎嗚呼屈子之後似其人者惟陶靖節乎其餘他輩憂則出於無聊樂則出於勉強不足以語此也朱子曰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爲夭壽窮通之分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矣吉者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搖動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陜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洪氏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豈復愛七尺之軀哉瑗按朱子洪氏之說深得屈子立言之意但不愛其死者屈子之所能也懷沙礫以自沉者屈子之所不爲也遭放而遂自死自死而復沉淵是豈舍生而取義哉是豈定心而廣慮者哉是豈知乎天命者哉或曰然則屈子之爲此言者何謂也曰屈子之悲愁久矣其爲讒人壅君故也其遷於南土也而悲愁亦復甚焉南土之卑濕損壽也久矣屈子恐人之疑己之悲愁不在於君國而在於己身也故發爲此論以明己之心以曉人且使壅君讒人倘一聞之而有察於己之

忠誠戀戀不忘之心萬一召而還之憐而收之使得以竭智盡忠於君國而不至於速亡疾敗未可知也此屈子拳拳之本心也嗚呼安得起屈子於九京之下而與之論離騷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思美人

思念也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亦賢者託言以思西州之盛王也王逸解此思美人爲屈子思念懷王瑗按篇內曰遵江夏以娛憂曰獨煢煢而南行與哀郢抽思懷沙諸篇內一二語旨意相類哀郢乃作於楚襄王二十一年況哀郢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反之何時蓋年猶可紀而尚望其還也此則云獨歷年而離愍曰寧隱閔而壽考曰命則處幽吾將罷兮蓋歷年永久非復可紀安於優游卒歲而無復望還之心矣是此篇作於哀郢之後無疑也雖不可考其所作之年要之在襄王之時而非懷王之時則可必也其文簡整潔淨雅淡冲和文之精粹者也豈年垂老其氣漸平而所養益純也歟洪氏曰此篇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也得之矣

又按珉篇首三字名篇然作之之意實在於此
故既以之發端而遂因取之以名篇耳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擥抆而揮之也自鼻出曰涕哀泣則右之竚久立也眙直視也擥涕竚眙即詩瞻望弗及竚立以泣之意媒所以約婚姻者也絕斷絕也媒絕以喻巳之寡合也路所以通往來者也阻險阻也路阻以喻巳之遭讒也結言猶今人所謂搏詞纘文之意朱子疑古者以言寄意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縭之謂也恐非是詒遺同此章言巳思望楚王極爲

急切悲哀之情不能自巳然而貞潔寡合遭讒嫉妒竟無由而得以通其情也上二句述巳思君之情下二句述巳被讒之害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沉菀而不達
此承上章路阻而言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蹇蹇擁塞不通貌煩悶冤枉也煩冤謂所枉者衆多也猶言甚屈耳陷沒之深也滯滯溺之久也不發謂不能振起而前進也陷滯不發言路阻也申重也郊易重巽以申命之申旦天將曉也申旦猶言累日也朱子曰今日巳暮明日復旦也王逸曰誠欲日月陳巳心也情被誣之情屈子每以情冤並言之也菀鬱同積也字見禮記沉菀不達猶陷滯不發也然則上章所以詒言者蓋欲訴巳之冤情耳此章言巳冤不能發情不能達以見終不得結言以詒美人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此承首章媒絕而言亦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本以媒絕喻寡合而又以雲鳥喻媒絕也朱子

曰承上章而言恐非是願欲也寄附託也浮雲不定之雲豐隆雲神名將奉承也歸鳥疾飛之鳥蓋鳥歸巢則飛尤疾也致辭猶寄言也迅言飛之速也高言飛之遠也當值也言欲因浮雲而寄言於美人則雲師雖相遇而乃徑逝莫我承也欲因歸鳥而致辭於美人則歸鳥飛速而又高不易相值也夫相遇者既莫我承而歸鳥迅高又不易值則此言何時可結而詒邪嘗謂浮雲之游歸鳥之便爲附詒言亦甚易事而雲鳥竟不之許者亦嫉妒之心使然也嗚呼美人既不可得而見矣然媒又

絶焉路又阻焉言又不可結而詒焉其能恝然於
心乎此所以攬涕佇眙而哀思瞻望之不容巳也
或曰上章申言媒絶路阻此章申言言不可結而
詒也容更詳之瑗按此上三章卽洪氏所謂思念
其君不能自達是也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
易初而屈志
高辛帝嚳也舊指高辛之德而言靈盛猶言福隆
也玄鳥燕也玄鳥致詒言嚳妃簡狄吞燕卵以生
契而有聖德以事堯也天問亦言之而其事則本

諸商頌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遂有感於高辛玄
鳥之事以見巳遭亂世不得如契遇明時事聖君
也又承言巳雖生不逢時然亦不肯因世亂君昏
而遂變其所守以趨時好也慨古傷今之情悲俗
厲身之志具見之矣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
何變易之可爲
此下三章皆承上章末二句而言歷年離愍謂遭
放憂傷之久也馮充積盈滿之意未化不變也馮
心未化言巳之道義節氣充積盈滿於心雖遭放

逐之久而猶不能變其所守也隱閔猶隱忍也壽
考善終也朱子曰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王逸曰
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二說得之矣觀此則屈子誠
得箕子明夷用晦之道實嘗以壽考而善終也世
稱其投水自死是亦未之深考耳若曰羌馮心猶
未化何變易之可爲則易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内難而能正其志屈子以之此章言巳雖放
逐之久隱忍不死而此心之所得者則終不能變
化也嗚呼潮陽一行遂欲改心事主視此不亦愧
乎瑗按羌馮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特一正一

反而言之耳其意一也楚辭中此類甚多讀者須
以意會之可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也車旣覆而馬顚兮蹇
獨懷此異路也
前轍猶俗前程前途云耳遂成也度君子立身行
巳之法度也後倣此屈子巳知前轍之不遂其志
矣而猶未改度者蓋道之用不用在人而所以脩
不脩在巳君子亦盡其在巳者而巳矣豈肯因人
而遷變其所守哉故荀子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
其功車覆馬顚喻遭放逐而困窮也異路喻古道

也言衆人之所不由而已獨由之所以有顛覆之禍也朱子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是矣惜誦曰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異路無援而顛覆之患其能免乎雖然屈子之好被奇服行異路是豈索隱行怪者哉在俗人則以爲奇異在君子則以爲尋常也瑗按前轍或解作往古之迹言古之忠臣義士鮮有成其志者亦通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勒控御之意騏驥駿馬也更重復整頓之意駕謂車也勒馬更駕言不以顛覆之故而遂止也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操之執轡也遷謂遷徙更進之意逡謂逡巡從容之意次謂路次也勿驅謂不束縛之馳驟之此所以爲善御也車既覆矣馬既顛矣猶勒而更之復遷徙逡巡於異路之次而善進焉其不易初而屈志可見矣假日借日也須時待時也卽前優游卒歲之意嶓冢山名見禹貢隈山隩也西隈日所入處也洪氏曰指嶓冢之西隈言日薄於西山是也纁淺絳也日將入時則色纁且黃蓋黃昏之時喻人之年老也指嶓冢之西隈與纁黃以爲期蓋自誓此心終身而不改耳自欲變節以從俗至此卽洪所謂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是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屈原庶幾乎此矣朱子釋爲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俟命也失之矣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開春發歲謂春初歲首也白日晴日也悠悠長貌

入春則日漸長故曰白日出之悠悠蕩志謂開豁其心志也愉悅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哀郢曰江與夏之不可涉是也娛憂猶言消愁也此章言乘此清明之候取樂以忘憂也瑗按此章似發端之辭與上章雖若絕不相蒙而其實承聊假日以須時而來也大抵此篇文字作兩平看前七章是一意後六章是一意篇末一章則總結通篇之意也前一半言其所得者不可變易後一半言其所得者足以自樂也又按此章首二句則此篇之文乃因春日游衍之際觸景興懷有所感於中而作者

海虞吳訥乃謂此篇皆比而賦體此章又無興義以章首二句爲興大誤矣屈原之大節雖見於史記而中心之委曲行事之始終與趣之幽眇人品之佚宕其詳則不可得聞矣尚賴楚辭諸篇考見其一二而可概視之以爲託言邪嗚呼此可與智者語難與拘儒道也

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大薄大叢也不及古人謂不得與古之君子並生其時也玩美也芳草指上二物喻道德之美也此

章言已採取芳草以爲佩飾而因嘆俗人既不知此古人又不可及則將誰可與玩賞此芳草者乎蓋深憾溷世知己者之希也夫屈子已知前轍之不遂矣車既覆而馬既顛矣而猶眷眷思及古人焉可謂愈挫而愈銳者矣瑗按此亦承上章而言夫遵江夏以娛憂者亦欲採取芳草以爲玩飾耳是豈無益之遊而費此青春白日以恣滛樂也哉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 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解折而取之也萹蓄也萹薄謂萹蓄之成叢者備具也謂以萹薄雜菜兼收而並用也交佩左右佩也繽紛盛貌繚轉繞而又繞也遂易詞也萎絕離異謂枯槁斷爛不耐久也如悲回風槁而節離之意萹蓄雜菜皆非芳香久固之物此言南夷俗人之所喜佩者也下文所謂觀南人之變態者指此也吾且儃佪以娛憂者指上二章也竊快在其中心言已獨得之樂而南人不知也揚厥憑而不竢言已發揚其中心之所得者而無待於外也芳

澤雜糅謂佩飾之盛也指上章芳草而言芳華言其氣之香色之麗也芳華自中出有諸中者則形諸外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芳華自中出之意也觀此二言則屈子之所得者深而進於道矣豈後世詞人墨客無所得而漫爲是言者比哉嗚呼屈子則擥芳茝宿莽以爲佩矣南人則解萹薄雜菜以爲佩矣其意趣不同如此雖欲強之以從已不亦難乎故南人萎絕而離異者無所得故也屈子羌芳華自中出者有所得故也南人本無所得如此雖又使之不萎

絶而離異也其可得乎朱子曰且復優游忘憂以
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
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於外物也此上分
章是依朱子本瑗按擥大薄之芳茝四句屈子言
巳之所佩解萹薄與雜菜四句言南人之所佩吾
且儃佪以娛憂二句申上八句而結言之也竊快
在其中心四句雖承上言當分爲別章以屬下文
也楚辭中毎有意斷而韻不斷韻斷而意不斷者
讀者幸詳焉或曰此章首四句亦屈子之自言言
巳解去萹蓄雜菜而備芳茝宿莽以爲交佩而佩

之繽紛繚轉其芬菲之盛如此顧乃爲世所棄遂
至萎絶離異也亦通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内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
居蔽而聞章

此亦承上章而言郁郁香盛貌遠烝謂香氣薰烝
襲人之遠聞也承上章芳與澤雜糅而言滿内外
揚積於中者深故發於外者盛也承上章芳華自
中出而言情發於外者質存諸中者信誠也可保
猶言可必也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守者固也瑗
按情亦可訓爲實今對質而言又自有内外之分

也王逸曰言行相副無表裏也是矣情與質信可
保則與南人之變態異矣居處也蔽障蔽也如易
所謂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無人三歲不覿
之意也言讒人之蔽隱人君之鄣壅而放巳於數
幽也聞聲聞也章著也居蔽聞章可謂遏之而愈
光抑之而愈揚者矣是豈遂萎絶而離異者可比
邪王逸曰雖在山澤名宣布也是矣下二句又申
上二句而推言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芳華自中
出遂言其郁郁遠蒸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
雖蔽而其名聞自章也瑗按朱子之說亦是但以

誠實釋信字與情質二字並看非是又按屈子之
郁郁遠烝其芬芳可謂極其盛矣而楚之君臣舉
不能有所薰陶漸染而畧變化者何哉豈非穢德
蔽固之深乎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

薜荔生於木者芙蓉生於水者憚畏難也屈子思
美人之情可謂急矣媒絶路阻言不可結而詒矣
此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特一舉手一投
足之勞則言可結而詒矣媒不絶而路不阻矣美

人可得而見矣顧以爲憚而不爲者朱子曰內美
旣足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是此憚
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觀此則前諸篇屢屢以理弱
媒拙自恨者豈誠然哉特反言以責讒人之嫉巳
人君之不察耳此所謂憚者乃其不肯變節以從
俗易初而屈志之本心也故曰情與質信可保兮
則上章所言者豈欺我哉瑗按王逸曰意欲升高
事貴戚也誠難抗足屈蹉蹋也意欲下求從風俗
也又恐汙泥被垢濁也是蓋以緣木爲升高濡足
爲下求亦自一說不可不知或曰趾當作指

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
與而狐疑

此承上章而言登高不悅入下不能言不能與世
浮沉也朕形不服言巳身之偃強也朱子曰形偃
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得之矣然又自以爲
疑者猶孔子曰吾道非邪之意蓋反言以見吾道
之爲是耳屈子豈眞遂有所疑於其心哉王逸曰
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其說似
又以登高申緣木入下申濡足也亦通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
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廣擴而充之也遂必欲成之也畫謀也前畫言初
心之所謀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凡人之欲
有所爲者皆謂之謀也與懷沙章畫之畫同前畫
存諸心而欲有所爲此度措諸躬而已有所行者
也或曰前畫猶上前轍也命如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之命處幽謂遭放逐而不
顯用於時也罷如字休也吾將罷兮猶吾已矣夫
之意言道之不行也舊註讀作疲謂身勞苦也非
是白日未暮猶言此身尚未死耳欲及時脩德立

行也與上廣遂前畫二句煢煢獨行貌南行謂遭
放逐於江南也楚國爲南方而沅湘之間又楚國
之南也故曰南行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之末世遭
亂而西逝流沙者也言巳之所以煢煢南行獨苟
爲此隱忍而不死者非貪生也蓋思古人遭亂亦
嘗遁逃遠去以全身而巳亦欲竊比於我彭也然
則屈子寧隱忍而壽考遵江夏以娛憂雖歷年離
愍車覆馬顛而竟不能屈服其志哀傷其心變易
其節者亦有所眞見則未易惑有所眞得則未易
移矣是豈胷中無物而漫爲此言以誑人者哉嗚

呼屈子之於道可謂有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惜往日

瑗按史記屈原傳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洪氏補註朱子集註皆援此以證篇内之所言是也洪氏又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然則此篇其作於此時歟朱子以爲臨絶之音非也瑗按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事楚說懷王曰楚誠能閉關絶齊願獻故秦所分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相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弗聽遂絶齊齊後果見欺於張儀屈原其

或亦諫此事有觸王怒而王遷之歟取篇首三字以名篇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惜歎也往日指向任用之時也曾嘗也命君命詔君命臣之詞卽詔誥之詔今亦言誥命命詔倒文耳昭明也詩指楚先王之法度也王逸曰君命屈原明典文也得之矣詩文古之通稱也下二句不過申言昭詩二字耳先功謂楚先王之功烈法度之所在功烈之所在也照猶示也法刑法度制度

卽史記之所謂憲令也嫌疑謂法度之有同異而可疑者嫌疑之際苟不昭明之則法無一定之規而民莫知適從矣此章屈子追歎往日嘗見信任於王而受王詔命昭明一代之憲章以植國紀宣承先王之功烈以示下民明白法度之嫌疑以爲晝一使下有所遵守知所趨避而不敢惑世以誣民也瑗按史記謂懷王使原造爲憲令觀此則亦不過因先王之法度而昭明之耳屈子推功於先王固得立言之體而其才能之美亦自不容揜也史記但知懷王使原造令而不知其爲先王之令也世稱杜集爲詩史而不知楚辭已先之矣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貨財足曰富甲兵盛曰強法立謂法度彰明民不敢犯也獨言法者省文耳富強法立則教養無盡而外侮日消矣屬付也貞臣廉潔正直之臣原自謂也日娭謂人君終日無事而游息所謂逸於得人也秘不泄也密事幾密之事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事固當密而密事自古有之君子慎之蓋戰國之時征伐會盟從橫游說之徒往來列國曾

無虛日而密事更多尤所當慎者故屈子特言之使造憲令是一事也載心藏之於心也無心曰過意外曰失弗治不加之罪也此章承上言已初見信任致治有效君享其成時有密事秘不敢泄其盡心於國如此故君亦知其忠誠雖或有過失且寬而宥之不加之罪也此上二章述已往日得君之專

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

純專一也厖敦厚也泄漏也王逸曰素性忠厚慎

語言也得之矣懷沙篇曰文質疏內又曰材朴委積又曰謹厚以爲豐則屈子之爲人可知矣讒人巧言之人古所謂壬人憸人佞人是也指上官大夫也嫉惡人之有也史記之所謂爭寵而心害其能是也含蓄也怨心不平也清澄猶鑑察也譬如水之清澄則可以鑑物而溷濁則不能也然是也否非也此章承上言已忠誠之心專壹敦厚國之密事未嘗敢泄不幸遭讒人嫉已之功而妄懇懷王遂不鑑察其是非而深信之含蓄憤怒以待已也或曰屈子之純龎不泄如此而上官之讒佞屈子非不知之懷王命造憲令何爲使上官見之豈非幾事不密則害成乎瑗曰此說非也所謂不泄者蓋不泄之於外人與鄰國耳豈有同列而不與之共謀國事者乎此蓋足以見屈子之心光明正大平生無纖芥可疑者或曰然則上官欲奪之而原不與何也曰憲令國法也懷王使造君命也豈得而與之乎同列而不與之見屈子不爲也欲奪之而遂輕與之屈子不敢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

蔽壅其聰也晦鄣其明也虛本無是事而空言也下所謂讒人之虛辭是也惑亂其君之心志也論語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是也誤謂使君用舍倒置舉動錯謬也欺罔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是人臣之罪莫大於欺讒人騁虛誕之浮說惑人君之心志誤人君之政事其爲欺罔而不辭何哉朱子曰虛惑誤然猶異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此二句責讒人之欺君以申上章遭讒人而嫉之一句之意參謂反覆相參也如易參伍以變之參驗證也考實謂考察其事情之果有無也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即參驗考實之說也屈子嘗自許曰言與行其可迹情與貌其不變懷王苟一參驗以考實則屈子之忠見而讒人之欺得矣其如懷王之不寤何遠謂久遠也遷絀而放之也弗思謂不念往日之好也瑗按此篇作於初放之時洪氏謂懷王十八年復召用之有使齊諫誅張儀之事則此遷未爲遠也屈子遽以遠遷弗思而望懷王何也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屈子愛君憂國之心實未嘗有一日而忘乎楚懷者

矣故才一遷放遂以爲君忘乎巳其孟子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之心乎屈子之忠於是乎爲至矣
毀人之善曰讒媚人之意曰諛溷不潔也濁不清
也惟人君之不能清澄其然否此讒諛之溷濁得
以入之也盛氣志謂怒之甚也過之謂罪之也漢
書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是也或曰過之謂過於
怒也亦通此四句言懷王輕於信讒而怒遷乎巳
以申上章君含怒以待臣二句之意上章猶言讒
人之嫉乎巳也此則責其虛惑誤以欺君矣上章
猶言懷王含怒以待巳尚未至於暴也此則言其

盛氣志而過之加之以罪矣此上二章述巳遭讒
之禍

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

讒謗猶誹訕也罪自外至曰尤慙愧也景亦光也
光景猶言光輝也誠信之見於外者也不僞曰誠
以實曰信光景誠信猶易之所謂篤實光輝者也
幽隱謂僻居而晦處也備豫防也無罪見尤固被
讒人之害然而光景誠信屈子可行不愧影寢不
愧衾矣顧以爲慙者正不慙也正所以慙小人也

其意若謂吾之事君竭智盡忠如此反遭讒逐遷
回顧光景得無慙乎蓋實反言以深表巳之誠信
以見小人愧巳之不能而遂嫉妒以讒謗之其由
正在此也洪氏曰言巳誠信甚著小人所惡也朱
子曰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
敢不爲之備也必合二說而意始盡至於身幽隱
而備之又若不使誠信之光景復見於外蓋懼讒
人之窺伺人君之不察而禍殃之有再也是亦反
言以見巳誠信之不改而小人害君子之心無時
而巳也其情亦可悲矣嗚呼往日得君之專雖過

失而猶弗治一遭讒人之嫉雖無罪而乃見尤君
臣之反覆邪正之相傾可畏哉瑗按身幽隱而備
之王逸曰雖處草野行彌篤也洪氏曰身被放棄
多讒謗也二說亦通王意是以下二句串講俱申
明無罪之意洪意是以下二句分帖上二句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壅君之不昭

沅湘二水名玄黑色淵水深之處也水深而絕故
曰玄淵自忍沉流蓋死者人情之所不忍今言欲
投淵而死故曰自忍沉流卒終也或曰猶徒也沒

身喪其身也絕名滅其名也壅如淤泥之壅塞不
通也壅君不昭謂君之聰明蔽壅信讒不察也此
章承上言巳無罪見尤誠可忿恚遂欲臨淵而沉
不立於惡人之朝終亦喪身滅名而巳矣壅君不
明情冤無與之伸者則死又何益哉屈子嘗曰知
死不可讓願勿愛兮則死非屈子之所難也而爲
此言者非愛其死也蓋謂死有益於人君有益於
身名則死可也今人君不察情冤莫伸徒使身喪
名滅與草木同腐又奚以死爲乎此屈子立言之
意也上二句是極推巳之惡惡之心不欲與讒人

並生於世蓋反言以見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巳
之遭君不明死爲無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後世
不深詳其文意俱解爲實欲臨淵自沉誤矣瑗按
惜壅君之不昭是指懷王非指讒人也王逸曰懷
王壅蔽不覺悟也得之矣朱子乃曰沉流之後没
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
著耳不責懷王而責讒人其意善矣但照本文詞
理不順似爲牽強曲解非屈子本意也篇末惜壅
　君之不識放此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
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撿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
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大澤也幽暗
也本謂幽藪而言藪幽倒文以協韻耳芳草宜殖
於階庭而今反棄之於幽暗之藪澤以喻君子當
立於朝廷而今乃放之於寂寞之江濱也或曰喻
上章没身而絕名也言苟徒死則壅君不明不能
旌表善人身没名絕如芳草之萎於幽暗之藪澤
無有知之者是其與草木同朽也亦通大抵此章
與上章俱反覆言其死爲無益而巳不必死耳情

被讒之由也信事君之忠也恬安也初終曰死既
葬曰亡聊苟且之意言安於死亡亦甚易事但不
欲苟死耳臨淵自沉身没名絕是苟死也孰謂屈
子爲之哉洪氏解爲不欲苟生誤矣苟生固屈子
之所不爲而苟死尤屈子之所不爲也故曰死有
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屈子審之久矣講之熟
矣一遭放逐而遂沉流何以爲屈子鄣壅蔽隱甚
言其君之不明也無由謂無罪而被謗見尤也此
章承上壅君不昭而言君之無度弗察致使君子
失所情信莫達無故被遷也或曰無由謂讒人壅

蔽君之聰明使貞臣無由而舒情抽信也王逸曰欲竭忠節靡其道也朱子曰無路可行也二說似又謂無由而行其道也俱逼瑗按自惜往日之曾信至盛氣志而過之是述已有功而遭放自何貞臣之無罪至使貞臣爲無由是明已無罪而見尤皆由於讒人之蔽晦人君之不察也然人君之不察又由於讒人之蔽晦讒人之蔽晦又乘夫人君之不察二者相爲終始輾轉固結而不可解此所以君子一遭放絀而遂情莫能伸身不復返矣嗚呼貞臣之與讒人其邪正之不能相容也如此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百里姓名奚虞臣也虜俘囚也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奚爲秦繆公夫人媵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瑗按五羖大夫猶三閭大夫或當時秦之官名耳後世好事者因而實其事也伊尹名摯湯臣烹調和飲食之味也庖厨烹調宰殺之所伊尹烹庖之事天問有緣鵠飾玉之說孟子有割烹之說史記淮南有負鼎之說孟子已辯之矣呂望姓姜名牙呂從封姓太公望其號也歸文王後佐武王以伐商故離騷天問皆以爲文王舉之此又曰武王可通用也屠謂宰割也朝歌地名其事史記及諸傳多有之但稍異同耳甯姓戚名衛人脩德不用退商於齊宿郭門外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爲商聲謳南山之歌桓公過而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召與語大悅遂舉而用之孰云猶言誰謂也此章言古賢聖之才德非遇賢聖之君舉而用之則四人者不過烹屠商虜之賤耳誰謂世俗之溷濁能知之也哉慨

想四人之遭遇以見已之不逢時也傷今思古其志亦可悲矣或從王逸朱子無由之說謂此四臣逢此四君得由而行其道者也承上而言亦通一言此段王逸無註恐原本無之未知其審姑存之以竢後世君子有所考焉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吳指吳王夫差也信讒謂聽宰嚭之言也味蓋言事必參驗而後知其虛實譬之食物必細咀嚼而

後審其美惡也子胥夫差相伍員也後憂猶言後悔也子胥諫夫差㓕越不聽後賜劍自殺及越之㓕吳夫差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刭死屈子之言指此事也介子名推立枯謂抱樹而燒死也或曰謂割股以食晉文君也股肉割則血枯足所以立者故曰立枯寤覺也優游言其德之大也思念也久舊也遼游曰思舊故以想像親身言不離左右也文君出亡十九年而子推從之故曰思久故之親身縞素白緻繒也諸說載文公爲公子時遭譖出奔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文公

得國賞從行者失亡子推子推逃入綿山文公後覺而求之子推不出因焚其山子推抱樹燒死文公遂封綿山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屈子之言似指此也洪氏據左傳史記而不信燒死割股之事朱子曰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而燔之說固不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瑗嘗謂割股之事不可必其有無而焚山之事甚爲迂闊姑從諸說以竢後之君子云此章引子胥事見無罪而見殺引介子事見有功而不賞不得如上四人之遭逢

也嗚呼子胥死而夫差猶悔之介子枯而文公猶報之乃若一遭放逐而懷王竟弗後憂竟弗思久故之親身明法之功反爲讒人之媒日媱之樂反爲盛氣之怒此又屈原之不得如二子之遭逢所以慨想之深也二子可謂不幸中之幸而原則不幸中之尤不幸者也瑗按思久故之親身蓋謂文公思念介子往日相從出亡之久而故舊親愛之情不能恝然故既封之而又哭之而割股之事自在其中矣洪氏之說爲是王逸解親身爲割股朱子仍之今詳文意不甚穩順姑從洪說又按子胥

事只兩句介子事乃六句下五句鋪陳文公報德之事故又以介子句倒上此亦作文之法不可不知或曰此蓋言君之報臣故介子事有可陳者而子胥則無之曰非也子胥事亦儘有可言者君亦鋪陳數句則冗矣只以信讒弗味死而後憂八字該之則子胥之寃宰嚭之讒國家之敗亡夫差之悔恨俱見於言表矣夫既曰後憂則夫差爲越所㓕臨死之悔蓋欲如文公之報介子有不能矣是夫差之憂又不得如文公之寤也雖然子胥之賜劍而死責在君也不得已也子推之抱木而燔爲

已甚矣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二子之死亦自不
同因併及之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盡心曰忠實踐曰信死節不變其所守忠信之道
也訑謾皆欺也不疑人君信其欺而不疑也省亦
察也按猶考也弗省察而按實卽上弗參驗而考
實之意也此二句申言訑謾而不疑也芳言其氣
之芬芳也澤言其質之潤澤也指蘭玉佩屬而言
糅亦雜也雜糅言參錯而並陳也芳澤雜糅喻君

子之備道全美而悉有衆善也旦明也如詩昊天
曰旦之旦此二句申言忠信而死節也此章直結
至篇首通古今而泛言之謂君子小人之事君有
誠僞之不同而人君則毎售其僞而仇其誠小人
之讒佞則信之而不疑君子之節義則不肯爲申
明而別異之也嗚呼後世人君可不知所鑑於此
哉瑗按不疑或作論語居之不疑之不疑言小人
之行欺詐肆然自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也亦通
王逸以爲指張儀欺詐之事非是也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
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妬入以自代
早殀謂望秋而先零也霜露之所凝結也從上而
墜曰降降而至地曰下戒如戒道之戒微霜降而
芳草殀喻讒言入而君子殺也觀微霜則知讒言
之入亦甚詭矣觀早殀則知君子之殺不待辱矣
諒信也聰不明一作不聰明非是易噬嗑上九象
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夬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
不明也楚辭用此如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之類或

用全句或易一二字往往喜用經語此雖末事亦
可見屈子之所學也前言虛惑誤又以欺故幷聰
明而言之此則專罪其聽之不聰而使讒諛日以
得志也上二句責讒人之肆害下二句責人君之
信讒蕙若二香草名謂蕙若不可佩喻小人讒君
子之無益於人國不可用也若淳于髡之譏孟子
是也妬者忌人之有也佳冶謂容貌之美芬芳謂
服飾之盛言美人也申嫉賢之意或曰佳冶指下
西施芬芳指上蕙若楚辭毎參錯成文此類甚多
嫫母醜婦也或曰黃帝妻荀卿子佹詩亦言之姣

妖媚態好如字洪氏音耗朱子仍之非是自好自以爲美也申言謂蕙若其不可佩之意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者也自代謂醜婦奪美女之寵也醜婦自以爲美而謂美人之不美喻小人自以爲賢而謂賢人之不賢是以讒妬人而得以自代也此二句又總申上四句此章承上言小人之害君子人君之信讒言自古皆然理勢之所必至者豈獨今日乃爾哉蓋屈子自嘲之詞也孫按西施之美人皆知之而醜婦得以代之者妖媚故也君子之賢人皆知之而小人得以代之者讒

諛故也小人之害君子起於嫉妬其賢能小人之進讒言乘於人君之蔽壅嫉君子之賢能則自以爲好矣乘人君之蔽壅則得以肆志矣自以爲好則君子之類盡矣得以肆志則小人之黨興矣如是而欲國之不亡不可得也嗚呼君若以蕙若爲可佩則君子無由而退矣若不自以爲好則巳身無由而進矣此章曲盡小人之心術情狀爲人君者可不深察乎此哉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吾嘗謂春秋之旨微而與又不若楚辭之文明而切也朱子曰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狹細摘明師勸戒之益而巳哉離騷足以當之矣六經之外其餘蓋不足以語此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願欲也陳列也情今日誣枉之情也白明也行平生正直之行也過如前盛氣志而過之之過不意出於意外之變不期而至者也謂今日之被怒遠遷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蓋謂無罪見尤而遭讒之

嫉隱然於言表矣畧行而言情固爲省文而今日之所以汲汲欲辯者莫先於此情也寃枉屈也本謂寃枉之情而曰情寃者倒文耳朱子謂情實與寃枉猶言曲直也亦通見謂寃枉之情畢露而無遺讒諛不得蔽揜之也日明猶俗言一日明於一日蓋君子眞實正大之情雖參驗考覈愈究愈明所謂萬變而不可蓋者豈若小人之虛僞而不可長也哉嗚呼小人惟恐人君之考驗而屈子則欲求一考驗而不得也君子小人之情於是乎辯矣列宿衆星也錯置謂燦然而布也蓋衆星之錯置

於天自有確然之度數一定而不可易燦然之光輝明白而不可揜懸象著明更歷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人君苟一考驗之則屈子之情寃豈有不畢見而日明之如衆星之錯置於天也哉此章言巳爲讒人所嫉以致得罪於君欲一自暴其中情之寃枉使人君洞達其忠佞之辯而無由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譬與此其無異

騏驥駿馬也王逸解作鶩馬非是馳騁疾走也轡馬韁銜馬勒所以控御乎馬使不得奔逸者也載

亦乘也言人乘駿馬而馳騁之又無轡銜以控御而鮮有不顛仆者矣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下流則水勢順而湍流急也舟巨航也穩於氾泭而楫又所以櫂舟者也言人乘氾泭之小筏以渡順流之急水又無舟楫以豫備之而鮮有不覆溺者矣背畔也法度卽篇首所言傳之於先王而昭明於屈原者也心治任巳之私心而爲治也此指上二事也騏驥氾泭譬國家也轡銜舟楫譬法度也背畔法度而任巳私心以爲治其與無轡銜而乘騏驥無舟楫而乘氾泭又何以異乎吾見用舍不當賞罰不公庶事叢脞倀倀焉貿貿焉莫知所之而鮮有不淪胥以亡者矣屈子之言可謂善譬而警懷王之意亦深切矣嗚呼昔者明法度而國治君安今者背法度而國亂君危是屈子之去留係國家之治亂人君之安危豈可聽讒而遠遷遂弗思以還之也耶不數十年而國遂滅於秦其背法度棄賢人故也屈子之言豈不驗哉使懷王信任屈原委之終始急誅張儀之欺不赴武關之會脩明法度進用賢人則國雖至今存可也秦雖虎狼安能噬予哉此章歎今日背法度之失與篇首二

章相應或曰亦承上章而言上言巳欲見君一明其寃而人君終棄之不可得見然棄巳卽所以棄法度也蓋法度非屈子不能明不能明而妄用之與背之同也亦通瑗按承氾泭以下流王逸曰乘舟氾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泭楚人曰柎秦人曰撥也又一本正作柎爾雅曰舫泭也又曰庶人乘柎王逸是從爾雅以舟船解泭以氾屬上幷乘字爲義也朱子曰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是又以氾屬下幷泭字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瑗嘗疑其俱非也蓋氾泛通泭浮通氾泭謂水也對上騏驥

而言乘馬必須轡銜渡水必須舟楫如此解則詞
順理明若以氾泭爲編竹木之濟具則下言舟楫
又不通矣朱子亦悟其不通故疑舟楫宜改作維
楫若編竹木之氾泭又安用維楫也蓋爾雅本作
柎後人誤以楚辭之泭解爲柎故刋爾雅者遂改
柎爲泭而刋楚辭者又改泭爲柎輾轉相譌卒莫
之正也然無所考據不敢自是前解姑從朱子之
說而因附鄙見於此以竢後之君子云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
惜壅君之不識

溘死謂爲水所淹溺流亡謂爲水所漂浮言自沈
也恐懼也禍殃有再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
得之矣朱子謂不死則恐邪其淪喪辱爲臣僕頗
覺牽強非是有古又通用再復也言又復加之罪
也或曰有如字本謂再有而曰有再者倒文以協
韻耳亦通畢辭猶言盡言也卽指此篇之文也識
如字音志者非是不識猶不昭也此章設言已之
遭讒被遷情冤莫訴苟不作文以極言已之衷曲
以表已之素行而徒赴淵自沈則壅君不能察識
鮮有不信昔日讒人之言以爲實事怒今日自沈
之死以爲懟君矣既信其讒怒其死能不復加之
罪乎此理勢之所必至者也是屈子之不死者懼
其既死而讒人復躡其後壅君不察其情而有莫
大之禍也觀此則屈子之本心可見而實未嘗自
沈也彰彰矣後世不深考其旨意之所歸遂謂其
真投水死其亦不詳之甚也瑗按前惜壅君之不
昭但謂已死則壅君不明其故不能旌表其志節
徒使身沒名絕寂寞無聞與草木同腐耳此惜壅
君之不識則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但一已之身
名而已詞愈切而情愈悲矣夫介子之死文公猶

封之乃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屈子欲死乃懼其
沒身絕名禍殃有再是則楚懷又晉文之罪人也
嗚呼有功而不念無罪而見尤已可悲矣而欲死
則恐其沒身而絕名不亦重可悲乎身沒而名絕
重可悲矣斯亦已矣而又懼其禍殃之有再不亦
尤可悲乎徒生則獨受其謗欲死則不能自明使
非自畢其辭作爲此篇以陳其情以白其行以明
其冤則天下後世又孰從而知其忠誠之至讒妬
之深如此哉此章與臨沅湘之玄淵二章相應瑗
按此篇大旨言已始見信而終疏法既立而復廢

國既治而復亂有功不伐無罪見尤情不能達究
不能伸小人之欺君誤國人君之信讒不察也嗚
呼以貞臣事壅君遭讒人欲始終信任而不放逐
也難矣哉洪氏曰此篇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於
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
譖爲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橘頌

橘樹名也頌者詩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也
洪氏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其說是矣篇內
之語皆形容橘之盛德故屈子以橘頌題之後
世詠物之作其昉於此乎夫屈子之作離騷其
所取草木多矣而獨於橘焉頌之何也蓋物之
受命不遷誠無有如橘者故取以爲喻而自託
也非泛然感物而賦焉者比也故篇內言之重
詞之複蓋不覺其反覆詠嘆淫泆之深也其亦
有當於其心也乎或曰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
爲枳是橘生南國踰淮而北則化爲枳其物之
易變者無如橘也安得謂之受命不遷乎曰可
以南不可以北此正可見其獨立不遷也若在
此則生於此在彼則生於彼則非深固難徙不
流不淫者矣故屈子獨於橘焉頌之也但此篇
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後之所作者也或曰
九章餘八篇皆言放逐之事而獨以此篇爲乎

曰所作何也曰九章云者亦後人收拾屈子之文得此九篇故總題之曰九章非必屈子所命所編者也又安得以此篇爲放逐之作乎細觀其辭而玩其旨可見矣或曰此云行比伯夷後悲回風篇曰見伯夷之放迹其辭抑何同也曰此正可見屈子幼而學之者此也壯而行之者此也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屈子有之矣安得以伯夷所引之人偶同而遽爲放逐之作乎自孔子發歲寒之嘆而後松栢之節著自屈子作不遷之說而後橘樹之德彰也讀者可不深警於心而自勗之也哉若徒以辭焉而視之則屈子垂教之志荒矣

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后土也皇皇天也嘉美也后皇嘉樹謂橘樹乃天地間之至美者也服習也受命謂禀天地之氣以生也遷徙也受命不遷卽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也之意南國謂楚國也楚國在江之南故謂楚國爲南國漢書江陵千樹橘是楚地正產橘也或曰南國泛指江南則楚自在其中亦通此章文意當串看本謂橘者乃天地所生之美樹而來服習南土不可移徙也嘉樹二字一篇之綱領篇內皆頌其道德志行之可嘉而其所以可嘉者又在乎受命不遷也故不遷之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其論與屈子受命不遷之意同瑗按上二句還從王逸之說爲是朱子曰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其說頗覺迂闊而亦無所據也禹貢淮海維楊州厥包橘柚錫貢是南國之有橘也久矣豈因楚王好草木之樹而後橘來服此南國哉來服

云者卽受命不遷之意王逸所謂服習南土便其風氣是矣來字須活看非謂自彼處而移來此處也且楚王喜好草木之樹亦德政之荒也屈子不能諫之而反頌之何以爲屈子況使楚王果能知喜好此受命不遷之嘉樹則必知喜好屈子之爲人矣又豈肯放而逐之也哉讀者詳之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深固謂深根固蔕也徙猶遷也壹專一而不二也朱子曰以其受命獨生南國故壹志而難徙也夫橘踰淮而北爲枳誠難徙也然以樹而謂之曰志

者學者當以意會不可泥也篇内意皆放此素榮白華也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華君對舉則當分而單言亦可通稱也可喜猶言可愛也言橘葉緑華白紛然盛茂誠可愛也上二句言根株下二句言華葉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曾層同重疊也一曰增同謂高也並通剡利也棘枝之刺也枝棘果之所著者也果草木之實可食者也今俗作菓其形圓故謂之圜果摶與團同圓貌也或曰此句錯文本謂橘實其形團圓耳或曰

摶聚也附着也謂橘摶生於枝棘之間耳亦通青果未熟時色也黃果已熟時色也雜糅猶言參錯謂果色之或青或黃先後生熟之不同也文章謂青黃之色相間雜而成文章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故易六位而成章此青黃雜糅之所以爲文章也爛光輝鮮明貌上一句言枝棘下三句言果實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

此章承上果實而言精色言外皮色之精明也內白言內瓤色之潔白也所謂金衣素裏班理內充是矣類猶似也天下之道莫貴於精明潔白故橘之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宜脩謂脩飾之得宜也湘君曰美要眇兮宜脩是也姱美好也不醜不惡陋也此句即申言宜脩之意宜脩二字又承精色內白而來也瑗按王逸曰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其說未善蓋精色內白青黃皆有之青者自有青之精白也洪氏曰青黃雜糅言其外之文精色內白言其中之質也以精色內白俱作內講亦通但俱作內講則紛緼二句又當總承圓果以下五句而言讀者詳之又按篇首至此或

總言樹之嘉或泛言樹之性或言根株或言華葉或言枝棘或言果實或言其外或言其內其詞悉備而其意互見也皆發橘樹之所以爲嘉而可嘉之義自喻之意自見之矣曰志曰行曰道曰德其旨趣亦自明白而不煩解說矣王逸以深固句爲比己志之忠信華葉句爲比己行之清白枝棘以象武圜果以象文餘皆倣此不能盡出其說頗覺支離穿鑿太甚不必從之讀者幸以意會可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嗟嘆詞也爾指橘而言幼志謂不遷之志自受命

之初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有以異謂與衆
木不同也洪氏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其
說是矣瑗按前四章其嘉樹之可喜者亦以畧盡
此下三章蓋卽前義而復申明之若反歌之類是
也末二章乃結言之以明已效法之意若亂辭之
類是也其文雖短少而體裁亦秩然而完也又按
嗟爾幼志王逸以爲指衆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
徙有以異於橘也獨立以下爲屈子直陳已之志
行非是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廓空也落落難合之意蘇王逸曰寤也洪氏曰
死而復生曰蘇魏都賦曰非蘇世而居正字本於
此瑗按蘇猶醒也俗語亦謂之蘇醒蘇世獨立猶
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之意或曰蘇
疏也謂與世相疏遠也橘樹之扶疏而不偏倚有
似乎君子之獨立於世也或曰蘇與疏或古通用
或聲相近而訛也或曰蘇取也卽離騷蘇糞壤以
充幃之蘇謂不見取容於世而獨立也劉向九歎
逢紛篇曰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
是也其說亦逼容更詳之橫如橫逆之橫謂惡俗
也洪氏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
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瑗謂惟其無求故
難徙惟其獨立故不流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又曰旁行而不
流記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橘樹似之矣屈子
有之矣嗚呼當戰國之世環天下皆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雖有聰明智巧之士鮮不靡靡詭隨
而垂涎乎富貴者屈子之生於其時獨廓然無求
不遷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獨立乎萬物之上豈
非中流之砥柱也哉泰山巖巖之氣象孟子不得

擅於其時矣或曰橫古衡通用平也如水之平而
不流也更詳之瑗按此章承上獨立不遷而言上
二句申言不遷下二句申言獨遷也

閉心自愼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凡草木之中實者皆謂之
心橘樹并果之密緻而無蟲蠹損害於其內卽閉
心自愼終不過失之意也其人之或與或取樹果
初非有意於擇人而施之卽秉德無私參天地之
意也獨立至此皆發明幼志有異之義其辭非若
前四章之顯切讀者須以意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如以辭而已矣此王逸之所以直爲屈子自陳巳
志而不指橘言也
願歲幷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幷猶盡也謝猶去也歲幷謝猶言沒齒終身云耳
朱子曰幷謝猶永謝也歲幷謝而長與友則是終
身友之矣其說是矣洪氏曰言巳年雖與歲月俱
逝願長與橘爲友也瑗按此二句一意本謂願終
身長與爲友也洪氏解歲幷謝處與前稍異容更
詳之淑善也離如離立言樹之孤特也不淫猶前
不遷不流之意梗強也有理不亂也惟其梗而有

理所以淑離而不淫也此二句又總括通篇所言
之旨而頌之凡不遷不流不醜不過可嘉可喜無
私無求之意俱在其中矣所以可友之者此也所
以可師之者此也所以可比伯夷者此也或曰離
謂其實離離然稀疏而不淫也梗謂枝梗有文理
而不亂也亦通又按與長友句倒文耳本謂長與
爲友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年歲雖少亦言橘也此等句須以意會言橘之年
歲雖小於巳而其道德志行則可以爲巳之師長

也朱子曰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
習勉強其意與嗟爾幼志句同恐未是行謂橘之
德行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其爲人詳見史記
及論孟諸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也韓愈曰伯夷
者特立獨行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觀二子之言其
爲人之大槪可知矣夫橘之行誠可以比之伯夷
而無愧而伯夷之行欲遠取諸物苟舍橘而亦莫
與之京者矣置猶植立也像法也置以爲像願終
身師友之也朱子曰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
以爲像而倣法之亦因以自託也此上二章初而

友之旣而師之旣而置以爲像固言之序也然頌
之之意愈推而愈尊法之之心愈久而愈隆亦可
見矣或曰通篇大旨首章四句總言之也深固難
徙以下至不醜三章發明后皇嘉樹二句之意嗟
爾幼志以下至參天地三章發明受命不遷二句
之意末二章又總結之以見巳作頌之本意也其
說亦通王逸曰周武王伐紂伯夷扣馬而諫遂不
食周粟而餓死屈原亦自以脩飾潔白之行不容
於世將餓死而終故曰以伯夷爲法也瑗按伯夷
之清雖於餓死而後見使伯夷之不餓死而亦不

失爲聖之清屈子所引之本意要在於伯夷素履之志行而不在於餓死之一節也柰何後世註楚辭者遇屈子所引伯夷伍子申屠狄之類遂以餓死投水解之以爲屈原亦欲餓死而投水然所引古之聖賢最多而尤拳拳致意於重華焉又何不解屈子爲有志於晞舜耶嗚呼昔人謂知巳者希誠哉瑗獨悲屈子既不見知於當時故作離騷以明巳志而與後世庶幾有知巳者一嘆惜之則亦足以慰其心矣不意千載之下而其不見知也又復甚於當時其不知者則深訾之無足怪也其知

者亦不過一憐之而已猶不知也泯泯至今㗋㗋不已故瑗每每爲發憤一道之以明其制行之中以尊其學術之正以暴白其人品心事之磊磊非敢好異也不得巳也亦惟欲求知於屈子於九京之下而不敢必斯世之知我也嗚呼苟世有屈子則讀吾之書以求離騷之旨當莞爾而笑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悲回風

瑗按此篇因秋夜愁不能寐感回風之起凋傷萬物而蘭茝獨芳有似乎古之君子遭亂世而不變其志者遂託爲遠遊訪古之辭以發泄其憤懣之情然而遍遊天地之間愈求而愈遠其同志者終不可得一遇焉故心思之沉抑而竟不能巳也其辭旨畧與後遠遊篇一二相類然

觀篇末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二言又足以徵屈子之實未嘗投水而死也明矣後世之論屈子者奚爲不信楚辭而信他說也邪不惟不信而又反援他說牽強以解之使楚辭之旨湮鬱千載而不明屈子之爲人沉晦千載而不白徒令後世㗋㗋者之攻其辭而撽其過焉可勝嘆哉此篇詞氣渾雄悲壯驟而讀之雖若稠疊可厭而熟讀詳玩之餘則旨意實各有攸歸條理脈絡燦然明白真作手也嘗聞之師曰此篇議論幽眇詞調鏗鏘體裁齊整奇偉佚宕

如洪濤巨浪奔騰澒湧舂橦如汪洋大海之闊視之令人䰟奪目眩莫可端倪非規規然於事於尋常筆墨蹊徑間者所可得而彷彿其萬一也朱子乃以爲臨絶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偪強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其亦未之深思歟海虞吳訥亦謂此篇臨終之作出於瞀亂迷惑之際詞混淆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是亦拾人之涕吐者也吕嘗深考其文而爲自得之言乎謂之曰憤懣哀傷是矣然視諸篇亦未見其甚也且涉江懷沙之篇稱說俱指爲臨淵沉

流之作是則當爲屈子之絶筆也然今觀之雖其亂辭有死不可讓之說而篇內則優柔沖淡規矩精緻而爲和平之音抑又何也是皆不考屈子實未嘗自死故解說楚辭者多牽強附會其意雖和平之音亦視之爲憤懣之詞假令屈子之果死也是亦自欲死耳非人君之強迫也既非屬鏤之賜亦非犴狴之囚又非刲剖之慘又奚至於瞀亂迷惑而顛倒錯謬也哉其不然也審矣後之讀楚辭者幸反覆詳玩究其始終要其通篇言之所指意之所歸而不尋章摘句以立說執詞泥字以害意拂去舊見而獨據楚辭本文朝夕諷誦之久則自有妙悟自有神解方知屈子之實未嘗自死屈子之辭不爲盡怨

而予之所言不爲妄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陽薄陰則繞而爲風回風者謂旋轉之風也爾雅曰迴風爲飄回風亦謂之飄風下文曰隨飄風之所仍是也搖謂搖落也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亦此意也王逸曰言飄風動搖

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其說亦是但以物有微而隕性句照之則搖不只謂搖動之義寃結謂寃枉之情絓結於心而不可解也傷痛也微物指蕙也隕落也性猶命也王逸曰言芳草爲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以言賢者用志精微亦易傷害也聲回風之聲風本無形故只稱其聲又曰隱也先倡言風雖無形而實能先爲之倡以撓萬物故回風起而蕙遂搖落也讒人之蹤跡詭密中傷君子猶風無形而能殞物也此章首句爲冒頭次句申言其悲也第三句申言其

搖蕙也第四句申言回風也然蕙之搖落由回風先爲之倡而心之悲傷又因蕙之搖落也朱子曰言秋令已行微物搖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矣瑗按此章王逸專以讒人害賢者言朱子之說又推廣其意亦相通也大抵此章以蕙比君子之身下章蘭茝比君子之志也蕙之品雖不如蘭其盛衰亦不甚相遠當蕙搖落之時而蘭茝恐亦將披離不得獨芳矣不過參錯起興言回風既起蕙雖殞落而蘭茝獨芳猶讒人既與而忠直之士身雖可殺而志終不

可奪也非真分蕙而優蘭茝讀者當以意逆志可也彼天下之事有倡則有和如回風一起而草隨之披靡君風爲之倡而草爲之和者故孔子言感應之機曰草上之風必偃然小人之倡害君子而君子豈亦有所和哉今以風先倡而物殞性以比小人與而君子害者須以意會不可執其詞也

鳥獸名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凡翼曰鳥凡蹄曰獸若單言則彼此可通而對舉則當分也號群呼其類也生曰草枯曰苴若單言則彼此可通而對舉亦當分也比連彙合併之意葺王逸曰累也朱子曰整治也瑗按魚鱗之排列重襲次第儼然若有所積累而整治也合二意始備近曰離遠曰別自別謂魚因風起寒生亦葺鱗而遠遁也有鱗曰蛟龍又蛟亦別爲一物隱匿也文章謂鱗甲之光彩也瑗按龍秋分而降則蟄藏於淵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蓋魚龍生於水者也至秋則水涸而非淺瀨之所能容故自然而隱去若因秋風而然耳至於鳥獸草苴則產於山者也蓋實因秋風起而草木蕭疎鳥獸之巢窟

無所蔭蔽故長鳴以號群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蘭茝幽而獨芳以喻君子處窮而不變其志也本以蘭茝之不爲秋風變其芳以喻君子之不爲小人變其志而又以荼薺之不同畝以喻蘭茝之異於衆芳所謂比中之比也王逸直以忠佞不同朝解之其意雖是而詞則欠體帖也此承上章言回風既起秋冬向寒不特蕙微而隕性而萬物莫不皆然以言乎鳥獸則鳴號以求其群匹矣以言乎草苴則連彙變衰而不茂矣以言乎魚龍則亦將葺其鱗甲而遠遁晦其文章而隱藏矣而蘭茝則

生於幽谷之中而獨秀焉不因秋風而蕭瑟也君子之遭亂世也蓋亦如此此與上章要相照應看屈子立言之意不在乎隕其性乃在乎幽而獨芳也蓋蘭蕙之所隕者性也而不能泯者芳也今觀蘭蕙雖枯槁摧折而氣愈馨遠達可見矣此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君子之所以擯棄者身也而不能屈者志也今觀君子雖貶絀殺戮而操愈堅剛不撓可見矣此屈子之所以自恃也下文曰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明此志而已矣瑗按此章上四句平看爲是王逸謂鳥獸鳴則草苴比而不芳魚自別則鮫能隱以避之以鳥獸與魚比小人以草苴鮫龍比君子朱子從之甚非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此簡舊在首章之後今按宜在此蓋承上章末句而言也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亂世西適流沙屈子之所遺類之故屢稱之而此篇則極道其慨慕之心也造設也造思猶言設心也暨及同字見尚書及志承上造字而言也介如易介於石之介忘猶失也介者守之堅也不忘者介之久也言彭咸之設心與立志當殷衰亂之世昏暗之君而能以中正自守確乎不拔而不爲世俗所汨溺也亦猶蘭茝雖當回風凋隕萬物之時不以幽僻而變其芳也萬變反覆無常也情卽虛僞之情也蓋掩也虛不實也僞不誠也長久也與上二句正相反言小人之設心立志千轉萬變反覆無常而虛僞之情雖欲徼取一時之名利而其情狀態度自有不可揜者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孰有虛僞之事而可長久者哉若彭咸者則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者也固未嘗揜其不善而自無不善也其旨與大學

誠意章相合屈子可謂進於道矣此承上章蘭茝不以幽而變其芳因感古人不以窮而變其操然古人之操乃有眞知眞見眞守者方能持之於悠久而非虛僞之小人所可僥倖於萬一者也孰虛僞之可長卽是申言上其情不可揜句王逸曰言讒人長於巧詐情意萬變轉易其詞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其意固是但此章以彭咸之設心立志非小人之所能及而泛言之則屈子自寓之意讒人虛僞之情自隱然見於言表矣不必拘拘以讒人實之也朱子曰因回風之有實而

攬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也亦以有其實也若涉虛僞則已不能久矣以萬變其情豈可蓋句屬彭咸講固欠穩當而又以回風比彭咸失其旨矣非是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佳美也佳人猶言君子美好之通稱耳故有謂之佳士佳賓非必美女而後謂之佳人也佳人原自謂也或曰蓋指彭咸而因借以自寓也永恒久也都亦美也永都指德行而言蓋謂君子德行之美

恒久而不變也即上所謂介而不忘是矣更歷也統世猶言歷世也貺與也自與猶自許也言君子之美雖歷屢世而特立之操足以自許其不變也猶今言歷萬世而無弊之意王逸以爲楚王長居世統朱子以爲屈原得續其官職失之遠矣思美人篇曰情與質信可保兮居重藏而閒章即此意也所及謂志之所之其高遠直與浮雲齊也謂之曰憐者蓋亦自憐其志之高遠而不能有合於世也謂之曰浮雲者蓋浮雲輕則愈高遠也相羊共徘徊貌更統世以自貺可久之志也浮雲共相羊可大之志也可久可大此所以爲永都也有所觸於心曰感謂見回風起而思及彭咸故遂賦詩以明已之志也其即孔子竊比於我老彭之意歟上言造思及志而此獨言志者舉此可以該彼亦省文耳夫志一而已矣然曰介志曰遠志曰眇志何也介言其堅確也遠言其高大也眇言其幽深也不幽深則淺陋不高大則卑小不堅確則頹敗其與小人虛僞之情相去無幾矣故必遠以期之眇以窮之介以守之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君子之志矣始可與蘭茝幽而獨芳者比矣始可以昭彭咸

之所聞而託彭咸之所居矣瑗按言不忘則曰介志言及浮雲則曰遠志言所感則曰眇志其用字極有斟酌非漫然而作者可同日而語也又按感一作惑朱子從之非是賦詩即指已所作此篇之文也洪氏謂古詩之所明者與今所遇同故屈原賦之亦非是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悽悽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此章首句與上章首句提起對看皆頂彭咸章來

然意亦相承也上章懭已立志之高遠此章傷已
高遠之志隱伏而無所用也懷思念也如論語君
子懷德之懷下七句皆申言獨懷之意也折芳椒
以自處踰取善行以自居也上章示都之志亦是
增申重之意歔氣之呼也欷氣之吸也皆嘆息之
聲嗟嗟嗟而又嗟嘆之甚也詩曰嗟嗟臣工隱者
潛而不見也伏者屈而不伸也二字亦承自處而
來思者念之切也慮者憂之深也自鼻出曰涕自
目出曰泣涕泣者歔欷之深也交謂涕泣並下也
悽悽慘傷貌嗟嗟之甚也思不眠謂思慮慘傷之

極不能着寐也獨言思者樂此可以該彼亦省文
耳曙天明也長夜秋日晝短而夜長也終長夜謂
至曙也黃昏者夜之始天曙者夜之終也曼曼夜
長貌掩揮也此哀總承嗟嗟悽悽而言也掩哀猶
所謂排悶遣懷也言此獨懷之哀雖揮斥之而不
能去也以見哀之之甚此蓋秋夜有感於回風而
獨懷不寐故悲回風之所以作也或曰上章憐浮
雲之相羊有所感於晝者也此章思不眠以至曙
有所感於夜者也下章寤從容以周流又所以感
於晝者也依風穴以自息又所以感於夜者也忽

傾寤以嬋媛又所以感於晝者也而回風總言耳
言回風一起景物蕭索令人傷感而晝夜輾轉於
無已也其說亦甚是瑗按此章上二句爲冒頭中
四句並承上獨懷來末二句又總結之意雖同而
有淺深也學者讀古書而不以此法求之則如詩
之參差荇菜三章以及南有樛木采采芣苢維鵲
有巢殷其靁諸篇不亦稠疊重複之甚哉朱子精
於詩者也而所註之書亦莫有如詩之精者楚辭
乃公晚年所註視王洪舊註益加畧焉豈終以辭
賦之流待之而不重加之意耶抑亦旨趣尚淺近

而學者讀之當自悟耶屈子平生心事之苦楚學
問之優長才華之精妙獨賴此篇之存歷千餘載
無有能解其意而註之善者幸遇我文公爲一顧
盼可謂得所遭矣然精義大旨雖多表章而細微
曲折之詳又不得爲側廩傾囷一開發之使其燦
然復明與三百篇並傳以惠後學可勝歎哉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
氣於邑而不可止

寤覺也從容優游貌周遍也流游也流與游古通
用故史傳言上流皆作上游逍遙行樂意自恃猶

自娛也蓋謂身雖見讒於小人見黜於人君而其道之在已者猶有可恃足以自娛也何爲哀苦至此乎下文所謂不忍此心之常愁是也二句乃自懈之詞此章承上言哀思之深夜既不寐幸而至旦已覺瘠矣將欲從容遠遊聊尋樂以自娛又復感傷太息愍憐以至於氣之於邑而不可止焉方自懈而復自悲以見終不能釋然於懷也夫夜既掩此哀而不去晝又氣於邑而不可止其所以然者亦欲志彭咸之所志也豈徒哀傷乎已之不遇而已哉屈子所以作此篇之大意實在於此故篇内於彭咸三致意焉讀者不可不知故此章所以遠遊者蓋將欲尋訪彭咸也直至下文拼張弛之信期皆此意

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糺編皆結也纕佩帶也膺胷也謂絡胷者也纕膺之佩無日而可去以喻思心愁苦無時而可釋也折若木見離騷篇蔽遮覆也光日光也飄風即回風但無取義與前所用不同仍因就之意隨飄風之所仍猶所謂馭風而行也此章言已思心愁苦

無時可釋將折取若木之枝以爲蓋而遮蔽其杲杲之日光乘此飄風之所止或冀彭咸之一遇以爲知已之遭庶幾少懈此懷也上章言因欲遠遊而復悲傷之甚此章言因悲傷之甚而復欲遠遊下二句即離騷篇折若木以拂日聊逍遥以相羊之意王逸以飄風比小人言因隨群小而遊戲也非是朱子以爲言欲自晦而隨俗也是用惜往日篇慚光景之誠信身幽隱而備之之意亦非是詳玩上下文意還是欲遠遊訪彭咸之意蓋言折此若木以蔽日光隨飄風以往就彭咸也乃寄託之詞無比喻之意讀者更詳之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按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存在也髣髴謂如見其形似也不見又復不在也即詩所謂將尋就之繼猶判渙論語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也蓋指彭咸也朱子曰指君而言非是踴躍銳意往進貌湯沸熱之物以爲不得往進而熱中之喻所謂欲罷不能是也撫抑也佩雜佩也衽裳際也按志抑弭其志不使躁急也應上心踴躍其若湯而言超遠舉貌惘惘猶茫茫蓋

不知其定在方所而將周流以求之也遂猶速也論語曰明日遂行此承上二章而言言巳隨飄風所仍以求彭咸時或髣髴而得其形似之所在巳而又復不見將以爲或遇邪則忽焉不見將以爲不遇邪則又髣髴而存若在若亡莫知定在此心之所以踴躍而不能巳也惟此心終不能巳故復從容而按志超然而遂行將以周流乎天地之間以冀其終當獲遇而後巳焉上二章言或行或悲意猶未定至此則决於行矣瑗按此篇所謂遠遊之說雖若託爲求訪彭咸之所在然其意實寓乎

求道之心觀此章所言其意與顏淵喟然嘆曰章相類後章嘆老之將至及下文愈求愈遠之說其微詞與旨實有所在也上章之所言志者豈徒然哉或曰彭咸之所在卽道之所在也亦是

歲忽忽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蘋蘅槁而節離兮芳巳歇而不比

此承上章而嘆巳之將老此所以急於行而求古人也曰歲曰時互文耳或曰歲者時之積也時者歲之分也歲指一歲而言時指四時而言亦通忽忽去之速也土崩水逝皆曰頹易詞也冉冉來之迫也忽忽而若頹言旣往之歲也王逸曰年歲轉去而流沒也冉冉而將至言將來之時也王逸曰春秋更到與老會也所謂去日苦多來日苦短是也槁枯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或曰謂節節而離斷也歇銷也不比謂不連屬茂盛也下句卽申接上句之意承上歲時而踰年老也王逸以蘋蘅枯踰年衰節離踰齒落芳歇踰志意智慮而盡闕或又以上句踰年紀之衰下句踰才華之退似太支離瑗按大禹有惜陰之勤孔子有愛日之志楊雄有競辰之心屈原往往有遲暮之歎蓋有聖

賢汲汲皇皇之意矣但篇内所言者有二意有行道之嘆有求道之嘆此則蓋歎其欲急於求道也或曰自此章至末皆承超惘惘而遂行之句而推衍之耳亦通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有所譬諭而悔改之曰懲此言指前更統世以自貺竊賦詩之所明及往日以忠貞清白自誓自許之言皆是聊苟也言此心之不改者蓋欲證此言之不可苟也王逸曰明巳之詞不空設也是矣此

承上章言已年已老矣功業莫建道德無聞脩名不立旣憐此心之不可變又嗇此言之不可苟又不忍此心之常愁而反巳自省愁嘆無益又安能鬱鬱於此而不爲遠遊之行求知巳之遇一渫其憤懣之情而徒以讒人芥蔕於胷中也哉寧溘死而流亡是奐起下句甚言其不忍此心常愁之意而見遠遊之志決也

孤子吟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幼而無父曰孤吟呻吟也哀痛之聲抆拭也吟而

抆淚自傷煢獨無所依歸也放棄逐也記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出而不還擯絕之深不復收録也隱痛也孤子之哀放子之苦誰有能思念之而不爲之傷痛者乎於此而不痛者是無人心者也屈子太息而流涕永嘆而增傷其哀吟也甚矣九年而不復歷年而離愍其不還也久矣楚王獨不一思而痛之何心哉曰昭彭咸之所聞者又將遠去而求知巳以渫其憤懣之心也此章言昭所聞者謂尊所聞下曰託所居者行所知也反覆申言直欲以古人自期古道自處豈徒付之空言而已

哉瑗按惜誦篇援引申生孝子之事此又以人子之孤放而自比之其恩義固有不容以遽去者所謂君親一體忠孝一道屈子知之深矣後世吊屈原者若楊雄反騷固無足道至於賈誼亦曰班紛紛其罹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雖不若反騷譏刺之甚然以羅尤之故不責讒人與楚王而乃歸罪於原其旨與雄相去幾何吾嘗怪世人獨恕誼而詆雄也楊雄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蓋言屈原之德堅白如玉而雖有

讒言丹青之變不能損其質也何爲不智乎知丹青之不能變玉則讒言之不能變屈原可知矣如孔子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之語蓋深許其智也反騷者或雄少年之作而法言乃晩年進道之言故嘗自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則反騷爲少作無疑矣後世解法言者乃謂雄譏原不智蘇子瞻吊屈原亦曰變丹青於玉瑩兮雄乃謂子爲非智豈非惡而不知其美而恕誼者豈非好而不知其惡歟吾觀柳子厚與蘇子由之賦獨有所取焉子厚曰仲尼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

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子由曰宗國隕而不救兮夫子舍是而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湘此數語也可謂知屈子之為人而深得乎其心矣或曰然則離騷惜誦涉江及此與遠遊諸篇又往往述其隱遁之志何也瑗曰不去者屈子之本心欲去者不得已之至情也事君

之忠保身之哲二者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矣君子之於人也豈可以執一而論哉如孔子嘗欲浮海居夷而卒未嘗去也嘗欲赴弗擾佛肸之召而卒未嘗往也使執前言而論之則為沮溺之流使執後言而論之則亦由求之類矣屈子固非其倫然今觀其所言一篇之中或仕或隱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非無一定之見也而臣子處人倫之變其顛踣困頓之情而其所言自然有此二者而不容以偽為也其於去就死生之間若執一定之見以處人倫之變又何難乎此所以三仁之中而

先儒謂箕子尤處其難者苟非析道之精而嘗遭人倫之變者不知此意也惜誦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嗚呼觀此則可以知屈子之所遭矣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

自平地而上山曰登山小而銳曰巒石巒則無草木蔽翳可遠望也望望彭咸也路登石巒之徑路也眇眇幽深貌默默寂寞貌總言道路僻陋而無人聲也舊註分帖非是深造曰入蓋言登高既無

所見故復深入以尋訪也景古影字響聲響也無應猶言不答也省想亦猶景響也如今俗言絕不聞消息之意此等字當以意會難明解也洪氏曰省察也審也朱子曰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者也然以察審記想釋之詳照本文之意亦不穩順王逸曰目視耳聽歎寂寞也意雖是而於省想二字亦滑突欠明白也瑗按有所望者則有所見有所感者則有所應有所求者則有所得今登高入深極其搜覓顧乃眇眇焉默默焉而景響省想之無所遇焉能不令人鬱鬱而愁哉無

應以在人而言不可得以在巳而言二句一意曰入曰聞互文也本謂深入尋訪而絶無所聞耳景響無應省想不得所以極狀其無聞也或曰上二句言登高無所見下二句言入深無所聞或曰下二句俱承眇眇默默而申言之按二説皆通但彭咸乃古人必無可遇之理屈子特設言以見惟彭咸爲知巳而今世求如彭咸者既不可有而思古之彭咸又不可及而此心之常愁將何時而巳邪蓋託詞以渫其憤懣之情耳此段至下藐冥冥之不可娛皆承上章昭彭咸之所聞一句而言然謂

之曰昭彭咸之所聞者蓋彭咸之道乃聞之於古者而巳之道又聞之於彭咸者今爲守之而不忍變者所以欲昭明其彭咸之所聞於古者也嗚呼其道自古相傳由彭咸以至於巳其責任亦重矣又安肯一旦而壞之哉可以觀屈子之志矣下託彭咸之所居其意做此但此以知言彼以行言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此承上章言求彭咸之知巳而不可得故極其愁也鬱鬱不舒暢也無快不樂也居居然也或作退居非是蓋此時正在石巒之上也或作居石巒之上如後處雌蜺之標巔依風穴以自息之意亦通戚戚迫蹙急切之意解除也鞿羈見離騷所以絡馬者也心有愁戚不能開豁猶馬有鞿羈則不能放逸也繚纏縛也轉既繚而復繚之也締結不解也言鬱結之氣如繩之輾轉繚繞而自相糾結不可解脱也上句以馬喻心此句以繩喻氣而四句不過反覆言其愁之甚也但始而鬱鬱既而戚戚既而鞿羈而繚轉始而無快既而不解既而不開而自締其詞意又自有淺深之序讀者不可不知

也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此章承上入石巒之深而有感於其中風景之蕭索而言也穆深微貌無垠無邊際也此句言丘壑之邈僻莽茂盛貌懷沙篇曰草木莽莽是也芒芒廣大貌儀倪通用無儀猶無垠也此句言草木之蔽晦聲有隱而相感猶聲有隱而先倡也指飄風而言倡感其義一也蓋有所倡者有所和而亦有不和者蘭茝幽而獨芳是也有所感者有所應而

亦有不應者物有純而不可爲是也但前物有微而隕性物字專承蕙言此物字乃泛言而亦暗指蘭茝以自喻也王逸獨指松柏意是而詞隘矣純而不可爲謂受氣之渾厚而不可變化也化字與爲字古書及古韻多通用如訛字亦作譌則化與爲通用可知但不能求其說而易曰變化云爲則其義相通者久矣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此即物有純而不可爲之意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

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此章又承上言復出幽谷之中而登石巒以遠望有感於天地山川之曠蕩石巒不可以爲娛將渡大江上高巖以尋訪彭咸之所居也邈遠也漫漫猶茫茫也不可量謂不可以丈尺量度而筭計也此句言天地之寥廓縹猶縹緲與緜緜皆違意也舊註俱解爲微細也非是古人用字多不拘如窈窕詩言淑女而後世言山之深奧者亦稱之淜滂本謂水而宋玉風賦亦用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學者當以意會可也紆屈曲之義此當解作縮也不可紆言不可縮也此句猶後世所謂安得縮地術與君相晤言之意蓋指山川之迢遞也悄悄憂貌詩曰憂心悄悄是也既言愁悄悄又言常悲如上文既言愁鬱鬱又言無快楚辭中此類極多古人文章非如後世之拘拘不可以爲病也詩曰亦既見止又曰亦既覯止既曰何辜於天又曰我罪伊何既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又曰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使今人作之豈不爲重複可笑古人未嘗以重複爲嫌而亦自有淺深輕重之不同古今文

章之重複者無如此篇然其意皆有所屬而其指各有攸歸也學者不深究詳考而朱子且以顚倒重複言之況其他乎翩翩翻貌猶所謂心搖搖如懸旌是也冥冥不可娛蓋言山中之幽晦不可久樂也二句又總結登石巒以下十四句以起下文也昭彭咸之所聞至此當爲一段之意凌乘也流猶順也凌大波而流風猶哀郢篇所謂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言乘舟而濟渡也託彭咸之所居猶託彭咸之所在也設詞耳後世遂以自沈解之上文所謂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則彭咸又

豈嘗爲孤子放子耶離騷所謂濟沅湘以南征就
重華而陳詞則重華又豈嘗沉江湘以死而屈子
往從之邪遠遊篇所謂順凱風以從遊至南巢而
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審一氣之和德則屈子又豈
嘗真至南巢而從王喬以升仙去邪故後世以屈
原爲投水而死者皆是因楚辭中此等語而附會
之者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
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依
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此承上言登石巒小山以訪彭咸既不可遇復上
高巖峭岸以求之也峭峻也岸巖畔也處居也蜺
虹屬蜺雌而虹雄也標杪也或曰古人稱山頂曰
山椒椒字義不可解或當與標字通用或聲相近
而訛也顛頂也山頂亦謂之冢據憑也青冥近天
輕清高遠之氣也攄舒也攄虹蓋謂拂去其虹而
將以捫天也儵忽迅速貌捫撫也儵忽而捫天蓋
謂天非真可捫而所處之高若有所捫耳下儵忽
二字甚妙四句言所陟攀之高而曰處雌蜺據青
冥攄虹捫天者亦以形容巖岸之高峻他無所取
義也吸吞也湛清也漢儒皆解作厚也詩曰湛湛
露斯亦然朱子從之非是浮凉謂露之清澈其光
若浮而味凉也漱以水蕩口也凝謂聚而厚也霜
露之所結者也雰雰紛絜貌一曰分散貌依傍也
穴者巢窟之處也蓋風從地出而又出於地之虛
處故曰虛則生風又曰空穴來風凡風所從出之
處皆曰風穴如莊子所謂大塊之噫宋玉所謂土
囊之口是也自息獨宿也傾寤謂假寐輾轉之間
忽然傾側而覺寤也是亦獨懷不眠之意王逸曰
心覺自傷又痛惻也得其意矣但以嬋媛爲痛惻

非是嬋媛美女嬌態貌人之乍寤欠伸而起其體
軟弱不能自持若嬌態也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
騷曰女須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
郢曰心嬋媛而傷懷此三處王汪皆云猶牽引也
朱子曰王註意近而語疎蓋顧戀留連之意也夫
哀郢之嬋媛解爲顧戀留連之意而餘三處當從
予解爲是而顧戀留連之意自在其中矣若直以
顧戀留連解之雖得其意而於二字之義亦未甚
明也四句言食息之潔夫古之高潔之士莫如彭
咸而屈子自言其居處飲食之高潔如此此所以

為託彭咸之所居也然怨傾寤以嬋媛蓋又傷彭
咸之不可遇而不能忘情於懷又將登崑崙岷山
極高極遠之處而尋訪之以期必得也瑗按佽風
穴以自息者特謂伏匿於窟穴之中而託宿耳曰
風穴者本無所取義蓋以此篇因悲回風而作故
曰隨飄風之所仍曰聲有隱而相感或取其義或
用其字間或拈出題目一二使不離其題而亦不
屑屑以着題也此所謂大方家大作手無意於工
而自工也若後世賦雪詩而通篇絕不道雪字以
為奇其不然者又皆粘皮着骨而太甚焉其可以

語此哉

憑崑崙以激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
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
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憑隱皆依據也如憑軾之憑隱几之隱崑崙見離
騷岷山在蜀郡大江所出也二山名激霧清霧也
舊解昏濁之氣非是是知其有霧而不知其有激
霧也激一作瞰亦非是此二句着以字者蓋謂憑
崑崙以望清激之霧氣隱岷山以望清激之江流
也若下二之字便無望字之義此與上章上高巖

之峭岸並不言遠望者蓋承上登石巒以遠望而
來也憚畏也水瀉瀨而為湍湍水回流而復涌故
曰涌湍也礚礚水石相激聲水得風而為波洶洶
風水相蕩聲此二句言風波之惡蓋因上言欲凌
大波而流風以訪彭咸之居既上高巖久處亦無
所遇而今復上崑岷遠望而風波之惡又不可渡
也蓋託言彭咸之不能尋訪耳無取義也二句亦
互文蓋謂在崑岷之上以望江中但見其波湍聲
勢極為洶湧令人心有所畏憚耳此等句法須以
意會不可泥也或曰上句言所見下句言所聞恐

未必然容容紛亂貌直曰經罔罔然也猶所謂倀
倀貿貿之意芒芒卽茫茫古通用橫曰紀或曰大
綱曰經萬目曰紀亦通此二句言山川之渺茫曠
蕩也軋車輿咿啞之聲洋洋無所歸貌馳馬騎奔
騰之貌此二句總承上六句言也蓋言高巖獨宿
絕無所得而既覺寤之後復上崑岷之山以遠望
欲審其所從止將以求彭咸之所在但見風波之
凶惡而可畏山川之渺茫而難尋如此則吾之車
馬又將何所自而進何所馳而歸邪二句亦互文
言無從而止耳此章總見無所尋訪彭咸之所在

之意其言激霧清江波湍經紀皆無所取義舊註取譬之說皆非是夫屈子獨懷之情常愁之苦世既無知之者矣然而求其同志惟彭咸一人而已故不得不遠遊以尋訪之也然隨飄風之所仍則又存髣髴而不見登石巒以遠望則又入影響之無應上高巖以久處則又獨寤寐而無得憑崑崙以遠望則又無從而所止愈高而愈無所得愈遠而愈不可窮彭咸果安在哉耿志徒感而歲月如流又將誰可與語此獨懷耶誰可與共玩此遺芳耶。

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此章直從前寤從容以周流以下而總結之飄翻翻言旌旗之屬翼遙遙言車馬之屬氾潏潏言舟舲之屬車馬由陸而進者舟舲由水而進者旌旗又所以載之於舟車者也上下左右前後謂或上或下而求之或左或右而求之或前或後而求之言求之無定在以見已遠遊尋訪之周遍也伴畔同張弛如弓之或張或弛無一定之體以喻人無一定之信也相約曰期相期不畔曰信彭咸乃古人而屈子未嘗與之期而今且曰信期而責彭咸或張或弛以背畔之何也猶後人弔古詩曰千載共襟期韓昌黎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孔子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楊子雲曰後世有楊雄者出則吾太玄必不廢也此類甚多皆是古人相期之語苟其志同其道同雖一生於千百載之上一生於千百載之下一生於東海之東一生於西海之西皆可以謂之相期之知已奚必並生於世邂逅面晤而後謂之相期也哉此章甚言已求彭咸之急欲踐其信期而彭咸竟背畔之而不我遇也蓋設言以見當世無知已者而知已者惟彭咸耳惜乎其不並生於世也其詞若憾其畔期而其實乃所以深表其慨慕之心也此篇似是專爲慕彭咸而作故極騁其詞以濮其憤懣耳若下文之四子是又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後世註此篇者多不深考其肯意而苟且以釋之如耿耿芒芒漫漫綿綿翻翻容容遙遙潏潏苧字皆各有所指舊俱釋爲憂愁悲感反覆不定之意故祇見其顛倒重複而可厭也惜哉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之俱下兮聽

潮聲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着志之無適

正視曰觀邪視曰窺炎燄也書曰火炎上炎氣言南方火氣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之所著又凝而爲液也露結而爲霜雨凍而爲雪俱下齊降也海水逆湧爲潮朝曰潮夕曰汐單言則可以該之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舉一歲而言之獨盛於二月八月之望日先儒論潮之說雖詳而辨要之此物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理之難推

者也六經言潮者絶少蓋因中原無之故當時未有舉以詢聖人也觀枚乘七發則知楚之多潮故屈子言之相擊相衝激也瑗按炎煙者火氣之所成而盛於夏者也霜雪者水氣之所結而盛於冬者也潮水相擊則盛於仲春仲秋二季者也各舉四時之盛者而言之此四時之光景也曰觀曰窺曰悲曰聽參錯之文耳蓋謂四時之光景其聲色之觸於目入乎耳而感乎心不勝其日月如流之嘆也卽歲忽忽其若頹時亦冉冉而將至之意故欲借四時之光景而急乘時以往來而周流以求古之知巳者借光景以往來猶假日以消憂之意施加也棘有刺之木也然觀書傳有言黃棘者有言青棘者有言赤棘者隨人所道耳或曰黃取中色非是若以取譬言之則枉策亦取其曲矣策馬鞭也以棘爲策旣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蓋欲急進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也所存所在也見猶覽也放迹猶言放逸之迹也非放逐之放調度見離騷刻如刀之刻木而所入之深也着志如物有所附着而不能離也故安土重遷者曰着土無適猶不去也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

去刻爲二子之明志而無他適也二句一意而有淺深總見巳學古之志專而切也蓋因上文遍求彭咸之不可得故不得巳而思其次也然二子與彭咸未暇論其優劣但屈子之意以爲不得於彼必得於此以見巳之信而好古之志無時可懈耳然亦特如此設言之實亦未嘗遇介子與伯夷也故下文又嘆曰吾怨往昔之所兾兮悼來者之逖逖是也瑗按借光景以往來是總承上四句而言蓋恐時光易過欲急於追古之意王註以爲願借神光電影飛注往來非是洪註以爲假延日月往

來天地之間似矣而其指意又無所歸着故炎潮霜雪四句特爲留連光景之詞而上下皆不知其所屬也又按觀炎氣之相仍以下五句足以該括遠遊篇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篇之意讀者亦不可不知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此又結通篇之意故以曰字更端之若亂辭是也

或云上當脫一亂字未知其審怨者有求而不遂恨憾之意也往昔往古也冀期望也言往古如彭咸與子推伯夷皆尋訪而不遇故怨之也悼傷感也來者來世也逖逖遠貌言來世遼遠不能相待故傷悼之也二句卽遠遊篇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之意但彼乃嘆其欲及時行樂之意此則嘆其知已者之不可遇故也江淮二水名海江淮之所聚者也自適猶自得也子胥諫夫差夫差不聽賜劍而死乘以鴟夷之皮而浮之江既浮之江則必歸於海故曰浮江淮而入海大河卽指今之黃河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申徒姓名狄諫紂不聽負石沉於河事見莊子抗迹高蹤也曰浮曰望曰從曰悲曰自適曰抗迹亦互文也言本欲望江河而浮泛以從子胥申徒二子以自適不使此心之常愁也然又悲二子之迹高抗太甚非人之所能從者也夫驟而諫君已失從容之道矣而其君不聽斯亦已矣又負重石以自沉果何益於君國果何益於身名耶獨言負石者舉此以見彼二句蓋總責二子自處之不善也故屈子一則曰孰知余之從容二則曰尚不知余之從容則屈

子之未嘗強非其人忿懟不容可知矣二子之不爲屈子所取則未嘗懷沙而投淵也審矣任負也石卽沙石之石或謂石百二十斤非是末二句又總結之夫彭咸既不可遇矣於是而思其次其次又不可遇矣於是而又思其次若子胥申徒是又其次者也而非中道之可爲者也而屈子又不忍爲之此所以心絓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也

楚辭集解遠遊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遠遊

此篇大旨蓋悲末世惡陋之俗而欲遠遊以遁去耳後世遊仙之詩昉於此此蓋其平日所作以叙巳高絜之志未必遭讒以後之所作者也觀篇內絶無一言及壅君黨人之意可見矣其間極有規矩有條理惜乎舊註訓詁雖詳而脈絡欠分明也今爲顯其微而闡其幽一覽可洞

然矣學者常諷詠之亦足以消鄙陋庸俗之意也取首章二字名篇

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悲傷也世俗當世之風俗也迫局促也阨與隘通用卑狹也願欲也輕易也輕舉謂得道身輕而易舉猶言高飛也遠遊猶言長往也菲薄劣弱也因由也焉安也何也託附也乘駕也上浮猶上征下文曰掩浮雲而上征是矣謂昇天也屈子悲傷當世風俗之局促卑狹不可與處而欲高飛長往以離人群復自恨其質之劣弱無由附託而上升也此章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乃一篇之大旨屈子其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實在於此下文遭沉濁而汙穢超氛埃而淑尤免衆患而不懼皆申言世俗迫阨之意而精詞益加切矣其諸訪求神仙經營四方之說亦不過推衍輕舉遠遊之意耳是此章首二句乃一篇之綱領而首句又爲次句之根柢也知此則屈子之極言遠遊之樂者非真有意於遠遊而實悲世俗之迫阨亦欲去之而不能特假設之詞聊舒其憤懣耳王逸曰屈原履方直

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是可哀也巳

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遭逢也沉溺而不振也濁溷而不清也汙言其泥而緇也穢言其積之臭也言世俗之迫阨如泥塗之沉濁糞壤之汙穢也鬱如草之鬱而不能伸也結如繩之結而不可解也誰不知其何人之詞也語告也耿耿猶儆儆不寐貌詩曰耿耿不寐寐輒着也魂說見下文營營猶擾擾也蓋耿耿之義如

火之明而不熄營營之義若有所爲而不休也朱子曰營營猶熒熒亦耿耿之意也亦通曙天將曉也夜耿耿而不寐二句詞雖分而意則串屈子蓋謂遭逢惡俗悲心鬱結無所告訴故自夜達旦而精魂耿耿然營營然不能少寐也以見鬱結之甚也嗚呼欲事遠遊而卒無所託欲陳懷抱而復無可與言者何其所遭之不幸也如此夫其悲曷可既哉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兮來者吾不聞

惟獨也純陽之氣輕清上浮而爲天純陰之氣重濁下凝而爲地無窮猶言不已也謂天地之轉運而生生不已也哀憐憫也人生謂人生於斯世也勤苦也長勤猶言終歲勤動也莊子所謂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是也往者謂往世之人事也來者謂來世之人事也往世不及見來世不得聞正見今來古往天地無窮而人生一世光景有限何爲蹶蹶然長自勤苦耶蓋獨天地爲無涯而人生則有涯以有涯之生而競於無涯之中惟夢幻泡影耳如朝菌蟪蛄耳須臾而生須臾而死須臾而起須臾而滅百歲韶華曾不頃刻胡乃自苦如是耶人生既不能與天地並久則不必長自勤苦矣既不必長自勤苦又何必悲傷之甚以至於達旦不寐乎又何必與世俗爲伍乎又何不惜神養氣以求長生乎故下文步徙倚而遙思六言乃屈子述已自苦之狀而此乃承上章先設爲自慰之詞而爲下文求仙之張本也朱子曰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

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爲沒世無涯之悲耶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瑗按朱子之論極爲感慨是亦有激而云然也遂以此四言爲此篇所以作之本意畧有未善蓋屈子此篇以遠遊名題是雖意在於遠遊而求其所以欲遠遊之故實謂遭逢惡俗不可與處故欲高

飛長往以離人群也是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乃在
願輕舉而遠遊一句而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
乃在悲世俗之迫阨之一句而不在此章之四言
也此章四言大意巳解在前不復再贅其訪求神
仙之說不過裝演輕舉遠遊字樣耳昌嘗有倖倖
萬一於神仙度世之說之意哉讀遠遊篇者幸反
覆熟讀而詳審之方知予言之不妄而屈子遠遊
之論爲設詞非真有意於求神仙之樂也
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

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步謂閒步而延佇也徙移也倚憑也徙倚不安貌
遥遠也遥思指地之遠近横言之也怊惆悵貌惝
怳猶惘悵也永久也永懷指時之久暫竪言之也
謂閒步徙倚之間怊然惝怳之際而懷思之情忽
興起也或曰思者撫巳而有所思於人自此以及
彼之詞懷者感人而有所懷於巳因彼以及此之
詞意者念慮之動也慌惚不定貌流蕩慌惚之極
也慌惚流蕩發揚於外者也心者神靈之舍也愁
悶也悽痛也增加也悲哀而傷也增悲猶言舊憤

積怨愁悽之深也愁悽增悲翕聚於內者也或曰
遥思乃觸發於意而永懷蓋沉匿於心者也神謂
精魂也倏忽迅速貌不返不復也形謂體魄也枯
槁僵瘦貌獨留謂魂散而惟魄在也倏忽不返譬
然而下也枯槁獨留塊然獨存也魂魄相離悲傷
之極之所致也按此數句其語意自有次第非辭
人之漫言者可比也始初閒步之際而悲俗哀傷
之情忽悵然觸於思而興於懷也巳而發於意而
不可遏巳而泥於心而不可解巳而遂至於黯銷
魂神散不復而祇存形質而巳其悲哀之情由淺

以及深也初但徙倚惝怳而巳既而慌惚而流蕩
既而愁悽而增悲既而倏忽而不返而所存者枯
槁之形容而巳其悲哀之苦自輕以至重也觀此
六言逐句有淺深輕重總之又有淺深輕重精微
奧妙條理燦然楷乎覽者不察而但以爲重複可
厭也惟語詞或解作思念也非是省察也端正也
操守也由自也內惟省蓋言惟內省倒語耳此承
上章而言天地無窮人生有限何乃悲哀自苦以
至於此乎亦惟內自省察以正巳之所守而不爲
世俗所變可也此亦自慰之詞也此章以上皆反

覆參錯言世俗之可厭嘆巳身之所遭哀人生之長苦欲去之而不能徒悲之而無益亦惟守巳之志求仙之由以自適耳蓋足篇首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之意也朱子曰知愁嘆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得之矣瑗按正氣謂吾真元之氣下文漠然虛靜澹然無爲保清澄而除粗穢吐納等說此屈子之所謂正氣而欲求其由以事脩錬者也脩養家皆祖其說而其原則昉於老子是非吾儒之所謂正氣而孟子之所謂浩然者也學者亦不可不辯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漠不動貌虛無礙也靜不擾也恬安也愉樂也言其心也澹淡同不嗜貌無爲謂不涉世故也自得自適也言其身也赤松古仙人之號見列仙傳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卽此也聞其清塵猶所謂踵其芳塵步其後塵云耳塵猶跡也承繼也風謂流風餘韻也遺貽同則法也謂隱遁脩鍊之法也漠然虛靜而恬愉澹然無爲而自得無世俗之悲無人生之苦此赤松子之清塵而屈子聞之於千載之下猶欲繼其風而守其所傳之法術也此下歷言神仙之樂矣按赤松子乃神農時人而漢張良欲從之遊其人未必在也蓋託言耳觀屈子此言并下四章可謂善言神仙者矣

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貴尊重之意古謂得仙道者爲眞人指赤松子也或曰泛言也休美也美羨慕之意登升也化去卽謂升仙也此承上章而言眞人休美之德爲可貴重而往世升仙之樂爲可羨美雖其身化去不長

在於世而人不可得而見而清高之名聲則章著不泯而延綿不絕也

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

奇驚偉駭嘆之意傅說名武丁之相起於版築詳見書經說命篇辰星房星也亦曰心尾箕之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所謂大辰也見太史公天官書并爾雅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曰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相傳傳說死後精化爲星而懸著於箕

尾之閭按天文圖有之美念慕也韓衆古仙姓名一作韓終終衆聲相近而誤未知孰是亦見列仙傳一壹同謂壹氣也如下文所謂壹氣和德壹氣孔神是也即上文所謂正氣正言其無濁穢之邪一言其精純不雜也形形體也穆穆杳冥貌浸遠漸遠也朱子曰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離人群而遁逸謂遠去世俗而隱身以避世也張良曰願棄人間事與赤松子遊即此意也言二仙得道化去雖其形體漸遠不可得見而遁逸以離人群則無世俗之悲人生之苦矣嗚呼託辰星而不朽

得一氣之孔神不亦可奇而可美乎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

氣變謂鍊氣而變化也曾舉高飛也神奔鬼怪言仙之化去非如世人可常見也時暫時也髣髴見不諟也精精靈也皎皎不湜也此承上章言神仙鍊氣變化而遂能高飛不可測度不可避逅而形體穆穆以浸遠矣但有時彷彿遙見其精靈皎皎以往來於空虛中耳朱子曰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

超氛埃而淑尤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此總承上四章而結言諸仙也自下躍上謂之超氛昏濁之氣埃塵垢也淑清淑之氣尤絕美也超氛埃而淑尤猶言去塵世而至仙境也返還也故都舊鄉也衆患世俗之悲人生之苦也不懼猶言無累也如往也觀此以上與化去而不見形穆穆以浸遠時髣髴以遙見等語屈子豈真以神仙爲實有哉至曰神奔鬼怪則明言其無矣特取其離

人群超氛埃免衆患而隱遁之樂名聲之久耳然則古之所謂神仙者或因禍患而求免或厭世俗而不居故高飛遠舉託神仙以遁去耳曷嘗有長生不死者哉以上五章而屈子所言神仙之理反覆明白不誕不迂最爲近理其下飡氣之說屈子亦是飲墜露餐落英之意未必欲直行其術也其術世雖相傳而古之真人遊仙者亦各有所託而其本意要不在此也其本意以神仙爲真有而服食者則是妄人而已矣烏得謂之真人也哉王逸曰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

想慕其道以自慰綏也可謂得屈子之心矣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此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天時代序謂春夏秋冬四時以序相代而遞運也耀靈日也一作曜一作燿三字古通用見天問王逸以靈曄屬句謂爲雷電之貌且引詩曄曄震雷爲証何其不考之甚也瑗按耀靈之義耀謂其光輝靈謂其神明耀者本其體而靈者尊其稱也又

嘗考日月謂之二曜太陽太陰金木水火土炁星太乙星謂之九曜是日月星辰之有光輝者皆謂之曜以曜靈爲日者考諸天問當作日也後世遂以曜靈爲日專稱古或爲日月星辰之通稱亦未可知也曅光閃貌言行之速也征行也日道左旋故因西征也言天時代序而獨指日者蓋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歲言日行之速以足天時代序之意也微薄也自上而下曰降降而著地曰淪淪沉也下淪猶言下墜於地也四序獨言霜降者蓋霜降九月節草木零落之時則歲暮可知矣曜靈曅而西征舉日以見月也微霜降而下淪舉月以見歲也零落也悼傷也草經霜降則枯槁而落諭人至衰老則枯槁而死也仿佯逍遥謂遨遊以行樂也永歷年而無成謂日月云邁歲不我與而年紀衰暮而志業竟無所成就也玩賞也遺芳比餘年也謂既往之年無所成就則亦已矣而將來餘年猶可及時脩省顧無可與共賞而惜之者寧免臨風長嘆乎高陽即帝顓頊也古之得道之君若軒轅是也如傳說屈子亦引爲神仙但今列仙傳不載無所考耳屈原高陽之苗裔見離騷篇此之所

引蓋慕其道耳無取苗裔之義也邈遼遠貌程法也又曰式也物之準也言高陽去已世遠言湮而已無所取法也此章傷歲月之易過事業之無成而世無知已共惜餘年因思古人又不可見其情當何如耶此上大章皆反覆參差言神仙化去之樂因自嘆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以足篇首願輕舉而遠遊一句之意也瑗嘗謂篇首至此一篇完然意思周密詞旨痛快議論平正可歌可咏飄飄然令人有凌雲之志遺世之心也至於貢曰以下則多孟浪之言矣讀者不可不知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此章以上遠遊之意已畧盡矣此下至末不過反覆推衍而極言之耳故以重曰起之重者複也再也春秋錯舉四時而言之也忽忽然言易過也淹久也奚何也故居故鄉也二句即承上二章而申言之也其意蓋謂古之仙人皆超氛埃而去故都以求免憂患如彼然而春秋代序忽然不久而已歷年無成矣又何必留此故居不事遠遊而求仙

問道乎軒轅黃帝名姓公孫王喬周靈王太子晋也俱見列仙傳二句非謂軒轅不可攀援而王喬真可從遊也蓋謂高陽邈以遠矣軒轅不可攀矣而王喬庶幾或將遇之而從之娛戲也蓋不得於彼或得於此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下文吸飛泉之微液是也是六氣者總舉[illegible]言之也沆瀣正陽朝霞者悉舉而畧言之也神明指心也清澄自指上六氣也謂既飲食之則當保守不失也精氣亦指上所言者粗穢昏濁之氣也精氣入則粗穢之氣銷矣脩養家所謂吐故納新之術也或曰粗物不精也穢物不清也精氣入則粗氣除保清澄則穢氣除粗穢除總承上而言也此章屈子言已遠遊求仙之志欲如此而尚未行也故曰吾將從也下文則歷言遇仙得道氣變升天經營四方之所在蓋始於南過乎東轉於西遊於北因懷故鄉復自北而南還以見不忍遽去故鄉之心而篇末復

言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鄰以結之又見遠遊離俗之意不終已也後世註遠遊者獨執下忽臨睨夫舊鄉一段以為屈子不忍離故都實未嘗去楚是不深考其書之過也大意詳見離騷篇兹不贅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順風從遊猶所謂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南巢猶言南方也巢指其所居耳非湯放桀之南巢舊說以為南方鳳鳥之巢亦

非是息愬也王子指上王喬也宿謂欵宿朱子曰
宿與肅通容更詳之審究問也壹氣說見上文和
德言正氣之中和也一言其無駁雜和言其無乖
戾旣曰氣而又曰德者可見理氣二者元不相離
也上章言將從王喬道其志也此則述親見王子
之事矣亦設詞耳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
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
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曰設爲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猶吾儒

所謂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孟子曰梓
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謂道可受而
不可傳也莊子又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傳受二字
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無內無間隙也無垠無邊際
也小無內大無垠言道無所不在也其言與中庸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相類毋
無同滑亂也而汝也莊子稱汝多作而魂謂人之
精神也彼卽指魂也自然卽不滑亂也一反一正
之謂耳言不滑亂其精神則無爲而自得有天然
之妙也孔神猶言甚妙也中夜夜半也虛無心也

無爲之先謂未與物接之時此四言與孟子所言
夜氣相類庶類猶言萬物也此德指一氣之和德
言萬物皆由一氣而成也此章上四句先言道之
高妙未可易傳而下文云云乃所以傳之也嘗謂
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此老聃列禦寇之常談人皆
知之至於壹氣之神妙存息於夜半之時而虛心
以涵養於未接事物之先此陰陽動靜之機理欲
消長之介聖狂王霸之關皆判於此此時此際誠
由心悟而非他人之所能與力者是豈可以言語
傳哉非平日潛心體認乎此者未易語此也所謂

道可受而不可傳豈欺余哉庶類以成此德之門
可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朱子曰此言道妙如此
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
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
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
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
之要訣也又曰其所設王子之詞雖曰寓言苟能
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瑗按神仙長生久視
之要訣雖所未知而獨喜其言之精妙非特拾老
列之緒餘者比也廣成子告黃帝之言具載莊子

在有篇今可考見而究其指歸毋滑而魂彼將自然二句盡之矣其餘數語正精意妙道之所在而廣成子則不知也其旨畧與汲孟相合按屈子與孟子莊子同時亦非竊取二子者屈子可謂進於道矣後世詞賦之流烏能彷彿其萬一哉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至貴猶言至妙也指上章王子之詞爲至妙之言而其貴無敵也徂往也仍因依也羽人飛仙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則生毛

羽也如秦皇宮人流入山中遇仙教之服食而形體遂生毛故謂之毛女云丹南方之色也丘土之高者也上自順凱風以從遊下至掩浮雲而上征皆遠遊南方之境故曰至南巢而壹息曰仍羽人於丹丘曰嘉南州之炎德巢言其居丹言其色南方以火德旺故曰炎也或曰丹丘謂鍊丹之丘王逸曰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卽丹丘也恐未是不死之鄉仙靈之窟宅也曰舊鄉者楚爲南方之國而此乃述遊南方故以爲舊鄉也此章屈子言聞王子至妙之言故遂往行而復依仙侶以留止將試王子之言而行脩鍊之術以期不死也蓋師事王子而友處羽人也歟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濯洗也湯一作暘通用天問曰出自湯谷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書經曰宅嵎夷曰暘谷是也王逸曰湯谷溫泉也容更詳之晞曝日也濯曰髮而晞曰身者互文也九陽九者陽數之極也九陽猶言太陽純陽盛陽謂日也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王逸曰九陽天地

之涯也亦無所據吸吞也飛泉舊說已見上瑗曰飛泉猶言流水也微細也液滋也其所飲如此懷藏也琬琰玉名華英玉之精也其所食如此此章言洗曝之潔白服食之精微蓋將脩鍊以期不死也上章所謂保神明之清澄是已張子平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其語意皆襲諸此者

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玉色謂色之溫潤如玉也頩鮮豔也一曰斂容貌

脕光澤也精眞元之氣也不漓曰醇不雜曰粹壯盛也銷鑠謂融化也朱子曰所謂形銷解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曰汋約若處子要眇美好貌眇妙同湘君篇曰美要眇兮宜脩淫縱也放發揚之意淫放謂精神有餘也此承上章言洗濯服食之後而顏色精神形質遂至美好而不醜陋壯盛而不衰老也可見王子之言其妙如此其言亦與前步徙倚章相應以見非復向日愁苦之形狀矣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嘉美也南州概指南方也炎德說見上麗光彩貌榮華也言南方炎德暄暖而桂樹當冬亦且榮華光彩不至凋枯其德可尚也蕭條無獸謂無患害之處也寂寞無人謂無世氛之擾也此四句言境物幽美可爲脩鍊之地也載猶戴也營猶經營之營謂脩鍊也營魄謂所脩鍊之體魄也登猶登位登座登庸之登躡履之意莊子曰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霞猶雲也掩遮覆也掩雲謂出於其上而乘之若遮覆也上征升天也脩養家言古之仙人有尸解而去者有戴魄而升者弁其肉身而去者最難得也此二句蓋承上言脩鍊之至遂弁戴其營魄而登霞掩雲以升天也王逸曰抱我靈魄而上升也是矣朱子曰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升仙而去也但載營魄而登霞之說雖極精妙然如前說亦自明白坦易無害於義余別有辯詳見蒙引茲不復贅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使臨乎於微閭

命使也天閽謂守天關之隸也開啓也排列也朱

子曰推也閶闔天關之名望予須我之來也謂諸仙排列立於閶闔之間而待我之至也召招也導引也問訪也朱子曰太微宮垣在翼軫北環拔太微爲衡星太史公天官書曰衡太微三光之庭蓋天帝南宮也然有曰太微者有曰少微者有曰紫微者太者尊之之詞謂天帝所居也少者卑之之詞謂士大夫也亦謂處士爲少微星紫之言此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然則下之所謂於微者亦必有說也惜今無可考矣集猶孟子集義之集謂積累也重陽猶言純陽也謂巳脩鍊

純陽之身故能升天而入帝宮也帝宮即指太微
也朱子曰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
旬始王逸曰皇天名也朱子曰星名未知孰是清
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王逸
曰習威儀之處所也恐無所據蓋天地亦謂之二
儀儀者象也此曰太儀謂陽儀也或天之總名或
星宿之名未可知也於微閭一作微毋閭王逸引
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朱子
引周禮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二家
皆以於微閭爲醫無閭之山也瑗竊疑之恐未必

是蓋此承上數章而言已聞王子至妙之言以後
遂往就仙侶脩鍊變化乘雲升天而得遍遊天都
也曰太微居曰旬始曰清都曰太儀曰於微閭皆
歷數天都之勝境而已得以遍觀之以見神仙之
樂也不應末句獨指東北之山其作微毋閭者毋
與無通是又因引爲醫無閭而訛之也朝發軔於
太儀而夕始臨乎於微閭以見天都之勝境未易
遍觀也自順凱風以從遊至此蓋推衍遠遊之樂
而始於南方者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旂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班
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屯聚也讀如屯營屯田之屯乘車數也萬乘甚言
其多也紛衆多貌容與言舒徐也並馳競進也八
龍亦言其多也婉婉龍行委曲貌雲旗以雲爲旗
也逶蛇搖動貌建立也虹霓類也皆天地之淫氣
五色炫燿可觀但虹爲雄而雌爲霓耳采彩同旄
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者詩曰干旄孑孑書曰右
秉白旄以麾傳云旄軍中指白則見遠虹旄以虹

爲旄也蓋龍所以駕車而旗旄樹之於車上者也
炫燿燦爛貌服衡下夾轅兩馬也故曰在轅爲服
偃蹇低昂貌低昂者謂馬之馳驟而首或低或昂
也驂衡外挽靷兩馬也故曰外騑爲驂連蜷朱子
曰句蹄也按雲中君篇靈連蜷兮既留朱子曰連
蜷長曲貌蓋楚辭用字如此類甚多讀者各因其
本章文義而意會之不可執一也驕驁馬行縱恣
也仙人以龍爲馬駕車前曰八龍蓋兩服兩驂也
騎總言車馬也膠轕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班分
布貌易曰乘馬班如漫衍朱子曰無極貌蓋言騎

之分布廣遠也方行並行也言萬乘之車馬班然分布而並進也撰執持也轡所以繫馬者也詩曰六轡在手撰余轡三字又見東君篇或曰撰猶總也總余轡見離騷正整頓也策所以鞭馬者也撰轡正策欲將行之狀也句芒東方之神也此章極陳車馬旗旄之盛蓋將乘之自南方而遠遊乎東方也曰將過者欲行尚未行也下文曰歷太皓以右轉則實踐乎東方矣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歷踐履也皓皡同太皓東方之帝也自南方而北面視之則東方在右故曰右轉前先導也飛廉風伯也或曰飛廉神鳥出則風隨之故謂風伯爲飛廉也啓開也開路卽下文所謂氛埃辟而清涼是也陽謂日也杲杲日出輝光貌詩曰杲杲出日未光未明也凌憑也徑直也言使風伯開路乘此日尚未出清涼之時憑凌天地而直度乎東方以遨遊也蓋足上章吾將過乎句芒之意或曰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二句是言自南方而遊東方下三句是言將自東方而遊西方也自南而東乃曲行故曰右轉自東而西乃直行故曰徑度下文風伯爲余先驅氛埃辟而清涼卽申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二句之意耳其說亦通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風伯卽飛廉也先驅使之前導開路也氛昏濁之氣埃塵坌之垢也辟除也氛埃辟除則道路清涼矣鳳凰靈鳥也翼輔也翊戴之意朱子曰敬也以下而託上曰承交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言使靈鳥翼然夾輔其旂也不期而見曰遇蓐收西方之

神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皇帝也西皇指西方之帝謂少皡也既曰蓐收而又曰西皇猶上文既言句芒而又言太皡下文既言炎帝而又言祝融既言顓頊而又言玄冥也以神與帝並舉而對言爰按此篇所言四時之帝與神具見禮記月令篇可考茲不暇詳釋云此又承上章言自東方而遠遊乎西方也

攬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

彗星卽孛星也一名掃星所以除舊布新也朱子曰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卯彗者也瑗按天官書註云彗星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春秋文公十四年有星入於北斗說者曰星謂孛星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說者曰孛彗也瑗按孛嘗讀作拂此可見彗星之所指初無定在而此所言彗星則指其見於北方者也旌析翟羽而設於旗干之首也謂以彗星爲旌也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

也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斗之所指亦無定在也麾旄屬所以指揮左右使達者能見也謂以斗柄爲麾也叛言旌麾繚隸分散之貌陸離燦爛貌以星斗爲旌麾故燦爛而光輝也上下猶低昂也謂旌麾繚隸分散而其勢或低或昂也驚霧猶言怒濤駭浪謂大霧也流波流水也霧乃水氣所蒸者北方以水德旺故以驚霧流波言之也曖曃瞹昧也曭日不明也莽曠蕩杳冥貌北方其色黑故以曖曃曭莽言之也玄武北方

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玄黑色也身有鱗甲故曰武武指龜蛇也玄言其色武言其物合而言之爲北方七宿之稱也或曰玄水之色武水之物也亦通奔走也屬隸也謂召玄武以爲奔走之隸備使令也後相隨於後也文昌星名王逸曰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文昌中宮顧命中宮勑百官也朱子曰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瑗按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文耀鉤曰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

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也備觀其說則可見文昌乃在中宮掌文書府之星也故使之掌行掌行謂掌其行事也古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官欲使文昌爲此官以記已遠遊之跡也選擇其尤也署委其任也衆神泛言群靈見其扈衛之多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並轂夾輔之意謂扈衛也或曰並音傍去亦通此章蓋言旌麾之美役使之衆自西方而遠遊乎北方也此上言經營四方已周遍矣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泛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泛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曼曼悠遠貌脩長也徐緩也弭止也節旌節也厲憑陵之意高厲猶言高邁高蹈也徐弭節而高厲與下泛容與而遐舉文法相同徑待朱子曰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瑗按徑直也此言欲自北而往南故曰徑待徑待謂使之直往前途以相候也衛

屈從也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忘歸終不返其故都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欣欣美悅意聊且也愉娛皆樂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撫衣度水曰涉青雲雲氣輕清而近天則色青青然也泛濫猶汗漫也睨旁視也舊鄉指楚國也僕夫謂從者懷思念也余心屈子自謂也悲傷別也邊旁也謂兩驂也顧而不行謂顧盼舊鄉而躊躕不進也禮記三年問言鳥獸越月踰時過其故鄉必鳴號躑躅焉蓋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況僕夫乎況屈子乎舊故謂平日相與之親族朋友也想像疑思貌長太息其所感者深故其嘆也長莊子言越之流人曰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此之謂也容與猶夷猶也遐遠也抑志自弭謂遠遊之志聊且強自按抑而止也此章總承遠遊四方之後方且嘆其道路悠遠而徐徐然令左右候衛度世忘歸任意以取樂而遊衍之間忽然旁見故鄉而僕馬之懷顧舊故之悲思此心此情有不容自已者蓋述其所以思歸之至願欲將自北而南還也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蓋言物性不忘本以

喻游子之不能忘情於故鄉也屈子之臨睨故鄉而悲思者豈爲過歟豈爲矯歟瑗嘗謂漢高以布衣得天下富貴極矣然猶思沛豐而墮淚李白曠達之才猶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況其他乎以是知懷土者固小人之私而聖人之所不取其亦出乎其性者哉要不可深以爲非也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慌惚兮沛𥸤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委蛇雌

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
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炎帝南方之帝也直馳欲歸之速也自北而南故
曰直馳猶徑度也疑指九疑山也楚國在南方故
曰南疑猶滄溟亦謂之北溟云覽遍觀也方外謂
四方之表也慌惚無極貌沛泛流貌瀇瀁猶盪漾
水盛貌自浮謂漂泊不定也謂遊覽四方之外慌
惚眩目而使人若泛泛於水中漂泊不定無足以
爲樂也祝融南方之神也戒飭也蹕止行人也御
禦通止也天子出遊有蹕御亦謂之警蹕謂戒飭

祝融之神以爲警蹕而禦止行人俾可直馳而速
歸也曰祝融戒者倒文耳騰飛也騰告猶今之所
謂飛報也虙妃神女也見離騷但非如離騷之比
賢君耳謂飛報鸞鳥以往迎虙妃而速來待巳也
張者設而陳之也咸池王逸朱子皆註爲堯樂奏
者舉而作之也承雲王逸曰卽雲門黃帝樂也又
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朱子亦莫能考定也
瑗按禮記註曰黃帝樂名咸池堯樂名大章舜樂
名韶禹樂名夏湯樂名大濩武樂名大武與此又
不同未知孰是二女娥皇女英堯之女舜之妃也

御侍也九部卽舜樂歌歌咏也言使二女侍側以
歌咏九部之樂章也離騷曰舞部此曰歌部者蓋
樂有歌有舞單言之者蓋舉此以知彼而文互見
也湘靈湘水之神也上旣言二女此又言湘靈可
見九歌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乃泛指湘江之神
而非指娥皇女英也明矣鼓彈也瑟樂器名令亦
使也海若海神之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河伯也
一曰水仙也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
亦曰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蓋海若尊而馮夷卑
故令海若而命馮夷舞也或曰本謂令海若馮夷

舞耳曰令海若舞馮夷錯文以成章也此上言聲
色之樂玄黑色螭龍屬蟲泛指水中之蟲也象罔
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是也皆指水中神物
也進猶沒也並出進謂齊出沒於水中也或曰謂
齊出水中而進舞於巳前也蟉虯盤曲貌逶蛇蟜
動貌謂玄螭蟲象齊出沒於水中而形蟉虯逶蛇
可愛也蜺霓同虹屬虹雄而霓雌也說見上王逸
以爲神女恐非是蓋謂玄螭蟲象之蟉虯逶蛇如
雌霓之纏繞可愛也便娟輕麗貌撓繞通纏繚之
意增撓謂重疊纏繚也軒昂也翥舉也軒翥翔飛

謂遠舉高飛而輕捷可愛也此上言蟲鳥之樂音樂總承上文也獨言音樂者省文耳愽衍謂廣傳數衍可樂者多也朱子曰寬平之意無終極謂無窮盡也言可樂之久也逝謂遠遊也徘徊淹留也此章蓋言遠遊方外適足以慌惚眩目蕩人心志而南方聲色鳥獸之樂愽衍無窮也如此又何必遠逝浮游而淹留以忘歸也甚言遠遊之不可娛而歸故鄉之可樂也是雖設詞古人謂與盡則悲來樂極則哀生其斯之謂乎二䰟之作蓋昉於此而拓充之者耳其文體雖佳而雜以淫侈褻狎之

辭可謂不善學者矣寧免效顰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

舒縱舍也并合而總之也節旌節也蓋欲歸之速無暇於載旗建旄撰轡正策故合并其旌節之類而縱舍之以馳騖也王逸曰縱舍銜轡而長驅也得之矣逴超越之意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水之淵深處曰源北方屬水故曰清源從自也顓頊北方之帝也增厚積也北方地寒而多水故四時常有增積之氷歷經歷也玄冥北方之神邪徑猶言間道也間維舊註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援按天有四正四隅間維謂北隅也承上邪徑而言欲乘北隅間道以召黔嬴也反顧猶言回首也黔嬴史記作含靁漢書作黔靁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朱子曰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援按黔黑色嬴弱也字義於水為切此章皆叙北方之境水神是也黔與含嬴與靁聲相近而史漢訛也平路猶言除道也召黔嬴相見使之先導而除道俾無阻也曰舒并節

曰逴絕垠曰軼迅風曰歷邪徑曰乘間維曰先平路皆欲歸之速之甚也此言自北而南還於故鄉也王逸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經營四方全句見詩北山篇但取義小異經經歷也營營為也王逸九歎愍思篇注曰南北為經東

西爲營亦通如訪仙問道鍊氣升天皆其所經歷之處營爲之事也四方東西南北也周遍也流游也六漠六合也四方并上下爲六合易曰周流六虛屈子亦是本此斷章取義變虛言漠耳列缺王逸曰窺天間隙也朱子曰天隙電照也張衡思玄賦曰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爗其照夜註曰電也瑗嘗即本文字義并下句降望大壑照之當從王說爲是列裂通凡物邊縫之際則裂缺也上至列缺猶俗言直到天邊耳降望俯視也大壑朱子註曰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此蓋出列

子而屈子所言恐義不在此蓋謂上至天際而下望天地如一大壑耳大壑猶言大地也非獨指東海之歸墟也峥嵘言其勢之參差而深遠也寥廓言其象之空虛而廣遠也倏忽見不諟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曰無爲曰泰初亦寓言耳王逸曰與道并也近之矣此承上文而申結通篇之意上八句所謂覺方外之慌惚是也下二句之意蓋謂方外之遊既不可久而世俗追阨終不可居故將超無爲之境以至清脩之處而與泰初之仙卜爲鄰

也即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是矣觀此則知屈子雖不肯事乎荒唐之遊亦不忍混於汙濁之俗亦惟內自省察以端已之操焉而已耳洪氏曰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又曰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朱子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蠶蠱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瑗按此篇之作矩度森嚴條理明白首叙其遠遊之意中叙其遠遊之方始於南轉於東又轉於西又轉

於比又自北而轉歸於南又總以結之有間架有照應非苟作者惜乎千載之下讀者徒翫其詞華不尋其脉絡而展卷之間祇見其詞之重複可厭如歷遊四方之詞使不別其條貫但以遠遊之詞混而觀之豈不真爲稠疊而冗雜也哉蓋朱子集註之時亦畧發其義理之趣而詳審其比興之體無暇論其文章之妙故意不及此也此篇有十數句與離騷相出入予嘗謂此篇猶爲和平之音離騷多㵒憂憤之語離騷當作於遠遊之後蓋詞雖同而旨則異離騷之遠遊因其道不行而欲遍訪

賢君以行其道此篇之遠遊因俗之迫阨而欲追隨仙人以離其俗讀者不可不參考而亦不可不察其意之各有攸歸也又按此篇方外之遊其本意非以來者不聞爲憂已畧辯於前矣及洪氏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之說雖非屈原本旨可謂得屈子言外之意而善讀離騷者矣君子之生末世遭處沉濁汙穢之間試一誦之而當世俗迫阨之來可一笑而遣矣何足悲哉但大人賦非獨不能窺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闖其門也況升堂入室乎其所述遠遊雜亂龎統而又剽襲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讀者有凌雲之意蓋亦嘗讀楚辭故也使武帝曾讀楚辭則讀相如之賦如嚼蠟耳吾見其昏昏然惟恐其卧之不暇也安得有飄飄凌雲之意乎若張衡思玄賦其命意措詞文體間架是全篇學夫遠遊者也蓋不過深取其意特加擴而充之反而正之耳詩家所謂脫胎換骨而心氣之和平議論之正大又不爲詞人靡麗淫泆之說可謂青於藍而寒於氷矣可謂屈原之佳弟子矣古今論遠遊者未有及此故表而出之

楚辭集解遠遊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卜居

卜謂卜占也居猶處也謂占卜其所處事務吉凶之宜也蓋撮通篇之大旨以立題名王逸曰屈原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卜已居世何所宜行以定嫌疑故曰卜居朱子曰屈原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

違背正道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决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祝氏曰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蓍龜以决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盧云自屈原假爲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律觀此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騷矣瑗按此篇王逸以爲實有是事朱子而下以爲實無是事俱未盡善瑗嘗反覆熟讀玩味指歸而竊評之以爲屈子於是非可否二者之間無疑於心而必不卜之於神明其說尚矣今觀太卜氏姓名具載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懸空假託之類也亦明矣夫所謂鄭詹尹者其或當時之隱君子如嚴君平之儔歟觀屈子所問之詞似以詹尹爲知已者而詹尹所謝之詞似亦爲知屈子者

其或當時尋訪談論之間偶及此事而屈子遂述其問答之意以成此篇也若以詹尹比之於子虛上林等號恐非也嗚呼詹尹得附楚辭之末而流傳千載幸亦大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屈姓也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與昭景三家皆楚之族原名也太史公屈原傳曰名平而字原瑗按此與後漁父篇屈原皆自稱曰原蓋古人質直多自稱名未有自稱字者則名原而字平也

審矣詳見離騷蒙引茲不復贅放流也置也放流安置於此使不得去也三年者紀其時以見放之久也見謂見君也竭亦盡也竭智者効其才力也盡忠者輸其誠懇也蔽鄣於讒謂君之聰明爲讒人所蔽鄣而竭盡之心不得上達此所以一放而遂三年不得復見也煩憒懣也亂眩惑也此段首二句言見放之久次二句言見放之由末二句又承上四句言欲往見太卜之意也皆爲屈子自述之詞以爲下文往見太卜問答之張本非對太卜而言者也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太卜掌卜筮之官名也周禮有太卜氏盖以此官名推稱其人耳未必實爲是官也鄭姓也詹尹名也或曰字也屈原既以先生稱之不當斥其名也其說亦通今無所考其人矣曰屈原詞也余原自謂也有所疑泛言之指下八反之事也先生者學士齒德俱尊之稱指詹尹也決者斷其疑也此段乃屈原既見太卜而求卜之詞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端正其櫝也策謂蓍莖神草也正之將以爲筮也拂拭其塵也龜謂殼板靈物也拭之將以爲卜也曲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古人大事則蓍龜相襲亦先筮而後卜也此並言蓍龜而題只云卜居者盖對舉則當分而單言亦可該也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盖詰其卜筮之事也此段乃詹尹承屈原之告故敬其事以盡職而究其故以行事也瑗按原稱尹爲先生尊之之詞也尹稱原爲君者親之之詞也一問一答姓名著而稱謂明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比也可見矣安得謂實無是人而擬之以子虛上林之作乎故謂原之實無

疑於其心可也謂詹尹之實無是人不可也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此下至誰知吾之廉貞皆屈原承詹尹之問而告之故者也曰寧曰將者設爲兩端不決之詞也乎者亦疑詞也下倣此悃悃朴質貌款款忠誠意朴者言乎外之悃悃也忠者言乎中之款款也勞猶慰也往來謂賓客之往來也無窮猶言不已也送往迎來亦治國之大經而屈子鄙之者盖謂專事逢迎者言之也讀者不可以詞害意此段言存誠

作僞者之相反疑而不能决者也夫忠厚乃長者之風而不失爲古君子逢迎乃趨媚小人之尤者其心術邪正之不同亦昭昭矣又何疑乎然世之忠厚長者恒以直道致忤姦雄之意而受禍趨媚小人每以諛佞而得權勢之懽心以享福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太史公作伯夷傳而深疑天道報施之謬戾亦屈子卜居之意也志士幽人千古同憤豈特悲一已之私而已哉嗚呼使世之猿諂狐媚之徒倘讀此篇莫不汗流浹背面赭如醺而庶乎有以發其羞惡之良心

少變其奴顏婢膝之態此屈子立言垂教之本意也五臣曰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洪氏曰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而以問詹尹何哉世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吾所謂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誅猶斬也鋤猶耘也皆去穢助苗之名鋤非農器名也草茅者穢莠蒿菅之類害苗者也力耕謂竭力耕田而非惰農也誅鋤草茅乃力耕之事游遍謁也大人王逸曰貴戚也五臣曰謂君之貴幸者朱子曰猶貴人也要皆指在位有權勢者言非謂有德之大人也成名謂誅延虛譽以資進取也非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之成名也游説大人乃成名之事此段言務本逐末之相反疑而不能决者也夫力耕者恒餒在其中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宦游者每得美譽而享高爵重祿以肥榮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嗚呼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蘇張范蔡之徒終受裂尸折脅之苦有志者幸毋疑焉苟能於此篇常常諷誦而玩味之將見正大光明之心

當如火燃泉達逌然而自生而魑魅魍魎之念亦且氷消雪化渙然而潛釋矣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正言正大之言如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也諱忌也忠言逆耳人多忌聞守正君子則冒天下之諱而不顧也危身謂因貶刑戮之事貨財僥曰富爵祿崇曰貴此段言捐軀畏死之相反疑而不能决者也嗚呼繩愆糾謬而匡君愛國者恒遭遷謫放逐刀鋸鼎鑊之慘而與世浮湛逢君之惡者每安享富貴以終天年此又事理

之不可推者也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屈子之無疑於此也决矣讀者詳之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
婦人乎
超然無所顧慮之意高舉猶遠去也保真謂保全
吾之天真而不貪饕於功名富貴以決性命之情
也哫訾粟斯言語瑣碎貌喔咿儒兒勉強笑噱貌
二句謂以詞色求媚於人也曲盡小人之情狀事
婦人蓋以男子求媚於婦人之憐愛以比小人求
媚於權貴之眷顧也朱子謂指鄭袖非是五臣曰

謂謟君之所寵者意亦未盡大抵此與下一節俱
承上三段而總言之謟君自在其中矣或曰豈可
比人君於婦人乎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孟子且以寇讎比君屈子之言又
況爲泛論之詞而非直指君也抑何傷乎此段言
遺榮固寵之相反疑而不能决者也吉凶從違之
意倣前不贅後段亦皆隨文會意可也
寧廉絜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
楹乎
廉絜不貪污也正直不邪曲也自清承上四德而
言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也韋柔軟也
絜楹王逸曰順滑澤也五臣曰同謟諛也意雖是
而訓詁未詳朱子曰或疑絜作絜如大學絜矩之
絜謂圍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
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瑗按此三句字頗
難解姑從舊說或是當時楚之方言耳嘗聞之師
曰三句蓋以油漆匠爲喻也絜楹謂粉飾其屋宇
舉楹以見條也乃油漆匠之事梯稽脂韋乃油漆
匠所用之器物也突者高撐之貌梯即今俗所用
之階梯欲絜楹之高處則用之也突梯絜楹非手

脚利便身體輕嬲者不能也滑如字謂滑溜也稽
音骨非是稽即匠氏所用油漆之刷名或以樹皮
爲之或以鬃髮爲之或以皮革爲之脂熟油也指
油漆之類韋熟皮也即所以爲刷者也瑗謂此說
雖近鄙淺却於字義穩順明白而舊說皆求之於
遠故解多揣其意而失其詳也聊附所聞以俟博
雅者訂焉此段言清脩汙濁之相反疑而不能决
者也又按能朴忠者能力耕者能正言者則爲保
全清貞之士矣善逢迎者善宦游者言從俗者則
爲事婦絜楹之流矣有志向上者其於二者之閒

可不愼其所從違而以一時之吉凶禍福遂失其
守哉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
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
乎寧與黃鵠並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昂昂出群貌駒馬子也千里駒謂雖未壯而可致
千里以見才力之殊絕也漢武帝謂劉德爲千里
駒語本諸此泛泛不定貌鳧野鴨也上下猶浮沉
也全軀亦指鳧而言騏驥駿馬名孔子曰驥不稱
其力稱其德也抗高舉貌軛車轅前衡也駑馬謂

駑駘之庸馬也迹蹏跡也鵠俊鳥名其色黃故曰
黃鵠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翼翅翎也雞
鶩凡鳥名鶩卽今人所養之鴨也此三段又卽物
之相反者以申喩前五段之意也爲士者苟能朴
忠能力耕能正言而保全清眞之德則爲千里駒
爲騏驥爲黃鵠也苟善逢迎善宦游善從俗而務
作爲事婦絜楹之態則爲水中鳧爲駑馬爲鷄鶩
也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必有能辯之者學者勉之
愼之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朱子曰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瑗按此上八
條相反之語若天地之四方而不可易若黑白之
易明而無可疑者也又何吉凶從違之不可決乎
欲必就詹尹以卜之乎嗚呼屈子非眞有所疑於
此而不能決也有所激而設言之耳蓋悲憤之中
假此戲劇之文以自憐也歟讀者幸毋泥焉可也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
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
貞
此段述世俗顚倒錯亂之弊而因以自嘆之詞也

蟬蟲名蟬翼至薄其輕可知矣三十斤爲鈞五權
之最重者也千鈞得三萬斤其重可知矣鐘樂器
名黃鍾謂鐘之律中黃鍾者器極大而聲最閎其
貴可知矣毀謂擊而碎之也棄猶擲也無足曰釜
鍋屬也以瓦爲之其賤可知矣或曰釜當作缶聲
相近而訛也亦通雷鳴謂拊而擊之其聲之鳴如
雷也亦設言耳朱子謂妖怪而作聲如雷鳴也則
以爲實如雷鳴矣恐非是張自侈大也左傳曰隨
張必棄大國讒人高張謂小人得志在位而妄自
尊大也賢士無名謂君子不用而屈伏巖穴也吁

嗟者嘅嘆之深也黙黙者無言之至也皆不自得意之詞此段屈子旣述巳之所疑而因自太息溷濁之世莫知輕重貴賤小人顯而君子晦故無知巳之操守者也嗚呼問卜之詞未畢而溷世之嘆隨與然則屈子豈眞有所疑而不能自决其從違也哉或曰屈子之無疑於是也久矣而此猶云云者其亦不平之鳴歟何其隘也曰是不然孔子之於莫我知而道不行也猶屢致意焉蓋古之聖賢之立心要非世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而爲一身一家之計者比也又何嫌乎詩曰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聖賢行道濟時之本心而常情烏足以測識之也哉公山欲往子路不悅去齊弗豫充虞致疑況望其他耶仲尼曰知我者其天乎屈子之心事舍彼蒼蒼又誰足以知之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舍也獨言策者省文耳蓋古人大事先筮而後卜言釋策則龜可知矣謝辭也有所六句泛言也須以意會只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之意以明龜策雖神靈而足以冐天下之道斷天下之疑然亦不能知屈原所問之事故但勉之以直行巳志可也夫屈子卜之於心而不待假之蓍龜也審矣其蓍龜之枯莖朽殼而不能知屈子之心事也必矣但詹尹辭謝之言微婉可愛而且勸屈子之不必變易所守其與漁父教之以與世推移也不亦大相遠乎嗚呼詹尹亦賢矣哉或曰用君之心二句應前心煩意亂數神二句暗指龜策亦通

楚辭集解卜居卷

楚辭集解漁父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漁父

取魚之人謂之漁父甫同男子之通稱漁父者猶言樵子牧兒獵師農夫之號耳題曰漁父蓋以人名篇也或曰當時隱遁之士或曰屈原假設之詞瑗嘗讀論語憲問微子篇觀其備載晨門荷蕢楚狂沮溺荷篠丈人之事因思前代往往實有是人亦足以證此篇非特屈子之寓言

也若人也其亦楚狂荷蕢之流歟惜乎姓字不傳於世而今獨賴此篇猶能使千載之下得以想見其爲人漁父何以得此乎今觀其言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若知愛重屈原者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莊子雜篇亦有漁父雖其格調不同而一問一答綽有條理瑗按莊子與屈子同時要非倣此而作之者但未必如此之實有是事與是人也蓋屈原本誠慤之士而莊周乃荒唐之流視其人可以知其文讀古書者不可一概而相量也文章辨體曰格幟與前篇同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卜居篇云既放三年哀郢篇云至今九年而不復此但云既放不紀歲時蓋被放之初之所作歟太史公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亦足以證其爲初放之作也然觀此則可以知諸篇非一時之所作而讀者尤不可不考其時之先後也不敢輕移次第姑仍舊序讀者詳之江潭泛指江南耳今湖湘漢沔之間皆可謂之江潭蓋楚本水國故既曰江潭又曰澤畔水之所聚曰澤

或曰地名指雲夢也畔岸也行吟且行且吟也顏色見於面者憔悴黧黑貌形容舉身而言枯槁瘦瘠貌屈原既被放流於江南故遨遊吟咏於寬閒寂寞之濱聊欲攄其憤懣耳然而念君憂國之心自不容已故遂至於憔悴枯槁之甚也此屈子自叙以爲下章漁父見而問之之張本云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見而問之蓋漁父時遇屈原於野覩其羸憊困悴而訊焉子指屈原三閭大夫官名也其職掌王族三姓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有昭屈景三姓

故曰三閭大夫三閭言三族也與驚疑之詞故由也斯此也至於斯言野處而身憊也漁父詰問屈原既爲三閭大夫乃有官守爵祿者當在於朝矣何由放逐困窮而至於此乎漁父非知之而故問也蓋漁父隱者也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見屈原而驚問焉然則何以知其爲屈原也蓋屈原乃楚國之豪傑漁父亦嘗慕之若孔子周流四方遇之者鮮不以爲孔丘也蓋君子之與俗流其必有以異者矣又何足怪也雖然非漁父又曷足以識之乎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此屈子因漁父問而自述其見放之由也清比已之潔而濁比世之穢也醒比已之明而醉比人之昏也清濁不同流醉醒不同趣邪正不並立忠佞不相容以屈子之獨操而仕壅君處亂朝安得而不見放乎漁父恠而問焉其惜之之意深矣瑗嘗謂孔子去魯尚假於膰孟子去齊不斥其故今屈子見放乃不引慝自負而顧歸咎於人且多憤詞若將舉一世而不足與處有高飛遠舉願棄人間之意何其隘也雖然人之所禀不同立志各異夷齊餓死奚益於君比干剖心何補於國亦各行已志焉耳若屈原者律之以聖人之道雖不敢謂一一脗合然迹其行事察其存心豈非一世之高士千載之偉人歟其文章之妙特緒餘土苴耳雖然若無此編則原之心事不得白於天下後世而盛名亦不能如是赫赫膾炙人口歷萬古而不磨也孔子四教以文爲先周公元聖多無材藝文章雖一小技於道未爲尊也又豈可少乎哉後世有孔子删詩則離騷必不忍廢矣學者宜熟玩焉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遠舉自令放爲

此漁父見屈子歸咎於世人而因諷其爲自取也凝滯固執也推移圓轉也淈汩之也揚撓之也淈泥揚波欲其與世混濁而不必獨清也餔食也歠飲也糟酒滓也釃薄酒也餔糟歠釃欲與衆同醉而不必獨醒也深思言其用心太過也遠舉言其違離人群也自令猶言自取也皆反上章屈子之言瑗按漁父雖引聖人以進屈子要其本意蓋欲

屈子和光同塵與世浮沉而已非聖人應物無滯處世行權之妙用也夫漁父者亦清脩隱逸之士又豈肯爲此哉盖知屈子獨行之志固結而不可解特言此以寬之誘其明哲以保身耳嗚呼漁父愛惜屈子之心於是乎益切矣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此屈子承漁父見諷之言而因直表其志必不能變也沐浴二句古有是語屈子述之以起下文故曰吾聞之謂聞之於古也沐濯髮也以指輕擊之

曰彈浴澡身也以手急拂之曰振新沐浴畢冠必彈而後戴衣必振而被此人之常態理之所必然盖欲祛其坌氛而潔淨耳非作意而爲之也古人此語盖亦比人之自新者不可不脩飭也察察明之至也汶汶昏之極也然則屈子以自新之身其不肯受外物之汙也必矣安得不彈而振之乎是屈子之深思高舉非立異也自脩之宜也其所以獨清而獨醒者非不能與世推移而凝滯於物也盖不欲受物之汶汶而兇已也其所以見放者非自取也理勢之所必至者也若屈原者其得伯夷之清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觀屈子察察之明皓皓之白不肯少相假借而蒙世俗一毫之塵埃可謂得之矣瑗又按樂府遺聲有沐浴子曲雖或本於此篇之言亦足以證前二句爲古語也李太白沐浴子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是全㮣括屈子之詞而反之說者以爲此太白涉難之後之所作者故深有味乎漁父之言也嗚呼屈子之時猶欲直行其道而太白之世至欲深藏其輝亦可以觀世變矣荀子不苟篇云

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韓詩外傳曰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見第一卷語皆倣諸此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赴往也湘江名人爲魚所食猶葬於魚腹中也皓皓潔白之至也蒙冒也塵埃汚穢也淈泥揚波而混濁餔糟歠醨而酗醉者此世俗之混混於塵埃之中者也屈子又言寧往投水而死爲魚所食亦

所不恤必不肯以清白之身而冒彼世俗之汙穢
使浼已也嗚呼屈子死且不恤而況放乎而況憔
悴枯槁乎此章即申言上章之旨詞加厲而志愈
堅剛意獨至而情益悲矣其不肯與世推移也決
矣瑗按此語即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寧死於道
路之意蓋古人自誓之詞每每如此非眞欲赴水
而死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全句見論語陽貨篇鼓動也枻船旁板

也所以護船使不損壞也舉權刺船則板動故曰
鼓枻或曰鼓扣也謂扣枻以節歌也滄浪水名在
漢沔之間纓冠系也遂去屈子申紀漁父歌罷遂
鼓枻遠去而已不復得與之言也或曰蓋屈子自
言已別漁父而去不復與之言也漁父因上章屈
子之言而知獨行之志決不肯變故不復再言於
是笑歌而去自適其適也屈子之意亦自謂各行
其志去耳復何言哉夫漁父獨歌滄浪之曲者何
也瑗按滄浪之歌詳見孟子離婁上篇其來遠矣
其旨明矣蓋諷屈子見放實自取之也其所以諷
其自取者非諷其自取見放也諷其既見放矣道
既不行矣則容與山林可也浮游江湖可也又何
必抑鬱無聊之甚以至憔悴枯槁其身哉此則漁
父之意也雖然漁父之意未可盡非而實出於愛
惜屈子之至情要之屈子念君憂國之心有不容
自已者其心事之幽深微婉固非漁父之所能到
亦非漁父之所能知也嗚呼觀漁父遇屈子之初
始則惟而問之中則寬以解之終則歌以諷之眷
戀懇切而不忍遽去其愛屈子之心亦已至矣屈
子既答其由再表其志而又申言其詳從容反覆

而不肯輕扼其待漁父之意亦已厚矣洪氏曰藝
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離騷至漁父皆
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
統作文選自離騷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
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
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楊雄作伴牢愁亦旁惜
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
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
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
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瑗按洪氏所論雖爲

文章而設無繫此篇之旨可見屈子文章爲詞賦之祖其妙處後世且不能窺見其一二况其義之奥乎因採附於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楚辭大序

新安 汪瑗 集

離騷解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與正同）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

謂不能

離

離騷者

列上官

以忠信

明已遭

君不明

故作離

之失以

人拘之

楚辭大

又作九

原死之

楚

叙曰昔

删詩書

門人三

其後周

楊墨鄒

或以明

憂愁
思憤獨

人不見容納忿恚於胥反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諷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邵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一作也

楚辭總論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云云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

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寬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

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楊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朱晦菴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且凡洪氏所以爲辯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以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疏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閒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

辯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一作皦）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雖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

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倡之）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一云獨任一作獨往）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煙一作雲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洪興祖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奥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爲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爲楚辭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洪興祖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遊於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六義 朱晦菴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辯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辭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楚辭集注序 朱晦菴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喩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櫽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重刻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

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絜其行廉其婉辭逸調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辯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

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廼取王氏晁氏之書删定以爲此書又爲之註釋辯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遂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邑繾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顧書坊舊本刓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

及承乏汲臺公暇與僉憲吳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補其缺命工鋟梓以傳旣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删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俾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悽然興感而廸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删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成化十一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旣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盱江何喬新書

重刊王逸註楚辭序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藏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

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閒於文選竊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卽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懵也若天問招魂譎怪奇澁讀之多未曉析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決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余因思之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註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

說會粹而成之葢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詁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狃以不誦絶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爲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以其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爲政可知也已

正德戊寅夏五光禄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楚辭小序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

離騷經

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芈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擾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一作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佯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惠王非昭王也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沿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媲配也匹詣切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飃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諭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圜不能過規矣

朱子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懷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〇長沙羅縣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寧鄉縣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吳訥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晦翁云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與王圖政鑒察群下應對諸侯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其能譖之王疏原原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下序桀紂羿澆冀君覺

悟是時秦使張儀誘懷王俱會武關原諫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拘留不遣卒死於秦襄王立復聽讒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九章遂遊卜居等篇冀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見文章辯體

九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由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爲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韶舞兮聊假日以娛樂卽其義也宋玉九辨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朱子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詞去其太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吳訥曰祝氏曰楚俗信鬼好祀每使巫覡作樂以娛神俗陋詞俚原更其詞以其事神不荅而不忘其敬比吾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諸篇皆賦而比然賦比中又兼數義晦翁云比其類則宜爲三頌之屬論其辭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

東皇太一

洪興祖曰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太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爲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

王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稷爲災

朱子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吳訥曰太一天之貴神祀在楚東故曰東皇○全篇賦而比也

雲中君

洪興祖曰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朱子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

吳訥曰雲神也○賦而比也

湘君

洪興祖曰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毋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朱子曰說見篇內○此篇蓋爲男主事陰神之祠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之失爲尤甚今皆正之

吳訥曰堯長女舜正妃娥皇也舜崩蒼梧二妃死湘江間黃陵有廟○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與興而比之義

湘夫人

吳訥曰堯次女舜次妃女英也○與前篇比賦同至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又屬與矣

大司命

洪興祖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荊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中宮少神明矣

朱子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星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吳訥曰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宮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賦而比也言人生貧富貴賤神實司之非人能爲所以順受其正者嚴矣其又雅之義歟

少司命

朱子曰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

吳訥曰此司命其文昌第四星歟○首兩章興也中間意思纏綿處似風末段正言稱贊處又似雅與頌然全篇比賦之義固已在風與雅頌之中矣○祝氏曰前篇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爲主祭者之詞此司命陽神而少卑故爲女巫之言以接之篇末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爲下民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東君

洪興祖曰博雅曰朱明燿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朱子曰今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吳訥曰迎日之祭也○賦也似不兼別義却有頌體

河伯

洪興祖曰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淸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

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朱子曰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吳訥曰賦而比也晦翁云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眷眷之無已也原豈至是而歎君恩之薄乎

山鬼

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嘄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也

朱子曰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邪○今按此篇文義最爲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既章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絜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脩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政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以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他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

吳訥曰賦而比也○祝氏曰前諸篇皆言人慕神比臣愛君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以鬼諭己而爲鬼媚人之語凡言余與我及若有人山中人之類皆托鬼自諭言子與君及所思靈脩美人公子之類則況君也反覆曲折蓋言己與君始親終疎今君雖未忘我而卒困於讒己終拳拳不忘君也

國殤

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朱子曰同前

禮魂

洪興祖曰禮一作祀魂一作寬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朱子曰同前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瘁彷徨山

澤（一作川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奇）瑋僪佹（一作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皮）休息其下仰視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作呵）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序一作敘）

又曰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一作經傳）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一作）解詞（一作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上莫孔下乎孔切濛澒大水也澒一作鴻音同）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洪興祖曰天問之作其旨遠矣蓋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變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捨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

九章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埜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也）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卒釋文作猝騷經之詞緩九章之詞切淺深之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朱子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絶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惜誦

吳訥曰（說從楚辭卷）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以忠信事君可質於神明而爲

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朱子曰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吳訥曰賦也晦翁云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

涉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

也

吳訥曰賦而比也

哀郢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吳訥曰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陳謂之東郢○賦也有風義

抽思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己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朱子曰以篇内少歌首句二字爲名

吳訥曰賦而比也所謂少歌倡亂皆是樂歌音節之名

懷沙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

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朱子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吳訥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賦而比也

思美人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已也

吳訥曰比而賦也

惜往日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僭爲信卒見

放逐無以自明也
吳訥曰此章賦多而比少

橘頌

洪興祖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爲國之形容

吳訥曰此章雖曰頌橘之德其實比賦之義原蓋自比其志節云

悲回風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吳訥曰此章比而賦賦而比蓋其臨終之作出於瞀亂迷惑之際詞殺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罔極章皇山澤（一作徨徨山野）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脩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一作鋪一作秀）發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詞焉

洪興祖曰古樂府有遠遊篇出於此

朱子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嘆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爲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吳訥曰祝氏曰此篇雖託神仙以起興而實非與舉天地百神以似比而實非比原之作此實以往者弗及來者不聞爲恨悲宗國將亡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死以觀國事終久何如耳故其辭皆與莊周寓言

同有非復詩人寄托之義大抵用賦體也後來賦家爲閎衍鉅麗之辭者莫不祖此司馬相如大人賦其辭尤多襲之然原之情非相如所可窺也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一作體一作履性一作節）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巳執（一作獨）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巳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聞一作審冀一作要）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五臣云卜巳宜何所居）

朱子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道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著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吳訥曰祝氏曰賦也中用比義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蓍龜以決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盧云自屈原假爲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律觀此則知辭賦之作莫不祖騷矣

漁父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閒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洪興祖曰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稽康高士傳或採楚辭莊子漁父之言以爲實錄非也

朱子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吳訥曰賦也格轍與前篇同漁父蓋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楚辭小序

離騷蒙引目録

卷之上

蹇脩　在理
緯繣　窮石洧盤
四極　佚女
鴆　鳩
鴆鳩取喻　猶豫
鳳凰受詒　二姚
理弱　蔽美稱惡
閨中二句　懷朕情二句
終古　藑茅
筳篿　靈氛

占　占慕
兩美必合　孰信脩而慕之
故宇　昡曜
黨人　服艾
蘇糞壤　充幃
珵美能當　靈氛吉占二句
巫咸　夕降
懷要　椒糈
翳備　九疑並迎
迎故　皇

升降上下　求合
皋陶　能調
行媒　傅說操築
傅巖　呂望鼓刀
甯戚　未央
鵜鴂　偃蹇
蔽折　蘭芷變而荃蕙化
茅蕭艾　莫好脩之害
余以蘭爲可恃以下十二句
化離　委厥美而歷茲

沬　和調度
求女　余飾方壯
周流觀乎上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歷吉日　瓊枝之屬
羞　精
爢　粻
崑崙　雲霓
玉鸞　天津
旂　流沙
赤水　麾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上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離騷篇

題名

史記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正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曰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

班固曰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應邵註史記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註漢書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氏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朱子辯證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瑗按釋文舊本無經字經字爲後人所增無疑洪氏之說是也至若離騷二字則王逸之說得屈子命題之意而顏應二家皆承班固之說班固之說非也朱子取之未之深思耳詳史遷之意亦但以

憂字訓騷字而離字未嘗訓詁爰考其所以蓋離憂二字乃出於山鬼篇曰思公子兮徒離憂史遷是借彼以釋此然山鬼篇之意亦是言思公子離別之憂耳五臣及朱子弁山鬼篇亦解作遭罹之意皆執乎班固之說故也是史遷亦解作離別之意而解作遭罹之意者自班固始也楚辭中如進不入以離尤恐重患而離尤屈子未嘗不用遭罹之意而此離騷之離則非也今考舊說自離騷至漁父二十五篇皆爲屈原所作其命題之意曷有不本於篇中之說者乎此篇中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此離

騷二字之所以由名者也不亦明白之甚乎又何必旁取而深求之也哉若謂明巳遭憂而作此辭則二十五篇爲遭憂之所作者多矣而總稱之曰離騷可也又奚必篇各有題名乎至今世總名楚辭爲離騷者亦自後人始也非原本意也或舉首篇亦可以該之耳猶孔子亦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亦以關雎稱全詩也稱楚辭爲離騷者不可不知此意

譬喻

朱子辯證曰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盖卽詩所謂比也若虙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爰按凡楚辭中所言草木鳥獸誠有所取譬者亦有無所取譬者王逸一槩盡求其義則失之鑿矣朱子此辯甚是讀者尤不可不知也

帝

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是帝者本天之號也人君爲天下之主宰故亦謂之帝王逸曰德合天地稱帝是又推本於德而兼地言之其說深而闊矣然上古聖人之取此義建此名也盖欲人君之顧名思義體天地之心以主宰乎天下耳豈特爲侈大誇詡之詞而巳哉故後世雖爲王天下者之通稱而履帝位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高陽

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興之地名也盖高陽本地名顓頊氏由此發跡

建都故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也如高辛氏唐虞氏皆然此雖無繫大義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自

苗裔

王逸曰苗胤也裔末也意雖是而二字之義欠明且獨以苗爲胤也詞亦支離何不曰苗裔胤末也總釋之爲善朱子曰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也其說精矣蓋古人取字必有義意必有來歷讀書者不可不尋究其本源若只識大義奚爲不可然必知此而後有味也又嘗聞之師曰苗者凡草木之萌

芽皆是是苗者草木之杪也有根蔕而後有杪裔者凡衣裳之邊際皆是是裔者衣裳之末也有本領而後有末猶人有祖宗而後有子孫子孫之於祖宗其世相去遠矣杪之於根蔕末之於本領其形相去遠矣故以爲遠胤後嗣而世代不可卒數者之通稱也瑗按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而雲仍以後不可復名矣今人亦以雲仍通爲遠末子孫之稱然則所謂苗裔者蓋自雲仍之後雖千百世皆可通之也

朕

瑗按楚辭諸篇其自稱之辭曰朕曰余曰吾曰予曰我五字參錯互舉所稱非一然稱朕者頗少蓋不過因其文從字順而隨所言之耳無異義也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瑗嘗因蔡邕之說至秦始皇乃獨以爲帝王之尊稱後遂因之迨今不變考之戰國以前諸書誠然然亦足見古人之朴實而末世之彌濫也

嗚呼自漢以來襲亡秦之故事者多矣豈獨此哉此雖一字之微讀書者亦不可不知其世變也

皇考

詩周頌曰假哉皇考曰於乎皇考曰休矣皇考所稱不一而足王逸註乃獨引既右烈考一句以證之雖曰烈考猶皇考也然不應舍皇而援烈此則王逸之疎也王逸曰皇美也朱子詩註曰大也或無曰美也瑗按詩曰假者言其大也曰休者言其美也皇字必兼此二義始備然亦不獨考可稱皇曰皇天曰皇祖曰皇王曰皇后等項皆稱之大抵皇乃贊美之通詞

夫詩稱文武之君爲皇考而屈子亦以之稱其父也可見古者亦上下共之而今則爲人君先帝之專稱矣其亦始於秦歟禮曰生曰父死曰考故父死稱考考者老而壽之稱謂父得壽考以善終也洪範曰考終命是矣瑗又按書曰大傷厥考心易曰有子考無咎似又於父之生時亦可稱考也然則生曰父死曰考者豈周公制禮時所定歟故禮可以别嫌明微此類亦是也又按屈子作離騷時稱皇考則父已死而已之年亦既老矣故篇内及諸篇往往嘆日月而嗟春秋亦見屈子之仕當不在少年晚而出仕仕而不

達世無知已志屈道窮此離騷之作所以不容已也此說雖無關於此章之義然讀書之法須當要此等會悟處方有商量

伯庸

王逸以伯庸爲屈原父字五臣以爲屈原父名洪氏辯之曰原爲人子忍斥其父名乎瑗按原父之名雖無所考以理揆之要以爲字者是也古人以子字父以弟子字師非必推尊之意以爲諱其名足矣亦可以見其質也今人平交相稱以字猶以爲褻焉況父師乎又可以觀世變矣

攝提

朱子辨證曰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爲說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註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於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爲衍文矣故今正之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註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瑗按朱

子之說援據甚精然攝提格爾雅及太史公天官書曆書皆有之天官書曰大角者天王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然則所謂攝提格者亦因攝提之星而名其歲者也曆書亦有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之文索隱所補三皇紀曰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以木德王歲起攝提索隱亦是採集衆書非出臆說由此觀之可見古人之用歲名也亦有去格字而言之者矣近代大學士王守谿曰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

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王逸之說當時亦必有據而况閏失歲差愈久而愈不可窮也朱子謂以今考之歲未必寅恐亦不足以證之但據屈子本文解之可也然今據本文而觀之又似可以兩通焉瑗又按攝提格三字之義說者多欠明白太史公之意是謂大角兩旁各有三星如鼎足內曲共相勾攝故名之曰攝提也元包命曰攝提之爲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此以解提字則可而大角乃天王帝坐廷也攝提之星豈可攜之云乎其說不可以爲

訓也古人雖一字之微而取之必有深義義必當理而可以爲訓也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此類亦是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閒人君之象也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也其說得之矣夫以人君大臣之象而取義豈可名之而不可言言之而不可行乎李巡曰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亦非是索隱曰格至也言攝提隨月建至故云格也似矣而未盡也蓋攝如舜攝堯周公攝成王之攝論語官事不攝之攝提如今言提調之提有左右之意格者至也正也蓋謂六星夾輔大角之兩旁大角則居其所而不動而六星夾攝而用事以提調乎衆星常當斗柄之所向以建立四時八節而成歲功所謂恒指中氣而不失其至正者也此攝提格之所以名也攝無乎上提調乎下格正乎已而大臣之道備矣惜乎諸家之解失其義而太史公又獨以形象言之瑗故深發其意而覽者幸毋厭其煩也雖然因是而觀離騷之貞字又似代格字而言之矣索隱知引離騷以證曆書而又不知貞之爲格也若是則朱子謂以攝提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於二字亦爲衍文矣其果然乎鄙見如此未敢遽信故瑗於集解姑從

朱子之說而復存王說及余說於此以俟後之君子尚有所考云或曰吳草廬解易經貞字俱作主字之義今以之解貞於之貞亦可未知其審因併附之

惟維唯

此三字楚辭中多參錯通用不可枚舉朱子辯證閒舉其例以示人曰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茝夫唯捷徑以窘步據字書惟從心者思也維從糸者繫也皆語詞也唯從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做此瑗按朱子之說讀楚辭者不可不知抑嘗考之書經俱作惟

字詩經俱作維字易經維繫之維從維而唯惟二字
又多通用今之學者用此三字亦多如易也夫三字
旣各有本義而所謂語詞專詞者要皆假借之詞也
宜乎可以通用無疑矣

庚寅

王逸曰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爲陰正故
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巳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
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洪氏曰說文
云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
爲夫婦褢姙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

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淮南子註同瑗
按屈子此章雖敘所生月日之良亦只如今俗言好
箇時辰日子耳未必如王洪二家之說覽者幸毋爲
其所惑

降

降與庸爲韻洪氏曰叶乎攻反海虞吳訥文章辯體
直叶音洪是也或曰降何以音洪也瑗嘗思之彼洚
水之洚亦曰洪水絳色之絳亦作紅解虹蜺之虹亦
可虹縜讀蓋共音恭共工夆偏旁俱可相叶也則降
之音洪也明矣又如江海之江杠𣂔之杠與山峰之
峰劒鋒之鋒古韻多通用相逢之逢亦可讀作逢龐
姓之逢觀虹逢二字不易一畫而可兩音則洚洪絳
紅或其音亦可更相兩讀不特其義之可以相通而
已此類不可勝數覽者當以意會嗚呼六書之學今
人以爲不必究而棄之不習爲者也瑗則以爲此窮
理之根本儒者之先務而決不可不習焉者也惜乎
六書八體今古殊形而蒼頡本來面目久不相似無
從而得其眞也雖然學者苟留心於此尚可十得四
五通其所可通者不強其所不可通者而穿鑿之斯
可矣一切擯棄而不習固非也如必欲穿鑿附會而

求盡通其說者亦非也有志好古者幸相與勉之

初度

王逸曰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
地之正中故思善應而錫我以美名名我爲平以法
天字我爲原以法地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曰言
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
而名之以表其德朱子曰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瑗
按朱子之說是矣蓋初度之度猶度世之度度津之
度其義猶過也此所謂初度卽初生也謂初度此世
而生也王逸以天地正中解初度之度字五臣又以

爲法度之度字故下文正則靈均名字之美皆謂伯庸由此矜度之度字上取之甚無謂也當從朱子之說爲是

正則靈均

瑗按古人質直恒自稱名非獨君父師長之前雖對平交亦然也屈子去聖人未遠且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也然漁父卜居二篇皆自稱屈原則原者名也太史公作屈原傳乃曰名平字原未知其何所據而云也諸家皆從之吾嘗疑太史公或以此篇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而擬議以成之者也王逸

註曰正平也則法也以釋名平之義似矣曰靈神也均調也以釋原字之義則未也又曰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故伯庸名屈子爲平以法天字屈子爲原以法地言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其說迂矣夫名所以爲諱字所以表名必其義可相通而後足以表之也如孔丘字仲尼雖本於尼丘之山名而山之所以名尼者蓋尼與泥古通用也顏回字子淵蓋回即古之洄字也他如名耕而字牛名由而字路名予而字我不可勝數焉嘗有字不貫名者乎若王逸之說則是以地而釋天矣字與名不相貫矣且以正爲天靈均爲地則爲法天法地其說繚繞甚不別白嘗考其自蓋本於劉向九歎之文王逸覽失其旨而遂移誤於此也九歎首篇曰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劉向之意蓋謂屈原禀受貞節能不失其性命之理故鴻大永久之美名可以齊天地並列星而傳播於無窮耳嘉名二字亦借用而泛言之或偶相同也非如屈子之自叙實指其原平二字也雖作貞節之名亦可也王逸於齊名字於天地句下乃註曰謂名平而字原也何其陋哉五臣以正則爲

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其說善矣其見卓矣天下之理古今之書固有失之前而得之於後者多矣洪氏非之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爲字誤矣正則以釋平字之義靈均以釋原字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蓋亦執史記之說溺於聞見之習而不悟者也今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奚爲不可不惟其可而且更覺穩當且合於屈子之自言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其意謂田地寬平之處而謂之原也平字虛原字實屈子名字之義不過取諸此蓋古者井田井地之法其阡陌溝澮縱橫曲直皆齊齊

整整有條理法則而不苟且可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詩曰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又曰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凡此之類大抵皆爲墾闢田地有一定之法則至正之規模而不可苟焉以從事者也以正則釋原字不亦明白矣乎靈者善也均者勻也其原野之制旣合於正法則無此多彼少之患無豪强兼倂之虞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善道也以靈均釋平字不尤切乎屈子之名字雖取原平二字而已所言正則靈均四字又深一層以釋之取此正

大道理以見其爲嘉名也或以正則釋原字當深一層講而均卽爾雅廣平之平字謂必美善寬平之地而後可以行此井田之法則也亦通孟子曰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此言原野之田地有法則則均平無法則則不均平也蓋平正與均平之字常言又多兩通故太史公誤以正則爲平靈均爲原也要之以正則釋平猶可以靈均釋原則不甚切此王逸之說所以迂遠而支離也如今謂孔子名尼字仲丘顏子名淵字子回又何不可但非其眞耳

屈子之文旣自稱屈原矣又豈可承太史公之訛而使之失其眞乎故余斷斷乎以原爲名平爲字者非故從五臣而不信太史公也五臣實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吾信乎屈子之自言者耳他尚遑恤哉舍太史公而信五臣固不可舍屈子而信太史公又可乎哉嗚呼所謂正則之原靈均之平惟三代井田之制足以當之秦漢而下不識此道久矣此所以昧乎正則靈均之說也朱子亦從之而莫知釐正者蓋以爲無係大義而未之深思耳又嘗聞之師曰此章覽揆嘉名等字要當輕看如今俗言父親見我初生時替我

取箇好名字耳王逸曰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皆是因看得覽揆字樣太重了故其說太深而不切又按劉向九歎曰兆出名曰正則今卦發字曰靈均古人雖重卜筮而屈子自叙則未嘗有卦兆之意不知劉向之言其亦別有所據邪其或漫言之邪豈非以覽揆二字爲卜筮之說乎若無所據而漫言之亦甚無味蓋兆謂龜兆也王逸曰言已生有形兆伯庸名爲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爲靈均以法地其說益支離矣劉向卦兆之言已不足信王逸又實以得坤卦

爲靈均則正則當爲乾卦矣又安得以名取諸形兆字取諸卜筮邪王逸形兆之說蓋謂生得月日之良耳要之劉向是以覽揆二字爲觀度卦兆之意王逸又從而實之皆非屈子本旨也讀者苟非自有張主此說甚爲惑人令胷中擾攘不决

名字

洪氏曰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又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賓字之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是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故屈子俱

歸之皇考之錫也其知所重矣瑗按士冠禮賓字之詞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則嘉名之尚其來久矣然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此可謂之初度也若字則至既冠而後有屈子乃曰皇覽揆余於初度肇錫以嘉名而下文幷字言之可見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詞害意不可也或曰字余曰靈均句是因帶言之恐未必然

吳草廬曰鴻濛以來幾千萬年有君有臣其人杳不可聞也名且無之而况於字乎自天皇氏燧人氏以逮於羲農氏黄帝氏頊嚳氏堯舜氏禹湯氏人始各有稱號然其稱號也已以是自名人亦以是名已初無名與字之別也至周而彌文於是乎有名焉有字焉字也者所以倅其名也人之名與字何以謂之字猶文字之字然書之文與字何以謂之字猶字育之字蓋謂因生而後有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字者文所生也三月而名既冠而字字者名所生也譬之字育生息而繁滋故曰字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

又曰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

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瑗曰使屈子生於孔子之前則其字當得大書特書屢書不一而已也

又曰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古人之名之字無所取義近世有說其名與字之義以寓訓戒者非古也然而不害於敎是以君子亦無訾焉瑗曰首二句所言又足以證漁父卜居二篇其曰

屈原者爲屈子之自稱其名也決矣
又曰古者丈夫之冠也賓字之祝之以辭後世因是
乃有說其字之義以寓教戒者
又曰古之冠者賓字之有辭以致祝頌載在儀禮後
世因此或別作字說以寓規戒焉然必出於所師尊
之人而後可非冠之賓而祝頌諂也非教之師而規
戒瀆也瑗按吳幼清以上五條叙名字之源流頗詳
故採之漫附於此亦學者所當知也但以今之作字
說本於禮經祝頌之辭恐未然也嘗考禮經初加之
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

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
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嘏福三加曰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
受天之慶皆規戒其成德祝頌其福壽之辭無關於
名與字義之說也若離騷正則靈均之釋蓋眞如後
世名字之說矣後世之作其昉於離騷乎漢唐以來
絕少至宋元始紛紛矣然名說亦少僅得蘇老泉爲
軾轍二子名說而字說則人人有之迨今又有標號
之詩戀扁之記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庸夫賤隸家懸
巨扁人標美號遷延之間動以尊號爲問而名與字
至有相交歲年而莫之知亦莫敢詢者其流風之弊
可勝嘆哉

內美

此章曰紛吾既有此內美紛盛貌內美總言上二章
祖父世家之美日月生時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
紛言其盛也王逸曰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朱子
曰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二說獨指
日月所生之美而言非是內美內字要看得活不過
是言我之自家既有此許多好處又加之以脩能愈
見得好耳內美是得之祖父與天者脩能是勉之於

已者下文扈離芷佩秋蘭卽是比喻自家脩能蓋能
者才美之通稱故被服香草博取衆善亦可謂之才
能也能字亦要活看五臣以內美爲忠貞王逸以脩
能爲謀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
能懷遠人也是又以內美脩能推開泛言絕無承上
起下之意詳其文勢還恐有承起意容更詳之

能

王逸曰能乃代反朱子曰拏代反朱子辯證曰古音
能字拏代協又乃代盖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
韻皆協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

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註徐
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
皆倣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
協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協者多而三家之
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爲未
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
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源
其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
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於註矣讀者詳之瑗按
洪氏曰能本獸名熊屬多力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

能此讀若耐協韻洪氏協能爲耐音是矣而又欠考
證也蓋能字卽古耐字通用見禮記故加心而爲態
者以耐音轉之也天官書三台星之台字亦作三能
是能亦有台音台又有怡音故後章態與時字爲韻
又以怡音轉之也六書假借轉註之學可不知乎又
按韓昌黎和張十一憶昨行用開字韻中一聯云近
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朱子考異曰集註
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
鹿者也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
羽淵國語作黃能音賢能之能東海人祭禹廟不用
熊白及鼈爲饌蓋疑鯀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
由此觀之則能字古有數音有賢能之能音有熊羆
之熊音有三台之台音有耐煩之耐音有怡悅之怡
音故罷從能而通作疲態亦可與時爲韻也三足鼈
之能字與台同聲也學者苟知此說則古韻無不可
通者矣一曰三足之能下當從三點熊羆之熊下當
從四點非是大抵古人直以能字而轉讀之故後人
不知鯀的變爲何物而併熊與鼈以去之非鯀化爲
此二物也然旣曰入於羽淵則是化爲水物而爲鼈
也明矣後人蓋獨疑其能字可兩通而未嘗深思之

耳又按洪本歐蘇莘說今註無之不知在何書也而
艱替亦自可協見後本章

扈

王逸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五臣云扈披也洪氏
曰扈音戶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
止也瑗按洪氏所引左傳左昭公十七年註曰扈正
也今洪氏作止旣曰爲九農正作正爲是三家所說
五臣近之而意欠明蓋古人所用扈字與護義通故
天子之警蹕人臣之騶從皆可謂之扈衛君子蓋以
芳草爲扈衛者也此扈字當虛看被服之意也王逸

曰楚人名被爲扈謂屈子取江蘺辟芷以爲衣被紉
秋蘭以爲佩飾是以扈字與佩字相對實看并也此
二句乃參錯之文耳本謂採取蘺芷秋蘭諸香草紉
之以爲雜佩而被服之以扈衛乎身也讀者當以意
會

紉

王逸曰紉女陳反索也蓋解作胥彌索陶之索洪氏
曰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繟繩也朱子
反切從王逸訓解從方言瑗按方言是也當作去聲
如認讀連屬彌縫之意今穿鍼謂之紉鍼南方人多

曰穿鍼北方人多曰紉鍼豈獨楚人而謂之紉哉吾
嘗謂解古人之書必先體帖於今之世俗今之世俗
即古之世俗也求之於世俗而不得而後求之古可
也古人之文蓋即其所常言者而直書之耳豈如今
之文人而必探賾索隱之爲哉古人之言語文字又
豈盡與今人而絕不同哉學者執余說而徵諸書可
見矣或曰紉作平聲讀亦可蓋字本一而人聲有緩
急之不同故字有平仄之異也亦通又按內則曰衣
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紉亦叶女陳反註曰以線貫箴
爲紉是矣箴與鍼針通用

秋蘭

楚辭有曰秋蘭春蘭石蘭幽蘭芳於秋者曰秋蘭芳
於春者曰春蘭生於石上者曰石蘭生於幽僻之處
者曰幽蘭隨其所舉耳無異義也

佩

此字諸家不言所協是如字讀也瑗按能字既讀作
耐音則佩當讀作派音方是或曰能如字讀佩字中
有巾字當轉協作銀音與上均名降庸爲一韻也或
曰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協此以能字或音三台
之台或音怡悅之怡而佩字俱可相協也其說亦通

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採韻者詳焉或曰佩中有巾
字豈可遂以之而協韻曰楊雄反騷捷與足協蓋以
二字下爲疋疋古語急讀則爲瞥故捷之所以爲捷
而足可以協捷也試持此說以考他協韻可見矣王
逸曰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
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
不佩也屈原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蘺辟芷以爲衣
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王逸
之說固是屈子之取芳草恐亦是泛言不獨指清潔
之一端也下文言三后之純粹亦以衆芳言之可見

矣茍以孑孑一端之清潔而言之而屈子之所以自待者亦淺且狹矣何爲邇慕堯舜禹湯希臯陶伊傅而不已乎卽屈子所學之人則知屈子之自任者矣至於法彭咸比伯夷及子推伍胥申徒狄之屬則又以數子之遭亂世逢闇君有類乎已也故亦惓惓致意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惟不深究此旨故遂目屈子爲一節之士而使屈子平生之所學所任者歷千載而不白吾於是乎有慨焉

一 汩余若將不及二句

王逸曰汩去貌疾若水流也方言云疾行也朱子曰

水流去疾之貌是融會二家之說而釋之蓋汩謂汩汩然猶汲汲然也王逸曰心中汲汲常若不及是矣而又曰念我年命汩然流去五臣云歲月行疾年歲之意自屬下句此句只言已汲汲自脩之意恐猶懼也慮也洪氏解作疑也非是夏曰歲周曰年後世通稱也下句申上句之意言已之所以汲汲於自脩常若追亡而不及者蓋恐光陰易過不我相待義理無窮不易得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屈子有之矣或問楊雄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矣乎楊雄曰未之好也學不羨此言非是大禹之惜寸陰孔子有假我數年之嘆孰謂學不羨乎故吾嘗謂朝聞夕死是一說也假我數年又一說也聖人之言非特一端而已也好學之士豈有羨長生者矣淮南子原道訓下篇曰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有智者當自知之當自勉之年歲不吾與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

搴攬

王逸曰搴取也攬採也是矣洪氏又引說文曰攓拔

取也攬取也註頗支離大抵搴攬二字俱是以手採取之意何必深究莊子曰攓蓬而指搴與攓同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凡謂拔者有連根拔取之意而木蘭之樹宿莽之木非可以手而連根拔取者也故余註渾解之曰搴攬皆採取之意或爲得之又搴當音作牽如褰裳濡之之褰音義並同也亦有音作蹇者聲之緩急不同非有異義也

阰

王逸註曰阰山名洪氏曰山在楚南瑗曰非也阰與批同亦作坒音陛地之相次而比者也對下句洲字

而言可見楚南之阰山未考其果有否設有之安知其非偶同乎安知其非阰爲山之逺稱乎又安知其非因屈子之言而襲之者乎六經之字往往亦有古書之不能盡解者讀者當以意會也或曰阰何以爲坒也曰如隄之與堤陼之與堵卩與土旁如此之類其通用者多矣又何疑乎或讀作毗者聲之不同耳以爲楚之山名者非也

宿莽

瑗按莽木名也見本草木部似石楠凌冬不凋故曰宿莽舊解以爲卷葹草非是雖然亦可爲草木之通

稱也要之屈子所言者指木也上章言草此章言木下章言草木言之序也或曰子之言是矣願聞草木通稱之說曰孟子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莊子曰過乎莽莽之野盖莽雖爲野草之通稱然望秋而先零微霜降而百草爲之不芳者多矣此曰宿莽者謂莽草之經冬不死者皆是也無所專指也歳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經冬然後知宿莽之獨秀也王逸曰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得之矣洪氏引爾雅卷葹草解之非是矣按爾雅曰莽數節數音朔註曰竹類也節間促註非是夫草亦多有節豈獨竹乎九章曰

蘋蘅槁而節離是也爾雅又曰卷葹草拔心不死註曰宿莽也離騷云盖見有拔心不死之說而郭璞遂以爲離騷之宿莽乚爾雅前有莽數節之說後有卷葹草拔心不死之說又可以知其爲二物而莽非卷葹也明矣南越志曰寧鄉草多卷葹拔心不死江淮閒謂之宿莽盖宿莽者草經冬不死之通稱而因以稱卷葹耳非獨謂卷葹名宿莽也又安知南越志非承郭璞之誤乎王逸漢人也郭璞晉人也舍王而從郭璞洪氏非是但王逸又謂楚人名草冬生不死者爲宿莽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草其來遠矣宿之爲義

其來久矣爾雅翼曰案宿莽稱宿者盖以經歳爲名猶其稱宿麥宿草也然遇冬不枯在草木尚多有之是矣盖人以一夜爲一宿草木以一年爲一宿故禮謂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矣謂隔一年也然則宿莽之稱豈獨楚人哉莽之爲說草之别號耳又豈獨卷葹哉惟其不知此義遂因王逸木蘭去皮不死之說以卷葹拔心不死之説相爲表裏吾見其說日新其義日精而大旨日益晦矣吾常惟古今之註楚辭者不解其大旨而常尋求細義也夫三百篇之所取草木鳥獸者衆矣又豈必物物而有意義之可解哉

朱子曰木蘭宿莽言所採取皆芳香久固之物其言渾融而明白矣王逸曰言已旦起陞山採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一作慶）也夕入洲澤採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其說迂遠支離之甚朝夕二字不過言已汲汲自脩朝夕不忘所有事之意耳奚必如此之深求而穿鑿也哉

日月春秋

日月卽指天象之日月春秋指四時也錯舉二時以見其餘耳二句平看如易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之意或曰日舉一日而言月舉一月而言春秋舉一歲而

言二句相承講日月忽然不停留者所以爲四時之代序也亦通不如前說爲穩日月不淹見光陰之迅速春秋代序見歲年之相催相承兩平意自然俱有不相妨也

草木零落

書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也條長也又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繇與夭義相近條與喬義相近又曰草木漸苞漸漸進而浸長也如易所謂山上有木漸楊雄所謂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草木皆有之包苞同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苞矣浸彼苞蕭言其叢生而積也草木皆有之是草木單言之則彼此可以相該而對舉則當有別也零（一作苓一作蘦）古通用王逸曰零落皆墮也朱子曰皆墜也皆凋隕之意其義一也草曰零木曰落若單言可相該而對舉則當有別也

美人

五臣曰美人謂君也得之矣王逸曰美人謂懷王也恐亦未必然瑗按懷王之世屈原雖見疏然猶用之其謀猶聽信之如諫殺張儀懷王猶悔而追之武關

之會屈原尚諫阻之其言雖不聽可見此時猶在位也武關之會懷王遂不復返矣是屈子在懷王時其志雖不能盡行而懷王雖不如昔日之寵任猶知用之也至襄王時則九年而不復歷年而羅愍矣屈子之遷黜實襄王也不可使懷王獨受其惡此關繫亦大不可不辯於此可見懷襄之優劣而國家之存亡也故吾嘗謂九歌橘頌天問遠遊皆屈子平日之作無關於君也惜往日據史記屈原傳當作懷王或曰史記造憲令屬草藁之說因惜往日篇受命詔以昭詩明法度之嫌疑等句而附會之者也然今無所考

姑從史記而餘皆爲襄王放逐久遷之後之所作者則無疑也王逸毎毎獨指斥懷王要之非是不若五臣只曰喩君也其詞渾融而懷襄俱在其中矣又美人謂婦人容色之美好耳王逸謂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非是朱子辯之詳見後靈脩條下又洪氏曰屈原有以美人慕君者恐美人之遲暮是也有喩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喩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瑗按恐美人之遲暮以爲喩君是矣滿堂美人乃是少司命指喩大司命也送美人南浦乃是屈原喩河伯也舊說惟不求本章之旨意故皆以爲屈子喩君

之說耳學者詳之又按漁父者襄王初放之所作也卜居者既放三年之所作也哀郢者既放九年之所作也餘則不可考矣此又學者不可不知也因併附之

遲暮

王逸曰遲晩也諸家因之而暮字不詿瑗按暮亦晩也一日之終謂之暮故一歲之終亦謂之暮詩云歲云暮矣是也人生一身之終亦謂之暮俱是借日暮之暮字而用之耳遲對速言暮對早言皆人衰老之喩也

撫壯

撫字舊俱不詿獨五臣詿曰持也言持壯盛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洪氏曰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詿誤朱子曰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瑗按五臣解撫爲持欠穩當而餘說意雖是亦欠明白蓋撫字有拊巳自省之意故曰撫壯此等字須以意會不可執也王逸曰年德盛曰壯朱子曰三十曰壯朱子之說見禮記大抵此壯字是泛論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對上遲暮而言不必依禮記

說而王逸又無德字言洪氏朱子皆從之非是獨五臣惟以壯盛之年爲言得之矣洪氏譏其誤非是蓋五臣之言是反其意以解之屈子本謂人君當此壯盛之年不肯循巳省脩棄去穢惡之行而爲道德之美反廢棄道德之美而爲穢惡之行也五臣之意是而詞畧欠明耳壯者年之盛也穢者惡之極也

棄穢

王逸曰棄去也穢行之惡也其説是矣又復曰以喩讒邪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五臣有用讒邪之言洪氏謂棄遠讒佞皆非是此方論人

君之脩德不必及讒佞而讒佞自在其中故朱子但以棄去惡行爲言意方渾融合屈子之旨後章惟黨人之偷樂以下自詒讒佞此處不必言也故上壯字當從五臣去德盛而言爲是此穢字當從朱子去讒佞而言爲是

此度

度態度之度篇末曰和調度以自娛悲回風曰心調度而弗去朱子曰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其意亦是大抵所謂度者猶今俗言像態也言此等像態不好當速改之可也此度之此字卽指穢行而

言上句是直責其不去惡此句是諷其何不改此舊態故爲詰而問之之詞其語緩其意婉二句皆一意而反覆言之耳又按思美人曰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也又曰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此又是好像態故此度二字是泛言者可以爲美可以爲惡有虛位而無定名也隨人所用耳讀者亦不可不知

三后

王逸曰后君也古者人君之通稱皇帝皇后之分自後世始也三后王逸曰夏禹殷湯周之文武也朱子集註因之辯證又曰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王逸曰夫先三后者稱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洪氏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環嘗疑其俱非是此只言三后而不著其名者蓋指楚之先君耳先言楚之先君而後及堯舜在屈子則得立言之序也朱子疑爲少昊顓頊高辛固皆是黃帝之子孫而少昊高辛又爲楚先人之別派也吾嘗謂顓頊高陽氏爲楚之鼻祖矣其餘如祝融氏季連氏鬻熊氏及熊繹爲受封之始熊通爲稱王之始熊貲爲遷都之始皆楚之先君有功德所當法焉者也但不知其

何所指耳昔夔不祀祝融鬻熊而楚成王滅之則二氏爲楚之尊敬也久矣然此所謂三后者以理揆之當指祝融鬻熊熊繹也昔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則是熊繹爲楚之始祖其必祀也無疑矣今亦無所考證姑誌其疑以俟君子而指楚之先君則決然也詩大雅下武曰三后在天卽指周之太王王季文王耳

純粹

王逸曰至美曰純齊同曰粹朱子因之朱子易本義曰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此二字亦有

作淳粹通用者漢書張衡思玄賦註曰不澆曰淳不雜曰粹大抵純粹二字皆無駁雜之意也此等字亦無甚分別

衆芳

王逸曰衆芳喻群賢也言三后所以有純粹之德者以舉用衆賢輔成之也非是衆芳之所在卽喻衆善之所在也衆善卽在純粹之内純粹二字總言之下又申言之耳言三后純粹之德固衆善之所在而後王所當法者也此上章併論人君之當脩德未論及用賢意用賢意亦自在其中不必專指用賢一端而

言也此章衆芳併上章騏驥舊俱作任賢說甚非

申椒菌桂

申字諸說紛紛未有的據王逸曰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朱子曰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五臣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或曰申卽下文又申之以攬茝之申雜申重言之也或曰申亦草木之名涉江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此申卽謂露申特未知其爲何物耳㮣按楚辭中椒凡十見言申椒者三言芳椒者二其餘曰椒丘椒蘭椒糈椒漿椒專佞以慆慢皆單用之也蓋芳言其氣之香馥申言其形之重纍相備也諸說皆有理不若王說明白姑從之但曰其芳小重之乃香又是謂人重纍之以爲佩也非是蓋椒之生無一枝一粒者恒多叢簇纍纍而生纍纍而垂故曰申椒因其本形而名之也猶言辟芷也辟言其幽申言其重蓋椒實多重生而芷每生於幽僻之處故也或曰劉向九歎惜賢篇曰握申椒與杜若以申椒對杜若而言則申椒似是香草名而以申字作虛字看者非也容更詳之菌王逸曰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朱子解此章但曰桂木名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而菌字獨不註偶遺之邪豈從王說邪未知其審五

臣以菌桂爲一物洪氏又詳言之曰菌音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蕋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五臣以爲香木是矣其以申爲用則非也㮣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爲册桂葉似柿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爲牡桂又本草亦有菌桂當從洪說爲是或曰申露申也椒木實之香者菌從草則芝類也從竹則箘類也竹名荊貢箘簵楚之有箘久矣桂冬榮之桂樹也曰申曰椒曰箘曰桂曰

蕙曰茝草木大小無收而無蓄此衆芳之所在也猶君子之取諸人以爲善合併以爲公所以成純粹之德也其說亦通大抵此章純粹二字該下三句衆芳二字又該下三句又按竹譜曰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闊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山海經云靈源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然則屈子之所謂菌桂者或即謂桂竹頗變文而倒之如延胡索遂謂之胡繩耶

在茝

茝音采與在爲韻則不待協然茝一本作芷若作芷

則在字又當協矣夫在可與芷協者蓋上爲乂字如友有二字與采協采協此禮反是皆以乂爲協也或曰除上一畫又爲仕字故亦可與芷協也古之協韻多類此而往往有乙以偏傍讀之者考之自見

遵道得路

此等字要活看遵道即是得路但遵與得字有先後意言人依此正大道路行將去不由旁谿曲徑而求捷則自然得路不迷無他岐之惑無窘步之虞矣

猖披

王逸曰衣不帶之貌謂桀紂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洪氏引傅雅曰裮被不帶也言桀紂之亂若披衣不帶者夫以爲比喻之言似矣若直作衣不及帶則非是也五臣曰猖披謂亂也蓋古人用字各有來歷而傅雅者不可不知但此處直解作亂貌可也若耿亦謂如火之光介亦謂如石之確也讀書須考其來歷但不可拘滯也

黨人

屈子此篇於黨人三致意焉論語曰君子群而不黨又曰吾聞君子不黨朱子釋之曰和以處衆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又曰相助匿非曰黨璦按阿比

之意與相助匿非相爲表裏而屈子所謂黨人者實兼此二意夫路幽昧以險隘黨人何以偷樂也蓋惟人君處乎幽昧險隘之途則黨人得以相助匿非而彼此阿比始得以保祿位享富貴固寵愛也若人君居乎光明正大之域則黨人無所用其計矣又安得偷樂於其間哉嗚呼後世固有指君子爲黨者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是君子亦不能無黨但與小人有邪正之不同歐陽子朋黨之論其說詳矣學者不可不觀也

幽昧險隘

四字平看幽昧言道路不光明險隘言道路不平正王逸以幽昧喻君道不明險隘喻國將傾危非是洪氏曰小人朋黨偷爲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此亦言外之意

憚殃敗績

王逸曰憚難也殃咎也言我欲諫諍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也五臣曰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朱子集註因之然解豈余之憚殃句皆詞旨不甚明白蓋豈余身之憚殃句卽承上二句而言言黨人之偷樂唯喜

君行乎幽昧險隘之路雖捷徑以窘步皇輿之敗績有所不顧也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有顛仆錯跌之禍而我之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必欲君行於光明正大之地如堯舜之遵道而得路者豈爲我一身顛躓之禍也哉蓋恐皇輿行於幽昧不明之處險隘危迫之中必敗績耳必如此解則豈余身之憚殃方明白言已不行幽昧險隘之路者非爲已身之畏禍也蓋爲皇輿之敗績也敗績卽指顛仆傾危而言王註以爲敗先王之功非是嗚呼幽昧險隘之路黨人以爲可以偷樂而君子則以爲憚殃忠臣則

恐皇輿之敗績而壅君方且安於捷徑以窘步也王逸曰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其說雖非本旨可謂得屈子言外之意矣彼君行於幽昧險隘之路則國將傾危而禍及其身也又安暇於偷樂耶是所以爲樂者適所以爲殃之基也後世小人之黨可以自省矣

奔走先後

此四字見詩大雅緜篇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奏與走同朱子註曰相導前後曰先後喻德宣意曰奔奏註此又曰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向而或出

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是解先後二字與詩同奔走二字與詩異屈子此四字亦不過斷章取用當從此解爲是但四字當平看朱子又是串講王逸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也得之矣又按此句言奔走先後疑當從急字爲是或曰忽字言急欲奔走先後有不暇安詳之意急字之意自在其中故且從忽解

踵武

王逸曰踵繼也朱子曰足跟也朱子之說爲是武迹也詩曰繩其祖武又曰履帝武敏歆踵武二字猶今

俗言鄉迹云耳及前王之踵武猶今俗言踏著前人之脚迹也

荃

王逸曰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爲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朱子曰荃與蓀同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當辯證又曰荃以諭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諭至尊也舊註云人君被服芳香故以名之尤爲謬說瑗按王逸解前美人爲服飾美好解荃爲被服芬香誠謬朱子之說爲是但王逸荃以諭君之君即指君臣之君也朱子之疑非是後言蓀者其說倣此

齌

王逸曰齌疾也洪氏曰炊餔疾也瑗按古謂火䊗爲火齌此謂怒氣之盛敨爍可畏如火齌也當從濟音朱子曰字從火齊聲在詣反是矣讀作平聲者非是

蹇蹇　王逸本作謇謇

王逸曰謇謇忠貞貌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又引易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以證之洪氏曰今易作蹇蹇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朱子曰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此謇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瑗按屈子此章之義本諸易蹇卦六二爻詞而來明白無疑且易以艮遇坎爲蹇孔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當作蹇蹇爲是王逸獨以進諫一端爲言故作謇謇非是蓋忠臣之事君凡所當爲而不避險難者皆是蹇蹇豈獨言哉況屈子之所以得罪於君見讒於黨人者亦不獨在於言也今當依易作蹇蹇爲是而凡楚辭中作難詞者皆當作蹇朱子從王逸之說非是

舍

王逸曰舍止也洪氏引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也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也朱子辯證載洪氏之說而集註又從師古之切是作去聲讀也而今四書集註於不舍晝夜下又音上聲是又讀作捨也蓋楚辭集註乃朱子晚年之書四書亦當依此音爲是以此可見四書朱子亦多未定之言而晚年未暇釐革改正之也

九天

王逸曰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淮南子九天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五臣曰九陽數謂天也朱子曰九天天有九重也辯證曰九天之說已見天問註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瑗按天問九天之說屈子方且疑之又安得遽用之邪以理揆之五臣之說近是姑備其說以俟君子擇而採之也

正

正古與証通用如此解更明白王逸訓作平也謂使九天平正之也朱子從之似覺又多一轉折費解不如作證義直截後倣此

靈脩

王逸曰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五臣曰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朱子集註曰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辯證曰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瑗按王逸神明遠見服飾美好之訓釋固不能無失而所謂以是直指君言亦無妨也觀篇內言三后堯舜皇輿前王等字是明以人君之事言之矣則曰美人曰荃蓀曰靈脩又何嫌於指君乎彼古者人君稱朕人臣亦稱朕而盛世君臣吁咈都俞於一堂之上且相爾汝之如家人父子然矣豈若末世之拘忌也哉又靈脩亦美好之通稱不必謂爲以婦悅夫之名也而所謂美人佳人云者固美好婦

人之義其來歷實本於此要之亦借以爲男女之通稱如後世之所謂美士佳士云者奚必爲以男悅女之號哉故吾嘗謂楚辭所言美人荃蓀靈脩皆當時平交賛美之通詞而可共稱之於上下者也故曰蹇吾法夫前脩則君子之稱脩也久矣

黃昏二句

朱子曰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王洪二家此條俱無註解見九章抽思篇王逸曰且待日沒閒靜時也洪氏曰淮南曰日薄於

賔淵是謂黄昏黄昏者踰𤩽節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瑗按當從洪說爲是朱子之解頗涉新奇深巧也蓋朱子見後有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之類遂欲從前都解作男女求合之詞如美人靈脩是也看來亦不必如此又按洪氏疑此二句後人所增是也九章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爲期曰黄昏以爲期者承上句成言而來也或曰此下句初既與余成言二句又承上曰黄昏以爲期句而來又何不可曰是固然也要之此篇二千餘言皆四句爲韻爲章今以四四而數之似長此二句

且王逸無註而下文始釋羌字之義則原無此二句無疑矣後人因九章之語而誤也

羌

王逸曰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爲也洪氏曰楚人發語端也文選註云羌乃也一云嘆聲也朱子曰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爲也瑗按此字本西戎之稱餘義不見於經楚辭中所言者亦只數處竊疑文選之說爲是亦未知其所據也朱子則用王洪二家之註而合解之然直解作語詞可也卿何爲也之意以後所言羌者參之亦不甚切

成言

王逸曰成平也是矣意如春秋平成之成相與盟誓之稱也言者卽所成之詞也王逸曰言議也言與我平議國政意近是而語則非也

他化

瑗按此二韻可兩協他如字讀則化音花也他音駝則化又協作訛音也

九畹百畮畦

王逸曰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洪氏引說文曰三十畝曰畹王逸曰二百四十步爲畝洪氏曰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畝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爾雅翼又從而推其說曰以王逸章句言之十二畝曰畹二百四十步曰畝五十畝曰畦則蘭得一百八畝蕙百畝留夷揭車合百畝則多少亦不相遠矣若以說文言之田三十畝曰畹則蘭得二百七十畝多於蕙兩倍留夷揭車各五十畝多於兩草一倍亦多少之差蘭九畹蕙百畝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瑗按楚辭言蘭誠多於蕙然亦恐無貴賤之分曰九畹曰百

畝曰畦曰雜或亦泛言其多耳若以田之長爲畹言之則九畹又不及百畝多矣朱子曰畦隴種也王逸曰共呼種之名若畦以此二說言之則又不可以數計之其多抑又甚矣爾雅亦言留夷揭車各五十畝亦非是若以五十畝爲畦推之蓋謂種留夷揭車於畦而又雜之以杜衡芳芷是四物共一畦也或曰雜以五十畝爲畦言之而畦不言九不言百安知其非千萬畦乎不言其數者是不勝計其數也其說亦通然以畦字對雜字而言當從隴種呼種之訓爲切而此章是總參錯言其盛恐無多少之別也然畦町亦

爲疆界之通稱姑誌其疑以竢知者又按滋蘭至蕪穢八句不過言已積累衆善而不見用耳王逸又言宜蓄衆賢以時進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以衆芳喻衆賢志士亦非是

量人

王逸曰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鴟嗚嚇鵷雛此之謂也五臣曰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譏毀之使不得進用也洪氏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意故各興心而嫉妒也瑗按王逸以量人謂與己不同非是五臣似是而未盡也洪氏之說得其本旨而其詞且直截痛快可觀

索妒

朱子辯證曰索與妒協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瑗按中庸素隱行怪朱子曰素按漢書當作索盖字之誤也嘗疑索素二字音義或併可通用非誤也今此韻若以妒爲主則索當協素音若以索爲主則妒

當協作石音若索讀作宵爾索陶之索音則妒又當協時若反一韻可三協也

老

王逸曰七十曰老瑗按老者泛言其老耳不必引曲禮七十曰老而拘其數也

脩名

洪氏曰脩名脩絜之名也是矣朱子曰長名恐未善

朝飲夕餐

王逸曰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蕊瑗按所言朝夕不過謂

巳勤以香潔常自潤澤耳所謂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是也無取於陰陽之義凡篇中所言朝夕字王逸俱以陰陽言之非是五臣曰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巳之德是矣又按飲當音作引洪氏音作蔭亦非是

落英

洪氏曰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玉露曰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以落爲萌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古人語多如此瑗按其說雖好然對上墜露而言下又有落蘂之文則不得

逼矣夫落者不必自落而後謂之落採而取之脫於其枝卽可謂之落如取露於木蘭之上亦可謂之墜也若果謂墜之於地則露豈可飲乎故曰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詞不可以詞害意也爾雅翼亦曰菊花終不飄落故說者疑離騷落英之語或以爲爾雅落始也然與墜露相配爲文不當爲始靈均蓋自有意羅鄂州以落英對墜露肴極是又謂靈均蓋自有意而不言其所以然瑗嘗深思之而不得其說靈均之意不過謂飲露餐花以香潔自脩爲諭而巳於墜落二字恐亦無他義也鄂州豈眞有所見耶抑求落英之說而不得或漫言之邪洪氏又引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按此數語雖非屈原本旨然以此下一章承上老冉冉二句而來亦是蓋偶得而暗合者也

顑頷何傷

王逸曰言巳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饑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巳獨欲飽於仁義也洪氏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道要而行雖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爲其顑頷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瑗按二說雖好非盡屈子本旨然亦不可不知此意屈原不過謂巳身雖困而道則亨之意其衆人飽於財利國削君辱之憂本章立言之旨恐無之也又信姱洪氏卽以爲中情實美是也王逸謂欲使形貌信美甚謬又練要二字平看朱子曰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是也五臣洪氏皆以擇訓練字獨以要爲道要亦非也王逸獨以練字屬心亦非也信姱練要四字皆宜承中

情二字讀中情猶中心也又顑頷二字王逸曰不飽
貌洪氏曰食不飽面黃貌朱子從洪氏

木根結茝

王逸曰根以喻本洪氏曰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
註云苗名蘭槐根爲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瑗
按二家取譬之說非是不過謂採取香木之根以紉
茝而爲佩耳君嘗有喻本之意哉以此推之則下所
云數物又何喻也

落蘂

五臣曰蘂花心也言我採木之根佩結香草拾其花

心以表己之忠信洪氏曰花外曰萼內曰蘂蘂花心
頭點也朱子曰蘂花蘂鬚粉纍纍然者也瑗按蘂字
從心上三說俱是但五臣以貫字爲拾也非是王逸
乃以蘂爲花之實也言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
華實之行也惟其以上木根爲喻本故又以此爲喻
實其說非也以貫字訓累也似之矣

矯

王逸曰矯直也五臣曰矯舉也朱子從五臣俱非是
矯是矯揉之意謂以手矯揉使其柔軟而易紉耳九
章惜誦篇曰擣木蘭以矯蕙又是謂矯揉之使碎而
以爲糧也

謇

王逸曰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
時俗人之所服行也一云謇難也言己服飾雖爲難
法我倣前賢以自脩絜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五
臣曰謇難也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
德之人故不爲世俗所用也洪氏曰謇又訓難易之
難非謇難之難字也瑗按洪氏訓難易之難是矣五
臣作謇亦是矣但以爲險難之難訓非也奚必謇可
訓難易之難而謇獨不可訓難易之難也哉蓋此曰

謇者難詞也謂己法前脩而不畏其難謇謇然勉強
勤勞雖顛踣困苦極其萬狀亦不休息亦不悔慭此
所以爲謇法前脩畏之意也前說俱非又按亦倒文
耳本謂余謇法夫前脩也

非世俗之所服

洪氏曰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最古凡諸本異同皆
當以此爲正又李善註本有以世爲時爲代以民爲
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朱子辨證亦取其說曰
今當正之瑗按唐太宗諱世民洪說固是然王逸本
亦未必盡善况人字亦多有原本作人者今盡反之

似覺未當讀者當參取其所長可也奚必王逸本古之拘哉

彭咸

王逸曰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引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瑗按一以爲大夫一以爲介士則其人之出處且不得其詳又安知其死生之實也朱子以爲二說無據是矣蓋因後世誤傳屈原投汨羅而死見屈子

急擿其人故附會其說耳而不知所謂彭咸者卽孔子竊比之老彭也瑗有辯可考茲不再贅洪氏又曰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巳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懟而自沉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屈原未嘗自沈瑗亦有辯茲不復贅然洪氏之說雖甚善要之離騷之作亦不能必其爲懷王之世也皆無明證不足深信又安知其非頃襄之時之所作邪今之楚辭未必屈子之所自編次者離騷之篇安能必其爲前所作邪要之頃襄王廢棄遷絀屈原之意甚於懷王瑗巳辨於前不復喋喋

彭咸辯

余讀離騷覩其稱道往昔聖賢神仙援引非一而獨於所謂彭咸者屢致意焉王逸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洪氏補註曰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朱子辯證曰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朱子於集註雖仍王註而二家之說終不能無疑焉瑗按劉向九歎

靈懷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王逸之說或本之劉向而顏師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劉向何所考據而云然也蓋嘗讀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乃帝高陽顓頊氏之玄孫陸終之第三子也廣韻註曰彭祖名翦封於彭城爲彭姓神仙傳云彭祖者殷賢大夫也姓籛名鏗系本亦云籛鏗是爲彭祖又按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曰商賢大夫論語述而篇有竊比老彭之語朱子註亦曰商賢大夫考其德而論其世稽其姓而辯其名則曰彭咸曰彭鏗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籛鏗其實爲

一人也明矣或者問曰史傳以爲鏗而離騷以爲咸何也瑗曰鏗與咸聲相近而誤也或者曰然則又以爲名翦何也豈亦聲相近而誤乎曰然蓋籛字舊俱音作翦而王翦之翦又有音作箋者是古人語有緩急之殊故讀有平仄之異耳廣韻因以彭爲姓而誤以籛作名又轉籛作翦也如廉頗之頗本上聲亦有讀作平聲者如列仙傳韓終楚辭遠遊篇亦作韓衆也是咸也鏗也翦也其實一也或曰孰爲誤曰相傳歲久莫可經證雖未知其爲孰誤而可以知其爲一人也的矣如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中其人名地名

彼此實一而音同字異者亦多矣蓋古人授受但以口傳南北聲音語言各別故多錯誤也或曰一以爲彭姓一以爲籛姓何也曰籛乃所賜之姓而彭乃所封之國也稱籛者述其本姓而稱彭者後人因以國氏氏之焉耳猶今人或稱孔仲尼或稱魯仲尼云或曰一以爲彭祖一以爲老彭又有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之說抑又何也曰祖之與老皆後人慕其壽考而推尊形容之辭故神仙傳一以爲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逝流沙之西一以爲歷夏至殷八百餘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霸今人相

傳亦言彭祖八萬七千春或多或少不可盡信大抵彭祖乃古之有德有壽之隱君子也或曰然則以爲自投水死者非耶曰非也意者後世因其有西逝流沙之語故誤以爲投水而又不知屈原實未嘗赴淵自沉見編內亟稱其人遂附會其說焉若以屈原慕彭咸爲欲自投水死則孔子竊比之意豈亦欲自沉乎嗚呼孔子嘗欲浮海矣嘗欲居夷矣使無上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語又安知後世不援引浮海居夷之說亦以孔子爲欲投水耶蓋孔子竊比之意實指刪述六經而老彭當年亦必有所著作惜乎世遠

言湮莫之考也屈原之亟慕彭咸者又安知非指巳之所作離騷而擬其好古之心乎或曰不於周孔曾伋之是慕而獨於彭咸屢致意焉何也曰孔子且慨慕之矣況屈原乎又彭咸者乃屈原之遠祖而彭咸且當殷之末世悼其喪亂遂遁流沙遭壅君處亂世與屈原實相類焉此所以拳拳遐想而慨慕者也余怪後世不詳考彭咸之爲誰而深察屈原竊比之微意故不得不辯或曰天問篇自有彭鏗酙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之文又何不作彭咸也曰此正足以發明彭咸屢見於諸篇而彭鏗獨一見於天問蓋

因下有受壽永多之文而後人遂書爲彭鏗安知當時本不作咸也況篇內既稱嚳又稱高辛既稱舜又稱重華既稱伊摯又稱伊尹其名號之更見互出者不可勝數又何嫌邪

附說

瑗按楚辭中言彭咸者凡七見離騷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抽思曰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思美人曰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風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

曰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又曰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詳玩此數語亦未見彭咸爲投水之人其所謂凌大波而流風猶哀郢凌陽侯之氾濫順風波而流從之意耳洪氏亦但曰言乘風波而流行也朱子乃推王逸之言曰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沉之意也以朱子註書之精妙亦如此解況望其他乎豈非溺於投水之說之過邪然辯證又疑王逸與顏師古二家之說無所據是亦不能釋然於心也蓋辯證乃作於楚辭集註既成之後者解楚辭者要當據辯證而直斥二說之非可也朱子集註仍之者或當時刊板已定而不欲改之或因相傳既久而不輕改之今雖無所考而致疑於二家之說則不以爲然可知矣夫彭咸果投水之人屈原又安得輕與三皇五帝而並言邪凌大波而流風之語果以爲自沉之意則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詞是重華亦嘗投沅湘而死矣故曰說詩者無以文害詞無以詞害志可也

屈原投水辯

屈原投水而死之說世俗至今傳道之余嘗考之不知其所始及讀離騷觀屈子之所自言蓋不能無疑

爲其所自言者雖或有投水而死之說然或設言或反言耳徐而察之實未嘗真有自沉之意也賈誼曰側聞先生兮自沉汨羅東方朔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莊忌曰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王褒曰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劉向曰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自是之後皆相祖述其說固不必論是自漢初諸君子已言之矣漢初與屈子相去未遠也宜得其真而亦不得其真者有以也蓋聖賢之事亦必有紀載經品題而後其說真其傳信也戰國之世史官久失其職而無記言記事之

書屈子雖與孟子莊子同時然孟子未嘗至楚而莊
子又方且曳尾於塗中肆荒唐之言與屈子殊趣故
不爲孟莊所稱道況屈子旣死之後僅三十餘年而
楚滅於秦矣楊子雲曰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
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間而天下三擅
是屈子之死以至漢初雖無百年然其間多事紛紛
而聰明智巧之士皆馳騖於游說戰鬪之塲而文學
之流亦鮮矣孰有操尺牘秉史筆而爲屈子一言者
乎是屈子自沉之事漢初諸君子亦得之於傳聞者
耳非楚有文獻足徵信以傳信之言也屈子投水而

死之說果足信乎嗚呼堯幽囚舜野死孔子不知父
孟軻曾被紲其大聖大賢之無纖毫可疑者其見於
經傳者尚有此說又況傳聞之說乎又況屈子乎或
曰子不信諸家之說而信屈子之自言是也子以寧
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之類以爲設言亦是也子
以寧溘死而流亡余不忍爲此態寧溘死而流亡不
忍此心之常愁之類及雖九死其猶未悔伏清白以
死直之類皆以爲反言亦是也然則懷沙篇曰舒憂
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其說何也曰此蓋謂已遭讒含
寃不得伸訴欲一見君凛其枉屈之情以舒憂娛哀

爲得罪於君者重大遠被遷謫有所制而不得見也
此所以憂哀之懷終不得一舒且娛也大故卽論語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屈子負罪引慝之詞非
謂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或曰然則亂辭
所謂人生禀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其
說何也曰此蓋曉黨人之詞也當時黨人之讒毁交
搆其欲害屈子者亟矣惜誦篇曰矰弋機而在上兮
罻羅張而在下設張闢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觀
此可見矣屈子故言此以曉之盖謂人之死生各有

一定之命非人之智力之所能移而吾已定心廣志
無所畏懼而不貪生於此也久矣爾黨人也又何以
此而危余乎此則屈子之意也杜少陵詠李太白曰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小人之傾君子自古皆如
此故屈子編內往往言其死亡而不悔者盖當時讒
言交搆之害其事勢實欲置之於死地故屈子言寧
死而不變其所守也非因君之放逐而遂欲死也苟
因君之放逐而遽欲死亡又何其不自重而迂濶之
甚邪先儒謂議論人物須設身以處其地想當時事
勢是如何樣方可褒貶此確論也後世惟不知此意

論屈子者多不察其時勢故揚雄班固顏之推極詆
毀之知屈子者莫如朱子亦謂其志行過於中庸而
不可以爲法是皆不足其遭放而欲死投水而自沉
也嗚呼屈子之欲死昜嘗因其放乎又昜嘗死於水
乎若果因君之放逐而欲死死而又投水則揚班之
譏猶爲恕之雖謂千載之罪人可也豈特不可爲法
而已哉或曰然則惜往日篇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
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絶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又曰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
惜壅君之不識其說又何也然則亦將爲反言乎曰

然也離騷言死亡者不一而惟此數語爲自沉之意
然此數語正所以明已之不死而後人必欲曲解以
爲欲死也其意蓋謂臨沅湘之玄淵遂自忍而沉流
此易事也然吾死之後徒爲身没名絶而壅君不明
不知省察又何以死爲乎此明言君之壅蔽不明徒
死無益舊註言沉流之後没身絶名不足深惜但惜
此讒人壅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
言也上二句乃是喚下二句之語解者俱以上二句
爲正言故下二句多牽強其說也至若懼禍殃之有
再則其詞益明白王逸曰罪及父母與親屬也其意

得矣不畢詞以赴淵其意重畢詞二字言已苟不盡
言以明其志而徒赴淵自沉則壅君亦不識也識如
字不識猶不昭也如此解亦未必不可舊註又曰不
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
之憂蓋如此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詞而閔然以死則
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誰當記之邪其解頗覺迂
闊然此處解以爲欲死解以爲不欲死猶可兩通也
悲回風篇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
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
石之何益上四句亦是喚下二句此蓋明譏二子之

徒死無益而已之必不負石而自沉也可見矣舊註
亦支離其說而曲解之謂欲從子胥申徒而死也何
其不審之甚也何不即屈子之自言以信屈子而反
信他人之說以解屈子之言也甚矣其雅道之難明
而俗說之易惑也如此或曰太史公之博學亦謂作
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何也曰太史
公蓋踵賈誼東方朔之說而成之者也蓋東方朔懷
沙礫以自沉句是亦泛言屈子抱石以自沉耳其懷
沙二字偶與屈子懷沙篇目相同而太史公誤解東
方朔之意遂以懷沙篇爲屈子絶筆大謬矣不然是

亦東方朔之誤解懷沙篇耳今觀懷沙篇詞氣平淡和緩不似臨絶之音其篇末數語巳辯於前矣學者試取讀之可見也朱子亦謂太史公去屈原未遠巳不得其詳也夫漢初賈誼之流巳失其真矣又况太史公耶故太史公作屈原傳亦只有諫誅張儀阻會武關二事而漫抄漁父懷沙二賦以足其傳而上官大夫之最譏屈子者巳不得其名也其畧也可知矣其無載籍之可考而得之於傳聞也可見矣太史公雖博學而屈原事實楚無史録如前所云是也雖欲學之爲從而學之耶嗚呼屈原以椒蘭之香草比君

子初非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說王逸因之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之說前輩之讀楚辭也類如此况文義疑似之間耶

附說

或曰後世相傳五月五日龍舟之戲以爲爲救屈原而起角黍之饋以爲爲食屈原而設也然則亦不足信乎曰不足信也此二事至今天下皆然蓋古之遺俗而莫究其所始者也端午之龍舟猶元宵之鰲山端午之角黍猶重陽之餻餌民間以此爲戲以此爲饋蓋起於樂太平而通情好之作乎豈可以爲擧自屈原也又豈可獨以爲楚俗也且屈原之在當時楚之君臣擧怒之矣屈原方且惴惴焉以身後禍殃之有弔也爲懼其死也又孰敢喧然而競弔之乎楚縱弔之則屈原者特楚之賢也無恩德以及於秦齊燕趙韓魏之民也不惟無恩德以及六國之民而屈原之在楚也實六國之敵也屈原在位而楚存屈原去位而楚亡彼六國者方且幸其死之是急又胡爲乎而肯悲而弔之耶今觀龍舟之戲角黍之饋自中原

以至於吳越甌閩莫不皆然以此可以决知其爲古之遺俗而非擧自屈原亦非獨楚俗爲然也後人莫究其始遂附會以爲屈原之事耳至若以絲絡柜而投江以食之尤爲鄙陋可笑而褻瀆屈原也甚矣夫屈原者飲露飧英雖顑頷而不以傷者也烏肯食此物耶或曰子以二事爲古之遺俗是矣要之屈原當死於是日故後人遂因其俗以寓弔屈原之意雖以擧自屈原可也曰屈原之死於是日不死於是日今無所考若必欲解以爲弔屈原之事則元宵鰲山火樹之戲以爲弔介子推抱樹而焚枯重陽餻餌餦餭

之饋以爲食夷齊採薇而餓死又何不可乎盖深知屈原者不在此也此說也皆因後世謂屈原之死於溺也故好事者遂從而附會之在智者自不足惑而博雅君子亦不當信也於是乎辨

涕

詩曰潸焉出涕易經萃卦上六爻詞曰齎咨涕洟鄭氏箋註曰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馮氏曰涕洟悲泣也字書又曰涕目汁也一曰鼻液也二說不同今以詩易之註爲正

民

哀人生之多艱與終不察夫人心人字是屈原自謂也一作民字舊註謂指萬民百姓而言非是又鞿羈舊說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也亦非是

鞿替

朱子曰替與鞿叶未詳或云鞿居垠反替它因反瑗謂此叶甚明朱子偶未之思耳替加水則爲潛加竹則爲簪加虫則爲蠶是替音古自與鞿叶也但古今失傳而無以考其源流耳朱子之說見前能字條下

朝誶夕替

瑗按誶與訊同樂記曰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註曰訊亦治也替廢也廢興也興起振作之意以廢爲興如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也朝訊夕替句正應上好脩姱以鞿羈句舊解作朝諫於君而夕見廢於此句亦通但於下既替余以蕙纕二句不甚穩順王逸曰言君所以廢已者以余帶佩衆香故也朱子曰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爲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與之以玦然後去也瑗按若作朝諫夕廢解不如從王說爲善但詳又申之以攬茝句還依瑗解爲是既替余本謂余既替也倒文耳楚辭如此類極多

人心

瑗按人心亦原自謂也王逸曰不察萬人善惡五臣曰不察衆人悲苦俱非文意

謠諑

王逸曰謠謂毀也諑猶譖也五臣曰謠諑謂譖毀也其說是矣洪氏曰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方言云諑愬也楚以南謂之諑言衆女競爲謠言以譖愬也瑗按謠諑二字當平看若從洪解則二字是串講朱子從洪說瑗謂從王說爲善朱子辯證曰諑音卓則當從豕又許穢反則當從喙耳

偭規矩而改錯二句

朱子辯證曰洪氏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楊雄作反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瑗按洪氏之言朱子於集註既引之於各章之下而於辯證復表而出之盖深有所感於其言而警世俗之意至矣又按此二句

即申言世俗之工巧王逸以工巧爲佞臣巧於言語偭規矩爲背違先聖之法背繩墨爲不脩仁義之道取譬支離非是

追

王逸曰追猶隨也朱子集註因之是矣又引洪氏曰追古隨字瑗按今自有隨字而古書以追作隨者頗少還讀作如字爲是

錯度

瑗按錯度二韻可兩協若以錯爲主而讀如字則度當協作鐸字若以度爲主而讀如字則錯當協作醋

音

忳鬱悒

洪氏曰下文云增歔欷余鬱悒兮五臣以忳鬱爲句絕誤矣瑗按洪氏之說是

侘傺

王逸曰侘傺失志貌其說是矣又曰侘猶堂堂立貌也傺猶住也楚人名住曰傺恐無所據瑗按侘傺當如彷徨徘徊之意直解作失志貌可也洪氏曰方言云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云逗即今住字瑗按方言逗也謂逗留之義其意解作徘徊彷徨之義未爲

不可奚必住立云乎哉

溘死流亡

溘字離騷篇凡三見曰寧溘死而流亡曰溘埃風余上征曰溘吾遊此春宮王逸於上下二句俱解作猶奄也於中句又解作猶掩也洪氏辯其非是洪氏解上中二句俱作奄忽之義於下句又曰溘一作壒壒塵也無奄忽義朱子辯證曰溘字補註兩處皆巳解爲奄忽之義至溘吾遊此春宮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如此瑗按洪氏於下句之溘盖作壒字從土旁上二句從水旁明壒與溘不同義耳非

矛盾也大抵此三句要皆從水旁爲是而有二義下句溘字當解作奄忽迅速之義楚辭凡言溘死而流亡之溘字又當與流字對看解作漂泊之意可也如汨字既解作汨没之義又解作去疾之義要當隨文訓詁庶不失作者立言之意不可執一説也

時態

態與時恊其説詳見前能字韻下

攘詬

王逸曰攘除也詬耻也言已所以能屈按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洪氏曰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病耻辱也朱子辯證曰舊註以攘詬爲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説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朱子集註改之曰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耻辱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瑗按屈心抑志忍尤攘詬四者平看王逸以攘詬承上三者講固非是而朱子又解爲攘却之而不受於懷以忍尤照

之亦非是蓋此攘字如孟子曰攘鄰雞之攘朱子註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此言耻辱自來而受之猶物自來而取之程子曰罪自外至曰尤可見尤詬皆非屈子之所致而乃自外來猶易所謂無妄之災故屈子屈心抑志忍而攘之不與之校也作攘除之義非是

前聖所厚

厚篤厚之意所厚猶言爲古之聖人之所取不爲所鄙薄賤惡而棄也此亦泛言以見伏清白以死直其道義志行有合於古之聖人耳舊註以比干諫而死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及表商容之閭之類爲厚之也非是此厚字要活看不可實實作真有所加厚於已之事也只言已之道必爲聖人之所取不爲聖人之所棄便是讀者詳之

悔相道章

此章屈子是以道路取譬言昔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察故致迷惑然尚行之未遠故猶可回車復還歸耳以比昔日初出筮仕輕犯世患以致遭讒狼狽然尚及此猶可引身而退耳下文復脩初服等語皆謂隱也王洪二註皆謂屈子初欲去楚復悔其非事君之

義故中道復還楚國以終事君之志失之遠矣洪氏解延佇乎吾將反曰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王逸解及行迷之未遠曰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巳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也朱子辯證曰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瑗按朱子闢之甚是而集註之說得其旨矣大抵古人解書不卽本文以釋意而恒執巳意以解文故多牽強支離之說而註楚辭者尤甚屈子

楚辭往往言其欲去楚之意而諸家必欲解爲不去楚也往往言其不欲自沉之心而諸家必欲解其爲實自沉也吾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嗚呼屈子心事千載不明吾又何暇自恤忌諱而不爲之一表白於世哉吾亦非敢立異也但據楚辭之書卽屈子之言而釋之耳

椒丘

王逸曰土高四墮曰椒丘詞亦欠明白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

洪氏曰按椒山巔也此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淳五臣之說焉是矣瑗又按蘭皋王逸引招魂皋蘭被徑以證之蓋此言蘭皋意在於皋彼言皋蘭意在於蘭也讀者須知立言之意可也

陸離

王逸曰陸離猶參差衆貌也洪引許愼云美好貌顏師古云分散也朱子曰美好分散之貌瑗按上三家各得其一字之義而朱子合二說而解之是矣但稍倒耳蓋陸者猶今言陸續之陸故曰參差曰分散得陸字之義也離者麗也謂華麗之麗非附麗之麗古

人用字多假借之類是有光輝燦爛之意故曰美好得離字之義也故瑗謂三家各得一字之義而朱子之解稍倒耳余以參差美好之貌釋之庶幾得其意乎此雖細義讀書者不可不知也又按劉向九歎逢紛篇曰薜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王逸註曰陸離美玉也未詳所出

芳澤

王逸曰芳德之臭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無在於巳朱子曰芳謂以香物爲衣裳澤謂

玉佩有潤澤也瑗按芳與澤其雜糅此句凡三見思美人句似指上文芳茝宿莽而言惜往日句似指下文芳草蕙若而言是不獨玉可以謂之澤也此章之句雖承上芰荷芙蓉冠佩而言然長余佩之陸離佩字是泛指觙玉蘭蕙之類而言佩繽紛其繁飾佩字是又總芰荷芙蓉冠佩而言王逸獨指芳爲芳草澤爲玉佩長余佩佩繽紛之二佩字亦俱專指玉佩而言朱子因之恐未是前章曰紉秋蘭以爲佩是又不獨玉可以謂之佩也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王逸註曰又施芳澤其芳香鬱渥也朱子曰芳澤芳香之

膏澤也又列子曰施芳澤正蛾眉淳于髡曰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由此觀之古人用芳澤字甚多而楚辭之所言芳與澤者當合芳草玉佩而言之不必分芳爲草澤爲玉也芳言其氣之芳薌澤言其色之潤澤耳或曰芳草可謂之澤矣玉佩可謂之芳乎曰古謂香玉其來久矣獨不可謂之芳邪薌古香字通用

昭質

王逸曰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五臣曰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朱子曰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瑗按此唯昭質其未虧唯字固專詞也亦語詞也古字多通用王逸看得唯字太深解作獨也質字又解作形體之質故有獨保明其身之說復引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之語以發明之然詳玩本文此二句之意實無着落王逸是以唯爲獨質爲身故有此說朱子因之非是蓋質者質性之質莊子荀子皆曰性者生之質也孔子之後宋儒以前以質爲性也久矣況今人猶有質性之說此所謂昭質者謂昭明其質性耳如易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在

明明德之意五臣朱子之解似以爲質性之說矣而又以昭字連質字爲說如明德字樣看亦非是昭謂明之也言已芳澤雜糅而佩服之盛如此者蓋以昭明其質性之無虧欠耳然所謂芳澤雜糅者喻已之備道全美悉有衆善也苟有一之未盡則吾質之有虧矣若屈子者其知道者乎其能盡性者乎讀離騷者其可以詞賦視之乎吾嘗謂周末顯靚之間而孟子屈子莊子並生於一時其道理之純粹莊子雖不可與孟屈同日而語而文章之妙於二子則不多讓也嗚呼周末極衰極弱之際而文章之盛猶如此周

之多才可見矣

往觀四荒

王逸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曰往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洪氏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毋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虐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瞝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失之矣朱子曰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或曰諸家之說各有得失然求賢君之說不若求知已之說爲渾融而求賢君之意自在其中矣瑗嘗反復而詳玩之直以求賢君解之亦自無妨也又洪氏譏賈誼之失實先得我心之同然然謂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是矣而又以四荒爲四夷謂往觀四荒乃禮失而求諸野也孔子浮海居夷之意豈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乎此說甚迂至若同姓之義朱子已辨其非矣但此章之旨屈原實因君信讒而齎怒其道不行其禍將及欲隱去而避此世也朱子又謂猶未能頓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

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蓋反顧二字猶言回首而視耳嘗與游目字並輕看朱子看得反字太重故有不能頓忘此世之說屈子方欲製芰荷集芙蓉戴高冠番長佩脩吾初服聊且止息優游於蘭皋椒丘之間使吾情之信芳昭吾質之無虧之不暇而不使進入以離尤也又何暇戀戀於溷濁之世哉孔子亦嘗數去乎魯矣苟吾道之果是固不在乎去不去也苟吾道之嘗去固不在乎同姓與不同姓也屈子去楚之意實欲隱遁耳考之惜誦涉江及此脩吾初服數章可見而此篇後歷訪聖帝求賢女之說特設言以見舉世而無一人以爲知已者耳非謂欲求賢君而事之也縱使屈子欲去楚而求賢君以事蓋亦欲行其道耳非戰國儀秦游說之徒之可比也嗚呼微子箕子嘗抱祭器而歸周矣孰謂同姓無可去之義乎但聖賢之去國非欺君賣國者所可同蓋以爲道在吾不可自我而絕也聖賢固不苟生亦不苟死也如此孰謂屈子之未嘗去楚乎孰謂屈子之果投江而死乎雖然屈子之去楚者亦去楚廷離黨人而隱於山林耳又未嘗去楚而事於他邦也論屈子者不可謂其不去不可謂其去也所謂可與智者言難與俗人

道者此類是也又按四荒只作四方字看便是荒字不必重看

人生各有所樂

王逸曰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謟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也朱子曰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惡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絜以爲常或曰人或有樂富貴者或有樂功名者或有樂道德者屈子好脩以爲常蓋以道德爲樂者也上官大夫之徒蓋以富貴爲樂者也道德之於富貴其存心相去遠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

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然而爲善爲利之心雖不同其雞鳴而起孳孳不舍者其迹則同也故黨人見屈子汨乎若將不及忽奔走以先後以爲郎巳之馳騖以追逐競進以貪婪也遂内恕巳以量人各興心而嫉妬焉嗚呼微生畝且識孔子爲栖栖而佞也况屈子乎以小人之腹而度聖賢之心其來也久矣孰知所樂有不同哉瑗按王逸以人生各有所樂句可俱就黨人不好邊說對下余獨好脩以爲常句看朱子或說是並邪正之講當從朱子或說爲是又按樂字洪氏讀作論語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之樂字瑗謂直讀作洛音亦好不必從也

好脩以爲常

洪氏曰下文云汝何博謇而好脩又曰苟中情其好脩皆言好自脩絜也瑗按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又曰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後曰紛獨有此姱節又曰孰信脩而慕之又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莫好脩之害也或單言脩或單言姱或以脩姱並言則脩字之義可見矣然篇内所謂靈脩前脩脩能脩名之脩字亦宜如此脩姱之脩義也雖然好脩者人或能也好

脩以爲常人不可能也故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者非不好脩也不能好脩以爲常耳嗚呼世俗之工巧能使君子變而爲小人也如此欲使上官之徒化而爲君子也不亦難乎然蘭芷荃蕙變化而爲茅與蕭艾則有之矣茅與蕭艾而變化爲蘭芷荃蕙未之有也又按此章余獨好脩以爲常與前余雖好脩姱以鞿羈章相應雖體解吾猶未變與前雖九死其猶未悔章相應可見自長太息以下至此十三章當爲一大段也

女嬃

王逸曰女嬃屈原姊也洪氏曰說文云嬃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嬃前漢有呂須取此爲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冀其見從鄉人因名其地曰秭歸後又因以爲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尚存秭與姊同朱子辯證亦載之瑗按說文與賈侍中之說似矣餘說非也易曰歸妹以須朱子曰須女之賤者是矣說文謂須爲女字蓋字賤女爲須也特詞欠明白耳夫須何以謂爲女之賤也蓋嘗考之天官書天文有織女三星婺女四星織女天女孫也女之至貴者也婺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爾雅曰須女謂之婺女婺又一作務是婺星之爲須女須女之爲賤女也明矣故女須者謂女之至賤者也嬃正作須女傍者後人所增耳豈特楚人謂女爲嬃哉豈可謂女須爲原姊哉柳子厚山水記曰其鳥多秭歸秭歸即子規鳥也蓋因其縣之多子規鳥而名之也秭從禾者謂栽禾之時而此鳥來歸故名耳秭者禾之別名也詩曰萬億及秭又禾數之多稱也豈可謂秭與姊同乎至於女嬃廟擣衣石皆因註楚辭者錯誤而後人遂附會其事也若果爲原姊豈可爲其弟乎以

屈原之清白正直而女須罵之豈可謂之賢姊乎不得謂之賢姊又豈可廟祀於百世乎王逸袁崧乃無稽之言其不足信也審矣朱子從之蓋偶未之思耳或以其相傳既久而不欲辯也東方朔七諫哀命篇曰念女須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是以女須爲原姊其來也遠矣要皆不考而傳會之者也

嬋媛

此二字楚辭凡四見離騷曰女嬃之嬋媛湘君曰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逸皆註云猶牽引也悲回風曰忽傾寤以嬋媛王逸註曰心覺自傷又痛惻也朱子辯證曰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註意近而語疎也集註又謂眷戀牽持之意瑗按詩邦之媛也註曰美女曰媛蓋嬋媛猶娟妍也本美女嬌媚美好之稱亦可以爲妖嬈邪淫之稱如康娛二字本安樂之好稱也篇後曰日康娛以淫遊又以爲逸豫驕傲之意逍遙二字亦本優游行樂之好稱也哀郢曰今逍遙而來東又以爲漂泊流落之意蓋古人用字多假借固不嫌於兩用也湘君以下三者當從美好之稱若離騷女須之嬋媛則爲邪淫之稱也其義詳見各章本文之下茲不贅又

按王逸牽引二字若謂牽衣引袂不忍舍去之義卽朱子顧戀留連之意也特詞欠明白耳五臣解申申詈予句乃謂牽引古事而罵詈是蓋以申申卽爲嬋媛之意而又以援引古事爲牽引失之遠矣牽引古事因下引鯀事而云也甚謬甚謬

申申

王逸曰申申重也其意是矣洪氏引論語申申如也以證之謂和舒之貌朱子曰舒緩貌俱非是申申詈予蓋謂罵之不已也從王說爲是又按洪氏曰女須詈原有親親之意焉又曰女須之意蓋欲原爲甯武

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以徇楚王之意也而王逸謂女須罵原以不與衆合不承君意誤矣朱子辯證曰此說甚善㻗按朱子善洪氏之說非是此章明言罵之也烏得謂爲勸諭之意乎吾未聞以罵詈爲勸諭者也又明以鯀比之矣又烏可舍鯀不言而別引甯武子史魚之事乎吾未聞鯀之直如史魚之直也又明言其好脩姱節而不服薋菉葹矣又烏得謂非責其不能爲上官之徒乎吾未聞不脩姱節而服薋菉葹焉可以爲甯武子之愚也此皆不察本文之意而誤以女須爲原姊故執己意以立說而曲解如此蓋欲爲原姊回護耳要之女須當從余解而罵原之意當從王說爲是

鯀

洪氏曰鯀遷羽山三年然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神化爲黃能入於羽淵又引東坡曰史記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辭鯀婞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㻗按東坡之論非是史記之意蓋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耳若以東坡之論言之是謂殛鯀者又欲變四夷之俗以復爲鯀也其論之新奇雖有救於鯀而以之斷史記之說斯失其旨矣

姱節

王逸曰姱異之節五臣曰姱大之行洪氏曰姱好也㻗按姱乃美好之意與脩美之脩同說已見前王逸五臣以姱異姱大解之非是視前解俱失其故步也

節中

王逸曰依前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其說是矣又曰節度也詞贅而不明白五臣又曰中用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以節字連上解固爲支離而以中爲用也又無據而甚謬蓋依前聖卽言法前聖

也朱子解易節卦曰節者有限而止也此節字是謂有節制界限之意要解作法度之度字亦通但當虛看不可作實字看

憑歷

憑字舊俱解作憤懣恚怒之意按左傳列子莊子方言固多如舊說而天問亦以康回憑怒言之蓋嘗考所謂憑怒憑淩憑據諸說亦皆是極盛之意淮南子曰天地未分憑憑翼翼蓋是言天地之氣未曾分判而充塞盈滿於兩間耳則此憑心當承上係前聖以節中而言言已所得於心者極其盛耳以此所得者

極其盛而反遭此罵詈此所以可歎也又何嫌於兩用乎又按歷字王逸解作數也謂歷數前世成敗之道五臣解作行也謂歎息憤懣而行此澤畔皆非是洪氏曰歷猶逢也胃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下文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朱子曰歷經歷之意二說意俱是但洪說欠別白而朱子亦欠發明蓋歷茲者謂遭此詈辱也指上女須之詈詞而言耳

沅湘

洪氏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其中此補註所載雖無關於文義然亦不可不知

南征

王逸曰征行也是矣易升卦曰勿恤南征吉朱子本義曰南征前進也然則此所謂濟沅湘而南征猶云渡江而去耳王逸謂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而南行夫南固指其方而不必謂舜

葬於九疑山其南亦不可專指九疑也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然則舜又豈嘗至瑤圃乎上曰將往觀乎四荒此曰濟沅湘以南征下曰溘埃風余上征皆所以爲下遠遊諸章起也

重華

王逸曰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瞍生重華是爲帝舜洪氏曰先儒以重華爲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諡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與堯曰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群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爲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

命爲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辭屢言堯舜禹湯今辯於此爰按朱子註孟子曰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註此又依洪氏曰重華舜號也然則重華亦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故蔡氏註尚書解放勳重華文命皆爲贊美之詞而不謂爲堯舜禹之名號其說非也詳尚書之文勢書法而放勳重華文命之爲三聖之號也審矣豈可謂孟子因以爲號乎或曰大禹謨蘇氏謂以文命爲禹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邪曰安知其非闕文邪安得以其一而廢其

二邪既謂之曰號則必本其德業而號之矣而贊美之意不待言矣或曰若是則皐陶謨之允廸亦爲皐陶號邪曰堯舜禹君也故當時臣民推戴而加之以尊號皐陶臣也故無從而號之非若後世之得以請謚於朝也不然則以厥德謨明弼諧爲句亦無不可又按史傳曰堯姓伊祁祁或作耆名放勳勳或作勛謚法翊善傳聖曰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舜姓姚名重華謚法仁聖盛明曰舜起於虞故號有虞氏蔡氏又謂姓虞名舜也禹姓姒名文命謚法受禪成功曰禹起於夏故號夏后氏爰按史以

唐虞夏爲地名是矣餘說不如洪氏之說爲有據竊謂堯舜禹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當時之謚號而史臣因以稱之也伊祁姚姒姓也書謂有鰥在下曰虞舜不稱姚舜而曰虞舜者盖師錫稱於帝前而姚與堯名同音故諱之曰虞舜以地名之也湯文武者亦號也後世稱堯舜禹湯文武者上三聖舉其名下三聖舉其號盖因原來相傳稱呼如此口熟字順故不改耳亦可見上古之質直多稱名中古之文盛每稱號也其所謂唐虞夏商周者俱本所與之地名而因以爲一代有天下之號也故後世論其人者每以堯舜

禹湯文武爲言論其世者每以唐虞夏商周爲言云璦因洪氏之說故漫綴於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詞

王逸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與聞秘要以自開悟也按王說是以爲就有道而正焉之意非是盖屈子以爲已得大中至正之道世無人知而用之故往見聖人以爲知已者一道以渫其憤懣之情耳下文曰耿吾既得此中正是也非謂因人之讒毀其道不行而有疑於已也洪氏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

故原欲就之而陳詞也今觀下文所陳蓋泛舉歷代治亂成敗之迹不獨指君臣一端而言也朱子集註取之亦未盡善二家之說意雖是而詞太拘也瑗按此曰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雖各見於他篇而非出於一處然始而欲就之而陳詞既而欲與之而同遊既而嘆其終不可遇其意亦互見也

啓

五臣曰啓開也是矣天問曰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則

屈子以啓爲開字之義也審矣但此之啓者蓋謂開陳其詞以告之於舜者也乃承上章就重華而陳詞句更端發語之意也五臣以爲禹開樹此樂則謬矣王逸以爲禹之子名洪氏朱子仍之且闢五臣之謬非是五臣解作禹開樹此樂則謬而以啓爲開義則是也此啓字卽上文陳詞之陳字也不言陳而言啓者變文耳惟其不以爲開義而以爲禹子名故解九辯九歌多牽滯不通或以爲啓之樂或以爲啓脩禹樂也或曰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又何如也曰無傷也天問之啓自爲禹子名而離騷之啓自爲開義蓋偶用啓字與天問相同故後人遂執泥不通也如夏康娛以自縱康娛二字本相連屬而康字偶與太康之名同而文意又實指太康故說者亦以夏之太康爲解甚非也況天問之言屈子方乃斥其誣也而此處豈肯用之邪或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天問亦斥之矣此篇又用之何也曰此篇所用崑崙懸圃蓋如馭風雲乘鸞鳳之說寄與假設之詞耳若此段陳舜之詞雖亦設言而其事實則欲叙歷代人君之得失國家之治亂而賢否褒貶於是乎概見非寄與之言之可比也故說詩者不可以文害詞以詞害意

也以啓爲禹子者皆執天問之文故也前章依前聖以節中至後耿吾既得此中正爲一串意讀者虛心平氣而熟誦詳玩之勿以天問之言先橫於胸中則啓之爲開其義自見而且使此篇之文有脉絡接換之妙若以爲禹子名不惟九辯九歌牽強不通而此章起句亦覺突然矣

九辯九歌

王逸曰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下章註曰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註曰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脩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瑗按王逸以為禹樂是矣其下又曰啓能承先志云云天問又以為啓所作樂又以為啓能脩明禹業云云或以為禹樂或以為啓樂或以為禹啓之樂何其自相矛盾牽強支離之甚乎夫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可歌詠自禹之時已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被之絃矣禹蓋親覩其盛矣豈待啓而後然乎啓之賢亦僅能守成父業而優於朱均耳又豈能有脩明禹業而充拓之也乎啓之得天下亦以禹之功德之餘蔭而天下歸之非啓之賢之足以繫天下之心也禹死而功德正洋洋如也又豈待啓之續叙脩明而後可辯可歌也乎其不然也審矣是蓋以啓字為禹子之名故莫能有一定之說而自相矛盾也如此

洪氏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註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誤矣離騷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彃日為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皆見於詩書豈誣也哉瑗按洪氏引山海經之說自當用之於天問而此則以為禹樂是也朱子辯證悉矣

朱子辯證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為離騷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為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据左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為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為補註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為證則又大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為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傅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更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瑗按朱

子既謂九辯九歌爲舜禹之樂無疑又謂王逸以啓脩禹樂爲誤又謂洪氏不能据經傳以破其誤而引山海經之爲妖妄矣然註離騷集註又用王逸啓能承先志之說天問之集註又竊山海經之意以爲解亦何其自相矛盾也是皆執天問之文而以啓爲禹子名不以爲開陳之義故其說不通而自爲支離之言不能爲一定之說也要之天問當用山海經之言而此啓字當作開陳之義爲是直以九辯九歌爲禹樂削其餘說則庶乎不失作者立言之旨也夫禹之樂誠不可以爲啓之樂其說是矣朱子並譏屈子指

作啓樂爲誤夫屈子曷嘗以九辯九歌爲啓樂哉啓之爲開其義甚明以上下文照之其文甚順而因其用啓字偶與天問相類遂斷斷然執其說而不變不亦膠柱契舟之甚乎朱子又謂九辯不見於經傳是亦未之深思也瑗嘗考蔡氏尚書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註曰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此所謂辯者蓋亦謂其有條理可辯而非亂雜之無紀也辯之於叙其義一而已矣是九辯卽九叙也不言叙而言辯者變文耳又以明叙之之義爲辯也如詩之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書之今失厥道左氏作今失其行古人引書用事如此類甚多留心考之自見至若天問之篇乃屈子窮理之言蓋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詞當與孟子距楊墨韓子排佛老同功而後世反譏其怪誕而謂屈子之不能無疑於心也何其不察作者之意之甚哉詳見本篇茲不及贅

夏康娛以自縱

傳註皆謂上句啓字爲禹子此夏康爲啓子太康也俱非是觀下文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遊則康娛二字當相連講無疑况旣曰夏又曰康娛

以自縱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太康矣猶舉九辯九歌則不待言而可以知其爲禹樂也或曰書言九叙九歌禹蓋嘗推之於舜故朱子据書禮春秋謂爲舜禹之樂無疑此蓋設爲陳舜之詞屈子之意蓋謂此九辯九歌雖禹之功德亦舜之事業舜親見其盛者今則自夏之子孫而亂之故曰夏者舉一代之號而別之以陳於舜也其說亦甚有理知此意亦可以破夏康二字不必相連以爲解矣

五子

五子者太康之弟也惟仲康卽帝位見於經傳餘子

之名未詳今按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其詞旨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則五子誠賢子也屈原責之以失家巷何也要之當以楚辭爲正又足以徵古文尚書之非真者也大抵此章九辯九歌言禹德業之盛也次二句責太康也末句責五子也言禹德業之盛而後人不能守以見楚之先君創業垂統而懷襄之不能繼也或曰下三句不必分夏康娛二句亦所以責五子而曰五子則太康自在其中互文以見意耳亦通

縱巷

巷一作衖音義並同古通用也朱子協乎貢反或一切作閧或一切作弄蓋以巷之上爲共衖之中爲共蓋以共字協之可與縱而爲韻也

羿

左傳曰有窮后羿又曰在帝夷羿天問曰帝降夷羿說者曰窮國名也羿自鉏遷於窮石窮石山名也蓋因山名以名其國耳后君也謂爲有窮之諸侯也皆纂夏帝相位故亦稱帝夷羿之氏也後人稱窮羿者兼其國號而稱羿者本其姓氏也或曰羿皆何謂也蓋羿者善射之稱先王因以爲射官之官名而或者

以爲有窮后之名字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是又以有窮爲姓氏俱非也王逸不詳所以洪氏引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爲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商時有窮后羿也瑗按論語羿善射奡盪舟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朱子皆註爲有窮之羿夫以羿與奡對言逢蒙乃寒浞之家臣朱子之說是也又按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天問曰羿焉彈日歸藏易曰羿彈十日此皆謂

堯時之羿也又按山海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見山海經第十八卷）帝王紀曰帝羿有窮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纂位是山海經謂帝嚳之羿而帝王紀又統論之者也由此觀之則夷氏之羿羿之爲號其來也遠非始於帝嚳也但自帝嚳以前爲射官帝嚳以後爲諸侯自夏以前爲鉏國自夏以後爲窮國嚳堯之羿爲民除害夏后之羿因國作亂故見滅於少康而其爵國

遂絕也要非一人而史傳稱善射者多以羿名之覽者不可不知郭璞註山海經言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或者又謂有窮后好射故人因以羿目之俱非是蓋其官職之本號耳或曰羿何以為善射之號也瑗嘗思之羿字上從兩手俱為左向若人射之狀下為廾若一絃而貫雙矢又羿一作芎此其所以為善射之名而義亦章章矣字書又上從羽謂以羽箭而射也亦通

泥

浞寒浞也羿之相也或曰羿之嬖臣也蓋初為嬖幸之臣而後因以為相歟左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註曰寒國名浞人名伯明寒國君名寒浞乃伯明氏好讒之子弟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棄之而不用羿善其好讒收録以為己用或又曰寒姓也瑗按史記正義曰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亭也伯明其君也則寒非姓也國也詳左傳正文則伯明又似以為姓氏也非名也其曰伯明后寒棄之似又謂伯明之后曰寒者棄其浞也帝王紀云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以此推之文理頗順則左傳寒棄之

寒似又當作讒字因其聲近而誤耳詞皆不別白未知其審或後人因寒姓以名其國或寒本國名而稱寒浞者如窮羿之稱史失其本姓或伯明亦可為姓氏皆無所考而不可知其詳矣

貪夫厥家

據此則羿為寒浞貪其家所殺據孟子則羿又為逢蒙忌其業所殺按逢蒙乃浞之家臣左傳亦言家衆殺而烹之蓋謀而主之者寒浞也殺而烹之者衆人也逢蒙雖學射於羿而後為寒浞所寵本又實嘗懷忌其藝之心故因寒浞之命而乘其亂以殺之也孟子之意蓋謂逢蒙既學射於羿矣而羿之善射非逢蒙不足以殺之故於家衆之中獨罪逢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亦春秋誅心之法君子立言意各有在孟子非恕寒浞而屈子非舍逢蒙也嗚呼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當逢蒙學射之時羿固不能逆知其為殺己之人也至若寒浞之讒伯明已棄之矣羿既已知之矣人固棄之我固取之不惟收而使之又從信而相之而其殺身之禍實始於寒浞焉則羿之罪不特薄乎云耳

狐家

家叶古胡反讀作姑漢之時有曹大家瑗按古韻家亦與華爲韻若以家爲王而如字讀則狐字爲瓜亦可從家叶也

羿浞之事

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力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

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左傳哀公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氏曰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疏也瑗按羿浞之事史記固疏而左傳亦畧又詳見史記夏本紀註余嘗總諸家之說爲羿浞傳文多不載

罪羿論

夷羿篡弑之賊無足道者然其死也孟子以爲逢蒙所殺屈子以爲寒浞所殺孟子以逢蒙爲夷羿之弟子王逸以逢蒙爲寒浞之家臣左傳以爲浞虞羿於田羿田將歸家衆殺而烹之詳其事而兼其說余嘗參伍而論之蓋蒙初嘗學射於羿後爲浞之家臣既受浞之私恩而又實懷忌羿之心故乘浞之亂因其謀承其命於羿之將歸自田也遂殺而烹之耳是其殺之者家衆也而能殺之者逢蒙也能殺之者逢蒙也而謀殺之者寒浞也逆儔朋黨詭計環攻羿雖善

射不足恃而雖欲預防之也無所逃矣孔子曰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是道也非獨聖賢之設科也惟藝亦然當逢蒙之來學也其賢不肖雖不可知羿安能遽逆其爲將殺己之人邪又安能逆其將殺己而不盡授之以術邪是羿之授蒙而且盡授其術者未爲盡非也故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意蓋如此孟子曰薄乎云耳惡得無罪薄乎云耳者固責之之詞而又存恕之之意而亦未嘗盡以爲非也是羿之死不當歸罪於受蒙而當歸罪於

收浞也按左傳寒浞乃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惡其好讒也而放棄之夷羿愛而收之信而使之遂以爲己相夫羿不逆蒙之惡是也若浞之讒佞詐僞已著矣羿固知之矣伯明氏固棄之矣人固棄之我固收之遽信而使之又任以爲相而假之以大權卒爲浞貪其家而被其害是羿之死非基於受蒙而始於收浞也春秋之法推見至隱羿之任相已如此矣何況取尤乎浞既爲相而蒙又爲浞之家臣其權謀足以有爲其技能足以相加羿雖欲不見弑也得乎論而至此則羿之罪豈特薄乎云爾哉抑論之羿乘夏之衰遂逐夏后相而簒其位浞又殺夫羿而妻其家浞子澆又爲夏少康所誅滅而有窮氏遂亡其所以殺之者非自殺也一間耳輾轉相報捷如影響固亂流之鮮終實天道之好還也要之羿者乃亂之首而罪之魁也雖且殺而烹之猶有餘辜矣又何足以深惜之哉後世之貶羿者多據孟子之言以其死也歸罪於受蒙而不歸罪於收浞是爲罪羿論

逢蒙論

吾嘗據左傳論羿之死蓋謀而主之者寒浞也殺而烹之者寒浞之家衆也非逢蒙一人也孟子曰逢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而獨罪蒙者何也其意蓋謂蒙既學射於羿矣則羿師也蒙弟子也而且盡羿之道是羿固不吝其術秘其法而盡心以教之無遺餘矣此雖技藝之末而師生之分則一也蒙之於羿而恩義之隆當與顔回之於孔子同也雖盡忠効死於羿可也弟子固不當殺師而蒙乃弟子之尤不當殺羿者也而卒殺之也何哉且羿之善射非蒙不足以殺之故孟子於家衆之中獨罪蒙焉而又獨以忌藝之事言之此春秋誅心之法也使蒙無忌藝之心雖不能使寒浞之不殺羿

要必有周旋之意於其閒豈忍使遂至於死死而且
烹之其慘毒之甚之若是哉是蒙之殺羿實忌藝之
心以基之而且將幸浞之亂藉之以爲快也以是推
之則逢蒙殺羿之心蓋有過於寒浞貪夫厥家之心
初無一時而忘而關弓控弦以待之也久矣則浞之
殺羿也又安知非蒙有以啓其謀而成其事渫其憤
而圖其私且將逞其技於一試以徼其善射之名也
邪夫于濯孺子乃庾公之斯之師之師也猶推其源
流曰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况逢蒙親受業於
夷羿之門者乎君庾斯之事雖未盡善姑且勿論而

於所謂師友之義則盡矣彼逢蒙者非庾斯之罪人
乎嗚呼浞以放子而羿任以爲相其恩義之隆又非
蒙之可比其爲一而且其心於羿焉則又何深責乎
蒙戰國傾危之習大抵如此

菹醢

王逸曰藏菜曰菹肉醬曰醢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洪
氏曰說文云菹酢菜也一曰麋鹿爲菹虀菹之稱菜
肉通爾雅曰肉謂之醢瑗按菹一作葅水草也虀淹
菜也菜亦草類也故葅亦可爲淹菜之稱而又可以
爲肉醬之稱者蓋虀本細切淹藏之蔬而細切其肉
以醬和而藏之其製法亦如淹藏其菜也故亦可稱
肉醬爲菹是菹可以兼醢而醢未有兼菹者今既
對舉而並言之當依王註分說爲是書曰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又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禮記曰昔
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淮南子曰醢鬼侯之
女菹梅伯之骸史記曰醢九侯脯鄂侯帝王世紀曰
紂囚文王長子伯邑考爲質於殷紂烹爲羹賜文王
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尚不知也觀
諸此類則后辛之菹醢可見矣

殷

帝嚳次子曰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成湯有天下因
以爲國號自盤庚遷都於殷於是又稱殷周氏曰商
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
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瑗按今人或稱商湯
或稱殷湯周書亦稱商王受殷先哲王吾嘗謂自盤
庚以後可稱商王承祖號也自盤庚以前不當稱殷
王而以之稱殷湯尤不可也書稱殷先哲王亦謂殷
之先王而殷指後人也

循

朱子辯證曰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

脩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瑗按作循字是蓋循與脩字既相似而義又稍相通故人所寫所用多相混也

差頗

差如讀作切磋之磋音則頗協作坡音差如讀作參差之差音則頗又協作皮音詳古人所用有兩協也此從磋音讀可也

錯輔

朱子辯證曰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王逸註謂置以為君又生

賢佐以輔之恐不應如此重復之甚也瑗按王說非重複但非本文之意支離牽強耳朱子之說為是

聖哲茂行

王逸曰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洪氏曰虞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下土為我用詩曰奄有下土瑗按洪氏以聖哲屬人講茂行屬行講朱子從之是也王以聖哲作智講非是但用此下土之用字猶有字也須輕看三家俱以用事言之恐未善前章五子用失乎家巷厥首用夫顛隕與此連使三用字俱要看得活方是不可執解

楚辭䝉引卷之上

楚辭蒙引離騷卷之下

新安　汪瑗　玉卿

離騷篇

瞻前顧後一章

王逸曰前謂禹湯後謂桀紂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僞也又曰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朱子曰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

來之成敗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爲極而知惟義爲可用惟善爲可行也洪氏解計極句曰觀民之策於是爲至瑗按計極二字朱子之說得其旨矣洪氏以計字截屬上講而極字單言非是蓋相觀二字稍斷民之計極相連者也王說亦得其旨但只以忠佞言之又失之太泥又相觀二字即承上句言瞻前顧後猶左顧右盼反復詳視云爾王逸朱子解前後二字亦滯又義善二句屈子是反說朱子是正解王逸獨以人臣講既非是而其說亦失屈子立言之意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二句說話好意亦近是但以義善二字分德行講又非也二句猶言無往而非義之所在吾人所當體用無往而非善之所在吾人所當服行者也此章本謂環顧博觀乎一世之人而機械變詐極其巧僞貪利爲惡之心靡有底止曾不知從義遷善務脩德行以承皇天錯輔之意也承上章而泛言之則所以責當時之君臣勵自己之節義而湯武桀紂之興亡古今之是非成敗具見於言表矣指而實之則狹矣或又解下二句曰孰有非義之事而可用者乎孰有非善之行而可服者乎其說雖通要非屈子立言

之本意

阽

王逸曰阽猶危也或云阽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洪氏曰阽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阽前漢註云阽近邊欲墮之意瑗按此字不經見諸說意俱是但語有詳畧之不同竊意當從漢註意自詳明朱子集註兼洪氏漢註而用之

覽余初

王逸曰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五臣曰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悔瑗按五臣是

而王說非

量鑿正枘

王逸但註曰枘所以充鑿旣無音釋又不詳所以洪氏曰鑿音漕穿孔也瑗按所謂揰鑿斧鑿之鑿乃是器具之名字全實也所謂杜撰穿鑿及匡衡鑿壁之鑿乃是物有不通而用別物以穿通之之名字全虛也俱讀作入聲此所謂鑿音漕乃是所穿通孔隙之名字半實半虛也當讀作平聲洪氏曰枘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音漕瑗按枘從木旁內外之內與柄字不同柄字從木旁丙丁之丙要之枘卽柄之別名也洪

氏之意蓋以柄爲總號而枘者乃柄頭之削而尖小處故曰刻木端所以入鑿音漕者也明非柄之通稱也或曰鑿音漕卽斧鑿之鑿枘卽柄字之訛也未知是否姑誌之朱子曰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是矣王逸曰正方也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詞不別白未知所謂竊思其意似是謂工匠之用鑿枘不量度相視而執持使之端方正直則鑿柄必爲所損壞也是王逸以鑿卽爲斧鑿之鑿矣其所言鑿義與或說同未知是否而解量正之意則非是矣又按九辨云圜鑿音漕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是言其孔圓其枘方故不相入也淮南子云良工漸音尖乎矩鑿音漕之中是又言其孔方也今觀之匠氏所斫之斧頭其孔皆方而所揰打之鑿則孔又多圓者然則九辯之文固當以圓鑿音漕方枘爲解此處或圓鑿音漕而方枘或方鑿音漕而圓枘皆不可知泛講爲是

茹蕙

王逸曰茹柔耎也五臣云茹臭也洪氏曰玉篇云茹柔也一曰茹菜五臣以茹爲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爲臭敗之名非

香也瑗按詩曰柔則茹之是茹有柔義王逸之說朱子從之及洪氏之辯皆是但今亦自別有茹草詩曰茹藘在阪是也其草可以染絳絳紅色也或曰蕙恐是藘字字相似而訛也蓋茹藘可染紅色以爲泣血之比瑗按或說雖有理但覺奇巧未敢盡信姑附之以備好古君子一覽云

襟

洪氏曰爾雅曰衣眥謂之襟襟交領也瑗按衣裳之邊際皆謂之襟此所謂襟者蓋指胷前之衣而泪下垂以溼之耳俗所謂胷襟是也

陳辭

王逸曰陳辭於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是矣而又曰俛首自念仰訴於天以陳舜爲訴天非是

耿

耿洪氏謂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是矣此句乃倒文本謂吾既得此耿然中正之道耳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余既滋蘭之九畹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句乃順言之也如汩余若不及顧䜭時乎吾將刈蹇吾法夫前脩既替余以蕙纕忳鬱悒余侘傺延佇乎吾將反其余與吾字雖皆倒在下而意乃當在句首之上也此類甚多王逸乃謂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朱子云耿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俱非文意

乘鷖

乘鷖與乘虬同王逸以爲設詞是也又謂鷖身有五彩而文以爲車輪非是若下文雖瑶象以爲車乃是謂以瑶象飾車耳此駟虬乘鷖朱子直以乘龍跨鳳解之是矣

溘埃風

言已忽然出乎塵埃濁風之外而往上征耳洪氏曰忽然風起而余上征朱子曰埃風忽起而遂上征似謂乘此埃風而上征也非是又其所以上征者王逸曰去離世俗遠群小也似矣又曰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云云朱子亦曰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故云云其說太深迂遠不切俱非文意本旨又按溘字離騷篇凡三見前後王逸皆解作猶奄也此處又解作猶掩也謂掩塵埃而上征洪氏辨之曰逸是因遠遊篇掩浮雲而上征故解作掩也還當作奄忽之義洪之辯是

寓言總論

朱子辯證曰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款帝閽歷訪神妃及所言鸞鳳飛騰鴆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泛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王洪二註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懸圃閬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概不復盡載而詳說也瑗按朱子之辯甚得本旨足以破二家之曲說但就舜陳詞雖爲寓言而所言者皆爲實事至於款帝閽以下直如後世郭景純等游仙之詩遣與之辭耳與陳舜之辭又稍不同讀者詳之

軔

王逸曰軔榰輪木也榰一作支音義並同洪氏曰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爲車輪誤矣瑗按朱子從王洪之說是也

蒼梧

王逸曰蒼梧舜所葬也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前濟沅湘以南征句下又註曰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洪氏曰山海經云蒼梧山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註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爲南越之地今爲郡如淳曰舜葬九疑 九疑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瑗按據禮記山海經蓋舜葬於蒼梧據如淳則舜葬於九疑王逸又兩言之又按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葬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曰文說是也舂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詳其意舜實葬九疑山而云蒼梧者總名耳馮乘縣去九疑甚遠如淳之說非也至於屈子所言本旨要不指舜葬因王逸之說有據故諸家從其說詳見本註茲不再贅或曰九疑山者謂其山有九形勢皆相似人視者多疑惑不能別故因以名山李白詩九疑聯綿皆相似是也蒼梧山者謂其山多蒼梧之樹故因以名也蒼黑色也梧梧桐也蒼梧者猶後世言碧梧耳此無係文義亦覽者所當知疑後人作疑失其義矣非是瑗又嘗讀李白遠別離曰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連緜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蓋李白以舜死蒼梧與堯幽囚並言而且疑葬於九疑之非亦有所見也學者不可不知苟知舜未必葬於蒼梧則屈子所謂發軔蒼梧者又可以知其不必指舜言也又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觀孟子叙述之詳悉如此蓋必有據可以破舜未嘗野死於蒼梧而葬於九疑也禮記檀弓亦云者蓋禮記乃漢儒附會之書而檀弓二篇尤爲純駁相半註禮者正當據孟子以闢其非而乃謂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南巡而死因遂葬焉甚謬矣至若九疑有舜塚者又安知非舜之死而南方思之因爲假塚而吊祭之以慰其思慕之心不意後人遂以爲真塚也觀山海經於聖賢之塚處處載之亦可見矣

懸圃

王逸曰懸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縣圃維乃通天言已夕至懸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洪氏曰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維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

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之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于北辰星之耀名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懸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玄圃其居安在瑗按淮南子十洲記俱以懸圃閬風並言此下又有登閬風而緤馬之句則懸圃閬風之為二山也明矣懸圃一名平圃一名玄圃懸與平其義相近懸與玄其音相同洪氏又謂玄與懸古字通用則曰懸圃曰玄圃曰

平圃之為一山也明矣水經以玄圃一名閬風非也據山海經則懸圃亦可謂之槐江也要之皆是寓言本無是山也或曰據山海經懸圃在崑崙之北據十洲記懸圃在崑崙正西雖未知其審蓋此等名目當是大崑崙諸支山之號未必絕無是山而妄言之者但以絕遠無人常到故後世浪傳以為神仙之所居耳天問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蓋闕後世其上有瓊宮琁室神仙往來之說也曰非也屈子已明言崑崙懸圃其居安在矣烏得謂其真有是山也其說詳見後崑崙條下又按王逸解天問謂懸圃上與天通朱

子辯證言懸圃閬風之說皆為寓言是矣及自註上跪敷衽章又曰吾心既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其上與天通二句又未免竊淮南子王逸之意以解之非是

靈瑣

王逸曰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瑣一作璅五臣云瑣門閣也洪氏曰上文言夕余至乎懸圃則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

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也朱子曰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辯證曰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閣非文義也瑗按此章上二句言已去楚遠遊之意第二句言已欲留楚不忍去之意第四句言已不得不遠遊之意謂少留者謂欲少留於楚也非謂欲少留於懸圃也洪氏以靈瑣爲懸圃神靈之門鏤非是王逸以爲楚王省閣之門鏤文如連瑣是也但獨以靈爲喻君失之滯矣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氛者亦可謂之靈耳靈瑣者蓋總指朝廷

之所在寄意於君也但以靈爲懸圃之神以靈瑣爲懸圃神之所在甚謬而王逸所引或言未得入門故欲少住門外亦非也又按屈子只言靈瑣其當時楚王門鏤之所畫或丹或青皆不可知而所謂青瑣者自是漢儀也王逸引或言青瑣及洪氏引漢儀特證瑣字之義朱子并採之以釋屈子之靈瑣非是嘗聞之師曰王逸之說爲是屈子蓋謂欲少淹留楚朝以行吾道而楚王不用苟不遠遊以求賢君則日將暮矣可見屈子之欲觀四荒而覽四極者非忘君也君之不用不得已也

羲和

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洪氏曰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朱子曰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辯證又曰王註以羲和爲日御補註又引山海經云云此特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

本旨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傅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註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瑗按朱子之辯甚爲有理抑考書經註曰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微之堯典正文則羲和爲二氏無疑瑗嘗求其命官之義亦必有說也堯典以羲仲羲叔主春夏二仲之職和仲和叔主秋冬二仲之職蓋羲與曦同古文省耳蓋春夏之日其色燀爀其氣燻蒸故曰羲也羲者言日之暄曦也秋冬之日其色微淡其氣漸平故

曰和也和者言日之平和也是羲和二字亦本日羲以命名而爲主曆時之官之號也其以爲日御者盖亦借羲和之官名以爲日御名耳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是以羲和爲日也後世作詩者直以羲和爲日馬要亦無害也山海經及淮南之註固爲謬妄無疑而王逸之註則是也屈子之所用羲和與望舒飛廉等號一也如以羲和不爲日御則望舒亦不當爲月御飛廉亦不當爲風伯矣朱子奚爲後二說從之而獨不從羲和之說邪若以爲堯主四時之官又焉能使日不望崦嵫而迫也或曰此盖寓言耳曰

惟其寓言此所以解作日御無妨也由此觀之則羲和可以爲官名可以爲日名可以爲日御名但以爲女子之名始生日月者則妄誕之甚不待智者可辯矣

咸池

瑗按咸池但只取引馬於咸池之水猶詩言秣其馬之意言飲其馬將以啓行耳王逸曰咸池日所浴處也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已身非是洪氏引咸池爲星名天神之名皆無關此句立言本意也

若水

王逸曰若木爲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洪氏曰山海經南海之内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上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連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瑗按李白古風曰朝弄紫泝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引洪註以解之士贇註曰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政不辯是何處若

木也屈子此章及天問之言或指東若木如淮南之說歟洪氏以爲灰野之若木容更詳之

逍遙相羊

王逸曰逍遙相羊皆遊也洪氏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瑗按後曰聊浮游以逍遙又曰聊浮游而求女諸家無訓但以遊戲娛樂字樣帖之其意是矣吾嘗求其說而不得也淮南子天文訓上篇曰東南爲常羊之維註曰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其說是也所謂相羊者其義亦如此也盖羊性好群而抵戲故易

兊卦爲羊兊者悅也兊之爲羊則羊之爲悅樂之意
可知矣羊有名羜者延佇之義也亦有名羭者愉悅
之義也相羊之說昭昭矣然何以謂之相羊也蓋本
曰常羊也故有作尚羊者尚爲常字之上截古通也
或有名彷徉者蓋因其字音相近而後人不得其義
以意傳寫或相或彷或羊旁加立人耳不然則相者
並也彷者彷徨也謂悅樂之意與羊相同而彷徨徘
徊之戲亦如羊也要之作常羊尚羊者是也浮游者
卽蜉蝣也其虫好浮游於水上一作遨遊者遊卽蝣
虫遨卽鼇也天問亦曰鼇戴山抃蓋鼇好舞抃之獸

也詳見羅氏爾雅翼或曰卽謂鰲魚之遊戲耳遊無
取於蝣也亦通是浮游者取義蜉蝣也遨遊者取義
於鰲也相羊者取義於羊也翺翔者取義於鳥也而
獨所謂逍遙者不得其義嘗按詩曰風雨所漂搖莊
子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爾雅曰飆風謂之扶搖
然則所謂逍遙者或卽所謂扶搖漂搖之說蓋漂泊
搖動不定之義亦浮游遨遊之義也諸家訓作遊戲
娛樂之意是矣因備錄其所名之義以俟博雅者攷
訂焉又按此等字皆如猶豫狐疑之類非無意義者
學者詳之

望舒飛廉等號

朱子辯證曰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
靈爲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
惡之分也舊註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神風爲號
令之象鸞鳳爲明智之士而雷獨以震驚百里之故
使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
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
爲小人之象也邪又曰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
巳蓋欲巳與之同旣不許之遂使閽見拒而不得見
帝此爲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據而生此也瑗按朱子

二說俱是

雷師

王逸不註所以洪氏曰春秋合誠圖云軒轅主雷雨
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瑗按朱子以雷師爲豐隆非
是于辯於後茲不贅

霓

辯證曰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
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
定離騷雲霓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
之便也瑗按曹子建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霓蜺與

義藝際世韻相協是霓亦讀作去聲若今遠遊讀作平聲未爲不便凡楚辭中所言霓者俱爲平聲可也字一也義一也楚辭所用霓又非如七啓及郊居賦之協韻者比也奚爲一側而一平乎遠遊讀作平聲聲律亦自便美讀者詳之

夜御

洪氏曰御讀若迓瑗按御卽古之迓字通用也詩曰以御於家邦今協韻御字以右旁卽字讀之則與夜相協矣御音謝

閬風

淮南子作凉風蓋閬與凉字聲相近而有一誤也未知孰是大抵此名皆寓言本無是山觀此曰白水曰春宮可以知其皆非實有是處而爲寓言也審矣說已見前懸圃條下茲不贅

高丘無女

朱子辯證曰舊註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見於九歌可考也瑗按王逸以靈脩美人媲於君虙妃佚女譬賢臣朱子前以辯之謂虙妃佚女便是美人不當更立他義故集註於哀高丘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之屬皆解爲求賢君

之意其說甚是及於後閨中邃遠章又註曰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其所謂賢伯者蓋指虙妃之屬賢伯猶賢臣也其說又自相矛盾讀朱子集註者不可不知

佩詒

舊註佩協音備詒協音異瑗按詩青青子佩與思來二韻相協則此亦可以佩字協作蒲眉反而詒平聲讀亦可也古之協韻多以一字正讀爲主而以一字協之不應二韻俱反其正音也或曰凡協韻者要以上韻爲主而下韻協之耳若以佩爲主而詒不可協故兩字俱韓其本音也曰若以佩韻如字讀則詒字亦可協作耐音如前能佩二韻是也奚不可協邪或曰詒何可協爲耐也曰詒亦可讀作胎音胎轉協而爲耐何不可之有也

豐隆辯

楚辭言豐隆者凡三見王逸皆以爲雲師而九歌雲中君亦註云雲神豐隆也朱子於離騷遠遊註爲雷師於九章思美人又註爲雲師亦莫能定及考他書又多作雷師且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曰蘊隆蟲蟲蓋蘊隆自是言暑氣蘊蓄而隆盛耳未見其爲雷也又

引淮南子以證之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註淮南者亦曰豐隆雷也觀其本文亦未見其爲雷也下文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註曰青女主霜雪之神也依此例解則豐隆當作雨師非雷師也上文雖有冬雷其鄉之句自是屬上章而與下文絶不相蒙也又何以知豐隆爲雷師乎至張衡思玄賦曰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爗其照夜則平子明以豐隆爲雷師矣穆天子傳云天子升昆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郭璞之註蓋本之歸藏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推原

歸藏之意則雲師也非雷師也郭璞蓋以其得大壯卦而信其爲雷師而遂失御雲之旨也瑗平生讀書恒多疑且見書最少不知尚別有所據否然以楚辭本文旨意詳之則當作雲師爲是洪氏亦曰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其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爲雲師得之矣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思美人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遠遊曰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是亦承上句掩浮雲而上征而來也詳此三言則不待王逸之註洪氏之辯而豐隆之爲雲師章章矣或曰諸家訓詁容有未審然則淮南張衡郭璞之說亦非與曰非也嘗考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收聲其發其收皆在仲月不在季月也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安知其非雲行雨施之謂乎矣必雷而後雨也至若張平子郭景純則是仍襲舊說而未之深考耳顧朱子之註楚辭或爲雷師或爲雲師而隨文遷就已無一定之說瑗何敢執王洪之註而遂自信無疑乎要之解屈子之書則當俱作雲師爲是而不當二三其說也於是乎辯

虙妃

王逸曰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五臣曰宓妃洛水神以喻賢臣洪氏曰漢書古今人表有宓羲氏宓音伏字本作虙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音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

古來通用誤以爲宓數可知矣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河神朱子辯證曰虙妃一作宓妃說文虙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虙與伏同虙羲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宻非是補註引顔之推說云云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瑗按虙古伏通用無疑又虙之與宓誠爲傳寫之誤但以虙子賤爲伏羲之後又以伏生爲虙子賤之後恐未必然惟其如此故又以虙妃爲伏羲氏之女遂以下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也孔子刪述六經唐虞以上蓋已不得其詳矣又安所考

虙妃爲伏羲氏之女乎此亦不足信也王逸以神女釋之似矣至於隱士賢臣之喩又皆非是

屏翳辯

屏翳之字不見楚辭正文天問曰蓱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註曰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雨從而興起也朱子註曰蓱一作荓一作萍而仍其舊說遠遊曰左雨師使徑待朱子未有釋王逸曰告使屏翳備不虞也是蓱又一作屏嘗考屏翳之名韋昭曰雷師也虞喜志林曰雨師也雷師之說不知其何所據而以爲雨師者多本之天問也山海經亦曰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大象賦云太白降神於屏翳註云其精降爲雨師之神博雅亦作荓翳張景陽詩云豐隆迎號屏顔師古云屏翳一曰蓱號張景陽實用蓱號而曰號屏以萍與屏逼而又倒文以恊韻耳曹子建洛神賦曰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是又以爲風伯也張衡思玄賦曰雲師䨴以交集註曰雲師并翳也是蓱又一作并以爲雲師也五臣註楚辭亦曰豐隆雲神雲神屏翳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註云屏翳天神使也按屏翳或曰雷師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或曰天使衆說紛

紛多無明據註文選者云當以子建爲正註楚辭者又引天問謂屏翳爲雨師耳瑗竊思之亦未必然妄意以爲雲師者其或是乎或曰雲師子既以爲名豐隆矣豈又名屏翳邪曰無傷也如風伯既名飛廉矣又有名巽二者又有名八姨者又有名少女者如月御既名望舒矣又有名纖阿者又有名姮娥者素娥者各有所據也或曰以屏翳爲雲師又何據乎曰惟無所據此所以衆說紛拏訖莫能定也吾惟據其本文字義而知其爲雲師者之說長也蓋屏者障護之義翳者擁蔽之義其勢之布濩彌漫而能障蔽乎日

月宇宙者其惟雲乎吾以是信其爲雲師也或曰子以屏翳爲雲師其說長矣而以豐隆爲雲師其義何居曰豐豐隆隆雲盛貌也其義益易明矣又何疑乎

或曰然則天問之所謂蓱者抑又何邪曰瑗嘗疑註此者之未深思也夫天問之言皆是相傳有是語而事理有未安者故屈子怪而問之若以蓱爲雨師則雨師號而雨隨起此固事理之常無可疑者又何必以爲異怪而問之乎或曰然則何謂也曰自王逸博雅之學朱子窮理之精巳不能明而皆仍舊說顧予小子何足以知此亦嘗就本文字義而思之蓱一作

萍是也夫萍者積雨之所生是雨必有萍而以萍爲起雨者如虹霓出而雨止孟子不言大旱之望雨而言大旱之望虹霓者蓋雨必有虹霓也以萍爲起雨者其說如此或曰如子之言亦事理之常者又何足怪乎曰其事本如此而當時楚俗不察其義遂有萍號起雨之恒言故屈子怪而問之曰爲有萍能號呼以起雨乎萍之起雨事理之常也萍之號呼而起雨此所以爲可怪也家語載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萍而至於有實實而至大於斗則萍之盛可知矣則楚之多萍可知矣則萍號起雨爲楚俗之恒言又可知矣若如此解或者愚人千慮之一得乎又嘗聞之師曰蓱號起雨號字當作去聲讀蓋楚人名其萍爲起雨故屈子怪其義而問之言萍何能興雨邪是又一說因併附之

結言

瑗按離騷曰解佩纕以結言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而詒抽思曰結微情以陳辭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洪氏引洛神賦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亦此意朱子惜誦篇註曰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瑗按解佩纕者猶

恭敬者解之未將者也之意非有所比喻於其間也洪氏引洛神賦以明之是矣朱子之說看得結字太深結言者猶所謂綴文績文葺辭摶辭等字耳非因佩纕之說而用結字也讀者當以意會可也

蹇脩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虙妃俞隱士旣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所據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共事者亦爲衍說瑗按朱子旣闢王逸以蹇脩爲伏羲氏之臣之非則以虙妃爲伏羲氏之女者亦無所據也集註又用之亦非是洪氏曰虙妃

伏羲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爲理也安有求伏羲之女而乃使伏羲之臣以爲媒者乎此雖設言蓋亦欲要諸理耳豈可爲不情之說邪因一虛字而遂支離其說以至於此甚可怪也

在理

朱子集註曰在協才里反或曰在如字卽理協音賴上聲辯證又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固有賴音矣瑗按此韻可兩協若以在字爲主如字讀則理去其左旁上畫爲埋字埋轉作去聲讀則亦有賣音也若理字爲主如字讀則在

字去其上畫爲仕字又可與理協矣古之協韻多以偏旁讀考之可見

緯繣

緯音徽一正作徽繣呼麥反又音畫一作㦜洪氏曰博雅作徽㦜廣韻作徽繣瑗按作緯繣是矣舊皆解作乖戾之意非是蓋纏綿繚繞之意也以乖剌解之雖得此句立言之旨而失此二字之義所謂意近是而語則疎也此二句蓋卽仗衛服役而言以見已意耳言已紛總總其離合而急於求合如此然仗衛服役一離一合之間反爲繚繞相結不得遷徙前進以

言已方急於求進而又擇視賢君故難合也舊註解紛總總其離合與前章直以人之情意言之非是

窮石洧盤

王逸曰淮南子曰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砂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洪氏曰郭璞註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朱子亦曰窮石在張掖卽后羿之國也瑗按禹貢弱水西流觀淮南與山海經弱水出自窮石則窮石之山在東也洧水出自崦嵫崦嵫乃日所

入處卽前望崦嵫而勿迫是也則洧盤之源乃在西也郭璞以窮石爲西郡非是又按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則屈子之所謂窮石恐是淮南子山海經之所謂窮石而非有窮氏所遷之窮石也其名偶同耳淮南山海經二註俱以爲有窮氏之窮石失之矣有窮氏之國在河南二家所言之窮石在張掖張掖乃居延屬國與西海流沙相近也又按淮南地形上篇曰東南方曰大窮蓋地不滿東南是東南方地之窮盡處也故曰大窮而屈子之所稱窮石者其或指此也歟蓋既遊東方之春宮無所遇

因遂歸次於窮石耳洧盤者亦東方之水也蓋次言其山濯言其水也未知其審姑誌之以俟博雅

四極

洪氏曰爾雅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汾汾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朱子辯證曰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瑗按爾雅之說雖未必然其所言地名猶有指實若淮南四門之名乃寓

言耳大抵屈子所言四極猶言四方耳觀其下所指不過有娀有虞二國可見朱子又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史記正義曰有娀當在蒲州也蓋古人之文不可拘拘而視之今按虞國史記索隱曰在河東太陽縣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酈元註水經曰幹橋東北有虞城雖所言不同要亦非絕遠之地也

佚女

王逸曰佚女帝嚳之妃契毋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之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註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朱子辯證曰舊說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瑗按史記曰殷契毋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是翟與狄通有娀之長女帝嚳之次妃也然舊註不獨言求忠賢與共事君非也屈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賢君耳無關於嚳與契也王逸乃謂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是屈子之所

以取佚女者不在佚而在嚳契也非是又望瑤臺而媒佚女猶遊春宮而求虙妃耳瑤臺設言耳蓋謂佚女登瑤臺之上而已得以望見之也呂氏春秋爲九成之高臺而飲食之之說及淮南之註因楚辭而附會之者也又屈子以有娀之女爲高辛之妃徵之詩與史記是也史記索隱曰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毋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瑗考諸史傳契與堯兄弟也皆帝嚳之子至舜始舉之而佐禹者蓋當堯之時其年尚幼而德

未成故堯未大用之耳堯至於禹年代亦不甚遼遠
譙周謂契生堯代而舜始舉之疑非嚳子非也否邪
之說詳見史記及商頌註茲不贅焉

鴆

洪氏曰廣志云鴆鳥大如鴞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
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巵則殺人由此觀之
則鴆有雌雄其名不同皆可殺人而屈子只言鴆者
泛用之也王逸朱子獨以運日釋之非是二註蓋因
下言雄鳩故推此當言運日亦宜雄耳殊不知鴆惡
其鳴逝故以雄言之而鳩但取誤中其毒故只言鴆

可也然雌鴆非不鳴逝也雄者則尤佻巧也是故解
鴆者當從洪氏雌雄並言之爲善運與暉同

鳩

洪氏曰鳩鶻鵃也爾雅云鶌鳩鶻鵃註云似山鵲而
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瑗按
鳩有數種詩宛彼鳴鳩朱子註曰班鳩也是不獨鶻
鵃能鳴也鵲巢詩朱子註但曰鳩鳥名性拙不能爲
巢然則此屈子之所謂鳩者亦泛言之可也

鴆鳩取喩

朱子辯證曰鴆及雄鳩其取喩爲有意且文可見註
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註又引淮南說運
日知晏則鴆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賊而屈
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眞嘗使鴆媒簡狄
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瑗按前叙遠
遊仗衛服役之虬龍鸞鳳飄風雲霓誠無比喩此言
鴆鳩鳳凰則非全無比喩者也洪氏之說亦是釋屈
子取喩之意未嘗眞謂屈子使鴆媒簡狄也又未嘗
謂知其爲讒賊而復用之也洪氏之說今採附集解
可考朱子之辯非洪氏本意

猶豫

洪氏引顔氏家訓書證篇曰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
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
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
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
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
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旣聞人聲乃豫緣木如
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氷無
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此上顔氏之說）
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氷始合車馬不敢過
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氷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

渡按風俗通云俚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玃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此上洪氏引諸說而斷之者也瑗按朱子從顏氏緣生之言是也但多謂猶之豫狐之疑耳說文又謂豫亦獸名未知其審若以豫爲獸名則猶豫狐疑之文疑字是承上三獸而言也讀者詳之

鳳凰受詒

王逸以爲屈子思得賢智之士如鳳凰者受已之禮

遺將行就聘簡狄恐帝嚳已先我得之也朱子辯證曰誤矣帝嚳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謂已用鴆鳩而彼使鳳凰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瑗按朱子之說是矣

二姚

朱子辯證曰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瑗按屈子求春宮之虙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與謂閶闔之天帝一也皆求君之意舊說非是朱子屢辯之矣但逐條散見瑗因總綴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而前後數章易貫通焉二姚事出左傳

已載前泥涴事條下

理弱

瑗按前吾令蹇脩以理朱子集註曰令蹇脩致佩纕以爲理則蹇脩似是下女之能爲媒者然亦未有考也然朱子雖以蹇脩二字無所考而以理字卽爲媒字矣思美人曰令薜荔以爲理因芙蓉以爲媒抽思曰理弱而媒不通此曰理弱而媒拙屈子每每以理與媒對言則理者亦媒之別名也無疑矣此處又依五臣註曰恐道理弱於少康以爲道理之理甚謬

蔽美稱惡

前曰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此曰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是卽前言而再申之而少變其文耳此蔽美一作蔽善非是字相似而訛也洪氏曰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蓋惡當如字讀協作去聲耳直以去聲讀之亦非也瑗按惡如字讀而固字協作孟子其溷也可立而待也之溷音亦可又曰屈原作此在懷王之世恐亦無據也

閨中二句

王逸曰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

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闇蔽固其宜也洪氏曰
閨中既以邃遠者言不寤群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
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君之
也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
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亦此意朱子曰閨中深
遠蓋言宓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
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
伯瑗按三說之意俱善而朱子之說尤體帖得旨但
王逸以上句爲忠言難通下句爲不寤善惡之情洪
氏以上句爲不通群下之情下句爲不知君臣之分

稍覺支離欠穩蓋不通者此情也不寤者亦此情也
不必如此太分上句指其居下句指其人互文以見
意耳又朱子以宓妃之屬爲比賢君而舊說之非辯
證屢言之矣此又云以比下無賢伯亦非是也

懷朕情二句

王逸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
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洪氏曰此言當世
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朱子曰使我懷忠
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
而居乎意欲復去也瑗按王逸以闇亂言之獨指其
世也洪氏以蔽美稱惡言之獨指其人也雖其意可
相通不若朱子兼二者而言之始該而盡也

終古

洪氏曰釋文古音故九歌曰長無絶兮終古九章曰
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註曰齊人之
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
朱子集註曰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辯
證曰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
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
陁也註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陁無有已時猶釋

氏之言蓋未來際也瑗按近代盱江何喬新周禮集
註云終古登陁謂終年如登陂陁莊子大宗師篇曰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崔氏註曰
終古久也然則終古者常久之義也備觀諸家之說
可知矣然其言亦各不同不可執一論也如九歌九
章及莊子之所言終古是舉天地之終而言也考工
記之言終古是舉馬之終而言何盱江以終年釋之
是矣若離騷之所謂終古是舉已之終而言猶曰終
身云耳言此惡俗不能與之終身常久而處也學者
觀書隨文會意可也此雖無繫大義余懼學者執朱

子開闢之説則於此章之言終古有滯而不通者矣故詳其説焉

藑茅

王逸曰藑茅靈草也洪氏曰藑音瓊爾雅云葍藑茅註云藑葍一種花有赤者爲藑瓊按瓊玉之赤色者也故藑之花赤而因借以名焉文選作瓊茅蓋未嘗觀爾雅又因王以靈草釋之故改爲瓊字以爲美名之釋耳後漢方術傳引此亦作瓊茅俱非也屈子之意但只言取草以爲占無取於草之靈如易之所言蓍草之有德者比也又按尚書禹貢荊州貢有包匭

菁茅記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匭之所以示敬也易大過初六曰藉用白茅无咎朱子本義曰白茅物之潔者孔子小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是孔子之意重在茅是柔物而白字帶言耳朱子本義重在白字上非是若禹貢之所貢茅蓋取諸潔也或曰屈子取茅蓋以爲占之於神也亦無取其潔乎曰既索藑茅以爲占自然是其潔淨之物不待言矣但屈子立言之意只謂索草爲占不重在神靈潔淨字樣上説者不必以靈以潔釋之可也取草作占其術至今尚存或信手取草而長短折之以擲之於地而觀其縱橫以爲兆或取草而齊折之置之於几縱橫推盪之以成卦先君東山先生嘗傳其説或謂之茅草數又謂之茅草卦想此術非獨楚俗爲然蓋其來已久卜筮者流以此代揲蓍之類耳然王逸又謂結草以卜未知其法何如也

筳篿

王逸曰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文選註作小破竹也後漢方術傳序筳篿作挺專註曰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以筳專註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瓊按漢書引王註又作八

段竹也蓋八段竹無義理八段二字當是小破二字之訛也或曰蓋折竹作八段以爲八卦而占之如今之靈棊經以十二枚靈棊子所爲也今之逸本作小折小破字者俱錯也然未知其是否大抵此二字乃卽今神廟中所抽竹籤所擲校杯之別名耳皆竹爲之者也故皆從竹頭也對上藑茅二字平看王逸以藑茅二字爲結草之占以筳字爲折竹之占以篿字爲楚人占卜之名甚謬矣或曰執爲籤執爲校曰今無所考未可知也然五臣曰筳竹筭也柳子天對云折篿剡筳午施旁豎折之爲言絕也剡之爲言削也

筳漢書亦作挺詳其字義或者筳爲籤而篿爲枚乎

靈氛

王逸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是以靈氛爲古人之名字耳恐無所據未必然也或屈子之設言如惜誦篇厲神之號或古者巫祝之通稱或當時楚俗之言不可知也蓋靈者贊美之詞如靈脩之靈氛者天地間紛擾絪緼之遊氣也說文曰氛祥氣也一曰祲妖氣也故後世詩家有曰清氛曰紫氛曰塵氛曰妖氛等號也蓋巫祝者所以掌鬼神者也鬼神之靈氣恒服之故以靈氛稱之歟或靈氛者卽指鬼神爲天地間之靈氣而因以名巫祝也王逸直以爲古之明吉凶之人則非矣

占

占之說詳見易繫辭弁朱子啓蒙茲不暇贅王逸曰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其意固是而未盡也屈子前此遠遊亦久矣經歷亦遍矣因上下四方求索而無所遇故使靈氛占之不知還終當有所遇合否也若其占吉而終有所遇合當再遠遊以求之若其占凶而終無所遇合則亦止焉而已矣此屈子命占之本意也故靈氛旣占而以兩美必合之吉占告之而復勸其遠遊也王註獨以爲卜其去住之理而失屈子命占之本意故曰未盡也

占慕

朱子曰此章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爲韻瑗按慕下爲叅慕可協作叅謁之叅音與占爲韻也或曰占與上句篿爲韻慕與下有女句爲韻釋汝與故字爲韻未知其審

兩美必合

朱子辯證曰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註直以君臣爲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汝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句乃原自念之辭以爲答靈氛者亦非是瑗按前以虙妃美女之屬比賢君託爲男之求女以喻已之求君朱子之說是也至若芳草善又是以之而喻美女所謂比中之比而舊註直以爲君朱子以[illegible]之亦未之深詳也幽昧眩曜二語

王逸五臣俱以爲原答靈氛之詞是矣朱子辨之以爲原自念之詞非是蓋世幽昧以下至申椒不芳十句皆原答靈氛之詞若欲從靈氛之吉占心猶豫而狐疑二語乃原自念之詞也或曰男固可以求女女不可以求男屈子設爲男求女是矣至若君可以求臣臣不可以求君屈子之喻不亦倒乎由此言之則屈子遠逝之意全非矣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惟其執此義而不通故說者往往以同姓無可去之理言之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孰信脩而慕之

此句言孰有忠信脩潔之士而人不慕之者乎猶詩言不豈不也意見言外語直而意婉古人多有此文法也蓋言美女之慕美男猶美男之慕美女也賢君之求賢臣猶賢臣之求賢君也同聲相應同類相求氣機之感召理勢之自然也此所以爲申言兩美必合之意王逸以爲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朱子以爲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俱非文勢

故宇

王逸曰故宇故居也以爲屋宇之宇是也洪氏曰宇一作宅若作宅則與下韻協朱子曰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蓋以爲故度猶言故態也亦非文勢

眩曜

洪氏曰眩一作眩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熒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朱子曰眩目無主也是從耳目之目旁王逸曰眩曜惑亂貌詞亦鴿突不明瑗按當從洪本作日月之日旁者是也幽昧是謂世人之昏暗險詐機械之巧僞藏於中不能誠信者也眩曜與炫燿字同是

謂世人之喜炫燗誇燿致飾於外而不能好脩者也正與前信脩二字相反靈氛言占兆之吉而信脩之士决爲人所向慕而必有所合可以遠去也屈子答以舉世幽昧眩曜不喜信脩孰能察已之美而慕之以有合乎王逸五臣皆謂此屈子答靈氛難去之意也是矣若作目之眩曜惑亂不能別白美惡亦通不如作眩曜有照應得屈子立言之本意也孰云察余之美惡惡字帶言本謂世無知已之美也古人多有此類讀者幸毋滯爲美惡二字又承前好蔽美而稱惡而來況篇中屢言美字意亦相與一作善惡非是

黨人

此與前惟黨人之偷樂之黨人同但前獨指楚國之黨人此則泛指一世之黨人以答靈氛思九州之博大何所獨無芳草之意然屈子亦不言九州無美女芳草但數黨人好惡獨異猶前世溷濁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妬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不責其君而責左右之意也王逸曰黨鄉黨謂楚國也洪氏曰黨朋黨謂令尹子蘭大夫子椒之徒也王註固失之迂而洪註又失之隘也

服艾

朱子辯證曰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腰豈其故俗邪瑗按今俗重午無論男女皆服艾於首或插之於門故有艾虎懸門之說非獨楚俗然也然未有插之於腰者豈插於腰者獨楚俗也其俗不知其所始要之其所從來也遠矣今世以爲始於屈子則非也

蘇糞壤

王逸曰蘇取也洪氏曰史記樵蘇後爨蘇謂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援世事蘇猶索也觀此則蘇字之義可知矣壤王逸曰土也糞字無註諸家俱無解蓋以其易明也要之亦是二物不可以爲糞之壤耳或曰橘頌篇蘇世獨立之蘇字亦當與此同義未知其審容更詳之

充幃

充蓋謂緼者充滿於香囊之中也王逸獨曰充猶滿也詞欠斟酌又曰幃謂之幐幐即今之香囊也幃音聊幐音騰五臣亦以爲香袋瑗按香囊又謂之容臭洪氏曰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註云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瑗按或以爲香囊或以爲香纓蓋香纓乃泛指纓絡而言香囊者纓絡中之一物耳或曰幃古帷通蓋謂帷裳也謂蘇取糞

壤以爲帷裳之服飾也然糞壤又但可以爲囊袋之充而非可結以爲佩者或曰喻言耳未知其審姑誌其說以備後訂

珵美能當

王逸曰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五臣曰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朱子曰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瑗按諸家之說當字俱未是朱子之意是以當字訓值也謂玉之美惡其價所值有高下也五臣之說又鶻突欠明王逸之說

似矣而未也蓋此當字乃擔當之當謂任也能當猶言堪任也謂覽察草木尚且不知香臭況玉之美惡疑似之間尤所難辨豈堪任此職乎言其斷不識玉也珵美玉之美者註皆以玉之美惡釋之惡字帶言耳一曰珵佩珩也洪氏曰珵美猶九章言蓀美也非是又按羅鄂州爾雅翼曰嘗試論之楚辭取象於草木之芳潔者無所不備而君子比德於玉乃獨畧焉王逸章句曰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詳屈平之意蓋以清潔一介自處自仁明以下皆所不敢

居爲故其言曰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以言楚之君臣於草木臭香猶未能別而況能知玉之美耶此所以有所詳有所畧瑗按羅氏之說非也此所謂珵美者屈子蓋以之自喻也至於何瓊佩之偃蹇衆薆然而蔽之折瓊枝以爲羞精瓊爢以爲粻雜瑤象以爲車鳴玉鸞之啾啾齊玉軑而並馳被明月佩寶璐遊瑤圃食玉英同糅玉石一槪相量懷瑾握瑜窮不知示陸離之長鋏崔嵬之峩冠芳澤雜糅屢見篇内且自言重仁襲義重之脩能孰謂屈子仁明以下有所不敢居乎孰謂肯以清潔一介而自處乎其知屈子也亦淺矣其視屈子也亦小矣何其觀書之畧而議人之疎也哉

靈氛吉占二句

洪氏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朱子辯證曰補註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瑗按朱子此說極得本旨讀者毋忽

巫咸

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洪氏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誌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註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袑皆取此名瑗按招魂帝告巫陽句王逸

註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洪氏引山海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凡巫相巫履註云皆神醫也王逸於此不詳所以但曰神巫也而又詳釋於招魂是亦畧耳今以山海經諸巫觀之則以陽爲名者是也而咸亦當作巫之名無疑矣然以咸爲殷之賢臣是也以爲始於殷者亦非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史記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眜

趙尹皐魏石申觀史記以巫咸與重黎等號並稱及書序伊陟問之以災祥之事則巫咸乃掌天文之職爲占卜之官也明矣淮南之註是而山海經註以爲神醫者非也夫巫祝之興也尚矣觀山海經所言諸巫也多矣奚獨巫咸之名之著也蓋巫之爲官肇自先王其來也遠莫究其始而巫咸之在殷則以賢能而顯故後世喜稱之焉借乎咸乂四篇與伊陟原命不傳於世遂使致治之道性命之理不白於天下也如羿之爲官肇自先王而後世之言善射者但稱有窮后羿郎其顯著者名之耳故莊列之所稱神巫季咸要非殷之巫咸而屈子之所稱巫咸蓋借殷之巫咸以爲天之巫咸而降於楚者也據莊子直以巫咸爲鄭人列子曰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是又似以爲齊人而寓於鄭也史記正義曰巫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冢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然既以巫咸爲殷商太戊之臣則吳越至春秋時方入中國安得有蘇人仕於太戊之朝乎其說非也其所傳者妄也或曰莊列之所謂季咸非指殷之巫咸也季者少也蓋齊鄭之神巫自以爲其術之妙如巫咸故因自命爲季咸其說亦通又按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

覡亦通稱是也楚辭之所言巫者皆通稱之巫也王逸朱子皆以女曰巫釋之非是易曰用史巫紛若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觀此則巫覡通稱也審矣

夕降

夕謂且夕也猶言早晚將下來耳朱子曰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是也王逸五臣皆以夕直作夜字看洪氏曰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實之類是也俱非是從朱子之說爲長又按百神翳其備降所以申巫咸將夕降句九疑繽其並迎所以申懷椒糈而要之

句皇剡剡其揚靈言神降而顯其威靈告余以吉故言已要神而得吉兆也看楚辭須要如此照應方有得處若徒汜濫而以詞華視之亦無甚味也

懷要

懷包藏也如陸績懷橘之懷言豫先包藏此物候巫咸降而獻享以要之也要猶邀也如孟子使數人要於路之要謂中道要截之而使爲巳卜占也

椒糈

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五臣曰糈米也洪氏曰糈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糈以椒香米

饊也瑗按王逸以椒爲降神之物以糈爲享神之物似是謂以椒投於酒中使其氛香以降神也然九歌中有曰椒漿者朱子曰漿者周禮四飲之一謂以椒漬其中取其氛芳以饗神也則此言椒糈者蓋以椒爲飲湯以糈爲饊飯皆所以饗神者也王逸有降神饗神之分別亦無害於義但屈子此所言神謂神將自降而於中道便以要之非謂自巳要神之降下也朱子取逸說姑從之但亦不可不知所謂巫咸將夕降者非屈子致其降也猶言巫咸早晚將從此過我嘗邀之使爲我占卜耳孟康之註似又謂以椒入米爲香糈也其說亦通此等俱無明證亦無大害憑讀者擇之亦不可不知其詳也至若糈五臣曰米也亦是洪氏又曰祭神米也夫椒糈之物本人之所用而因以之祭神耳豈獨祭神之米而後可以謂之糈哉故糈從米則謂之飯湑從水則謂之酒是湑糈古人爲酒飯之通稱也久矣豈獨祭神云乎哉五臣之註予多所採取蘇東坡乃謂五臣固陋小儒不如李善後人遂毋執蘇說以譏五臣是俗所謂矮子觀場好惡隨人衆口而巳實未嘗有所見也東坡之說予蓋未之深信焉

翳

翳謂翳然其盛也對下九疑繽之繽字看王逸曰翳蔽也意亦是但又直解作蔽日下來非也夫翳然備降則遮天蔽日之意自在言表而直以翳爲蔽日之蔽未穩也其意蓋本九歌靈之來兮蔽日也未是又備降卽言百神翳來便是上言巫咸此言百神巫咸百神之所依言巫咸卽指百神舊註又謂巫咸得巳椒糈則將領百神來下亦非是前言椒所以降神糈所以享神是矣此又以椒糈爲要巫咸之物巫咸得巳飲食而領神來何自相矛盾也讀書須要融活不

可固滯如此可也

九疑並迎

王逸曰九疑舜所葬也洪氏曰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峰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五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瑗按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聳然於群峯之間望之大概相似茲其所以爲九疑乎李太

白遠別離曰九疑連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觀顏說與李詩九疑之義著矣一作疑者非是後人所增耳其山跨蒼梧零陵之間故或言舜葬蒼梧或言舜葬九疑可相通也已見前蒼梧條下茲不贅但此屈子所言九疑者無取於舜之事也特取九疑山之山神耳蓋謂天神既降巳遂使九疑山之土神往迎而要之以爲巳占卜也王逸以爲舜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巳知巳之志也朱子從之失之遠矣並迎者謂使九疑之神並往迎天之百神也與上懷椒糈而要之句相發明也

迎故

朱子曰迎魚慶反叶音御是以爲親迎之迎音也然親迎之迎音與故韻協亦未詳其所以按懷沙篇曰重華不可遻句朱子曰遻一作遌五故反史作牾洪云當作遻音忤與迕同逢迎之意也然則此迎字或當作遻迕字方與故韻協字相似而義通所以訛耳未知其審姑誌其疑以竢博雅

皇

皇即指百神也猶篇首言朕皇考曰伯庸下曰皇覽揆余於初度只言皇而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王

逸曰皇皇天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朱子辯證曰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也得之矣

升降上下

王逸曰上求明君下索賢臣五臣曰上謂君下謂臣朱子辯證曰升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集註曰升而上天下而至地也言升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度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皐陶始能調和而必合也朱子獨以君言是也洪氏曰升降上下猶所謂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耳不必指君臣其說更明白

求合

求矩矱之求是勉屈子遠逝以求君也嚴求合之求是言人君以求臣也四句相與講言苟遠逝以求君則必爲君所求之而有合也讀者審諸

皐陶

王逸曰禹臣也朱子曰舜士師也按皐陶實爲舜士師而後亦爲禹臣也此言湯禹嚴而求合從王說爲是古人之言隨其所用不必拘也朱子總註又曰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皐陶前後雖互見使初學小童讀之亦不能無惑也

能調

下一調字隱然有都俞吁咈之風有咸有一德志同道合之意曰同曰合曰調其義一也而調字尤妙王逸五臣俱以調和陰陽言之失之遠矣又調協音同與同爲韻朱子曰詩攻車之五章有此例瑗按詩曰決失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蓋佽與柴協調與同協以首尾二句爲韻中連二句爲韻天問雄虺九首四句用此法也

行媒

王逸曰誠能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須左右薦達也瑗按精感神明一句是暗指下武丁夢傅說事五臣註除此一句是矣朱子集註復用之非也此二句且宜泛講而所引傅說事巫咸恐亦不指夢言也況上下所引又未必皆因夢而得用者但只言自己能脩道德則賢明之君自當知而舉之不必屑屑自己令媒命理以往求之所以釋前屈子理弱媒拙之憾也求矩矱之所同是告其直當自去求可也何必用夫行媒言不必借人力以求之也苟吾道之果是雖自往求又何傷乎況古人如伊尹皐陶傅說呂望甯戚諸賢聖又皆不必用夫行媒而亦

自往求之乎又況古之聖賢諸君如湯禹武丁周文齊桓亦方且在上嚴而求合也乎言自古君臣相求之急而相須之殷往往得合不必媒也此巫咸立言之意也若待夢而求合則古之君臣其相合者亦少矣其得合也亦難矣或曰若太公之鼓刀甯戚之謳歌猶有以求之者若伊尹皐陶傅說曷嘗有求之之事耶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註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學者觀此說則可以知

巫咸告屈子中情好脩何必用媒之意矣奚必以夔言之乎巫咸之意曷嘗指夔之事乎亦指夫道爲而已矣不然鼓刀之技謳歌之聲奚足以動周文齊桓也周文之時其鼓刀者亦衆矣齊桓之國其謳歌者亦衆矣何獨二子之得舉也盖必有當夫周文齊桓之心者矣既有以當夫周文齊桓之心則彼此之相合際會之遭逢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雖謂二子有求於周文齊桓可也雖謂二子實未嘗有求於周文齊桓亦可也不然鼓刀謳歌之藝奚足以求之乎

傅說操築

王逸曰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五臣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洪氏曰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史記云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

險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史記徐廣註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巖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瑗按王逸不見古文尚書故曰是佚篇也今尚書說命上篇云王宅憂亮陰三年既免喪其惟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蔡氏註曰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於天下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於是立以爲相夫王逸之說是以傅說遭遇刑罰而爲胥靡之徒以操築也孔安國與五臣之說是以傅說代胥靡而操築也史記說爲胥靡築於傅巖之文又可兩解如爲字讀作平聲是說自爲胥靡也如爲字讀作去聲是代胥靡也諸家無音釋未知其審由孔安國之註觀之似當讀作去聲也要之操築者乃貧賤者之事爲人傭

保作工耳豈必胥靡刑人而後操築哉如梁鴻隱於會稽而爲人擔卽其類也孔安國潤水壞道常使胥靡築護之說亦因傅說在虞虢之界而附會之者耳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蓋版者卽今之築土墻兩邊之夾版也築者以杵而擣之之謂也蔡氏註尚書以築爲卜築之築謂居也以蔡氏之意推之則孟子之所謂版築者乃詩之所謂版築衡門禮記所謂蓬戶甕牖之義耳恐未必然也孟子旣曰版築屈子又曰操築則爲操版以築土也明矣或曰劉向九歎離世篇曰筐澤瀉以豹鞹兮破荊玉以繼築王逸注

曰築木杵也以築爲木杵於孟子版築之文二字並作實看尤好不又觀尚書本文高宗是夢見傅說之形象而書序及史記又以爲幷其名字而夢知之若旣得其名則詔天下之名爲說者皆赴闕廷一番之得矣又何必使百工營求俾以形旁求於天下邪又尚書註以爲繪其形象而求之五臣註似又是謂使木雕刻其形象以求之而尚書本文又只言審厥象俾以形詞亦欠明白也或曰遭刑而爲胥靡或曰代胥靡而築或曰夢見形象或曰夢見名字或曰繪其形象或曰刻其形象要之高宗夢說之一事亦爲孟

浪之言流俗相傳之語已不足信矣紛紛諸說又何足辯乎或曰然則尚書亦非乎曰非也古文尚書乃東晉梅賾之僞書而書序决非聖人之所作先儒闢之詳矣又何足據以爲信乎孟子屈子之所言者蓋已明白而簡易矣本謂傅說由側陋而登庸自貧賤而富貴耳舜在虞野玄德升聞以匹夫而見知於天子自古有之矣奚必夢之是徵邪高宗之夢傅說好事者爲之也或曰奚爲載之經而千載傳誦莫之敢非也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之事甚爲可笑而禮記文王世子篇亦載之至今傳誦而莫之敢非也豈可

亦信之乎孔子嘗夢見周公嘗夢奠兩楹聖人未嘗無夢若高宗之夢帝賚良弼武王之夢帝賜九齡皆夢之誕者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確論也

傅巖

傅者姓也其巖乃傅氏之所居故因號之傅巖如今之以姓氏而爲村落鄉黨之名者多矣史記乃曰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巖是謂說本不姓傅而因以地名爲說之姓以寵之耳其說非也君謂傅說所居之處本不號傅巖高宗因得傅說而遂號其地曰傅巖如漢書載鄭玄之事因鄭玄之德行而遂號其鄉曰

鄭君鄭之類猶通也傳巖之號或高宗寵之或後人
稱之或本來之名今無所考皆不可知要之以爲因
傳巖而賜姓傳則非也此雖無係文義大害而學者
亦不可不知也

呂望鼓刀

王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
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
遂載以歸用以爲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爲太
公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

昌賜與明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
文王出獵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也洪氏曰
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註
曰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
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戰國策云太公
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註云呂
尚爲老婦之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
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註云太公河內汲人有
屠[illegible]之困瑗按惜往日曰呂望屠於朝歌九辯曰太
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史記齊世家曰太
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封於呂尚其苗裔也本
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盖嘗窮困年老以漁釣
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
非羆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
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
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

美女奇物獻之紂以贖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脩
德以傾商政故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
居多文王崩武王卽位十一年將伐紂卜龜兆不吉
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遂以正月甲子斬
紂於鹿臺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
丘註云譙周曰姓姜名牙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
津索隱曰牙是字尚是名太公望是文王號之後武
王號爲師尚父尚父官名也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
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呂氏春秋云
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

泉卽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
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
兩膝跪跡猶存是磻磎之稱也說苑云呂望年七十
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上
有農人者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
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
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illegible]曰太
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棄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
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余嘗備觀諸書所載
呂望出處多有異同而名姓之詿亦無一定之說大

抵呂爲封姓是也姜爲本姓是也牙字卽古之雅字
逼用尚書有君牙篇是也曰牙曰尚或字或名今無
所考亦難懸斷若尚父者蓋如哀公之誄仲尼曰尼
父桓公之尊管仲曰仲父索隱以爲官名非也曰師
尚父者蓋因文王立以爲師故無稱之耳古之聖王
多學焉而後臣之則師者卽周禮師傅之官而曰師
爲官名可也曰尚父爲官名不可也詩曰維師尚父
是也說苑言太公釣魚時已得書有呂望封齊之文
則太公窮困時已名爲望矣而謂文王號之可乎然
太公者卽師父之意而望之與尚其音相近而義相

遠或卽爲太公之名後世流傳之訛也既曰九十遇
榮則遇文王時已老矣故或以師父稱之或以太公
稱之太公者因呂尚之年老而稱之者也若從史記
之說則太公者乃謂文王之祖耳此蓋不知望字爲
太公之名而因附會其說也或曰賣飯或曰屠牛或
曰釣魚或曰爲婦所逐此乃貧賤窮困或嘗備嘗艱
苦如舜之耕稼陶漁多所經歷而朱買臣亦有見棄
於妻之事皆無足怪也但據孟子以太公伯夷並稱
則太公者亦聖之淸者也則嘗事紂之說游說諸侯
之說求美女獻紂之說以漁釣于西伯之說彼此交

褒之說皆好事者爲之也或曰然則太公何由而遇
文王文王何由而知之也曰古之君子出處亦必有
道大意已見前傳說條下吾不能鄭重天問曰師望
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其闢之之意深矣或
曰屈子既闢之而屢用之何也曰屈子但言其貧困
如此耳未嘗謂因鼓刀於肆而揚聲以干文王也上
屠下屠之說後世因鼓刀二字而妄益之者也如國
策之所謂廢屠蓋謂太公道之不行而廢棄爲屠者
耳註不解其意遂有肉上生臭不售之說是太公之
事當初相傳亦本不如此而因註者以意度解多所

錯誤又人又輾轉流傳而粉飾之故不勝其說之紛紜焉

甯戚

王逸曰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洪氏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矸與岸同一作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

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瑗按桓公無夜出郭外之理雖出而從衛扈從之盛甯戚又安敢遽然而厲聲以歌之使之聞之邪豈春秋戰國之世多有此事歟要之甯戚非傅說呂望之倫而桓公又非殷宗周文之比屈子亦姑仍舊說而引用之耳無他考據不暇深辨此上三人朱子辯證曰傅說太公甯戚皆巫咸語補註以為原語非也瑗按王逸註頗欠明白洪氏自湯禹以下皆為屈原語不獨此三子也朱子亦未之深考或偶錯誤其言耳其說蓋本諸五臣五臣只以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二句為巫咸語也甚非文勢謬矣

未央

王逸曰央盡也朱子從之洪氏曰說文云央久也詩曰夜未央瑗按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朱子集註曰央中也艾盡也嘗觀屈子此章上句是言其既往之年歲尚未至於遲暮將來之時光方至而未遽已互文也是解作盡者近之而說文之訓非也吾故嘗曰說文之說亦不可全以為據此類是矣

鵜鴂

王逸曰鵜鴂一名買鵤常以春分鳴言鵜鴂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諭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五臣曰鵜鴂以秋分前鳴鳴則草木凋落不芳香也諭讒臣為言以害忠良洪氏曰反離騷云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鷤鴂一名買鵤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歇思玄賦云恃知巳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註云以秋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鶗鴂一

名鵙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禽經云巂周子規也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鶗鴂鳴而草衰註云
鷤鴂爾雅謂之鵙左傳謂之伯趙然則子規鷤鴂二
物也月令仲夏鵙始鳴說者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
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
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左傳趙伯氏司至也註
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而鵙
鳴故百草爲之芳歇廣韻云鶗鴂關西曰巧婦關東
曰鸋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朱
子集註曰鵜鴂卽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鴂鵙聲相

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辯證又曰鵜
鴂顏師古以爲子鴂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鵙一
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鴂以三月鳴乃衆芳極盛之
時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鴂鵙音亦
相近疑服陸二說是瑗按王逸五臣比喻之說非是
巳見集解玆不復贅至若鵜鴂之鳴或以爲春分鳴
或以爲立夏鳴或以爲秋分鳴或以爲春分秋分皆
鳴洪氏所引徒靡雅而無辨朱子辯證又疑信而相
半此鳥雖不知其的爲何物要之謂秋分鳴者是也
楚辭中凡嘆芳草零落者多以霜降爲言以此例推

之則鵜鴂之鳴屈子以爲先秋鳴而衆芳歇也明矣
王逸之意是以芳字解作花字謂此鳥鳴則百草之
花落而不芳矣其說雖通要非屈子本意屈子之言
芳草早殀者多於秋冬不於春夏也遍考之可見不
暇枚擧至若曰鵜曰鸋曰鷤曰鶗也曰鴂曰鴃曰鵙
曰鵑也皆聲音相近而字畫相疑或各人所授不同
或傳寫之訛耳曰伯勞曰伯趙曰巧婦曰買䲃此又
其別名也曰子規曰杜鵑曰杜宇曰巂周自別是一
物解者之誤洪氏曰子規鵜鴂二物也是矣

偃蹇

前曰望瑤臺之偃蹇註曰高貌此曰何瓊佩之偃蹇
註曰衆盛貌九歌東皇太一篇曰靈偃蹇兮姣服註
曰美貌可見古人用字不拘而解者不當執一也不
能盡擧讀者隨文會意可也

蔽折

朱子曰蔽如字卽折叶音制蔽音鱉卽折音哲瑗按
蹩躠撇等字皆從敝則凡從敝者或可讀爲蔽音或
可讀爲蹩音或可讀爲鱉音隨所用韻轉音耳不必
協也古人謂一字有數音是也又折字亦有二音如
孟子爲長者折枝之折音哲在物乃攀採之名在人

事則爲摧挫之義故諺語曰折磨折孽是也如易經爲毀折之折音舌在物乃斷絶之名在人事則爲敗毀之義王逸註曰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是兼二義而解之朱子獨曰折毀敗也又不當音哲矣然折舌音者未折舌音之稱折舌音者旣折舌音之稱其義雖畧相同而亦當有別也姑誌其疑以俟知者

蘭芷變而荃蕙化

洪氏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爲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

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瑗按此說朱子採之附於集註其說雖善而未盡也蓋前謂幽蘭不可佩申椒其不芳是言小人謂椒蘭不芳不可佩服在人物上說則是謂君子之不可用在義理上說則是謂道德之不可行以見小人原不知美惡之分好惡之正也此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是言當世之好人原號爲君子者本知美惡之分好惡之正而其初亦有志向有意趣者後來見舉世小人得舉其欲而已獨偃蹇不進遂舍其所學而學焉王逸曰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是與洪氏之說似欠明白

茅蕭艾

五臣曰茅惡草洪氏曰蕭艾賤草朱子仍之瑗按惡賤二字分別亦無謂不如總釋之曰惡賤之草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則蕭艾爲惡賤之物也久矣洪氏又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爇之以享神者艾卽今之灸病者名旣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瑗按蕭艾之爲二物也甚明洪氏之辨得之矣又比芳草爲蕭艾芳草卽指上蘭芷

荃蕙四物而曰不芳曰爲茅曰爲蕭艾參錯互文也王逸上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是矣此又云言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明智之士雖卽可君子忠信之士不當復別立名字也

莫好脩之害

王逸曰言士人所以變曲爲直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五臣曰明智之士佯愚者爲君不好脩絜之士而自損害洪氏曰時人莫有好自脩絜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爲茅芳草爲艾也朱子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

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以如好脩之爲害也東漢之云議者以爲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辯證又曰莫好脩之害二註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脩皆非是瑗按好脩二字卽前苟中情其好脩何博謇而好脩獨好脩以爲常等類一也王逸五臣以好爲人君好尚之好非是而朱子之解亦頗覺牽強洪氏之說則近之矣豈可亦以爲非乎蓋此二句不過總承上章言君子之所以中變爲小人

者無他故也只因不肯好脩故其弊至於如此爲茅爲蕭艾而不芳耳莫猶不肯也害猶弊也其詞甚簡易明白又何必深求之也哉

余以蘭爲可恃以下十二句

此下十二句卽上章之意而反覆言之者耳舊註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二人名朱子辯其非是得之矣今見本章集解下玆不贅而椒專佞以慢慆樧又欲充夫佩幃二句又當串講蓋謂椒本芳烈之物今亦變專佞慢慆者而欲化爲樧以求充夫佩幃耳以爲世之所用者樧也而已則椒也烏得不變爲樧以求用於世邪此小人干進務入之心而中材之君子亦復如是也朱子註亦欠斟酌使覽者不豁然也

化離

朱子辯證曰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史遷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瑗按易韻若以離爲主如字讀則歌協音歆嗟協參差之差若以歌爲主如字讀則離協音羅嗟協切磋之磋此化離二韻亦可兩協也若以離如字讀則化當協音爲易之

化與宜協是也若讀離作羅則化當協音訛也蓋訛亦作譌字是化與爲或古通用但今不可考耳嗚呼自科斗變而爲大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爲隷書爲草書爲楷書其字畫之舛誤者不可勝言矣此所以協韻之不能盡考其說也

委厥美而歷玆

王逸曰歷逢也玆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意一作遭洪氏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棄也此云委厥美而歷玆言懷王之見棄也朱子曰言瓌佩

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換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臧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然上章譏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佩又以爲言者蓋彼眞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臧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辨而勇決也瑗按朱子之說是謂屈子不矜誇炫燿其才能之美以求知於人意其言甚爲警策大有益於學者然於此章本旨則頗覺牽強不順王洪二註得之矣但獨指君言固失之

滯而以爲子蘭者亦非也辯已見前矣蓋上云委厥美以從俗是言世之君子棄其椒蘭芬芳之美以從世俗之繽紛此云委厥美而歷茲是屈子自言已有瓊佩之美而爲黨衆薆然而蔽之嫉妬而折之其棄之一至於此也大抵何瓊佩至此一段一氣講下首尾相應惟茲佩四句與上何瓊佩四句相應固世俗二句與上世繽紛二句相應覽椒蘭二句雖結蘭可恃以下八句而蘭芷變以下六句亦在其中矣此可見離騷文章之妙也豈特華藻之豔麗而已哉惜乎千載以來知之者鮮也

沬

王逸曰沬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歇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洪氏曰沬音昧微晦也易曰日中見沬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沬朱子此解曰沬昏暗也招魂又曰沬與昧同是從洪說瑗按二說俱通但易豐卦日中見沬註曰沬小星也蓋星小則昏暗而難見難見者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豐其蔀甚矣觀此則作昏暗解於義尤切姑從之或曰旣沬爲昏暗小星而日當中天且見之則非昏暗之義也曰此反說之詞也蓋星本夜見而日不能見而沬之小

星尤難見者尤難見者而見之非當昏暗之時能之乎曰日當中天者正見不宜昏暗而反昏暗不當見星而反見小星以見昏昧之甚也

和調度

王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五臣曰度法度也洪氏曰和調重言之也朱子曰調徒料反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娛瑗按舊註以和調二字連解固非而朱子之說得之矣但度亦即如今人所謂度態之度朱子從五臣以法度之度解之亦非是也

求女

朱子辯證曰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旨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也瑗按前曰哀高丘之無女求虙妃之所在見有娀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豈惟是其有女及此聊浮游而求女或言神女或言美女雖有不同然皆指男女之女寄意於君也朱子之說是矣舊註或曰求知己或曰求同志或曰求賢人與共事君未盡善也曰相下女之可詒又是指前所言神女之侍女卽指神女而言亦寄意於君所謂比中之比類也孰求美而釋女之女字則當讀作汝與汝何博謇而好脩之汝同古通用也衆女嫉余之蛾眉之女又指小人而言也其義已見各章今撮附於此蓋因此篇文字頗長使讀者一覽之庶幾展卷之間不致有疑惑之阻反復檢閱之勞也

余餙方壯

王逸曰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洪氏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餙之方壯也朱子曰余餙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瑗按九辨曰離芳藹之方壯王逸註曰去已盛美之光容也詞亦不別白五臣註曰言去離芳盛之德方壯之年是亦以芳藹爲德方壯爲年瑗詳此二句文勢方壯二字似卽屬上二字而言耳盖壯者盛大之意謂余餙之盛壯芳藹之盛壯耳無所謂年也洪氏之說似是此意又不明言諸家俱分年德兩意講頗覺支離然亦無害大義故集解姑從衆說以竢後訂

周流觀乎上下

此上下卽前吾將上下而求索勉升降以上下之上下也洪氏曰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非是盖周流乎天余乃下謂旣周流乎天無所遇矣乃復下來而求之耳此則謂或上或下而遍觀以旁求之也稍有不同讀者不可不察

靈氛旣告余以吉占

洪氏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寛耳瑗按洪氏解獨稱靈氛者其意是而所謂屈子固未嘗去則非也今卽其文而前後反覆以觀之則屈子實有志於决去矣豈可强解以爲不去乎其說前後屢畧辨之矣玆不復贅讀者取屈子之書平心易

氣而詳觀之當自得之矣又曰巫咸與百神無異詞
蓋曰巫咸者百神之所依即指百神也雖謂之曰巫
咸告以吉故可也以巫咸百神爲二亦非是

歷吉日

五臣曰歷選也洪氏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齋戒張
揖曰歷筭也朱子曰歷遍數而實選也瑗按王逸無
註其前喟憑心而歷兹註曰歷數也委厥美而歷兹
註曰歷遠也豈以爲此歷字或數或遠皆可通乎故
不釋也諸家之說意亦俱是集解姑從朱子之訓也

瓊枝之屬

朱子辯證曰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註皆直爲比
類非也瑗按舊註瓊枝二句王逸曰言飲食香絜冀
以延年也五臣亦同洪氏引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
菊兮將以延夫天年是自揚雄已如此解矣可見前
輩之讀離騷者皆求之太過也駕飛龍二句王逸曰
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喻
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曰飛龍喻道瑤象
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遠道
崑崙四句王逸曰言已至崑崙神明之山將遂升天
披雲霓之蓊鬱排讒佞之黨群鳴玉鸞之啾啾而有

節度也五臣亦同發軔天津二句王逸曰言已朝發
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
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凰承旂二句王逸曰言已動
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五臣曰鳳凰乘旂引路飛翔
翼翼扶衛於已其說偶得之矣洪氏又闢之曰古者
旂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旗爲來隨我車遠遊註
曰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爲引路誤矣瑗按
洪氏闢之非是且曰俊鳥夾轂而扶輪又非扶衛之
意而何行此流沙二句王逸曰言吾忽然遇此流沙

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絜清自洒飾也蛟
龍梁津二句王逸曰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
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脩遠多艱二句王逸曰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
所能由故令衆車使從邪徑先過以相待以見已所
行高遠人莫能及也不周左轉二句王逸曰過不周
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
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瑗按二說固非而左
字又當本作右字傳寫之訛耳屯車千乘二句王逸
曰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

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以玉爲車轄者言從已者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卽道千乘之國也駕八龍二句王逸曰八龍神智之獸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閏施萬物也五臣曰八龍八節之氣也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爲駕載雲爲旗也此上舊註朱子闕之是矣瑗亦不暇逐條詳辨今畧述其說於此使讀者一覽之亦以見諸家之註楚辭者大抵類此而朱子之讀楚辭爲得其指也嗚呼王逸以騷名家者尚且若是其他從可知矣或曰如子之言旣皆

無謂奚必瓊瑶象玉龍鸞凰崑崙天津之云乎曰非全無謂也不過寓言飲食之潔車駕之美使衛之盛衆遊觀之博遠耳不必如舊註比喩之太甚也豈得曰全無謂乎朱子曰皆寓言耳謂之曰寓言者亦有所寄也遊觀者當自得之高叟之徒烏足以語此

羞

王逸曰羞脯也五臣同洪氏曰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羞爲脩誤矣朱子曰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瑗按禮記註曰羞籩豆之實也蓋羞脩並言當有分別若單言之亦可通用也故今人指牲肉酒肴之屬亦有庶羞之稱

精

王逸曰精鑿也五臣曰精檮也洪氏曰應劭云精細也又白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粢食不鑿瑗按論語曰食不厭精朱子註曰精鑿也此又曰精細米也蓋鑿字與五臣所謂擣字相類謂擣擣之椎鑿之耳欲米之精細者必鑿之擣之也蓋非精字之義人讀者自不察耳左傳所謂不鑿謂不待鑿之使精也非以鑿爲精也要之應劭曰細也近之矣然精字之義亦

隨其所用故布帛之密緻者謂之精工匠之能巧者謂之精志向之專確者謂之精饘粥之潔淨者謂之精米穀之純熟者謂之精讀者隨文會意可也但謂飲食之精者而概以鑿字釋之恐未是也

靡

王逸曰靡屑也瑗按靡下從火當與糜爛之糜古通用也逸說亦是洪氏曰靡音糜文選音靡作上聲讀非也

粻

瑗按粻粮糧古多通用也詩曰乃裹餱粮孟子引之

作糧又曰師行而粮食則屈子之作粻者亦同無疑矣一音張者非也王逸曰粻粮也朱子亦曰粻糧也不曰粻與糧同粻與糧同亦失之矣王逸固多忽畧不必深責又按芬至今猶未沬朱子註曰沬昏暗也直至後招魂曰沬與昧同不註於前而註於後亦非是蓋朱子註楚辭之時已六十二歲豈亦因年老而又以楚辭非聖經之比故忽畧之歟

崑崙

王逸曰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洪氏曰禹本紀言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

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註云崑崙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陵卽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四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朱子集註

曰後漢書註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辯證曰博雅曰崑崙墟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註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遼當更考之援按九歌河伯篇曰登崑崙兮四望王逸曰崑崙山河源所從出洪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所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也天問
篇曰崑崙懸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
曰崑崙山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懸圃乃上通於
天也又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
洪氏曰淮南云崑崙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
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此蓋誕實未聞也朱子曰
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
言也別錄又曰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
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綠

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
言其西千三百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
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
崑崙也今按諸家所言崑崙不一朱子據博雅水經
似以爲實有此山而不遠也既爲不遠則必嘗有到
矣然或云去鍾山西六百里或云去嵩高五萬餘里
或云方八百里或云面方千里或云圓三千里或云
高萬仞或云高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或云
高三千五百餘里或云高萬一千里或云高萬二千
里何所言高遠之不一也至若璆琳琅玕醴泉華池

九井玉門沙棠銅柱於事理猶或有之也而珠樹玉
樹璿樹琁樹碧樹瑤樹絳樹不死樹金墉金臺玉檻
玉樓木禾之類又何所產奇異之多乎然觀屈子天
問之言則明闢其無是山矣闢其無是山而曰邅道
崑崙曰登崑崙兮四望曰憑崑崙以澂霧又引用不
一而足何也蓋天問乃窮理之言而此所引皆借以
爲寄興之詞耳固無害也要之爾雅水經山海經神
異經十洲記禹本紀淮南子河圖括地象諸所言崑
崙者皆如郭璞所云此自別有小崑崙也不然設使
去嵩高五萬里亦人所能到者而漢遣張騫窮河源

歷歲而不能達何也按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
之西烏遲國烏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
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朱子亦嘗曰張騫自是至小
崑崙耳烏覩所謂大崑崙者哉或曰然則大崑崙其
居果安在哉曰無所謂大崑崙也屈子之所用崑崙
閬風懸圃特山即如列子之所謂蓬萊方丈員嶠方
壺諸山耳蓋雖有是名而本無是山假設其號以爲
神仙清淨高遠之居也又豈真有所謂崑崙山者哉
或曰以諸家之所言而朱子亦謂其實有是山非妄
也子獨謂實無是山何也曰諸家之所言者雖道里

之遠近方闊之廣狹高下之尺寸不可知然實有是山也非妄也所以謂之實有者蓋因古者相傳崑崙之名而因以名其山耳非本來之所謂崑崙者也楊子太玄曰崑崙旁薄幽夫昆侖二字猶渾沌之義也蓋山之形勢極高極大磅礴無涯之稱猶今之所謂嵯峨崔嵬崒嵂巃嵸等字樣耳朱子曰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得其義矣三成爲昆侖之說中狹上廣之說意度之言耳於義不切也吾故嘗謂屈子之所用崑崙乃指本來相傳之崑崙非指諸家所言之崑崙也又按屈子所稱閬風懸圃亦本無是山而寓言耳

舊註并白水赤水等名皆解爲在崑崙山上之別號以此言之則前所謂閶闔者亦崑崙墟之門名也若然則屈子反來復去只在崑崙山側周流耳烏得謂之四方上下而求索乎其非是也審矣遍考此篇及後遠遊篇之所用地名或虛或實或有或無或天或地參錯互用覽者執一以求之則有不通者矣或曰觀諸家之說皆謂崑崙在西北之方若無其山何其言之相同若是也曰天地大勢西北高故多山東南下故多水是天下之山水其根源皆發自西北故言山之極高極大者而必曰西北焉由此言之亦可見西北本無是山而人因以崑崙之號號西北之山初無定指也淮南子叙海外諸國曰崑崙華丘在無繼民諸國之東南方嗚呼崑崙山自古固未有人得到者又安能過崑崙走西北而見彼無繼民無腸民一目民等國乎其諸家言崑崙者多類此其不足信也可知矣

雲霓

朱子曰雲霓蓋以爲旌旗也是矣以雲霓爲旌旗猶以飛龍爲駕瑤象爲車之類寓言耳五臣曰謂晝雲霓於旌旗非是

玉鸞

王逸曰鸞鸞鳥也以玉爲之是矣蓋鸞者乃車上之鈴以玉雕成象鸞鳥之形象耳五臣曰玉馬佩也鸞車鈴也其說支離之甚又按洪氏曰許愼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雝雝註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註云鸞在衡和在軾正義云鸞在衡和在軾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由此觀之則鸞之爲鈴亦無定在若常乘之車則著於衡若田獵之車則著於鑣也王逸朱

子註此皆謂著於衡其以爲常車歟或曰此指旌旗上之鈴耳謂旌旗揚則玉鸞鳴與上句相喚爾雅曰有鈴曰旂則旌旗之上亦有鈴也未知其審姑附其說以竢君子

天津

王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洪氏曰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註云箕龍星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摛光註云天津九星在虗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

朱子曰蓋箕南斗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瑗按或曰天漢或曰天河蓋河漢通稱也津者濟渡處也曰天津者謂天河之濟渡處也孰濟渡之日月五星往來濟渡於此也故因以天津名之然實無星也而亦以星名之猶北極謂之北辰北辰本無星也在天之中以正四時而亦因以星名之耳非如列宿有一點光耀之體之可指者也然旣曰在箕斗二星之間則天津近東方矣王逸曰天津東極是也正對下句夕至西極而言朱子註刪東極二字非是又按夕至西極卽謂天之西極耳王逸以爲反至地之西極洪氏引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爾雅西至於幽國爲西極淮南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以證之亦非是

旂

王逸曰旂旗也畫龍蛇爲旂洪氏曰周禮曰蛟龍爲旂熊虎爲旗左傳曰三辰旂旗爾雅曰有鈴曰旂朱子註從周禮之說瑗按旂旗固當有辯而屈子之所謂旂者卽指上雲霓之旌旗耳舉一以見其餘也固無取於蛟龍之旂有鈴之旂之類也讀者詳之

流沙

王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洪氏曰卽今西海居延澤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曰居延澤卽古流沙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流沙本無水也朱子曰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千數無孑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瑗按張揖之說非也餘說皆是又按此下二章皆言周流四極之意據舊說曰赤水者在東南方以水言也曰不周山在西北方以山言也或曰此四方舉四隅而言者以見其無所不到也雖然不如余集解泛言爲穩或曰前言白水春宮舉正東西二

方則南北在其中矣此言赤水不周舉正南北二方則東西在其中矣或曰上二章崑崙天津已指東西而言故此二章指南北而言互見也其說俱通姑備錄之

赤水

舊註據傳雅言赤水出崑崙東南陬洪氏又引穆天子傳曰遣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以此言之則實有赤水之名矣要之屈子所稱者自泛指南方之水耳不指崑崙山之赤水也或曰此以流沙並言之子解流沙

又從舊說爲實有是名而赤水與不周又泛言何也曰虛實並陳因無害也前曰朝發軔於蒼梧實有是名矣又曰懸圃曰咸池曰扶桑曰閶闔曰白水曰春宮曰窮石曰洧盤曰有娀曰有虞則固已虛實有無而並陳之矣則此曰崑崙曰天津曰流沙曰赤水曰不周又何疑乎不特此也曰天帝曰虙妃曰佚女曰二姚其所訪求之人乃蹇脩鴆鳩之媒望舒飛廉豐隆雷師鸞鳳凰鳥之使等類亦或虛或實或有或無而並陳之矣惜乎舊註不能以意逆志而解之多牽强也要之此篇所用懸圃閬風白水赤水不周皆泛言耳與崑崙之所言者無相關也大意已見前崑崙條下茲不贅

麾

王逸曰舉手曰麾或言以手敎曰麾五臣曰麾招也瑗按尚書牧誓曰右秉白旄以麾楊子法言曰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是麾者固有揮斥使退之意亦有發縱指示之意屈子此所言麾者如書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或以手或以物不可知也大抵麾字雖虛亦可實用麾本旌旄之屬而持之以招搖者也故麾字亦可與揮字通用其義可知矣其字從麻

從毛其物可知矣麾蛟龍以梁津猶周穆王之越海比黿鼉以爲梁也亦寓言耳

不周

舊說謂不周爲山名王逸曰在崑崙西北張揖曰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洪氏據山海經淮南子考之當在西北以王逸之說爲是得之矣但屈子所用不指崑崙之地說已見前又按立春曰條風取其條暢之義故亦曰融風言融和也與條義近春分曰明庶風言庶物之鮮明也不獨條暢而已立夏曰清明風言清而且明也夏風而曰清者觀舜歌南風而謂其

可以解吾民之慍則夏風不獨薰然其和而已和之中有清者存焉故曰清明夏至曰景風景者大也故亦曰巨風言清明而至於大也立秋曰涼風取其寒涼之意秋分曰閶闔風閶古昌通大也闔者閉也言寒涼之風大而萬物閉藏也立冬曰不周風不猶詩言豈不也周遍也言天地之氣運至此而豈不爲一周乎冬至曰廣莫風廣者空曠之意莫古寞通謂寂寞也天地氣運既一周遍則若無所用事亦惟空曠寂寞而已此說雖與諸家之說有同異而大意亦不外此學者可以類推矣是不周之名與春之條夏之

清明秋之涼同義其爲北方之總名也審矣有不周山者後人因以其名而名其山耳猶閶闔風亦有云閶闔門閶闔宮也惜乎解者知其流而不知其源反謂西北之隅有山形缺而不合不相周匝因名之不周風自此山出故謂之不周風也以此言之則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豈可謂之大塊風宋玉風賦所謂怒發於土囊之口又可謂之土囊風乎然則餘者亦當有條山清明山涼山明庶山閶闔山景山廣莫山矣其不然也審矣或曰如子之言則不周亦西北之風而以爲正北之風可乎曰可也如東風曰條風又一曰東北方曰條風南方曰景風又一曰東南方曰景風西方曰閶闔風又一曰西北方曰閶闔風淮南子亦既以不周爲西北之風又曰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是故或正或隅自古相傳各有不同雖淮南子一人之書亦未有一定之稱也孰謂不周不可以爲正北方之名乎或又曰天傾西北故因以不周名西北之風亦恐未必然也

左轉

王逸曰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五臣曰左轉者君子尚左其說俱非矣洪氏曰遠遊篇歷太

皓以右轉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爲期也瑗按洪氏之說亦非也遠遊篇所言盖承上所叙曰南巢曰南洲而言謂自南方而將歷東方轉西方也故曰歷太皓以右轉遇蓐收乎西皇非遂始自東方來也烏得謂自左而之右乎其說牽強不通此所言者盖承上流沙赤水而言謂自流沙之西循乎赤水之南取路乎不周之北而復歸於西極亦宜曰右轉也作左轉者字相似而傳寫訛也下既云指西海以爲期仍舊說則赤水

亦在東南之方而左轉之則當先至西海而後至不
周之西北矣烏可謂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
乎則當云路西海以左轉指不周以爲期矣解此者
皆未之思也不言東方者既曰自南方歷北方抵西
方則東方不言可知矣故曰路脩遠以多艱今騰衆
車使徑待蓋言已將自南方轉東方又轉北方方歸
西海其脩遠如此故使衆車先從邪徑直往西海而
先去以候已也或曰路不周二句是謂衆車徑待故
曰左轉曰非也自南而西邪徑而行雖近乎左而非
左也大抵既指西海以爲期謂將息駕於正西之方

而不周又近乎北無緣復過西海而抵不周也王逸
曰言已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
上既曰從西北過不周會西海之上又烏得謂之左
行乎其不然也明矣又按麾蛟龍以梁津詔西皇使
涉予二句亦是命衆車先往徑待以豫告西皇之詞
言已將從東北而歸於西矣可使蛟龍梁津以渡已
朕幾周流至此得以速赴會期無阻隔之險逗留之
虞也

指

王逸曰指語也意是而詞滞此蓋謂以手指示衆車
方所言汝等先由徑路往至此處我將從東北右轉
周流而歸相會於此耳訓指爲語言之語於義不切

待期

朱子辯證曰待與期協易小象待有與之協者即其
例也瑗按待字右傍爲寺寺字平聲讀作茲音則可
與期協期字左旁爲其其字讀作彼其之子記音又
可與寺字本音相協如詩經隅字讀作耦字與逅字
協是禺字古亦有耦音也吾嘗謂古人協字皆從旁
義之便是試遍考之方知余言之非陋也其不以旁
讀者乃字畫之舛訛今不可考故耳或亦有假借轉

註之類也

屯

王逸曰屯陳也五臣曰屯聚也洪氏曰屯徒渾切瑗
按五臣之訓是王逸非也此屯字讀如屯營屯兵屯
田屯糧之屯音也其義亦同

軑

王逸曰軑錮也一云車轄也洪氏曰軑音大方言云
輪韓楚之間謂之軑朱子曰軑輨也轂內之金也一
云轄也瑗按朱子亦並載其說蓋本無據難明也今
考輨與錧管同車轂端鐵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蓋輻湊之處以鐵爲之取其磨而不磷也轄與鎋牽同車軸頭鐵也亦以鐵爲之王逸曰錮者以鐵言也然亦不知其所指爲轂端之鐵邪軸頭之鐵邪此所謂玉者謂以玉代鐵耳其所言軑或轄或輨無所考見要之以爲輪者非也軑讀如否泰之泰音一讀如杕杜之杕音韻書兩見音義亦與釱同也

九歌九韶

王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洪氏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啓樂有九辨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九韶開即啓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瑗按朱子從王逸之說是也以爲啓樂者妄也但韶樂擅於舜也無疑矣而所謂九辨者即尚書所言九叙也尚書所言九叙九歌禹又推之於舜舜又推之於禹固亦可爲舜之樂而非禹之專稱也要之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之功居多而非舜能任之亦不克就也或曰屈子蓋惓惓致意於重華者也此所言九歌亦指舜樂言耳未知其審集解姑從舊說又按九德者謂六府三事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合之而爲九也樂所以象德也故曰九德之歌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又曰六府三事允治是也九韶者猶書言九成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歌者歌詠之也言其聲也舞者舞蹈之也言其容也然九德曰歌九韶曰舞蓋亦舉此以該彼互文以見意也非九德不可舞九韶不可歌也讀者詳之

假日

王逸曰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歌之德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戲愉樂而已洪氏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爲娛樂而已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爲暇失其意矣李善註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朱子曰假工雅反借也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瑗按悲回風篇曰借光景以往來與此句同則此作假借之假字無疑洪說是矣但屈子之所以歸

休西海之上奏九歌而舞九韶者蓋以爲周流四方上下而旣無賢君之可遇於是乎退居林泉之下寂寞之濵以樂吾道焉而已矣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之意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非全出於中心愁悶而強排遣歲月耳故屈子之言亦有極憂處亦有極樂處憂者憂世也樂者樂道也古之諸聖賢莫不皆然則憂樂並行又何疑於屈子乎又豈可盡以爲失志之詞窮苦之語乎顏師古之言亦未盡善而王逸又謂言巳之德宜輔舜禹之說亦牽強也

陟陞皇一章

王逸曰言巳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陟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思也又曰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帀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曲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意同朱子曰屈原託爲此行而終無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義之盡也瑗按後遠遊篇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與此語意同王逸註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鄉欲竭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可與此章互看但以此章之亂辭及後遠遊篇之末二句曰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屈子畢竟是終於去意其此遠遊求訪賢君與後遠遊求訪神仙固託詞以見其欲去也其此二篇之二條顧而不行之語亦託言以見其不忍欲去也其有不忍去之心卽君子仁之至義之盡也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而畢竟終於去者此又君子大雅之明保身之哲也孰謂屈子之不知此哉孰謂屈子之未

嘗去哉其拳拳致不忍去之意者以見去非本心也去非本心而不得不去者其去固不在屈子也乃楚王怒而逐之也不然屈子豈忘楚哉觀此一念不忍去之心則屈子之忠可見矣奚必以不去爲忠以投水而死爲忠哉屈子之賢固不在此而深知屈子之心者亦不在此也以爲不去者以爲投水而死者皆未嘗讀楚辭而信口耳相傳之說以註楚辭論屈子者也學者試取屈子之書卽屈子之所自言反覆熟讀而味之平心易氣而觀之要其指趣之所歸求其立言之本意以意逆志不以詞害意則屈子果去乎

果不去乎果投水死乎果不投水死乎若泥口耳相傳之言執先入之說以爲生則吾亦莫如之何矣雖然後世雖尚其才華之美而未嘗有深留意於此書者也使得與三百篇並行而大顯於世爲學者之所傳誦多更儒賢爲之註釋則必有得其肯綮解其緘縢發其扃鐍者矣嗚呼安得有如鄭康成者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又按王逸此章之註承遡道崑崙以下而言之其意亦是而未盡也蓋此章直承前駟玉虬以下遠遊諸章而總結之者耳讀者詳焉

亂

洪氏曰離騷有亂有重是矣瑗按有亂者離騷也九章涉江也哀郢也抽思也懷沙也凡五篇有重者後遠遊一篇而已然又有歌詞有倡詞抽思篇是也又有問答之詞離騷篇惜誦篇卜居篇漁父篇是也以文體論之離騷遠遊二篇相類也九歌十一篇相類也九章稱須自當別論餘八篇相類也卜居漁父二篇相類也天問一篇自爲一體其句法又摸擬乎三百篇而少變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一篇之中有起結有鋪敘有照應而曲折妙處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學者熟讀而詳玩之當自得焉其宋玉二招蓋自離騷遠遊二篇來特脫胎換骨耳至於九辨與東方朔之七諫劉向之九歎蓋摸擬乎九章者也王褒之九懷王逸之九思蓋摸擬乎九歌者也其文雖不及屈子卽其體裁要亦各有所本焉朱子謂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巳甚矣豈非以篇章之寂寥句法之短促乎恐未盡然也

楚辭衆引卷之下

楚辭考異

玉卿集考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可疑而當闕者則因之不革存之不棄懼寖失其真也然自屈子著此辭以來千有餘年矣劉向校定之後訓解者十數家俱漫不復存無所取證予家所藏僅有東京王逸章句丹陽洪興祖補註及吾鄉先正朱子集註而已然其間文字多有異同雖三家於本章之下畧載其說彼此各有遺漏不能備詳故予於集解之內頗擇其文從字順意義明暢者而從之餘皆刪去不復綴之

於各章之下恐其繁蕪不便觀覽顧特已意所安亦未敢必以為盡是故效朱子韓文考異並錄附于篇末且間以鄙意而是非之其無所是非者或兩可而俱通也以備讀楚辭者叅互而自選之若予仍有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尚幸好古博雅君子當別求之諸本而益附之以輔吾之不逮云

離騷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覽一作鑒一無于字

又重之以脩能 能一作態非是

紉秋蘭以為佩 紉一作紐非是字相似而誤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 不一作弗

夕攬洲之宿莽 攬一作欖一作擥洲上一有中字一作洲作州非是

日月忽其不淹兮 忽一作曶

惟草木之零落兮 零一作苓

不撫壯而棄穢兮 一無不字非是

何不改乎此度也 一無也字

乘騏驥以馳騁兮 乘一作椉一作策馳一作駝

來吾導夫先路也 導一作道一無也字

豈維紉夫蕙茝 紉一作紐非是茝一作芷

何桀紂之猖披兮 猖一作昌一作倡一作裮披一作被

夫唯捷徑以窘步 唯一作惟

惟黨人之偷樂兮 惟下一有夫字

豈余身之憚殃兮 一無身字一作心字殃一作快字俱非是

忽奔走以先後兮 忽一作曶一作急

荃不揆余之中情 荃一作蓀揆一作察中一作忠

反信讒而齌怒 齌一作齊一作齋一作欸

忍而不能舍也 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一無也字

夫唯靈脩之故也 唯一作惟一無也字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一本無此二句

後悔遯而有他 遯一作遁他一作佗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一無既字一無夫字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一作𢦏與栽同
又樹蕙之百畝畝一作畮
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一作蒥荑揭一作藒一作藹
雜杜衡與芳芷衡一作蘅
冀枝葉之峻茂兮峻茂一作葰楙
願竢時乎吾將刈竢一作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以一作而
憑不厭乎求索憑一作凴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一無己字

各興心而嫉妬興一作與非是
夕餐秋菊之落英餐一作飡
長顑頷亦何傷頷一作頜
擥木根以結茝兮擥一作掔擥音覽掔啓妍反音異而義同也茝一作芷
謇吾法夫前脩兮謇一作蹇
非世俗之所服世一作時非是避唐而改者後多倣此
哀人生之多艱人一作民
又申之以攬茝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
終不察夫人心人一作民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蛾一作娥非是

謠諑謂余以善淫以一作之
固世俗之工巧兮世一作時
忳鬱悒余侘傺兮悒一作邑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一無也字
寧溘死以流亡兮以一作而
余不忍爲此態也一無也字
自前世而固然世一作代
何方圜之能周兮圜一作圓周一作同
忍尤而攘詬詬一作訽一作垢
回朕車以復路兮回一作廻

退將復脩吾初服一無復字
集芙蓉以爲裳集一作雧
忽反顧以游目兮游一作遊
人生各有所樂兮人一作民
余獨好脩以爲常脩一作循非是
豈余心之可懲豈一作非可一作何俱非是
女須之嬋媛兮須一作嬃嬋媛一作撣援
申申其詈予詈一作罵予一作余
鯀婞直一亡身兮鯀一作鮌一作鯀婞一作悻亡一作方非是
終然殀乎羽之野殀一作夭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蹇一作謇
薋菉葹以盈室兮薋一作茨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煢一作焭一作惸予一作余
依前聖以節中兮以一作之非是
喟憑心而歷茲憑一作馮
就重華而敶詞敶詞一作陳辭
五子用失乎家巷巷一作衖與巷同一作居非是
羿淫佚以畋遊兮畋一作田
固亂流其鮮終兮固一作圓非是鮮一作尠
澆身被服強圉兮澆一作奡服一作於強圉一作彊禦

縱欲而不忍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顛一作巔
后辛之菹醢兮菹一作葅後倣此
殷宗用之不長之一作而
湯禹嚴而祗敬兮嚴一作儼
周論道而莫差差一作蹉
舉賢才而授能兮一無才字
循繩墨而不頗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陂
覽民德焉錯輔民一作人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之一作以

相觀民之計極民一作人
阽余身而危死兮死下一有節字非是
不量鑿而正枘兮正一作進
增歔欷余鬱悒兮增一作曾悒一作邑
攬茹蕙以掩涕兮攬一作擥一作擥一作擊
跪敷衽以陳辭兮陳辭一作敶辭
駟玉虬以乘鷖兮虬一作虯乘一作椉鷖一作翳
溘埃風余上征溘一作壒
夕余至乎懸圃懸一作縣一作玄
欲少留此靈瑣兮少一作夕非是瑣一作璅

望崦嵫而勿迫崦嵫一作奄茲勿一作未非是
路漫漫其脩遠兮漫漫一作曼曼
總余轡乎扶桑扶一作榑
聊逍遙以相羊逍遙一作須臾相羊一作徜徉羊一作佯
鸞凰為余先戒兮凰一作皇一作鳳先戒一作我前
雷師告我以未具我一作余
帥雲霓而來御帥一作率霓一作蜺
時曖曖其將罷兮罷一作疲非是
結幽蘭而延佇而一作以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於一作乎

登閬風而緤馬緤一作紲
溘吾遊此春宮兮溘一作壒
相下女之可詒詒一作貽
吾令豐隆乘雲兮乘一作椉
求虙妃之所在虙一作宓
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一作徽𢤱一作歛𢤱一作徽繣
朝濯髮於洧盤盤一作槃
保厥美以驕傲兮傲一作敖一作驁
來違棄而改求棄一作弃
覽相觀於四極兮覽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一作天乎一無乎字俱非是
見有娀之佚女佚一作妷
雄鳩之鳴逝兮雄一作鴆羽弓反一作鳴呼故反
鳳凰既受詒兮凰一作皇詒一作詔非是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非是
世溷濁而嫉賢兮世一作時非是
好蔽美而稱惡美一作善非是
閨中既以邃遠兮一無以字
余焉能忍而與此中古一無而字
索藑茅與筳篿兮藑一作瓊與一作以俱非是

豈惟是其有女惟一作唯
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無狐字
孰求美而釋汝汝一作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草一作艸
爾何懷乎故宇爾一作尒通用字一作宅古文度字非是
孰云察余之美惡美惡一作中情美一作善俱非是
人好惡其不同兮人一作民
戶服艾以盈腰兮腰一作要
謂幽蘭其不可佩其一作兮一作之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無覽字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非是

蘇糞壤以充幃兮以一作吕
九疑繽其並迎迎一作迓
勉升降以上下兮升一作陞
求矩矱之所同矩矱一作榘彠
湯禹嚴而求合兮嚴一作儼
摯皋陶而能調皋陶一作咎繇
又何必用夫行媒一無又字
時亦猶其未央其一作而
恐鵜鴂之先鳴兮鵜鴂一作鷤鴂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一無夫字一無為字草一作艸一作卉

何瓊佩之偃蹇兮 佩一作珮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一作亮

世繽紛以變易兮 世一作時以一作其

何昔日之芳草兮 草一作艸一作卉

今直為此蕭艾也莫好脩之害也 一無蕭字一無二也字

椒專佞以慢慆兮 慢一作謾一作漫一作嫚慆一作諂

榝又欲充夫佩幃 夫一作其非是

既干進而務入兮 而一作以

固世俗之流從兮 世一作時流從一作從流從又一作從非是

又況揭車與江離 揭一作藒離一作蘺

惟茲佩之可貴兮 之一作其

芳菲菲而難虧兮 而一作其虧一作虧

芬至今猶未沬 芬下一有夜由芬字

歷吉日乎吾將行 一無吉字

精瓊爢以為粻 粻一作糧一作粮

揚雲霓之晻靄兮 揚下一有志字非是靄一作藹一作濭

鳳凰翼其承旂兮 凰一作皇翼一作紛

高翱翔之翼翼 之一作而

麾蛟龍以梁津兮 以一作使

詔西皇使涉予 予一作余

騰衆車使徑待 待一作持非是

駕八龍之婉婉兮 一作蜿蜿

載雲旗之委蛇 一作逶迤一作委移

抑志而弭節兮 一無抑字

神高馳之邈邈 神高馳一作邈高地非是

聊假日以偷樂 假一作暇一音暇俱非是偷一作婾

陟升皇之赫戲兮 一無陟字升一作陞戲一作戱

僕夫悲余馬懷兮 悲一作忘非是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一無哉字人下一有兮字

楚辭考異

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攷異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縣人是書集解八卷惟註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弗與蒙引二卷皆辨證文義攷異一卷則以王逸洪興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托遙深自漢以來訓詁或有異同而大旨不相違舛瑗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闢洪興祖等謂原惓惓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據拾王安石聞呂望之解卅詩李壁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矣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宋〕吴仁傑疏　〔明〕屠本畯補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提要

離騷草木疏補序

屠隆緯真甫撰

詩稱多識。儒貴博聞。此本草爾雅三蒼之所爲作也。即如草木之類。博物君子猶病之。考之載籍。知古典矣。不知在今爲何名。問之樵牧。知今名矣。不知即古之何物。條風始暘。大地蒙茸。望之菀然。命之茲然。烏

稱博雅洽聞哉。靈均以忠被讒流播江介發憤含沙繫心宗國乃著離騷寄憤懲于懷沙標幽情于漁父吐奇思于天問託曠度于

遠遊。而又多稱草木如三百篇之比興江離辟芷蘭蕙荃茝留夷杜蘅以比明德擬芳潔蒺藜菉葹蕭艾菅茅幽篁鉤吻以喻宵人

辟讒佞嗟乎譖人太甚讒夫罔極忠邪殽亂妍醜不明點璧毀珠鑠金銷骨美人斷鼻申生殺身子胥髑髏伏波薏苡古人所以發

憤于豺虎沉痛于含沙有以也屈左徒以薌草比君子惡草喻小人其義顯而隱其情痛而切誠疾之也誠悲之也夫芝蘭難榮而

易瘁棘刺不種而自生青鼃有權讒夫為政小人必勝君子恒敗玉與石角玉不豐則折勢則然乎家田艸工文綜古雅好離騷既

叶騷韻更補吳氏草木疏其考古也博其收采也約其標名也顯其核實也精亦既斒斒矣田艸貴介子通籍有年幸際昌運生乎

不識離憂侘傺事而好騷經何居蓋田艸高潔耿介方之屈子遇不同而心同也不佞遭讒被播顛顇靈均而輕外坦中無復愁鬱

憤懣頃實好二氏而不好離騷即好離騷獨有遠遊篇爾夫餐六氣飲沆瀣漱正陽含朝霞壹氣孔神凌虛徑度王喬韓衆吾師乎

乃知屈子句中何不有所

何止鬱鬱稱騷也

萬曆癸巳七月既望

離騷草木疏補序

明　甬東屠本畯田叔　譔

本畯既恊離騷二十五篇求劉杳草木疏不得得宋吳斗南離騷草木疏四卷上采爾雅三蒼圖經下迨王叔師洪慶善旁搜崔豹陸農師諸書成疏雖援引博贍而鑄詞蔓衍讀之無緐觧順矣吳氏以薌草嘉木比于忠毅獨行之士猶臭草惡木比于奸邪佞倖之臣部分區別立意甚覈余乃遵斯部區芟彼蔓衍每篇冠以離騷若毛詩之有小序然後標釋物名不

至委瑣復錄疏麻秬黍稻粱粢麥薇藻梧楓十品附之毋令湮沒無傳昔尼父言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屈左徒竭忠盡節被讒遭放行吟悼離發忤憤懣乃作離騷其草木鳥獸凡山經海志之所未收肉夷鑿齒之所未錄者彼皆靡奇弗狀靡怪弗名可謂博物洽聞詞賦之聖者也吳氏疏草木而闕鳥獸殊非通論予於是別撰昆蟲疏焉黎先生既授余草木疏復為余作序會余陳情黎亦歸老今距甲戌之歲凡二十年予從南繕部郎中出為兩淮都轉運鹽丞權鹽

之暇因讀楚詞而有感于厥衷重爲考訂疏補殺靑斯竟獨恨秘書謝世久何繇起九京再叙是蟲疏也援筆斯文三嘆而已

萬曆癸巳春王正月

離騷草木疏補序

明羅浮山樵黎民表維敬撰

後世書以雅名者蓋倣爾雅而作所以釋經也其尤詳於詩者以詩多識草木鳥獸之名爾古之傳經者率多口授惟辨其文字釋其奧義未嘗濫及他辭也故字學通經史百家可迎刃而解奧義釋攻其節目而作者之意不索而獲爲師者逸而學之者不勞也楚詞仿於靈均患不見明發忓憤慸依類比物詭辭以導意其所引用多非正經所見故讀者益難之自漢王逸迄於宋儒注釋頗詳獨其雜物撰德尚畧而未盡茲可使通儒自解耳豈佔俾者能之哉宋吳氏斗南後益以草木疏以補其闕分別部居旁引曲證不惟有功於楚學亦可裨蒼雅之所遺矣非徧窺橋簡漫及外家者不能爲也昔人嘗謂博物之難鄭玄不辨樝梨隱居有昧本草而蘭蕙莫分蘘荷難識雖稱宿學未易定名豈非聞見有所不及而拘虛者不可以通於方輿訓詁之學如之何其茂視之也是編湮沒既久友人屠田叔乃芟削繁蕪重加藻繢冠離

騷于篇端若毛詩之小叙然後釋以物名綱目張而
次舍整讀之者不厭矣田叔好奇多愛嘗韓陸機之
疏以附經采才老之韻以叶楚修墜補亡乃其所長
昌歜之嗜宜其同之夫騷詩之變也賦騷之變也遡
厥源委古學可與矣草木補之于騷比之毛詩若鄭
司農之箋疏也

萬曆甲戌夏五月

離騷草木疏序

宋宣通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　撰

仁傑少喜讀離騷文今老矣猶時時手之不但覽其
昌辭正以竭忠盡節凜然有國士之風每正冠斂衽
如見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經品題者謂皆可敬也因
按爾雅神農書所載根莖華葉之相亂名實之異同
悉本本元元分別部居次之于篇會萃成書區以別
矣夫樧似椒蕭艾似蘪與夫紫藭之似蘭及巳之似
杜蘅猶大佞之於忠鄉愿之於德也得是書形見色
居或庶幾焉舉無以亂其眞昔劉杳爲草木疏二卷
見于本傳其書今亡矣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
而仁傑取諸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離騷草木疏
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班固識三閭
怨恨懷王是未知離騷之近於詩而詩之可以怨也
劉勰亦譏三閭鴆鳥媒娀女爲迂怪譎異之說又王
逸注鴆媒謂鴆食蛇羽有毒可以殺人者按鴆有二
焉瑤碧之山有鳥如雉其名曰鴆郭璞謂此更一種

非食虵者也離騷之文恠恠奇奇亦非鑿空罔離實本之山經其言鸞鷟皇鴆鳥與詩麟騶虞鳳皇何異䲹又何足以知之離騷以薌草爲忠正蕕草爲小人蓀芙容以下凡四十又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有全傳也萹蓄葹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佞倖姦臣傳也彼旣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遺臭萬載云

慶元丁巳夏四月

離騷草木疏補篇目

離騷草木疏補一卷　　香草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疏
明甬東屠本畯田叔　補

江離

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注扈被也辟幽也言巳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補

江離蘼蕪苗也四五月間生大葉似芹而香或蒔于園庭則芬香滿逕

芷芳

芷芳香也生下濕地根長尺餘白色枝幹去地五寸以上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濶三指許花白微黃入伏後結子立秋後苗枯一名澤芬

蘭

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紉索也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離騷曰結幽蘭以延佇王逸注言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

草長立而無趣向○九歌曰春蘭兮秋菊王逸
注言春蘭秋菊為芬芳長相繼承 補
蘭綠葉紫莖葉如莎草初春則茁其芽如麥門冬長
五六寸一幹一花花有紅白紫三色而甚香在江南
者春芳在荊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曰春蘭秋蘭
也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黃不若
秋紫之芬馥也以其生於深林之下故稱幽蘭○吳
仁傑按浴蘭兮沐芳言蘭政可用浴而不可食項閒
蜀士云屢見人大醉渴飲瓶中蘭花水吐利而李又

峽中儲毒蘭花為第一乃知甚美者必有甚惡也

茵

離騷曰襍申椒與菌桂王逸注菌薰也脩本晙
按王度記諸侯鬯酒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草
之貴在蘭芝之上 補
菌薰草也一名燕草一名蕙草生下濕地葉如麻兩
兩相對方莖赤花黑實氣如蘼蕪七月中旬開花即
零陵也

蕙

離騷曰豈惟紉夫蕙茝王逸注蕙茝香草以喻
賢者○又樹蕙之百畮王逸注言已種蒔眾香
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 補
蕙潔草也似蘭綠葉紫莖生平澤中花亦春開蘭先
蕙後皆柔幹蘭一幹一花蕙一幹五六花

茝 約

離騷曰又申之以攬茝王逸注言已復重引芳
茝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九歌曰辛夷楣兮
葯房王逸注葯白芷也 補

茝香蒲也一名莞一名苻離一名葯一名蒚一名雎
一名醮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色紅白可以為菹生
啖之甘脆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謂之蒲釐
花中有蕊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篩其粉後有赤滓
謂之蒲萼其葉名龍須出山石竇中莖倒垂可織以
為席

荃 蓀

離騷曰荃不揆余之中情王逸注荃香草以喻
君也人君被服芬芳故以香草為喻○九歌曰

蓀撓兮蘭旌王逸注言已乘船則以蓀爲楫櫂

蘭爲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補

荃菖蒲也一名蓀一名尭韭一名昌陽生蜀地者作劍脊而無花生陽羡者花黄生茅山溪石上者花紫俱不作劍脊根嫩黄緊硬稠長一寸九節者佳亦有一寸十二節者切以爲葅謂之昌歜亦曰昌本暴乾拆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久服輕身不忘延年不老又可餌魚○溪蓀生溪澗側形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正如蒲無脊大根盤屈有節狀如馬鞭大一根

旁引三四根又名水菖蒲○泥昌夏昌形如竹鞭而黑氣穢味腥

留夷

離騷曰畦留夷與揭車兮屠本畯按言已種植留夷揭車之芳草修行彌多好潔以爲常也補

留夷香草也可以爲藥○屠本畯按上林賦襍以留夷張揖注留夷新夷也顔師古以爲留夷香草也新夷乃木耳

揭車

揭車芳藇也味辛生彭城高數尺而花白根似茅蹄可食

杜衡

離騷曰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注復植杜衡襍以芳芷馨香益暢德行彌盛補

杜衡土鹵也一名杜生山之陰及下濕地根似細辛白芷葉似葵形如馬蹄故稱馬蹄香江淮閒有之今人用作湯及衣香甚佳道家服之根粗黄白色春初於宿根上生苗高二三寸莖如麥藁粗細每窠上有

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于葉莖靡內蘆頭上貼地生紫花閒結實如豆大窠內有碎子苗葉俱青今所用細辛皆杜衡也黄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本草稱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

菊

離騷曰夕飡秋菊之落英爾雅曰落始也王逸注英花也言已食菊之始花以香潔自潤澤也

菊曰精也春初布地生細苗夏茂秋花冬實遇霜終不標落一名女節一名女花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一名陰成有莖紫氣香味甘可作羹食有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不堪食者名薏有葉大似艾莖青根細花白蕋黄有葉似桐蒿花蕋都黄有斛小花花瓣如小珠子名珠子菊可入藥今服餌家多用白菊也近世菊譜乃至有百餘品類

薜荔

離騷曰貫薜荔之落蕋王逸注薜荔香草也言巳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

補

薜荔形如烏韭多蔓敷岩石上若網亦緣樹木三五十年漸大枝葉繁茂葉圓長二三寸似石韋生子似蓮房中有細子上銳下平外青中皺紅霜則皺紅而甘鳥所啄童兒亦食之也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與絡石木連地錦石血土鼓相類○絡石生川谷或山之陰及高山岩上葉圓細如橋正青冬夏不凋花白子黒其莖蔓延節青處即生根蔓與薜荔絕相類但莖葉粗大如藤狀以其包絡石上故名絡石石生者葉細厚而圓短樹生者葉大而薄人家庭圃岩石間種以爲飾○木連大如絡石其實若蓮房打破有白汁絞停久如漆亦如魚膠水凍之可以惺酒○地錦葉如鴨掌蔓著地上隨節有根亦緣樹石冬月不死○石血極與絡石相類但葉頭尖而赤亦蔓繞木石○土鼓常春藤也味苦子味甘亦蔓繞木石葉須尖子熟如珠碧色正圓小兒取藤於地作鼓聲

一名龍鱗薜荔

湖

離騷曰索胡繩之纚纚王逸注言巳行雖擴履根本猶復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巳也 補

胡蒜也大者名胡小者名蒜味辛今人家園圃中蒔之每頭六七瓣初種一瓣當年便成獨子蒜至明年復其本矣其花中有實亦蒜瓣狀而極小亦爲羹臛極俊美種宜良輭地三遍熟耕之五寸一株故里語

曰左右通鋤一萬餘株收條中種者一年爲獨瓣種
二年者則成大蒜科皆如拳今并洲無大蒜朝歌取
種一歲之後還成百子蒜八月中方得熟九月子始
刈葫性最葷不可食俗人作齏以鱠魚肉又食傷人
損目明○葛野生小蒜苗葉根子似葫而細數倍生
葉時可煑和食至五月葉枯取根名䒒子蒜亦名山
蒜味甚薰臭布穀鳴收小蒜俗傳六月七月可種小
蒜二月種大蒜

繩

繩虵床也一名繩毒一名虵粟一名思益一名墻靡
生川谷及田野二月生苗高二三尺葉青碎作叢似
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花葉
正如蘼蕪又似小葉芎藭花白子如黍粒黄褐色四
五月開花如散水子至輕虛也

芰 薐

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屠本畯按製裁也裁
清潔之服以自被也○招魂曰涉江采菱發揚
阿些王逸注揚阿楚人曲也言已涉渡大江南
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阿曲屠本畯按采取菱
芰與衆和歌所以隱伏草澤發舒憤懣也 補

芰水栗也兩角者爲菱三角四角者爲芰生水中葉
綠似荇浮水上花有黄紫白三色晝合宵炕隨月轉
移猶葵之向日也其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秦
人謂之薢茩其實餌之可以斷穀○羅願曰吳楚風
俗當菱熟時士女相與采菱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
爲繁華流蕩之極招魂涉江采菱發揚阿者采
菱之曲也淮南子云欲學謳者必先徵于樂風欲美

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蓋采菱者衆所共取節奏
宜和爲曲以與衆樂之

芙蓉 苛

離騷曰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注言已進不見納
猶復裁製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裳衣被服愈潔
修善益明 補

芙蓉芙渠也其莖名茄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
蓉色有紅白青黄大者至百葉莖下白蒻在泥中者
名蔤其房爲蓮蓮皮青裡白也子名菂菂中有青如

鈎名蕸甚苦不可食其根旁行爲藕藕實名水芝或謂之光旁其葉爲荷荷中蒂名荷鼻其莭至秋皮黑而沉水者爲石蓮

茹

離騷曰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言巳引取柔輭香草以自掩涕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吳仁傑曰茹香草也傷巳忠嗜好唯盛德之馨香而不見知于時也 補

茹茈胡也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三四月

生苗甚香莖青紫葉似荷葉稍緊亦有似邪蒿亦有似麥門冬而短七月開黃花根赤色蘆頭有赤毛如鼠尾○芸蒿生孰皆可啖古人藏書用芸今人謂之七里香也仲冬芸始生其葉類豌豆作小叢生極芬香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蛛驗南人采寘席下能去蚤虱

藑茅

離騷曰索藑茅以筳篿兮王逸注言巳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 補

藑茅葍也一名蕣大葉白花根如芷正白可啖蔓延披樹而生味苷一名苷獲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氣臭

蕐

九歌曰華采衣兮若英吳仁傑曰蘭芳華若四者皆香草屠本畯按沐浴蘭芷衣被華杜言將事神光以自潔也 補

華葭也葦之未成者名葭一名萑萑荻也荻一名薕

萑之未秀者也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葦其狀都似竹而葉抱莖生花白作穗若茅花風輙吹揚如雪其聚于地若絮也枝亦如竹根而節踈萑初生三月中旬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鋭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其萌名虇今江東呼蘆笋爲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也○蒹一名薕似萑而長高數尺江東呼爲適○菼荻之初生者也一名薍一名鵻似葦而小實中其根旁行牽揉槃互江東呼爲烏蓲其花皆名茗所謂蘆適一物也薕今可作簾菼今以薪

虋者是也今人罕能別蒹菼與蘆葦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旁下濕所生者皆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地園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其筍味小苦堪食長安人謂葭蘆之未解葉者名紫蘀

杜若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王逸注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九歌曰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王逸注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補

杜若楚蘅也生陰地苗似山姜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荳蔻又辛香絕似旋覆根殆欲相亂但葉小異耳

蘋

九歌曰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五臣注以喻張設忠正以待君命補

蘋大萍也狀如葵其味如葱不值泥生于水上葉闊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今人呼爲浮菜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其中者名荇菜即鳧葵也其小者名浮萍

紫

九歌曰蓀壁兮紫壇吳仁傑曰紫茈草也屠本畯按以蓀紫二草蓋飾室壇也補

紫茈草也一名藐一名茈戾一名紫丹一名紫芙其莖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其根可以染紫

石蘭

九歌曰疏石蘭兮爲芳王逸注石蘭香草疏布陳也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注所思謂清潔之士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以相遺也五臣注所謂君也言已被帶忠直又以嘉言而納于君也補

石蘭山蘭也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

澤蘭生水澤而此生山側故名石蘭○馬蘭生澤旁如澤蘭而氣臭其花似菊而紫故北人呼爲紫菊

離騷草木疏補二卷　　香草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疏
明甬東屠本畯田叔　補

麻　枲

九歌曰折疏麻以瑶華將以遺兮離居洪興祖曰瑶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天問曰枲華安居郭璞注麻有子曰枲 補

麻草之繁衍而多者也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蕭細者如萑其有實者名苴又名黂其無實者名枲又名牡麻其縷可以練絲爲布其莖圓者名胡麻亦有實一名油麻其淳黒方莖一葉兩莢者名巨勝麻與麥相爲候麥黄種麻麻黄種麥蓋種麥者以夏至前十日爲上時至日爲中時至後爲下時種枲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種麻熟耕地縱横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藝麻欲熟之驗 補

蘼蕪

九歌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王逸注言已

供神之室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五臣云皆喻懷忠潔也補

蘼蕪芎藭葉也一名胡芎一名香果似虵床而香節大莖細狀如馬銜故謂之馬銜芎藭苗似芹胡荽草香細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叢生五月花赤七月實黑莖端有兩葉惟形塊重實作雀腦者名腦芎人家蒔於園庭則氣香滿徑又可藏衣中○羅願曰按古今注將離贈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亦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文無盖即蘼蕪然今之當歸

自是一種非蘼蕪之類似細葉芎藭惟莖葉卑下於芎藭也然則古亦以蘼蕪爲當歸矣

女羅

九歌曰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薜荔兎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餙也補

女蘿松羅也一名唐一名蒙正青而細其長如帶根不著地蔓延松上與兎絲絕異然女蘿有寄生兎絲上者

芝

九歌曰采三秀兮于山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得也補

芝菌也一歲三華無根而秀無實而生形色瓌異一名木甚○五芝五色生於五岳赤如珊瑚白如截肪黑如澤漆青如翠羽黄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氷也○松栢之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其上生小木狀如蓮花名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爇之不焦佩之辟兵可用爲菹○又有石芝肉芝草芝糞上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朝菌

芭

九歌曰傳芭兮會舞王逸注芭香草也補

芭巴蕉一名巴且多生江南葉長丈許濶二尺餘莖虛軟出二廣閩中川蜀者有花閩廣者實極美可啖他處雖多而作花者亦少蕉類亦多有子名芉蕉其葉大抵與芭蕉相類但其卷心抽幹作花初生大萼如倒垂菡萏有十數層層皆作瓣漸大則花出瓣中

極繁盛紅者如火炬謂之紅蕉白者如蠏色謂之水蕉其花大類象牙故謂之牙蕉其實亦有青黃之別暴乾可以寄遠北土得之以爲珍果閩廣人灰埋其皮令錫滑以爲布

蓱

天問曰靡蓱九衢王逸注萍草生于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衢之道屠本畯按左傳蘋蘩薀藻之采可薦於神明羞於王公則蓱亦薀藻之類也補

蓱薸也有小鬚垂于水中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今武謂之藻言無定性隨風而已𣪍雨之日萍始生一夕生九子故名九子萍浮于流水則不生浮于止水則生也

秬黍

天問曰咸播秬黍屠本畯按古者以黑秬黍釀酒入以鬱鬯芬香調暢可以降神也補

秬黍黑黍也黍屬而粘者以大暑而種農家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黍有早晚其晚者至孟秋始熟有赤黍黑黍其黑黍擣以爲餳謂之餳餭以蜜和米煎熬作粔籹也補

莆

天問曰莆雚是營王逸注雚香草也補

莆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爲席其性輕拘而善泛

雚

雚芄蘭也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羅摩幽州人謂之雀瓢

薇

天問曰驚女采微力何祐王逸注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祐之補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赤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赤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古人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補

荼

九章曰故荼薺不同畮王逸注荼薺不同畮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補

荼苦菜也一名荼草一名選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
秀孟夏苦菜秀是也三月生扶疎六月花從葉出莖
直黃八月實黑實落根長生於冬不枯又謂之遊冬
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得霜甜脆而
美堪食紫葉者爲香茶青葉者爲青茶○吳仁傑曰
茶蘇之所以異者以茶始食之則苦而終其蘇則初
食之便其孟夏當陽長陰消之極而是月苦菜秀蘇
麦枯則知茶陽物也蘇陰物也是爲不同晦而生矣

蘋

九章曰蘋蘅槁而節離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
方湖澤皆有之補
蘋青蘋也似莎而大生湖澤中又似茅蔵鴻鴈所食
者

蘦

遠遊曰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吳仁
傑曰言微霜之降未及惡草而芳草中先及蘦
也補
蘦耳草也一名大苦一名筴草一名審草一名露草

蔓延生下濕處枝葉悉如槐青黃色高五六尺莖赤
有節節間有枝相當葉端微大而糙澁似有白毛實
如相思子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
豆極堅嚙不破或云似地黃○紫茸草細而實春生
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
作角子如華豆根長者三四尺麤細不定赤上有橫
梁梁下皆細根也

苽

大招曰五穀六仞設苽梁只王逸注苽梁蔣實

謂雕胡也言有苽梁之飯香且柔滑也補
苽蔣草實也一名茭一名雕胡生水中葉如蔗荻江
南人呼爲茭草刈以飼魚甚肥在兩浙下澤者根既
相結歲久根盤厚則并土浮于水上謂之菰葑刈去
其葉便可畊蒔植其莖有莖梗者謂之菰蔣夏日生
菌如小兒臂堪噉謂之菰菜又名蘧蔬以芼鯽爲羹
解酒毒至秋結實如米謂之雕胡古人以爲粢饌歲
饑人猶採以當粮三年以上心中生薹如藕白軟中
有黑脉亦堪噉謂之菰首又名菰根又名綠節又可

作席溫於蒲篛傳炊菰法米菰穀盛青囊中擣覆器
爲屑勿令作末納青囊中令滿版上揉之取米一斗
可用井半炊如稻米其菰葉楚俗以夏至日用纍粘
米煮爛二節所尚一名糭一名角黍

苴

大招曰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
只王逸注䐹狗雜用膾炙切蘘荷以爲香備衆
味也補

苴蘘荷也一名蕌葅春初生葉似初生甘蕉根似薑

牙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爲葅亦可醬中藏其性好陰
在木下生者尤美蘘荷有白有赤令人乃呼赤者爲
蘘荷白者爲覆葅赤者作梅果用之白者入藥用中
蠱者服其汁并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
沙蝨蓴人家種之辟蛇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不須鉏
微加糞以土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
茂

蓴

蓴水葵也生水中葉似荇菜浮水上花黃白子紫色
莖細如釵股味甘可食三月至八月名絲蓴霜降以
後至十二月名瑰蓴味苦澁取以爲羹猶勝雜菜種
蓴之法近陂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
爲池種之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淺則葉多而莖瘦性
易生不耐汚糞穢入池即死又有石蓴生南海石上
似紫菜色青

蒿

蒿白蒿也比青蒿而粗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春始
生及秋香美可食又可蒸爲葅春初比蒿前諸草生

可以生蠶白兎食之而仙一名蘩草一名由胡一名
旁勃

蔞

蔏蔞蔞蒿也一名購生下田初生可啖其葉如艾白
色長數寸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爲茹又可熬煎也

藻

九辯曰鳧鴈皆唼夫梁藻啓木唆按藻水草之
有文者也補

薻生水底橫陳于水不能出水之上隨波蕩漾莖葉
條暢尤爲可喜有二種其一種如鷄蘇莖大如箸長
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薻 補

稻

招魂曰稻粢穱麥挐黃粱些王逸注言飯則以
秔稻糅穱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軟且香滑
也屠本畯按粢爲五穀之長故祭祀之號稷曰
明粢而言粢盛也 補

稻稌也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粘者爲糯一名秫可

以釀酒其不粘者爲秔 音粳 可以作飯二月種秔稻
四月種秫稻稻有芒者爲秔不芒者爲糯是稻通稱
稌也又有一種曰秈比于稉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
今人號秈爲早稻稉爲晚稻江湘間有稻粒稍細耐
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 補

粢

粢稷也一名齋一名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穄然
則稷也粢也穄也一物也大抵塞北最多如黍黑色
稃有兩種一種黃白一種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爲
鳥米考靈耀言日中星鳥可以種稷 補

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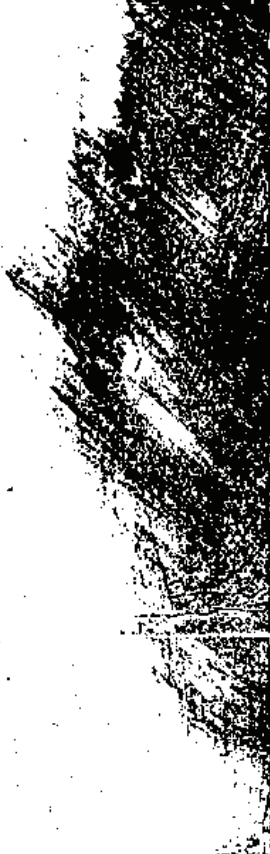
麥芒穀也秋種厚薶故謂之麥方夏之時舊穀已絕
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爲接絕續
乏之穀其性微寒屬金故秋金王而生夏火王而死
小麥生于桃二百肆拾日秀秀後六十日而成盖秋
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
麥微寒以爲麪則溫麪熱則麩冷其地煖處亦可春
種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河渭以

西麪涼以其春種缺二時氣使然也故稱高田宜黍
稷下田宜稻麥今小麥倒須下田 補

粱

粱粟類也米之有孚殼有青黃白三種青粱殼穗有
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米也夏日食之極爲
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亦早
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餘米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
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味逾于諸粱
人號爲竹根黃白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飲

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爲黃粱之亞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粱比它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羅願曰古者食醫會膳食之宜則犬與粱相別先儒以犬味酸而溫粱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也粱食之美者故稱膏粱之性正以其發厚而易驕耳 補

離騷草木補二卷

離騷草木疏補三卷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疏
明甬東屠本畯田叔 補

木蘭

離騷曰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注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 補

木蘭桂類也葉似長生冬夏常榮四時著花其實如小柿甘美一名杜蘭皮簿者似桂而味辛皮厚者似厚朴而氣味爲勝樹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

莽

莽菵草也木若石楠而葉青味辛烈人用擣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則死浮出人取食之無妨一名葞一名

春草或以爲卷施草者非是○寧鄉草名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吳仁傑曰山海經朝歌之山有木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即宿莽蓋木類也而王逸以草冬生不死者爲宿莽初非指卷施也及郭璞注卷施草乃離騷云宿莽蓋祖王逸之說而逸說亦無所本也

桂

離騷曰矯菌桂以紉蕙屠本畯按言巳矯直菌桂托芬香以見性也 補

桂有菌桂牡桂板桂三種菌桂生交趾桂林正圓如竹葉似柿葉其香可作飲中品葉有三道文表裡無毛尖狹而光澤人家園圃亦有種者多植于嶺北則氣味少辛辣三月四月生花花白蘂黃九月結實木皮靑黃肌理緊實其卷若筒故曰筒桂一名肉桂今稱菌桂者筒箇字譌也今人多以裝綴花果作筵○牡桂木桂也一名梫生南海葉如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岩嶺冬夏常青間無雜木皮薄色黃少脂肉氣味如木蘭其嫩枝名桂枝削去皮名桂心即官桂也○板桂生桂陽及合浦半卷多脂生高山顚冬夏常榮春華秋英○三桂之外有天竺桂生西胡國今亦希有○丹桂樹如冬青幹或斜曲葉似橘葉而狹尖長光澤九月開花花五辦而細有紅黃二色味苦而香一名金粟人家多種於園庭芬香滿逕是月人取花入塩梅汁內浸一宿取起去其苦水以蜜和塩梅浸之入甕器內固封數日謂之桂梅可按酒又可作湯近時好事春其花作餅謂之桂餅其花白者名木犀花

椒

離騷曰馳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注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 補

椒叢生木似茱萸有鈌刺葉堅而滑實大者名欓今成皐山間有之謂之竹葉椒可著飲食中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菊葉椒於三月移之先作熟穰泥掘出即以泥封根埋之又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土蓋其上常澆令潤生高數寸遇雨時移之性不耐

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陰中者少禀寒氣則不用裹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爲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蔱樹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于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出天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又施州有崖椒閬中及江東有欓子滛蔵作果品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子似椒而葉細

辛夷

九歌曰辛夷楣兮葯房王逸注辛夷香木以作戶楣洪興祖曰辛夷木大連合抱非香草也 補

辛夷樹生川谷及近道大連合抱高數仞氣辛香葉大於柿而狹長花色白而蒂紫江南地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花花落而無子至夏秋復著花如小筆○一種三月開花四月花落子似相思子花葉與無子同○一種高三四丈花色亦白葉亦如柿身徑二尺許去根三尺巳來便有枝柯繁茂可愛花落復生葉至夏初還生花經秋歷冬葉花漸大如有毛小桃至來年正二月始開花二十年者方結實年歲淺者無子開花早晚亦隨南北節氣寒溫耳

松

九歌曰飲石泉兮蔭松柏王逸注言已雖在山中猶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 補

松生高山大谷木皮綠衣名艾蒳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三鬣者今作五粒蓋鬣字之譌也松久則實

繁出塞上者佳其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其佳○高麗國多太松惟五葉者乃結子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者美餅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柔條細破成縷撚成綫織而爲扇上有花紋不藏穿縢者又有杉扇以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采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栢

栢一名椈有側栢花叢栢三種其側栢三月開花九

月結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出密州者佳葉背側向上有微赤毛道家多作栢葉湯○花柏其樹濃葉成朶無子○叢柏其樹綠色

楸

九章曰望長楸而太息王逸注言已顧望楚都大梓木而悲 補

楸檟也木老而皮粗散者爲楸木小而皮粗者爲檟楸之疏理色白有角而生子者爲梓又名子楸又名角楸黃色無子者名椰楸亦呼荆黃楸也楚地尤多

可以爲器梓實桐皮曰椅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子猶在其枝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謂之若楸似桐而葉小花紫○羅願曰梓爲百木之長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肥碩三倍舍西種梓楸五令子孫孝順

橘

九章曰皇后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 補

橘木生江南葉有兩刻缺又似刺出于莖間夏初生白華六七月成實至冬黃熟可啖皮味辛香而苦肉甘尤生於洞庭之包山過江北則無故曰橘逾淮而北爲枳水土異也○盧橘冬月於木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故云盧橘夏熟盧黑色也其柑橙櫞柚皆橘類氣亦少同○柑橘形似橘而圓大皮色青熟則黃赤未經霜時尤酸霜後甚甜故名柑子形如石榴者謂之壺柑○橙似橘其華中細如

蜂腰皮味甚甘橙黃時橘方尚綠其形圓大於橘而香皮厚而皺乃正黃色不似柑橘之黃赤也其皮去裡白切絲蜜煮謂之橙絲煮以爲汁去渣入蜜熬成膏絕似蕉實謂之橙膏連皮皺蜜煮謂之橙餅皆酸甜微苦可按酒又可作湯○枸櫞如小瓜皮若橙而光澤可愛肉厚味短而香氣大勝柑橘實衣笥中則數日香不歇閩廣江西有之謂之香櫞○橘類有朱橘朱柑乳橘乳柑沙橘沙柑黃橘黃柑綿橘荔枝橘宪橘油橘金橘金柑自然橘凍橘狗橘石柑綠橘又

有包橘鄭康成說書厥包橘柚乃三物審覈是也

黃棘

九章曰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
注黃棘棘刺也言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
棘之刺以爲馬策言急疾也吳仁傑曰借光景
以往來猶假日以婾樂也 補

棘小棗也花葉莖實都類棗有赤棘白棘山海經若
山有木焉黃花而圓葉其實如蘭其刺有直有鉤補
益用直療臃用鉤又可爲矢鵲巢中央有棘棘性煖

今人養花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
護其花牙也

梧

九辯曰奄離披此梧楸脣木畯按梧者其木不
但取其枝葉多陰可愛亦以其實芬香可啖也
故師曠或枝策而立惠施或據梧而瞑 補

梧梧桐也一名櫬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人以
其皮青亦號曰青桐華淨研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
閣種之梧桑郭皆五其子似乳綴其桑鄂生多或五

六少或二三食之味如芡故烏喜巢其中寂易生烏
銜墜者輒隨生殖其畦種者是歲可高一丈又知日
至正南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
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小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
此木雖不中樂器然堪車板盤合木楪等用葉春晚
乃生至秋輒槁 補

楓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王逸注言巳湛湛
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巳不蒙君惠而身

放棄曾不若樹木得其所也 補

楓似白楊甚高大木肌理硬葉厚枝弱而善搖葉圓
作岐有三角而香二三月有花白色乃連著實大如
鴨卵八九月熟暴乾可燒惟九真有之用之有神乃
難得之物其脂甚香謂之楓香又名白膠香入地千
歲爲琥珀其皮性澁止水痢至霜後丹色可愛楓上
有菌食之令人笑不止 補

離騷草木補三卷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穢草惡木部

宋河南吳仁傑斗南
明甬東屠本畯田叔　補

薋

離騷曰薋菉葹以盈要兮王逸注三者皆惡木以喻讒佞滿於側也補

薋蒺藜也一名旁通一名行止一名豺羽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狀如蔆而小生道上刺人人行多著木屐可以茨牆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梗路亦呼蒺

藜一名茨莱生水中

菉

菉王芻也一名薵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俗呼鴟脚莎即菉蓐草也

葹

葹卷耳也一名苓耳一名枲耳一名耆耳一名地葵一名薕絲雄下謂之胡枲江東呼常枲其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其實多刺葉可覆麴作黃衣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從外國羊毛中來

艾

離騷曰户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王逸注言君愛眤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進也補

艾艾蒿也一名氷臺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荆楚之俗五月五日鷄未鳴時采之用炙百疾故又名醫草

茅

離騷曰荃蕙化而爲茅王逸注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讒佞也補

茅杜茅也一名遪白茅之屬茅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春生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華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

蕭

離騷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王

逸注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也

洪興祖曰蕭艾賤草以喻不肖補

蕭荻蒿也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於祭祀以脂爇之或云牛尾蒿

篁

九歌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王逸注言巳處江山竹叢之閒上不得見君讒邪塡塞難以前進補

篁竹叢也竹田曰篁所謂𦿆蕩敷衍編町成篁者也

篁下衆竹中冣其下者故見斥于離騷比之讒邪正以其叢簿幽昧蔽塞而巳

葛

九歌曰石磊磊兮葛蔓蔓五臣注猶賢哲難逢諛諂衆也補

葛冉草也一名鹿藿一名鷄齊一名箳斤葛入土五寸以上者名葛脰微有毒春生苗于澤閒引藤蔓延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葉似楸葉而青七月著花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如臂紫色其性柔韌可爲絺綌簾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野葛毒草也蔓生出桂州以南葉似柿葉人食之即死俗呼胡蔓通名鉤吻

篇

九章曰解萹薄與雜菜兮洪興祖曰萹蓄雜菜非芳草此言解去萹菜而備芳茝宿莽以爲交佩也補

萹萹蓄也似小藜赤莖節細如釵股好生道旁布地而生節閒白華葉細綠根如蓄根人謂之萹竹

薺

九章曰故荼薺不同晦兮洪興祖曰荼苦薺甘故不同晦而生矣補

薺葶藶也春初生葉似芥高六七尺寸根白枝莖青可以作菹羹亦佳仲冬始生季春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也又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草

菅

括瑰曰五穀不生叢菅是食此、屠本畯按菅茅

類亦惡草以喻讒佞補

菅似茅而滑無毛其根如渣芹而甜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紉宜為索漚之尤善其未漚者名野菅

樧

離騷曰樧又充夫佩幃王逸注樧似椒而非椒喻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補

樧椒屬也似茱萸而小赤色按茱萸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時深紫色一名樧子

離騷草木補四卷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閩中海錯疏已著錄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秬黍稷粱稻粢麥粱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備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畧又每類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註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謂宿莽非卷葹斥王逸註及郭璞爾雅注之誤本畯是書引羅願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葹江淮間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說不免自相剌謬尤失於考證矣

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卷

〔明〕屠本畯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騷協韻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提要

楚騷協韻敘

夫自古詩詞用以按歌協絃非韻
諧聲而合節矣故其韻不待協而
用協非其朔致爾也代䕫變擅謳
卽詩書所傳靡復而殫一也又況
帛傀之載哉余嘗怪楚騷上述皇
近代備物連類銓綜三才與於聲
詭於先王矣後並讀不復諧遂以

聲且夫童歌里咽猶或沿方附文
會風雅假令闇大義之文仍鸞鵠
何以爭光日月櫽詞賦之祖也莫
之類經傳並捋推斯以談不復讓
矣竊公之聲亡不足惜王漢之注
詳於是吾友屠田叔氏風永音旨
盤博取韻書裁衷經訓務求諧暢
卒遂成協韻十卷其用心亦勤矣

被讒遭放行吟憚離託忠樂神乃心宗國
雖乏絲竹之龢以雅歌彝之節不假諧韻
何以永斯後之讀騷者其以吾田叔氏爲
南車也隆慶壬申首閏月四明沈九疇箕
仲敘

楚騷協韻敘

吳郡 黃姬水 淳父撰

古昔聖哲制字以擴目之用而書契作焉六
書備矣制律以導耳之用而音聲比焉至七音
盡矣夫言以文綴文以音諧二者言之會也然
括萬物以成形者字也而合衆字以成聲者韻
也字猶星之有象可稽韻若風生無方可執故
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而嗟歎之而蹈舞之不自
知者其天地自然之聲兮其韻之禰兮故言出
而節奏隨之其韻未嘗不協也仲尼刪詩皆絃
歌以合韶武之音者惟韻之協焉爾若離騷者
繼三百篇而作者也風雅之匹而詞賦之宗也
蓋以忼鬱傺侘之情發爲哀痛迫切之聲字字
性靈言言心極若韻有弗協何以導志何以動
物何以感天地通鬼神哉惜兮王叔師洪慶善
則闕而未協朱仲晦則協而未詳至於文字之
類甚偏殆多所舛謬爾來屠田叔氏玩誦而病
焉廼精研博考積日累歲緝爲楚騷協韻十卷

如英央之盤則通之旨古韻亥豕之譌則訂之
旨古文復炎漢篆隸之傳黜江左聲病之拘然
後千載作者之意始粲遺憾矣離騷之衣鉢詞
人也田朱亦有功哉田朱本高華之胄稟嵇曠
之資負通達之才於書無所不讀而獨寤寐屈
宋焉夫屈宋賢人失志之賦也田朱豈亦不得
志者哉噫千古之君子志於邦家今之君子志
於富貴田朱豈今之所謂不得志者哉而田朱
旨四事答客難誼蓋田朱之志也田朱之志亦

足悲矣千里授簡遂校而敘之云

讀騷大旨

明甬東屠畯 田朱

錄篇

楚騷者發舒憤懣之詞闡揚忠孝之本依六義
旨敷言繼三百篇而作剏者也屈原開其始景
差倡旭日而繼之宋玉紹其業隨珠並夜光而
希古假哉寫今不可尚矣沿茲日往粲煩更僣
妖而大都式與摹範竊與華藻矣今之此編旨
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九辯招

魂大招爲十卷而惜誓招隱士二詠哀時命九
懷九歎九思不錄焉此錄篇之大旨

原協

夫南國宗騷多篇繼作都號楚詞矣今湘鄂鄖
客之聲楚牙傳閩音爲瓴瓴求與向者離騷之
音邈焉彌殊是故既存楚騷宜明楚聲非韻協
何倆篠邈哉王朱師章淺句斷俘事可曉然慶
書援畨引證繇理肴暢俱爲大觀而韻剏闕而
不協朱仲晦章分節解比與兼陳而韻剏協而

未備如錫余㠯嘉名延翻 之於字余㠯霝均
翻員 菉葹兮紫壇叧 劦如 之於播芳茱兮盈堂羣击
皆濁我獨清華翻 衆人皆醉我獨醒是㠯見放
劦分 叧翻 之類俱在縣聞焉識者病之晙自髫齔承
家大人之訓役授新編乃含咀英華諷誦旨歸
蓋習与性反既數歲季矣夫楚詞詞楚故爲韻
定辭因取㠯補轉注音畧獵要字苑諸考要諸
是定韻或一二二二協之三四三四協之苟足
取收縣嫌並畀將使韻靡不通劦 非強解刃發
如新湊理不滯矣壄生从旁錄之俞㠯楚騷協
韻云爾

正字

夫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兮古今文人往
往寫楚騷凡點輸舒篆鼎小篆分艸爲書乃
若勸諸梓人便於誦讀不能不遵兮隸書矣近
代鏤行楚詞睹其點畫偏旁寔多所豕之謬晙
乃輯蒼頡篇古說文諸六書書本㠯正其差譌
俗別者然一字佹異而騈衆与相同而炫目者
今夫不取至於異所當異同所當同此六書之
自然今錄之楚騷中非敢云於行怪也博雅君
子宥㠯諒諸

刪紗

夫辯博宏演肆魁偉之文於楚騷者王夫師也
援據精博昭奇怪之事於補注者洪慶善也擬
議正義理㠯發忠孝之道於詁訓者朱仲晦也
擥之南鏐東籟雖異質而皆爲有用之才毛嬙
鄭旦雖異態而皆爲可悅之豔之夫王洪之注
非王洪之舊語也蓋因淮南辯言之說而輯之
仲晦之注夫非仲晦之也緣王洪之舊文加
繪藻之新色今㠯俗監之迷古湊廢戔售咸層
王洪而棄仲晦其不然兮其不然兮

示忠

余既協楚騷乃因客鵝而告之㠯昔楚大夫之
作離騷也言離愁云今余當處順之秋值縣爲
之境父母在堂垂白相樂鼎遠游爲骭親知砥
勵務洪道業鼎卜肩爲贅身安艸艸楷誦何爲

忠樂辰猶哀郢何作郎斯吕談大夫靡復而顯
焉乃縋而纏之歟哀斯次慨與伏枕亞圈潛蘊
獨襄忍生之歎徒勤白駒之歌昔作所謂老稱
稱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也蹶背浩叟骨肉
纏綿兒女之情多斯風雲之氣爽吕此招魂魂
兮不至所謂背弃受誅白日招只也夫潔忠者
不吕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吕莫賞而苟合所
謂製芰荷吕為衣兮襍夫容吕為裳也夫符契
糈靈各穀綴始人倫有五而朋儕居一而二三

讀騷大旨六　四

季來交結好仇大都襍浮面而不心趨彼末塗
竟違背旨變悅浮雲變為蒼狗所謂吕黃昏吕
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也四者觸沓稍殷大夫
之悰淚夫忠有其至氣因斯感惜緣斯載余幼
而羅臏長夏支離大不空物蘼庸諧俗乃取楚
騷玩知於故奄復於新悛讀一過庚幾哉愈兮
不腼而呻唫者矣

解嘲

協成客夏嘲之吕夫屈騷而淮南傳之後依之
徒代出其范簡成十七自非撰學曷能杓其宏
室屑其先登曷哉夫華章藻覈非睽眩所玩瑰琦
倜儻非淺短所識令吾子取其背而舍其後是
視人之瓦而耻於目纏羅而立於獨用末技吕釣
名予則幾哉楊子曰噫嘻子何言之卑兮且
夫大屈騷不必皆賦章之木雲夢雖廣安能
盡巨海之觀於古傑與直躋三百之風者其屈
宋兮是故劉勰所推吕屈宋為絕世其體風雅
于繼所論諸子吕為不過取其更妙竊其豔藻

讀騷大旨七　五

用是為評大率可睹見矣余輙一而出于此夾為
自便計吾子吕為遷罷獨立嚣甚釣名過矣兮
過矣兮

楚騷協韻卷一

明甬東屠畯　田叔　重協

明吳郡黃姬水淳父　校正

屈原

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協胡公翻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協彌延翻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
均協居員翻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音乃

代切又協季悲翻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如字
又協蒲枚翻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去聲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州別作洲之宿莽協如慕又日
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協祥豫翻惟草木之
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
改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
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如字又協此禮翻雜申椒
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音昌改切又協如芷彼堯
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

夫惟捷徑以窘音具隕切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
幽昧以險隘協於計翻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
敗績忽奔音布頓切走以先音先見切後兮及前王之踵
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齎如齋怒音傾
五切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協尸豫翻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
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
遯而有他如字又協唐佐翻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
脩之數音所角切化協虎瓜翻又呼隊翻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畝協如芷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
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別作
刈協牛益翻雖萎[illegible]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
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協蘇故翻羌
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去聲忽馳騖以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
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協於姜翻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音苦感切頷
音戶感切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音蒲計切荔之

落蕊矯菌(音具隕切)桂呂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綺切)謇吾灋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協北翻)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呂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艱(協居垠翻)余雖玫(俗混下同 好)修姱呂鞿羈兮謇朝誶(讀如信)而夕替(協他因翻)既替余呂蕙纕兮又申之呂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協虎猥翻)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俗作謠)諑(讀如卓)謂余呂善婬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如字又音七故切)背繩墨呂追曲兮競周容呂為度(如字又讀如鐸)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協他土翻)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協於虔翻)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呂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音息諒切)道之不察兮延佇(音直呂切)乎吾將反回朕車呂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呂離(音力智切)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協蒲

北翻)製芰荷呂為衣兮集夫容呂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呂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俗作繽紛下同)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音五教切)兮余獨玫修呂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協直良翻)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協如與)曰鮌婞直呂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音上與切)汝何博謇而玫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協子息翻)薋菉葹呂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協蒲北翻)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玫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協他丁翻)依前聖呂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呂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呂自縱不顧難呂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協胡貢翻)羿淫游呂佚畋兮又玫射(音食亦切)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協別 作)浞又貪夫厥家(協古胡翻)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

兮又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叶七何翻)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音普禾切)皇天無私阿兮覽民悳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音下孟切)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音息諒切)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叶蒲北翻)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叶呼磊翻)不量鑿(讀如良鑿)而正枘(讀如芮)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旹之不當擥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讀如郎)跽(音巨委切)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讀如征)駟玉虬以乘鷖(音烏鷄切)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讀如玄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俗作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叶所格翻)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榑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消搖(俗作逍遙下同)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叶章喻翻)鸞皇為(音于僞切)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

騰兮繼之以日夜(叶弋灼翻又如字)飄風屯(音徒昆切)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如字又叶如許)紛總總其離合兮斑(俗作斑)陸離其上下(叶如虎)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叶如與)時曖曖(讀如愛)其將罷(讀如皮)兮結幽蘭而延佇(音直呂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叶丁五翻)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紲(讀如薛)馬(叶滿補翻)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叶如備又叶蒲梅翻又如字)及榮華之未落兮相(音息諒切)下女之可詒(叶如異又讀如遺又叶如態)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音莫必切)妃之所在(如字又叶才里翻)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叶如賴又如字)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讀如嬅畫)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般(叶蒲延翻)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婬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音息諒切)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叶如虎)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

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
無所止兮聊浮游以消搖及少康之未家兮畱
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
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音烏故切閨中既邃
遠兮哲王又不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
與此終古叶如故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
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
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女讀如汝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

懷乎故宇叶待洛翻世幽昧以炫耀兮孰云察余之
善惡民好惡音烏路切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戶服艾以盈要音於搖切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
艸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俗作糞下同
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
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讀如所
而要音於宵切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叶元具翻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
以上下兮求巨矱俗作矩矱下同之所同湯禹嚴而求

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叶如同苟中情其好修兮又
何必用夫行媒叶謨悲翻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
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鵜鴂讀如題決之先鳴兮使夫百艸為
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如字又叶如鼈
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斷叶如制又如字俗譌
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奄畱蘭芷變
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叶莫侯翻何昔日之芳艸

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它故兮莫好修之
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
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
又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叶如支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叶虎瓜翻又虎
化翻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叶良何翻又如
字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其猶未沬叶莫之翻和調度以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讀如汝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觀兮上下（協虎如）靈氛既告余吕吉占兮歷吉日
兮吾將行（協戶郎翻）折瓊枝吕為羞兮精瓊靡吕為
粻（讀如張）為（音于僞切）余駕飛龍兮襍瑤象吕為車何
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吕自疏邅（音池 職切）吾道
夫崑崙兮路脩遠吕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
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
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俗作麾）蛟龍使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余（讀如与）路脩遠吕多艱兮騰衆車使

徑待（協徒奇翻 又徒帝翻）路不周吕左轉兮指西海吕為
期（如字 協渠記翻）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
八龍之婉婉（俗作蜿）兮載雲旗之委蛇（讀如威逶）抑志
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吕婾樂陟升皇之赫戲（平聲）兮忽臨睨夫舊
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俗作蜷）局顧而不行（協戶郎翻）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將从彭咸之所居

離騷經第一　吳中章菩 書帶宗校刊

楚騷協韻卷二

屈原

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
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讀如鎮）盍將把兮瓊芳
蕙殽蒸兮蘭藉奠（俗作奠）桂酒兮椒漿揚枹（讀如桴）
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讀如昌）五
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協於姜翻）靈連蜷（讀如
拳）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協俱王翻）
与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
皇皇兮既降（協胡公翻）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
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州（別作洲）美要眇兮

宜修沛俗作沛下同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
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協陵之翻吹參差兮誰
思協西如駕飛龍兮北征邅音池戰切吾道兮洞庭薜
荔柏兮蕙綢讀如儔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
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音于偽切
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俗作悱側桂
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
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
淺淺讀如箋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協虎如捐讀如沿余玦兮
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州別作洲兮杜若將以
遺太聲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与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讀如与嫋嫋兮秋
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協虎如登白薠兮騁望太平聲與
佳期兮夕張讀如帳又如字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
木上如字又協辰陽翻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
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
澨讀如逝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
水中葺之兮荷蓋協居蓋翻蓀壁兮紫壇協徒黃翻播芳
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讀如老辛夷楣兮葯房罔
薜荔兮為帷擗蕙櫋讀如綿兮既張白玉兮為鎮
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協戶郎翻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協眉貧翻九嶷繽兮
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協于元翻捐讀如沿余袂音彌蔽切兮

江中遺余褋讀如牒兮澧浦搴汀州別作洲兮杜若
將以遺太聲兮遠者協掌与翻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
兮容与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協眉民翻紛吾乘兮玄雲協于元翻令飄風
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協池回翻如君迴翔兮以下協如
虎踰空桑兮從女讀如汝紛緫緫兮九州可壽夭
兮在予讀如与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侌昜俗作
陰陽下同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讀如岡靈衣

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協芳蕪翻將以遺去聲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協如字又如神結桂枝兮延竚音直呂切羌愈思兮愁人協如肰又如字愁人兮奈何協如奚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協如虎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讀如与夫讀如扶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協戶古翻秋蘭兮青青讀如菁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協丁計翻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協如字又如陀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如字又協[illegible]臨風怳兮浩歌如字又協如歊孔蓋兮翠旍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讀如征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協謨郎翻駕龍輈兮乘雷讀如纍載雲旗兮委蛇協如威遲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音虎為切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縆音古登切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讀如池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讀如戶翾音許緣切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協如熱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音食夜切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協戶郎翻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讀如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協丑歌翻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音虎為切魚鱗屋兮龍堂如字又協如同紫貝闕兮朱宮協如光又如字靈何為兮水中協如湯又如字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協如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讀如斯紛兮將來下

虎(協如)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
來迎魚鱗鱗兮媵(俗作滕 下同)予(協如与)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讀如弟)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去聲)所思(協如顋)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協如釐之翻)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協如虎)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讀如与)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音萬 下切)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協如博) 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音余救切) 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協如搜) 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協如揷) 旌蔽日兮敵若雲(協丁元翻 又如字) 矢交墜(讀如隊) 兮士爭先(協又新人翻) 凌余陣(協如陳) 兮躐余行(協戶郎翻) 左驂殪兮右刃(俗作刄)傷霾(讀如埋)兩輪兮縶四馬(協滿補翻) 援玉枹(讀如浮) 兮擊鳴鼓天時墜(讀如隊) 兮威靈怒(上聲) 嚴殺盡兮棄原野(協如渚)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協如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協如陵)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讀如戶) 女倡(讀如昌) 兮

容与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九歌第二

吳中章昔書 袁良刻

屈原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上聲又叶公五翻九動二翻)之上下未形何由考(如字又叶口舉翻又叶苦浩翻)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如字又叶如譌)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叶虎爲翻又叶火戈翻)圜則九重孰營度(讀如字又如鐸)之惟茲何功孰初作(又叶如字又如祚)之斡(讀如管)維焉繫天極焉加(叶居之翻)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如字又叶如注)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讀如字又叶如朔)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叶如軒又如字)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叶如田又如字)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讀如祀)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叶都木翻)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叶獎里翻)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叶如里)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叶謨郎翻)角宿(讀如秀)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叶平聲)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叶如杭)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

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如字又叶所加翻)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叶虎爲翻又叶虎禾翻)纂就前緒遂成考功(如字又叶姑黃翻)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如字又叶徒黃翻)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叶符均翻)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叶如勒)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讀如措)川谷何洿(讀如汙)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如字又叶章移翻)南北順橢(叶如雌又如雖)其衍幾何(如字又叶如奚)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叶此禮翻)增城九重

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叶如蒙)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叶下珍翻)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叶如誾)焉有虯龍負熊以遊(龍游二字未詳所叶)雄虺九首(叶書蟻翻)儵忽焉在(叶如理)何所不死(叶小禮翻)長人何守(叶書蟻翻)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叶如理)延年不死(叶小禮翻)壽何所止鯪(別作陵)魚何所鬿(讀若祈)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叶姑黃翻)降省下土

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
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 鼂飽二字未詳
所協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音負劉切 何啓惟憂而能
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 如字又協而王翻 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 協胡公翻又戶郎翻 啓棘賓商九辯九
歌 協巨依翻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協如低 帝降夷
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 音心計切 彼雒嬪馮
珧利決封豨是射 協時若翻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
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協謀悲翻 何羿之射革而

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 讀若瀛
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
疾修盈白蜺嬰茀 音非律切 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
茀藥隔句用韻 不能固臧 堂臧隔句用韻 天式從橫 協胡光翻 陽離
爰死 協小禮翻 大鳥何鳴 協謨郎翻鳴橫隔句用韻 夫焉喪厥體
死體隔句協韻 萍號 讀如豪 起雨何以興 如字又協於容翻 之撰
體協脅鹿何膺 如字又協火宮翻 之鼇戴山抃何以安
協於虔翻又伊眞翻 之釋舟陵行何以遷 如字又協綿人翻 之惟
澆 音吉弔切 在戶何求於嫂 協蘇戶翻 何少康逐犬而顛

隕厥首 協賞呂翻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顚易厥
首 協書哉翻 而親以逢殆 協養里翻 湯謀易旅何以厚 上聲
又協徒九翻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 協如叟又如姬 之桀伐蒙
山何所得焉妹嬉 別作嬉 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
家父何以鱞 協俱倫翻又姑元翻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如字
又協[illegible]翻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
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
服厥弟 協上聲 終然爲害 如字又協如齊 何肆犬體 體弟隔句用韻
而厥身不危敗 如字又協蒲寐翻害敗隔句協韻 吳獲迄古南嶽

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協獎里翻 緣鵠飾玉后帝
是饗 協如香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平聲 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讀如稅 簡狄
在臺 協用飴翻 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喜 協如熙 該秉
季悳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干協
時舞何以懷 協虎隈翻 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悳
協都木翻 焉得夫朴牛 協貞翻 何往營班祿 悳祿隔句協韻 不
但還來 協陵之翻牛來隔句協韻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

鳥羣棘晉子肆情眩弟並婬危害厥兄（協虛王翻又協如況）何變化呂作詐後嗣而逢長（協如字又如丈）成湯東

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協獎里翻又子古翻）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協房詭翻又上聲）湯出重泉夫何辠尤（協盈之翻）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音徒了切）之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協古禾翻）何親揆發足周之命呂咨嗟（協讚哥翻）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協詩戈翻）反成乃亡其辠伊何爭遣伐器何呂行

（協戶郎翻）之並驅擊翼何呂將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讀如旨致）厥利惟何逢彼白雉（上去二聲）穆王巧挴（音亡改切）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別伏街下同）何號（讀如豪）於市（上聲）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右（協于貴翻）齊桓九會（讀如鳩）卒然身殺（協式吏翻）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協蒲北翻）比干何逆而抑沈（讀如尋）之雷開何順而賜封（舊協孚于翻按兩之字自爲一韻不必改音）之一聖人異方梅（音亡改切）伯受醢箕子詳狂（…）

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讀如郁）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協姑候翻）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呂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讀如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協許既翻）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維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

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上聲）勳闔夢生（協所莊翻）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協如莊）彭鏗斟雉帝何饗（協虛良翻）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協于北翻）北至回水萃何喜（協許訖翻）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呂百兩（讀如諒）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云言文三字隔句協韻）荊勳作師夫何長（長字隔句協韻 勝長之[illegible]）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協如閭）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協戶芊翻）何環穿自閭社[illegible]

陵奚出子文吾告堵敖㠯不長何試上自予忠

名彌彰

天問第三

楚騷協韻卷四

屈原

九章

惜誦

惜誦㠯致愍兮發憤㠯杼(讀如署)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㠯為正(協如征)令五帝㠯斲(俗譌析)中兮戒六神与向服(協蒲北翻)俾山川㠯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㠯事君兮反離羣而贅(音之芮切)肬(讀如尤又協如夷)忘儇(音隳緣切)媚㠯背(讀如佩)衆兮待明

君其知之(協如周又如字)言与行(音下孟切)其可迹兮情与皃其不變故相(音息諒切)臣莫若君兮所㠯證之不遠(去聲)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上聲)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如字又協如頻)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協彌鄰翻又民堅翻)忠何辠㠯遇罰兮亦非予心之所志(協如之)行不羣㠯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協呼來翻)紛逢尤㠯離謗兮謇不

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
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
兮願陳志而無路情路二字未詳所協退靜默而莫余知
兮進號呼讀如豪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
悶瞀讀如茂之忳忳讀如豚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
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
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
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協徒係翻懲於羹者而吹齏
讀如賫兮何不變此志協如之也欲釋階而登天兮

猶有曩之態協如泥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爲
此伴協皮變翻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爲此援協于願翻
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協呼關翻行婞
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
兮忽謂之過言協如闇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
而知其信然協而鄰翻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
在下協如虎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
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如字又協如夷欲高飛
而遠集兮君罔謂女讀如汝何之協如周又如字欲橫奔

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牉讀如判以交痛兮
心鬱結而紆軫擣讀如擣木蘭以矯蕙兮糳音則各切
申椒以爲糧播江離与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
音去久切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協謨郎翻
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協如商

涉江

余幼好俗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讀如雖帶
長鋏之陸離兮冠去聲切雲之陛隗被明月兮佩
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

青虬兮驂白螭吾与重華游兮瑤之圃協如布登
崑崙兮食玉英協於姜翻与天地兮同壽与日月兮
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
渚而反顧兮欸讀如哀秋冬之緒風協孚金翻步余馬
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上聲沅兮齊
吳榜音此孟切以擊汰如字又協他計翻船容与而不進兮
淹回水而泳別作凝滯協如帶又如字朝發枉陼兮夕宿
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音徐
呂切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

兮蝯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讀如銀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協涉良翻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協渠王翻接輿髡首兮桑扈俗扈臝裸行協戶郎翻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協虎猥翻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如字又協如然余將董別作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如字又協如精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協丁元翻又上去聲兮燕雀烏鵲

巢堂壇協徒沿翻又上演翻又讀如善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讀如騷並御芳不得薄讀如博兮陰昜易位旹不當平聲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協戶郎翻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協戶郎翻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

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讀如博心絓讀如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協如公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協思容翻又如字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如字又協孚金翻當陵

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協千六翻外承歡之汋約俗作綽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音下孟切兮瞭讀如了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協彌延翻憎慍音于粉切惀音力名切之修美兮好夫讀如扶人之忼音苦朗切慨

（音苦盍切）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亂曰曼（音萬）余目㠯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旹鳥
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劦秋與翻）信非吾辠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
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俗混）兮何
回極之浮浮數（音所矩切）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
憂憂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㠯自鎮（讀如珍）結

微情㠯陳詞兮矯㠯遺（去聲）夫美人昔君與我誠
言兮曰黃昏㠯為期（劦如字又如忌）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劦如之又如字）憍吾㠯其美好兮覽余
㠯其修姱（讀如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
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
冀進兮心怛（音當割切）傷之憺憺（音談徒敢切）茲歷情㠯陳
詞兮蓀詳聾而不聞（劦殺沿翻）固切人之不媚兮衆
果㠯我為患（劦胡涓翻）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
其庸亡何毒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劦胡允翻）

望三五㠯為像兮指彭咸㠯為儀夫何極而不
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㠯
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
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讀平）憍吾㠯其美
好兮敖朕詞而不聽（音平）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
漢北好姱（讀如戶）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劦如國）既
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
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
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

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
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
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
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劦如浮）兮狂顧南行聊㠯
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劦如字又如…）兮超回志
度行隱進（劦如字又如薦）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
瞀容（俗混）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劦如…）兮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劦如糜）兮道思作頌聊㠯自

救兮恴心不遂斯言誰告(協居侯翻)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艸木莽莽(協莆補翻)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讀如縣)兮杳杳孔靜幽默(讀如字又協莫卜翻)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協如格翻又如字)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如字又協如懿)刓(音胡官切)方以為圓兮常度未替(協他吉翻又如字又協如部)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協荀起翻)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斵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

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協謨郞翻)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協如虎)鳳皇在笯(讀如奴)兮雞鶩(讀如木)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協此禮翻)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協羽軌翻)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遻(音玉各切)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

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音巨兩切)離閔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上聲)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匹程二字未詳所協)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協許既翻)兮明告君

子吾將以為類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讀如蘊)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如字又協如至翻)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協如之翻又如字)獨歷年而離慜兮羌馮心猶未化(協虎爲翻又如摩)寧隱閔而壽

考兮何變易之可為（如字又叶吾禾翻）知前轍之不遂
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顚兮蹇獨懷此異路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音干偽切）我操（音七到切）之遷
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㠯須旹指嶓（讀如波）冢之
西隈兮与纁黃㠯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
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㠯娛憂擥大
薄之芳茝兮搴長州之宿莽（叶莫補翻）惜吾不及古
人兮吾誰与玩此芳艸（叶此五翻）解篇（讀如匾）薄与雜
菜兮備㠯為交佩（讀如弊）佩繽紛㠯繚轉兮遂萎

（俗讀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㠯娛憂兮觀南人之
變態（叶如替）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太公聲）芳
与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音尺類切）紛郁郁其
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与質信可保兮羌居蔽
而聞章令薜荔㠯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夫
容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
下吾不能（叶季題翻）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
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
（讀如皮）兮願及白日之未莫獨煢煢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㠯昭旹奉先功㠯照
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
而日娭（如字又叶如戲）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
治（讀如持又如字）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
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叶普悲翻）蔽晦君之
聦明兮虛惑誤又㠯欺弗參驗㠯考實兮遠遷
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

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如字又叶盈之翻）慙光
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叶如周又如字）臨沅湘之
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
君之不昭（叶之由翻）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艸為藪
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叶蚪刀翻）獨障
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
伊尹烹於庖廚（叶陳留翻）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
而飯牛不逢湯武与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叶如
周）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

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悳之優游恖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叶如周)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讀如移)謾(音莫官切)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詞芳与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艸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叶訖力翻)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讀如弊)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叶如叟)雖有西施之美頌(俗容混)兮讒妒入吕自代(叶徒帝翻)願陳情

吕白行(音下孟切)兮得辠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讀如秀)之錯(音倉故切)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叶如異)乘氾泭吕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灋度而心治兮辟(讀如譬)与此其無異甯溘死而流亾兮恐禍殃之有再(叶子計翻)不畢詞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叶如試)

橘誦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叶如之又如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叶如

如戲)兮曾枝剡棘圜果摶(讀如團)兮青黃雜糅文章爛(讀如闌)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叶徒到翻)兮紛縕宜修姱(讀如戶)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吕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叶如戲)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音必結切)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悳無私參天地(叶如墜)兮願歲并謝与長友(叶羽軌翻)兮淑離不婬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上聲)兮行(音下孟切)比伯夷置吕爲像(上聲)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平聲)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吕號(讀如豪)羣兮艸苴(音七古切)比而不芳魚葺鱗吕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畮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叶虛王翻)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叶謨郎翻)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吕自處(去聲)曾歔欷之嗟嗟兮

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
曙終長夜之曼曼音莫半切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
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上聲傷太息之愍憐
兮氣於讀如烏邑音烏合切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為纕
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
所仍存彷彿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
以按志兮超惘惘而遂行叶戶郎翻歲曶曶其若頹
兮旹亦冄冄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
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

如字又叶如留寍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常愁叶鉏交翻
又如字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叶如旋孰
若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叶彌沿翻登石巒以
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如字又叶莫卜翻入景俗作影響
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如字又叶都木翻愁鬱鬱
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叶居豈翻心鞿羈而不
開兮氣繚轉而自締讀如低穆眇眇之無垠兮莽
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音匹妙切緜緜之不可紆

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
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音七笑切岸兮
處雌蜺之標俗作標顛叶典因翻又如字據青冥而攄虹
兮遂倏忽而捫天叶如神又如字吸湛露之浮涼俗作源
兮漱冰俗作凝霜之雰雰叶孚焉翻依風穴以自息兮
忽傾寤之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
清江叶古紅翻憚涌湍之礚礚音苦盍切兮聽波聲之洶
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音於八切洋
洋之無從兮馳委移讀如威逶之焉止漂翻翻其上

下兮翼遙遙其左右叶羽軌翻汜潏潏讀如決其前後
兮伴俗譌作泮張弛之信期叶巨倚翻觀炎氣之相仍兮
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俗作潮水
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
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
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
之悐悐音他的切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
聽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

而不釋

九章第四

屈原

遠游

悲旹俗之廹阨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
因兮焉託乘（叶去聲）而上浮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
結其誰語（叶去聲）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
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
懷（叶胡隈翻）意恍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
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吕端操兮
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吕恬愉兮澹無為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
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
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讀如幾）之
得一形穆穆吕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
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彷彿吕遙見兮
精皎皎吕往來（叶如賚）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
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

旹之代序兮燿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艸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与玩此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㠯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旹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协如㦧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从王喬而娱戲协如蕪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协如胡保神明之淸澂俗作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㠯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一氣之龢悳曰道可受兮不可

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协魚堅翻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协才先翻虛㠯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㠯成兮此悳之門协民堅翻聞至貴而遂徂兮忽兮吾將行协戶郎翻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暘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协於姜翻玉色頩㠯脕顏兮精神粹而始壯协如莊質銷鑠㠯汋約俗作綽約兮神要眇㠯婬放协分房翻嘉南州之炎悳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寂漠俗作寂寞其無人协真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淸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兮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与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俗作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协如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㠯低昂兮驂連蜷协如權㠯驕驁騎音奇寄切膠葛㠯雜亂兮斑俗作斑曼音萬半切衍音弋戰切而方行协戶郎翻撰余轡而正

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皞㠯右轉兮前飛廉㠯启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㠯徑度風伯為音于偽切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淸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㠯為旍兮舉斗柄㠯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协如皮旹曖曃俗作靉靆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㠯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㠯為衛欲度世㠯忘歸兮意恣睢㠯担音丘列切撟音居少翻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吕自樂（音五教切）浩青雲吕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俗爲邊）馬顧而不行（叶戶郎翻）思舊故吕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与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徃乎南疑覽方外之慌忽兮沛罔象吕自浮（叶浮非翻）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叶巨依翻）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音於九切）虯（音巨九切）而委蛇（讀如威迤）

雌蜺便（平聲）娟吕增撓（音而嬈切）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吕裴回（俗作徘徊）舒并節吕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叶蒙如）軼迅風於清源（俗作源）兮从顓頊乎增仌（叶擁如）歷玄冥吕衺（俗作邪）徑兮乘間維吕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音于偽切）余先兮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俗作寥郭）而無天（如字又叶如陳神又如陳）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又叶𡸁翻又如字）超無為吕至清兮与泰初而為鄰（叶彝延翻又如字）

遠游第五

楚騷協韻卷六

屈原

卜居

屈原旣放三季不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協鉏工翻心煩慮亂不知所从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敎之屈原曰吾寍悃悃款款朴以忠協湍迶翻又如字兮將遂往勞來上下太公聲斯無窮協渠王翻又如字兮寍誅鉏艸茅以力耕轉陽韻讀又如字兮將游

大人以成名協謨郎翻又彌延翻又如字兮寍正言不諱以危身協尸羊翻又居員翻又如字兮將从俗富貴以媮生協師莊又協如先又如字兮寍超然高舉以保眞協之翻又如字兮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協如延翻又如字兮寍廉絜正直以自淸如字又協千羊翻兮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如字又協余章翻兮寍昂昂若千里之駒兮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媮以全吾軀兮寍與騏驥亢軛兮將隨奴駑俗作馬之迹兮寍與黃鵠比翼兮將與雞鶩爭食兮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濁而不淸蟬翼爲重千金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協謨郎翻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協他王翻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卜居第六

楚騷協韻卷七

屈原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顦顇(俗作憔悴)形頌(俗容混)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平聲 舊呂淸下起韻 唆呂與下起韻)何故至於斯(協如負)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淸(協千羊翻 舊呂淸醒為一韻 唆呂淸放為一韻)眾人皆醉我獨醒是呂見放(協分房翻)漁父曰聖人不冰(俗作凝)滯於物而能(音奴登切)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協如皮)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音力支切)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讀如殷)安能呂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協如民)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呂皓皓之白(協蒲各翻)而蒙世之溫蠖(音於郭切)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呂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呂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漁父第七

楚騷協韻卷八

屈原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協如詔)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協如)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乎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協如秋)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協居肴翻)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協刀翻)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協如延)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別作蜿)只鰅(音魚恭切)鱅(音蜀容切)短狐王虺騫(協如軒)只魂乎無南蜮(讀如或)傷躬(協居員翻)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音而羊切)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音許力切)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協負力翻)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來閒呂靜只自恣荊楚安呂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協於虔翻)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

菰粱只鼎臑盈堂和致芳只内鶬鴿鵠味豺羹叶當盧翻只魂兮歸來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蒪叶匹沃翻只吳酸蒿蔞讀如閭不沾讀如炎漠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炙音之石切鴰音活古切烝鳧煔音舒贍切鶉陳如字又叶如田只煎鰿讀如積臛雀遽爽存叶如旋又如字只魂兮歸來麗以先如字又叶斷人翻只四酎并孰不澀嗌音於革切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魂兮歸來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

阿趙簫倡只魂兮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賦与丁亂未詳所叶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叶龍卷翻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兮歸來聽歌撰音狙絹切只朱脣皓齒嫮讀如護以夸叶如嗚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兮歸來安以舒只嫮讀如護目宜笑蛾眉曼只容俗混則秀雅穉朱顏只魂兮歸來靜以安只姱讀如戶修滂浩麗以佳音堅奚切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要俗作腰秀頸若鮮卑只魂兮歸來思怨移

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俗作黑施芳澤叶施各翻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叶音各翻只魂兮歸來以娛昔叶[illegible]翻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叶如緜只靨音於牒切輔奇牙宜笑嫣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兮歸來恣所便讀如駢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讀如善觀絕霤只曲屋步壛讀如簷宜擾畜叶如嗅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叶如嘏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兮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俗作鴻羣晨雜鶖鶬只鴻

鵠代游曼鷫鸘叶如霜只魂兮歸來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兮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如字又叶丁元翻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如字又叶時連翻只察篤別作天隱孤寡存如字又叶从遵翻只魂兮歸來正始昆如字又叶居員翻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叶謨郎翻只魂兮歸來賞罰當平聲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叶虎猥翻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

羊腸東窮海(協虎猥翻)只魂兮歸來尚賢士(協上止翻)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協如皮俗鵝畢)只舉桀壓陛(別作陛)誅譏罷(讀如皮)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兮歸來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協謨郎翻)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協虛羊翻)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協如羊翻)只魂兮歸來尚三王只

大招第八

吳中章富 書東寓刻

楚騷協韻卷九

明甬東屠畯田赤 重協
明吳郡黃姬水淳父 校正

宋玉

九辯

其一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讀如雖)憭栗(俗作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音七感切)悽增欷兮薄寒之中(讀如罾)人(協如延翻)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協蕭齊翻)坎廩(音力錦切)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協頻眠翻)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協如先)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如字又協尸羊翻)鴈廱廱而南游兮鶤雞啁哳而悲鳴(如字又協謨郎翻)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俗作蟋蟀)之宵征時娓娓(別作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其二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協施灼翻)

去鄉離家兮來遠客(劦如各翻)超逍搖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劦呼戈翻又呼臥翻)君不知兮可奈何(奈如字又劦如賀翻)蓄怨兮積思(去聲)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其三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音力錦切)秋白露既

下百艸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傺而沈藏葉菸(讀如飫)邑而無色兮枝煩挐(音女除切)而交橫(劦胡光翻)顏淫溢而將罷(讀如皮)兮柯彷彿而萎(俗讀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攬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讀如匡)攘(音而羊切)澹容与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劦謨郎翻)

其四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俗作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劦謨郎翻)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

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劦渠王翻)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劦它王翻)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劦經天翻)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劦它涓翻)

其五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俗作駑)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雁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劦如倨)

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音狀所舉二切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讀如躍今之相太聲者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劣如虎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音於僞切俗為作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

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其六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僥幸而有待兮洦俗作泊莽莽与野艸同死劣息利翻願自往而徑游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从馱中路而迷惑兮自厭俗作壓按而學誦劣族翻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从容

其七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俗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劣倉故翻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劣五教翻与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劣孩翻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如字又劣紆翻權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讀如孫又緣劣旋翻蹇充倔音倨物切而無端兮泊俗作洦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一本自霜露慘悽而交下至此自為一章

其八

靚讀如靜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劣於希翻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与儷偕劣居支翻又苟起翻白日晚晼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其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惝惘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音許歎切年洋洋而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

寒奄留而觀著（音丈呂切一本自霜露慘悽而交下至此自爲一章）

其九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音都感切）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吕不慈之僞名（叶彌延翻）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讀如加叶丘 家加加翻）

其十

被荷裯（讀如刀）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音於粉切）惀（音力尤協）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燿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吕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漭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叶如要）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叶如流）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如遘 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于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去聲）兮今誰使譽之罔流涕吕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障之

其十一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音度官切）兮騖諸神之湛湛（叶持林翻）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音蒲味切）兮右蒼龍之躣躣（叶如蛛 又俱翻）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叶如神 又如魚）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从从（叶徐王翻 又如字）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

容容（協于方翻又如字）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
為臧賴皇天之厚悳兮還及君之無恙（協余章翻）

九辯第九

楚騷協韻卷十

宋玉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協如昧又主莫剝翻）
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如字又協乙婐翻）上無所考
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協如古）帝告巫陽曰有
人在下（協如虎）我欲輔之（協如甫）魂魄離散汝筮予
之（讀如與）巫陽對曰掌夢（讀如茲）上帝其難從（協徐王翻）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音奴登切）復用巫陽焉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
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
金鑠石（協如芍）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協施灼翻）些歸
來兮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協虎猥翻）些蝮
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
以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

止些二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二赤
壺 劦投 五 翻 些二五穀不生叢菅 讀如 菅
人求水無所得些二彷徉無所倚
歸來兮恐自遺賊些二魂兮歸來
些二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二歸來
翻 些二魂兮歸來君無上天 劦 如 如字
啄害下人 劦如 又 如字 默 些二一夫九首
些二豺狼從目往來侁侁 讀如 莘 些二
投之深淵些二致命於帝然後得

往恐危身 劦 捐 如 些二魂兮歸來君
翻 些二土伯九約其角觺觺 讀如 疑
拇逐人駓駓些二參目虎首其身若
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 聲 劦 如
修門 劦民 翻 些二工祝招君背行先
緜絡 讀如 路 些二招具該備永嘯呼
來反故居 讀如 些二天地四方多
堂室靜安 劦 於 翻 些二高堂邃宇檻
些二層臺累榭臨高山 劦 又

肥牛之腱音居言切臑音而珠切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
羹叶如郎些胹而讀若鼈炰羔有柘漿些鵠酸臇子音
兗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讀如攜厲而不爽叶如霜
些粔籹讀如汝䆮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
些挫糟凍飲酎音直又切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
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
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阿些美
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
纖麗而不奇叶古何翻些長髮曼鬋讀如翦艷陸離叶如

羅些二八齊容俗混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按
下叶如虎些竽瑟狂會搷讀如田鳴鼓些宮庭震驚
發激楚些吳歈讀如俞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叶眉眠翻又如字些放陳組纓班俗作其相
紛叶敷焉翻又如字些鄭衛妖玩來雜陳叶如田又如字些激
楚之結獨秀先叶如字又斯人翻些菎蔽象棋有六簙
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
制犀比音頻二切費白日叶如熱些鏗鐘搖簴揳梓瑟
些娛酒不廢沈日夜叶元具翻又如字些蘭膏明燭華

鐙錯讀如措又如字些結撰至思蘭芳假叶如故又如格些人
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讀如據些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
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背
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
處兮誘騁先叶如字又斯人翻抑騖若通兮引車右旋
叶如字又松倫翻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叶私如君王親發
兮憚青兕叶如詞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

被徑兮斯路漸讀如沾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叶孚金翻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叶尼心翻

招魂第十

吳人黃省書
晉袁褧刻

楚騷協韻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此本惟題曰屠畯蓋未改名以前刻也本畯以朱子楚辭集註謂爲未備故屬爲此書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朕皇考曰伯庸維庚寅吾以降降讀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紉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予以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真庚互叶今世尚然本畯必讀名彌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本畯又好取說文字體改今楷法以爲楚騷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宜用小篆分章今刊本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義本正其差譌夫隸體與分草之興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固殊若盡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則但作篆可耳奚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明〕黃文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提要

序

入刑曹即析陶詩挾日而畢端陽
已屆矣言念正則被讒伐功與鈞
黨奇比講學市聲始侶同況屈
焉伐諸余焉市諸取小奚所齋進
兩架書抽楚辭朗誦之更廣緇
諸詁祇斤斤字義間至曲折所係去
孟子本懷不知尚陽幾里曰於是日先
指九歌咀且繹焉以其篇短緒易
尋也每一題裂數寸殘楮作蠅頭字
略評十數句多或數十視昔註有加類
自喜漸裂漸足之錄帙纔畢九章遽

竣乃復々理離騷縈篇長語亂未豁[illegible]
甫之攷既竣而遠遊繼之遠遊之意與
句多與首篇之語近繹綜於得一例
通於知之也卜居漁父召其題淺而注始
置焉天問之姑置又以其讀雜難注留
賓後勁分計告竣之候九歌九章竣

序二

於仲夏季夏騷經遠遊竣於初秋仲
秋補形姑置則卜居漁父以季秋之朔
一日而畢獨天問未々及其中作而輟
輟而旋旋斷端嘗九歌之初指偶自遣
悲耳未嘗以示同黨亦未嘗預計回
必成全書促々使作而勿輟者則方密

之也密之新第尊人仁植以先余生
獄因入省偶過余寓見所稿注寬錄
爲犧也謂目力既々大叫謂未曾覩且云
生平受業于師因鑽研大顧際未暇
於乃於茲地逢迷謀為其嗣過入輒遠
過問彭箋又何從余輟筆謹之囑

序三

曰此千古大事願勿休以是得底於成成
之不能速曠費時日則召諸紳之往來
及與同黨葉閬山之詩問之也繫之中
自九歌以及初命固一不備獨此互訪故
畫多輟緜夏終而炼初晉於仲秋
閬山比特擬三十律每一律就夜吟

余門高推於度字之間十數易乃
去則復續輟余亦繼賡遂以詩之作
爲縫之綴焉其見余作而太息於天
人之際者不齊先生也正值研註騷經
石齋偶相過頓蹙曰是殆不祥之書
哉少喜讀是勤輒擲之曰此不詳于

序四

皆獨造乃爲宜山岸魁子又破之註之初
余嘆曰既因入獄矣夫何諱何避焉
其經均勸人以忠孝凡書舉非祥也安
所謂非世之祥書而讀之後高領之
而今其或之故輟而勿作者同年董
東匯也詩篇既畢擬以稀抄專本

於難註之天問類抱病羸甚知者
問者僉勸著書東匯尤爲切慮貽或
憂閒哭問於叢邊內授喻架上他帙竟
歷三冬不敢廢焉全騷計蓋作擬之情
皆人事而屬於是備矣其言人事之外
但感余作又似畏余化者獄中之嘯鬼

序五

也入秋以來每至更靜析鈴道中鬼
輒悲嘯風雨彌慘往來于囹圄之屋
後聲聲不絕將及余室一二丈則輟寂
既過復如之余或指筆或諷誦或卧
不能寐夜夜悉焉嗟乎以余之不獲諧于
世而獲尊於鬼感耶畏耶鬼實欲之其

如余之躓才不能以獄畢續出畢奈何臏初
釋獄開春入淮為前後今借支旁牽坐
聽緇戶之饒輸復屆端陽僭補天問群
謀梓行則淮上諸門人也洪仲夏之月
補注始就又歷次年梓始就因錄三年
始末以冠之騷譜也即余他時年譜也

序六

嗟乎羅織者以為鉤黨之毗而余乃藉
為著書之福幸甚至哉河臣題參
在余尚未出獄時指摘後令遡稱經余
衍代嘗人追補未半者又復移僭非為
余龔閣臣票擬謂黨獄之人不妨受
過薦俾後令未識乃嘗韓余余亦藉

以梱遲淮上士民紛為償逋並宣其擄
學之憂追加所累併得補注天問異登
剞劂豈獨余之重幸實騷之幸天下
事固往往不可測如此是時同黨衛次
賜環矣上官大夫哉讒無繇再虐不
祥之書轉而為祥斯則共運之幸

序七

也

崇禎癸未晉安黃文煥自識

楚辭聽直凡例

離騷下、舊有經字、王逸本、朱子本皆然、今刪之、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耳。非屈子意也。此論良確。王逸釋離騷經之義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也。夫離騷比於五經。故以經名。若釋經爲徑、歸於原之自名之。牽强彌縫矣。然騷之稱經、不從逸始、又非原始、將誰始乎。曰始於漢武帝時、逸稱武帝使淮

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當日重詞賦之學、自宜宗騷尊騷。特以經名之也。

遠遊以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九章、王逸本、俱繫傳字於每題之下、朱子本無傳字、而加離騷二字於每題之上、今所訂者傳與離騷、槩從刪、爲逸之繫以傳也、首篇爲經、則他篇自應爲傳、傳之名。意亦非逸始。淮南王只作離騷經章句、班固賈逵亦只作離騷經章句、皆不及諸篇、惟視經爲綱傳爲目故、詳於綱、略於目、傳之名。蓋從淮南班賈、俱已有之。朱子加以離騷二字、二十五篇本均稱離騷、以其義槩從離騷中出也。去傳字而加離騷、猶夫稱傳之旨也。學諸雜子之外篇雜篇、總內篇之詳略也。余之不繫以傳、不冠以離騷、蓋曰屈子之意未嘗不即後申前、未嘗不以此貫彼。因分之而亦經亦傳。合之而總屬離騷。無所不可。然其所作、首篇在懷王時、餘在頃襄時、屈子業自判其題。各不相混矣。胡爲贅而繫之、贅而冠之、必令附麗耶。余還其爲屈子之初而已。

從劉向時、定屈子七題爲七卷、而以宋玉之九辨招魂、景差之大招、賈誼之惜誓、淮南小山之招隱士、東方朔之七諫、嚴忌之哀時命、王褒之九懷、向所自著之九歎、每一題稱一卷、合屈爲十六卷、王逸註騷、又附著九思、爲十七卷、余嚴汰焉、以其詞之與原無涉者不宜存也。小山是也。即或詞爲原作、而其意其法未能與原並驅。不足存也。惜誓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是也。九辨爲從來所共賞、玉之旨、因騷有啓、九辨與九歌之句、欲

以是補之與九歌等然詞在涉不涉之間意與法在歟
並未能並之際勦襲句多曲折味少亦不存焉可矣二
招之獨存而又先大招於招魂何也王逸之論大招歸
之或曰屈原未嘗以專屬景差晁氏曰詞義高古非原
莫能及余謂本領深厚更非原莫能及則存大招固所
以存原之自作也招魂屬之宋玉而太史公曰讀離騷
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又似亦原之自作則存招魂亦
併存原耳卽招魂從來屬玉大招未必非差而其詞專

爲原拈其意與法足與原並則固足存矣宜存矣此豈
他篇所可比若唐宋以後所增之續騷贅附愈甚置之
不論可也

評楚辭者不詮詮楚辭者不評評與詮分爲二家余於
評稱品於詮稱箋合發之以非合不足盡楚辭之奧也
品拈大槩使人易於醒眼箋按曲折使人詳於迴腸品
之中亦有似箋者然僅就出要緊之句不依本段之次
序也至於箋中字費詁推諸經根據就原之低徊反覆
者又再增低徊反覆焉則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悲充
位之胥謨自抒其無韵之騷非但詮屈而已

余所紬繹聚屬屈子深旨與其作法之所在從來埋沒
未抉特爲剔拈焉凡複字複句或以後翻前或以後應
前者法所關尤倍致意其餘字義訓詁每多從略叢有
王朱舊詮人人易攷不欲以襲混剏也且前人有美宜
歸諸前人不欲總攬之而掠其美耳

朱子因受僞學之斥始詮離騷余因鉤黨之禍爲鎮撫

司所羅織亦坐以平日與黃石齋前輩講學立僞下獄
經年始了騷詮屈子二千餘年中得兩僞學爲之洗發
機緣固自奇異而余抱病獄中憔悴枯槁有倍於行吟
澤畔者著書自貽用等招魂之法其懼國運之將替則
實與原同痛矣惟痛同病倍故於騷中深之必求其深
入洗之必求其顯出較諸朱子之註騷抑揚互殊正以
與朱子遊遨林泉聚徒鹿洞苦樂迥殊也非拊僞學不
獲全闔眞騷上天之意固自如是人何尤焉

楚辭更定目錄

楚辭卷一

閩黃文煥聽直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降叶洪

品開口諸系，相關字字血誠、抱許多哽咽。藏、許、多、根、緣。與後人襲其敘姓不同。至以矢死之身。追初生之辰。月某日某月某年、季、思、望、地。作、此、結、果。數得明胥。余得淒涼。通篇最、慘、在、此。正則、池下從咸遺則、靈均想下呼君靈脩、創造稱呼之中意有寄託、語各映帶、乃靈巫靈。瞻寓宗臣之一、體、也。以正則朕遣則、苟不從彭咸而苟免焉。失、則、矣。比於邪矣。烏乎正。嬃詆言盡忠、尚有可諫、日事是君者非我獨也。縱不得志。何至求死。追遡所自出、明為宗臣、休戚存亡、難都獲遊、此不得不竭忠之前因也。數月日而自矜命

者文於本名本字之外、別創美稱焉。既已許身、郎當
何得偷生苟簡。顧名思義、當生之日、便是盡瘁之辰。
並為臣不忠、辱其名矣。辱、其、考、矣。此、又、不、得、不、堪、忠
之前因也、遂以光宗。道以德考。忠也、而、所、以、為、孝、也。
出、孝、兩、失。而、欲、副、類以立於人間、可乎哉。此原所以
去、死、而、晉、矣、死、也。鳴呼、讀原之開章、而明誓保身之
論。宜然失所歸矣。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二

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
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能叶耐、莽叶姥
品既有又重、與下既滋又樹、相吸。若不及恐不與、與
下修將將刈、老將至、日將暮、相吸。
美內美言質、脩能言才、有質無才。蘊於內者無以尋
惜於外。故才與質、不可不合也。恃非才、質不加功、焉
質、將易斷、才亦進敗。兩合之中、又且兩傷矣。扈且佩
為所以法質增才。有加而無已也。加功之法不容一、

刻、之、少、選。不、容、一、處、之、有、漏。消、分、惜、寸。追、彼、歲、年。念
水、在、山。搴、吾、采、掇。以課朝課夕、一刻不曠者、為追歲
年之方。以搴阰攬洲、諸處遍尋者、為廣採摭之術。庶
幾得之矣。木蘭樹高數仞、去皮不死、宿莽一名卷舒、
去心、復、生、歷大時、則兩者皆可以經冬。受人患則兩
者、皆、可、以、無、恙。在衆芳中最為久固。此視蘭離芷三
者又超一格者也。原之所以尤惓惓於朝、夕、也。稽後
言蘭蕙江離皆有變而不及木蘭宿莽。蓋或久或否

楚辭聽直 離騷 卷一 三

之不同。原之察、物、理、以抒辭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
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品既曰不及不與、冀以朝、夕、及、之。又惡曰不淹恐暮、
欲以馳、騁、先、之。不先、將、終、不、及、也。複得可惜、棄穢、起
下哀衆芳之蕪穢。不改度、起下競周以為度、又起下
君之中道而改路、時俗之偭規矩而改錯。從開章至

於之哀心專在凋零故凡易于墮落者孜孜然莽蕪之即菊不落英猶懼其或落也汲汲然務飱之饑渴所資惟香是藉竟以香為性命非獨尤佩矣不解原此意而致譏于菊英之不落與別種亦有落英者抑何謬也信姱練要又從前而紛有此內美後而紛有此芳而佩纕紛其繁飾時纕紛以變易生出非爍無以飲要非紛無以佚爍不能爍而紛或至于竭姱美自伏慇之所在矣文情最深

攬此承婆縱蘼蘅又開一楷芳之法也從前扈之紛之紉之攬之滋之樹之俟時刈之務期芬香得當一用者惜之于未凋之先也迨至既凋蘭露之隕也猶英之落也薜荔之散也桂蕙之飄零胡繩之萎斷也色殘香減嗚呼已矣無可用矣欲佩之則味已微祇之則時已過棄而擲之莫我心惻矣于是從容微之中又作憐惜之計向蕪穢之候又作收拾之方耕者自知幸被自嚙血自吞也附自撫也飲聲殄落離

夕以之以寫吾恨以寄吾情可謂無聊之極矣屈子高自標置文之以美名曰信姱以練要練之道有二凡芳從鼻受者也隨風而來亦隨風而散使之飱之惟從口受如此可以練風其風之要而不為風所分一練也凡芳從身受者也來霜而繁霜而倚伏之飱之俾從心受如此可以練霜抱霜之要而不為霜所病又一練也顯領何傷者指芳之懷原非為求飽之許也而又憐惜務廣收拾務蕃必不使有一之

或遺凡屬既凋總而聚之結焉貫焉矯焉紉焉取資于他類則覓各木之餘根為結貫之用取資于本類則覓胡繩之香草為矯紉之用莫吾珍也苟吾自珍也莫吾賞吾自賞也如此之謂衰蕪穢如此之謂不棄穢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
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

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叶虎悔叶毀

品非世俗之所服起下復修吾初服不周于今之人

起下競周容以為度何方圜之能周哀民生起下終

民心覽民德相觀民之計極替申二語總收前面百

芳之宜文畢另一小住

蹇既已自矜又復自嘆借芳之懷與古愈近去世愈

遠有所群者必有所缺不周之病豈敢復辭苟利社

稷投水以諫吾願依之矣與言及斯祗徊掩涕使心

非可以直遂及時採佩國香日陳於王前殞落毋嫠

下草莽豈待言及不祥而民生多艱脩姱難恃我好

之人故謫詐之如之何哉好脩反得替我之所無如

人何也被替仍半人之所無如我何也甚纕則即始

之紉秋蘭以為佩種種佩芳之說也攬茝則申維之

攬木結茝一一皆落之事也芳不能不落天人偏憎

目矯所謂矜也落而仍收其芳在我不悲無怨旃叢

申也安之中心矣以死守棄自嘆之後又自慰矣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

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

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態

叶[illegible]室反

品黨人曰險隘怨靈修曰浩蕩險隘故不能以大

道匡君浩蕩故不能以小心察民字法互映以衆女

換黨人起下伏女二妃獨此時不恐此態愴悽惻

兩也字又一遣筆賦調前辭而悲此放聲而哭

蹇既已自甚無復可怨而又不能不怨也矣芳九死

總為黨脩之故惜方日衰夫民生而靈脩乃不察夫

民心心之不察生何以聊馳於浩蕩者必不足於群

細病根深矣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終如是矣重之以

黨人嫉娟見嫉謠諑相加背偭而修日以拂被依時

俗目以巧訛錯修以改路國之不幸背規矩以改錯

彼之得計也。進曲者惟曲之是進。如恐不及也。從墨刑直。背繩墨刑曲。忽奔走以先後者原之所欲進也。忽馳騖以追逐者衆人之所欲進也。以此爲求周容之術。我不改其度。而彼以普敗爲彼之度。其如之何哉。嗚呼彼衆我寡。困窮其獨變矣。將懈而放之乎。寧死不忍爲矣。有必當忍者二。爲偷之忍而不能含。後之忍觸是也。有必不忍者二。爲此之不忍爲此態。後之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是也。上言不周於今之

人。千古之君子嘗歎不及小人之嘗嫉此曰疏周爲疲。小人之密者愈密。君子之疏者愈疏矣。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安叶一先反

品異道起下相遭。前輩所厚起下偵前聖。前世與此時緊相應。死直與抱曲緊相應。埋隊能達。關苟能近。

楚既已自嘆伦然。又復自解。鷙鳥不能與凡鳥爲羣。

固窮所受。豈獨此時。前世然矣。彼澆搢而我不罔。適有能有不能也。方圜無互爲之乎。其所緣來遠矣。之異耳。吾法耿介之遠道。彼之道在險隘。驟順既疎。使兩互別。豈非相安於各得哉。彼之氣燄既張。我之心志難與。自屈自抑。抱不怒之情。而又有不得不忍之痛。以此獲尤。不能不恐而受之。若含此羞詬。不容不攘而去也。甘死直所以然尤。伏清白所以攘詬。彼自進曲。我自死直。貪婪滿自帑。穢天淵。令人薄之。

前輩厚之。足矣足矣。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

衆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

予叶與　野叶渚

品從前自負壯氣干天忽入女嬃倫分相壓啞口無

辟但有陳之重華耳于文勢非語已盡之中借女嬃作一轉關使可移而無所訴下而陳辭上征占氛占咸總從女嬃一番生出有斷有絕是既已自負倚悖前聖為人嫉妒志士所不聞有前聖自可懲奮人體解其不足懲也忽逢女嬃措看無所骨肉滴淚情景不堪即有前耶求易以嘅至親擔解又飲懸愁矣類之樂蘇者離項五世而生蘇緬原同出顓頊之後故引木宗以為戒也乘死曰殀嘗處

無死而不得盡其天年是則骨肉之大慨乎悼直之人其勢必至於是也原自負曰死直猶自董聖所原類曰悼直亡身前哭所誅原之自負曰佩纕紛其繁飾薋菉不能含好修是尚矜有此內美得意在此姐之言曰汝何博謇而好脩紛獨有此姱節文罪在在此無辭以對其姊矣原之自省曰非世俗之所服將獨修者物服然以為從判在此類之言曰判獨離而不服罪其判在此又無辭以對其姊矣

至情相關切則理有所不得辨豈敢以姊之言為非但有概世之不察不聽而已然則依前聖以節中毋為不及毋為太過無幾不遺姊之悉又不叛聖之訓唱謂可解從前之總屢于茲可明予無詞以對姊者竊欲有詞以對直諫是所欲說斷也衆誅婞直之數而非誅忠直之臣是尤所欲說斷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

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
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
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
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
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家叶姑蒸叶蹊輔叶甫
品原數古昔驗言之長言之詞愈寬悲愈促矣章法

善于取數用夫家術用夫顛隕用之不長苟得用此
下土孰非義而可用五用字遞相映發
譔此至浪浪皆陳詞之言也事在重華之後者重華
之所未知故歷舉以陳也帝降而王三代遞賡無亂
不備中天之帝豈知後世之日變一至是哉使舜而
一一開之漸涌涌下矣嘆世惜俗不獨原矣堯舜相
路原所並稱詞不陳堯而專陳舜者蓋帝降王自舜
始也其獨詳於夏桀也詳桀者舜也非斐其子之不

皆不堪以付天下愛莊之禹乃未再傳而禹之孫五
假樹禹之緒矣數稱禹之靈桐舜倍為惘矣虞云書
之失家原以自比也宗臣與國共存國破而家亦亡
是國所以亞家未聞有稱存之身也是則所可對女
顓者也孔子之作歌撰之作騷一也歷言舜況比今
日之謂周者也楚將不復為楚也慶幸流悱蓋後日
之興楚者也楚之宇擇尚有萌芽少康者乎蓋如懷
王之不復祇而殷殷焉盼之後人也少康之中興未

癸而紂復敗之亂多治少今古皆然禁桀而紂何可
勝道然非其祖宗之咎也追念禹湯以及成周其儼
敬論道心法治法何一不謹舉賢授能三代一轍總
之循繩墨以去頗而已黨人之背繩墨以追曲尚可
今三代之君見且闕哉皇天無私非茂行不欲久矣
有德乃有土存乎所用之久矣若胡不開譌低個以
思向所欲奔走先後追前王之踵武者茲且瞻前顧
後而已無以救之于君而樂相視于民計其所極未

有非義而可用非善而可服者也用此下士以義
為用者也從吾初服判獨離而不服者總以善而斷
其服者也凡民皆然而謂臣可改以事君乎民之德
天覽之民之計我利觀之天之自苟于吾之自矣無
有其矣天欲擇主而無可輔原欲計民而無疑計天
與原交困矣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
固前脩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屈哀朕時與獨困乎此時相應霑襟浪浪與太息
掩涕相應文心節奏之妙在于辭辭自寬破涕為笑
乃不覺忽然淚下止不得說不得淒黯至此
籧既悼世變而因以自悼苦向所云九死其未悔者
今似不能不悔矣不悔之于初不能不悔之於終矣
女嬃之所詈者得終殀怖其終故詈其初也此曰阽
覽初猶未悔堅于初竟悔于終也非變節也君不我

藉棄而無當于君是以恰也后辛之菹醢又將與其
于今矣其固然矣姊之所謂終殀者必驗原之所謂
修吾初者無益矣前聖之所厚不足以敵姊之所獲
矣如是而矣得不歔欷鬱邑俟時將刈者奇無時矣
向哀民生茲且哀朕時自哀之不暇無暇哀民生矣
向哀民生太息掩涕來者沾襟也茲哀朕時而掩涕
終之霑襟浪浪不能究掩矣涕之下也其為姊而下
耶雖有重華無如原何矣祗極欲陳之辭不得不忽

然咽斷舍重華而他之矣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
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
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
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

以帝閽也開闔倚望者欲見帝之倏急于速見也望
未其繼日夜之憤總期一速待自呼閽而後見則崦
矣令帝先開闔倚門而望我之至而後見可速志可
冀然天上亦豈有此如意之事哉前之日忽忽其將
暮者蓋又將曖曖其將罷矣折若木以拂日者無所
用之矣結幽蘭以延佇而已吾欲以夜繼日而夜
之曖曖終不可得日之昭昭也溷濁不分舉世實多
夜長也乘埃上征者不能不仍在塵埃之世也天閽

不可謂世路不可避蔽美嫉妬實繁有徒奈之何哉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
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
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
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
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

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
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
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叶 巧叶考 爲叶姥 佩叶備 詒叶異 理叶賴 盤

品前云朝夕上征從言其地處處魂飛魄散此云朝

夕求女實指其人刻刻意悲情牽語複而音互殊吾
令豐隆吾令蹇脩川二複字與前對豎總紛離合溷
濁蔽美用二複句與前對豎法度蔽壅忽反顧以流
涕屢前忽反顧以游目介猶惡其佻巧應前時俗之
工巧相觀四極應前相觀民之計極日康娛以淫遊
應前日康娛以自忘來違棄而改求應前夏桀之常
違遂娛于朝廷之政事不容娛也娛于天上之遊遊不
妨娛也違于君德之道是不容違也違于求女之材

想不妨遠也意相反字偏用相同最工造幻
蓋既已曖曖將罷日不能不暮矣於是不得不復言
朝矣前繇崑崙之玄圃而求見帝茲復再繇崑崙之
白水而求得女發軔為陸行茲為水行志白水者為
溷濁之世嘆也惡埃則乘埃風而上附以避埃惡溷
則避白水而濟所以避溷也帝未易可見而女尚冀
可求則同此低徊崑崙之中念較苦意較悲矣高丘
為楚山既登閬風忽然反顧而嘆無女者哀楚無可
求之人故欲他往也使楚有人非須此僕僕矣春宮
為東方青帝之舍前繇玄圃之西以歷扶桑之東此
又繇崑崙西北之地以遊春宮之東東者萬物之所
生故歷歷欲繇西方之東也原之所佩者以芳蕤之
所繼者以玉佩不厭多也折若木以拂日不能得之
于天折瓊枝以繼佩尚可恃之於己也其求女而無
以詒之未易致也吾將以道吾意於下女而因以媒
夫神女焉不直言詒女而言詒下女者無媒而假他

媒也故不敢言詒女而言相擇下女在所可詒也
者可詒者有不可詒者下女則自致之宓妃則解佩
而託之蹇脩可不可之別也前云雷師告余以未具
念然不肯綏依雷師而急託繼日夜之鳳皇至此文
不得不託豐隆之雷師以求宓妃矣前冀之茲又整
之矣求則精豐隆鼓其勇以速也理則藉蹇脩纕其
婉以達也宓妃溺水而死原質自沈之死志男與歟
彭咸女則覓宓妃各從其類也君嘗與我有成言後
乃悔遁而有他前言散矣結言者固結之而俾毋遁
毋散也宓妃為伏羲之女蹇修為伏羲臣俾其臣以
求其女也紛總總其離合者無女則為離相下女之
可詒則詒而若可合求所在託蹇脩則在於合與離
未定之間情緒變錯則總總之謂也新見女之與新
見帝同一見也緯繣難遷者蹇脩之不效宓妃之不
我許也妃不我許如纕結者解之有緯如引繩者纏
之有繣彼自守其一定不因我而遷移也所謂使君

自有嫦羅敷自有夫也。於是朝濟以登者、不得云密
蹤矣。誓舍於窮石、而終返於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
山、始之濟白水、遊春宮、繼西、而之東者。茲復從崇雲
歸崦嵫、則緣東而仍之西矣。濯髮以自致吾潔也。清
以白水、濯以洧水、總之雖混濁之世也。驕傲淫遊、罷
之自道也。虛妃不我許。吾自保吾之內美而已。雖哀
無女、豈昔喪志、未嘗不高自命也。未嘗不靜自樂也。
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姑玩世肆志焉可乎。

上官之譖原。非我莫能爲、在於驕傲。衆女之譖諑、在
於善淫。至此而皆不復自辨矣。任爲驕傲、爲康娛以
實、彼之害。不必喋、諜於不傲不淫矣。益自堅之中、深
譖自斷焉。既而又自誓曰康淫傲驕。何嘗卹損吾之
內美。然雖信美而於禮法有違矣。何不遂褻虞妃而
別改求賢女乎。既縱自水春宮、窮崑洧盤、過歷東西。
亦可從白水數處之外、再歷南北。是之謂覽觀四極
焉。周流乎天、余乃下。昔所謂下而索也。登閬乘雲、當

焉上索。不可遇、故又下索也。言觀言下而爲之周流
乎天者、從天觀下。所觀始靜也。始之返顧高丘、來帝。
不相觀乃覺無人也。虛妃有人、人矣。不知其所在。不得
而見也。茲日見有娀。裳瑤臺有人、人矣。有在矣、得而見
之矣。直須媒耳。俾鴆爲媒、而鴆反讒閒。將令鳩爲媒
而窮則能巧。兩媒無一可託焉。然則雖媒自適乎、幾
有所禁矣。受升擇媒莫加向者爲我飛騰之鳳皇。可
託以受詒下女之罪。斯媒之最良哉。既已自快、又自

鷙也。鳳凰悅、既許受我之託、爲我致詒。然捷足之中
尤、有捷足者。猶恐高辛之我先、而鳳凰之來、足畢吾
非也。虛妃不可得。有娀又不可獲。然則已矣、將逃之、
他國。如彼少康得娶于二姚者乎。及其未家而先留
之可乎。庶幾不恐先我乎。乃又有懼焉。懼理弱、媒拙。
能先而不能固也。不能固則結言可以仍、渝先無效
也。向稱豐隆、欲以感觸索之。向序鳴鳩、恐以佻巧收
之。疏者不足、輒巧者不足、徒弱且拙焉。而又無可譏。

於懸圃猶豫、欲集無止、於此極矣。哀余勤矣。溷濁之□
歲美稱恐、日深一日矣。其屑引古女於漸水宓妃之
外、簡狄二姚者、簡狄生契、思得賢佐如契。備
輿帝嚳也。二姚則係少康國於綸之後、國要二姚以
有夏、復夏興。原料楚之必至於覆滅。思有中興如
少康者。故又以寄意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而與此終古。古叶故

此四語結上叩閽求女二段、文陣界一小住。與從前
又中間法。彼以既替蕙纕、結紉佩、攬茝攝諸語、以
又中間攬、結蘭露、落英、矯貫諸語、此亦兩語雙結、字
句皆從一例。
從此總承朝發蒼梧、朝濟白水、而重致歎。閨中
邃遠則因極以前求女、終不可求之說也。哲王不寤、
則即叩閽以前見帝、終不可見之說也。女與帝兩不
獲諧、則此情復何所訴。將訴之溷濁之世人乎。彼當

忍我甚矣。承懷朕情而不得發矣。嘿嘿自恐。而忍與
能忍也。人以爲寄身之事、而原以爲終古之恨。以爲寄
當身之事可忍也。以爲終古之恨不可忍也。身爲宗
臣、孤負宗國、壞一時者、壞終古者也。若之何其忍而
與此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
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
何懷乎故宇。宇叶[illegible]

此前數段急拍促節矣。此復託之巫占、緩言之、長言
之。文勢善取。緊索藑茅、與索胡繩相應。我尚得自主。
則所索在攸芳。我不敢自決。則所索在設占。兩美必
合、應前保美敗求。孰信修、應前吾好修。無狐疑、應前
心猶豫而狐疑。
蓋情不能忍、而又終無可訴。於是借占以發之。原之
意中叩帝求女占之詞中、但言求女而不及叩閽帝、

一而已。既不得見無錄强也。女則可以旁求藝簡其
以及今日。錄一處而及四方。尚可。遍焉。不以閨中之
遼遠遠隔絕望也。紛有內美者原也。兩美必合自當
有勤原之美者也。楚國無有慕原信原者。九州之博
大自當有之。何必楚哉。心猶豫而狐疑。原之所戀戀
於有娀也。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占之所勸遠觀于九
州也。覽觀四極。原未嘗不知九州之可遠逝而李自
知之。又自逝也。故勉之也。原何九州而覓女。九州之
人亦求美而覓原。彼此互相求也。所謂兩美其必合
非芳草者原所意戀。使九州有女而無芳草。則原遠
或求易決。故又申言何所無芳草也。求女佩芳兩者
九州均有之。故字其不足懷矣。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
兮。謂申椒其不芳。佩叶備

品。大都痛罵黨人。一番。爲申椒揚其聲價。豈珵若之
能當也。下瓊佩藏折。
巽。此承占詞之既明、復悵然自念也。占所云故宇之
不足懷者、低徊思之。果不足懷。幽、昧、以、眩、曜、者、衆、人、
也。故不能察余之善惡者也。幽昧以眩曜者、黨人也。
彼則好惡將與。不肯察余之善惡者也。謂艾可服、謂
蘭不可佩、好惡相反。一至於此。女嬃所詈猶室而原
不服者。衆人實啟嬃矣。嬃亦既不知芳、又安能知玉。
吾向之折瓊枝以繼佩。廣覽見知者、總與香佩俱觸
無用矣。抑又有甚焉。不惟謂艾可服而且取及糞壤
以充幃。不惟謂芳不可佩、而且誣衆芳爲不芳。芳其
倒置至此愈極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
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
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

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艸為之不芳——廸叶都訓叶間媒叶迷

歸禹湯堯舜文武已經歷數此又從巫咸口中再歷數一番懷古之情前修之志已復不能已復得津津有味百艸不芳與前謂申椒其不芳互相翻洗前爲衆人穀然色壯物性有些繭椒狹無不芳之理小人

其如我何此偶然神為時勢迴遷恐百艸盡落鳴鴂之口雖君子亦當懼矣佳處尤在借占語相勉及時伏下變而不芳之案文陣如環

靈既已信古之所謂凶故字雖慣而實從古之所謂吉九州皆絕乃古絕之以拂狐疑者又猶豫而尚有狐疑也一古來決疑再占為靈氛之吉吉凶出於亡人之獨斷巫咸之定吉凶則合百神之至止山靈亦代我廸神為揚靈告吉信有信焉者矣靈氛之言楚

就求女之一事巫咸之言則叶湯禹之至理撥開陳之雍論矣其曰勉陞降以上下作叩闕之所謂上帝求索班彪離其上下也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論道則陳辭之所謂循繩墨而不頗與湯禹儼而祗敬也其曰摯咎繇而能調說築丁用望得舉而戚謳輔又即陳辭之所謂衆賢才而授能也此咸之言層層與原相合者也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則專剖求女之案為求女之難使鵜鴂爲媒而不堪

用欲無媒自適而又不可最為狐疑莫深于此而忽烈決之日何必媒也說以夔謹以卜甯戚以歌茲三者皆莫為先容忽然作合是無媒之榜樣也蓋原所欲効忠于君者甚急甚艱而巫咸所云作合于君者則甚奇甚速矣無故而合昔之人何幸日進而疎今之辰何不幸也原之言曰日忽忽其將罷時曖曖其將罷一日之中獨恐不及咸之言曰及年歲之未晏時亦猶其未央一歲之內不患無期然之言曰衆人

俗尚可擇。故欲以遠擇之也。擇之世內、舉世皆然。遠亦何益。人情不可處、天上或可依。故願上浮也。無所託。不能遠上浮。故願之而又自疑曰、焉得託乘也。實能輕舉則不待託、今皆不能自舉、無因而輕。故欲借所託而後得輕也。菲薄猶言菲劣也。不能浮則日沉。清氣上浮、濁氣下沉。今之時俗、濁也、污也、穢也。積濁得污、積污得穢、即身所遺、彌積彌累、彌累彌重、祇有永沉而已。能輕乎。能浮乎。夫是以自疑而嘗自嘆也。

鬱結之懷、環連夜曙、其誰知之。鬱鬱者魂、欲經營他之、而卒無繇他之也。質沂而裸、不能非也。吾豕互復。天地自在、人生幾何。烏能堪此。其誰恐以當身而受此長勤乎。往世之治、非吾所及見。來世之治、非吾所得聞。嗚呼、現在之爾、真難言矣。

悲徙倚而遙思兮、招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

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愼叶胡底反

品求正氣、是通篇大宗旨。下文因氣變、精氣入、餐六氣、審壹氣、營魄承流。為忠臣、為神仙、總從正氣煉出。下語確有關係。虛靜無為、起下虛以待之、無為之先。休德起下和德。化去不見、起下逝見。聞清聲起下保

清澄、氣埃清宗、超無為以至清。通篇總從此段抑伏。託辰星、應為託。羨得一、應自得。既曰化去而不見、又曰名聲日延。何名根之未斷也。既羨韓衆之仙隱、又先言傳說、那何仕根之未斷也。文心封處、全在自貴、破綻以寄憤託。

耿耿營營、夜況也。步徙倚、意忽蕩、瞎況也。至曙之後、精散步以逍情焉。夜則意斂而靜歸乎三瑚。曙則觀開而隨騁乎衆意。瞎之愁其感於夜乎。永懷增

悲親夜乃反侵矣許用賢非淵而魂營營形既不能離魂亦不能出也此曰神儵忽而形獨留魂猶可離而形決不可變也求氣承則形以養遠神既專而漸脫也氣者妙夫形神之間者也故求之必自氣始也曰壹曰正此中自有至富之道非旁門邪術之所可異也無爲者長勤對症之藥淡也澹也虛靜恬愉也乃沆瀣汗穢對治之術故求氣必首舉之也虛靜齊濁恬愉則心日清無爲蹈德日休以是承餘風而

美往世赤松真人皆有外設往世之化去者聲名留今吾之化去亦聲名延後矣所苦乎爲託乘而上浮者有傳說之託辰星可法也所求乎無爲而自得者有韓衆之得一可法也傳說視赤松爲近韓衆視傳說又爲近時代可效神仙俱在氣之所求形亦穆穆穆穆則質與形將不復爲我累矣可以遊矣未能遠遠脫俗因已離矣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晈晈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來叶賴

品遂舉忽奔語工情發從裏壓寥落中造此奇壯之談終不反應前儵忽不反免衆患而不懼自道出遠遊實情不敢作大言以欺世

遂前曰求氣此曰氣變形不可變氣可變也質非形留者不可言氣變曾舉快不可言然質之輕舉則無因以氣變而曾舉則有因曾言累也是精累之所致

也吾所羨者在登仙之正果而今幸矣忽然而爲神奔矣忽然而爲鬼怪矣神不逮仙鬼不逮神而已有其端矣不得爲仙且爲神不得爲神且爲鬼逍遙從此始矣前欲與化去而不令人見茲且可以髣髴而精令入遠見化去不見而後能往不見又遠見而後能往而後能來形易見者也化去不見則形反覆乎髣髴精不可見者也不見又可遙見故精反呈於晈晈既晈晈以往來則無處不可往無處不可來而爲

曲前之綫曲在文勢此之綫曲在理解
變既已低徊而不忍遽去又再決計而無絲欲留人
世之春秋自短仙家之日月自長以短易長不能也
故都之不可反故居之不可留已矣已矣宗祇既遠
聖王不作軒轅帝代與高陽俱邈矣季世之日無復
可立之朝可事之君矣王喬舍太子之位而志於學
仙吾亦何難舍宗臣之位而從之娛戲哉前曰因氣
變此曰餐六氣氣變之道必有所始能發而後能變

也此所謂因也發氣之法春食朝霞爲日出夏食正
陽爲日中秋食淪陰爲日没以後冬飲沆瀣爲夜半
并天地玄黄之氣爲六焉全言六而又單言三者夜
半日中爲于子午道家所尤嚴緊調攝則一日之功
總在最要故又復言之也世之時俗自多汙穢苦無
以除之我之神明本自清澄須省嗜欲之以發氣者
收天地之精氣入而助我之清澄將可以由而除彼
之蠱穢矣即日遺沆瀣自有不遺者矣精氣非能食

無穢入無穢入則無穢此術有之清澄不可保今蠱
彼者我所自具之精也精氣入者天地六氣之猶
也除穢易除蠱難至細莫若精氣故除穢必精氣也細
則化盡則滯積滯而穢生矣故除穢先除蠱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垠叶魚堅

反　存叶才緣反　門叶眉連反
指六氣從原自言之意欲從王子授之要出得訣功
皆前所要於我者日幾微小無內而何患蠱前所要
於世者日遊臨大無垠而何患臨
還將氣之後乃可乘風蠱穢既除則重濁以去身斯
輕矣可以順風而御之矣御風之際可以舒矣前所
云欲遠遊者至此而始真能從之矣有所必有息息
者實存而暫息也前藏其中蓄也前所云將從下爲

天之中央歷天之東北故下臨兆山也屯車羽雲旗虹旄旐也驂也騎也種種儀衛指揮繁盛應接不暇視前世間之遊加百倍矣非復無人無獸之寂寞矣升丘之山不死之鄉不足道矣容與逶蛇寫車旗之安徐也縱婪驕驁寫馬之神駿也方行者結隊方軌之謂也雜亂之中仍自整齊也過乎句芒者東方之神爲句芒繇東北而又過正東也東北爲偏東句芒正東故曰正策也斯則天上之三遊乎右轉則共

經歷曲折之區也飛廉啟路陽尚未光者日出柤東至東而日尚未出言至之速也夕在東北之於微閭故此以晨言也凌天地以徑度則繇東而又他度也斯則天上之四遊乎風伯代先驅則超忽埃者不待自言超矣有爲之辟者矣願承清塵者不待承矣無徒而不清涼矣遇蓐收於西皇繇東之西於此相遇也前繇東北過正東其途曲故曰右轉繇正東之西西其途直故曰徑度也前以虹爲旗以虹爲旌此以

彗爲旌以車爲應又換一番物色矣光華愈盛方愈大也盛衰上下驚霧駭波者上之陰離則若驚霧下之陸離則若遊波也采色轉動不可定也皆騰躍北檢游者繇東北之夕至正東則爲次日之晨故曰開朱朱繇正東而之正西又將爲是日之夕故曰騰猝也東爲日出而爲日入故分言之也召玄武後文爲選署衆神驅使愈多百靈受役前所云王子橋衆赤松羽人俱不足道矣始求爲仙不得求得爲神得

爲鬼自喜氣變遂到衆神憑吾之所選汰矣正果直成矣世間所懼羅雲西征颯爲意急不敢徐所節也上天上飛遊不憂精之蹤騰路節修遠吾仍舒徐弭[illegible]青分俱者左右之使令日短而仍長路遠而仍近矣足以自信矣可自度兼可度世其在斯乎前言衆愚而不懼今世莫知其所知祇求身免未暇爲人惟恐世之知之也茲世臨往知意世間短景吾能延之世世遠途吾能縮之并度一世何止一身惟恐世

之不知之也。前日終不反其故都，爲憤此日忘歸樂。意恣睢以担撟。觀未遊時意蕩增愁，異矣。內欣欣而自美。視未遊時空美往仙異矣。如是而自聊，偷娛以淫樂。視初欲遊時，彷彿以逍遙異矣。萬端愁緒。此際其譴一空也哉。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居思舊故以想像，說得情詞關切，不得不反故無與涉濫二字相呼應。天上之遊，雖快然泛濫縱蕩而已，淵身出入，無復親故同在天上也。既爾掩涕，又說遐舉，欲反不遽反。文勢幹用曲。

箋前日淹浮雲以上征，此日涉青雲以汎濫遊。上征而後，俱觸天界往還也。所遊非一處，故曰汎濫也。汎濫則所擬者浮雲。既登則所涉者皆青雲也。涉雲之內，許多侍衛，許多供應。之彼之此，樂極矣。不知有盡

涸矣。不知有幾事矣。忽然從上臨下，睨夫故鄉，忘已者，倏爾不忘也。一念纔至，觸感交集，洞然天上亦非鄉要之地矣。世緣不斷，仙者固如是乎。此原之所自笑自嘲也。始以離俗而志升仙，既且離仙而仍墮俗。日前所見，仍是相隨之僕夫，仍是顧而不行之邊馬。所謂雷公雨師、飛廉風伯、豐隆、文昌、玄武、諸靈供我使令者，不知散歸何處矣。所謂八龍萬乘驂也服也騎也，一切供我驂轡者，亦不知散歸何處矣。一念之

蓋。百神蘇醒皆遁矣。一切仙人之伴侶，不足以激發故之思。一切悲離之欣羨，不足以敵太息之懷，勉強容與，欲再遐舉，而高厲之志，不足以敵自抑之心，嗚呼，墮而下矣。天上之身，倏然入時俗之儕矣。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

[illegible]原之深於悲也。總品通篇許多事折。大意大勢。則只三層。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形枯槁而獨留。哀漸受形氣世、不能隨從之苦。迫怨然敘變。從苦得樂。樂不可言。中間撰說仙遊服過世間天上。無復分毫塵埃矣。乃忽然一睨。又從樂得苦。苦者不可言。既已再苦。又再恭樂。仍說往於世間。馳騖於天上。備極反覆。但有見聞盡絕苦乃乘不作乎。正當像懷直欲騎日月而翔山海。

楚辭卷三

天問

閩 黃文煥 聽直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為反

品彙萬殊。何能肴他。逐段變化處。誰傳何者。誰極何識。劈竹分對。何為何本何化。連竹一闡。此其變法也。昭闇之後。又說明明闇闇。有單指者。有複兌者。又其變法也。

篇題名天問。開口乃從遂古冥傳未有天之先。以為彼問之始。蓋欲問其無緣問者也。此原一肚之深恨。非混沌之先之謂也。自有天以來。世間物理人事。無一而不令人可疑。無一而不令人可憤。使極難言、靜蓋不知莫德未形之先。可憤可疑者。又更何若也。安昭瞢闇者。冥而昭。昭而復瞢闇也。此未形中難疑、

之光華。閃動倏忽也。馮翼者、漸若有可馮者焉、漸若有旁翼者焉。漸則將形之時。微有影跡光輝現而為像也。誰能極者、純暗斯可見其所極。今冥而暗、暗而復昔闇、無門方之可測也。誰能識者、有像自可識方在懸翼之內、像猶未形。非日力之可推也。明明闇闇昔、明而愈明、闇而愈闇也。斯時視冥昭瞢闇之互混、倫分矣。何為者、何所作為也、謂盡無為。光景何以忽混。謂屬有為。機械孰與料理也。有陰有陽、又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三者合焉。到底是一是三、何者為本。何者為化。理即在氣內、氣即在理內。而又終不得混之、終不得析之。此亦千古學人無能了解於其際者矣。求諸所謂太極生兩、陰陽動靜之說、原于一言之矣。於陰陽之外另排一太極以為本。削太極亂陰陽顛然成三、是太極有形也、不得不又增以無極。屈子只言陰陽之合而不言三、是何物。更渾淪莫破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加叶基、屬音注、分叶敷因反、布叶紫、明叶芒

品前總言天地、此段則四語、八柱二語分言天地。首此八語作提綱。下面又再分說天地。孰營孰作、語

繫焉加、字法又一變換。安放安屬、一句兩疊、句法又一變換。日月各著、四語、段法又一變換。純言天象之中、忽及女岐伯強、別施穿插、以破板破直。乃仍說明將星宿、歸之天象。旋法又一變換。

箋此言既形之後、種種滋疑、不能盡闡其妄。不能確察、試、自原蓋借此疑圜以指其端也。謂天闡九重、孰判之而為九、孰削之而使圓、此非人工之所能為也。天未形而忽形。又非天工之所能自為也。謂天猶華。

何以必九、何以必圜也。九重之中、從何處爲初作起。推此非次序之所可言也。又非無次序之所可言也。凡物必有幹、乃可不墜。必有維、乃可下垂。天清上浮、究竟繫在何處。言天者曰南極北極、究竟此極加之何方。將極之外、別有置極之處耶。抑無置極之處耶。地稱八柱、以地承天。以柱承地。抑承所當、果在何處耶。下濁成地、東南不足、何故而不足耶。將解之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當其初凝、何故高下耶。天之有九也、以此天載彼天、誰爲放頓、誰爲連屬耶。既已有九、則必有隅隈。每一一天、共幾隅隈耶。此數問者幻而未易知者也。至天周地外、則天地相沓之實理。每歲十二辰、則四時相會之宿度。二躔隨天、諸星分舍、易見易知、似不待問、而術跡在今。皆爲固然。物玄於始。則日用恒見之中。樂皆不可解之事。天地既判、清濁相分。又何以曾爽相沓。曰子曰玄、古人創立名主、何所憑據。迄今判不可易。日月列星、光華初凝、形質

雖爲滋蔓。迄今猶不可清。斯則所問愈顯正愈微矣。若夫日行幾里、曆家以爲周天赤道、計里一百七萬四千、日行晝夜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夏長冬短、一進一短、各行其什之一。淮南子以爲出于暘谷、浴于蒙谷、自晨明至定昏、凡行九州七舍、計里五億萬七千三百有九。豈不其截里數。然一切揣度之言耳。誰爲分丈進日親知其確乎。月之亂虧、因乎日光。原豈不知、而塗何務奇、曰死曰又育、原其有深感耶。懷之入暮而不返也。原之將投水而求死也。不能如月之又育明矣。又曰顧兔在腹、原其更有深感耶。使無此微黑之兔影、月光豈不倍明。何所利而救之腹也。蓋受障于讒、王上不明之隱喻也。其忽接女岐也、有天有地、因以有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女岐無合、乃生九子、成男成女之非論。亦有不足憑者也。伯強害人、惠氣養人、無論知害人之何處而驅之。無論知養人之何處而就之、大又安得不問哉。其又[illegible]

地勢、爲何繇、成功幾何、故以東南傾仰與東南何虧之轉語也。歸之於形之自然、則何故偏不足於東南。歸之人事之使然、則所謂康回怒觸者、何故僅傾於東南也。地有八柱、乃爲在東南。豈東南之柱、獨短耶。共工頭觸不周而柱折、豈東南之柱、偏弱耶。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洿音戶。在叶紫。解叶之韻反

言康回憑怒、墜爲非形。仍結前段。此又卽承地何故以東南傾一語。發揮何洿東流、及東西南北以盡

言地康回二句、遂爲前後段之連環、文離最爲不測。叠用其字、段法又一變換。詳言地中、忽插天象、日且安不到、羲和未揚、以爲參差映帶。實則插若木、昔言西北之區。遂上西北、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其餘爲獸、草木、華實、皆天以盡地中之所產、而又兩插天象、羿日解羽、以爲參差映帶、實則窮究鳥落羽所確在何處、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章法整而變、變而能備、極靈矣。

箋。此復詳言地也。八柱東南、已及於地、而未如言天之詳。故復補其說也。言地宜盡繼天。乃先言禹鯀再言地者。洪水既治、而後地始奠也。均之地耳、何故錯綜而以爲九。眞此之界、不堪移於彼之界乎。均之[illegible]耳、何故窪而爲川、深而爲谷、豈混沌之時、預有鑿定者乎。是皆至順而實至險者也。萬水歸東、不聞盈溢、其故安在。莫能身履而窮究之。所云尾閭、沃焦之說、義以理解、或以幻言、總皆億度。屈子以一問掃盡矣。

地體至方東西南北長短自當適均而虧傾屬之東南則西北之脩似多於東南果孰爲多乎東南同虧而萬水皆歸東則東之虧又似比南更多南較有餘於東矣。稽南之北其順而狹長者所廣幾何淮南子所云太章自東極步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自北極步至南極亦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赤縣均停。既小於修之孰多。又云闓西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敷

東西反長南北反狹更脉於衍之幾何後人紛紛恣說原又以一問描寫矣崑崙之上爲玄圃天下之山皆從崑崙發脈則是諸山俱屬崑崙之前之左右分脉以出非其背也人身背後脊骨盤曲之尻與命之頂旣峻起天半則其尻必深入地中尻果安屬乎背既未易見尻愈未易知矣玄圃已在崑崙之上增城又在玄圃之上高而愈高是難以理料者也。讀嵩者四門四百四十門誰從此門出入而知其數乎是

當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何以必待西北爲燭龍若華燭龍則亦皆西北之區也。西北無日之國有能銜燭以照崑崙西極若木之華其光可以照地何照何光原繫於此有深感焉使眞有燭龍可以代照豈華可以齊光也。忠臣不忠不明。浮世不忠長夜矣安得移而取之以爲幽悲者一路乎莫不苦冬之凍莫不苦夏之暑使冬能煖夏能寒人心欲很怨咨哉其地安在底幾可就否歟百艸欲芳而嗚鳩敗之嚴霜

殺之。焉有石林不變摩敗乎。我有緊言不可結給之與人言不相通也何獸能言人與獸竟可相開乎陸處者不能水居類各有所殊智各有所短忠臣拙於爲佞兩自爾爾焉有龍乳負熊以遊助其所短水陸成亙乎。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安得知其定在庶易以避乎儵不死之鄉非飛騰不能至安得知其定所。然易以從乎。古有長人之國今有人安在所守何處乎靡蓱之枲孤絫之綷甚爾異物無所不有莫得遊

嫁途而歸娶則亦以娶妻而後治水之期矣雖曰娶日無幾而到底娶妻以圖繼嗣謀身幾急也則妃者禹以治水為閔民者也先娶而後出是閔民不如閔妃也閔妃之匹合偕于閔民之情溺也挾急飽者為娶四日而即行固與眷人締家者欲不同然總之不能不以身家為先譬之衆人之嗜欲則求欲於三餐禹則永決於是飽者也雖與三餐者殊而務求一飽之意猶然未能妄情於妻未能妄情於繼嗣矣直敘

而獨曰啟代益作后者此原之微詞也堯舜皆官天下禹乃家天下禹未嘗不薦益而啟卒以謳歌[illegible]君是啟有意于代之不欲讓之也人盡歸啟莫與啟為尊矣而忽有有扈之不服是辛然離叛也然則天下之謳歌啟謳有未全者乎惟夏而拘是謳者又戴啟則宜于讓此官天下之舊制所宜拘者也人不服則宜修德此舞兩階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今啟慨然自居帝位忿然而征不服是亟于發動而北歷求應矣

之見直以遂節啟之矣啟于二帝之道合乎否乎此帝皆而王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射鞠無害者啟以家天下為人所不服直有害于厥躬損其德業乃與啟為孽之人卒歸啟所射盡而啟之羿終不失類者也曰射者諸國為啟所勝故以射言也復曰后益者啟誰代益作后而益以禹薦固當作后者不妨遽之曰后也此又原一字之微辭也作革播降者因禹治水稷乃效耕見天所降之嘉種得以播之是與播降

之先功在禹而益以掌火烈山澤則開治水之先又任益稷之子孫與禹均有天下益獨其後其身兩無與焉此又天地一大缺案也故以問也革謂革故而從新也作創作也益功力于治水之先益因作革之始也啟棘賓商者棘猶亟也詩所謂匪棘其欲之轉也賓陳也商略也九辯九歌抑禹所云九敍九歌也以所敍列者明辯而不容淆易曰辯也言啟亟于講禹之緒陳列而商略此九者也胡勤子屠母死分竟

行矣。誰畏之而使變其恬乎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嫂叶叟 殆叶當以反 取此苟反 得叶徒力反

吊先說少康就到湯、乃再說桀就湯。此又以跌敍錯綜以破直處。何厚何取、命意甚巽。

逢此言湯之伐夏、而復引夏代以爲開端也。不直言桀之失道、爲湯所併。而先言少康中興、忽繼以湯之易旅者、雖有中興之祖宗、不能救其後之不亡。此天道所以可疑、而人事不臧、爲可恨也。顛隕顛易而以致問者、蓋臣之敗、亦有數存乎其間。當其應敗、則去國在野、可藉多力以抗誅、可因曠野以逃生、而卒不得免焉。當其未敗、則同爰止、豈不憶易、兼以夜襲、復何能逃。而竟誤認女歧、遂爾顛易。敢耶否耶、觀此

逢殆者、既脫易首之厄、宜可逃死。乃仍受顛隕之禍、親自逢之也。雖無貫盈、何有餘也。湯謀易旅者、少康以一旅復興者也。湯卒祭康後之天下、是易其旅也。覆舟斟尋者、因說稍之濟舟然、相傳斟尋以期舟濮。蓋澆相而覆其舟。少康誅澆興夏、湯復代其後、是又覆其舟也。何厚何取者、少康之得民甚厚、湯何以更厚。少康之取國甚正、湯何以更正。故爲疑訝之言、見夫少康之道、若子孫世守不失、湯未能厚之取之也。

然後歸罪于桀。今言之曰、伐蒙何得、得一妹嬉。以言其國、是爲有得乎、無得乎。伐人乎、自伐乎。于是又莊言之曰、美色惑政、惑者自哉。桀實失德、非但一端、縱律之罪、豈但一婦人。故曰妹喜何肆。竟喜之喜、所以甚桀之罪也。湯何殛者、微辭不滿于湯放伐、難免慚德。因妹喜以爲其端焉耳。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

有扈執制匠之。顧叶韻

語何為之後便可徑接下文緣鵠飾玉同尹謀桀箝語卻於此穿插二女有娀女媧又一章法破直處舜之則在家與爲閨妃匹耕隴遠桀之敗爲寵嬉人。舜之不告而娶高辛氏之爲妃築瑤臺豈不似昵其室家。然仍不妨爲聖帝也。國事之日非。君責聽讒失德非嬖寵嬉人之罪原無致旅於鄭袖。作此隸語也。使無上官大夫諸讒臣即有鄭袖容何傷。

纂此四說桀均以婦人敗亡。而因遠溯前代妃匹女后之事也。舜何常無二妃。高辛何常無簡狄。女媧則若然以婦人宰制天下矣。又何以鯀者禹之父。非何故不爲娶也。堯不姚告者疑聖人之意于從權何故無覆命而遽親也。瑤臺即離騷所云乃望瑤臺見有娀之佚女。王逸引呂氏春秋有娀氏美以飲食其女是也。下文亦曰簡狄在臺。再此相應則此爲簡狄明矣。嚳上承卯發蒙儼然之事耳。初意何所從也而變

於臺也。臺高十成。雖欲廢之而至此極。抑何以一之故不憚費財也。女媧史記謂女子稱帝。孰登立者甚尊女媧於民上。推而言之也。天爲人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陽乃積陰。匙移承陽。是遵何道而崇尚一女人乎。女媧牛首蛇身形體怪異。孰制匠者皆爲奇制而匠造其形也。其殆天欲以大命予之。故製其形異之歟。先言剝前後言十成、先言登立後言女媧倒何以見奇也。

鑒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此再提兄弟二段添文陳之錯綜。

鑒既歷言夫婦之際而因及於兄弟也。五倫之內缺節多端無所不有舜之於象以不賢之弟而處變矣也。太伯仲雍以讓王季不得不伯徒又以賢兄避滿處變者也。象之害舜卦其犬豕之心舜之身終不爲所殘。舜所以自全之術秘矣。吳獲迄古者斷髮文身

之地。文載不及。其獲與文教。迄古公之世。乃有南岳
是止之人也。避中國以去。中國爲失。所弱子遊吳以
止。吳爲得兩男子。豈天將開吳耶。此不去。則彼不得
天所以錫吳之緣。亦巧矣。祕也巧也。故又以問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
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説。簡狄在臺。嚳何宜
玄鳥致詒。女何喜。攸叶粒 喜叶娃

品后帝是饗。與前后帝不若相映。帝乃降觀下逢伊
摯。與前帝降羿相映。奸臣賢相皆帝所降生。降觀
也。不肯受奸臣之饗。特交賢相之懽。皆帝所分別也。
亦不受奸臣之饗。何故又生奸臣之身。特受賢相之
養。又何爲俾其助放伐桀。君臣之義。帝亦自爲矛盾
矣。謂其深憤難訴。難伸。既已告帝不宜降尹佐湯。告
人不宜業悅湯。而又忽及簡狄玄鳥。蓋因生殷之始
商已定。爲生商之天下。亦點定久矣。前法龜變於堯
脉乃愈濟楚。

爰前言湯之伐桀。未及伊尹。故此復揭之也。湯之首
行放伐。內懷慙德。尹爲之也。前曰湯謀易旅。此曰尹
承謀。無尹之承之。湯亦未易集桀之祚也。后帝是饗
者。雖仁人爲能饗帝。尹工于調鼎。佐湯使湯爲帝所
饗。當説桀之日。皆以烹鵠羹飾玉鼎之法。教桀以小
心昭事。使桀克當於帝心。毋致湯之伐。豈非封用
乃承湯意以爲問于桀。伐君有陰謀。回天無大力。何
哉。其終之喪也。其始之謀之也。非待終也。帝乃降觀
者。既告伊尹。又告天帝。帝實降觀于世。擇尹佐湯。尹
固不能違天矣。然君臣大義。究竟須存。何以伐桀鳴
條。放桀南巢。黎民之衆。遂無一人以爲非。而反心服
咸悅也。周之伐殷。猶有叩馬之夷齊。厭之伐夏。乃無
不服之頑民何也。從來贊湯武者曰。順天應人。雖屈
責原賢人。深致詰焉。翻古今之案。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義[illegible]
使纂狄耤曰也。其適簡狄也。則又以[illegible]之繼夏歸諸
不可逃之數也。生殷在帝嚳之時。契[illegible]封於商。無

其後因以有天下。不惟人不能預測。天亦不能預料。突築耆處狄、璺豈知有玄鳥之詒耶、爲卽詒矣、狄何所喜於爲邪而還在之、是一大錯案也。然則伐夏者、玄鳥也。非湯、尹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作叶無奇反來叶力之反

品反覆於少康之中興、承上湯之伐夏、却將予協囘語挿入其中。東決又一錯綜、以破直處。因少康說及禹之征苗、錯綜中又未嘗混亂。益季、稱初也、傳國多使長君。少康爲相之遺腹、非舉前仲之例。乃德足與夏、故曰秉季德也。厥父是臧、美於益也。則禁覺于有扈、則原之啟語也。啟以有扈不服、成之、猶爲子孫、頗亂。乃復有非濮之綱起、以難敵之後也。是啓之後不斬于前之有扈、而獎于後之敎、

有扈者也、謂之終弊于有扈、可也。牧夫牛羊、謂少康失國、屈身爲有仍之牧正也。于協時舞、思禹德也。禹之事堯征苗不服、棄而去之。卒以舞干羽于兩階、成堯之治。而後世乃纂弑假復無事、不使兵戈也。不知昔之干羽。何以能懷敵人也。平脅曼膚、則以駢脅爲舜懷之取譬也。儀禮協骨者、應之異。平骨曼膚者、人之異。以爲異則脅之駢、疑其何以肥之而至是。知爲天賜之適然。則了然於非肥矣。堯舜崇揖遜、故其時

之干羽可以服敵、禹受揖遜於舜。而啓伏干戈以誅有扈。不復崇禹之德、故其後世紛紛。在殺運之中也。再言有扈牧豎者、牧正之官、原非牧豎、然既失國而爲牧正之官、猶之牧豎耳。少康官於有仍、而曰有扈牧豎。因見斃于斂有扈者、乃屈身他係。故係之曰有扈牧豎也。非有扈而題之曰有扈。猶兹未寧作后、而表之曰后益也。云何而逢、指少康之使汝艾殺澆也。擊牀而出、與中前篇易厥首之說也。澆既與女岐同

弱何相反至是哉然則祖宗之故事即關子孫之禍端相及又相因也厭利惟何者方物之利不足以當天位之重雖卽不來無損也有昭王之南遊爲前車而又有穆王之周流貪心使之耳借逆符之名巧以滌其悔耳何故周流亦居然易見矣將使四方必有車轍馬足穆王所謂雄心而原乃斥之以爲巧悔也何原之專搜窮根也又申之曰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一日萬幾環中以應嘗料理者何限乃舍此不務

何其別有索求也是不可解也至于幽王尤有異者數定于數百年之前而禍應于數百年之後龍漦旣經三代童謠亦非一日因童謠而執賣弧箕之人因被執而反收棄擲之女北奔天也然使幽王不誅賣人則襃人不贖罪此女終不入王宮又焉能得之因得襃姒而卒爲犬戎所殺王之誅賣人誰乎自誅而己此人事也以爲人而本之天以爲天而又屬之人是愈不可解者也嗚呼天命反側何所不有一人之

身而忽然佑之忽然罰之桓之九合是得佑也卒然身殺是得罰也一身且不自主而況前王後王之懸乎宜乎祖宗之德不救子孫之敗也言周穆而終齊桓者五伯遞起周室日弱贊襃之候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服蒲北反叶封孚音反告叶古后反譏與志同喜叶許斤反

歸孰使亂惑起下賤婦紂若不信讒殺賢節懽一戰婦求遂亡國也因紂之亡於周忽遡及周初之稷蘇

稷及文鞠文。又遡太王章法。出沒乍順乍逆。極其變幻。戎婦何所譏。武王稱兵之詞。諄諄以妲己爲邪僻。然天命久矣。紂之可譏。信讒殺賢。不獨戎婦之一事。又何譏焉。放伐之際。不得不藉口於此。所以寫不滿夫武王也。文王欲曲救之。武王欲急伐之。何互殊乃爾。

箋。既詳周家之興衰。而又複言紂亡之故。遠遡周興之先者。覆轍之不鑒。祖德之不紹。徒令後人復哀後

人也。前之悼殷曰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盧語使人自思。尚未實指其罪。此曰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罪在此矣。屈原被讒之憤懷。作天問之本旨。於此觸古傷今。不能不明言之矣。孰使讒亂者賢好易辯。忠逆不應。至此豈別有牽其襞而藏其身者耶。果孰使之耶。悲哉原之爲此語也。此于前問中言惡服之實事。何逆何順者。忠言逆耳。使言順心。此至之所謂逆順也。蓋忠乃闔閭之大封。其實有何極浮道。雖乃欺至之欲

圖其實有何罪乎。聖人異方者。凡諸忠臣。固皆國之聖人。猶君以成有一德者也。詩所謂民雖靡止。或聖或否。紀在衰世。未害無聖。乃死者以死。奴者以奴。不復放國。剖之用而天各一方。始生之天意。豈知其[illegible]之王是哉。有紂以爲國之賢。周則無累代之德。是以王矣。況自專殖以逆啟世。德厚遊積乎。是以復逆遡於元子也。帝何獨者。男女構生。人道是常。稷乃獨於履帝武。是帝偏厚於稷也。可異也。帝固有心矣。人

莫能測帝之心。鳥覆何知而偏從永與之。是鳥反能測帝也。尤可異也。馮弓挾矢者。男子生而以弧矢射四方。此亦人道之常耳。稷均之馮弓挾矢。乃獨殊能也。詩所云克岐克嶷。幼知稼穡。則卽殊能之說也。將之者。以此顯明其所生之異也。無殊能則僅武之生。祇爲怪誕何足叢哉。驚帝切激者。因履帝武而生。驚乘不收放曰激切也。何逢長之者。逢棄米不死之後又取而長育之也。前何易驚。後又不驚也。母信[illegible]。

楚辭卷四

閩 黃文煥聽直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品將愉將把互映。皆從神未至。聽未行。佴言之。

箋據然無可見也。將愉者可想也。神之形影在未降

未見之中。而愉悅之意已在若可想之內。迎之切。謹之殷。自謂于東皇必有合也。琳琅也。席也。瑱也。無玉不備。蘭蕙也。桂椒也。無芳不集。不如是。懼本之未至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品緩安紛繁互映。安上又添一康字。寫出並數之皆許足調舞節歌聲之和洽。音容如見。直急遽舞不得緩。歌不得安。即緩且安而泰不相叶矣。樂康重尤首尾相應。未至而預料將愉。何易言之也。既至而果樂康。抑何其恰慰之也。夫豈知後此之不可得哉。

箋緩節安歌。樂之始。作而從容也。神猶未來。遲以俟之也。五音繁會。樂之合。奏而大成也。神之既來。盛以娛之也。靈即東皇也。芳菲菲者。滿之芳也。所謂竟體皆芳也。蘭蕙桂椒。我之迎神以芳。非非滿堂靈之所

自鋪亦以芳。氣味相合。焉神人之道。不殊矣。神其可以許我矣。向之想其將愉者。今真見其悅康矣。

右東皇太乙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英叶於姜反

箋前篇以芳備物。雅將之不潔也。此以芳浴身。雅身之不潔也。對越之虔。又加一番矣。前篇靈之來也甚

厓此篇吾之事之亦以承承來可祖配乎漸
神之安於我而無他徙也周章者神之亟於仙遊而
意緒倉皇也料斯愉而得樂康神人互合望將翔而
得周章神人互契矣乖從此始矣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慅慅。
品橫覽二語著為氣象之言以深其喪而搖其目上
文爛昭未央尤巧于預埋關合不知神意之何若而

但曰神光之昭昭此中已有擬端焉與日月齊光即
昭昭之說也翱遊則昭昭者移而之他矣有餘窮
即未央之說也蒙樂而實焉橫焉未央者又移而之
他矣。
箋既留而繼之曰聊翱遊既降而繼之曰猋遠舉神
之意切不專留於我故復言之以自疑也覽冀橫海
媮神之遠舉無所不之也有餘焉窮不知神之翔止
終歸何地也知其所翔所思何方心即勞而不主人

極地之不知再言一州而一州之外已有餘域泛言
西海四海之外更無窮際所緣恢恢也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
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
吹參差兮誰思。來叶力之反 思叶新齊反
品誰留誰思互映有情神之意從我之情來也要眇
宜修語尤有致矣貴不帶窮飾如加意修飾終不相
宜稱要眇則無復癡肥之病矣此於修飾易濛飄逸
者也下字遺盡篇中無波安流奇創奇想
箋前篇曰既留此曰誰留昔之為我留而張至於即
遠舉者今且不知為何人而留矣始之也嘆之也疑
之也意者非有所留而不肯來乃有所阻而不得來
耶波起而流不安以此阻耶吾當迅遣桂舟勅戒水
神波俾之無流俾之安庶速其來乎乃猶未也將令
吾舍之而他思乎究竟思者誰哉望眼萃勞所吹

悲渚而戀戀無緣接也。不足以生吾之喜、而適以召吾之愁。情緒又深一番矣。眇眇者、余神而遠望之也。當秋之時景、能不波。欲知前之令無波、情景又撼一番矣。何以解愁、其愁自消而驟登乎。不得之於盡、或得見之於夕乎。佳期其可訂乎。鳥萃蘋中、罾挂木上、竊目於二物之非地、而怵然於吾願之不遂也。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

江皐。夕濟兮西澨。茝叶于蘭外言篇句用韵

箋。四顧沅澧、已矣。不敢言之矣。湘君曰誰思、曰隱思。爲敢於言思也。茲并言之、未敢矣。予是而猶望焉、豈能知夫人之何在。荒忽而遠望、付之予不可定之域而已。較之向前騁望、尙確知其在北渚者、情景又換一番矣。寸心日夜與水俱流、知向何處乎。麋入庭中、麋失所矣。蛟來水裔、蛟失勢矣。其愁之不堪、騁望遠望之疑迷、於是移而之他鄕也。朝馳夕濟、水陸幷至。

也。獨言騁騖、固其決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鎭、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品騁望遠望、無者落中、忽訝聞召、約中妾想耶、耳中妾聽耶、女情最切。荷蓋至廡門、皆詳言築室聚芳。

却將白玉兮爲鎭一語、插在中間、生其別致。

箋。正在絕望之中、更端他來之日、而美人忽聞召余、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機緣偏在意外也。可喜也、亦可嘆也。騰駕偕逝、亟欲以我而就彼也。築室水中、又欲彼之就我也。水中者、湘夫人之所素居。因彼之居、適彼之願也。首葺荷蓋、取所旅而居易就也。先言壇、後言房、築室之次第也。言蓋先言壇、言房乃言帷。壇成而堂始有基、房成而帷始可掛、又一次第也。蓋

復相顧也至此而神之言乃公然相絶文心極變盡

深遠翻騰

變廣開天門無復匹人之虎豹矣紛吾乘者徒以迎之也吾方上遊而神恰下迎於是歸以從之自欣奉巧天從其願矣豈知神意之不顧耶司命之鄉司者大者也料天為溥其識也識之所在治紛如治簡九州克倚賴之乃目何在乎護之而以為非我事也先曰紛總總厭之而以為非我能也此尚可與斯苦乎

可與祈福乎從前迎神而不見答猶未知神之絶我與否即不相昵猶有望焉迨神自言之而情致懇然矣告我不開未嘗非懇猶飾辭以相慰不開尚有開時也此之直訴何啻倍懇矣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

品與君導帝二語極折情甚

變神既護之而不我顧矣將遂已乎天門仍可窺也飛翔仍可翔也前之乘玄雲者茲仍可乘清氣也奉下之人苟于司命司命執乎帝司命失其職當亦帝所不許也遂同往而質之帝乎齊速者欲拉同遠質俾無可諉無可逃也導帝之九坑者既謁乎帝而又引帝以觀乎九州之山使帝實知司命之失職九州溥天不得非乎也被被陸離司命之驕蹇自如其衣鳴佩不替帝貴也陰陽莫知司命之言也始曰何在

余之於不知也此曰衆莫知兮余所為自知非歟自知可為而付之不為且誇言變化警人之不知也前祗意起此則氣得矣神愈得而望與神親之情乃愈切愈切而乃以得其愈得可苦何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品提哀矜天救死不暇何暇惜離乃持添入遺離甚文勢逸邁能一停留文情悽惋能一吟嘆正自倍[illegible]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下叶戶子叶與

品前稱描寫大司命做非措詞自然離詐離賴此特指目成忽字慶違衙字變轉說得少司命親甚麗甚可訴可賴矣乃有踏之者而親麗之後仍成契濶真堪恨絕自有美子、何以愁苦。明明頃刻不能爲久復也。

變。芳生增輝、不待他求也。氣襲襟裾、不待採佩也。大人、隱指大司命也。美子、隱指少司命也。少司命者、淑大司命之志事職業者也。則是大司命爲之父、少司命爲之子也。不獲邀恩于大司命。又轉與之少司命爲大司命、失職、少司命、幹蠱。天下之人、將從、夭而復游、感愁苦可免乎。於是而復言秋蘭自青、階莖日滿堂矣。入獨與余目成、少司命之於我厚矣。使終始如是、又豈有幾微憂色見於顏面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帶叶丁計反

品新相知承上與余目成、復之不返。此生離之悲也。甚之故可用、原則新知之樂也。忽而逝、稱上忽獨成、誰須、稠上與余。

變。既已目成、當於我無所不厚矣。同心之言、借往之處、宜其相告、相招、而乃入不言、出不辭。乘雲獨行也。少司命之行徑、心事、可疑也。然猶以目成之故、未忍遠、疑之也。但自悲曰、悲莫悲兮生別離。此一生之愁血、所最難堪者也。又自慰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此今日之借光、政不至脈逝者也。特目成之方新、謂必無恩絕之理。一離王、是真可悼哉。再一盼蓋神且爽將遁遠、後來又忽逝矣。倏達之行徑、輕蕩之心事。辭、矣。夕宿於天帝之郊、不下降矣。別有所須於雲際、以快旨欲、非我獨矣。誰須、言不知其爲誰也。姓名未可指、既已逝之、而又求取其姓名之將。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池叶䧢古

本無九河二句

品望未來、總目成。始之目成、成者、疑且晞乎。逆神既忽逝、我當往追。夫必知能續者之與有人乎。無人乎。覩見之而後可決也。故丞曰與女也。咸池、晞髮者也。彼之所宿近于帝。吾之所追亦必及于天也。不但曰同遊、必曰與之同沐、爲之晞髮者。以、致、親、暱、以、致、劬、勞、也。冀神之終顧我也。乃望之而怳然未來也、下、不、在、人、間、上、不、在、星、顯。忽逝之蹤、竟、在、何、處。蓋夕宿者又、被、發、乎。將蹤隨風而無定乎。臨風怳然浩歌、會流而已。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正平聲

逆天稱九重。帝之咸池之星而不測。此不過一重之天、則未及九也。于焉孔蓋以旍吾車、翠羽以樹旌旗、翔高而益尋之。登彼九天焉、討、爲、妖、氛、爲、孽、衆者、嗟天之上、實惟彗星。離間掩蔽、其、彗、星、之、罪、乎。登而德之、夫然後皆有所歸也。終之以稱、揚少司命曰爲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在十日艾、民之幼也少也、其年歲皆係于司命者也。大司命不願人謂之壽天、則擁護幼艾而稱宜民。昔少司命獨焉已、成之、也、規之也。不欲其竟之、而以美誦歆之。仰顧已也。民正者、願司命之子民以正命也。正者民所願受、非正不願受也。

右少司命

總品 神宿帝郊而遊我。我登九天以求神。字法相應。與余成、爲民正、首尾雙分兩意。繇淺入深。倏來忽逝、與余之意不復終矣。民之辭天、少司命之本職也。予余縱不終目成于民、豈可不思爲正。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明叶次

合謂之何哉。自啓曰宜。又爲人之學之。曰窈窕服之
爲鬼言。眞苦心哀婉矣。曰豹曰輕。皆物色也。亦實難
杜、被蘭帶蕙、芳潔也。夫亦自世之所有。吾無不有。
如是、而可以不見棄於人、爲耳。折芳致遺未揭見而
先之以、詐且、惜不敢進、禮不敢欽也。處幽篁兮終不
見天。自言其可憐而責人之悼之也。險難後來、若攬
見責於人。而遂詞以謝之。讙與鬼豹者。而拗然於至
之遊乎。原之爲鬼言、蓋若心哀婉矣。有皇路焉。有衆

人之路焉。有鬼路焉。鬼路亦惧險難。而黨人乃欲以
幽險之路、導君也。此原所深痛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品紫承、不見天。指出獨立山上。不受蔓蔽、僅此片雲。
忽然風雨。密出意外之根。下叶戸予叶與
箋 獨立山上、出幽就明、疾幽蔓、脫矣。表獨立者、樹
也。以自標表也。浩浩、蕩蕩、奇之詞也。立山上而衆

日遊不思不見天矣。雲容容兮在下、方杳見天、又晦
而不見地矣。昔爲幽篁所蔽者、茲又冥冥晝晦矣。既
雨文來、遊茲閒談。夫誰爲之神靈爲之也。留靈脩者
神靈駕風雨以與靈脩之神相會也。鬼方藉此一刻
之大旦。以與人相會。而神乃造無端之風雨以與神
相會。鬼見人之道用明、必須天日。神見神之道用幽
必須風雨。此所謂殊勢也。靈脩未歸、則風雨未歇。風
雨未歇則天日未清。天日未清則人鬼不得合矣。將

神遊姤之耶。神來必相妬而不如意之事、偏相巧湊。
也。罰幾苦心、歷幾險路、方得一機見人。此則既阻、又
當復反幽篁矣。當茲歲晏、鬼不獲再出、亦有人焉肯
訪鬼于幽、而錫以光顧之華者乎。原之爲鬼言、又倍
苦心哀婉矣。
采三秀兮於山閒。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

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稍宁庸

品 悵忘歸、應前悵忘歸、彼以歡、此以恨、最工擬形。痛宴宴、應前羌宴宴、彼為立山上之雨。此又為行山雨之雨。散若蚤逢、鬼思人而無術。乃冀人之思鬼一時鬥競、擧手再則曰君思我、愈遠望愈無聊。終之曰思公子兮徒離憂、人鬼道殊、竟不宜相思矣。說得憤絕。遠既不得見人、而因以他之焉、移山上之立、為山間之行。乘雲閒步、用消愁懷。石之磊磊、依然路之險艱、也。葛則蔓蔓、依然篁之幽晦也。是現前者無一佳兄也。怨公子者、含公子之不肯舉予也。悵忘歸者、滯留他山。不復返幽篁之故居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者、既怨公子之不思我、而又不敢怨、寬以自慰曰、公子未必不思我。意者其不閒耶、舍余以不閒之謂也、既寞山間之無伴、兄幽險多葛石。又忽誇山中之有芳杜、凉蔭有泉松。前折芳以遺人者、此又欲偕芳以招人、也。思我不得閒、寬言之。思我然疑、作又逐答之。既

矣、豈有以不閒恒者。疑心存焉耳。然不勝疑、則閒亟勝。怯矣。人鬼道殊。此所錄終篇也。苦於眞聯者、雷益、傷之苦於幽篁者、風木猿狖之悲。為鬼界人蹤斷矣。徒離憂而已、與猿狖伍、與公子隔矣。

右山鬼

總品以山阿山上山間分劃章法。出山阿而得立山上、快不可言。藥山上又入山間、苦不可言。始也苦於不得出、終且抱恨而不敢歸、子慕予兮善窈窕、君思我兮然疑作、互映最深。凡相疑者錄於不相知。人既尊鬼之慕人善窈窕、則明明知之、而又疑之。此世事所以大壞、而一德之交所以必不合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絷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援叶原 先叶蒯 行叶杭 馬叶滿補反 野叶上與反

品 敘錯兵接凌陣躐行、叢寫勇鬭之況。殪傷霾絷之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
品數言耳全部楚辭盡歸收拾佩芳之懷所蓄雖精
已志所營受變時期門長無絕兮終古則千世之神
何妨一時之所此九歌所以終于禮魂也蓋承上國
殤魂魄光爲有味
旋志魂之不立品行之不潔此魂逝而不得禮成者
也生前能備百行死後乃可稱成禮故首揭成禮示

鄭重也會鼓者聚衆聲也代舞遞代而舞也倡者歌
者倡和也傳芭容與舞應節歌應律也春蘭秋菊頌
芳潔也百年無不謝之魄千世無不散之魂芳聲遞
流莫之盡也魄爲芳而古今壽夭可以一視矣凡九
歌所妥皆可不憂矣無待乞憐於詞命遨聘於東皇
雲中湘君夫人諸神矣
右禮魂　總品禮魂卻無一語及魂但曰蘭菊無絕
得佩芳者蘭菊即其魂也命想下字奇甚

楚辭卷五

卜居

閩　黃文煥　聽直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
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
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
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
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
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
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
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
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
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
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

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
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筴
誠不能知此事。
明叶芒通叶他光反
品運用十七乎字、開段取整、前數乎字用正言、後數
乎字用取譬、看他變處、一寧一將、每段自爲整對、寫
起、然寧廉潔、哫訾慄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突梯滑
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則合兩段爲整對、看他又變處
段段句法句併、却于水鳧之下、特多與波偷全一句

末只是十六乎字、添出十七、破整齊爲參差、看他三
變處、取譬叠對、段段分峙、不相同、却于駑馬駛騏一
段、從上千里駒相連相承、又一整齊中之參差、看他
門變處、正言不離以斷、則理易腐、整段不擺以散、則
辭易板、作者斟酌轉換、費極苦心、蟬翼千鈞數語、飛
川取譬、尺短寸長二語、又從詹尹口中再出取譬、智
愈多而後味愈奇、味愈厚也、兩譬與前譬、閃、亦爲三
其法各以取譬及正言相雜相映、又是章法內參互

之、整齊、就中各具變幻、則前之取譬正言在此、整
後、後兩取譬、高張無名物、智神數、正言皆在後、晉
先、又一篇剗轉換處、後人賦手、掩杳不變、縱填寒套
料、以字法句法、於其古奧、然章法未能造幻、體勢總
歸純直、豈觀如此短篇、乃具百變作用、耶、漢人尚其
窮其門堂、乃或謂宋賦從原卜居開其端、嗚呼是學
深心讀原者、蓋俟以前法善變爲賦心、發聚益以增
美、清空亦足呈前、何適不可。

篡、衆臣盡智以衛身、忠臣竭智以愛國、智、則讒諂
日移而愈巧、智竭則忠、臣日蠢而成愚、心煩慮亂、不
知所從、長于謀國者、自拙于謀身也、欲求免蔽障而
不得也、卜以決疑、矣忠無可自疑、被讒思一破障不
能不疑也、悃悃款款、直誠真率、期于必竭盡不一
而足也、朴之一言、則全篇之綱根也、有術以行其忠
忠、或不必獲戾、納誠諫非欺、朴以忠而忠多術、露
哉、失之太直者、朴也、失之無文者、又朴也、此求所執

托迹齊獨所以沉名。雖濯耶拼被棄者以不樂之名、自惡亦爲大不以成名者尚非士君子不顧求名之本爲名不可得矣。

卷江

楚辭卷六

漁父

黃文煥聽直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擧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擧。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枻叶莫悲反。埃叶於支反。水濁濁叶竹六反

屈原以皆濁獨清、既清不能復濁、漁父曰清濁並用、必濯卻可復濁、淈中揚波、一與濁以爲清也。濁與通

楚辭卷七

閩黃文煥聽直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正叶征 服叶蒲北反

品孤憤忽生欲令天地神鬼一齊不得安坐文心奇創至此

箋作誦以式訛家父之所亟自明戴冤王之無罪也惜誦以致愍屈子之所自悲悔訴冤之無及也始惜之而不肯遽言今抒之而未必見信忠無可白于人而所白之于天又所天之分勤諸神以共爲白焉人世之不足賴一神之未易決一至是哉斯天所斷而仍歸之咎繇之聽直天不足賴終將人而已神卽衆仍不知繇之獨也嘗發世而欲得古昔聚之人北登詎可望哉嗚呼直何時耶聽何日耶仰天俯地崩下

世而後千世所爲黯然矣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肬叶於其反

品下文屬神所占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此曰待明君曰莫若君句句以君爲可恃著伏下案前曰抒情曰忠言此曰言與行情與貌互相呼應情尚隱而貌顯言尚虛而行實知斯忠否有何難辨以此段催緊審段

箋前披心事之與白呼天呼神共爲訓誓此表忠忱之易見不待天不待神不待聽直君可立稽也曰竭忠誠反贅肬言血脈之不貫痛癢之不關也來昔見絕而置之無用此壅蔽隔之大弊衆說所最辭猪者也嗚呼不得不待君之徐知矣既已離群背衆益惟待君而已抑吾之待知豈有難知哉言行可以踪跡情貌無可變改以行證言以貌證情至顯至易揣

臣眞莫若君也雖知百君不知稍日此自己昧待擢
汨之明易知而竟不之知無可復待矣不得不急於
衣觀矣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品抒情自鳴無罪招禍又自認有罪五帝六神山川告歸到此亦難爲原判斷矣原實自招之誰能雪之

文情善用逗掣

箋既已易知無可自告矣此又痛自引咎曰背衆者開罪於衆者也僭媚之忘仇讎之集也先君尊君我所謂竭衆所謂非也不讓謂不豫爲備也仇讎讒存從而備之猶慮或疎況不備而可保哉如是以俟待君之親我不亟求合衆人衆兆庶不之猜乎乃又疾求親君心無他術勢無他佐而兵於獄遲是招禍也以背衆爲始禍以疾親爲催禍無從而不招矣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門叶民 志叶之 咍叶呼其反 白叶[illegible]

品曰忽忘曰迷不知曰亦非余曰又衆咍曰又蔽曰又莫察曰固不可曰又莫余聞一句一轉疊疊不休結句所云重著以自別此爲最重矣忽忘忽字最有致氣之所激忽然不自覺也忠臣俠客熱血驟噴不暇他顧徒徒如斯迷不知門自供尤妙將自己一肚忠安窮得絕癡不愚者必不肯忠忠者必愚人皆有能有不能干進之門貨無所知但曰不欲干請是獨談矣既曰寵不知門又曰願陳志而無路門者路所

從人。路者我所從出。門路兩斷、出入交蔽。先曰迷陵

曰瞀、困迷致瞀、瞀而迷、迷於煩冤、困擾攘、可貴。

箋 自咎之後、又復自解。吾之先君後身也。忘爲故也。

吾之罪惟君而不恨也。迷吾故也。吾亦非志於招禍

也。吾亦未嘗不欲避人之咍笑也。愈忠愈迷、以至於

此。吾亦不自知其所以。但有日愚日甚耳。既迷而又、

又爲之、指迷者。我實有情而不得達於人。人又不察

我之情以辯乎我。所謂情與貌其不變者。空自悵懟

矣。煩言、謂言之多也。意不可盡、則言不可當。故未易

結也。煩言不可結。結詒、號呼又莫余聞。所謂言與行其

可結者、很空自悵然矣。誘不可釋、志不可陳、鬱邑侘

傺之餘、又加侘傺。是有中而無已也。煩言之憒、變爲

言憂、愈求則愈悶悶。則曾許隨恬寄而已。卷自解之

後乃自憐極矣。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

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殆叶徐係反

昔忽然說夢。退思昔日文心、從、貫、淨、幻、丈勢、從、僨、得

逆。登天却說用舟杭字、下得奇地。登則水、水盡則天。

天、水相連者也。藉河源步量、登天、其有途乎中道

無杭。接入無旁旁字、下得奇。東衝中道、故嘉窮識知

求之四旁、而東西南北俱可覓、登矣。

箋 既極自誹、又復自詠。一一歸之於夢。吾之迷也、昔

也。人之莫白莫察莫聞莫知也。數已前定矣。吾夢久

矣。中道無杭、此夢之示、我以無路也、無門也。有志極

而無旁。此占之朴。我不知旁、門不知旁路也。極言直

迷也、旁偏旁也。有正行、有旁行。則隨步不礙、徑直達

志則坎、隘在前、或無所避矣。如是而危獨離異、必至

之勢也。其終也。衆口鑠金、必開之漸也。其初也。徘徊

初終之際、一言以蔽之、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而已。同

衆則非恃、專君背衆則恃、從衆則非恃、疾視無他則

恃。

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態叶帑

品不變此志、應前陳志。同極、應志極。異路、應無路。曰門、曰路、曰階。三者、我無一焉。又何以行世。登枯最捲。何、不何、何以、三何字、自鬻拐痛絕。發自接之後、又復自詰。曰昔之告我者甚明。而我蔑不知變也。情發不發。從前以此蔑君之見察。冷熱宜

懲。從、今宜以此存我之知悔也。釋階登天、龍態俱存。一生憤懣。墮落夢境。云如之何。我木既無杭、陸復無階。而無望矣。天尚可近乎。何以為伴、何以為援。所謂危獨離異之終必至是也。此志即志極之志也。同極志之同極也。人臣以得君為至。所謂同極也。能媚不能媚。所異路之說也。

背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

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鮌叶呼關反

品作忠與所非忠而言相應。忠可以失天倫。不可數。人多一番忠肝。徒添一番怨府。作字造字。有甚屑者。發自詰之後。又引古以自將。不得志於君父之際者。苟有然。豈獨今日。而吾知之乃以今。忠若之。忽之極其疎也。今之信之。何其晚也。君造怨者也。我造怨者也。以造怨之臣。事造怨之君。尚可合乎。以我之忠形人不忠。造怨於人者也。天亡八國。必令其主不辨惑

言天之所棄。我乃強欲扶而與之。是造怨於天者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下叶戶

品在上、在下、機械布滿、無隙可逃。就得于古小人傳寄君子之容。曰設、曰張、又曰辟、預開禍阱。以待君戀之自斃。君子自棄罪。而小人乃若不與焉。殺之為言

名門之為無跡說盡千古小人暗害君子之巧三歎
字呼號哽咽堅志願不變此志前自咎不變此又自
誓不肯變牌交鬱結非狀痛兆結在心故痛專在膺
五臟系皆在背心與背尤居中相對痛在膺故互分
五索全在背
箋從前自解自憐自誘自詰又復自喻一一回心內
照未嘗深罪小人至此而特揭小人之隱曰矰弋罻
羅設張辟以娛君使忠臣受禍而彼乃以為娛君之

東娛之一言奸臣快絕忠臣慄絕矣向所謂無門無
路無抗無階直行不得者至此但求一側身之處亦
并無所矣於是三號曰欲不進而罹受患之重叠欲
高翔而罹上下之罔羅欲棄直用横必且舍正路就
邪路路失矣又吾之堅志所不恐也三變而無一策
但有胸背交痛言不可結心則結矣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
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

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illegible]
品情質結前行皆重著結前情論自明與衆儕大[illegible]
山川皆錄詞應訴到重疊痛快或不待神鬼代明乎
神鬼無可奈仍靠自身孤[illegible]起[illegible]
箋飲既布械我富藏芳擣之矯之鑿之播之糧糗自
衛有內飽而不必外揚庶不攖張機乎始之惜誦以
致恐者茲且直以自明君未必明我自明而已矜
背衆媚者為播茲媚矜恩君者為曾思矜後身者為

遠身静矯之難卒歸高尚易之義也衆媚則背茲媚
則矯者以之衡君之退則媚不可不背以之愛己之
問則媚不可不衆也私處謂自私其身也重著者語
多重叠也曰佗傺曰申佗傺曰干傺曰背衆曰衆人
曰衆兆曰不羣離羣曰專惟君曰待君曰從君曰一
而非重著也屢言情屢言志屢言路又無一非重著
也
右惜誦　總居惜誦言君言衆人皆彌而直自是九

澤言萬體觀。允辭開口。一耳說情。覺無半寫寸誅懟。
能章或隱言之。或於君與小人一別及之。而不復現。
讀者能同。然既經情論之顯指。則再說必須更端哉。
中確有次第也。朱晦菴謂九章皆直致無潤色。豈
深染無當何啻太直。謂惜誦爲直。則頗近之。然豈法
重在呼君呼衆人、繞繞萬端。語雖直而法未嘗不曲。
也。言字情字志字、是通篇呼應眼目。中段忽入說夢、
尤工于穿插出奇。

楚辭聽直 九章 卷七 十一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
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
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
兮。羌迅高而難當。

言不可詒。既已甘絕關閉矣。又說寄之浮雲、致之
歸鳥、剡剡欲詒。
蓋思之之甚、無可立待、而又立焉、無可說見而直稱
焉。思而成迷。不自知其人之不在前也。既迷而忽醒。

楚辭聽直 九章 卷七 十二

謂絕路阻久矣。言且無從寄。況欲立而待之。望而見
之乎。竟悲日煩、幽憂日深、陷滯其中、無片刻可以發
宣矣。今朝明旦、日日皆然。欲舒以發之。而陷者更蓄、
之沉也。煩者更鬱之菀也。依然不發而已。無可達矣。
夫以不可詒者託之浮雲、而雲不爲致。託之歸鳥而
鳥不我就。奈之何哉、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
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

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
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
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
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時叶異化叶嬀

品因承歸鳥猶出玄鳥之相遭迅高亦有可信者但
古人福厚偏得進今人命薄偏得迍耳變節從俗起
下何變易之可爲觀南人之變態與路應前蹤絕
緣此歷言變計之無所出也玄鳥生南精神足以感

格不能追古所舍從俗而又重自擬也使易志而可
爲猶凡志所堪甚況變易之不可爲乎離愍馮心吾
顯也隱愍壽考吾寧也不發者不復發其發不遂者
不復蘇其蘇也馮心未化者前年之閟尚不得消蘇
亦之閟又已積也于是而了然于不可留舉于前轍
不改吾度任彼顚覆終不肯與衆人同路也卽有騏
驥造父爲我作馭更此覆轍可以長驅而吾終遷次
而不肯驅者偷日不敢世途也非待日將暮或以鮮

黃而發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
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州之宿莽惜吾不及
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
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
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
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莽叶莫古
反草叶七古反佩叶備態叶替出叶尺遂反

品 㫖假日纁黃又猶出白日出之悠悠纁黃以爲期
那日落而期過也白日悠悠則日卽初出而幽憂在
懷當春如秋寫態能劇誰與玩芳謂更悲凉變節則
我志不肯娛憂則古人不存于然顧影何雖長生携
厥態而不竢應前羌憑心而未化出中滿內等於郁
芳交情抄莫痛發絕香盡之後追語含叙可悼可畏
真存心身

纓單不可爲。既以日將落而生聽、無復彈冠之志矣。
且日初出而安坐。不履在寅之時。明發而自秣其愁。
於秋日矣。蕩志愉樂、聊以玩日。乘此、蘭池遠懷耳。豈
廣之餘、忽忽少歲。採芳長懷古人、懷矣。愛、亦不足爲
白媒矣。採之不如玩之之可久也。無人同玩。不如採
之之存用也。除彼凡艸佩此芳菁、未幾而萎離、可惜
也。而萎離、而憂復中來。始之憂爲我也。茲之憂爲芳
也。于是而再、自媒壽。以我之不肯變易者。觀南人之

變。吾芳雖萎。吾快終屬之、終不肯以不芳而遂不以
之快也。所快在中心、非外物之所能移。凡臘擇不發
況蕤不述。總藉此以揚吾憤悶、而不援乎他。如之何
其可變也。我之快在於中心。芳之揚亦自中出、發自中
之意兩兩相合也。潔言潤也、芳非澤則易枯。芳中敗
然嘗潤則嘗芳。故曰與澤雜糅。潤之中而芳出、壽萎
絕則不復澤矣。發既萎之後、想未萎之時、初採之味
何快之色。鼻受兼以目受。言之津津有味也。甚哉顧

予之深于談芳也。芳之所出、氣附風而發越流布於
旁流、四徧、滿內而及外矣。自中者指芳而言也。花心
之內、芳氣所兆始也。滿內者指地而言也。近芳之處
芳氣所先著也。曰揚厥憑、曰外揚、我借芳以揚我芳
得風而自外揚也。芳揚則我之意亦與俱揚矣。居蔽
鬪靡者任蔽之一室之內、藏之幽谷之中、未有不則
者也。情質可保者、既有其質亦若有其情焉。欲人之
賞之也、珠之也。蕙必不爲稽所謂可保也。縱在萎離。

敬也。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
蹇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
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
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
彭咸之故也。能叶泥
品舉大謝、寒長洲、說得採芳、能甚。歸待木脂爲足說
詳逢世懶哉。自不悅、又自不能自招禮。甚惟小人乃

能下達彼亦各有其才與識焉前書廼前前撤原有
目之來路應前白日出之悠悠假日以須時
箋矣芳自珠幾不知有人世矣然絕路阻貫不罰矣
忽一念及又憬然曰尚有可通之路乎或尚有可用
之媒乎將錄薜荔之媒則當登山路將薜芙蓉之媒
則當求水路吾又憚緣木也又憚濡足也然即不乏
而吾自憚於山水之路且緣木不堪登山褰裳不可
歷水也緣木則登高懼顛既非所悅褰裳則入下濡

阻又非所能使慣登慣入形足以辦之心尚可無疑
也乃索之極便之手足形固不經服習矣安得不驚
疑乎於是前轍所不遂者前書仍自矢廣遂轍憑世
者也故不可遂也盡憑我者也故無不可遂也度之
未改則即前讒之自遂也廣者無往而不得吾志也
世途自狹非不可行心界自寬芳無不可揚命則虛
于幽路吝實之若界心則可以辨光及白日之來邇
也思彭咸者惜不及古之人而又將期及之也

在思美人　總吊陷滯不發沉菀真達揚厥憑而不
竢滿內外揚是題著立意大呼應處前轍不遂求改
此變廣遂前書來改此度又一立意大呼應處皆以
後段承前段翻案出奇書揚則不患于不發莫達矣
世自抑我之溷我自揚我之芳有貴之廣遂則不患
轍之不遂矣世自抑我之轍我自伸我之書故曰精
質可保居蔽聞章居蔽即所謂陷滯沉菀轍之不遂
也可保聞章即所謂揚憑逢揚其之廣遂也文心一
線到底最爲清徹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

品九辯悲秋可謂痛絕透況矣不如此動容二語忽無盡也動容浮浮直令人坐臥行立俱不得寧多怒起下造怒

箋獨嘆增傷者豈可訴之無人也有人堪訴則猶覺發舒稍彼相慰少減哀傷焉慰藉無人意鬱彌甚傷斯增矣遭夜方長者跡夏入秋則其初長之候也秋有秋之客爲風一至而客動矣天爲變色林爲換聲矣回極之浮浮者天有南極北極入地出地之定數今衆所動俱帶回旋而浮浮造化之為則亦天之秋也使爾將而皆秋對此所至無餘物於屏推整之蓀之爲怒補何多也非凄然皆秋悲傷懮之心可勝堪乎

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

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鎮叶球志叶之姱叶戶

品橫奔覽鎮字法奇甚人至於自覽則舉朝無可入之忠言矣以其美好以其脩姱指出病根搭怒丞不信最爲抵牾君自不信於臣臣未嘗敢一言以欺於君復有何可怒哉多怒者正於無可怒中造出不測之怒耳寫得君朝庸至性情難定

箋於斯而發一願曰遂我多怒之紛紛遂尤而離謗何所不有吾不敢避也願遙起橫奔以就之從中覽觀斯民之受罪殆爲樂受以自鎮吾情焉自鎮者矯情鎮物之說也民尤者多怒之世何民無尤民而遭尤可憐也臣而遭尤尚可受也結微情以陳詞者自鎮之後又欲自解也民遭君者也遭尤而不得蠲息近君者也遭尤尚得陳也此覽鎮之旨也在今日則

我、向君以陳詞。念昔日則君與我有成言矣、怒背嘗、
亦、未、嘗、有。怒而卒以他志相離、焉。追遡之下、愈難堪
矣。豈真余之有可怒耶、非然也。余之所藉以事君者
曰温愉之節。又曰紛有此姱節。乃君別遷君之其好
脩姱、漫、不吾信、且求勝焉。羞爲余而造怒矣、我、本、無
罪。君、亦、本、無、怒。怒然憑虛構造也。造之一言傷甚矣。
讒人則之、怒乃以生。是首、造者、也。借往日曰含怒、武
曰造怒。怒而遣也。無劇不開端矣。無可使有也。怒而

含。也。無。言。不。復。罪。矣。有。識。可。使。多。也。何原之拙、於避
：、怒、而、深、于、數、怒、也。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
怛。傷。之。憺。憺。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
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患叶胡門反
品、願遊進順承閒互對。結微情以陳詞、蓀詳聾情以陳
詞、互對。不信不聞、互對。爲余造怒、以我爲患、又一層
對。亦法整愫。

變、於、斯、而、又、再、發、一、願、曰、吾、豈、敢、逆、料、吾、君、謂、遂、
之、必、不、解、故、意、者、傳、遂、君、之、未、聞、也。此、前、期、之、所、藉、
不、果、而、令、詞、之、尚、冀、可、陳、也。得、承、清、宴、君、或、自、察、之、
不、待、辞、也。於、是、既、已、震、悼、復、不、敢、悼。既、已、冀、進、而、
無、可、傷、復、中、疑、而、但、傷、兩、端。交、賊、數、刻、遽、轉、備、極、可、
悱、之、狀、矣。惝、惝、安、靜、之、意、也。甚、則、動、發、悼、之、懷、心、動、
而、傷、也。憺、憺、之、懷、心、靜、而、傷、也。有、不、敢、與、冀、進、之、念、
雜、乎、其、中。故、稍、減、動、傷、而、又、祗、靜、傷、也。兎、至、陳、辭、

佯聾、所謂不敢悼者不能不悼矣。冀進者無路進矣。
昔日之與我期而不信者又如其故矣。佯爲不聞矣。
不聞者君也。不能媚者我也。固也。以爲患者衆也。衆
也。將歸咎於君耶。歸咎於我耶。歸咎於衆耶。其必有
爲矣。切人情詞迫切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
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
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就無施而有報。孰不實而有穫。
昂承前所陳詞、又再曰初吾所陳。追遡構辭、曰可完
又曰難虧。一意分作對堅。著名施實四端重叠致意
欲使佯聾者必聞。
箋既絕望於君之佯聾矣。而又望未敢絕也。追遡初
陳之詞君即佯聾豈真能不聞耶。所陳耿著自至今
其無能亡之。辭未嘗亡則君固未嘗不聞也。於是而
三發願曰吾何故獨樂蹇蹇甘受不媚之患哉。所畫

誠美之尚可完。佯為不聞之未始非聞耳。少留片字
之獻替。猶存一刻之明良。何敢以不聞而遂已也。亦
是君不能為三五。則殉是職。必當為彭咸。吾之所欲
獻於君者、吾之所建聞於古者也。古人立極後人勝
衆芳。肯蓬為像何患不至。朔我之難虧。以助君之可
完。吾寧冒怒行之矣。褒譏有闕仲山甫補之則虧復
可完之說矣。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又一可完難虧之
證也。無施斷無報無實斷無穫。又一可完難虧之說

也。是為臣所宜致力而不敢諉咎于君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
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嫮
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
兮。臨流水而太息。正叶征
昂日夜無正、應前遭夜方長黃昏為期。憍吾以其美
好、複前姣好。傲而不聽、應前佯聾不聞。聞而傲。此佯

聾又深一番矣。少歌曰倡曰分作兩對一從美人莊
言。一從有鳥取喻。布陣甚整。
箋既已不敢諉咎於君、務以竭忠自盡矣。排徊思之
又不能不諉咎於君也。我竭日夜之力。而終無雖術
是非之平。突有抽思而已。猶吾以其美好者無雖少
變而不憍也。佯聾而不聞者、茲且傲焉而不聽。不止
於佯聾也。君德日以悖。臣力日以微。觸類且悲不足
以稱立朝之臣也。豈同彼南來之鳥耶。孤蹤而處渺

域。雖有佳麗。莫覓良媒。遵道不可以復返。陳辭不可
以再申。登山水而悲悃。從前熱腸。此際灰冷矣。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
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
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
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昌曰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自難自解
曰一夕而九逝。又曰徑逝。自解復自難。九逝矣。却曰
不知路。逝而未嘗逝也。徑逝不得矣。却曰魂識路。不
逝而又時時逝也。數語之中。寫出顚倒錯亂。無所不
有。尚不知余之從容。看破當時與後代人。大家瞎眼。
原自以爲從容。而嘗舉曰辨直。後代曰忠而過。誰實
知原哉。

遷篇首曰曼遭夜之方長。此曰望孟夏之短夜兮。若
方長之秋夜。倏爾短夜。覺此夜之晦明。一夜若一歲
之長也。道卑遠而日忘。離家而出仕之路也。去鄉也

路以久而忘也。懷土。非君子之心也。郢路之遼遠。雖
國而被放之路也。思君之路。即放而不忘也。忘君非
人臣之義也。一夕九逝。夢而醒。醒而復夢也。指月列
星。魂之自爲指也。夢中之月星也。既得所指。可以知
曲直而徑逝矣。願之而終不得也。藉夢中之月星。以
導夢中之路程。月星旣皆是幻。山河亦幷非眞。空有
識路之營營而已。識亦何用哉。如斯而猶以爲識路。
靈魂亦過於朴直矣。過于自信其直矣。吾之魂。不能
與魄同。人之心不能與吾同。一也。嗟呼無良媒在其
側。吾知之久矣。豈不欲徑逝。理弱而媒不通。則醒而
相逝。有懲乎山川違於遠程者。此所錄從容而不能
徑逝也。是尚不知。又何云哉。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
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
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
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

告令　浮叶韻　遂叶奏　告叶家

品聊自救與尚不知相應。語意最爲愴惻。無知我者、孰能救我哉。道思、應前抽思。前曰與美人之抽思。思爲美人而抽。非以自爲也。至於美人不我顧。然後自道其思愁歸自救。生平志願、豈料至此。

箋　昔自南而集漢北。茲乃繇北而復南行、胸中萬感。四視意斎痛悼則不恐。言驚駭則不能言。此所謂但有狂顧也。既曰狂顧。又曰娛心。悲傷已極。若不勝

自娛。無復生存之望矣。臨流水而太息者、又遵瀨流而自娛、自娛之術、更無於太息矣。遡渡之後、繼以登山、陟彼崔嵬、高視一世。吾願其在斯乎。軫石者、欲登車登山也。超回志度者、躁下升高、志度之超越也。娛在水而願兼在山、志度之回環也。行隱進者、隱隱而自進於此也。觀身在斯、隱意在山。故曰隱進也。[illegible]樹北姑者、有隱進登山之樣而朱宮往。爰宿北姑也。實薄征者、崔嵬、原符、廣顧。與齊之中作此妄想。實[illegible]

然而從舟行也。愁歎苦神。靈遙思者、靈魂欲以從[illegible]釋其苦也。思蹇而路愈遠。思不足以蔽路矣。路遠而處又幽。魂不足以識路矣。如是而又無行媒、尚可[illegible]摧。嗚呼。世無復救原者矣。長歌當哭、用舒懷、聊自救而已。死爲君死也。詒一日之生、未忍就絕、亦爲君留也。自救自知告之何人。

右抽思　總品題是抽思、前半專說陳詞。結微情以陳辭、備以陳、分作兩樣。多怒、造怒、情不敢盡陳。故曰

結微也。既怒之後、又欲進焉。情愈鬱而愈多矣。始遊、怒而不敢盡陳、蓋求解怒而不得不釋然矣。故曰歷陳也。初吾所陳、追遡結陳、歷陳之舉無謀、而又諄諄於可完察特著名施實之說、致其三陳焉。乃始之伴辭不關繼且間之傲而不聽、君志益驕、但思益無復可陳矣。咨自抽思焉已。故美人抽思以下、只歸自嘆。不復及君、而後分作兩截。有中不得、斯言盡吉與陳詞相反相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圃叶去聲璐叶丑歌反英叶於姜反

昂既老不衰方高不顧語用互映義用雙搊世莫知而遊瑤圃登崑崙趣下哀莫知而濟沅湘齊光趣下歎日重恃所矢願備高所遭逢獨卑替乎相形。

箋服奇志諂君子所戒法服是服君子所尚。幼好奇服非立異也。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吾獨服之則法服即爲奇服矣。志節不移幼老如一。遭讒而忘不背懲此原之所自負不衰也。鋏以昭武。冠以稱服。明月寶璐致文飾焉。文武交備。世莫余知彼之溷濁自以下說吾之淸潔且以上升。眞可以高馳而不顧。知吾矣。虯螭駿乘之具也。瑤圃崑崙高馳之區也。不伯世人但借重華彼莫知而我自有相知也。所馳優羅所貪亦與天地日月時所比並原之自期許者。得年矣夫誰知比壽之始願卒以求死搏齊光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

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風叶孚金反滯叶五介反

昂將濟之下忽說反顧。文勢暫留。沅滯之下說何傷。何傷之下又說迷不如。文勢善換。反顧朝前不願浦迷山蔽。朝前高馳幽晦霏承。雨前齊光行衰路淡幽椽之慣倒。從山秋霽雪上寫出加倍淒涼使人目潰而心不致思。

箋自負之後忽然之悲曰哀南夷之莫吾知矣斥之

羅不必斥之以為吏矣。溷濁皆是、不必斥之、[illegible]
年。向之自負奇服異佩、至是無所用於世。[illegible]一身、[illegible]
直發之況而已。願者則曰齊光、意失則曰重昏、無光。
之可矜矣。豈得而旋、月增榮則曰天地比壽、意失而
茀、且、何、嘆。焉曰重昏終身、無壽之可喜矣。甚哉原之
深於悲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
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

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行叶戶郎反
弔前面洗發痛快、意已無餘。語亦難加。抑將鸞鳳梟
鳥、腥臊、芳、分、取譬、以中結局。文勢盡拓。而終之
陰陽易位、位易則天地竟將沒、日月竟無光矣。又安
所得比、安所得齊焉。應前齊光語、令人再驚。
鸞鳥日遠、世界竟無祥禽。野鳥滿堂、宅人難存。言
此、此幽處者所同、世人共處也。猶芳為山居之雅懷。
而既死勢不得薄、悲芳為山中之清福、而惟遙氣不
得襲。此幽處者所謂山中侘悲也。將罪鳥耶。將罪芳
耶。答在陰陽而已。時實為之、將若之何。忽乎吾將行、
去此山而將他之也。道不可以終窮、則居不可以終、
膠也。反其易位而移、可以齊光、偕予其有調變之思、
也、夫。露申者、已槁之芳、即重昏中之以雨露而不復
茾也。不得薄者、芳氣為腥臊之氣所勝、受壓受鬱。不
能噴薄也。不得薄又雜於並御。一君子、不足以勝衆
小人也。懷信者、堅抱自信、終不能從俗也。

右涉江　總品不衰不厭、比壽齊光、入手處說得豪
氣冲霄。寘南夷之莫知、乘鄂渚而反顧、不能不顧矣。
哀吾生之無樂、重昏終窮、不能不衰矣。結局處說得
喪氣入地。愁苦終窮、重昏終身、兩終字蕭颯之兄。無
可復鼓。又兩曰、固將、依然氣不肯遽降。作此不甘不
總之。涉文情最深。

嗟此中上言而再一爲歎也曰文章何佳近切窮□與不再洗發乃尊承不遷難徙之旨重複不厭句也屈子爲楚宗臣生死以之無復可去故都之誼非此異姓者可轉移猶之橘樹獨宜楚國不能踰淮非此物不堪以移植也忠心物理最爲相似可感可悲故尊承四語開義寄感也前曰壹志此曰幼志橘之有志自幼而然非待其後也原之幼好一也前曰業榮可喜此又曰獨立不遷之可喜業榮之足珍總以獨立不遷而重與衆樹之花葉可喜殊也原之背衆一也前已曰難徙此又曰無求而並之曰廓難徙之性非獨硜硜也廓然見大衆世無可求故也無可求者物類自適其性不求媚人也原之廣志一也獨立必所蘇世者死而再生此謂不吹偏可枯而復生於楚也不可以移之淮北也橫而不流者不隨波流也離淸剛直存不隨流俗橫砥故曰橫也原之介獨一也閉心自愼者謂有不遷難徙之志閉塞於心不待言

人人效其能非其可貶之過失也此則原之學言而自傷且自愧也其能遂修之遠大者而可以讒原累不違標之善聞矣衆德者橘之幼而志立老而德成也參天地者橘受地宜而不負地則參地受天命而不負天則參天也歲謝斯菁貴之實俱謝閒果不復存矣然而可長友也其志其德俱在也與友而曰願歲謝者知松栢必于歲寒草橘亦必于歲謝吾所欲友存乎殊服不遷之志非獨珍其嘉實也故于寬謝之後願與友也紛華堪悅者友短榭謝仍堪埋者友長也擧世無可友之人乃友諸以拜嘉樹原之拊心痛世撫矣寂寞也離開離也不啻即前所云獨立無聊也撥枝梗也歲謝有歸果謝所謂青黃之文精白之色不復可見然而其志其德原自淑離米謝枝梗之間皆有理道存焉不惟可友而且可師也縱橫之年歲不必從乃百歲之修而論師固不論年也所謂幼志有異也其不踰淮也猶之伯夷之不事周粟

壹匪橘爲像宗國以外豈有可他之者乎明其壹兮
右橘頌　總品前後分作兩截雙說愈奇前云可喜屬之花葉後云可喜專屬之不遷前以文章在樹屬之圓果後以有理屬之使梗節進爾深自淑終不過失亦即前內白之言無私參天地亦即前徐服受命之意而後語視前諸進而彌透至曰可友又曰可師甚益潤矣以不踰淮特尊之曰樹中之伯夷可友可師之論進而彌確原真善頌哉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品搖蕙四語說得現前之景可傷遭罪四語說得從昔之志宜踐遇此景益信此志萬變叢可蓋自鵠自判哉然難逃

蓋轉蕙者春夏之光風也搖蕙者秋令之回風也深秋而殺霜摧萬類初秋而微風搖萬類佈其卒故悲

其始人不知傷而我獨先傷也回風者從容回旋之輕風也殺氣既至輕風皆慘不待動至也蕙帶長而莖此輕風之易見故微風首搖蕙也因微知著因隱知彰雖未隕物之形而已隕物之性猶中潛移奪其情質霜降冰至皆風倡先矣回氣自盛我生不長今之世秋之世也萬物之死以風爲端原之死以思爲端始爲賢思彭咸作忠矣死未審遭死也迫至今日因卒日非昔仇莫報前日遭之今日實之介然之志

不可以忘如復不乏是前願爲虛僞也縱有萬變
能以道辭奪其初心天下有虛僞而可以長久者乎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
龍隱其文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品 正論之下忽叠用比文勢兼用拓文意並用渡此
法最是化境

箋 此承上而言物類之各不容虛僞也鳥鳴則號鳥
之羣獸鳴則號獸之羣各自有羣不可亂也如思彭

咸者終當以彭咸爲羣也苟非其類無緣強附如草
之苴比終不能芳也魚還爲魚葺鱗以自別異仍魚
也龍還爲龍即匿文章以自隱藏仍龍也荼薺甘苦
之殊不能以同畝而同味蘭茝之味不以幽谷而
遂不芳也有其實則始終以之也以苦而僞爲甘非
魚而僞爲龍以苴而僞爲蘭茝以鳥而僞呼獸羣以
獸而僞呼鳥羣無不能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憐叶蓮
明叶芒

品 惟佳人之永都與下惟佳人之獨懷分作對壁自
貺自眩語亦互對眇遠志介眇志字複首殊翻洗疊
疊

箋 此中之意謂人不知惟佳人知之務求宜行以保
素心永都者以之爲都居也意安於是之謂也統世
者統包一世之美事一看承當必不肯放下片刻必

不肯少漏纖毫此非他人所能瑞吾亦非可賜它人
者故曰自貺也一世遠矣非志足以及之不足以稱
之也惟浮雲者以吾之失定力漠雲之無定姿也既
世之喻也慨世而忽又自慨既之願踐之何日乎
此吾之所感也世與心違未可如而心與口矣聊可
定故復自信自賦詩之所明也眇遠志者眇然而遠
也極吾之微弱用力有不及志無不及故曰眇遠
志也介眇志者徵標之中擺其初誕而終觀持之以

介乃不變指故又曰介耿志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品弃有隱而先倡獨隱伏而思慮天人同此幽涼之况自覩自處之後又曰自恃勢危於無可恃姑一大言遣心耳聊字愉逍遙更愉逍遙豈足恃哉

鑒上言紛世遠及自鳴其抱負此言獨懷折處專寫其淒凉抱負愈深淒凉愈甚矣彼世者共爲君子之思椒處者獨爲君子之日也共爲之故曰志及獨爲之故曰隱思嗟有隱也思亦有隱嗟予永易與人言矣賦詩可明祗虛語矣始之造者茲日以增矣交變不眠短夜猶且不排而又遭此長夜漏而止之不可得矣將借樂以散哀因景以遣情周流他鄉自聊逍遙淚可收也氣不可止也是日出而不窮者也

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品乱纕編膺苦猶能創奇日光者愁人之所欲就飄風者遊子之所欲避折蔽隨飄乃爾及言之時運既爾不得不然恨語能造奧案志則不欲行矣亟接遂行彈身顛倒自餘不得
奚於不可止之中而求所以止之之法言煩不可結

思煩亦不可結與緒離出是以難制吾紀之以爲帶纕之以爲膺則愁歸一處足以因而制之矣折若木以蔽光者不眠至曙猶夜方長有夜有曙則夜之愁借於曙日光盡蔽皆夜而無曙則無可分別而憂不至以夜甚矣飄風之勁甚于回風瞬同風而生悲意欲避風也欲避愈悲隨飄風之所仍則不復避之矣無可避而悽惻之氣糺結同然可無悲也前條悼蕢其志堅不欲爲雲此隨飄風其情篤直哉爲風也如

前已明彭咸之所關但有古人之死魂往前來作也此曰聞省想而不可得覺無今世之樂事入耳可聽也聲響感觸向所欲亂欲編者茲不待亂編矣不關而自持矣結於內者旣堅觸於外者盡廢耿耿無良也世若無僅也愈思愈感向所稱虛偽之不可甚者自以為耗之可為今始悟矣物有純而不可為矣矣志適以自戕矣漫漫綿綿悄悄冥冥登山難遣勢將凌波波之中惟咸之居聊所關者將託所居而後已矣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靑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澂霧兮隱汶山以淸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翼叶[illegible][illegible]反期叶上聲右叶羽已反

品前登石巒此又曰上高巖勢若對蒯但則奄遊戲塵路爲人間之苦況此則娛齊爲天上之清景前日穴風託居此日依風自息苦樂一一不同再言激霧淸江因天上之力緒世間之阨或冀入世無妨至曰憚曰聽江終不可清波終不可凌也連用九叠字與前段十叠字相應章法字法最創最險若若無儀芸若無紀窮出愁狀懶散悶軋漂翼氾伴與前務恭標翻迭字工煉

憑前登石臨波山間水上已經道盡此復言之者前之登山在於觀世無救此則冀上天有轉也前之凌波意在就死此則徘徊不欲死也雖遵天地之沆氣聚為霓也攄虹者將中之憤氣吐如虹也攄邪害正忠直蒙蔽彼之霓偏不肯沆我之虹偏不得伸處標顛者出乎彼之上也據而攄者盡達我之中也倏忽之間頓者被枉者伸此捫天之快景也爲露爲霜皆秋令所以肅萬物吸之漱之則不濡其體竟隨風

感之所仍息、餐無、從。依風穴以自息、則不要乎難驗、矣。至是而快然自悟、嬋媛之姿、足以保矣、猶未已也、蓄明法之流削潛之。從山所發、脈之蘊蓄、為之始。從小所發、源之派、岷山。為之始。底幾上天下地、挹。要。收功。乎忽一翻、懷湧滿駭目。波聲駭耳。勢渾之而ノ不能不聽也。容容若若也、洋洋、焉止也、依然前之聊恥若去也。於焉上高捫天之際、復隨漂而從上就下矣。前後左右、縱水潮汐、與張弛之信、切相應相疊、不能自

至、言、動、流水、作、伴、矣。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承前言景響無應者、想不得於世、跡有人中苦其艱無人。此言借景往來、調度弗去、求介子見伯夷從子胥悲申徒、於孤行無人中、突出許多古人文心紛拏。刻著志之無適。應前介志不忘、聊遠志之所及。介耿志之所明、又應前業志、益欲及、欲明者、至此俱無餘、及、無餘、明、欲案者不待案矣。

箋 前既歷山水以窮覈矣、此復合四時而、適根炎氣、炎熱之氣也、炎氣生、煙、煙復生、液、夏而秋也、下霜之

後、繼之以雪、秋而冬也。潮水相擊、則一月再至、歷乎四時而如一者也。觀焉窺焉悲焉聽焉、景遍變、稍遍、窮矣。於此而四時索伴、則倚乘光景、御奮轍策、介子伯夷眞吾友也、借往來者、懼光陰之易逝、願天之假年也、施枉棘者、恐前驅之莫進、冀馬之速步也。曰吾去而又曰無適者、調度已定、刻意勵行、著明在此、即欲去而他、無可適也。永以二子爲歸依也。往昔來者、即指介子伯夷子胥申徒而言也。在商周則伯夷[illegible]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行叶杭 蹠叶灼

薄叶補 客叶康若反 釋叶時若反 江叶工

品三后之純粹。古帝之得保其純也。有純而不可為。原之不得保其純也。人雖使純備錄于天。不錫以純。命耳。起語甚深。出門發郢。詳數去鄉次第。衆楸望門。又詳數戀鄉次第。

箋此原之自悼。而因百姓震愆民離散者。對天言之也。震愆離散指被放也。君有不明。天無不均。受祿於君。君實不以我為臣。不得同百官之數矣。受命於天。天獨不以我為民。并不得備百姓之列乎。方仲春者。萬物當春莫不向榮而已。獨春非我春也。鄉天可怨。達春流河。憐尚忍言遷散。不忍言而竟不得不言。一一數之則春其候也。甲其日也。遵江夏出國門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其經歷徘徊之地也。為望為顧從舟行之後更作回首之思。此眷戀中所尤難堪者也。始之哀見君而不再得。繼曰顧龍門而不見。愈隔愈悲矣。地且不見。毋論君矣。為時日為地名。閱積累樹。心中目中歷歷然。遣之不得。忘之不能。數一聲哭一聲矣。軫懷之極。繼以傷懷。傷而魂虛浮浮焉如無可實踐之地矣。雖有容與之楫。則望藉運無如順流之波相催以速。在朝為臣。在野為民。被放以出。飄蕩為客而已。四方漂騁。將焉往而為之乎。陽侯有神。氾濫甚吾欲遊。實無所蹠。茲又欲高翔無所薄也。翱翔者。不欲從陽侯也。陽侯溺死於水。故不欲

氣脩也此心能解乎北思能釋乎嗚呼覺遲身下又

身與國同宗從高陽受姓以來世麗於楚而今且畜

逐臣此一去也實去終古之所居悲憐至極宜舉一

劉道遠哉今覺若此不能不追遂而來東矣桂結要

產之根祗以供追遙之況矣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

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

焉如兮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

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

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

兮蹇侘傺而含感 風叶孚金反感叶子六反

喆須臾難忘九年不復互應去郢曰方仲春遷郢自

九年最作歷在既遷九年之後追溯九年前之仲春

也有此語蓋見前段之條當時出門之甲子入春

之間鄙儼九年後記憶如昨日此情何堪為丘可稽

更深一層身逐而君不得見九年前之光景悲痛可

言也國危而地不易見九年後之朝政恐並不堪言

也曾不知字說可字哀呼以醒群寐平樂生實遺壘

生悲觸緒多端

箋身不可歸魂尚可歸也此非國法所能禁也居則

已去乎終古魂則未忘乎須臾愈難返愈繫思也前

從初出國門歷數地名此復從久離國土複敘鄉邑

州土也夏丘也兩東門也郢路也江夏也皆所難忘

者也夏屬水口為丘者虛滄桑之變易也東門即郢

門可蕪者悵荆棘之將生也始思郢都并思郢路

始過夏而思龍門無繇見兹所并思夏無繇涉心之

嬋媛傷懷者兹則不怡之長久矣憂憂相接非但一

傷矣鬱鬱侘傺此向之蹇產往結又有倍焉者矣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

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

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

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天叶鐵因反

詀洪潜顓進與踥蹀日進相形。踥蹀乃日進之形貌。尺尺寸寸必爭必得。湛洪則抱患持重姿稱願進焉。拙于求進矣。忼行謝天又與被離相形。臣子所處也平之登履尚卑。未足重信于上下。故譏易施鄙至忼而潔天品高極矣。未易鄙矣。猶且被以惡名。又何人不可追哉。忼慨尤與愠惀相形。宵小安有忼慨之神氣。然當其得君得時。復口而談天下事。無一非忼慨之情狀也。君子氣無所吐。祗有鬱積難明遷其忼慨矣。愠惀忼慨四字說得君子真可憎。小人真可好。

箋此接含感而言也。中既含感而寃獄。則外即承歡而終感矣。舉天下之大無可解憂矣。沟約即遠遊之所謂神要眇以為約也。蔵多歡少。神氣不旺也。往滯離持者。憂愁日以直。氣血日以衰。不自支持也。願專者。雖在所遷之年。未嘗少忘旋忠立朝之願也。即直所云營魂欲歸。未嘗須臾忘返也。謇滯願進者慮

中心。無復可訴于人。無緣得獻于君。湛湛然自寄通沉而已。自願之。祗自知之也。被離者受黨人之嫉妬其離間也。即有願進之在今。無如鄙蔽之自昔堯舜猶且可試。孤臣安得與爭。我之脩美愠惀。偏有惜之者。小人之慷慨驕溢。偏有好之者。彼之慷慨日以進。故之脩美日以疎。取遠適而較踥蹀。不敵也。知之何哉。此則願咎黨人而又隱咎君心矣。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丘叶欺

箋望長楸。顧龍門。一曼目流觀也。登大墳。淼南渡。又一曼目流觀也。此傷今之日也。睇杳杳其薄天。棄逐之行。與天比隆。杳然上古皆可以睇而見之。此又一曼目流觀也。吊古之目也。流觀遍。一反無時。生不得反歸。死猶冀反葬。向所嘆息天之不純命。不得列於民之數。不得列於百姓之數者。尚得列於鳥之數

我有所古法其存。此守先之前圖也。畫而忘之猶所
不特改也。圖如圖繪之圖。畫劃畫之痕也。畫久而淡。
爲一章明之。足矣。未容改易也。墨者繩墨之際。分毫
無可增也。從陂俗見言之。則曰易初本迪。君子所鄙。
易者變其初心也。迪訓迪也。本迪者棄我初心反其
本領於俗之迪我也。謂師彼之爲圖也。從遷古昔言
之。則曰內厚質正。大人所盛。其內厚。故可容我之棄
明也。彰畫之痕不妨闕發也。其質正。故但志古之繩

墨。謹而循之。原無枉曲。待我之剔施繩墨也。遷見鄙
於君子。遂所賦於大人。如是而古今天人之際可以
表我之獨立。聽人之共知矣。質正則何往非正。章畫
則何往非章。既正既章。又何患心目之不明哉。然而
事猶有難言者。衆人見顯不能見隱。手斷之正顯。心
擇之正隱。皆不我用。技無所施。尋擇之心。至正之質。
潰人察之。此藏於無可見。雖有未睇未睹之日求也
雖可也。然玄文爲離婁何嘗不可見。而玄文或處幽處

或微睇以有可見者。又起予未遽見。加以朦瞽之畫
又安得見哉。凡非獨此也。人情愈愉。世道愈厄。則鄙
明見之而且故意顛倒。以白爲黑。以上爲下矣。濁溷
雜傳玉與石同何態不備。何事不有乎。此誰之辜。皆
黨人耳。夫惟黨人之鄙也。固而無識。夫惟黨人之固
也。堅而不返。合斯二者。而欲示以余之所善。既不能
知。亦不肯知矣。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

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
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米
叶此韻反有叶于彼反

品此段語語深與練句鍊字。易爲不苟。從孰察擇主
至此。皆痛寫不相知之眞。自羞不知。日衆不知。日莫
知余之所有。日莫知余之從容。長號纍歎。哀哭溷錯。
總此承上黨人之不識。知篇又慨然於古人之或貢

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
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
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
子吾將以爲類兮愛叶於旣反

屈前曰豈知其故此曰限以大故曰知死不可讓
然之後說出了然生乎疑根將死大悟墮地定命臨
頭于此條甚痛各有所錯各字尤條錯小人於讒
讒之上錯君子於波流之中亂世應備天之布置又

矣定心廣志與抑心故志相應就死說廣志理最奇
透遠觀千古恰在此辰不可讓願勿愛寧更俏偷自
催角決免挨他日
鑒古今不可問自發不可遷若國不可返則但有餘
死靡他而已維路者進沅湘之路也此投死之路也
江沅均爲南行北戎者非其所之一語盡焉不欲死
之意也日既將暮則投死可以無憂也兄一不欲死
之意也少遲數刻之死期何妨舒憂何妨娛哀[illegible]

取我以大故者矣若或催之矣豈知其故者莫知之
矣遇重華禹湯則爲喜遇之臣不遇重華禹湯雖嘗
爲死患之臣故在是矣睨觀沅湘之分流眷念來故
之僻路向幽蔽而尚隔者今明規前矣向遼遠而[illegible]
行者今忽焉已至矣江水通人以死地矣江聲告人
以死期矣所云質正之盛心文質之異彩撫情之深
思已矣俱無所用於世矣懷抱獨知世無復相馬者
矣付驥骨於清流足矣將曰自沉之非正命耶自討

此生有才無遇七天堂堂姿顛何所辜宗盡壞豈堪
委體天實錯吾軀於波流冥命久矣今日之事非我
之憤憤也天也吾之心志必如是而始安焉以忠貞
爲要歸定也非憤亂也從君國爲起見廣也非狷狹
也此吾所以來計而無畏懼也無畏懼者無所恃予
人之議我也既無畏懼而又不能不憤傷者君國之
恨地下遊魂所不能忘縱骨化形消而此傷猶暗此
嘆猶永也生前之傷與其之害死後之傷實益甚之

楚辭卷八

閩 黃文煥 䟽直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遽叶渠略反

品曰受謝曰遞、曰冥淩浹行、字法句法、能創能鍊。

箋 生物之功、玄冬之所辭謝而不能任也。惟春能負冬之所謝、起而任之。萬物莫不乘春以生、蠢蠢不可

遏、春以返乎。遽、驟也。物之勃然驟蘇也、氣之所鼓蕩不遲也。冥與昭相反、淩與發相反。陽氣發萬物、陰氣淩萬物。陽氣上升、其象爲昭。陰氣下沉、其象爲冥。魂不升而從陽、必且墜而從陰。當此三陽發物之候、氣節就煖、候未離寒。陰冥之氣、淩轢萬物者、未嘗不浹行於天地之間、以自肆其餘寒、實將挾物以墜陰、不肯驟從物以驚陽、故勸魂無逃、恐爲陰之所收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品若北總挈、器後分訓、以束章法。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膠叶樛 躬叶居廷反

品首段省却魂乎無東句、以此段與總挈之語、緊相接連、故可省也。後人不解作法、乃擬爲殘缺應補、豈不令古人一噱。白皓膠、與白顥顥、斷相映。造句成工。于竊鄙。春發者春氣也。寒膠霧者濫氣寒氣也。東北皆言天地荒涼之氣、南言物類、西言神。段法各自變換。

箋 溺水、水性善沈溺也。浟浟、猶迅疾也。流迅則轉旋

亦併在所遣之中不得安潛而愁愁瘐疚亡丁寧殺
中之物猶不易居況可度乎向皆膠只淵淼而老紐
凝而不散皆結爲白皓之色如有膠定之叢也盛飫
戲而又將霧雨餘止而又將雨故其色長如是霞光
日彩不可得見也炎火千里地氣炎熱若千里皆火
也虎豹行而螫人者也遠見其行猶可避也蜿蟺蟒
伏以伺人不易避矣王虺伏而螫人者也不履其穴
猶可避也寄則昂首以俟人又難避矣虎豹踞險蹬

之中取道所不能不繇王虺雜魚狐之類水陸并必
有一逕魂尚敢南乎然蛇虺虎豹魚狐彼皆不能自
匿其形亦必人爲彼所得乃能傷之若蜮則潛於水
中射人之影誰能逐步顧影誰能燃犀察形避又
更倍矣蜮之爲物無目而利耳聽聞人聲便以口中
之毒射人謂其之吞何以異斯此原所最宜心盡致
以蜮爲終封也至于兩方又有異焉南方之害人者
物類也兩方之害人乃專屬神凡物之螫人咸以毒

遠蜮而居神所得人矣其毒猶欲狂噬殺之於腸臟
狀固莫不如是哉原所覩曰六神備服遊神並紀衛
無逢鬼之許乎可覩否乎顧瞻冬夏積雪天光恒白
也凝凝寒氣結而不散也盡北極者北方山不生草
木水無他物類顆顆聚號長爲霜條空虛之區瑞將
欲孤往而塡滿其地乎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
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安

叶一先反
品此段又總挈下數段以來章法下面飲食聲色圖
聞段段遞數總屬逞志究欲樂不可言先曰不可言
乃總繼言之自恣安定則總挈之字法恣所嗜恣所
欲恣所便恣志慮安以舒靜以安定姿層層回應
樂由恣來恣生乎動不靜不可絶也不閒不能靜也
既靜則可自恣矣動不可恣靜可恣也靜中之恣恣
亦舒也曰安以定又曰心意安惟恐其不安不定而

乎娛人者莫女色為甚。故特詳招之也。五段中言豐肉微骨者二。舉全體也。骨微而態嫮、柔而有約。靡不約。則斷面亦為減矣。言宜笑者二。此態之所從出也。笑則姿態見、而有宜不宜之別。態非可強為也。言靚者二。美人之神在目也。言眉者眉其三。此似最無關、而故為有關。所以助目之神者、眉之美也。言心者二。心非可得見。而女德以性情為主。故又特言心也。複處皆各有別言。總舉處所言安。飲食聲音皆未應安字。獨于女色而曰安。女色之美、易于人以心安者也。嫮姱之下、蓋曰比德。有色必兼有德、婦容之所易子足者德也。美好曲眉之下蓋曰習。性之所成、又兼習之所就。穠態之所、蓋可喜者、習也。稍均調也。肉與骨之際、天之所生。如若人之所調劑也。魂之四體所苦在不安舒。逞而見此習都者、則當為之一安舒矣。逞而見此調娛者、則常為之再安舒矣。察所秀雅者、容貌美而合于法則也。姿既秀而又兼乎大雅也。秀

易而雜難。是則屬目朱顏中所尤相映發者也。一[illegible]好也。稱年而有雅兒。無遺心。尤難也。秀雅則窈窕之中具靜安之致焉。魂與之對、不足以資我之靜安乎。滂浩以言廣大、謂性度也。婦人之性多屬褊隘。得寵書驕。失寵望怨。未有廣大者。心性不堪近。所御顏色有餘。不為足貴。故于滂浩之後、再言滂心。恐色佳而心未必佳也。心滂則態愈綽約。心、態之主也。態、心之輔也。無滂心而漫逞綽態。是謂妖態。非雅態也。必豐相雜、而媄麗之致、倍添其濃出。故上曰麗佳。此又曰麗施也。態有餘則善施。心有餘達善施也。倚耳、耳與肉相勝曰倚。言不外反也。骨頰面而所云豐肉也。肉豐故婉能直。言面容之間滿也。肉豐之人易于全體癡肥。亟言穉小頸秀。頸豐而頸與腰又未害豐也。穠纖中度也。若鮮卑者、意鮮卑之詞、其人必腰頸纖小、故舉以為比耳。故不可移者、惟恩怨較思、又更雖陵、實有驅人以相周旋、則魂之心所用于彼者稍緩、而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十一

用之于此錯一時之中思怨未能遽忘然漸可殺悲易平易也平易其中而和其心性情之可喜也婦人之心多險毒而少平易多懆戾而少温和前言心曰浩蕩此又曰和易惟廣大故能和易惟和易故徹其廣大廣大者心之內藏和易者心之外見也以動作者隨時隨事皆秉是心以行之也前三段備寫姿容靜時之姿容也此乃當言其動爲施芳澤爲拂班而雖爲留客皆其動時之事也動則所謂曾都秀雅轉

之纖姣之施皆于動見之矣預言之于未動之先而動時之念美不待言也且不勝言也此文心吐吞之妙也娛昔者昔日之苦以今日之歡補之非蕪播而娛今也娛昔而已療愁救死當亦莊人正士所不廢也背誹不得其興義乃欲引古字而釋爲夜以切于留客淺俚甚矣四段既畢無可復贊乃複言以複言日複言乎複言宜咲複言豐肉鮮骨以爲總結雖諱乎不知歷也所以挑魂之蘩使從吾招也前曰曲好

楚辭聽直　大招　卷八　十二

此又曰靑色直眉曲者其形直者其色也色之靑黛一線之直也目又曰娟娟然黠慧流盼之中咸有慧必溢出也宜咲又曰嗎嗎咲貌前未咲而知其宜者此以咲而益見其宜也前曰目宜咲咲與目相助此曰靨輔奇牙宜咲以頰有靨輔之美口有奇牙之美與咲相助也皓齒從未咲言之奇牙從咲言之前曰豐肉微骨此增之曰體便娟凡肉豐者體或不能輕便而娟娟姣之爲體與遊藥也斯則複言之中又

各殊之旨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假叶古路反

前招之放宮室遊獵園囿花鳥合作二段前說聲音一段可了却用二段爲嬌刺說女色四段已畢却又

涸顛卽欲躋而恐不得者矣。相其魂以畜養其形魄、
東穀枯槁者返而爲楚澤、怡盛乎。形容復而志意漸
舒。然後壽命可保也。會歲盛、則仍見用於朝、可以不
爲彰歲矣、居室定、卽上文夏屋之旨也。奔走無定居。
若仰欲復用之。知其何在哉。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卿叶去羊反 當叶平聲 施叶式治反 明叶讀郎反 張叶云郎反 讓叶如洋反

況接徑若雲、名聲若日、赫赫雄雄。首求語氣軒壯。光
實、孤、寡、存、乃及人阜昌、萬民理。是王政必先大本領。
不明、不能行仁。首言聽言察而後及孤寡。存此光德
澤之原也。東西南北四諸侯、直到無東無西無南無
北。昔之離楚而處處不可往者、今將聞楚而處處又
安矣。魂使楚之庶、四方更將仕、魂之庶矣。結應之法
最爲工巧。使人不覺。四方治洽、承洗阜昌衆流之旨。
衆傑執政、承洗尚賢之旨。流澤施、與冒衆流德澤章、
德應。天德明、與善明相應。段段斥連數段、仍如一
段。結末用尚三王、而所重在射禮之揖辭讓、直欲升
三王于二帝、代征伐爲揖讓、尤有微意。
遂千里若雲、撫廣民衆也。王聽不聽、魂所繫也。六神
嘗被。魂所養也。聽若神、而可以不待呼。神矣。察、篤、
其當而厚之也。不察、不知、篤、不篤、無、貴、察、天、隱、者、已、逝、
人所難爲、不必察者也。隱者難明。人所謝、爲不能察、
者也。用心於此、而孤寡是以自存矣。正始昆者、歸本

從前之失德至今日而正憑今日爲始且以遣之後見承無敗厭度也田邑千畛者每一邑而皆爍鑠於千畛之田則野無不闢民無不農阜昌固可立致矣德澤章則爲先後而後威又曰先威者至此時而可以用威也威言武功文言文教也武以克敵文以飭治敵不克治不遍也威文合而美普乃不受虧也章以明而賞罰又爲有不當乎此魂所願返也若日明之至也民若聖君若日始之體千里邑千畛徹敷

德行於一國蓋而四海無不理矣北南西東澤雨不乾矣護人尚張賢士無名魂所最駭也蓋尚賢士矣錄享德澤而尚賢士錄尚賢士而並施流澤苛暴桀濃罷誅士之惡傑直贏無不希滿於斬端豈猶有遺賢乎魂若不歸是少一賢也故亟招之曰國家爲也赫赫雄雄而天德明配天之業於是竟矣騰斯登降而始之用聽用宗也先威也繼之用禁也用祿也供可以不用矣相與習射禮而應揖遜而已叔季昏亂

之象忽然而所尚者三王之治不惟可追其蹤且時起而上之也以此爲招而魂之本懷一一皆慰矣不驟然進勃然來哉

總前起處點字督字法行字以字法相形爲股法飲食聲色諸段皆點綴恣字安定字以段法相貫爲章法接續諸段若雲若日美善明天德明德澤章流澤施又以句法相形相續爲股法章法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品節曰、主此盛德、說得莊甚。千秋當世、孤獨我一人以爲德之主也。無所考、說得悽甚。不惟君上不能用、且不能考而知之、安得不罹殃苦哉。巫陽不肯從帝之旨、說得急甚。殃苦既長、魂魄久散、早一刻亦節一刻之帝恩也。

總、清廉潔三言之、兆立身之本。未敢以一言而遂已也。清廉潔而後德見、義明見羽而後能服義、義積而後德盛。忠臣孫行之踪悉也。上不肯之蹤、乃得蔽之矣。若不悟才而至帝代爲溝尋、隨之帝、終如不考之君何哉、謝遂謝也、待筮魂之所在、乃始下招予之、將有次後之恐、天下之人、交遜斯而無所賴於巫陽矣。謝之一言、作者之冷語。舊說俱遺上作句、始貴辭而以爲服巽、何啻胝誤哉、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品、以何爲乎四方一語、作下文東西南北之總挈。與一本招同法。彼題而此聯。恒幹字與、

鑒、大忠所以幹事、欲將楚國者原也。身恒存、國乃在其恒幹。魂離魄而不充存身、何以匡國乎。離羅也。魂之散也、但以爲四方可無不之、豈知樂皆不祥之區哉。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絡何等二大段互變其法。歸反故室、與二節何相似。局二大段中、又蹜作三段。高堂建宇、系承像設君室。筆家蓬宗亦邇觸高堂、總映君室。則段落分列之中。又互相貫而無段落矣。天地四方二語、總結前東西南北、天上幽都六段。若在入脩門之前。便有炤應。觀摺痕迹。令擁入於入門後、入室先、使人不覺。法最工巧善藏。與大招幽陵交趾四語、應法插於段法之中相同。秦篝齊縷鄭綿、總指一魂家、却著此分圖描寫。

可以略者偏用詳。靜閒安、與大招語意相同。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

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瓊叶渠對反、備叶步介反。來叶前蔡反、代叶徒係反、閒叶許研反。

自高堂至多珍怪、純言宮室之美。蘭膏至侍君之閒、純言女色之美。宮室中雜以山水花木、服飾玩好、以相錯綜。女色中復織轉離榭脩幕、以與宮室羅幬相映帶。騰光遺視、特寫美盼之一俯一仰、則千秋美人圖畫此矣。侍君之閒、應前安閒。

變高與邃兼。是始相稱。堂前施檻、增宇之遠。軒前用層、配堂之高。高恐太明、而日光易以入。迷又恐太暗、而日光易以牖。有檻有層軒、兩無礙矣。無左之處錯以臺榭。臺榭雜高、而無山光相依發。則人工勝而天檻少。以其得累者、屬之於際高山。而後戶牖之間皆、者、百之、巫游前玉之兼言有飛也。網戶朱綴、雕放閉之戶、竇瑣牖之制。飾以朱文之相綴也。連、戶之旁與戶相連者也。戶既施彩飾矣、與戶相連者、刻之以俾

君作前之所云羅幬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蛇池當

叶徒何反 籬叶羅 為叶訛

品羅幬、與前羅幬修幕相映。刻桷、與前刻方連相映。芙蓉芰荷、與前蘭薑相映。臨曲池、與文緣波、川谷徑

復、流潺湲相映。蓋此中前堂宇之說、以作此段之佳局也。前所云堂檻山水之美、未及所賞之人。此曰仰觀、曰坐、曰伏、曰臨曲池、則一一以茂、對、收、之、矣。前云二八遞代、蘭膏明燭只及房中侍從、而未及外庭之人。此曰侍曰騎、則山水之趣、時時以外庭兼之矣。文異豹飾、備豹之云蓋粲豹飾、侍從之服色也。既低、低而待發也。主者將登、則步騎羅列以俟候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行叶杭 羹叶郎 爽叶霜

品此篇招以飲食、與大招同。另為一段。却不用魂兮歸來句、使三段只若二段。其不欲顯分三段、亦自有

故。此曰華酌既陳、下段曰肴羞未通、女樂羅只、則女樂總因飲而設。到末酎飲盡歡、與此酎清涼只、剩觴增況相應。則此段與下段、又只是一段。不得顯分之為二也。作者意緒斷如此。

室家遂宗、即大招之所云室家盈也。忠臣不措其一身、未必盡只顧其一家。故以是招之也。食多方、其總挈種種之飲食也。五穀之皆備、六畜魚鳥之皆會、則食之多也。五味遍厥芳、用杜若、蘘荷、用吳蜀、楚郢則

言繁□□曾複不一而足也。髮有餘則辭易以盡。謂亂也、發揚蹈者、樂之初奏也。既歌而舞、亂文曰發。激楚則始樂之再奏耶。陽阿之調、主于清微、故其書曰陳鐘按鼓以發之。激楚之調、主于伉壯、故其書曰竽瑟以發之。吳歈蔡謳、則雜激楚而和也。激楚其楚國之本音耶。故又以吳蔡二國之音佐之耶。激楚之結、殆樂之三奏乎。皆激楚所激、楚爲始。結激楚則激楚又爲終。始之所歌者、先涉江采菱陽阿、則激楚、同於諸歌而始發者也。獨秀先者、秦樂次序雖激楚、不准最先、而音之秀異、則居獨先也。六博分曹者、樂既終而以呼白爲助飲也。經諸與俱、則樂既終而復作也。樂再作而飲不休、則費白日者又費長夜。故亂辭之曰沉日夜也。結撰至思者、將再造新歌也。從前擬造之新歌、絲管、秋而已成、諸詞奏、故又以撰至之思爲結撰也。思不求其至、歌不克新也。蘭芳假者、組薄、聯絡之假、況思所入、妙緒忽來、如芳風之作

也。結撰以極乎人力、闕假則叅乎天機、天人兩[illegible]。心之妙盡矣。人有所極、同心賦些、則玉之爲原深也。世事、國事、不堪復道、極於此而已。作賦以外、無可望矣。如蘭者、同同心之言也。欲不賦而更何爲乎。與先故者、相與之懷、先故舊也。君臣之道、不可得明、姑盡歡以銷愁、眷戀於同心故舊之間、毋以魂離魄。深譏人之見、快而已。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乘叶

乎　還叶旋　博叶私　兕叶詞　楓叶孚金反　南叶尼金反

品。從前招以宮室飲食聲色、皆芳餌耳、魂歸皆斷識。玉作賦乃漸引近。然悠涵矣。至此、餘生、僅供、悵眺乎。

到此忽講正論、借魂以君國之思。即大招所云、劉
歸來國家爲也。大招顯言之、此隱言之、賞法施矣、去
使人耐思爲工。其稱王之田獵、非以田獵之可樂爲
招也。謂原被放、而王之左右無其人。招之以輔王之
忠也。誘騁先、引車還、課後先、此皆魂所宜、引宜誘、
宜課也。寓意最曲。哀江南者、楚地固皆江南之區也。
前所招原、以宮室飲食、聲色作賦、遊故居、皆爲原一
身計耳。此曰哀江南、則尊爲國家。輔王無人、而江南、

豈復楚有哉。終將折而入秦而已。魂若不歸、是不哀
江南也。命想最渺冥與。
箋原之去郢以春、故爲追遡之曰發春南征也。菉蘋
之葉初齊、白芷初生、蘄春之景物也。廬江長薄、去國所
經之地也。畦瀛者、瀛之中又有畦也。倚沼登畦、回望
故國也。步漸以遠、故曰遠望博也。懸火爲懸燈、延
起者、一燈旣懸、衆燈相延而遞起。行陣之法、步玄
顏者、獵以夜出、人人在未辨色之白。故曰玄顏也。蒸

者、燈光焜耀、人人身畢之煩、炎皆受燈光所蒸、亦熾
懸火延起而獵、陳齊矣。蒸後出畋以獵。有步光以獵
獸者。有騎馬以從獸者。分陣而各爲爭先也。步誘以驅
而使之出也。騁屬人。驚屬獸。抑鶩者抑騖之、騖、馳。不
使得逸去也。旣抑之、而不使奔。又若通之。而使得奔。
引車右還、環獸之遷、以射獸左。所謂若通也。尚不以
射左爲貴、則引車相迎、而血射之、不待遷車矣。有鄰、
之法、無若通之法矣。此言射與御之各中程也。課後

先者、總攻獵功也。君王親發、憚青兕者、故記之肯也。
故記曰射中青兕者死。君王所不宜親射。臣子當爲
之代。故親發而曰憚也。國無忠臣、則招師傅、覆、君即
死亡。其誰復哉。君欲免於死亡、當有所懼。其誰、聞
哉。亦其悲憐隱語也。誘騁須人、則魂當逐。引車須
人。此魂當逐、課須人、則魂當逐。君王憚於親發代
射須人。則魂當逐矣。朱明承夜、嘆故逐之久、不超
也。務於以春朱明則夏矣。時不可淹、既夏而又將秋

板歸閩人欲速而天偏欲遲固牽致滯如此吾不知天之滯之與啓之之意何以相反徒有喟然曰其龍原宮上官子蘭餘魂尚在妒我闡揚播弄於上帝之側務檄是書哉既絕肅心甘孔殷而以諸中堂揭薦不得堅避小草因是板之未罪復携至白下嗣後家中者述藏於岩間者盡為山氣殘蝕使是書垂完不復携出必在殘蝕之列然後知天之滯之正所以留之與啓之之意未嘗相反也毋乃正則之魂得請於上帝作此珍護乎自

此以後遲荒無聊愈欲拈合論以了前因隨作隨報以不忍就致不能就丁酉仲春抱痾瀕危幸而重蘇乃又喟然曰天以滯吾書為留吾書合論未畢安得不留吾身若又因循負身負天忠魂不依然鬱悒誰魂不依然鼓韓哉非吾合論以全乎其為聯學使來許讀之曰此其世其人之天之書也非亨似亨非存似存何容不汲汲哉啓滯之天顯由全之天隱而意則一於是縣夏迄秋成十九篇以昔拈二招終焉使可繼全騷以並行幾

品祈來辯者得合論而益詳也亦可去全騷而單行大意既得貫串交通讀合論不待讀舊品件不待讀騷矣賈生弔屈所以自弔年來流離瑣尾怖介與衣出門[illegible]倜無澤畔可吟無宋玉之徒可侶鄰舊井漁父可聞其為憔悴約結視屈百倍定世哉懷諸餘蟲或倜我牢落當自有聽吾之直者此書具[illegible]之光猶推廣導道

大余序懋齋[illegible]自[illegible]

楚辭聽直

黃文煥維章著

聽直合論

莫不讀騷者而卒未嘗有一人讀騷也使誠有一人讀騷則騷心之從容騷辭之婉厚攷諸歲月不欲死而不容不死者決宜了然胡至隳昔迄今沉冤不白哉然則舉二千餘年之人槩斥之曰未嘗讀騷代靈均舒恨非過也惜誦之篇號天號神而終歸之使咎繇聽直惟天

不能吐音神不能見聲故不得不望之咎繇之人前世遠矣當世已矣所望者後世之爲咎繇者耳班孟堅聽之而以爲露才揚己怨懟沉江謂非明哲不得直也揚子雲聽之而以爲揚纍蛾衍棄珍由聃不得直也甚哉二子之未嘗讀騷也抑子雲尤甚孟堅尙稱騷爲詞賦宗子雲則曰過以浮排其辭而謬之夫有惻怛忠君之言可以浮相加者乎投閣與投江志行相反言語相違自無足怪孟堅亦依附竇氏身觸明哲固其宜哉王叔

師以同里之人身任聽直尊騷經至顧所以應死之故非懟沉非棄珍悉未發明直而猶之未直也劉勰取叔師已聽之直再欲有進焉既云四事合於經術又曰從彭咸狷狹之志仍與珍棄懟沉同旨反減叔師之所直矣之數子者困靈均地下之魂所未敢遽望其能聽者也以靈均之學淵且弘依前聖志三五數子未足以知之也至朱晦菴之註騷意必超出其上乃亦以爲辭古流於怨懟志行過於中庸嗚呼屈子所望於後世者

於是乎絕矣生前被讒於小人死後復不見諒於衆君子何原之直不幸也吾亟爲原雪冤則莫若揚己揚蓄之說爲最當破亦最易破小人所誣原曰自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託是言以相加耳無原自伐之實據也今孟堅子雲合稱揚己揚蓄是眞自伐矣聞所揚之確據安在將從原之騷辭而定之耶未讒之先何曾有騷迨受讒而不得不抒音自明尚云揚乎必欲以無據之自伐反誣成爲有據乎彼讒人者既以空言得行於當

年乃益以實讒倍行於後世何讒人之貢手也屈原有
泯地下無獲拭之是讒夫有口地下增益張之舌矣人
人讀騷人人助讒云如之何故曰最當破也誠知未未
讒無騷何揭之與有故又曰最易破若夫從漢人以及
宋儒均謂原不宜死則竟稱卒不可破之說矣原以言
自明而眾以其言為罪此所可忍受者也至以死自明
而眾又以其死為罪毋乃再死有餘辜乎讒人於原但
讒之而已未即遁其死即欲其死矣未必既死以後尚

加以再死之罪也然則騷之受罪於讀騷倍於受讒矣
其為不幸無窮期矣折獄之道存乎片言余是以首列
聽忠狀其次宜一死以破夫再死之毋容受為繼之聽
學者忠之本宜先於聽忠顧反居次以屈子之忠不
可不學自屈子之學可以不求知也聽忠者示世之共
辭聽學者尊屈之專辭也專辭者吾所欲祀之孔廡者
也三則聽年年明而忠明矣何年宜未死何年宜就死
然耶否耶非且乖耶否耶遁於中庸耶否耶徒以忠之

必死明之非尚未明更以忠之不得遽死明之時君之
遲非愚非乖非兼始明也何遲原若死於懷王信讒之
後則為干進為怨君為非中正種種可議乃死在懷襄
死乘頃不復仇九年以後無可議也四則聽次次核次節
辭以核年年所難者倚於夫乎哭者之四聽具而原之
志行直矣共緒其句則人人讀騷之所易聽而亦繫不
術直用複之難讀故也能直其複登反不直於不複故
以聽複為要而詳於複芳以及複玉複路又詳於複女

爲言女之多複此後世所易議其荒褻使知原所寓意
在斥鄭袖與迎婚而發則抱憤萬狀方恨所複之未多
荒褻云乎哉複女之宜聽倍於他複故以終也諸聽之
關係大聽聽之關係小然不可不聽也附於九聽之後
十聽在之九也凡此十者皆總聽也從各篇分聽非及
三招而原之全部字字直矣令招騷漢以來諸君子之
讀騷冤騷者聚魂於一室其可以共無間然矣人人所
未能直而謂字字咸直於余毋乃僭以矜辭自任乎曰

吞原所自言者固原之自爲騷自爲答辭也從其自爲
騷自爲答辭者一一串明之毋以吠毛失其本者眞面
易易也且有太史公在太史公之識其辭則曰嫵美眞
雅騷其志則曰爭光日月盡之矣斷太史公之叢而讀
半卷半誦之胥助讀人者也吾不敢助讀人何得不寔
助太史公

聽忠

千古忠臣斷推屈子爲第一蓋死死直諫者者耳之甚

封疆者敵死之均非自死至國破君亡而一瞑以殉社
稷屬之自死矣然皆出於一時烈氣勢必不容偷生未
有如屈子之於故君既逝新主復立曠然十年外竟終
投水者忠不首屈又將誰首哉乃千古共誣之亦惟屈
爲第一自漢代以及有宋人人尊其辭即人人誣其忠
以爲忿懟以爲狷狹以爲忠而過夫臣之於忠只有不
及安得過哉原於懷王之時作離騷即云願依彭咸
之遺則將從彭咸之所居矣志於投水以死久矣顧未

嘗死也懷王爲秦所留宜死未嘗死也懷王喪歸宜死
又未嘗死也原固知後世之人必將議之爲忿懟故只
未遽死奚吠自明其於首篇曰屈心而抑志曰和調度
以自娛於遠遊曰長鬱風而舒情曰內欣欣而自美聊
媮娛以淫樂曰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於天
問則悼比干痛梅伯嘆申生於九歌則兩曰聊逍遙兮
容與於惜誦曰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於思
美人曰吾且儃佪以娛憂於抽思曰尙不知余之從容

曰聊以娛心曰聊以自救於悲回風曰寤從容以周流
聊逍遙以自恃曰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於哀
郢曰聊以舒吾之憂心於惜往日曰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廱君之不昭於懷沙曰撫情效志寃屈自抑曰重華
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曰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此尙有一語竊忿懟之可試乎原固知後之人必將議
之爲狷狹故又爲自明以遵堯舜之大路斥小人之蹇
步於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於思美人曰廣遂前畫於

橘頌曰廓其無求於悲回風曰統世以自貺曰恥逝孟之所及於懷沙曰定心廣志有一語厲俯挾之可無乎原知後之人必將疑之為忠而過故又屢自明白耿吾既得此中正曰依前聖以節中曰令五帝以折中曰指蒼天以為正曰求正氣之所繇中夫正矣何過之有夫以原之自明如此卒受世之共詆如彼世固謂原之可以不死而未知原之必不可不死也原不死即不忠則無可以不死之途容其中立也懷王雖信讒疏原而出

使於齊尚在任使之列原不宜死迫懷客死於秦原自謂身負不忠之罪故屢言不欲死不即死而究歸必死蓋其罪實在當懷入秦時原諫勿行子蘭勸行既已明知虎狼之國將貽君王之不返乃不碎首堦前堅以死諍姑一諫而止是懷之死不獨子蘭死之實原死之也原真身負死罪矣欲不以一死謝君可乎哉此其痛心疾首自咎自知非他人所敢以咎原者也然則何以不死於懷死之日何以不死於襄歸之日而待被放九年

以後乎曰原數頃襄之報仇也東君之舉長弓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其辭言之者也國殤之班錯兵接列陣躐行其明言之者也既敗棄野之後而猶思帶我長劍挾秦弓此其矢報仇尤明矣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則更明言頃襄之不報仇不可以為子也年衰一年仇雖未報猶姑待之猶姑望之迨至七年頃襄迎婦於秦復與秦平竟忘父仇矣永無報仇之日矣原安得不以夙所矢死耶且遲死者決於九年後之

一死豈知此而原之死必無可寬原之忠復何可詆也噫乎少學明而驟冤雪矣

聽學

子夏於事君致身雖曰未學吾必謂學未聞所學至深而干古莫以學歸者楚當春秋時為中國所稱不知學問之源流何所自來微諸佬詩九丘八索則楚人之藪書固有他邦所無者矣季札觀樂歷代諸國之聲藏胸下了然苟非平日熟知何以聞聲遽判此其學豈朝陽

之君臣能一及之乎屈子之忠余既發明其得中正之
道決宜一死非過非激至於學之所存直當從祀孔廡
繇漢以來宋之抉也講學如朱子乃亦排之曰不知學
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
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嗟乎原所著俱在所援
引古昔俱在有何非道有何應羞不得於君蔽障於讒
變風變雅之體變愴宜爾有何陸於末流舍援古矢忠
以外又有何別屬醇儒別屬非士耶朱子於屈未嘗不

推隆其氣節而獨深排其學何也每見宋儒以道學二
字揜宋代直援孔孟特登之私壇凡於孔孟後不許一
人謂知學故於原必斬之耳余何敢駁朱晦翁然書
不可掩管子晏子諸書雜伯之言誰如原醇者荀卿爲
後代所獎疵與醇雜性惡之謬尤甚老子莊子咸輕視
仁義詆毀帝王醇又孰如原請一一爲明其學以洗其
冤余鄙可詳論也周公之道思兼三王孔子之學只在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於詩則兼綜商周書則斷自堯

舜易之十三卦則遠引黃帝以來蓋周孔之道學盡於
此矣屈子於首篇引三后之純粹實首遡三皇即繼以
堯舜之耿介務宗二帝曰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
莫差又曰湯禹儼而能合其於三代之英厖幾有志矣
遠遊則高陽邈以遠軒轅不可攀援指炎帝而直馳從
顓頊乎增冰詳言夫二帝三代以前者蓋業云遠遊必
倍遠遡也天問專詳於二帝三代之際以堯爲始疊言
任鯀任禹與夏殷周夏之盛衰殷之盛衰周之盛衰各

各分段剖列又以舜閔在家堯不姚告穿插於殷代夏
之後重言殷之先爲再詳於二帝九章望三五以爲像
遠引升仙復曰彼堯舜之抗行曰湯禹久遠孔子之祖
述憲章周公之思兼三王有不常在其心中口中乎曰
及前王之踵武曰固前聖之所厚曰依前聖以節中非
原自負所學而明言之乎其尤所諄諄則專在舜曰就
重華而陳詞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曰重華不可遇
蕣以誅衙與讒惟舜倍堯故以抱痛爲醉心焉豈於帝

王詩臣首篇之摯告辭而能調也說操築也呂望鼓刀也天問之任爲力獻功也媵有莘之媵也比干也箕子也師望也孔章之又言箕子伊尹呂望也言伯夷也無不臚列矣。下及於伯佐諸臣與處患之伍子介子申徒接輿桑扈亦各分舉之。史學淹貫尙有與並否。理學之深。更可供揚扢者言衆芳之所在必本於純粹易之所謂純粹精也。謂樂而惓惓於奏九歌以舞韶又曰九韶歌孔子之樂則韶舞也。啟仁義則洮非義而可用重仁

與義謹厚以爲豐孔孟之遁言仁義與子思之言敦厚也。誠文質則文質疏內兮不知余之異采孔子史野彬彬之旨也。啟性命則民生稟命受命不遷命則遂幽與物有微而圓性子思性命之旨也談道德則首篇之號異道而相安覽民德焉錯輔涉江之余將董道禍須之類任道乘德無私具之矣。其云參天地子思與天地參之旨也。遠遊幽壹氣之和德借王子之言發千古之祕曰大無垠小無內中庸之莫破莫載也。曰壹氣孔神於

中夜存孟子之夜氣足存也。曰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中庸之中和育物也。其他言誠言信心志情質之無聚不拔。邇閑子家之書以黎醇黎莊吾欲紀原於孔廟。無以易矣。又爲待此學始謂之學戴漢人尊騷爲經大約謂騷於詩近不扶其與他經四書相合何在無徵焉信。王逸以易書尊之而歸諸駟虯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旨不相倫。徵非所徵劉勰謂四事同乎風雅又摘四事異乎經典僅錄所正言者顧挑所

寓言者均不深知原之學耳。朱子非不深知。觀其詮抽思至善不由外來四語贊爲明白親切。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是。不可但以詞賦讀之蓋確然許以聖學之徒若此。而仍詆爲未知學不求道儒者羞稱何也。既詆復許。則余所駁朱以尊屈者固奉朱以尊屈不相礙也

總年

太史公爲原作傳而未詳列其任左徒何年。放何年。卒何年。二十五篇之作分爲何年。迄今世遠年湮詰無踪

定令人感太史公之疑意者當時亦未易知耶識歷之中。補史之闕大略可致者離騷作於懷王時其餘俱作於頃襄時此王叔師所已核之年也余以遠遊雖作於頃襄當屬懷王在秦尚未死時原雖不爲頃襄所用尚未追遷時故其語但云仙遊無大悲恨至天問則屬懷王初死結句明言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而忠名彌彰罪已之知王不返未以死諫也懷王已死而頃襄無復悅之志故九歌致歎於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

以分愁苦以此知作九歌之年自在天問之後卜居則既放之三年總在九歌之後原已自紀其年矣漁父之決志於死無居堪卜年在卜居之後九章詳言放或作於初放之一二年固有在卜居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迄投水自懸在諸篇之後此余所新核之年也至於懷王倚任屈子用爲左徒不知在懷王何年又不知信任凡幾年本無可考其被放也洪興祖以爲懷王於十六年放之十八年復召用逮頃襄王時爲再被放也王逸於

屈原之傳春東遷註以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實徙興祖之說蓋本於逸以史記考之則諸家之謂懷爲放者均誤史記但云王怒而疏原疏則僅減信任之專非放也固未嘗不在位也史記又云屈原既絀絀而不復在左徒之位耳觀其又云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則王不任以左徒仍任以出使非放逐無位明甚左徒與司政本自屬王之親之出使而任外事自屬王之疏之也若以疏爲放以出使之疏爲召用均非也任左徒

既不知何年而謂放在十六年未有確徵也懷王十八年既釋儀而原諫其宜誅懷王三十年將入楚而原復諫其出入則無日不在朝明矣前此之均未放益明矣若以懷王爲放則卜居云既放三年九章云放九年而不復與洪興祖之云十六年放十八年即召用者不合王逸及諸家俱以哀郢[illegible]王之放則九章集首放本再用與十八年之使於齊而返諫三十年之諫勿入楚時任朝廷又不合驗其所不合者而以史記爲遷則所

云頃襄王怒而遷之與哀郢仲春東遷恰相爲遷之
江南者固襄之偕再讒爲之也當懷時原未嘗東遷也
讒則再放非再也謫離騷之言曰國無人莫我知兮何
必懷夫故都足以知其未放惟未遷於故都外故欲辭
故都而去也若遷則以望故都而不見爲慨矣忍云何
必懷哉屈原傳於子蘭爲令尹之下復曰屈平既嫉之
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太史公明言頃
襄之後始放其不忘欲反者以懷王之在秦欲懷王之
得反非原之自欲爲仕計而求反也計原之被放非頃
襄初年則即次年而其投水而死後世不知何年或以
爲作在頃襄二三年間以騷放之放九年而不復則頃
襄九年之時原尚未死又越孟夏懷沙自沉汨羅之十
年矣所繫遷遷其死者當懷被誘天下咸不直秦懷死
喪歸在頃襄之三年原實罔此傑出以觀頃襄之復仇
直至七年楚謀與秦平迎婦於秦此後好會日密復仇
無望是以不得不死於十年也合騷於史記以辨諸家

首放棄懷之誤以辨從昔疑其早卒之謬試與後之讀
騷者共證之

聽次

楚辭篇什首離騷經次九歌三天問四九章五遠遊六
卜居七漁父王叔師朱晦菴本均同余爲更定次遠遊
於離騷之後三仍天問四則九歌卜居居五漁父居六
九章終焉晦菴之次第因乎叔師叔師謂原於懷王時
作離騷於頃襄王時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
懷頃之別分固信然矣若九歌六篇之次第此叔師所
未深考即或叔師以前劉向諸人定之均未深考也何
也篇篇尚易混淆移後爲先移先爲後可以任之至九
章則尤不宜在遠遊卜居漁父之上以再考者確而易
知也余所槩爲更定一因意緒之相關一因覆月之堪
據離騷作於懷王遠遊作於頃襄年同五臘然意緒則
同以遠遊即離騷怨反顧且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何
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四句之詩將昔之耳

其中句法語話相似首衛悲時俗之迫阨遭沉濁而汚穢卽騷之世溷濁而不分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卽騷之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卽騷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也召豐隆使先導風伯爲余先驅卽騷之前望舒使先驅吾令豐隆乘雲也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卽騷之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玄圃朝發軔乎天津夕至乎西極也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卽騷之屯余車其千乘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載雲旗也撰余轡而正策卽騷之總余轡於扶桑也召玄武而奔屬卽騷之後飛廉使奔屬也涉靑雲以泛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卽騷之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與周流夫天余乃下也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卽騷之上下其求索也遵同文問隣自相連遮遮之失宜繼離騷明徒思補之衣亦於離騷後卽係遠遊別王朱所閫國覺

所排如離遠遊眞欲側陳魂魄後天而終登其旨哉天問之仍居三以不特易也雖騷遠遊俱言吾令帝閽關此其欲登天而問乎騷之言周流乎天余乃下殆登而未聞乎遠遊之載魄登霞問太微集重陽入帝宮造旬始觀淸都所登之處爲最詳徐而覜鄉抑志終之觀無見聽無聞未嘗以言問也不登無縣問擬登又未及問胸中萬感冤竟何能默默故繼之以不得不問也遠遊欲快意於升天天問則兀坐而傲天也九歌之宜居四以問天之後徧祈歷望於諸神也天無言而與人遠者也縱詳於問天而天不能以言示人誰相答者神則可有言而與人近者也徧祈焉而流衆之神或有以請我乎又安得不望又安得不以望之此而來相慼者移以鑒彼乎歌之命名爲九而數則十一因窮禮魂不在神列靈繼山鬼者此原之所以自悼也吾爲人而神不辨憫吾將爲鬼而神亦不吾憐乎既已爲鬼亦無俠神之謀之矣且吾自可稱雄自可無絕則爲鬼國卽同於

得神矣共其宜次於天問之意稍也耳以甄之自言猶
之而意緒尤有照然者駢於周流乎天余乃下之後續
拈氛占而曰百神翳其備降非縣天而新神之確證鄰
或曰意緒相關數篇固然乃改九章於卜居漁父之後
今王朱及他諸家洪晁之本俱不足憑而卑以臆斷冊
乃謬歟曰歲月之易考在也無歲月之先後則不可移
猶本無屈子自言之歲月則亦不敢移舊本卜居漁父
皆明言被放而卜居但曰既放三年九章之哀郢則曰

放九年而不復誰先誰後依原自首貿待臆斷太史公
雖未詳定諸篇之次第而傳中於引漁父後乃云作懷
沙之賦懷石自投則三篇次第太史公固已定之何不
依太史公顧欲依他本哉且他本之槩終於卜居漁父
也大約以是二篇文體稍變似屬騷之餘意故以終焉
非確考於歲月間而終之也然則前人所已定者皆表
其舊余所更定者適還其舊耳

總複

楚辭之難讀在複以不得其解則視複生迷因之生厭
也然其運法之謹嚴用意之奇變乃專在複中或以複
翻前或以複應前首騷三千餘字篇最長故複最多複
言路複言芳複言玉複言女潔意蠱治[illegible]蘇地而仰天
複以懸天而下地靈氛之吉占複以巫咸之再占意亦
各株非複則長者散矣無以為相翻之法無以為相應
之法矣字句複而意能變所以為奇若字句變而意始
變何奇之有遠遊之複稍減於首騷以其篇之長亦減

於首騷也雖減而複亦不少屢言氣則曰求正氣曰飧
六氣曰氣入曰壹氣者其複中之奧理也雙言所遊則
地下之遊界天上之遊界各分東西南北[illegible]其[illegible]中之
方位也天問純言事實可以稱雖長而不複乃於天地
及堯禹殷周所形言者又顛倒複言之於以見法工於
以供味永九歌短甚複無可施而以後歌翻前歌淺深
互進猶其非複似複之意與法焉卜居蠱複將寧乎字
以虛字為複者也漁父曰皆曰安能亦以虛字複對九

章則每篇之中。又各自有其激矣、篇不如騷經之忍君
不如騷經之多。而其複中之妙、或顯、或藏。所當詳所惜
詞以呼君惜衆爲複。言君者十一、言衆者六、思美人以
變易爲複。以惜志心度爲複。曰變節、曰易初、曰何變易
之可爲、曰南人之變態、曰舒中情、曰情與質、曰志沉菀、
曰吾將蕩志、曰馮心未化、曰竊快在其中心、曰前轍之
不遂兮、求改此度、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或應或翻兩
備之。抽思以詞言爲複。曰結微情以陳詞、曰茲歷情以

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儆朕辭而不聽、曰昔君與
我成言、曰與余言而不信、曰斯言誰告、涉江以知顧爲
複。曰世溷濁而莫余知、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曰吾方高
馳而不顧。曰乘鄂渚而反顧。橘頌之複不遷也。複難從
也、壹志而複以初志也、是數篇者、皆複之顯而易見者
也。懷沙既以質正文質抱質相複、又曰羌不知余之所
臧、衆不知余之異采、曰莫知余之所有、曰孰能知余之
從容、曰世溷濁莫吾知、曰窮不知所示、曰豈知其何故、

就死愈迫、冀知愈繁。已且自迷。不獨衆人以此互蔽複、
亦顯而易見、哀郢惜往日悲回風之複、則半用藏、複亦
意、不止在字。複之厲、哀郢者最少。僅忠湛湛而願壅衆
蹀蹀而日進、二語、其以地藏複。又未嘗不多。龍門者郢
之東門、首曰東遷、曰出國門、繇從門而出矣。至於西浮、
不見龍門、西與東、隔西浮之後、運舟下浮、逍遙來東、又
東與西、隔從東複西。曰西思、從南渡、複東。又曰孰兩東
門之可蕪、郢都郢路、夏首夏浦、夏之爲丘、江與夏之不

可涉、紛複焉複之嫻。惜往日以昔藏意在昭幽二字。曰受
命詔以昭時、曰惜壅君之不昭、曰昭下、曰明法度、曰不
清澂其然否、曰舒情而抽信、曰願陳情而白行、曰情冤
見之日明、均昭字之義也。曰身幽隱而備之、曰使芳艸
爲藪幽、曰獨鄣壅而蔽隱、曰蔽壅、均幽字之義也。悲回
風、較八篇爲最長。故複最多。藏複亦最奧。曰惟佳人之
永都、曰惟佳人之獨懷、曰昭彭咸之所聞、曰託彭咸之
所居、句既顯然對豎。曰志介、曰遠志、曰眇志、曰案志、曰

刻著志曰、進思曰隱伏而思慮曰思不眠、曰亂思心曰悱、思心曰耽能思、而不懸、字亦顯然、各應。而遂之所藏。不易輕見。一曰愁之聚者。欲其散而袪之。一曰愁之散者。欲其聚而約之。觀其糾宛結、纖藹紛轉、紐結纏塞不去、無適非愁、況之交聚乎。觀其稱眇眇若芒芒、浸浸無經無紀、離委蛇也、源翻翻也、遞遞滴滴也、非愁緒之四散乎。散欲其聚、而銷。故曰亂、纖編、屬撫、佩茱、志依穴自息、洋洋務軌、焉聚、又欲其散而袪。故曰隨飄所仍、據實以摠、攬左右、汨前後、張弛各件點。兩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貫純復處處分明。在諸複法中、此爲更奇矣。分論全部、句節用複之大略。已盡於斯、其餘篇中之複、字直遂、余所品筴、又有詳焉、後人擬騷、竟無知其用複之妙。學其用複之法者。法不妙、則意不與。復何以辯騷。宋玉身爲弟子、術未窺此秘。矧屬其他。即以九辯稽之、非不變言秋、乃辭複辭、亦複、篇爲、用複爲。故必知似複非複。乃可與讀騷。乃可與學騷。至於每篇以外、再合論全部、以尋其所事

複之四字。似複非複之四意、曰芳、曰玉、曰路、曰女、則先讀騷學騷者、秘所當窺也。

聯芳

屈子以衆芳比古后、其所立意、則求芳不一地、與用芳不一法盡之矣、首篇援芳最盛、他篇亦多遍見、然字句屢同、意義發興、就一篇味之、一篇之興同宜析也。就諸篇味之、諸篇之興同亦宜析也。首篇初言扈紉並云朝搴阰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爲芳之遠求。次言雜申椒與菌桂、豈惟紉夫蕙茝、爲求之再、矜三言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芳芷、則遠求、不如近植。遠求之再增。不如近植之倍矜。四言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矣朝夕之求同。而此專擥擷落前、係芳盛欣賞、後係芳殘戀惜。前祇搴擥。後係佩擥、判然不同矣。擥木根以結茝、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蘭、索胡繩之纚纚、俱屬收拾衆香於殘散之餘。木蘭也、菌蘭桂蘭也、數者固前所同、而供飲之意、不同。

擥貫矯索之工不同卽前亦言紉而繫蘅以紉之工又不同也芳棱戀惜之懷固有更深於欣賞者也所謂萎絕何傷哀其蕪穢也五言既替余以蕙纕又申之以攬茝前於飲餐之後詳云攬貫編結似屬於爲佩帶而來明言之此始拈出慾欲嫽芳我欲申芳君欲嫽其纕之一我欲增其纕之二攬茝與前之紉蕙結茝同而始係從心茲爲抗節又不同矣六言步余馬於蘭皋馳椒丘且焉止息向所欲雜之滋之紉之佩芳爲我有者茲且

縱車馬以游觀又不同也七言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於蘭蘅菌桂蕙茝薜荑揭車申椒杜若胡繩諸芳之外別列芳品前之供飲餐供纕者茲且供服焉芳不同名用芳亦不同法如此八言薋菉葹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君之替之以其佩芳衣顏之冒之反欲其服不芳芳貴夫衆爲薋爲菉爲葹爲蘺不芳之艸亦衆矣似欲相敵矣九言攬茹蕙以掩涕向之用芳不一法茲乃以爲被涕之用哉歔欷復言飲餐復言纕復言衣裳哉十

言結幽蘭以延佇要承吾令帝閽開關倚閶闔而望予之下耽芳之懷不得當於君不得當於姊不得當於世終將不得當於身庶幾得當於天乎此又一用芳之法十一言戶服艾以盈要謂幽蘭不可佩蘇糞壤以充幃謂申椒其不芳則原所求得當於天者竟受排於衆人無孫遲其用芳之法也女須所言者薋菉葹不芳之三艸鷙人增艾爲四且珍糞壤所以敵吾衆芳者不芳之衆更如此十二言蘭芷變荃蕙化蘭無實椒專佞慢

椒蘭其若茲又況揭車與江離衆不芳既歷衆芳雖芳難虧乃衆芳亦變不芳將平日之服芳者乃供爲服不芳可十三言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舉世之芳皆變而我之芳終不變也此原首篇前後數芳之同異也最詳於言芳者也遠遊一曰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艸之先蘦再曰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三曰嘉南州之炎德兮而桂樹之冬榮言芳甚畧然悼不遇俗無徉徜彷彿淺上天界仍羨南桂眷戀亦非輕

矣天問之不及芳也所關者一切事實非屬比興之遂論固宜其不之及也九歌又盡言芳所以用芳之法敍騷首篇更有進焉東皇太乙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則蒸藉酒漿均實以芳爲用不獨薦饗歆矣雲中君曰浴蘭湯又用芳爲浴不獨蒸藉酒漿也湘君一曰桂舟二曰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三曰桂櫂蘭枻四曰采芙蓉擘薜荔五曰采杜若拍屬飾壁綢屬縛屋用芳於居室舟與橈棹與楫用芳於泛水旌則用

芳於旌旄所用彌多而彌鉅猶於薜荔芙蓉杜若屢采屢搴水中木末芳洲無不之焉可謂詳矣湘夫人一曰沅有茝澧有蘭遐想夫生芳之地二曰築室水中葺之荷蓋芳實以芳爲卜室之用焉匝繞之曰蓀壁播堂曰桂棟蘭橑曰辛夷楣薜荔帷曰葯房蕙擗櫋[illegible]而非用芳曰疏石蘭曰芷葺荷屋曰繚之兮杜衡無非加待於用芳既屋之上屋之內築用芳矣屋之下又曰合百草兮實庭屋之外又曰建芳馨兮廡門甚用芳之彌潤彌

增也視首篇離騷之詳言芳及前篇湘君之詳言芳此爲尤詳彼詳於各事此詳於建室之一事也結以搴汀洲杜若則與湘君之芳洲同音矣大司命之結桂枝兮延佇承高馳沖天之下與首篇開關蕙同湘君湘夫人爲水神可以迎之可以就之故詳於舟與室之用芳太司命尊而且杳不敢言就不敢言迎但有延佇愈愁是以不敢多言芳而只云結桂與前湘君湘夫人之詳者異也少司命曰秋蘭麋蕪羅生堂下菲菲襲予芳不待

於他求矣蘅衣蕙帶少司命之神所服皆芳不待吾以芳供之矣然少司命終不爲我來與大司命之孰離合兮可爲竟相同也此求芳與不待求芳供芳與不待供芳均屬於無用者也屈子別一言芳之旨也東君曰援北斗兮酌桂漿藉天尾以爲斟芳之用又一用芳之法焉河伯曰乘水車兮荷蓋河伯又自有其用芳之法焉至於山鬼而人所苦於芳之未易用而於不得用者乃竟爲鬼之用人不克用芳以迎神鬼願欲用芳以遺人

也被薜荔帶女蘿辛夷車也桂旗也帶杜衡也思一一
擥之矣三秀杜若見一一取之矣固務之不復言芳也
以無所用芳也居室飲食衣服舟車之需芳固皆失職
時所不問也身之將死永無用芳之日矣然其魂不滅
也芳之居室飲食衣服舟車盡可棄捐而流芳之聲價
自在後世也無佩蘭蘅之魄而有佩蘭蘅之魂也此所
以國殤不言芳而禮魂又言芳且曰長無絕兮終古也
卜居漁父語多明顯不以芳為比興九章復錯綜言之

惜誦曰擣木蘭以矯蕙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
願春日以為糗芳蓋用芳之法專以啟儀為思美人統
曰擥芳薄曰搴宿莽繼曰解萹薄與雜菜備以為交佩
蓋用芳之法尊以供佩為其曰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
其遠蒸滿內而外揚則察芳之眼與芳之鼻治最細悉
哉曰薜荔為理芙蓉為媒欲以芳代人用芳最奇曰擧
趾憚褰裳採芳蘭蘅視諸言芳又一變矣拘愚不言
芳而曰惟蓀之多怒蓀詳聾而不聞則固以芳比君也

涉江曰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懷
芳與朝服芳雙枯生慨橘頌則橘之能芳自在不言中
無待復以芳悲回風啓口即曰搖蕙丞繼以艸苴比
而不芳蘭茝幽而獨芳分別物性物條又曰惟佳人之
獨懷折芳椒以自處又曰蘋蘅槁而節離芳已歇而不
比草佳人之遂願惟吾身之失時也哀郢不言芳而於
望長楸之樹微帶點綴惜往日又疊言之一曰君無度
而弗察兮使芳艸為藪幽諸篇以芳借喻未有如此篇

之直告君者再曰弗省察而按實聽讒人之虛辭芳與
澤其雜揉孰申旦而別之又以闡乎直告焉三曰自前
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引古以直告也懷沙但
悼艸木之莽莽是芳非芳俱不必論付之一死而已二
十五篇言芳之詳畧非一一聯之特縷悉其同異哉其
中芳名種種或屢言之或一二言之又有同異者因滋
蘭之九畹曰以紉蘭曰步余馬於蘭皋曰結幽蘭以延
佇曰幽蘭不可佩曰蘭變曰蘭無實曰覽蘭其若茲曰

蘭藉、曰浴蘭湯、曰蘭旌、曰蘭枻、曰蘭橑、曰澧有蘭、曰秋蘭、羅生、曰秋蘭青青、曰被石蘭、曰疏石蘭、曰搴蘭、曰幽蘭而獨芳、言蘭凡二十。最為詳稱。曰豈維紉夫蕙、曰又樹蕙之百畝、曰既替余以蕙纕、曰攬茹蕙以掩涕、曰蕙化、曰蕙肴蒸、曰蕙綢、曰蕙樓、曰蕙帶、曰以矯蕙、曰謂蕙若其不可佩、言蕙凡十一。詳次於蘭矣。曰菌桂、曰矯菌桂、曰桂樹之冬榮、曰桂酒、曰桂舟、曰桂棹、曰桂棟、曰結桂枝、曰酌桂漿、曰桂旗、言桂者十。曰雜申椒、曰馳椒丘、曰謂申椒其不芳、曰椒專佞、曰覽椒其若茲、曰椒漿、曰椒堂、曰糳申椒以為糧、曰折芳椒以自處、言椒者九。曰貫薜荔之落蘂、曰薜荔柏、曰采薜荔兮水中、曰罔薜荔兮為帷、曰被薜荔、曰薜荔為理、言薜荔者六。曰薜芷、曰芳芷、曰芷變、曰沅有芷、曰芷葺、曰芷幽而獨芳、葯房之葯亦芷也。言芷者七。曰芰荷為衣、曰荷蓋、曰荷屋、曰荷衣、曰乘水車兮荷蓋、言荷者五。曰豈惟紉夫茝、曰以結茝、曰申之以攬茝、曰擥長州之芳茝、言茝者五。曰采杜

若於水中、曰搴汀洲兮杜若、曰山中人兮芳杜若、言杜若者三。曰集芙蓉以為裳、曰采芙蓉兮木末、曰令芙蓉為媒、言芙蓉者三。曰餐秋菊之落英、曰春蘭兮秋菊、曰播江離與滋菊、言菊者三。曰搴阰之木蘭、曰飲木蘭之墜露、曰擥木蘭、言木蘭者三。曰辛夷楣、曰辛夷車、曰露申辛夷、言辛夷者三。曰雜杜衡、帶杜衡、曰衡槁而節離、言蘅者三。曰扈江離、曰與江離、曰播江離、言江離者三。曰畦揭車、曰何況揭車、曰夕攬洲之宿莽、曰攬宿莽、各一言之。留夷、女蘿、胡繩、蕭薄、各一言之。一言荃化而復以荃比君。曰荃不揆余之中情、兩言蓀、[illegible]橈為[illegible]而復以蓀比君。曰蓀何以兮愁苦、蓀詳聾而不聞、願蓀美之可完、斯又其變法矣。蘭、蕙為最芳、故列之茲詳、桂、椒之芳、亦處後次之。他芳之少減者、所引不復繁焉。諸芳之變不一。乃又專取蘭、椒、舊說以為刺子蘭、上官、椒非也。蘭氣清遠、椒氣辛烈。皆處芳之冠、而亦與衆同變焉。既為始所專尊之、不得不為後所專斥之也。此所以求減

夫揭車江離與芷茎之罪也蕙與椒同其詳稱乃不斥
蕙者斥蘭則蕙在其內也嘆芳之變而不及詳稱之桂
此則物理也芳艸經霜以後輙萎故多變桂則冬榮木
之芳與艸之芳不同也木蘭亦屬芳木宿莽亦屬芳艸
其於詳稱不及蘭蕙桂椒併不及薜荔荷芷與藭乃獨
於騷之始朝搴夕攬居其最耑意者木蘭去皮不死宿
莽去皮復生蓋不變之最奇故特首及焉不深窮物理
不得合章法烏知原之苦心哉

聽玉

首頌從言芳之後始繼以言玉蓋其重玉視重芳為甚
雖篇小人不知芳愈不知玉故曰覽察艸木其猶未得
兮豈珵美之能當然小人能毀芳為不芳不能毀玉為
非玉佩芳而芳或變自蹈小人之所毀不如佩玉之不
變此小人不能毀玉而欲令人不見玉故曰何瓊佩之
偃蹇眾薆然而蔽之蔽之未足以快小人之心也故又
曰恐嫉妒而折之至於折而玉之受折於小人傷於謂
不芳矣玉雖不變苟不全矣原曰吾用芳不一法用玉
亦不一法余以為佩碎以為食彼折之吾亦自折之為
蓋為糧均取於瓊兩用其碎矣雜瑤以飾車三用其碎
矣齊玉軑以並馳則以玉為車轄四用其碎矣枝也靡
也雜也齊也俱可以碎而不必全者也鳴玉鸞之啾啾
則又以盤用焉玉用其碎矣甚矣用之廣也是小人嫉
妒所無如我何者也此原首篇之旨也遠遊懷琬琰之
華英藏玉於懷玉色頩以脫顏是玉於面玉色非玉佩

[illegible]玉而瑱所混莪帨若玉潤玉乃不在有形而在無形
於是乎用玉之法乃與絕矣天問璜臺十孫郎瑤臺佚
女之說此古人善用玉以求女者緣鵠飾玉為伊尹玉
[illegible]朝宗之事此古聖佐善用玉以事君者因古愈知今
也九歌大司命之玉佩陸離此神之用玉以自飾者因
神愈知人也東皇之璆鏘玉瑱川玉於擺地以供神湘
大人於綠嶽列芳之中忽曰白玉為瑱則又用玉於鎮
衣以供玩湘君之捐玦遺佩以棄玉為用玉奇矣國殤

擭玉枹兮擊鳴鼓用玉助嚴更奇矣九章中涉江之佩寶璐固首騷瓊佩之旨也登崑崙兮食玉英固爲叢[illegible]擬之旨也懷沙同糅玉石一槩相量卽黨人之析之敝之也懷瑾握瑜窮不知所示不獨小人蔽之我亦茫然若自蔽矣無所不可用者竟以君之見放歸於無用也懷玉爲罪安得不抱石自沉哉合二十五篇以論玉而原顧言玉之旨眞可繹可悲也已

懸路

余騷多言路有譬言之者有實言之者有實言之而屬於幻言之者首篇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彼堯舜之耿介遵道而得路黨人之偷樂路幽昧而險隘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皆譬言之也我之先路依堯舜君之改路依黨人此今古之所以升降邪正之所以分判也孰異道而相安悔相道之不察回朕車以復路又一譬言之也彼路不正疑貽我路亦誤不敢盡爲寃人咎盡爲君咎而引爲己咎也遭吾道夫崑崙路脩遠以周流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皆實言之者也崑崙西海俱非入所得到之區則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遠遊託言求仙上天下地無所不之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召黔雷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亦實言之均屬於幻言者也山鬼之路險艱兮獨後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平原忽兮路超遠言爲最實而出於鬼魅之口則又幻矣九章惜誦之同極而異路何以爲此援欲橫奔而失路蓋堅志而不忍思美人之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又皆譬言之者也抽思之郢路遼遠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魂識路之營營路遠處幽皆實言之魂遊識路又滯幻焉悲回風之登石巒以遠望路眇眇之默默在半實半幻之間哀郢之郢路遼遠江與夏之不可涉懷沙之進路北次純乎其實言之而回車復路相道遵路取譬之本懷無與[illegible]陳不得不死矣就複路之中其以東西南北爲複者或幻言或實言或顯言或隱言又有

數端離騷如云濟沅湘以南征從欲往而實言南巡首
南末云夕余至乎西極詔西皇使涉余指西海以爲期
則離騷言之皆幻言矣其中之層分懸言莫幻於遠遊
風余上征諸句曰懸圃曰崦嵫曰扶桑曰若木四方宜
征焉懸圃在崑崙之絕頂屬西北崦嵫在西扶桑在東
若木又在西既至懸圃又涉崦嵫之遠路繇西北而之
西崦嵫路盡總轡扶桑繇西之東折若木以拂日又繇
東之西幻想至是再言朝將濟於白水白水出於崑崙

則又歷西北春宮青帝之舍爲東方繇西北以遊東也
歸次窮石濯髮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山繇東而仍之
西也三言遵吾道夫崑崙復言西北朝發軔於天津天
津爲析木之津在箕斗間至乎西極則繇西北入乎西
流沙爲西海赤水出於崑崙之東西陬不周山在崑崙
西北繇西海流沙之區西返崑崙之東南陬又繇崑崙
東南陬仗西皇之涉余歷崑崙之西北期至西海爲盡
所隱寓幻言若分列三游以極其奇變如此遠遊之東

西南北覩離騷又加奇變以遠遊意純求仙專詳天上
之界界於地下之界也離騷未嘗不言上征未嘗不言
周流乎天余乃下而所詳在地下之界所畧在天上之
界也遠遊首云濯髮湯谷從日出之地騰言東嘉南州
之炎德由東而顯言南兩皆地界淹浮雲而上征純言
天界問太微之所居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央臨乎於微
閭爲東北之山繇天中央歷天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勾
芒東方之神過乎勾芒者繇東北而又過正東也太昊

東方之帝也凌天地而徑度繇東而又佹之也遇蓐收
於西皇繇東之西於此相遇也蓐收西方之神佐少皓
西皇者也前皆隱言此顯言之其爲天界則均幻也玄
武北方之神召玄武而奔屬從西召北也指炎帝而直
然炎帝南方之帝也吾將往乎南疑南方九疑之山也
顓頊而南又從天界臨地界也寒門北極之門顓頊北
方之帝繇南而北也南顯言之北隱言之結以經營四
方作納收之語均之幻而非實也天問之東西南北衆

屬實言而以致疑寓幻。曰東南何虧、曰地析故以東南傾、曰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隨其衍幾何、西北辟啟、何氣通焉、詳列地界、然其意不屬言路、阿與前諸篇不相聞。九歌之東君、駕飛龍兮北征、邅滯洞庭則、屬南。馳騖江皋、弭節北渚、又南、而向、北、湘君之帝子、降兮北渚、為北。朝馳余馬、夕濟西澨、為西、業、其在北、而未至、故又從西以迎之。東君之廄將出兮東方、本屬在東、操余弧兮反淪降、嘆其西落。杳冥冥兮以東行、復從東迎也。河伯之登崑崙兮四望、東、西、南、北、未有定。隨交手兮東行、則定於東、與送之南浦、又東、與南、隱也。此武隱言、試顧言、均事神之幻言也。九章思美入、指嶓冢之西。隈、與纁黃以為期、獨煢煢而南行、思彭咸之故、物、欲、西徘、徽、南顧、因廝、眾。抽思、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既云集矣、遡西望北山而流涕、則、又、不、得、在、北。南指月與列星、又欲往南、狂顧南行、冀往南、來宿北姑而、又、來、遡、南、窺郷之東遷出國門、發、東、而、出、也、過夏首而

西浮、顧龍門而不見、從西望東也。今逍遙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又從東望西也。發南渡之焉如、孰兩東門之可蕪、又、從、南、望、東、也、懷沙之汨徂南土、進路北次、鄰南、而、北、也、九章之東西南北、多屬顯言實言。與、他、篇、之、幻不、同、而、意、則、愈、悲、矣。東西南北之幻言實言。卽路之幻言實言。遁複遁變。至大招無南無北、無東無西、舉世不堪、舒、步。竟。無。路。矣。其悲之尤甚哉。不、合、全、部、何、以、盡、其、用、複、之、悲、

騷女

二十五篇多言女、後人譏之者、病其褻昵之太甚、尊之者、比於同居之、不淫、夫、不、能、確、知、其、寓、意。始、何、所、感。終、何、所、歸。何、怪乎、謗之者、無以、間、執、讒、者、之、口、也。原、因、被讒、而作騷、遂其不懼讒人之指摘、以褻昵為戒。而冀嘗時之無女、求、上、古、之、妃、后、披迹而論、誣。贊。罪。大。何。止。褻。妃、嬪、謀、竊、蓄、在、斥、鄭、袖、耳。排斥鄭袖。故多引古之妃嬪欲以此為吾王配焉。懷王外惑於上官大夫、內惑於

鄭袖覩其盛怒張儀、欲得甘心。乃儀卒通楚用事、說、鄭於鄭袖、脫身而去、用事之人、非上官靳耶。此、其、來、棄、儔、奸○詎、屬、一、日○使有賢妃、何致脫儀於國中、反勞師於遠、伐、耶○是以首篇之騷、專言求女、其前半篇之不遠言也○以不聽本屬王聽○高張本屬讒夫○疎原者王之信上官○非、鄭、袖、之、罪、也○故前半篇、叠言王、叠言黨人、悲慟不能巳也○然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謂余謡諑以善淫、雖、斥、黨、人○巳、隱、隱、道、及、鄭、袖、矣○後半篇之不復及王、不復斥黨人、而但言求女○其殆因張儀發慨歟○是篇之作、殆鄭袖脫儀、王怒伐秦之侯耶○觀其於驅亂上征以後、純言天上、承、接之曰○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此、其、致恨、君、王、之、賢、內、助、明、矣○宮、中、之、衆、女○不、可、以、獨、女、高、丘、又、未、易、得、女○安、得、若、古、之、賢、女、乎○於、是、求、之、慮、妃、求、之、有、娀、求、之、二、姚、慮、妃、溯、水、而、死、此、必、不、肯、爲、人、配、者、也○故、目、斥、曰、無、禮○曰、改、求○有、娀、二、姚、則、一、歸、高、辛、一、歸、少康、又、不、得、求、之、以、爲、配、者、也○於是備籮張之言○欲、求、女

於九州以外、而哀無女之悲悰於是畢矣、世幽昧以眩曜兮至末、復嘆王斥黨、而以何必用夫行媒耶、浮游而求女、穿插點綴○鄭袖之罪輕○諸讒之罪重也○遠逝純言求仙而於逆宓妃、二女、御仍帶求女之言焉、二女舜妃也、其必云宓妃二女、則事指已死者而言也、九歌之言湘君湘夫人、即二女也○將以遺兮下女、不、敢、冀、此、世、之有、如、湘、君○或、有、如、下、女、也○將、以、遺、兮、遠、者、不、敢、冀、此、世之、有、如、湘、夫、人○或、冀、時、有、如、夫、人、之、類、也○世傳湘君湘夫人、而發憤而哭以死、今、之、宮、中、何、若、乎○此歌當屬懷王已死而作、故感慨於王素號色、今有悼王之死○肯身○河宿少司命之望美人兮未來○河伯之送美人兮南浦○但亦、[illegible]、求、女、之、言、也○古、后、妃、不、可、得○水、中、諸、女、不、可、得○終、於、婦、女、之、倡、歌、送、魂、而、思、女、之、心、乃、借、[illegible]、[illegible]、天、問、之女、岐、無、合、則、又、女、之、不、待、配、者、塗、山、女、生、孫、賢、亂、以、昌厥、邪、楚、有、是、邪○勤、子、屠、母、奇、異、殊、甚、後、世、變、妃、亂、政、何不、付、之、一、斷、耶○人、主、未、易、得、賢、妃、而、羿、乃、娶、妻、雒、濱、耶

而且純欲眩妻爰謀此因得妻而助襄者總崇進殆此因淫人之妻而殺身者前皆淑女此紛紛不淑矣姝嫮何肆又暗以比袖也因袖脫儀致懷與秦搆釁卒爲秦欺以死袖罪殆浮於妹嬉也簡狄則首篇之所已言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前王之不重色而殊賢所以興隆也反之者所以敗亡也爲得夫癸娀又暗比袖也般有戎婦何所譏又明比袖也驚女采薇鹿何祐歎楚之不獲如此女也卜居曰吾將以事婦人亦斥袖也上官大夫善事婦人者也使原能事婦人非上官大夫之所敢譏也九章之思美人曰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抽思曰矯以遺夫美人與美人之抽思擬諸蘩苓之詩似漸以美人比君然在騷則仍求女諷刺之旨也悲回風之佳人永都佳人獨懷有女而莫爲求之者又暗以佳人自比爲惜往日之西施美容讒妒入代又以美人自比爲忠臣賢士與佳人美人何異知求女而不知求忠賢抑何明微互殊哉又一諷刺

矣且騷所寓意求女又有不止於斥鄭袖者鄭袖之脫張儀因靳尚使人謂袖曰秦愛張儀王欲殺之今將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不如言而出之此祇虛言耳迨懷之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遂爲美人聘楚之實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秦三攻楚取楚地乃又遺楚書曰寡人與楚故爲婚姻相親久今秦楚不驩無以令諸侯願會武關而懷王於是乎被留頃襄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是懷之送死頃襄之忘仇總以求女爲始終之敗局秦則昔所虛言後所實行亦總以予女爲始終之巧計原安得不痛心於求女及覆低徊哉誠合鄭袖與兩迎婦爲細繹誰能不深恨誰忍不屢言尚敢妄訛之乎尚但泛蕈之乎

聽體

二十五篇悲同而體殊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首離騷從變雅中來援引美人以寄意則兼風九章與

變雅相似。同於首騷音節之低徊倡歎固風之遺。不待蓋從莫人爲援引。始曰風在斯也。天問純乎其爲大雅。不獨小雅。盡歷代朝政大得失備焉。自當以大雅歸之。遠遊亦雅之類。雖不關朝政。氣象則雅。縣求仙而言暨天。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餘意乎。九歌篇最短純乎其爲頌矣。宗廟祭告事神之體然哉。朱子謂離騷諸篇合於變風變雅。九歌祀神歌舞之盛幾於頌。定評自不可易。乃於諸篇試之曰語寅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

風雅之再變。又於九歌防之曰。再變而之鄭衛不雜。徙以諸篇中多言女言美人九歌中務眠湘君湘夫人之故。以余聽忠聽女爲之辭嘲將百變不失其正。豈憂再耶。論賦比興則首騷爲最全。其抒情寫事固纏纚皆賦。援芳援玉援女胥比興也。遠遊純乎其爲賦。無比興可措。然借遊仙以寓厭世。字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爲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嬃君之我跡。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比興

雜於各篇之中借誦純賦矣。懲羨釋皆比興繁之。思美人之言鳥言艸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有焉來集則其比興之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赫亦一及鳥木爲比興焉。悲回風開篇搖蕙節繼以鳥獸魚龍芳艸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賦。哀郢之純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爲尊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首芳艸早殀西施嫫毋騏驥舟楫比興之錯出在中末。懷沙前半之比興散多。後半乃用賦。摘頌詠物似興諸

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物寓意。又純爲比興。此其各篇之同不同者也。論其字句亦有互殊者首騷純用七言六言。雜之以五言者不及十句遠遊亦純用七言六言。中插四言數句爲一段末插三言數句爲一段天問純用四言。雜之以五言三十餘句六言十餘句三言十餘句七言數句九歌純用三言二言。無它雜爲。篇組兩句亦最煩所以俾篇與節相稱也。詩惟頌多三言。原之以滌擬頌也。九章之多七言六言與首騷遠遊同借

誦、思美人、九與首騷較似、以其有數句五言雜之耳。抽思、涉江、則似遠遊。抽思末雜四言、別爲一段、涉江末雜三言、別爲一段、固遠遊之餘燄也。橘頌之用四言、於九章各篇爲變。於天問爲同。天問尚有五言、六言之雜、此與無雜、彼問此頌、問須更端。頌易直贊、固不同哉。悲回風、哀郢、惜往日、又純與首騷之七言六言同。併不雜以五言、懷沙之多用四言、界雜五言、則與天問似同者也。九章中之有倡曰、亂曰、重曰、少歌曰、則與他篇不同。而與遠遊之重曰、又同者也。卜居、漁父、純用變格。不待以不同於諸篇論。其兩皆問答。則漁父又自與卜居同矣。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原於構詞之體。殫力變化、不肯苟且、如此。作者既難。讀亦詎易。

聽離騷

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班固曰、離、遭也、義與王異。讀騷所言、自當從離別之義。二十五篇中、言離、不一、遠遊曰離人羣而遁逸、大司命曰、將以遺兮離居、孰離合兮可爲、少司命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山鬼曰、思公子兮徒離憂、國殤曰、首雖離兮心不懲、惜誦曰、反離羣而贅肬、欲危獨以離異、衆駭遽以離心、思美人曰、遂萎絕而離異、悲回風曰、蘅槁而節離、哀郢曰、民離散而相失、均離、也。均離。則愁猶均騷。諸篇俱可以離騷名之。獨首篇言離爲最多、故名專歸焉。不難夫離別、一也、判獨離而不服、二也、飄風屯其相離、三也、紛總總其離合、四也、又曰紛總總其離合、五也、何離心之可同、六也、判獨離而不服、纍之咎。原自與世離也。何離心之可同、固原之嘆世承上。原離也。騷原天爲之也。不難、因夫數化、君爲之也。判獨、原自爲之也。何可同、讒人爲之也。紛總總其離、則天人若我皆有之。爲獨離而心獨動。騷之爲言騷屑也。騷擾也、繙不可斷、勢不可靜、百端交集於其間、則離騷之所爲名也。原自註離騷知離之多端、足知騷之多。況夾舉離可以該騷也。三千餘字之中、縱以截法爲呼應、百變環生、一縱到底、言芳言玉言女、分列布置、而

大旨尤在首路來吾道夫先路一語圖其一身之本體也致主有懷先驥自矢滿腔熱血道在後塵之前一蹙吟畔大笑季世之陋堯舜以遵道得路爲而帝桀紂斷窘步失路爲而亡屈子胸中明白口中清楚不容半點模糊我有先路而黨人竟以與道險路敗之君既改路而我無避以相道復路救之屈子胸中火生喉中氣噎未展半毫旋轉試將全篇照應急讀庶思有不入人一纏嫣斷一慟遽絕者乎篇末說到事不可爲號天三吽

曰路脩遠以周流曰路脩遠以多艱曰路不周以左轉夜半子規滿喙流血嗚呼聲弗堪聞也始之言曰乘騏驥以馳騁來吾道夫先路於堯舜所遵之道儼然欲著先鞭焉何其壯也終之言曰抑志弭節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何其遽也遠結彷彿髓枯聲啞屈子即欲不顧爲死計何可得矣當懷之時儻僥被旒猶尚他用非比懷既死襄非比項襄遷放本不宜矣死而義負既大謬抑自倍深也此所以一曰彭咸再曰彭咸也

其後卒至於死則亦原之自爲齒讖也是時未去故都未遷沅湘乃曰濟沅湘而南征曰何必懷故都卒至湘以遷焉不得懷焉又原之自爲齒讖也前人以首篇爲經以他篇爲傳經傳二字非原之本題自當從刪至於首篇之包括他篇則分經分傳固屬似之矣溘埃上征與嬃言朝夕足括遠遊指天爲正與引堯舜及夏殷周君臣亦近天問至咸百神似帶九歌其餘訴衷之語自與九章相通若從彭咸之所居則即其卜居之早自決

也其後每篇皆所實歷驗道而此篇多屬懸擬以此稍殊文字之妙正在同中異異中同見其變幻後人與則不能同同則不能異豈足語哉

聽遠遊

遠遊與離騷往觀四荒溘風上征之旨同而其上天下地朝此夕彼東西南北之遊歷何法又大略相同所不同者離騷每段中言求女遠遊每段中言求仙耳就中運局又有同焉離騷於朝蒼梧夕懸圃至好與美而求

妬爲一段意已直接求女矣但曰上下求索不[illegible]
字遠遊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求正氣之所由爲一[illegible]
意已直指求仙矣但曰求氣不遠露仙字此一回也[illegible]
騷於嫉妬之後點明高丘之無女乃造言下女宓妃[illegible]
修爲理有娀佚女有虞二姚豈惟是其有女焉用夫行
媒聊浮游以求女遠遊於求氣之後點明赤松美登
仙乃叠言傅說韓衆從王喬而娛見王子而宿仍羽人
於丹丘又一回也離騷從邅吾道夫崑崙以後不復言

求女但詳世間四方之行以歷天上俯覜舊鄉而悲生
遠遊從命帝閽其開關以後不復言求仙但陳天上态
遊之樂以周四方亦俯覜舊鄉而悲生此又一同也然
遠遊求仙之意較求女爲倍慘求女雖云託言偏近實
言以因君之寵聽鄭袖而釋張儀徐又與師致敗故刺
袖而託言求女也託言之意止於如是則其言爲實
謂本感之外無別感也求仙似實言之乃純屬反言原
之求仙後代解者率云原欲制煉魂魄長生久視以觀

世變之終何若余竊謂不然楚不得長有其楚必折而
歸秦原知之確矣何待終觀一死自矢惟恨不獲早死
之添愁焉用長生爲旣已生不肯長終不須觀仍言求
仙者何盜嘆夫身處塵世之不樂誰不云適之於仙可
以自怡然吾國之宗臣也毋論求仙未必成仙卽其成
仙矣安能棄祖宗社稷於不思此其意甚簡甚明十數
言可了而文陣乃層叠百變以致其曲以致其幻言外
尊欽夫仙之未足恃言中乃遍商夫仙之宜廣爲觀其

本旨所欣最明白可尋者在於貴其人美登仙氣衰
而曾舉終不反故都危患不懼之後又忽淒涼恐序
代悼芳零致嘆於高陽祖派之邈遠余將焉程夫修仙
而忽絕何悼何忍以仙爲程何云非祖焉程碩仙人之
愛凡人未必如祖宗之愛子孫凡人之從仙人取程欲
以渺茫借庇於仙人不如子孫之從祖宗取程易以冀
裘借庇於祖宗赤松傅說韓衆較之高陽孰親孰疎孰
顯孰幻耶仙人實屬遐遠祖宗實屬密邇君王不[illegible]

臣不深爲國計遂使宗祊之祀派及成邈遠其如之何哉無可如何不得不再求仙以直曰二字作轉語原所淒涼自道亦明白之甚矣前稱求仙第曰聞之奇之美之未嘗親見其人親受其訣此則專言從王喬就其辭而傳其言前所云求氣氣變者至是而發六氣審一氣秘受有實訣下乎有實功此章法淺深之次第人所易知若專言王喬深意所在固千古未易知者意蓋曰王子喬爲周靈王太子惟肯棄太子之位不復顧人民故

可學仙吾亦爲君所不用棄宗臣之位不得棄朝政庶可專依以學仙云爾若赤松子雖曰願承遺風終未能學之以赤松爲神農之雨師神農實寵任之故如吾之見諸傳說之奇益未易學也赤松術言爲修仙者薄說何嘗留心仙術乃相業既成託星天上吾之功業毫無所就何足可託哉韓衆之稱列仙非如吾爲宗臣無稽棄位又派各不同矣夫安得不專言從喬耶其於閒至貴而遂祖朝夕修煉色精質神之迭變自變得仙及聽

浮雲而上征以後俱言天帝俱言天遊之樂不復再歎仙術何也以人親仙則仙爲貴以仙親帝則帝又爲尊既到帝宮仙不足言矣從來地仙不如天仙吾鄰習儀之帝延發軔恣遊臨焉過焉麾焉飛廉風伯玄武文昌雨師雷公以及百神此天帝之所使者皆惟吾使焉天仙又不足言矣命題是遠遊本非求仙鄉凡鄉難輕世路多阻不得不假途於仙家之輕舉以爲遊之能遠計故始詳於仙而繼則專詳於遊也學仙之始則曰順凱

風以從遊從仙以示我所從不能自遊也上征之後則曰欣欣自美媮娛自樂憑我以隨意所往不得他從也此前言仙後不言仙之閒娛也始之求仙從漠虛靜以恬愉至高陽爲程爲一段求仙之樂怨[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再言仙從正曰春秋恐其不淹至徙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段[illegible]復愁矣纔言天遊從帝閽開關至臨睨太息抑志自弭爲一段不遊之樂忽再生愁於是再言遊從指炎神而直馳至仍黔羸先平路爲一段不復愁矣局既相對意亦

相同而其中又有易知有不易知修仙而尙滯於閒何如成仙而竟登天上此其始愁繼不愁之易知也天樂之怨愁乃舍天界而反遊地界指炎神至南嶷山則地界之山密妃二女地界之魂咸池承雲九韶地界之樂湘靈海若馮夷地界之神蟲象鳥獸地界之物雖復一切畢具豈能敵天上儀仗使令百神龍鳳之盛況復從諸寒門增冰北地界中禦列不毛之處一切無所有反以爲不愁何居故所分之東西南北與五方之帝名則足以知原之意矣楚屬南方九疑三湘楚山水也天上之遊雕樂而夕歸乎於微閭屬之東方東方之帝曰太皞其神句芒遍句芒歷太皞均非南也西方之帝少昊其神蓐收遇蓐收乎西皇又非南也因東西之與南隔不能不愁生所以俯覗南方之舊都太息掩涕也南方之帝曰炎帝其神祝融身爲南入則南方之帝與神皆倍與南人親矣南方之地非止一楚將從南嶷則謁定楚山矣更倚南神祝融之相厚戒御資行集妃女合歡

樂名水神畢集鳥獸於以娛我然則諸方可樂孰若南土又焉能尙欲仙逝徘徊不決乎此其爲戀南也卽求仙之於暘谷未嘗不東遊而終以南州爲嘉之旨也南州之嘉在乎桂樹冬榮足免芳艸先零之悼徒以無人無獸寂寞蕭條不得不舍之仙逝耽予上征如茲之有覡融以爲地主神女蟲象人莘獸現非復蕭條非復寂寞嘉實有甚逝將胡之乃舍南就北并節急鶩不憚旋還不憚候冷者以吾遠祖顓頊在彼故耳始稱高陽之邈遠將焉所程恨難從也此稱顓頊之在絕垠絕垠非卽邈遠乎又以爲可從始末呼應宜於一意貫通何其應而互與自相矛盾乃爾非也高陽爲顓頊何天下之號當其有天下之日去今已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求依俔在之仙不獲依已往之祖沒後而祀顓黑帝來存萬古矣其一時有天下之號乃標夫萬古同北方之[illegible]已往則實邈來存則可從此所以始末迥異仍不相矛盾也誌悲俗則人不如仙仙而尙在地界不如在天界雖從

祖則在天界不如在地界在地界南方之故都爲讒佞所排不如在地界北方之衆匯羣姐靈相護也甚一從顓頊而昔之言從王喬順風從遊俱有所不必從且爲若太皓有所不必歷蓐收西皇有所不必遇炎神有所不必指矣通篇文意文勢於此止矣又增四言歷玄冥以邪徑乘閒維而及顧召黔贏而見之爲余先乎平路以結充從之局小人捷徑敗君原之所恨何以欲自蹈邪徑遂君則捷徑爲非法祖則邪徑爲是邪之盲斜也

邈遠絕根恐未易至故欲以斜行爲俾遠使近也恨人世則欲辭近遊遠依祖派則欲縮遠爲近也玄冥之神佐顓頊者故徑可借也天有六閒地有四維從顓頊而地界之遊即天界之遊隨吾所乘之快然反顧無復臨睨之悲也遊必藉路路或平或不平是以易阻有黔贏之神先平之而吾所從所歷不虞其迂即長遊地界可矣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上至列缺降望大壑爲通篇結遊而天遊天遊復地遊之總鎖又忽以無天無地歸闋

無見四語致其憤恨盡淋漓篇凡以從前所陳者皆屬有天有地有見有聞之談天地不肯藉人見聞不堪數世從於樂中生愁強於愁中覓樂紛紛擾擾詎有已時不如盡行滅絕重成混沌歸於太初之氣始可以不言愁併不言樂矣此遠遊之布陣用意最奧最幻較他篇尤爲難讀也不釋其難讀之情節則奧者以拘顯而礙幻者以泥實而礙一切惝怳[illegible]字句埋沒毋乃是篇祇爲後世衆同悟眞隱隱儲秘兼小遊仙大遊仙諸詩森森作祖乎哉

聽天問

天問難讀視遠遊又與遠遊難奧幻猶一意到底天問苦於淆雜也王逸謂屈原子之題壁楚人之所共述故其文義多不次序此論殊謬篇中天地人物無所不有果有壁間如此之多甚啟其呵問乎原所結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果有楚人如此之多才代其輯述乎首末兩問作法井井可謂不次序乎洪興祖旣知非不次序

文、以爲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例。[illegible]
其、次序、之、何、在。既知天問同於骨子之體、問作也非轉
也。乃終未能闡其作法之何若。豈乎天問之雜亂一至
是哉。誠知其次序中之變、順爲逆、即逆是順。字法如何、
句法如何、段法如何、合字法句法段法、以成章法如何。
則讀之了了矣。通篇一百七十一問、以何字、胡字、焉字、
幾字、誰字、孰字、安字、爲字法之變。以一句兩問、一句一
問、三句一問、四句一問、爲句法之變。以或於所已問者

複問焉、或於正論本論中、忽然錯綜他語、而雜問焉。或
於已問之順序者、複而逆問焉。以此爲段法之變。字法
句法易知也、段法之變、則全關章法。不易知也、總以順
中之逆。逆中之順。知其不易知。請先從通篇之最順者
明之。蓋首末共三大段焉。首總天地之開闢一也。中臚
夏商周之治亂二也。末乃歸於楚國之事。歷數闔以顯
言。拥勲結之何以試上自予而忠名彌彰、顯言已罪。三
也。布陣至大。布勢至順。然使句句皆順、則文字板直。意

轉、不、慘。於是乎錯綜出之、忽彼忽此。以破板直之病。自
邃古之初、至烏焉解羽、純言天地。乃補禹鯀治水。於分
言天地之後。再言天地之先。施其順中之逆。鯀、禹、纘、緒、
將、天、地、平、成。必不可冀。言禹鯀。仍言天地也。局雖逆而
意、未、嘗、不、順。序次之工也。承前禹鯀、鯀禹之力獻功至
鯀、疾、修、盈。純言夏代之興而忽衰。稱臣所褻。鯀惟澆在
戶、至湯何殛焉、純言夏代之中興而再衰。爲湯所極。興
亡、兩、覆、順、言、乃補白蜺嬰茀、至何以遷之十六句。於忽

衰之後。中興再衰之先。作、一、比、興。爲、順、尹、之、逆。興。亡。難。
料。猶之乎、仙、人、倏、死、倏、生。而、之、顯、起。鹿、之、殊、形。兼、之、獄
與釣耳。雖、言、仙、人、物、類。仍、比、興、夫、興、亡、也。局雖逆而意
未嘗不順。又一序次之工也。既言妹嬉湯稱、可以徑接
緣鵠飾玉、順遞伊尹之謀矣。乃又先插舜閔二女、至
女媧、執制、十二句、又插舜服厥弟、至得兩男子八句、用
逆之法。上、下、斷、續。殊、不、可、解。緣意者、以不順也。承上妹
嬉何肆、故言舜之二女、不告而娶、意以卑获孝樂壺床

靡之愛亦人之常情耳使桀不拒諫信讒即有妹嬉爲
妃與舜二女商季簡狄何異豈妹嬉嫚施而責其能治
天下如女媧方云無放肆哉此順承何肆之最明者四
婦女而及兄弟則又顛承何極之句象殺兄而舜容之
桀即虐如象湯獨不能以臣而容君乎太伯讓其弟以
王湯獨不可讓其君之終王乎顛極之也穿插之奧極
而禹鯀白蜺又更進矣旣入緣鵠飾桀即宜直接成湯
東巡以了殷伐夏之局乃又逆插該秉季德至不但還

楚辭聽直　合論　六十一

來十六句重言夏代少康之中興復插昏微有狄四句
複言簡狄之吞卵更插眩弟害兄四句複言舜之愛弟
斷續之中更加離亂豈但如前之用逆然意亦未嘗不
順也直言中興爲夏禦也越湯之卒極與末中興之逆
綦一也後之聖王前之奸臣入居離分而其於奪夏正
不必分也複言簡狄歸之天意生契即伐夏之根也此
與自彼摩也複言舜之容虐弟以況夫臣之不肯容虐
君也語語讖徵誅之懸總而用穎筆裁也東巡十二句

結湯伐夏之全局乃咎尹之挑湯放伐以稱揆入周代
會鼂爭盟咎太公咎周公輔武放伐之相映繼纂善達
旣譏武王以及昭穆幽桓周代之盛衰畢矣復逆迴紂
亂以及生稷之預造周文王之無譏扶殷仍以咎武紂
焉三代治亂歷歷道盡可以徑接皇天集命惟何戒之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之四句作總收矣復逆插伯林
雖經四句見夫子受虐於父惟有一死乃臣受虐於君
而紛紛放伐也何君臣之不如父子也局逆而意嚴順

楚辭聽直　合論　六十二

又次序之工也集命使代原觸總收又單拈初湯臣摯
四句咎夫放伐之自湯始武其顯行者也單收仍是總
收也此中段之全局也歎闔至末專言楚事而以闔廬
之歎禍始者嘆夫越能復吳仇楚何以不能復秦仇也
順言之則當直接薄暮雷電十三句傑詳楚恨顧又逆
插彭鏗至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八句以嘆夫懷之死爲
天所惡不蒙辜不蒙固不蒙祐辜而歸恨夫秦之暴焉
句句逆依然句句順也蓋次序之明足以袪王之謬論

闢陳之僞竄矣余於亥序之外尤深咀之於俞題滌繇
遠遊皆直登天務窺其眂世之慨俳幼志快此篇從古
天中又擬題目創指問字以窮其不敢答入但當答天
之意齋賈抒憤不曰問天而曰天問立題甚奧王逸以
爲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非也原蓋曰天當自問耳猶
之乎部西皇使涉余倚閶闔使望余之旨也世間一切
治亂倚伏顛倒及諸怪誕之事物皆天所爲非天自問
其何故人之識豈能解之人之力豈能尸之哉人無繇

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祇共悸迷憤極亦壓極矣凡
原之所問者皆無一可答焉能一可答而後爲難了之
疑難平之賾使可以答何疑何憤之有予厚天對大失
其肯叩各家解註亦愈解愈失不解其無可答之隱擾
而欲詳於其句其事何能不失也惟從何事求諸內仍
務闡其無可答者斯得之矣無可答之故有四曰問所
不必問問所不肯問問所不宜問問所不敢問是皆原
之絕人於欲答也天地日月山川人人習以爲常付之

未必問然一實稽於天地及日月山川之故儒者之所
適諸書之所載勸言天上若何地下若何衆誰登天下
地而確見之乎此問所不必問令人無詞可答者也廢
正以此標世入而疑者紛紛引援提學炫理豈原眞不
知哉鳥獸艸木蟲魚仙子一切鄙俚怪誕之說人所不
肯問而原又以爲問者原正以世問有大雅御有鄙俚
有中正御有怪誕偏爾相雜無繇除絕則又安所得答
哉其不宜問則遁篇中極憤之言專在輕宥婦人原因

鄭袖與上官大夫相比釋放張儀以致敗師結盟遂爲
泰附然讒臣罪重女寵罪輕夏商之亡姚不曰妹嬉妲
巳此湯武所藉口以壓桀讒紂者然非讒侫滿朝僅一
妃予豈遂亡國故將曰妹嬉何桀湯何爲爲殷有臧嬙
何所讖如此之問將答之以稱然乎以爲不然乎以爲
然失當乎之事實以爲不然乖厲子之情詞矣王逸解
爲桀得妹嬉罪其情欲紂寵妲巳莫蘇譏諫其於兩何
字作何稽落乎周幽誰誅爲討夫褒姒則亦寬褒姒之

吉也。誅幽王者爲誰。犬戎也。繇犬戎、則、幽、卽、寵、姒。未、至、於、身、誅、也。褒、姒、者、褒人之所獻。以媚幽王於死地也。非、其、厥。則、幽、王、爲、從、得、之。褒、姒、豈、能、自、入、宮、而、滅、幽、王、乎。逸註於誰、爲二字、亦未有解、何以標題、前、後、互、映、何擧爲讖之例乎。問人之所不敢問。則通篇之訓、與意。爲最多。首聯歷尊古之帝王聖賢、後之九章亦然、曰三五爲像也、堯舜之抗行也、堯舜之耿介也、與重華遊也、重華不可遇也、就重華而陳辭也、湯禹久遠也、湯禹儼而祗

敬也、湯禹儼而求合也、不逢湯武也、周論道而莫差也、啓九辨與九歌也、桀紂鄰而能調也、伊尹呂望也、甯戚之鼓刀也、皆、所、雙、陳、嬃、障。未、嘗、鄉、其、不、滿、之、意、也。至天問而案寄不滿、爲。此。就。敢。者。乃憤謫所激。正。不。欲。作。莊。諸。不妨與前之騷。後之章、相、反、也。問。也。非。詆。也。雕。激。仍。雅。也。試從其篇、不、滿、以、發、謂者詳、訓、之、曰何不課行、曰夫何三年不施、則、許、堯、佐、鯀、之、失、刑、鯀、之、姻。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難、則、許、堯、併、許、舜、之、私、

相婚、娶。曰舜服厥弟、何肆犬豕而不危敗、曰、狀、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則、速、許、舜、之、私、非、弟。曰、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禹何所成、則、許、禹、之、無、以、卑、微、其、父。曰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則又許禹之離急於治水。未、嘗、不、急、於、娶、妻。曰啓代益作后、無害厥躬、又許啓之不讓益。曰夫何聖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則許湯之伐君。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併許文之得望。祇以責後

人之變伐。曰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則許武之伐君。曰承謀夏桀、則、許、伊、尹、之、助、湯、以、伐、紂。曰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則許周公之代武、撻策。曰師武在肆、鼓刀揚聲、曰蒼鳥、孰使萃之、則許太公之鷹揚伐商、立、志、已、在、文、時。不、獨、佐、武。夫以古之帝王聖賢、桀、湯、可、許。他、人、敢、作、此、問、乎。於、此、欲、順、其、說、而、答、之、非、正、論、也。欲、駁、其、說、而、答、之。則、原、固、非、不、知、騷、尊、古、皆、者。何、待、於、駁。吾所云無可答之四如此。

夫人無可答故其命題必歸之於天當自問也題再屬天而其觸肉布置天字之意尤有次序尤有天亦雜自答者開口之顯言九重書頁無論已以後歷言上帝之帝帝王之帝錯綜其閒使讀者之分別曰帝何刑焉指庶堯也曰登立爲帝指女媧也曰不勝心伐帝指伐桀也皆帝王之帝也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帝乃降觀下逢伊摯曰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旣驚帝激切何逢長之曰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曰彭鏗斟雉帝何饗曰厥嚴不奉帝何求則皆天帝之帝也曰授殷天下其位安施曰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曰皇天集命維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俱顯言天者也臣之賢奸均上帝所生國之興亡均上帝所主天帝何不具生賢勿生奸只生賢以輔一姓之國毋生賢以輔易姓之隕乃紛紛顚倒錯綜始興之地而終速亡之地可以不能者天或能之應能者天或不必能之此其反覆變

還天帝之狠心太甚幻局亦太甚何爲而至此大亦無以自答矣世事至於天亦無以自答而人生之恨復何處開口何處道淚哉原之立題洗題於是乎盡之矣其中歷指明[illegible]子蘭復有二端焉通篇曠不滿於帝王聖賢而獨非取少康不厭重複初言羿犬再兩言秉季備者羨少康之能中興也武丁周宣不乏中興何弗之及以少康遺腹幼齡又遁依他方中興爲最難也原之意在望頃襄之復仇故屢以少康殺澆爲羨也康旣失國猶可再起襄擁全楚夫何雖哉篇中用截多屬興亡之故乃於衆而亦兩言之首曰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終身不爲敗再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此痛斥子蘭之隱語也原諫懷王以毋入秦子蘭堅勸其入遂死於秦是害懷王者子蘭也與衆之謀殺舜一也項襄立而仍用子蘭爲令尹不正其昏懷之罪而反欲依其扶楚之才天下事有倒置如此哉然古已有之矣舜之庇弟有例存矣用寵之襄

以隱如此合三大段四無可答與隱指之兩端以質天問而後天問之情情始出始末之錯綜始直否則愈植而愈晦祇見其可疑愈解而愈亂莫尋其條理正不如付之不解也姑藉口曰吾以不解解之即爲善讀之法焉可也

總九歌

九歌章法句法咸變而用短前槩攝神後三段專言鬼王逸謂楚國南郢沅湘閒其俗信鬼好祠每作歌樂鼓

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上陳祀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諸諷諫焉是逸之所謂九歌皆原新作非彼俗人之得詞也朱子謂詞屬巫覡原見其鄙俚夫其太甚爲更定之則九歌皆屬刪改舊詞非原獨創與逸言異矣余謂九歌之名自古有之非楚俗之歌也稍原之遡古曰起九辨與九歌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又曰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固自明言之茲之有作如後人擬古樂府

依古樂府因其名而異其詞云爾不可以云楚何亦王逸與朱子總因九歌語皆祀神難解其故不得不趨諸俗人曰不得不迎諸巫覡以不敢謂皆原之祀神因不敢謂稱余之既即原又不敢謂稱靈之旣即神旣以靈專指爲巫復以余條指爲巫條指屬原夫歷經諸篇言靈何限原自命曰靈均稱君曰靈修將皆巫乎橫大江兮揚靈身既死兮神以靈原明以靈爲神靈之靈何得一字兩解也同一余吾之字忽爲巫言忽爲原言更

何解也且祀神即原之自祀諸神之名亦即原所自指非非專屬楚俗之神也試以原言考之懷椒糈而要百神之備降非原之自祀乎神既百矣九歌之諸神何必不在其內乎遠遊之入帝宮召玄武後文昌選署衆神則東皇太乙雲中君東君大少司命兩悉包之若夫舜馮夷之爲河伯二女御湘靈鼓瑟之爲湘君湘夫人神奔鬼怪之同於言山鬼言殤魂何一非原之與道當其未被頃襄所遷未至沅湘以前固已寄慨如此必曰遷

後另見楚俗楚神而始及之乎九章亦曰五帝折中兮
神猶服可謂皆楚人之事神非原之欲質於神乎可謂
皆巫之事神非原自事乎以原之言神而專謂傳事神
以比事君亦非也原不得於君故設言求庇於神其如
神之亦不我顧不我庇何哉因神道懷恭賦意居多此
意居少焉舊註謂太乙至河伯皆爲人祭神之詞寓已
愛君之意山鬼陰戮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以鬼喻已
而爲鬼娟人之語此未盡知原也原於下篇國殤禮魂
供以鬼言實自矢於一死不得復爲人矣此非以人喻
君也嘆已之將殊於人類也望於神而不獲庇不得不
有自爲鬼也爲鬼而悟君之念絕矣尚不獲與人說況
與君說乎山鬼通稱純屬鬼語舊註乃以前半屬鬼後
半屬原情何由憐乎魂魄毅兮爲鬼雄長無絕兮終古
兩從鬼中自揚其聲價不復問君之悟不悟也國殤之
專言戰者痛喪不能復父之仇故原之志欲一戰而死
也其寓意之最明曰挾秦弓欲奪秦之弓以爲我用也

戰不言勝而言敗者悼邇懷王與秦戰敗之往事也歌
以九名當止於山鬼既增國殤禮魂共成十一乃仍以
九名者殤魂皆鬼也雖三仍一也山鬼之悲國殤之憤
觀前訴神爲信鬱乃禮魂以寥寥四語致其贊詞寂然
安之似無可悲無可憤無可訴者盡魂不能不滅無聲
悲憤聲憤無聲訴矣寂聲之觀放舞悽更甚也此前言
神後言鬼之淺深次序也若夫諸神臚列對待之確分
甚對次序之遞進互殊亦有宜繹者太乙雲中君爲天
界之神湘君湘夫人爲地界之神大司命翔下空桑少
司命滿堂日成均以天界之神與地界之人相接大司
命之高馳冲天少司命之夕宿帝郊又從地界均歸天
界離曰均歸而人命有當與爲民正又從天界之上專
司地界之事矣東君復屬天界之神河伯復屬地界之
神其確分之整如此至於每換一神輒添一恨布置有
意存吐有法太乙曰將愉曰樂康未嘗恨神之愁也雲
中君既周而遽去乃費勞心之爞懺觀太乙愁矣湘君

未知誰聞、不爲我來、孤負集芳之舟、固觖望、其怨湘夫人已聞其召、且見其來、似不怨者、又被他人所迎、令費力芳室之築、倍於集芳之舟、盟諸無用、何能不報、湘君而倍觖望乎、大司命不顧人之壽夭、以相疏、無情而怨、於我、少司命獨與余兮目成、倏而來兮忽而逝、以相親有情、而又怨於我、東君之高翔難追、若不得近也、河伯之交手遽別、得近而依然不得近也、豈乎原之情緒萬端、不得不一死以就鬼界矣、祇堪親鬼、無繇復親神矣、以平生所欲語神親神者、轉爲鬼之欲語、入欲親人而已、不克親諸尊神、但親戕鬼而已、不克禮神靈、但禮鬼魂而已、爲雄無絕之殤鬼聲價也、是鬼之仍可等於神也、是其全歌中悲中取壯之結局也、合觀九歌之次第、而非因楚俗、非因楚神、不昭然乎哉、

聽卜居漁父

二篇均非問答立體、其遣詞、則較之他篇、最顯且淺、而其寓意、則較之他篇、倍悽以深、離騷一篇、一質靈氛、再質巫咸、因已先揭往見太卜之吉、然靈氛之言曰、九州雖鉅、何懷故都、直以擇君去楚告、巫咸之言曰、勉升降以上下、求矩矱之所同、終之曰、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以法古俟時告、雖原不能從而荷靈氛巫咸之相憐、爲不薄、太卜則曰、龜筴不能知此事、竟付之不告、竟不復相憐矣、夫至神靈、不肯憐、不肯告、復何望於人哉、此一凄深也、漁父之凄深、又有別意焉、以原之抱忠、下之不見容於同列、上之不見諒於君王、內之不見信於其姊、所仗隱流之士、決以皆濁皆醉、爲非、以獨清獨醒、爲是、庶幾衆世之內、猶有一人、代其伸冤、代其明志、乃漁父所言、亦欲其在清濁醉醒間也、原以古聖爲依、只依古聖爲得中正、漁父而不言聖人則已、既言聖人、奚耶、曰與世推移、是原所依之聖、衆、未聖所得之中正、非中正也、從來手難兩擧、足難兩跨、半清半濁、半醉半醒、何堪置身、於以玩世則可、若以事君、可乎哉、迫再中本懷、而漁父堅持前說、作清濁之歌而去、不復與言、

嗟乎。舉世竟無知己。至欲少自辨白於隱淪而亦不得辨白也。如此。啞口豈復可堪耶。原之拈此二篇殆以[illegible]策之不肯告。漁父之不肯復言。合爲一轍。以鳴其孤憤。筮措詞之顯淺。立意之淒深。如此。意外之意。尤有進者。龜策既不能知此事。則吾不得不自行吾志。是吾之所卜不待卜也。漁父雖不復言。而歌中用淸水濁水。則殊歸之於濯。則一。皆濁之世。豈知濯者纓濯而纓淸。足濯而足淸。依然藉獨淸爲快志矣。是漁父之歌。終同於我之言。不待其再與吾言也。此倘之借旁諷以自明也。賓戲客難解嘲。皆從原二篇而出。然自明纔纔。意盡詞中。幾同互訟。以後息爲勝。詎如原之藏自明於旁諷。任說我非。議證我是。千古而下。琛未易知哉。若曰淺顯。爲宋賦作俑。其不知騷彌甚。

聽九章

九章次第。舊有惜誦。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朱子謂原旣放。思

君含隱衷。感觸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余從九章中。辨稽其歲月。自非一時所作。然旣有歲月。則九章之次第。自當以何歲何月。爲先後。正[illegible]原本。殊爲淆亂。朱子因之而未改。余以詳稽。逐篇更定。惜誦之後。次以思美人。三抽思。四涉江。五橘頌。六悲回風。七哀郢。八惜往日。而以懷沙終焉。惜誦之次。當爲首。非關漫然者。以其開口自道。從來忍惜誦言。遂致抑鬱憂懸。今始發憤抒詞。則九章之以此爲首篇。次第當有纘作。原固早定於胸中矣。且於首篇旣命題曰九章。是未有文。先有題。原所自辯。非後人之辯之也。次原所自辯之次第。後人亂之耶。然歲月可考也。惜誦之結曰。願春日以爲糗芳。是惜誦作於茲歲之冬。而預計明春之欲行也。欲行而未行。故曰謂女何之。曰將思遠身。尙未定其所之與遠身之地也。思美人曰。路阻株然。欲行不敢行焉。曰開春發歲。則前之願春日者。茲屆期矣。曰遵江夏以娛憂。指由所之與遠身之地。

名矣然但曰將寫志而愉樂猶未遑以往也緒曰狷悲楚而南行思彭咸之故亦只指出所向之處南未再指地名此殆其初行耶抽思曰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衍容又曰望孟夏之短夜則是歷春以後孟夏迄初秋但在鄂間也曰泝江潭逆水而上也曰宿北姑又止而李蹤泝也涉江曰將濟乎江湘則既宿之後復泝以行秋曰欸秋冬之緒風則在舟間者歷秋而冬矣曰上沅則泝之之顧矣又曰宿辰陽曰入漵浦而邅迴泝者復暫止矣橘頌則其冬候遶迴之所見即物生感者其曰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固是歲於此終矣悲回風曰歲忽忽其若頹明言是歲之終而其云觀炎氣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又合是歲之夏秋冬總言之以誌夫遊歷舟間之愁況焉首篇作於被放初年之冬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頌悲回風作於被放次年之四季諸一一可考如此其第三年則有卜居既放三年之離騷漁父之行吟澤畔枯槁憔悴自爲第三年以後其曰寧葬魚腹則爲

將死前之決意明矣九章不詳及第三年以後而於哀郢曰放九年而不復正以有卜居漁父之二篇在被九年中可略而不言也以被詳爲此略布置之妙如此此皆後人所斷哀郢既屬九年作而其事其景皆屬追想被放之次年其云仲春東遷則思美人之云開春將遡江夏者至仲春始實行也紀仲月復紀甲日九年後追叙之詳歷歷不忘蓋因上官之再讒爲頃所遷逐使還非原之自遷也痛心之苦安得不詳歟確憶哉遵江夏以流亡即惜誦之遵江夏以娛憂彼係虛談此係實事以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上洞庭背夏浦登大墳皆九年前泝江上沅之實景抽思之泝江源不詳言之涉江之上沅亦不詳言之而以一步遠一步一程隔一程獨詳於此似進補前略似總收前篇九章雖非一時之作而其作法有意於前置大段落然皆往日續言進遡則又九年以後之作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明言投水惜壅君之不昭又不忍即投水謫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則明言九章之辭未畢又且待畢而死也屈原以惜往日爲九章之第八四已自言其次序顯然如此後人乃昧之索之何耶世傳原死在仲夏之五日懷沙曰滔滔孟夏汨徂南土此就死之前一月所作太史公曰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則九章之宜終於懷沙以原之死期與太史公之言合致之足以決矣舊本係以悲回風終焉抑何誤也悲回風曰悲申徒之抗跡負重石之何益於歷數古人中以徒

投水爲太急與其後自忍沉流之念不同也九年以前未嘗不矢死而不肯急於即死迨九年以後無可如何而不得不死知此則九章之次第安得以悲回風之不肯死者反居其終耶其總命名曰九章也謂藉歷年所作以章明已志也王逸曰章者著明而未暢其義請以九篇攷之昔稱惜誦致愍悔夫早未自章也結曰重著以自明及今而務求章也曰隱滯不發曰沉菀莫達曰願自申而不得曰固將重昏而終身曰心鞿羈而不開

曰志沈菀而莫達兮妒被離而鄣之曰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曰惜壅君之不昭曰鬱結紆軫曰冤屈自抑均嘆夫不得自章也曰結微情以陳詞曰初吾所陳之耿著曰道思作頌曰介耿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曰昭彰咸之所聞曰願陳情以白行曰情冤見之日明均務求章也其白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又曰章畫曰朦瞍謂之不章更歷經明顯章字矣如謂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是以章字爲章句

之章將原之自命自言者反無憑歟

聽二招

王逸謂大招係原自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未嘗確然歸之景差也晁無咎則稱大招古奧其爲原作無疑太史公曰讀離騷招魂悲其志似乎招魂亦併屬原作不專指爲宋玉也前之人未專決之後之人何繇堅定之徒曰未有魂而自招者焉得不歸諸他乎夫原不曰魂一夕而九逝乎逝矣何得不招原不曰道思作頌節

以自救乎自救矣何諱自招余謂二招之原似屈原有數端焉大招之終曰尙三王只如此大本領超夏商周而欲爲二帝之治非原不能道也原之作懷沙曰孟夏使諸弟子招之必當從死月以立言今二招之辭俱在大招發端曰青春受謝春氣奮發招魂之殿末曰獻歲發春汨吾南征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均不及夏月讀九章曰願春日曰開春發歲曰仲春東遷原之被放實以春候蓋當出門之日即爲決死之期魄存而魂散久

矣夫是以指春而兩自招也是則以時自證之而似可定其爲原作也景差他文無多可見縱有摛藻之手未能如原之學宋玉則九辨堪稱讀九辨者以爲悲原而作其辭多言秋蓋原死於夏故其弟子之感懷從秋也九辨言秋者四又曰收恢台之孟夏則固明從夏以遡死矣因九辨之言夏秋而愈知二招之言春似屬原所自作也離騷共二十五篇今合首騷遠遊天問卜居漁父九歌九章只二十三耳九歌雖十一而當日定之以

必無斷析爲十一則於二十三之中再合二招恰足二十五之數焉是又以篇計之而愈似乎原之自作也必曰二招屬其弟子所作將招之於死後耶何以不遡死月之夏而槩言春將曰招之於生前耶既疑招魂爲不祥之語非原所肯自道乃以弟子事師於師之未死而遽招其魂以死事之耶其爲不祥又豈弟子所敢出口耶此余所以於續離騷去之而只留二招也以二招之似出於原有此數端足以合於王逸太史公之言

也然余所繹二招尤在其用意不知其用意即以爲原之自作無甚也知其意則歸之景差宋玉仍如原之自作也世之讀二招者各從私好以爲優劣定評未有屬焉朱子謂大招勝招魂以其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大道之屈伸動靜粗識端倪國體時政頗知先後楊用修謂招魂豐蔚濃秀王元美極服此論以爲足破宋人眼耳則小招勝大招矣世之喜理勝者多從朱子詞工者多從楊然二招佳處實不在此作者當日別有詣

藏之關竅至莊之論至艷之語皆從至慘之中托根[illegible]棄屑叠以致其愈慘意不在矜莊關鎖也若謝大招[illegible]遜小招理遜古人豈不竊笑哉其間一字落紙萬[illegible][illegible]拘與二十五篇來歷相對正反相鉤發想布序步步相因必不可移易倘可移以招他人爲忠魂通用之套則理離靡腐理耳詞雖艷浮詞耳慘痛何在故不將二十五篇一一對勘不足以讀二招也試從大招先揭之朱子所許大招在傾知政體觀其末段先孤寡而後及人

阜昌不首無告無以惠衆民也先一邑之人阜昌而後及萬民理不繇治國無以平天下也阜昌必本之田千畛不重農使可富無以保昌也萬民理必歸之尚賢士不使賢無與共理也賢士尚而後俊者傑者直者始皆爲非用而又函言誅譏罷譏罷之小人不誅則皆禁不得禁德澤章者將復聘賢俊進者將復罰人卑昌者將復殘萬民理者將復隔流澤何能終施乎三公九卿何得晏然無事修禮射之雍容乎又烏在其焉能追三王

乎此真經濟先後燦然心手豈但頗知而已余所推許於對勘二篇可爽則末段之政體確有相因者因夫懷朕辭而不聽戒六神與嚮服命咎繇爲聽直故招之曰聽若神因夫終不察民心上無度以察下莫察余之衷獨鄣壅而蔽隱身幽隱而蔽之何壽夭兮在余故招之曰衆爲夫隱因夫忠何辜以遇罰好蔽美而稱惡故招之曰賞罰當因夫賢士無名故招之曰尚賢士因夫諛佞擧傑之庸態伏清白以死直故招之曰擧傑壓陛佞

傑執政直贏在位因夫屢言堯舜屢談夏商周追前王之蹤武故招之曰尚三王如此對勘而後知政體理解之非腐故招之非泛也且豈惟末段即從開口以及中間亦無非相因焉因夫方仲春而東遷爲見放之始故招之曰春氣奮發魂無逃只因夫離騷之首篇言往東西南北遠遊亦言往東西南北故招之曰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首騷與遠遊極言東西南北之可樂以明楚國之不可居此則極言東西南北之不可往以明楚國之當

歸兹耶以相反爲相因無一字不切矣至於原所嘆者與志繇路志沉菀而莫達何不變此志亦非余心之志亂思心以爲纏折心而日强心犧羈而不開屈心抑志心煩慮亂意荒忽而流宕故招以是志究欲心意安只夏以相慰爲相同亦無一字不切爲其招之以飲食聲色宮室園囿花木禽鳥又豈無因而作此不入耳之談極相變瀆哉因夫申椒爲糈離術爲糧飲露餐英瓊蓋瓊粻養六氣飲沆瀣故以飲食招之因夫思音樂之

傳衍九歌亦多言音樂故以辭音招之因夫展言求女故以女色招之因夫貝闕朱宮紫壇故以宮室招之因舉矢射狼故以宮室又帶西獵招之因夫西澨衆芳故以花木招之因夫比翼黄鵠擇媒鳳凰故以禽鳥招之招以飲食共四段多於音樂之二段皆因夫二十五篇之言飲食較多也招以女色亦皆倍多於飲食之四段皆因夫廿五篇之言求女尤多也廿五篇之言花木亦多矣不以爲諸招之終而終於禽鳥者因夫言者相甚

變化有所不足恃言禽鳥則鸞皇爲余先戒鳳鳥飛騰曰夜鳳皇翼其承旂翼翼乎其承望之承恃之也此稍因中分多寡分前尾之妙也然原之談飲食極於修仙談音樂極於海外談女色窮之上古多羈世外之事而招之祇在世中何足感其聆聽草木之未易諦禽鳥之未易託復不待言矣於是因其宰隱閎以壽考復招以保壽命從飲食以至宮室中專取宮室而申之曰居室定只飲食可儉音樂女色可卻草木可不植禽鳥可不

害居室終不可少也既居於楚都何得不出輔楚國故直接以末段之莊語也朱子詆其前言東西南北近於神怪中言飲食諸項陷於逸欲豈作者不慮夫千載下有如是之詆之者乃竟不避耶有因之談至愫至痛正在於旁言之不專在於莊言之也況夫文字之妙由淺入深由趨入正以其所不屑從招其所當從自宜曲折若使朱子操觚盡刪其前半只留其末段將何以爲驟獻之屏致耶文體既乖悰情安屬耶知其相因則大招

因廿五篇而生者也小招又因大招而變者也大招蓋屈旁意未屬正意小招則開口曰服義未沬至此纔須原之正意兩語盡之矣其言四方與大招同而添出上天下都則變蕃原於首驟遊遊皆言天上之四方野世外之內方大招僅以人間之四方阻之恐魂且顛往天上自勝人間卽入地下亦且避人間何肯回首誠知夫天上地下之四方苦又倍焉則處處不可往不得不受招矣不御不入修門反故居矣同中添變之深妙

如此以下宮室女色飲食音樂諸項俱全襲大招之詞意未嘗一變乃遁爾便止於末之正論反不之襲者何也所以避腐也所以明慘也末領之巨學問之深關係固攻者大招末段已經道盡無可復加若再衍襲祇有陸腐而已安得不避哉明慘之妙尊在飲食宮室女色背樂之末歸之於進新歌揚阿激楚結撰至思蘭心賦些夫歌賦何足以為慘而慘極正在此蕃襲原若楚之王上也招原者帝也開章曰上無所考此盛德則王上

之新既於不知考付之無用者帝雖招之亦無辭上之復用之也是以不敢望其得先孤寵得布阜昌也不敢望其得享德澤得理萬民也不敢望其得尙賢士黜紊侈談讒謀也不敢望其得偕三公九卿修揖讓尙三王也但謂不死之身以同作賦毋急爲忠鬼聊長爲文人世乎大招國家之公言也小招一身之私言也乞伶於天以姑獮文人則私言之慘於公言也其襲大招宮室諸項不變中之微變又有可樹者大招以飲食音

樂女色宮室花鳥明分爲六各不相雜小招於宮室中卽雜以蕙蘭之花併及於服玩於女色中雜以洞房射藉之復爲宮室再以高堂壁板梁楯檻屏戶簾申宮室之餚又以曼鬋紫莖蘭樹仍雜花木焉於飲食中首言室家遂宗連上宮室於音樂中首言肴羞未通連上飲食又遂雜女色而所重全在歌賦因夫原之廿五篇皆仗撰賦以明心道思作頌聊以自救故莫如招之以詩賦也此小招變大招第二段之音樂爲末段之旨也大

招詳於飲食女色小招以變爲末俊故詳於音樂大招之音樂亦言詩賦聽歌其講未詳其意未慘蓋亂音樂爲窮意耳小招亂爲正意故專於詩賦詳言之慘言之曰造新歌曰采菱勝阿曰飲酒又終之結撰同賦詩聽有鄰有舊有獨有同此其詳言之也詩賦之終於同賦者耶以自激而道思不如衆人之共招共救而代爲道思也於歌中兩言激楚殆悲音哀調耶曰發激楚又曰激楚之結殆悲音哀調之自爲始終耶人有所極殆窮

極之謂耶此慘言之也尤慘尤深專在屢言飲酒原方恨夫皆醉併不依夫賢醉益皆爲酒人哉蘇飲酒之沉日夜而結撰作賦蘇結撰同賦而又醉飲盡歡爲文人于之酒人爲徒爲酒人魂所不屑也爲文人中之酒人哉魂所肯從也無可如何不得不以文人中之酒人自命也以可俯撫人之識而仍與俊皆醉者異也聲樂飲酒之中言象兼六博言樂弈亦自謂射博夾招之以慾似愈賢之事正是愈慘夫國曰不如治道遊戲焉耳亦

詩賦之窮助焉耳此其不變而微變之深妙也能以音樂爲終而一切大招之正論用人行政均不之及自雜於救局乃以亂曰一段拈出君王田獵無人護衛仍是正論歸宿夫田獵猶仗護衛況用人行政諸大事乎一句之中藏却無限深旨矣以不襲正論不露正論爲理深此千古所未易窺而曰小招理遜乎哉必曰大招詞遜飲食六項中字字雕煉尤爲易攻果爾何不逮小招耶甚哉後人之不深於讀古而輕於詆古也請讀後

人曰如何而爲大招增詞如何而爲小招增理有能識乍添入一句者許其直言吾應呼古人願安承教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崇禎中文煥坐黃道周黨下獄因在獄中著此書蓋借屈原以寓感其曰聽直卽取原惜誦篇中皐陶聽直語也其例凡評謂之品注謂之箋九歌九章諸篇標題下又有總品其篇次首離騷次遠遊次天問次九歌次漁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據王逸之註以大招或稱屈原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贊有讀原離騷招魂哀郢語並以大招招魂附於篇末與舊本皆異合論一卷卽以發明聽直之旨有合論一篇者聽離騷聽遠遊聽天問聽九歌聽卜居漁父聽九章聽二招七篇是也有合論全書者聽忠聽孝聽年聽次聽複聽芳聽玉聽路聽女聽體十篇是也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其詞氣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